# 雍正剑侠图

## 万龙藏峰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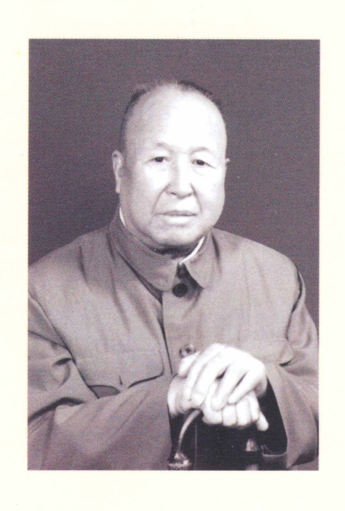
一代曲坛名宿呕心沥血之作
口传心授再现民国评书经典

中石题





中華書局



李鑫荃（1921—2004）北京评书名家。河北安次人。自幼酷爱评书艺术，师承评书老艺人段兴云，并私淑连阔如、马连登等评书名宿。1959年加入北京宣武说唱团，积极说演新评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出《红岩》、《平原枪声》等新书，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1962年在中国曲协举办的说新书交流会上，与袁阔成同被誉为“说新书的带头人”。2000年北京市文联对其五十年来为繁荣文艺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予以表彰。

李鑫荃台风沉稳，表述细腻，评批有据，精于典故，刻画人物生动传神，体现出“功夫在书外”的深厚艺术造诣。创作并出版《雍正剑侠图》、《忠义响马传》、《和氏璧》等评书作品，擅演书目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小五义》、《大破铜网阵》、《雍正剑侠图》等。北京电视台曾录制并播出其表演的《三国演义》音像资料。

# 雍正剑侠圖

## 万龙藏峰岛

李鑫荃 传本
连丽如 口述
梁 彦 整理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剑侠图·万龙藏峰岛/李鑫荃传本;连丽如口述;梁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9

ISBN 978-7-101-05829-1

Ⅰ.雍… Ⅱ.①李…②连…③梁… Ⅲ.评话-中国-当代 Ⅳ.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1216 号

---

**书　　名**　雍正剑侠图·万龙藏峰岛
**作　　者**　李鑫荃传本　连丽如口述
**整 理 者**　梁　彦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⅛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829-1
**定　　价**　28.00 元

# 前　言

清平客

鲁迅先生在分析清代侠义小说时曾提到:“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指《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笔者注),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也就是说,由于侠义小说其特有的“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的美学特点,能够满足读者欣赏阳刚、尚武的审美情趣,因而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繁盛于清代后期的侠义公案小说正可谓近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枝,而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说书艺人口传心授的作品,《三侠五义》如此,《雍正剑侠图》亦是如此。

《雍正剑侠图》又名《童林传》。1915 年,评书艺人常杰淼在天津说书,目睹《三侠剑》很受欢迎,他独出心裁,根据当时流行的一些武林传说编撰成《雍正剑侠图》。1924 年起,此书先后在书棚和茶馆演出,得到各种类型听众的赏识,成为雅俗共赏的评书书目。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雍正剑侠图》曾在《新天津报》和《新天津晚报》上连载,1928—1943 年结集成书出版。民国时期评说此书者,多如过江之鲫,天津有蒋轸庭、赵轸铎、张枢润、顾存德、索存寿等,北京有陶湘九、李鑫荃、耿增春等。作为

上世纪30—40年代最负盛名的侠义类评书,此书与《三侠剑》齐名,在北方书坛上影响极大。

该书以清朝康熙年间武林中的派别斗争为背景,突出了主人公童林成长为八卦门名人的历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活生动,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其梗概大致如下:直隶霸州农家子弟童林向武林前辈学艺后下山,奉师命在各大门派之外另兴一家武术。在北京,他得到雍亲王胤禛的赏识,在与江湖各路高手比武的过程中,与众多侠剑客结为至友,而与有的绿林人则结怨日深。有仇人夜入皇宫盗宝,陷害童林。童林得到雍亲王的支持,捉拿盗宝人,将功折罪。经过杭州擂比武、大破铁善寺、北京亮镖会等一系列"柁子",故事情节高潮迭出。最后,童林又奉皇命保护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破剑山蓬莱岛,取万龙藏峰岛,三打聚英山,班师回朝,至张方改诏,雍正登基结束。

199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鑫荃口述三卷本《雍正剑侠图》,但并不完整,只说到金牌失而复得即告结束。

2006年,中华书局根据李鑫荃遗稿,出版了《雍正剑侠图·剑山蓬莱岛》,紧接前书,主要描述年羹尧查办剑山蓬莱岛的故事,至五挡英王结束。

时隔一年,中华书局再度推出其续作《雍正剑侠图·万龙藏峰岛》,主要描述年羹尧乘胜追击,再破万龙藏峰岛的故事。内容涵盖夜探万林庄、岐山散将、五蝠捧寿、二老对铁球、夺镢斗陆恒、巧嘴牵红线、火烧三阳观、五战鸿钧、三挡允禵、秦鸣远出世、侯马绝交、一式败三杰、葫芦谷遇险、三打藏峰岛、一剑削双耳、宋家峪捉妖、大破朱家堡、一道斗群雄、火焚八卦堂、五剑返

真元、力杀四天门等精彩章回。较之前书,此书情节更为跌宕,结构更为紧凑,人物更为鲜活,堪称传统短打类评书中的经典之作。

由李鑫荃口述的这部传统评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合情合理,节奏鲜明。作为侠义类书目,描绘江湖道上的奇侠异事,慷慨悲歌,纵横捭阖,令人神往,极具传奇浪漫色彩,这是共性;然而,瑰奇而流于荒诞,怪异而流于不经,也是传统书目的弊病。但本书却是平中见奇,常中见异,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无论是故事情节,抑或打斗场面,无不遵循书情书理,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又屡有神来之笔,令人叫绝。而这种鲜明的节奏变化牢牢地"扣"住读者,说书人之口锋利如刀,当留之处,不伤分毫;不当留处,则点滴不存。

其二:语言清新,典故迭出。作者学识丰富,文中语言多用成语名句,读之琅琅上口,回味悠长。同时,在精彩生动的情节叙述中,不忘引经据典。评书本身所反映的即是社会万象,而旁征博引又如锦上添花,使之表现层面更加宽泛。可以说,这种恰到好处的淡出淡入处理,有效地掌控书情发展的节奏,使读者为之击节,而这也正是评书艺术魅力的源泉。

其三:人物生动,绘声绘色。评书中的人物是一部书的神髓,是引发事、理、情的唯一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将近百人,但形形色色,各具特点。不仅书胆童林性格鲜明,活灵活现,其他正反双方的人物也个性突出,不相雷同。作者善于在刀光剑影中穿插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白,更富情趣,正所谓"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

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综上所述,本书是评书艺术引人入胜特点的完美体现:既有头有尾,又波澜起伏;既明白通畅,又悬念丛生;既有贯通一气之处,又不排除剪断接说;舒缓处如和风细雨,娓娓道来,惊险处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环如套,紧咬紧扣。曾有听众褒扬此书“叙其人则义胆侠心,述其事则义烈慷慨……生龙活虎,悲壮淋漓”,“以生花之笔,择其武而侠、奇而正者,书以传之”。

本书作者李鑫荃是解放后最负盛名的评书艺术家之一,是北京评书的代表人物。其评书语言流畅生动,轶闻典故信手拈来,在紧张跌宕的情节描摹之余不忘画龙点睛式的点评议论,以寓理于事的形式评点江山,扬善嫉恶,直抒胸臆,神完气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对于清朝前期官员穿戴服饰、方言俚语及诸多历史典故均有所涉猎,如对龙生九子的评说,读之津津有味:

> 古来传说,龙有九种。一种叫赑屃,力最大,能负重,在石碑下;二种叫螭吻,此物好高好险,在庙脊上;三种叫饕餮,此物性贪,把它画在阁门外影壁上;四种叫睚眦,好杀,铸在宝剑上;五种叫狴犴,此物憎恶,把他画在监牢的门上;六种叫狻猊,好观香火,把他铸在香炉腿上;七种叫霸下,最爱水,停在桥头上;八种叫椒图,最厌恶生人,把它画在住宅的大门上;九种叫蒲牢,喜听音乐,铸在钟上。

再如书中关于“书外书”的运用:

> 当年秦武王带着武将去瞻仰太庙,太庙前摆着九鼎,这九鼎象征九州,荆、扬、雍、豫、冀、梁、青、兖、徐,也就代表天

下。武王问史官,这铜鼎多少斤一个?史官回答:重三万斤。武王问大将任鄙,你能举起么?任鄙说,臣力胜百钧,一钧三十斤,百钧约三千斤。三万斤是千钧鼎,臣不能举。武王又问大将孟贲,孟贲逞能,我能举,他把鼎举起来了。秦武王要跟孟贲比勇,也要举鼎,结果被鼎砸伤,这叫举鼎绝胫,一夜疼死秦武王。由于任鄙不逞能,事后加官晋爵;而孟贲逞能,结果被剐死。由此可见,谦虚是美德,骄傲不可取。

以上两例足以彰显出这位评书名宿驾驭书目的深厚功底。

最后,值得注上一笔的是,本书据李鑫荃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亲笔撰写的手稿整理而成。如今,斯人已逝,此书的出版,对于继承传统评书艺术,乃至弘扬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 人 物 谱

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四皇子,封雍亲王。

爱新觉罗·富昌:字宝臣,顺治帝二皇子,封英王,于四川叛反,自刎于灭龙岛。

爱新觉罗·允禵:康熙帝十四皇子,封西安侯。

年羹尧:礼部侍郎,后封代天巡狩钦差、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

童　林:字海川,人称"震八方紫面昆仑侠"。使子母鸡爪鸳鸯钺、三首湛卢剑。

于秀娘:人称"奇剑坤元子",童林之妻。使落叶秋风扫。

袁　鹤:字大化,人称"金须罗汉一尘僧"。

马　骏:人称"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清真门长。使镔铁双镢。

苗　骥:字越川,人称"左挎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神翁无影大侠"。使无柄槊。

董　乾:字化一,人称"镇古侠",大清国四大名剑之一。使龙鳞宝刀、钢胆。

姜　达:字本初,人称"碧目金睛佛",大清国四大名剑之一。使鹿角双棒。

张鸿钧:人称"太极八卦术士",大清国四大名剑之一。

董　瑞:人称"珍珠佛",大清国四大名剑之一。使仙鹤掌。

吕留良:号景山,人称“久占江南晚村居士”。

关　斗:字九公,人称“今古侠”。使大环宝刀。

白泰官:人称“威镇漳州”。使镔铁双镢。

路民瞻:人称“英雄得鹿”。使烟袋。

金　元:人称“老洒海”。使点穴双镢。

柳飞熊:人称“铁爪神鹰”。

冷　镇:字运回,人称“百折不挠青云叟”。擅使十八拳插把弹弓。

燕　鹤:人称“晴庐居士”,陶源之师。

苗吉庆:人称“黄病童子”,周浔之徒。使懒龙双锤。

王　荫:字泰来,人称“玉杵敲残深巷月”,吕留良之徒。使镔铁哨棒。

孙　芝:字茂昌,人称“挟泰山玉面南极子”,白泰官之徒。使镔铁双镢。

古玄真:人称“回天道长”。

秦　凤:人称“骷髅鸟”。

于　廷:字子玉,人称“醉仙翁”,山东五老之一。使十三节亮银链子鞭。

虞　让:人称“九夷翁”,山东五老之一。

余　骧:人称“镜湖翁”,山东五老之一。

俞　谦:字伯陶,人称“白云翁”,山东五老之一。

于　富:字松林,人称“百蝠翁”,山东五老之一。

王　绵:字子步,人称“万里雷声长眉叟”。使紫金禹王槊。陕西五叟之一。

孙　宗:字孝慈,人称“神机妙算赛管辂金秋叟”。使链子

镢。陕西五叟之一。

高　平:字文煜,人称“脚踩梅花观北斗春和叟”。使丧门螺丝棍。陕西五叟之一。

阚　化:字伯仁,人称“展翅大鹏落昆仑五行叟”,陕西五叟之一。

荆　富:字云亭,人称“凤翅飞舞乱浮云寒梅叟”,陕西五叟之一。

王十古: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使十三节人骨鞭。

慧　斌: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使十三节墨鱼骨鞭。

石　铎:字金声,人称“银面仙猿铁臂昆仑”。使五金折铁宝刀。

李　昆:字太极,人称“混元侠逍遥叟”。

智　慧:人称“马王降世多目佛”。使十三节枯骨亮银鞭、子母龙凤钹。

胜　裕:字陶然,人称“谈笑龙君”,天险庄庄主。

司徒朗:人称“九尾狳猲世界妙手”,童林之师兄。使日月五行轮。

宏　勋:人称“金头寿星”。使虎头墨鳞刀。

于　成:字洞海,人称“长臂昆仑飘然叟西方侠”。使链子抓。

秋　田:字佩雨,人称“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使辘轳宝剑。

司马空:人称“海底寻针南昆仑”。使巨阙宝剑。

侯　廷:字振远,人称“圣手昆仑镇东侠”。使龙渊宝剑。

侯　杰:字敬山,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使

双镢。

张　鼎:字子美,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张方之父。使铁扇。

苗　泽:字润雨,人称“赛判儿飞行侠”。使红毛宝刀。

李　源:人称“展翅金雕铁掌侠”。使鹿筋藤蛇棒。

宋　品:字文元,人称“镇东方妙手赛和缓”。使太阿宝剑。

马　奎:字文龙,人称“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使龙头凤尾刀。

何　立:字乃光,人称“云中侠”。使缺尖卧龙刀。

杜　古:字春秋,人称“沧海变桑田”,天锡山石羊寨大寨主。

张　方:人称“病太岁”,欧阳修之徒。使三楞凹面吕祖透风锥,身藏迈门弩。

秦　燕:字鸣远,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马骏之徒。使镔铁双镢。

凤　岐:人称“金莲花”,董乾之徒。使双头五节笔管枪。

于　斗:人称“小昆仑”,于成之徒。使鹿筋藤蛇棒。

张　旺:人称“泥腿僧坏事包”,侯杰之徒。使青铜蛾眉刺。

凌　元:人称“石猴”,胜裕之义子。

胜　秀:人称“神猴”,胜裕之子。

陆素琴:人称“九朵菊”,陆广元之女。嫁胜秀为妻。

酆美玉:人称“墨牡丹”,陆广元之甥女。嫁凌元为妻。

何　望:字金标,人称“神枪镇陕西”,何家庄庄主,为年羹尧所杀。

张明志:袁大化之师弟,使三环套月。

赵明真:袁大化之师弟,使三环套月。

陆　恒:人称“金眼貔貅泥小鬼”,张明志、赵明真之徒。使镔铁双镢。

智　玄:人称“烈焰苦海万朵莲循环使者”。使十三节盘龙鞭。

贺清虚:人称“循环道长”。

贺玄贞:人称“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

钟离图远:人称“扭转乾坤翻天道长”。

胡　骏:字千里,人称“金顶犼赛元霸”,贺清虚之徒。使跨马双拦。

轩辕志:人称“擎天手”,万龙藏峰岛大帅。后弃暗投明。

陶　源:字洞天,人称“盖天第一手”,万龙藏峰岛副帅。

陆　丰:字广元,人称“赛韩信”,万龙藏峰岛首席军师,为童林所杀。

燕　普:字云风,人称“云台剑客”,剑山蓬莱岛军师,为苗吉庆所杀。

谭　天:字桂林,人称“厉胆侠”,剑山蓬莱岛大帅,失足坠涧。

杜清风:人称“云霞道士”,燕普之师弟。

燕　雷:字子坡,人称“野飞龙”,燕普之弟。使日月双轮。

# 目　录

# 第一回　巧跟踪夜入万林庄

传统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部《剑山蓬莱岛》正说到剑山被破，君臣逃命，五挡英王，苗吉庆大战燕普，老剑客周浔高声断喝。燕普一看，这老头儿一定是云龙九现周浔，眼前这位是他的得意弟子苗吉庆，看来我君臣难脱生路。这时苗吉庆双锤贯耳，燕普一瞪眼，心说：你把我脑袋打碎，我都不管了，我用宝剑扎死你！宝剑奔胸前就扎。吉庆一瞧："老杂毛儿，拼命啊！"双锤一回，往下砸剑。燕普剑往下沉，照小腹扎来，吉庆纵身一躲，道路让开。谭天、燕普一架英王，狂奔而去。吉庆一跺脚："师父，怎么叫他跑了！"老剑客过来："徒儿，燕普看见为师，他拼命脱逃。有道是一夫拼命，万众难敌。咱们要想捉拿他们，也非容易。即便真的把他们拿住，咱们又不是官人，也没有公文，他们虽然被擒，咱也无处交代。再说咱们出来是捉拿贼子潘豹，如果拿住英王一事传遍四方，沸沸扬扬，被贼人知道，还不远走高飞？你已经戏耍他们，就算得了。咱们还是寻找潘豹去吧。"吉庆点头称是。

再说英王一行一路好逃，越过岐山县，直奔万林庄。从白沙江下来的江汊子叫银沙盆，几十里地围绕万林庄往东流去。银沙盆北岸是万林庄，各种桑柳榆槐丛杂而生，浓荫遮日，跟山东巢父林一样，足有六里地宽，团团围住。这上百里方圆所在，万林庄里正当中有个大村子，叫陶家庄，庄主是万龙藏峰岛副元帅盖天第一手陶源陶洞天；上首八里地是何家庄，庄主神枪镇陕西何望何金标；下首八里地是苗家庄，庄主金锏赛叔宝苗望苗德

林。这万林庄西面北面都有银沙盆的水围绕着，十分险要。英王、燕普、谭天一到桥头，从里边跑出一个人来，六尺身材，一身紫花布的裤褂，青褡包扎腰，锃光刷亮的一个大秃子，短眉圆眼透着机灵，小鼻子，大嘴岔儿，青胡子茬儿。他问："桥外什么人？""无量佛，英王千岁在此，贫道燕普，这是大帅谭天。""呦，原来是王驾千岁、老军师和大帅，小子接待来迟了。"他说着放下南吊桥，噔噔噔跑出来："小子高亮，人称海底神灯。大帅听说剑山失败，已经派了十几拨人去迎接，不想小子倒接到了。小子给王爷军师大帅磕头。"王爷伸手接："高亮，免礼吧。陶副帅可在庄内？""王爷，副帅正在庄内迎候大驾，请您进庄吧。"上了木板桥，高亮把吊桥绞起。顺桥往北走，到北岸，又把北吊桥拉起，万树摇头，无风自响，好不怕人。君臣由高亮引路，进了万林庄。他们哪里知道，银沙盆外已有人跟踪至此。

书中交代，上部书说到三挡英王，张旺、凤岐和于斗误走朴家店，幸亏董乾老剑客及时赶到，把他们救了。董乾走后，三人吃喝已毕，也离开朴家店。于斗问："张大哥，咱们上哪儿？""弥陀佛，英王他们被董老剑客拿住，按理说万无一失，可剑山周围步步是荆棘，危机四伏。咱们不如去川陕大道隐蔽，万一他们要跑了，必投万龙藏峰岛，咱再设法拿他们。"凤岐和于斗同意，他们来到川陕交界处，可巧碰上英王三人。凤岐于斗拉军刃就要拦截君臣，张旺老成持重，伸手一拦："二位贤弟，干什么？""拿他们啊。""贤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用说燕普，就一个谭天，咱们都不成啊。""难道任他们逃走？""咱们尾随于后，有了破绽再为捉拿。如果不度德不量力，那是自寻死路。"二小只好忍耐，这才跟上，越过岐山，跟到万林庄，看着高亮把他们接进去。

张旺一拉二小："咱们先找地方吃饭，到晚上再来。"书说简短，三人吃过饭，天已二鼓，他们又回来了。张旺嘱咐二小："一

切听我的。”来到护庄桥，张旺冲里边拍巴掌，啪啪啪三下，就听里边啪啪啪拍了五下，这叫来三还五。跟着里边又拍了五下，张旺又拍了三下。时间不大，里边出来一个人，放下吊桥，走到切近。张旺一抱拳：“并肩子，团个万儿吧。”“在下梯子万儿，名叫高亮，合子团个万儿。”“原来是高头目，在下弓长万儿，名叫张旺。他是丢子万儿，名叫凤岐。他是混水万儿，名叫于斗。我们都是剑山的，垛赤窑儿被鹰爪挑了，瓢儿把子不知来了没有。我们打算改换门庭，混碗饭吃。”“哎呦，张寨主，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爷君臣已经到了，现在跟副帅谈话哪。三位先请到我的锅伙里边吃点儿东西，休息休息，然后在下再陪三位到里面见王爷。您看好么？”张旺瞟了他一眼，心说：好吧，看看是你高亮坏，还是我坏事包坏。“弥陀佛，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高头儿，仰仗您了。”高亮一晃秃头，一阵奸笑：“张寨主，我们到了剑山，您不是一样盛情招待我们，何须客气。三位爷台请吧。”高亮十分殷勤往里让，随后吊桥拉起。此时再想离开万林庄，势比登天！

高亮领着三人顺着树林子边往东来，足有一里地，紧挨着树林有五间房，东西房一间，北房三间，篱笆圈儿，一个小院儿，当中有个门儿。高亮引他们进来，到北屋，这是两间一通连，前窗的大炕，紫红色炕席，炕东头门后边是个大锅台，里面是大铁锅，靠着锅台是个大水缸，里边有半缸清水。门后的墙上钉着木板，架着许多铁勺儿，粗把儿细把儿都有。下面是个碗架子，有糙瓷大碗、筷子笼儿、咸菜碟儿。北墙是一张破桌子，两边有椅子凳子。高亮让三人坐下：“三位，我先给你们烧点儿水喝。”他立即刷锅，放上水，从院里抱来木柴，点火烧水。水烧开了，往桌上的铜壶里放好茶叶，泡上茶。八仙桌底下有大铜盆，舀上水，请他们洗脸。也搭着天气炎热，高亮忙得顺秃脑袋往下流汗，又接着洗米熬粥，从门后拿起粗把儿勺，和拢粥锅。“你们三位先喝

茶,回头粥熬得了,吃饱了,我陪诸位面见王爷。”凤岐于斗很感激:“高头儿,大热天的,您太忙了,我们心里很不过意。谢谢您。”张旺说:“二位贤弟,高寨主要是到咱们剑山,咱也一样招待他呀。”高亮点头:“对对对,这不算什么。”

很长时间,这锅粥才开,咕嘟咕嘟,在锅里冒泡了。高亮取出三个大海碗,拿出三双筷子,咸菜碟子放在桌上。他用勺子舀粥,盛了满满一大碗,端到张旺近前:“您趁热喝粥吧。”说着,他回身又舀去了。“弥陀佛,高寨主,从我们来了,您跑前跑后的真不容易,我们怎么谢你啊?”张旺用右掌托着这碗热粥:“得了,我谢谢了!”说着话,他往前一上步,一翻腕子,将军戴帽,这碗热粥正扣到高亮秃脑袋上。“哎呦!”这下可把高亮害苦了,肉都烫翻了,咕嗵一声,躺地下死过去了。热粥往下一流,流到哪儿都是燎浆泡。张旺合掌打问讯:“弥陀佛,善哉善哉。”再看凤岐于斗,面沉似水,带有不悦之色。二小心说:咱们反对的是英王、燕普、谭天、陶源,跟人家底下人有什么仇?再说,自从咱们来了,人家跑前跑后一通忙乎,实不容易,怎能用热粥烫人家呢?

“弥陀佛,二位贤弟,劣兄烫了高亮,你们不乐意了吧?”于斗年轻:“张大哥,咱们是两辈子的交情,同舟风雨,可像您这样的为人,以后谁还敢跟您交朋友啊,无缘无故,为了什么?不怕您一刀把他杀了,这都可以;您用热粥烫他,未免太缺德了。”张旺一笑:“弥陀佛,高亮要是好人,劣兄怎能做这种损德的事情?我要说出他的坏来,二位就该杀他了。”“他怎么坏?”“贤弟们请看这个。”张旺把粥勺子拿起来,上面沾着很多粥,先放到水缸里涮了涮,把粥洗下去,再拿出来:“你们看,勺子把儿上有个小铜疙瘩,他和拢粥时用大拇指摁这小铜疙瘩,只要一摁,勺子后边这一头儿就往外冒黄药面,这是蒙汗药。他分明要害咱们,幸亏被劣兄识破,不然早已受擒。”于斗一听,勃然大怒,拉藤蛇

棒，就想把他打死。张旺拦住："咱们先问问他。"于斗照高亮的脸上打了几个大嘴巴，狠狠的几下，把他打活了。"哎呦……""弥陀佛，小子你叫高亮，我叫坏事包，你冒坏还差点儿，说实话吧。""姓张的，我栽在你手里了，我告诉你。"

书中交代，高亮引英王他们进了万林庄，一出树林，豁然开朗，阡陌纵横，绿油油的庄稼连成一片，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击壤作歌，好一派农家景象！不多时来到陶家庄，进南口到十字街，往西一拐，路北瓦舍千间，广梁大门，四棵门槐，东边是走马门。高亮请英王稍候，他到里面通禀。时间不大，就听里边说话："王爷受惊了！"人随话到，从里面走出一人。君臣定睛观看，见此人身高六尺，猿臂蜂腰，身穿米色长衫，绵绸裤褂，扎绒绳，佩长剑，脚下福字履；略有些谢顶，白剪子股的小辫儿，稍有几根黑的，素白的一张脸儿，两道白眉，大三角眼，准头端正，四方海口，连鬓络腮一部白胡须，笑容可掬。英王一抱拳："你是陶副帅？本爵富宝臣。"陶源赶紧磕头："千岁一路辛苦，臣陶源接待来迟。"英王伸手相搀："副帅免礼。"燕普、谭天通名，各自见礼。陶源赏了高亮十两银子，他欢天喜地地走了。

陶源恭请君臣到客厅坐下，沐浴更衣，喝茶谈话。谭天把失败的事情都说了，陶源一笑："谭大帅，您的韬略是倚仗剑山天险，凭借地利作战，此乃犬韬也，实则被动挨打，不能出击，坐以待毙。事情已然过去，不必多谈了，王爷君臣到了敝处，在下一定使您重整旧业，东山再起。"英王连连道谢："剑山失败，孤王并不怨天尤人，只是心里恨几个人。""王爷，是哪几个？""第一个我恨坏事包张旺，第二个是驸马凤岐，第三个是郡马于斗。孤王待他们不薄，可他们却恩将仇报，趁我在危难之际，落井下石，实属可恶至极。"陶源立即传令，这三人捉住一个，赏银五千两；全都捉住，赏银两万两，封山中寨主，加官晋禄。高亮一听，对天祷告："我有德行，叫我碰上张旺，如果碰上仨，我就发财了。"没

想到，这三人送上门来，他心里高兴：这是我家门的德行，祖宗的庇佑。这才熬粥下药。也是这小子乐极生悲，被张旺一碗热粥扣脑袋上，到现在全说了。

张旺一瞪眼："弥陀佛，如何进这树林，你说实话！""白天见杨树就往右拐，是去何家庄；见柳树就往左拐，是去苗家庄；见槐树就过，是去陶家庄。晚上见红灯往右拐，是奔何家庄；见绿灯往左拐，是奔苗家庄；见白灯就过，是奔陶家庄。""陶源住在哪里？""十字街往西路北。"张旺点头："高头儿，遇上我算你倒霉。把他捆上！"四马倒攒蹄捆好，张旺撕块破布把他的嘴堵上，用两根细棍搭在锅上，把高亮放在棍上。"弥陀佛，你要一动，准掉粥锅里。高头儿，我们谢谢了。"高亮心里这骂。张旺把灯一吹，屋里一片漆黑。"二位贤弟，英王恨上咱们了，如果咱仨当中不管谁被擒，余下的可想着跑。因为咱们到这里，无人知晓，如若被擒，死路一条。"于斗问："张大哥，高亮没说瞎话么？""他盼着陶源拿住咱仨，给他报仇，他说的肯定是实话。"

书说简短，三人见着白灯就过，出了万林庄，一直往北到陶家庄，十字街往西一拐，来到陶宅。张旺打手势，三人飞身上房，隐蔽身形，各处窥探。来到三道院，三人上南房，扒中脊，往北屋瞧，见灯光闪亮，大厅里坐着英王、燕普、谭天，旁边坐着一位，一定是盖天第一手陶源，几个人正喝茶闲谈。廊檐下站着十来个家丁，短衣襟小打扮，肋下佩刀。这时陶源一抱拳："王爷请少待，为臣到院中去一趟。"说着，挑帘笼出来，到院内一站："什么人到我家中窥探，下来受死！"张旺伸手拉蛾眉刺，飞身下房，上步探身，挺刺就扎。陶源也不亮剑，上左步右手一掸，仓啷啷，蛾眉刺脱手而飞。接着，左脚一抬，里合一腿，嘭，张旺一个滚儿。家丁过来捆好，把刺别在身上，一架张旺，旁边一站。如果凤岐于斗被擒，张旺可真跑；可现在张旺被擒，二小风雨同舟，怎能逃走？再者说，四外万林庄，也无路可逃。于斗、凤岐纵身下来，与

陶源交手,结果未走一个回合,双双被擒。

陶源飞身上房,四下观望,没有动静,这才回到屋中。英王问:"副帅与何人动手?""为臣拿住几个探庄之人,尚未细问,请王爷处置。"英王吩咐:"把探庄人推进来。"家丁把三人推进来,英王一看,心中有气,用手点指:"张旺,你来到剑山,孤待你不薄,你却生心害我君臣。鼠有皮,胡若此?你还有何话讲?"张旺行礼:"王爷,你知道我是谁么?""讲!""在下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我的老师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敬山,我的师伯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你剑山之人无理,我挑拨师弟甘虎,被燕雷所打。师伯要杀我,众位师伯讲情,把我逐出门墙,我一怒投奔剑山,蒙大帅给我巡山寨主之责,但我要把剑山闹个地覆天翻。年钦差驾至剑州,是为臣赶去捉住知州黄国英,就地正法。凤岐于斗乃张旺所救,趁老庄主打岛之际,我三人火焚剑山,里应外合,后又在后山智捉王爷、军师、大帅,继而跟踪来到万林庄,不想被擒。王爷,您把我放了吧。"英王这气:饶了蝎子他妈也不能饶你。"站过一旁。"家丁把张旺架开。英王看见凤岐,想起两个女儿,又看了看于斗:"孤以往失败,在于喜爱你们,是孤之短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陶副帅,把他们杀了吧。""是。"

陶源命人推三人往外走。要论张旺于斗,杀就杀了,谭天绝不姑息;惟独凤岐,他要一掉脑袋,妹妹谭灵仙就得守寡,她可在北京望穿秋水。杀了张旺于斗,留下凤岐多好,可又没那么办的。谭天无奈,伸手一拦:"陶副帅,您先等一等。"然后一抱拳:"王爷,咱君臣是在陶副帅的宅院以内,非比山中。臣想不如暂时押到空房,伺等带到藏峰岛再杀不迟。"英王点头:"桂林说的是,孤未料此。陶副帅,你这里有地方么?暂时把他们看押起来。"陶源点头:"臣家有空房。谭大帅,烦你如此这般办理。"

家丁架着三小,由谭天押着,灯光引路,一直来到后院,这里有五间土牢。有家丁打开土牢门,把张旺绑在正中的将军柱上,

上首凤岐，下首于斗，土牢门倒带关好，里面一片漆黑。张旺就埋怨二小不赶紧逃走。书中暗表，别看当初张旺救了凤岐于斗，这二位心里并不佩服他。可自从张旺用计烧剑山，智擒英王，追到万林庄，识破高亮，乃至最后遭擒，实话实说，丝毫没有惧色，玩笑之中见胆量，二小由衷佩服。于斗就说："张大哥，一来万林庄无可逃之处，二来你是哥哥，咱们同生死共患难，你被擒，我们抛下你一跑，江湖上说我们怕死贪生，不够朋友。"张旺低头不语。

谭天率家丁刚回来，正在此时，院中有人哎呦，陶源出来一看，几个人搀着这位，脑袋肉都烫翻了，狼狈不堪，一身热粥，烂肉模糊。此人跪在陶源面前："小子高亮给副帅叩头。"原来锅伙里的伙计们回来，北屋没有灯亮，门又关着，这些人又说又笑，推门往里一走，把粥碗碰到地上，摔碎了，粥洒了一地。有个伙计正踩在粥上，一滑一倒，也是巧劲儿，正摁在高亮身上，咕嚓！摁在粥锅里了。"快点灯！"把灯点亮，众人赶紧从锅里捞出高亮，幸亏时间长，锅里粥不太热了，那也够呛啊。把嘴里物件掏出来，高亮干咳了半天，疼得死去活来。"快搀我面见副帅！"众人这才把他搭到陶宅。陶源吩咐："给他拿一百两银子，赏假一个月，回家养伤，伤好当差。"高亮道谢，回去不提。

再表土牢内，张旺低头刚睡着，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张旺激灵一下就醒了，见土牢门已经开了，再瞧上首，凤岐不见；又看下首，于斗也没了。张旺明白了：谭天讲情是冲着凤岐，要剩下我一个，非宰我不可。这时张旺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气，吓得一哆嗦："弥陀佛，我张旺是坏，可我不损阴功，不丧德行，我没做过坏事。您是神，您归庙；您是鬼，您归坟；非神非鬼的五大门，胡、黄、白、柳、灰，我给您烧香。您无故戏耍我，我可要骂了。"身后转过一个老者，哈哈大笑："大师父，出家人怎么出言不逊哪？"只见这位中等身材，细腰乍臂，身穿银灰色绸子大衫，肋下

佩刀，河南绸裤子汗褟儿，寸底福字履，白绫高鞡袜子；面似银盆，谢顶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两道蚕眉，目似金灯，鼻如玉柱，唇似丹涂，一部银髯胸前飘洒，白胡子梢儿，形神潇洒，风采可爱，文绉绉好像教书老先生。要不是佩刀，张旺还以为是他师伯侯振远呢。张旺聪明："老前辈搭救小子，我感恩不尽。"老者把绑绳解开："请随我来。"出土牢，把门带上，门墩上拿锁别好，越大墙出来。张旺一看，心里生气，见凤岐于斗在树下站立：好，你们出来，不管我了。老者含笑："三位，请随我来吧。"

老人家在前引路，三小在后面跟随，脚下用力，大约走了八九里路，眼前是一个大村庄，街道整齐。进西村口，路北大门开着。"三位请吧。"进来之后，迎面是影壁，上面写着接福二字，前边是个大鱼缸；两边是四扇屏风门，绿油漆洒金星，四个大红字：斋庄中正。进了屏风门，一溜南房，东西各两间，当中虎坐门楼。进二门来到里院，东西厢房各三间，栽种奇花异草，姹紫嫣红；抄手游廊，朱红抱柱，很是讲究。北大厅灯光明亮。老人喊："贤弟，我把他们三位请来了，你快出来迎接。"大厅内有人笑，声音洪亮："失迎失迎！"有家人挑帘，这位走出大厅。三人一看，嗬，好人样儿！大身材，肩宽背厚，虎体熊腰，身穿蓝衫，腰扎绒绳，蓝中衣，福字履，白袜子；面似晚霞，紫红色脸膛，浓眉阔目，鼻直口正，四方海口下一部花白胡须，十分忠厚。救人的老者一指："他是我结义兄弟，本地何家庄的庄主，姓何名望字金标，人称神枪镇陕西。在下乃直隶清源县邓家堡人氏，宝刀手邓龙邓九公。"

书中暗表，何金标老妻已丧，只有独生女儿何玉凤，今年十六岁，长得俊美。姑娘要学刀，何爷刀法不行，想起了老友邓九公，赶紧请他来到万林庄，把姑娘要拜师学刀的事情一说，邓九公慨然应允。择吉日拜师，姑娘这一学就是一年多。这天哥儿俩饮酒谈心，何金标一声叹息："哥哥，咱西边的陶家庄庄主盖

天第一手陶源丧心病狂,受西安侯允禵的邀请,当了万龙藏峰岛的副帅,聚众谋反。小弟有心为国锄奸,怎奈单丝不成线,独树难成林,孤掌难鸣。可咱身为武林侠义,又岂能任其胡为,坐视不理?”于是,邓九公从此常到陶家窥探。今晚老侠回来把张旺三人被擒事情一说:“贤弟,咱把这三人救出,叫他们引来年大人,里应外合,就能立下奇功。”何望想了想:“哥哥,好是好,只是咱与年大人素无瓜葛,惟恐大人不信。”“贤弟,当年钦差路过清源县,童海川到过风云庄,愚兄与他有一面之交,互有爱慕之意;再说我子邓玉与童侠客的弟子夏九龄结为金兰之好,这难道不是瓜葛吗?”“哥哥,那您辛苦一趟,把他们救到这里。”老侠答应,这才前来救人,先把凤岐于斗救到村外,细问一番,然后进来戏耍张旺,最后把三小引到何家。

张旺三人各自通报名姓,邓九公把清源县的事也说了,叫他们擦脸漱口,然后准备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何望说:“三位,在下不图升官发财,只想身为大清朝廷子民,报答皇上的雨露之恩。银沙盆这护庄桥,逢一四七日为陶家庄负责,二五八日为苗家庄负责,三六九日为我们负责。吃完饭请我哥哥再辛苦一趟,探听消息,如果英王真的住下,你们立即把钦差请来,直入庄内,为国锄奸,与民除害。”三人连连道谢。吃完饭,邓老侠来到陶宅,见大厅后窗灯光透亮,英王在里面哼哼:“哎呦,哎呦!”陶源问:“王爷,您觉得怎样?”“陶副帅,一路上提心吊胆,到了你府上,梦稳神安,我这病也发作了。你这万林庄平安么?”“王爷放心,咱万林庄内稳如泰山,固若磐石。”“要是那样,孤王浑身酸痛,不能即刻进山,想在你这里休息数日,待身体复原再进山不迟。”“王爷,随您的心意,再住几天也没关系。”邓九公听到此处,抽身回来,把上项事一提,何望点头:“老哥哥多受累了。明天就是逢三的日子,把他们三位送出万林庄,赶紧去请钦差,一鼓作气,歼灭反王。”

次日清晨,何金标亲自送三人出了万林庄,拱手而别。张旺他们往南就下来了,心急似箭。过了岐山县界,只见前面尘沙荡漾,遮住天日,人马欢腾,旗幡招展。三人定睛观看,原来正是钦差的人马来到。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上部书中说到年羹尧水战白龙江,正打得激烈,剑山火光大作,年大人和胜裕知道里应外合的时间到了,令旗一挥,万箭齐发,亚赛骤雨飞蝗。所有船只提起锚链索,船似离弦之丸,随着乱箭往前进攻。这一仗剑山大败,各自顾命,船仰人翻,纷纷坠入江中,白龙江水都染红了。船撞船,船撞山,船翻人死,三庄大队撞进青龙闸。胜裕命焦氏弟兄率领二百乡勇,看守青龙白虎闸。随后船只前进,到船坞下船,乡勇灭火,喽兵任其逃窜,所有不动产进行查封。随后,老庄主与群雄陪同年大人各处查看。到了后山一字并肩王府,见府门大开,库房已空,四下无人。银安殿房柁之上,有人上吊。此人须发皆白,身穿一品王服,虽是吊着,面目慈祥忠厚。钦差一问,三爷段灯热泪直流:"禀大人,他是我结义兄长,金龙大王贺天齐。"原来,前山一乱,贺王爷到殿外观瞧,见浓烟滚滚,喊杀声震耳欲聋。他一想,自己年过七旬,无处投奔,当了二十多年的王爷,养尊处优,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现在山破势败,残年之人却狼狈而逃,我又是一字并肩王,罪魁祸首,朝廷必将画影图形,关津隘口粘贴布告,一体严拿,那时也难免云阳市口,项上餐刀。再说自己惟一的骨血瑞娘正在前山,她一纤弱女子,难挡虎狼官兵,必死于乱军之中。生何足喜?死何足悲?贺王爷想到这里,叫手下陈三打开库房门,让众人分财自去,陈三也掩面痛哭而去。贺天齐穿好王服,在银安殿自尽。年羹尧说:"段庄主,由你把贺天齐备棺成殓,择地葬埋吧。至于他的后代,概不追究。""谢大人恩典。"段三爷办理善后不提。

钦差视察完毕,胜裕来报:"英王、燕普、谭天一干首恶分子

尽皆逃走。有人发现童委员大战慈云,后又不见。”钦差点头,传令驻扎天险庄。年羹尧一想,英王一定逃到陕西藏峰岛,于是传令巡抚衙门,派官人协助办理善后。他又跟胜裕说:“胜老英雄,年某想跟您借三千乡勇,奔陕西严拿英王。因年某若调官兵,京中呈折本,往返走公文,耗费时日,反倒放虎归山。不知老庄主以为然否?”胜裕捻髯沉吟半晌:“大人,想这乡勇不挣国家薪俸,为了保护家乡而聚到一起,说明白一点儿,打完仗他们都回家吃饭去。您如果把他们带到陕西,离家远了,草民的命令也无济于事。这要跟段三弟和赵环他们协商而行,草民不敢擅专。”年羹尧含笑答应。胜裕找来段灯赵环,把事情一说,都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风火事,不能耽误,但毕竟是乡勇而非官军。三人商量已毕,胜裕说:“大人,您如果对三庄乡勇有什么差遣,必先跟赵环赵胜商量。草民委任他二人为监军,三庄乡勇由他弟兄传令而后行。”“可以可以。”于是,三庄各出一千人,带着粮草,群侠保护钦差,人欢马叫,直奔陕西。明查暗搜,走到岐山县境,巧遇张旺三人,这才引出一段火烧万林庄!

# 第二回　中奸计误斩何金标

上回书说到年羹尧大队人马来至岐山县境，正遇上张旺三人。张旺高声喝喊："人马停住！"镇东侠在马上看见："启禀大人，那是张旺叫我们停住。"大人摆手，赵环传令："人马暂停。"群雄下马，张旺来到近前，给群侠行礼，又为凤岐于斗介绍了，然后三人拜见钦差。年羹尧伸手相搀："三位壮士免礼。不知你们因何至此？"张旺就从救下凤岐于斗开始，直到得悉英王患病，要在陶宅住上几日的经过细述一遍，最后说："大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邓何二老叫我们来请钦差深入万林庄，何庄主愿为引导，生擒英王可大功告成。不想在此处遇到大人。"年羹尧一听，满面带笑："三位壮士出生入死，冒生命危险深入万林庄，探知英王下落，此乃奇功一件，这都是侯老侠客教导有方和众位老前辈的栽培。事不宜迟，我们急速前往。"给三人找了马匹，大家纷纷上马，越过岐山县，直扑万林庄。书说简短，在距离万林庄二十里地之处，大军驻扎，竖旗杆，立吊斗，叠土围子，远探近哨撒下去，铡草喂马，埋锅造饭，人缓精力，马歇劳乏。饭毕，大人传话："老侠们随同本钦命到万林庄查看一番。"营门外鞴好马，众人纷纷上马，保着钦差缓缓而行。来到银沙盆，只见碧波荡漾，护庄桥如一线咽喉，万林庄树林茂密，各种树木杂乱无章，无路可走，好不怕人。众人看完，回到营中大帐内，年羹尧唤来张旺三人："三位壮士，兵贵神速，今日逢九，你们正好进去，面见何老庄主，请他初鼓来到军营，引我等进万林庄。""我三人遵命。"

张旺他们走后，大人看了看赵环赵胜："二位庄主带领二侠侯杰，以及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阎保、鲍信、侯俊、侯玉、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张方、孔秀、万方、王环、孙亮、何瑞、于恒、甘虎，率一千老兵驻守大营；本钦命率两千庄兵，随同众位老侠深入万林庄捉拿英王。"赵环没敢答应："大人，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陶源人称盖天第一手，岂是泛泛之人？何庄主与他多年交好，岂能轻信？若中敌计，悔之晚矣。万林庄森林茂密，地势险恶，陶源有谋，诱敌深入，偏用火攻，如何是好？昔日刘先主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一蹶不振，实由于此。大人所言，草民不敢奉命。"年羹尧脸上好不难看："赵庄主，我们虽然不知何望与陶源的关系，但九公与何望是手足弟兄，邓老侠在风云庄主持正义，与海川结为好友。我想与虎同眠，绝非善兽；与凤同栖，必定俊鸟。在场众位都是海川的朋友，邓老侠一定可信吧？""大人，草民蒙胜伯父重托，将三庄子弟交与草民，草民担负三千子弟兵的性命。他们不吃国家粮饷，不领朝廷俸禄，倘有闪失，赵环罪莫大焉。"

当着这么些人，赵环抗命不遵，年羹尧不由得心中震怒："赵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子弟兵虽不是绿营军校，也是大清国的子民，受皇家雨露之恩，当须涌泉答报。本钦命自出都以来，只有言出法随，赵庄主何能强辩？"其实这帐内吃粮当差的只有刘俊他们几个人，其余老少群雄都是白帮忙的，外边打架，家里吃饭，自备路费。年羹尧的话，可算得挑刺挨着好肉了，出言伤重。赵环也火了：嗬！言出法随，你动势力，我们不吃你不喝你，你要什么官腔？他年轻气盛，就要翻脸。北侠秋田这老头儿也是暴脾气，他心里不痛快了："老贤侄，大人既然言出法随了，板上钉钉，不能改悔。不就是这一锤子买卖么？你就答应了吧！"秋老侠的意思，是福是祸，就是这一次，完了事儿咱们都走，叫他一个人言出法随去，不就完了么？

赵环只好强忍心头火:“就依大人吧。”年羹尧也觉得跟帮忙的打官腔实在不合适:“这很好。赵庄主,原谅本钦命急于捉拿英王奏功,所以出言无状。”这事儿就算压下去了。

赵环调了两千精兵,由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天灵侠王凤、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金头寿星宏勋、南侠司马空、北侠秋田、镇东侠侯廷、镇东方宋品、镇西方马奎、云中侠何立等众老侠保护着钦差,年羹尧手持宝剑,率领两千人从北大营出来,一直往北二十里路,来到银沙盆。张旺三人与何金标早已在此恭候。何金标上前施礼:“草民何望参见钦差。”大人仔细观察何望,只见他面如紫玉,五官端正,满脸正气,不似奸宄之徒。“何庄主请起。你身为庶民,怀有报国之心,事成之后,本钦命要请旨嘉奖。”“回大人,草民原为保国锄奸,不为领受嘉奖。”大人点头:“很好,这几天陶源家中可有什么变化?”“并无变化。草民派人监视,英王也未离开陶宅。天夺其魄,兵贵神速,草民愿做前驱。”“好,你头前带路吧。”

何望在前,一千兵跟在后面,当中是钦差,后面还有一千人,人各衔枚,夜色蒙蒙,人马杂沓。凤岐于斗也要跟着进去,张旺拉着他们躲进树林。看着大队进入万林庄,凤岐忙问:“张大哥,咱们怎么办?”“弥陀佛,你们说呢?”“咱们应当进去。”张旺摇头:“二位兄弟,此言差矣。咱哥儿仨不进万林庄,真是事成之后,论功行赏,也跑不了咱们的功劳。可你们想一想,一进万林庄,倘陶源有防备,树木丛聚,只须放上一把火,年大人就全军覆没,即使杀出重围,咱仨也是罪魁祸首,难逃责难,索性不如坐山观虎斗。”于斗点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张大哥高瞻远瞩,小弟钦佩。”三人找高阜之处,仔细观瞧不表。

单说大队人马一上护庄桥,老侠侯振远跟大人商议:“大人,这护庄桥乃咽喉要路,倘被敌人断去,我们退则无路,不如派人守住。”大人点头:“老侠所言极是,您就派人吧。”侯老侠就命

马奎守住南桥头，宋品和何立把住北桥头。然后何望领庄兵进了万林庄，开始庄兵成四路纵队，走进去不远成两路纵队，再往里走成一路纵队。六里地密林，走了有二里地，不但群雄感觉不对，年羹尧毕竟也久读兵书战策，感觉很危险，陶源不知道，还可以；要知道，只须一把火就完了。当年三国魏延劝诸葛亮从子午谷进兵长安，诸葛亮不听，出兵祁山；出兵子午谷是好，可万一曹魏知道，蜀兵全军覆没，就是这个道理。侯老侠高喊："大人，此路危险，万一陶源有知，我们难以逃脱。请您传令，急速撤出万林庄，再想办法。"年羹尧立刻传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出万林庄。庄兵已是一路纵队，一个传一个，等变过队形往外撤，为时已晚。只听左右梆子声一响，紧接着万林庄大火已起，烧成一个口袋式。常言说：火大无湿柴。火苗乱窜，照红了半边天。

年羹尧一跺脚："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年某难对三庄父老！"好在三庄乡勇训练有素，临危不慌，沉着应战，冒烟突火，往外就退。可草木深处藏有伏兵，各执长枪，照着无心恋战的乡勇就扎，眨眼间死了十几个。幸亏都是乡亲子弟，把尸体背在身上，且战且退。这时万林庄内万道金蛇飞舞，咔吧咔吧的响声如同雷鸣。好不容易顺原路退出万林庄，群雄保着钦差往外撤，距离护庄桥近了，有一片空地，灯火通明，照如白昼，足有十来个人挡住去路，为首正是陶洞天。

书中代言，邓九公晚上总到陶宅探视，人家陶源早就知道了，不但知道，陶源还尾随邓老侠来到何望的家中，探知原委。陶源想：你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小鳅难翻大浪。其实这次张旺三人被擒，押入土牢，陶源已告诉谭天：监视土牢，有人来救三人，千万别管，跟随他们去探明究竟。谭天虽是大帅，可已经失势无权了。他藏在土牢边，目睹经过，并跟着来到何家庄，这才探明一切。回去一说，英王害怕了："陶副帅，孤王去藏峰岛

吧。”陶源一笑:“王爷虽在虎口,安如泰山。为臣暂时还求您在寒舍住下来,也好准备窝弓擒猛虎,设下香饵钓金鳌。一会儿您看为臣的眼神儿,您就如此办理。”英王答应。果然邓九公来了,英王才装病说话。次日,陶源派人监视护庄桥,回来一报告,陶源仍然叫他们监视,嘱咐:张旺三人若回来,急速报告。没几天,三人回来了,陶源又派人打听,乡勇随钦差已到。陶源立刻准备一只快船,请英王上船,送到藏峰岛。这就不提了。

单说陶源立刻升帐,派兵遣将。“华廷志、华廷方。”“在。”“你们准备大船三只,率精兵两千,束薪负草,各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银沙盆下船,进万林庄。在通往陶家庄的小路上,将硫磺焰硝束捆树枝,洒成口袋式,听本帅命令放火。事毕随本帅捉拿年羹尧,不得有误!”“遵令!”“孔亮、宋锦莲、乐金梁、燕雷听令。”“在。”“随本帅到万林庄捉拿年羹尧。”“遵命!”陶源带着四将及一百名兵丁来到银沙盆。先到陶宅,燕雷与兄长燕普和谭天见面,自是悲喜交加。陶源告诉燕普:“您率领一百名兵丁,埋伏在高亮的伙房内,年羹尧一进万林庄,只看大火一起,您率兵扑上护庄桥,堵住其去路。乡勇逃跑,不必拦截。”吃完晚饭,燕普率兵而去。陶源和谭天带着四将及传令兵,藏在银沙盆北岸的高阜之处。年羹尧一进来,陶源原想等他们深入腹地再放火,可刚进到二里地人家发觉了,往外就撤。陶源立即传令:“放火!”火一起来,陶源传令:“堵截年羹尧!”锣声响亮,众人齐出,堵住群雄。

年羹尧长叹一口气:“众位老侠客,我误中奸宄之计,目前大火甚猛,众位杀出去吧,不要顾及本钦命了。”司徒朗一分双轮,厉声而言:“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何必多言?”飞身过来,一击双轮:“贼寇大胆,拦截钦差,该当何罪?老太爷司徒朗要会会尔等!”金戟赛奉先华廷志一颤大戟:“哪里走!”分心就刺,扎前胸挂两肋。司徒朗上左划步,右手轮往戟杆上一压,顺水推

舟,直扎前胸。华廷志扳大戟,怀中抱月。这时,银戟赛仁贵华廷方涮戟盖顶就砸。司徒朗听后边风声来到,左腿往后退,金蛇寻窝,双轮奔双腿抹来。华廷方往后一纵,司徒朗鹞子翻身,双轮奔华廷志顶梁劈来。华廷志横梁架海,还招动手。司徒朗力敌二将。华氏弟兄全凭一力降十会,老人家则是以巧破千钧。这时,司马空亮出巨阙宝剑,谭天拉剑迎上。道爷剑走恨福来迟,剑奔太阳穴就点。谭天上步闪身,仙人解带。道爷凹腹吸胸,剑走魁星踢斗,谭天闪身躲过。两人双剑并举,打在一处。北侠亮出大宝剑,飞身过来,陶源亮剑上前。二人各施所能,打在一处。侯廷与孔亮双剑并举,当场鏖战。宋锦莲跨步上前,早有金头寿星宏勋拉出虎头墨鳞刀,当场动手。又有乐金梁与王凤,刀对刀,战在一处。

燕雷一分日月双轮,高声喊叫:“年羹尧,你还不受擒么?”飞身过来。老侠石金声蚕眉倒竖,虎目圆睁,须发皆张,亮出五金折铁宝刀:“胎黄未褪、乳臭未干的畜生,也敢飞扬跋扈!老夫石铎在此!”一晃宝刀,挡住燕雷。老侠明白,大火临近,迫在眉睫,钦差在这里一刻,就有莫大的危险。石老侠这叫一夫拼命,万众难敌。搂头盖顶一剁,燕雷往旁边闪,老侠反臂扫堂,燕雷往起蹦。老侠抽刀,裹脑缠头,照着燕雷后脖梗子就砍。燕雷大哈腰,噗,正在脑瓜顶上砍上。幸亏燕雷躲得快,稍慢一点儿,脑袋就得砍下一半儿,这也擦着头皮,砍下烧饼盖儿一块儿大小,血当时就流下来了。老侠抱刀抬腿,把燕雷踹出一溜滚儿去。燕雷一捂伤口:“好厉害!”石老侠一捋宝刀:“王凤贤弟,保护大人。”王凤退下,石老侠飞身过来。

乐金梁捧刀就扎,老侠怀中抱月,仓啷啷,刀就折了。老侠顺刀扎小腹,冷森森一道寒光,乐金梁一害怕,赶紧拧腰,正在胯骨皮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乐金梁扔了半截刀,捂着伤口,一瘸一点地跑了。石老侠飞身赶步:“宏勋贤弟闪开了。”宏爷抽刀下

来，石老侠上前："宋锦莲，手下败将，也敢言勇么？"在剑山时二人就过招了，今天见石老侠犹如堕角的苍龙、落牙的猛虎，宋锦莲心里就是一哆嗦。老侠宝刀斜肩砍来，宋锦莲一猫腰，老侠反臂倒提，刀走撩阴。宋锦莲往后一掏腰，石老侠唤虎出洞，在他大腿根部正扎上，鲜血迸溅，宋锦莲鼠窜而逃。"振远贤弟让与愚兄。"镇东侠一撤，孔亮一怔，冷森森的折铁宝刀斜肩砍来，孔亮褪头一钻。石老侠右手刀缠头，左手出掌一闪，左腿在自己右腿后一插，这叫闪手绝命转环刀，是老爷子最拿手的绝艺，大罗神仙也难逃。孔亮刚从老侠的右肋下钻过来，寒风扑面，刀光闪处，他就知道不好，急忙一闪，正在右肩头，嘭的一声砍上，鲜血喷洒，今世诸葛狼狈而逃。

石老侠银髯甩在右臂："司马大弟闪过一旁，待愚兄来。"司马空一抽身，谭天明知不敌，但也不能含糊，剑走顺风扫叶，石老侠海底捞月，刀尖往上一挑。谭天一撤剑，老侠横刀一推。谭天低头往外一纵，石老侠坠肘沉肩，十字摆莲，外合一脚，左脚踏在肩头，谭天倒退五六步，来个坐蹲儿。"秋贤弟，你们快保大人冲出万林庄，把陶源交给愚兄！"北侠抽剑撤下，感激老哥哥奋勇当先，他保着年羹尧往外冲。

石金声举刀就劈，陶洞天闪身进招，举剑相还，二人打在一处。老侠把八卦万胜金刀展开，力战盖天第一手。这时司徒朗双轮一扎华廷志的左右太阳穴，华廷志横戟一架，他下边就空了。老爷子唤虎出洞，右手轮一反，扎奔胸前，华廷志一闪，司徒朗进身一腿，把华廷志狠狠地踹了一个跟头。接着双轮一转，月照云龙，扑奔华廷方。华廷方见兄长输招，他一走神，打闪纫针，五行轮就到了。华廷方绣女抱琵琶，往外一挂，老爷子双轮偷梁换柱，就在左肩扎上了。幸亏华廷方矮身躲，不然就把他左臂给切下来了。华氏弟兄一输，陶源未免着急，白蛇吐信，剑奔哽嗓。石老侠顺手牵羊，宝刀一拉，仓啷啷，将剑砍折。

这时燕普带一百名兵丁,呼啦啦往护庄桥上一撞,宋何二位舍命挡住,乡勇们从桥上出去了。马奎也过来了,三侠战燕普。群雄保着年羹尧已到,燕普虽没把桥占据,但他挡住去路。这时石老侠和司徒朗也赶到了,率群雄往上一冲。石爷递刀扎燕普,燕普闪身,剑奔脖项。按理说石老侠应躲剑还招,可老头子连看都不看,折铁刀照燕普小腹扎来,这是同归于尽的招数,你把我抹了,我把你扎死。果然燕普往后一捯腰蹿出去,心里这气:石老头子拼命了。燕普退,石铎进,道路闪开,群雄保钦差上了桥。石爷和司徒朗断后,且战且退。

陶源换了一口剑,带兵追上来,越过护庄桥,追出有五里地,前面已是行营。陶源生气:年羹尧视陶某如土鸡瓦犬,离我万林庄五里就敢安营扎寨。只见营内帐篷林立,并无灯火,北营门外有四百乡勇,一字排开,把营门挡住。相传汉朝周亚夫领兵,在扎营的时候用柳条竖起,到今天把兵营叫做柳营。营门有两辆战车,车辕与车辕之间就是营门,今天把营门又叫辕门。闲话少说,赵氏弟兄往当中一立,陶源带兵追到,赵环用刀点指:“你是什么人,犯我三庄大营?”“本帅陶源,乘胜攻击,你们还敢螳臂当车么?”“呸!老匹夫陶源,你敢以卵击石,小太爷赵环要你狗头!”举刀就剁。陶源上步用剑一压,卧腰一脚,把赵环踹了个滚儿。赵环起来,瞪眼就骂:“陶源匹夫,你敢踹我!二弟上,打这个老小子!”陶源被骂得无名火起,赵胜一压刀:“老儿陶源,伤我兄长,小太爷赵胜要你的狗命!”缠头裹脑就是一刀。陶源压刀抬腿,也踹了赵胜一个跟头。他鲤鱼打挺,站起身来:“老儿陶源,太爷战你不过,跑哇!”这四百兵,一边二百,顺围墙就跑,露出营门。赵环赵胜边骂边往里跑,陶源一生气,带兵追了进来,这哥儿俩绕帐篷往后跑。陶源这一追进来,可了不得了,就听嘭嘭嘭一响,大火当时就着起来了。兵丁冒烟突火,自相践踏,焦头烂额,死尸累累。活着的往北营门跑,赵环带二百人从

东边绕过来，赵胜带二百人从西边绕过来，每人一口刀，兜着屁股，嘁哧咔嚓一砍，陶源大败，丢下死尸无数，败进银沙盆。

书中暗表，赵环人称文雅先生，深得胜陶然真传，兴兵布阵，斗引埋伏，无一不精。钦差带兵走后，赵环说："陶源诡计多端，临来时伯父谆谆嘱咐于我，一将无能，累及三军。那陶源家中丢失三个人，能不找么？此去万林庄，倘中其火攻之计，如何是好？愚兄明知危险，偏偏无法阻拦，可叹必要多伤无辜。"赵胜一听，也着急了："哥哥想个亡羊补牢的妙策方好。"赵环沉思片刻："你带的放火药多么？""兄弟叫小火神，当然多。"赵环点头："命令二十辆大车，各装干柴干草，多带硫磺焰硝，二十个帐篷，再调四百命兵丁，各持铁锹听用。"又把侯二爷请来，哥儿俩把主意一说："您带众位少侠客看守大营，我们去准备。"二爷佩服赵环运筹帷幄，立刻答应。赵环带车辆一直往北，离万林庄五里地叠起土围子，立起北营门，竖旗杆吊斗，二十几座帐篷搭起来，里面放上干柴干草，撒满硫磺焰硝。乡勇四百人，每人五块放火药，只要把陶源引进来，立即往帐篷上甩放火药，然后随哥儿俩在后边砍杀。人多好做活，眨眼间大营立起来，兵丁一字排开。不大工夫，万林庄起火，乡勇败下来，叫他们绕着走。一会儿，群雄保大人到了，也绕过去了。陶源追到，赵环赵胜激将成功，一跑一追，四百乡勇一甩放火药，烈火引干柴，大火骤起。陶源在前边跑，四百人在后边杀，足以给死者报仇雪恨，直把陶源杀进银沙盆才回来。把火场填平，把火扑灭，回到大营。

再说年羹尧回到营中，先向石老侠等道谢，又问侯二爷，二侠把赵环说的话全都告诉钦差。时间不大，前营火起，喊杀声震耳。年羹尧听得真而且真，想自己身为朝廷封疆大吏，误中奸计，脸面何存？又想到何金标使自己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蕴怒于心。这时赵环带兵回到营内，头目来报，乡勇死十七人，伤二十五人。赵环吩咐写好花名册，进到帐中，一抱拳："大人受惊

了。”其实赵环就是安慰一下，可在年羹尧听了，就好像是讽刺自己无能似的。他毕竟也是国家大员，执掌生杀大权，怒气可就上来了，无法宣泄。

这时，从围墙外蹿进一个人来，正是何金标。本来他在前边带路，突然见前队变后队，后队改前队，撤出万林庄了，他心里很不乐意：怎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再走一会儿就出去了。忽然火起，何望心说：这叫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钦差必以我为奸细。他也随着撤出万林庄，找个高阜之处，见赵环反败为胜，心想：大人也许消气了，我必须到营中请罪。其实何望想错了，赵环打了胜仗，年羹尧反而更怒了。他进来跪倒：“草民无能，误中奸人之计，连累大人受惊，乡勇受难。何望有罪，在大人面前请死。”连连叩头。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何望，你不在官不应役，出于爱国之心剿取奸佞，事先要有周密计划，详细调查，贸然把本钦命及乡勇引进万林庄，遭此回禄之灾，帮了敌人的大忙，为国你算不忠，为友你算不信。无用之徒，留你无益！”越说越恼，右手一攥剑把，出其不意，照脖子上就砍。何望听着话音不对，一抬身，宝剑正到。“啊！”红光迸现，斗大人头落于地下，死尸栽倒。

可了不得了，这一下大乱！旁边有人答言：“何金标出于忠心，为国分忧，大人都给杀了。看来伴官如伴虎，虎怒必伤人，使我残年人不寒而栗。大人，草民跟您告假。”说话之人正是老侠客石金声。耄耋之人，眼含痛泪，点手叫过玉顶金鹰万里鹏和小白猿王环，爷儿仨扬长而去。可惜老侠客自从金凤山起，直到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出生入死，刚才万林庄宝刀败群贼，舍命战燕普，使钦差逃出樊笼桎梏；现在不等别人表态，老人家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年羹尧一愣，旁边有人说：“大人，我也跟您告假了。”正是金头寿星宏勋，点手叫海底灯孙亮、闪电流光何瑞，爷儿仨出营门走了。“大人，我跟您告假了。”“大人，草民也

跟您告假了。”……剪断接说，王凤、宋品、何立、马奎等等，纷纷转身出行营，拂袖而去。年羹尧一看，左右寥若晨星。小节目叫误斩何金标，岐山散将。

北侠看了看何望的尸体：“大人，您这是哪儿来的气呀？何望不为官，不应役，自报奋勇，人家是帮忙的，怎么犯点儿错儿您就给杀了？您杀何望，是给我们瞧哪，敲山震虎，拍桌子吓唬猫！石金声武林大侠，年事已高，为朋友不惧刀山剑树，您可把人家得罪了。敌人近在咫尺，我们要一走，把大人您给晒在这里，我们对不起好朋友童林哪！”南侠、镇东侠、二侠、司徒朗都是这个想法，这也就是看着童林的面子，爱屋及乌，看佛敬僧，不能发作。年羹尧这时心里全明白了，杀了何望，把人心杀散了。他连连作揖：“众位老侠都是海川的至交，本钦命一时气愤，错斩了何庄主，追悔不及，何庄主为国捐躯，本钦命要亲自上祭。”

书说简短，准备三牲祭礼，把人头缝好，放在木板上，兵丁把他抬起来，出东营门上了山坡，于密林深处刨了一个坑，把何望埋了，堆起一个大坟头，摆上祭礼。年羹尧换好官服，朝珠挂好，翎儿顶儿俱全，大拜了八拜，站起身：“何望老英雄，你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一心报国，满腔忠义。本钦命一时糊涂，错斩于你，死后有知，莫怨年某。”这时猛听得树林深处有人放声痛哭：“贤弟，你死得好苦！”正是邓九公。书中暗表，自从何望他们走后，老侠嘱咐玉凤姑娘小心看守家宅，自己也出了万林庄，找一高阜之处等候。少时，万林庄熊熊大火腾空而起，老侠一跺脚，暗叫不好。然后年羹尧败回，赵环反烧陶洞天，直到何望进营请罪，被钦差杀死，邓九公怒发冲冠，目眦尽裂。最后见年羹尧上祭，老侠一想，钦差官势太大，他要斩草除根，我那可怜的侄女处境就危险了。邓九公连夜赶回何家庄，把事情一说，姑娘突遭剧变，六神无主。老侠客把家财分散，带姑娘回到保定，收拾金银细软，暗中遁往自己的老家山东茌平县，从此与年羹尧作对，姑

娘暂报父仇。这是后话不提。

群侠保着钦差回归大营,赵环命人处理善后,大家休息。次日清晨,年羹尧可就傻眼了,营围子已经填平,所有帐篷完全拆卸,只有钦差寝帐未拆。车辆准备好,受伤的上车,死者的棺材已然抬到车上。赵环过来一躬到地:"大人,草民奉伯父之命来到陕西,由于失策,伤亡太多,回去无法交代。我们暂归四川,等大人立足已稳,如果需要,再供驱使。"说完,也不等年羹尧说话,指挥乡勇押车辆,扬长而去。年羹尧呆若木鸡,众人面面相觑。兵助将之威,将是兵之胆。这么大的钦差被困荒郊,只有一百名亲兵小队。这时,张方说:"赵环已走,我等无兵,倘陶源得知,我们无险可守。"钦差点头:"正是,依你之见如何?""急速派人到本地官衙,叫他们打下公馆暂住,再另想他方。""正合我意。"一打听,此地归岐山县管,年羹尧就让杨师爷写好公文,盖上代天巡狩的大印,命张方孔秀前去办理此事。

张方孔秀立即带好公文,往西南直奔岐山县。只见城门开放,人烟稠密,熙来攘往,热闹非常。二人来到西门里路北的县衙,走到门前,官人过来一拦:"二位找谁呀?"张方通报名姓,把来意一说,立刻有人往里通禀,这才引出一段年羹尧兵败岐山县!

# 第三回　年羹尧兵败岐山县

岐山县正堂高文升是两榜进士出身，榜下用的知县。张方孔秀刚到二门，高文升就迎接出来了。此人四十多岁，黄白净子，身穿对襟袍子，鸂鶒鸟的七品补服，二道梁素银顶的红缨帽。见礼已毕，到书房落座，张方把公文拿出来，请高文升验看。官凭文书，私凭印鉴。高文升仔细观看后把公文放下："二位上差，钦差大驾怎么来到岐山，事先也未见通报？学生失职。""贵县不要过谦。钦差兵贵神速，一路追赶反王，连夜至此，不想误中奸计，打了败仗。特命我二人面见贵县，速速准备公馆，预备大轿，迎接他进城。""是。钦差来得仓促，公馆一时备办不及，就把县阁正院让给钦差吧。"张方一摇头："大老爷此言差矣。县阁中喧哗吵闹，大人不得休息办公。"高文升知道这是让他意思意思，赶忙吩咐："准备酒席，款待二位上差。"时间不大，冷荤热素、海味山珍摆了一桌子，高文升请二人上坐，自己侧坐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下人端上一个托盘，上边放着四封银子，二百两。高文升接过来："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张方把银子揣到怀里："哈哈哈，叫县太爷破费。大人来得紧急，县太爷供办不及，打在县阁我看也可以。"孔秀心里这骂：混账王八羔子，给了钱又可以了，这是银子在说话，反正我要分一半的。高文升连连道谢，吩咐外面传轿鞴马。吃饭已毕，高文升派人悬灯结彩，然后四十名官兵押着空轿，自己和张方孔秀上马，来见钦差。

进到帐中，高文升跪倒磕头："岐山县令高文升接待来迟，请大人恕罪。""贵县，公馆可曾准备好么？""禀大人，公馆已然

备妥。”“既然如此,看轿。”大人上轿,群雄上马,高文升引路,三座皇亭子搭起,一百亲兵保护大人,直奔岐山县衙。亲兵小队在大门口站岗,三座皇亭子搭到二堂前,群雄下马,大人下轿,文书档案公事搬到里面,圣旨金牌尚方剑请到厅内。钦差换好官服,参拜已毕,坐在上首,群雄站立。年羹尧传话,文武官员免参免见,只请高文升。时间不大,高文升进来:“给大人请安。”“贵县参驾吧。”高文升一看三宝,双手一抹瓦行袖面,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年羹尧先问了问他的履历,何年登科、何年登甲,高文升详细回答,很是得体。年羹尧知道他是科举出身,不是捐班,很高兴:“贵县,西安侯身为皇子,在陕西聚反,上遭天怒,下招人怨,你为何不上达天廷?”“大人谅情,卑职不能越职言事。”钦差点头:“所有应差之物不可短缺。来人,看茶。”看茶就是送客,高文升告辞。大家吃饭休息。

天已过午,张方到上房:“启禀大人,草民有下情上禀。”“你有何事?”“高文升身为县令,距离西安府近在咫尺,若不是西安侯的心腹,怎能在此任职?大人的虚实,高文升早已知之甚详,倘若走漏风声,我们不好防范。”“依你之见?”“公馆冗杂之人很多,一旦贼人前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依卑职之见,不如让杨师爷带众人分住在城内外店房中,皇亭子也拆掉,叫他们分头拿走。俟等钦差有了力量,叫他们再行相聚。”年羹尧点头:“此计甚合我意。”一商议,群雄也赞同,皇亭子拆了,圣旨和尚方剑由杨师爷保管,真金牌和代天巡狩印由钦差亲自保管,假金牌由年福保管。亲兵都换上便衣,每人纹银三十两。年福年禄也带着书童福儿去住店。这些人一走,年羹尧省心了,轻装简从。到晚上,众人正聊天哪,刘俊进来:“启禀大人、众位师伯,我师父来了!”外边有人乐:“谢谢大人,谢谢众位大哥的挂念!”海川腰间别着宝剑,满面春风走进来了。

书中暗表,原来于伯龙拿着丹药,搀扶海川回到于家庄,于

大爷吓坏了，跟着来到内宅，让海川坐好。姑娘一问，伯龙把呕血斩慈云，幸遇董乾相救的事情全提了。这时海川吃下药，定了定神，把当年打燕雷吐血的事情一说，父女二人这才放心。海川休息片刻，得知钦差已前往陕西，赶紧告辞，立即动身。海川心急似箭，兼程并进，不想在岐山县境正碰上乡勇。海川报名姓一见赵环，哥儿俩把火烧万林庄、岐山散将的事情一提，海川也无法拦阻，只好连连道谢，又安慰一番。赵氏弟兄告辞而去。海川脚下加紧，到县城一打听，来到县衙，两个县衙的官人站岗，原来的亲兵小队都走了。海川不认识，迈步往里就走，官人一瞪眼："站住！"海川不由停住了："干什么？""问你呀，这是钦差公馆，你擅自闯入，把你脑门贴面肥——发了！"海川气乐了，刚要报名，刘俊正好出来，赶紧磕头。海川叫他起来，刘俊一指："你们认着点儿，这是我师父童委员。"官人吓坏了："给委员大人请安，我们不认识您。"海川一摆手："起来起来，没什么。"爷儿俩这才来到上房。

海川见过众家哥哥，又给大人行礼，大人搀起："海川，本钦命一时急怒，斩了何庄主，众位老侠离散，这便如何是好？""没关系，都是我的兄长，我再给您请回来。"然后海川把自己的事情一说，大家又向他道喜。海川说："我看城里路静人稀，不如叫门岗撤走，把公馆大门关上，也免得闲杂人员出入。"钦差点头，照此办理，然后大家研究对策。不到二鼓，就听衙门四周一阵大乱，喊杀连天，正是陶源带人来到。

原来高文升是西安侯的人，跟西安府知府张志中是结义兄弟。官事办完，他告诉手下人，对钦差的供应不要缺少，自己换好便服，直奔藏峰岛，到帅府面见陶源。这时陶源已连夜回山，才要派细作到山下打听，高文升就来了。他把岐山散将的事情一说："副帅，现在只有少数武林侠义在年羹尧身旁，他已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困居在下官的衙门内。请您速速解决他

们。"陶源点头:"高大人,那你这岐山县正堂可要丢了。""下官不打算再回县衙,宦海沉浮数十年,也懒得再为官了。我跟侯爷告假返乡了。"陶源命人取来一千两白银,高文升回家不提。陶源请来首席军师陆广元和杜清风、石天龙、石天凤、谭天,今晚到县衙生擒年羹尧;又命华氏兄弟点齐三千兵丁,三三两两地进四城门,到晚上包围县衙。书说简短,陶源带领陆广元等人来到岐山县西关,耗到天色已晚,华氏弟兄也已将队伍集合完毕。陶源传令:"包围县衙!"兵丁把衙门团团围住。华廷志命人攻打大门,无奈这门非常坚固。陶源传话,拆了一间民房,把房柁抬来,两头拴上大绳,叫兵丁悠起来,往大门上撞。

张方飞身上房,四下一看,陶源倾巢出动了。他赶紧来到屋中:"大人,陶源来了好几千人,势力浩大,咱们得准备一下。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快分派人吧。"年羹尧也走投无路:"张方,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就替我派吧。""好,我派。侯二大爷,您带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快去把守大门。""于恒甘虎,你们俩将东西箭道口把住,不准敌人进来。""贼小子进不来。""司马伯父司徒伯父,你们老哥儿俩守住前院;秋老大爷,您守住后院;侯大爷、童师叔和剩下的人保护钦差,从后门逃出去。县衙狭窄,惟恐陶源把咱们困在衙中,这一定是高文升心怀叵测,通风报信。咱们必须以一当十,杀出重围。"张方调度有方,年羹尧也很赞赏。张方说:"众位都把衣服带上。"每人背了一个包儿,各持军刃。

这时,只听门外的攻门声如鼎沸雷鸣,咚咚咚,喀嚓!大门撞开,谭天和杜清风当先冲了进去,兵丁蜂拥而上。二侠爷儿五个各亮军刃,奋力抵挡,怎奈敌众我寡。陶源来到前院,司马空一晃巨阙剑:"无量佛,陶源慢往前进,贫道在此。"宝剑奔面门就扎。陶源闪身急躲,举剑还招,二位当场动手。杜清风拉出宝剑,司徒朗一分五行轮:"杂毛杜清风,老太爷要你的命!"盖顶

就砸，杜清风闪身躲过，剑走叶底藏花，司徒朗躲剑还招，二人打在一处。华廷志往东箭道一撞，傻小子一抡大杵："贼小子，别过来！""猛汉，通名受死！""呦，麻烦了，你是从头里问、末里问，还是当间问哪？"华廷志这气："头里问。""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的人，我姓于名恒字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哦，你叫牛儿小子？""呦，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你告诉我的么？""你可别告诉旁人，你叫什么东西？"华廷志一听，像话吗？"我不是东西。""我就知道你不是东西。""呸！哇呀呀呀，你绕弯儿骂我，我乃金戟赛奉先华廷志。""老小子，进招吧。"华廷志怀中抱月，鎏金戟盖顶就砸。傻小子雌雄眼一瞪，右眼一道缝，左眼跟肉包子似的："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单臂猛地往上一撩："再来点儿吧！"噹！火星乱迸。华廷志震得两臂发麻："好大劲儿！"两人打在一处。华廷方来到西箭道口，甘虎抱着大杵正等着哪："小子，快来吧！"二人各通名姓，当场过招。

谭天和陆广元各拉宝剑，有北侠从后院出来，一手持剑鞘，一手持剑，力敌二人。兵丁往里冲，秋田高喊："于恒甘虎，你二人后退。众位贤弟，退！"老少群雄且战且退，保钦差往后走，坏了，没有后门。张方上墙一看，有兵丁围着，不过人不多，墙是土的。"大人，把墙推倒了出去。于恒甘虎，上！"于恒一看有墙挡住，他不会蹿哪，真急了，用大杵从底下一扎，嘭嘭嘭，甘虎也扎，不一会儿就扎通了。张方喊："众位，把墙扛倒。"大家齐心协力，这么一扛，咕嗵！尘土飞扬，砸死好些兵丁。群雄保年羹尧逃出县衙。

再说陶源，勃然大怒，督促兵丁苦苦追赶。此时城门已然紧闭，有官兵把守，即便逃出县衙也难以出城，仍然是鸟在樊笼、鱼困筌戽。张方高喊："我们出北门！"群雄来到北门里，官兵严阵以待。张方喊："杀退官兵，落锁斩关，冲出城去！"群雄往上一

冲,杀散官兵,镇东侠龙渊宝剑一挥,砍折铁锁,断掉门栓,关门大开。大家冲出北门,顺关厢往北而走。陶源等人驱兵追赶。夜静更深,喊杀连天,村中百姓吓得锁好街门,大被蒙头,暗中颤抖。

众人逃到银沙岔,江水挡住去路,只好顺流东逃。离万林庄足有二十里,东边一片树林,银沙岔出了一条汊子流往东南,水深流急,无路可走。敌兵如潮涌一般,三面包围,北面临江,群侠身逢绝地。陶源传令:“杀!”兵丁奋不顾身往上冲,张方也喊:“众位,杀啊!”刀起处血肉模糊,剑落处头尸乱滚,血花四溅。连年羹尧都参战了,一阵乱杀,兵丁横躺竖卧,死了有三百多人。陶源略作整顿:“杀!杀不死年羹尧,也得把他挤到江里淹死!”钦差身边的人虽少,却都是英雄侠义。双方二次交手,刀光剑影,喊哧咔嚓,摧枯拉朽,血染长空,尸横地下,顺着江坡往银沙岔里流血,江水尽赤。这二次冲杀,又死了三百多人。陶源毫不气馁,整顿队伍,发起第三次冲杀:“后退者斩!”往上一拥,群雄迎上,刀剑并举,兵丁死尸累累,伤心惨目。陆广元说:“副帅传令收兵,陆某有话讲。”陶源传令停止攻击:“陆贤弟有何金言赐教?”“副帅,敌人虽少,都是武林侠义,您令兵丁冲杀,等于驱犬羊入虎口,这不是多伤无辜么?”“依贤弟高见?”“不如我等身先士卒,亲临战阵。”陶源傲然一笑:“贤弟身为军师,出此上策,就请阁下建功,先打头一阵。”陆广元一怔:“陆丰遵令。”

陆广元拉剑,飞身过来。这时众侠义都杀红眼了,童林手执湛卢宝剑,长腰迎过来:“贼人通上名来!”“我乃首席军师赛韩信陆广元。”捧剑就扎。海川剑往上挑,仓啷,陆广元的剑就折了,陆广元一愣。湛卢剑如金龙相仿,直奔脖项。陆广元褪头一躲,算是勉强躲过去了。可海川的阴阳刃八仙剑是妻子于秀娘教的,剑走阴刃,对准陆丰的右肋就扎。想躲万难,扑哧一声,剑斩赛韩信。海川大笑:“陆广元,让你知道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

林的厉害！”哗——一阵大乱。陶源命人抢回尸体，赶紧送进山去。他气急败坏，吩咐兵丁往上围攻，群雄接战，又是一场厮杀。声音鼎沸，喊杀震天，夜静更深，几十里以外都能听见。猛然间，东面树林里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哗楞楞，十三节鞭环响，黑乎乎出来一人，在兵丁后面就抽上了，如同虎荡羊群，打得兵丁叫苦不迭。这时，从南边又来了一人，短衣襟，小打扮，手拿金背鬼头刀，扇砍劈剁，勇不可当。兵丁四散奔逃，加之陆广元已死，无心恋战。群雄借这机会往前一冲，陶源带人败进万林庄。正值深夜，再找念佛之人，踪影不见。使刀的人到海川跟前跪倒磕头：“师父受惊了，弟子拜见。”海川仔细一看，正是并肋犀牛吴霸。

前部《雍正剑侠图》，麒麟山洗砚池制墨鱼，海川收下吴霸。铁善寺事情结束，吴霸回到老家延安府开了个布铺，也搭着他勤劳，生意兴隆。这天吴霸想亲自到北京布巷子去买布，顺便给王爷和师父全家请安。把银子汇到前门五牌楼德和银楼，带好路费，买了上好的本地土产，他来到北京。吴霸见王爷请安，送上礼物。雍亲王很高兴，得知吴霸要买布，就问：“你带多少钱来？”“我汇了三百两银子。”“兑条在何处？”“爷请看。”吴霸掏出兑条。“你布铺的地址是哪里？”“延安府北门里吴记布店。”王爷叫何春记下来，命府里田粮处替吴霸去办此事。吴霸又问师父童林的情况，王爷把奉旨保钦差出都的事情说了，然后把铁罗汉吴成叫来，师兄弟相见。吴成陪着吴霸到柏林寺看望师祖父母和师叔婶母。一晃十天过去，这天雍亲王把吴霸叫来：“吴霸，一共给你买了一千匹京染市布，不够是我给你添的钱，交到西河沿东光裕镖局李国梁处，他给你送到陕西，你没事儿了。”吴霸磕头：“谢谢王爷，为草民操心。”王爷又说：“我想你师父现在打剑山，正是用人之际，你应该前去助阵，将来也混个一官半职，改换门庭。”“草民遵命。”吴霸告辞，出北京，走长辛店，过保

定，到石家庄，进娘子关，到太原，出南门，走武乡、平遥、介休、洪洞，过茅草涧，渡蒲坂，穿潼关，越太华山少华山，进临潼，奔长安。一路上听见风言，钦差到了陕西。今晚从长安北门外往南行走，突然声音鼎沸，喊杀连天。循声音找到银沙盆，见兵丁往上拥，吴霸回手拉刀，一声不吭，在后边就杀；使鞭的这位从东往西杀；群侠从北杀。小节目叫单鞭解围，陶源败进万林庄。

群雄见面，吴霸给钦差磕头，依次行礼，述说事情经过。随后众人进了树林。三次冲杀，连年羹尧的身上都是血，于恒甘虎身上的血就更多了。这也就是半夜，没有行人过客，即便有，也看不清血迹；要是白天，可就不好办了。现在堂堂奉旨钦差落得个无处投奔，无人收留，太狼狈了。眼看东方发晓，远寺钟敲，沿村鸡唱，张方心里着急，猛抬头一看，绿树丛中隐现一段红庙墙，高兴了："大人，我们必须先找个地方换衣服，此处不宜久留。您看东边有座庙，不如先到庙中休息，换换衣服吧。""甚好。""大家一起去，惟恐人家不让进。咱们请几位老侠陪大人叫门，童师叔带我们藏在树林里，只要人家答应让进，咱们就出来，跟着一起往里走。""好吧。"

海川带小弟兄躲在树林里，几位老侠陪大人来到山门前。只见三座山门都关着，蓝额金字，敕建回天观，是座三清庙，鹰不落的红长墙，前后四层大殿。年羹尧上前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位小道长，单掌打稽首："无量天尊，檀越们叫门有事么？"年羹尧一抱拳："小师父，我们昨晚半路遇到匪人，厮杀一夜，今早跑到宝观。恳请小师父借一席之地，换换衣服。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香资不敢短少。""请稍候，待小道禀明观主。""劳驾。"时间不大，小老道回来："我家观主正在烧香，不能出迎，众位檀越请进。"就听树林里有人说话："人家叫进去哪！"呼噜噜出来二十多位，随着往里走。小老道一看，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也没法儿拦了，只得关好山门。把众人让到二层殿的东配

殿，老侠们陪钦差在里屋，张方他们在外屋。洗脸换衣服，然后泡茶。

众人正喝茶想主意呢，有人念佛：“无量佛。”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年羹尧一瞧，是位长脖子大老道，细高挑儿，脑袋细长，身穿银灰色道袍，扎丝绦，厚底云鞋；顶都谢了，挽着发髻，杨木道冠，两道细长眉毛，一双慧目，鼻直口正，一部银髯，仙风道骨。他一指北侠：“这位老檀越贵姓？”“在下家住塞北秋林寨，姓秋名田草字佩雨。”“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仙长夸奖。”“无量佛，失敬失敬。”一指司徒朗：“这位老英雄贵姓？”“在下云南司徒朗。”“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老义士？”“不敢当，正是。”一指南侠：“这位道友怎么称呼？”“贫道住在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原来是南侠客，久仰久仰。”一指侯老侠：“这位老朋友贵姓？”“在下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人氏，姓侯名廷草字振远。”“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不敢，正是在下。”一指侯二爷：“这位定是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敬山二侠了？”二爷一晃秃脑袋，心说：我最好认不过。又一指海川：“这位英雄贵姓高名？”“在下家住直隶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原来是震八方紫面昆仑侠，久仰宏名，如瞻北斗，幸会幸会。”一指钦差：“这位贵姓？”“在下年羹尧。”“无量佛，原来是钦差大人至此，贫道失敬。”“本钦命落难至此，道长莫怪。”

海川一抱拳：“请问仙长贵姓？”老道微微一笑：“贫道敢问童侠客、秋老侠、司徒老义士，令师弟兄几个？”司徒朗一抱拳：“敝老师弟兄四位，武林中称为龙虎山嫡派。我恩师排行在长，太虚上人庄道勤；海川的师父排行在二、三，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秋田师弟的授业恩师知极子谷道远，排行在四。”老道点头：“他们四位是嫡传，另有两位，众位可知么？”海川答言：“我们有位师叔，是钦差的老师，宝如僧顾

肯堂;我们还有位师伯叫回天道长古玄真,是位出家的道长。”“无量佛,贫道就是古玄真。当年带艺投师,不是天师嫡派,隐居在此,以颐养天年。”海川三人赶忙跪倒磕头:“原来是师伯鹤驾,恕侄男等不知。”年羹尧也要行礼,道爷拦住:“众位因何至此?昨晚与何人厮杀?”年羹尧把经过一说,道爷点头:“我这里还有大家的一位故交,我把他请出来,与众位相见。”大家纳闷儿:谁在这里?就听院中念佛,嗓若铜钟:“南无阿弥陀佛,贫僧罪莫大焉,愧见众位宾朋。”一挑帘子,进来一位大和尚,大身材,晃荡荡高有一丈,虎背熊腰,灰僧袍,圆领阔袖,扎绒绳核桃粗细,开口僧鞋,高靿白绫袜子;头如芭斗,面似镔铁,一脸大麻子,脑门上有条子肉往下耷拉着,连鬓络腮青胡子茬儿,正是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慧斌。

前部书中有三挡三度九罪证慧斌一节,削桩代首,三位剑客叫他远遁他乡。和尚没地方去,只有到长安城北回天观找师兄古玄真。哥儿俩见面,道爷一问,和尚把事情经过一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懊悔不已。道爷摇了摇头:“你才五十多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在我这里隐居,闭门思过,等待时机。”昨晚银沙盆血战,老二位藏在高阜之处,看得明白。和尚说:“钦差路阻金凤山,我有过错,今晚我要助他们一臂之力。”道爷点头。和尚这才亮出墨鱼骨鞭,单鞭解围。可巧吴霸赶到,和尚暗暗撤回,哥儿俩回庙。不想今天大家来到回天观,这才现身。

慧斌进到屋中,众人行礼,和尚含笑相接。年羹尧作揖:“高僧,今日年某落难,还望二位设法援助才是。”和尚答言:“都是一家人,贫僧弟兄义不容辞。”海川问:“昨晚陶源围攻之际,是前辈给我们解的围吧?”“略献刍荛,何足挂齿。”钦差起身道谢,古道爷吩咐准备饭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道爷问:“钦差大人今后做何打算?”“仙长,万林庄一把大火烧得我们十分狼

狈；岐山县一战，我们又逃到宝观，困居于此，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水尽山穷。”道爷一摆手：“大人，柳暗花明，就在眼前。此处有一高人，若得他来帮助，藏峰岛指日可破。”“您说的是哪位？”道爷这才说出一番话来，引出一段年羹尧冒险访高人，古玄真夜探藏峰岛！

# 第四回　古玄真夜探藏峰岛

当初西安侯允禵请出陶源当了副帅，陶源又把张明志赵明真请进山来，声威大震。可陶源对允禵说："微臣训练士卒，俟等康熙老佛爷宾天后，足能扶保社稷，朝野统兵之人无有在我之上者。只有一人，实为心腹之患。"允禵急问："怎么，外面还有能人胜过阁下？"陶源点头："侯爷，那就是山东沂州府东门里，微臣的授业恩师晴庐居士燕鹤，人间剑客，四远驰名，谋略超人，武功盖世。""哎呀，为什么不把老人家请到山中？""微臣禀明侯爷，往山东相请。"西安侯准备了一份重礼，陶源赶奔沂州府。其实他准知道老剑客不来，心想：那我就得设法把您害了，我才放心，不过明杀暗刺都不容易。他怀着一肚子鬼胎，到山东沂州府城内，先在西门里投店，次日带礼物过鼓楼，顺大街往东，边走边想：当年学艺时师父百般疼爱，今天我来却不怀好意。师父哇师父，不要怨弟子意狠心毒，成大功者不恤小谅啊。来到师父家门前，景物全非，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路南三合房，清水脊的门楼，十分清洁。陶源上前叫门。燕鹤老妻早丧，只有一子，名叫滚山熊燕金章，今年四十岁，武艺很好。他有一手绝艺就是滚山，不管多高多陡，都能从上滚下。

金章出来开门，一看是师哥，赶紧跪下磕头："师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我想师父了，师弟请起吧。师父在家吗？""在家，您请吧。"金章接过礼物，二人来到上房。陶源跪倒磕头："师父在上，弟子有礼。"老居士很高兴："洞天免礼。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有工夫来看我。""师父，弟子请您来了。弟子被

当今万岁爷第十四皇子爱新觉罗氏西安侯允禵请到万龙藏峰岛，加封为副元帅。侯爷听说您的大名，特派弟子前来相请，共成大事。”陶源边说边偷看老爷子脸色，只见老居士眉飞色舞，十分高兴：“洞天，真没想到师以徒荣。这要是侯爷做了皇帝，你身为帝帅，为侯爷擘划一切，功著当时，声施后世，为师也因你而受爵禄，安富尊荣，也不枉为师教你一场。但不知几时起程？”陶源心里高兴：看来您利欲熏心，受荣华富贵的引诱了。“师父，弟子住在高升店内等候。”“很好。我想这次跟你师弟，我们爷儿俩一同前往。我把家中的五十亩地，连这房子全部出卖。你要是用钱，就把银子带走，反正我们爷儿俩就跟你享福了；你要是不用钱，我就把它存在鼓楼前德聚银号，你刘大叔那里。你看好么？”“师父，我不用钱，您存起来吧。”“既然如此，你回高升店吧，我安置妥当了就去找你。”陶源答应，告辞而去。

陶源一走，燕金章可急了：“爹，您糊涂了？西安侯以子叛父，陶源助纣为虐，这是造反，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将来刨坟锯树，灭门九族。您不但不申斥他，反而要跟他前去，还要把房子地卖了，您怎么办糊涂事？君有诤臣，则身不陷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您就听我一言吧。”老居士也不言语。谁知金章喋喋不休，老人家一抬头：“呸！”啐了他一脸唾沫。“难道孩儿说的不对么？”“冤家，你有何见识？陶源此来，为父如果不应，他要设法害死你我父子。陶源逆天而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咱父子随他前往，正好破坏他的行径，岂非一举两得？”金章恍然大悟。老居士找来德聚银号刘经理，把事情一说：“我把房子地全卖给你，银子存在你处，立下字据，将来我父子回来，你再把房子地还我。”刘经理满口答应。找来陶源，写好字据，条款清清楚楚，陶源也看好了。

书说简短，爷儿仨离开沂州府，来到藏峰岛。西安侯要封官，老居士一拦：“感谢侯爷的抬举厚爱。不过为臣的弟子都任

了副帅,您还封为臣什么官职?为臣踩一块地方,您给为臣盖茅屋数椽,为臣隐居享福。他们如有纰缪之处,为臣拾遗补阙即可。”西安侯勉强答应。书说简短,住了几天,老居士带着金章在山里山外勘探地势。陶源心想:您要在山外找地儿,绝对不成。最后老人家找了一块地,陶源很高兴。原来从船坞往西是里山,船坞两边都是高耸巍峨的崚嶒大山,除去船坞没有通路,外山有七十二道螺丝湾是卡子,把螺丝湾叉住,从船坞到螺丝湾是死地一块。因为四外都是大山围着,飞鸟难通,游鱼难入。藏峰岛就好像北京城的筒子城,正阳门就是船坞,四外都是城围着,永定门就是七十二道螺丝湾,如果把永定门堵住,那么里边有正阳门,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老居士就在螺丝湾里东北旮旯找了一块地,叫陶源在这里盖房,街道整齐,栽松种竹,十分雅静,起名叫隐逸山庄。陶源高兴:您找这地方是绝地。燕金章生气,背地里埋怨老居士:“爹,您找的这是什么地?母鸡到这儿都不下蛋,绝地一块。人家七十二道螺丝湾一堵,您出入都难,困也得把咱们困死在这里。”老爷子一笑:“找个四通八达的地方,陶源能放心么?此地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进山有船坞阻挡,出山有七十二道螺丝湾堵截,确是死地一块,可我有办法,置之死地而后生。”

陶源还把有家眷的小头目派到隐逸山庄居住,表面上给老人家作伴,暗地里监视。后来老居士买了很多糖果,在门前门墩上一坐,见有小孩过来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我是李家的孩子。”“叫什么啊?”“我叫铁蛋。”“几岁了?”“七岁。”“给你几块糖吃。”没有几天,这帮孩子就围拢过来了。通过孩子,老居士对他们的家庭有所了解,谁家有事缺钱了,老爷子自动上门送几两银子,雪中送炭。日久天长,全村人不论男女,都跟老居士一个心了,暗中告诉老爷子:“陶源不放心,叫我们监视您。”老人家一笑置之。后来老居士找出一条泄水的道路叫一线天,买

了许多凤竹种在江岸，挡住这条密路；又找出一条进山密路，叫雁翅孔。陶源的一举一动，老爷子了如指掌。老居士到这里已经十年了，回天道长古玄真与他是棋友，二人经常下棋，交情很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今天古道爷就想去一趟隐逸山庄，请求燕鹤老居士的帮助。年羹尧一听："老前辈，我想随同您前往。老居士看在下官的分上，或可援之以手。"道爷连连摆手："钦差大人，这可不行。隐逸山庄是死地一块，腹背受敌，倘被陶源察觉，把七十二道螺丝湾堵住，大人肋生双翅也难越关山。到那时，大人岂不困在山中？这可万万使不得。""嗐，老仙长把年某看得太重了。万林火攻，岐山兵败，年某几乎丧命。您进山，若陶源来到庙中杀我，本钦命不也是一死么？与其这样，不如众位随年某同去山庄。"众老侠也认为钦差言之有理，于是侯二爷和小弟兄住在庙内，其余众侠及童林与古道爷保着钦差，撑出一只平板大船，直入白沙江。

书说简短，来到螺丝湾外，早有兵丁用船一字排开，挡住去路。花面魔王袁金彪、铁面魔王袁金豹，带儿子小丧门袁玉；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带儿子金粉蝶段士铃、银粉蝶段士贤，都在山头往下看。小头目站在船头："干什么的？慢往前来！"道爷打稽首，口诵佛号："无量佛，众位辛苦，我是回天观主古玄真，来找隐逸山庄燕老居士，他邀贫道前来下棋。""既是燕老居士的朋友，请少候。"有兵丁前去报信。老居士上了小船，从螺丝湾中绕出来，到近前一看就明白了：船内有人。您想，这大船只有三两个人，吃水多深；船舱里还有十来位，吃水又多深。老居士命他们放行。船队往两边一靠，露出当中水路，荡桨摇橹，大船进来了。来到山庄南庄口，大船停稳，小老道把舱板一打开，十几位全出来下船，船立刻就浮起来了。居士爷全明白了："走吧，到寒舍再介绍吧。"回到家中，老居士

嘱咐金章:“你到村口观察,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金章走了。

众人来到客厅,古道爷一一介绍之后,年羹尧作揖:“老居士,年某身为封疆大吏,现在穷途末路,真枉食君禄了。这次冒险来到贵府,还望老居士赐教才是。”老居士捻着银髯:“古道爷,我这里是死地,年大人身价太重,你怎么贸然把钦差虎驾请到寒舍?如果走漏风声,悔之晚矣。”“无量佛,贫道不敢,是大人非要亲自面见您不可。”“老居士,年某在您这里有危险,在山外更有危险,权衡利害,下官还是面求为好。”这时,院中脚步声响,金章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爹,不知何人走漏消息,我师哥已然知道,三千名弓箭手堵住七十二道螺丝湾,任何人不准出入。他亲自带领一千精兵搜查隐逸山庄。”众人大惊:“老居士,这如何是好?”老爷子真沉得住气:“大人不要慌,虽在虎口,安如泰山。众位,老朽出去看看,你们准备厮杀。陶源若闯入院内,就把他杀掉,然后夺船冲出藏峰岛,以保无虞。”说着,再看老人家,鞋后跟一推,趿拉着两只鞋,裤脚挽到膝盖,小褂脱下来闪披着,白小辫儿挽个髻,叫金章把水烟袋拿过来,装上水,点着火纸枚子,步履安详,缓缓走出家门。出庄口一瞧,帆樯林立,兵卒排班,陶源已经下船。原来古道爷的大船一到,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众人下船时,人家居高临下一看,立刻写了一封信,详细写清,笼子里掏出信鸽,把信拴好,直飞帅府。陶源这才作出布置。他一下船就看见道爷的船了,再抬头一看,老师正从村口出来,心想:我师父是严谨的人,如果年羹尧他们来了,他岂能这样草率?满腹狐疑。

老居士一抬头,面带茫然之色。陶源躬身施礼:“弟子拜见师父。”“哈哈哈,家无常礼,不用了。你这是干什么去?”陶源开门见山:“师父,弟子得有密报,年羹尧他们到老师的府上搅闹,弟子特来搜查。”老居士面目一沉,骤然变色,啪!把水烟袋摔在地下,蚕眉微皱,用手点指:“陶源大胆!你当初相请为师,叫

我来到山中享福，以尽天年。为师故土难离，又兼年纪高迈，隐居家中，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危，本欲老于林泉，感你孝顺之心，把房地皆卖，才随你到此纳福。不想你日久生厌，看我父子如鲠在喉，现在又加罪于我头上。我受西安侯重视，又招待年羹尧，此乃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你分明有意把为师撵走，你是妄想！”陶源赶紧躬身行礼：“老师此话，弟子怎能担待？”“哼！我说几句话，你不能担待；可你兴师动众到我家中搜奸细，我又怎么担待？”陶源张口结舌，无言可答。他想：我别与师父逞口舌之能。“师父，弟子斗胆敢问，奸细是否在您家？”“陶源，奸细如在我家，你把前后都用重兵守住，他们插翅难飞，岂不困死他们？奸细如不在我家，你却大惊小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说在你也不信，我说不在你也难信，这样，你亲自到我家查查看，自见分晓。请吧。”陶源胆小了，他想：根据方才密报，一干侠义全在，我若去了，岂不受苦？“老师，弟子为全山安危才到您家中，弟子不愿因此小事而伤了老师的心。弟子告辞了。”“等等，这儿有古仙长的一只船，你让他们回去吧。”“弟子遵命。”小老道撑船而去，陶源大兵也回去了。老居士看他们走远，这才回来，众人也放心了。

此后过了五天，老居士跟大伙说：“不知陶源在山中有何打算，必须探探虚实。”镇东侠忙说：“去里山只有船坞一条通道，其余都是崚嶒大山，难以进去。”“侯老侠说的对。若要进山，非古道爷不可。”吃完早饭，老居士提个包袱，用手绢包着一只信鸽，请大家来到后院。到了北面山根子，大家一看，这儿有个山窟窿，大约一尺来宽。老居士一笑：“古道爷，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雁翅孔，从这里直通里山。您把这身衣服穿上。”道爷脱了道袍，把这身如同水衣水靠的衣服穿好，道袍宝剑往身上一背。老居士叫他把鸽子带好：“到了里山，把鸽子放回来，我们就放心了。”道爷答应。钦差心里嘀咕：这么个窟窿，如何往里钻哪？

就看古道爷趴在地下，把入口的地方用手扒拉扒拉，然后右手往前伸直，头枕在右臂上，左臂往下伸直，施展卸骨大法，左右肩头一错，吱溜，脑袋进去；吱溜，身体进去；吱溜，没影了。年羹尧心里害怕：这些武林侠义可厉害啊，要是得罪了他们，家里地沟没堵住，他们都能进来。老居士请大家回客厅，盼望消息不提。

单说道爷钻进有五尺去，山洞豁然开朗。他站起来，把衣服脱掉，道袍换上，宝剑佩好，摸了摸鸽子，依然在怀内。洞里虽黑，但依稀可辨。道爷脚下用力，步履沙沙。山道有时往上，有时往下，时宽时窄，时高时矮，走走停停。好在道爷的身体怎么走都合适，不行就侧着走。感到憋得慌，那是空气稀薄了，道爷运用大力金刚气，屏住气息，脚下飞也相似。好不容易冷风习习了，道爷大口喘了一口气，只见眼前白花花写着字：到此换气。道爷坐下来休息够了，站起来继续走，越走越痛快。这时天色已晚，星斗满天，道爷如释重负，一长腰，蹿出洞口。他隐蔽身形，往里山走去，大约二里之遥，蓦然想起：我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要记准，回去时好认得路。道爷又回到那个山洞外，只见不是一个洞，而是大约七八个洞。道爷钻来钻去，几个山洞都是死的，自己回不去了。万般无奈，只好往里山走来，行无定所。

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片宅院、一带长墙。道爷见四下无人，心想：这是什么地方？我查看查看。他提气上墙，单胳膊肘一挎，往里瞧看。原来这是座大花园，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红紫芳菲，争奇斗妍，水阁凉亭，游廊小桥，流水潺潺，非常阔绰。道爷好奇，飘身进来，见花园东边是精堂瓦舍，靠西北是个角门。他奔角门走来，见北房一溜五大间，前出一步的廊子，当中挂着竹帘，灯光达于户外。道爷顺西厢房的北山墙慢慢往前走，到了墙角。院里很讲究，正南的屏风门，北屋迎面架几案，摆着西洋钟帽筒，北墙有字画，东面是暗间，桦木隔扇，北边一点儿是门儿。挂着一个粉色门帘，里屋没有灯。挨着隔扇北

墙上钉着一个古铜钉，挂着一口宝剑，细长，绿沙鱼皮鞘，嵌宝镶珠，光华灿烂，蓝带子勒把儿，蓝色灯笼穗儿。道爷见屋内没人，好大的胆子，他要看看这口宝剑。道爷躺在地上，仰面冲天，用手掌按地，脚跟蹬地，施展金鲤倒穿波的功夫，几下上了台阶；用手挑起竹帘儿的底板儿，飞身进屋，折身起来，到里屋门前，伸手摘剑。

这时，就听外面有人说话："春桃，你去叫他来，陪着我喝两盅酒。""是。"听脚步声，奔北屋来了，把道爷堵在屋中，想走不能。道爷一挑帘儿，进了里间屋。这里屋是卧室，东山墙靠窗户放着一张床，大红罗帐子，黄澄澄赤金如意钩倒挂，当中吊着鲜花篮儿，栀子茉莉晚香玉，扑鼻喷香。锦绣被褥，百蝠流云的床围子，靠床有张八仙桌，放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北墙有顶箱悬柜。道爷见前窗关得很严，无法纵出；再看后墙，根本没窗户。道爷叫苦哀哉。扒开门帘往外瞧，眼前椅子上坐着一位满面妖艳的女人，年纪在三十岁上下，高挽美人髻，满头珠翠，瓜子脸，搽着一脸白粉，描眉打鬓，上身穿桃红色紧身小袄，下身穿葱心绿水裤，腰扎粉色汗巾，两个小丫环在旁边侍立。

原来这个妇人是陶源如夫人裴氏。陶源的结发妻在家中照料家务，这位如夫人则随陶源进山，料理他的生活起居。可陶源身为武夫，加上山里多事，对裴氏可就照顾不到了。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这女子空帏难守，就和陶源的一个旗牌勾搭上了。此人叫采花仙子常恒，本就是个淫贼，二人背着陶源胡作非为。今晚裴氏知道陶源不回家，命人准备酒菜，等候常恒。时间不大，常恒来了，二人推杯换盏，喝上了。道爷在屋里干着急，出不去。两人喝了个醉熏熏，丫环把残席收拾干净，倒带上门走了。裴氏端着灯，拉着常恒进了里屋。道爷无处可藏，一撩床围子，钻到床下了。奸夫淫妇一上床，道爷怒火上升，实在忍不住了，长腰出来，拉出宝剑，隔着帐子，噗哧，噗哧，鲜血迸溅。老仙

长这么大年纪，怒气难平，宝剑还匣："无量佛。"嘿，念了句佛！说完自己一捂嘴，心说：我怎能跑到这里念佛？

这时，只见院中灯光一亮，有人高喊："什么人在本帅房中念佛，还不出来受死么?"道爷飞身出来，一想我这鸽子还没放哪，伸手掏鸽子，噗噜，冲破夜空飞走了。只见陶源在院中一站，左右四十三名旗牌，有八个人挑着气死风灯。陶源身后站着四个人，当中这位黄白净子，花白胡须，米色长衫，肋下佩金背砍山刀，脚下薄底福字履，挺精神。这位肩下站着一个大个子，青脸，一身蓝，肋下佩金背鬼头刀。在他肩下是个黑脸大个儿，肩宽背厚，一身蓝，肋下佩金背鬼头刀。老头儿的右边站着一个年轻人，圆脸，面如敷粉，剑眉虎目，一身蓝，左手提着军刃包裹，薄底靴子。陶源今晚临时想回帅府，传来四名旗牌官，都是他的心腹，又叫旗牌点灯，只有常恒有事请假，一共四十七人陪他来到内宅。一进屏风门，屋里念佛，陶源一听：这事儿新鲜，今晚老道怎么来到内宅？明晚该是和尚了。

古道爷一出来，陶源认识："古道长，你偌大年纪，怎么跑到本帅的内宅来?""无量佛，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帷薄不修，你先到屋中看看。"陶源回头叫过那提军刃包裹长相俊美的旗牌官，低声嘱咐了几句。这位进屋看清楚，出来跟陶源一嘀咕，陶源点头。只见这四位旗牌官先去拿来两把铁锹，然后到屋中，顺势把褥子角一提，把尸体兜起来，从角门奔花园，深深地刨了一个坑，一埋了之。

四个人回来一说，陶源一抱拳："古道长，我们都是近邻，陶某受西安侯重托，为侯爷开疆展土，成其帝业。不管道爷如何想，人岂无心，士各有志，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古道长你们来到山中，陶某看来，小鳅难翻大浪，所以置之不理。不想你又来到里山搅乱。陶某索性再发慈悲，你走吧，再放你一条生路。""无量佛，贫道身为武林侠义，见有不走正路之人，当

鸣鼓而攻之。望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其不然，山人要大开杀戒，休怪山人不念邻里之情！”说着一按剑把，顶绷簧，一道寒光，宝剑离鞘。陶源伸手拉剑：“良言相劝，既然不听，分明自寻死路！”剑诀一点，燕子穿林，直奔古道爷胸前扎来。道爷老子坐洞把门封，用剑一避他，陶源一撤，道爷剑走撩阴，陶源抬腿躲闪，欺身进招，打在一处。陶源剑走七十二趟穿林剑法，实受老居士的真传；古道爷阳招八仙剑，那是龙虎山玄门嫡派所传，实有独到之处。二位你来我往，行进就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得难解难分。时间一长，陶源稍见下风。这时，那四位旗牌官各拉军刃，出手相助。这一来，双拳难敌四手，猛虎不如群狼，最终道爷被擒。有人过来捆好，宝剑捡起入鞘，别在他身后。陶源吩咐：“押古玄真到天王殿禀明王驾千岁。”

来到天王殿，鸣钟聚众。书说简短，文武群臣参驾，英王和西安侯落座。陶源施礼，把拿住奸细的事情一说，英王大惊，命人把古道爷押入天王殿。“你是何人？”“回天道长古玄真。”“因何无故探山？”“贫道与藏峰岛乃是近邻，身为侠义，岂能容你们越理胡行？故而来到山中窥探。”“想我藏峰岛壁垒森严，你怎能进入？必有内奸为你引路，方能得逞。”“无量佛，山高万丈，水深千仞，挡的是不来之人。如若想来，随便出入。”道爷应对凿凿，侃侃而谈。英王看看陶源：“剑山之所以失败，皆因朕优柔寡断而致。古玄真虽是年高长者，但系我藏峰岛敌对之人，不如将他斩杀，副帅以为如何？”陶源很钦佩道爷的为人，如果古玄真说出误走帅府，屋中捉奸，天王殿这么多人，自己岂不被人耻笑？可若这样杀了古玄真，显得陶某胆小怯懦。陶源想到这里，一抱拳：“王爷，古玄真微末之技，难兴大浪，杀他无用。以微臣管见，在天王殿宫门之外、影壁前边，立下三丈六尺的标杆，打一木笼，用滑车把他吊上去，为效尤者戒。您看如何？”英王点头。陶源传令，派人照此办理，把道爷拉上标杆。

这一来，白天宫门有王官站岗，到晚上换成陶源的旗牌官，花白胡子和黑脸大个子。放下笼子，把道爷两腿腕拴好绊脚索，上手解开，陪着他解手方便。回来请道爷漱口洗脸，然后喝茶吃饭。三更天过去，又把道爷放在笼内，拉到上面。第二天换成英俊少年和青脸大个子。耗到夜深人静才把道爷放下来，然后把绑绳解开，也不拴绊脚索。年轻人说："仙长，您先去解手，回来再吃饭。"道爷边走边纳闷儿：你们也不怕我逃跑？回来漱口洗脸，喝茶吃饭不提。茶饭已毕，道爷一笑："二位壮士，你们叫贫道自己去方便，难道就不怕贫道逃跑么？"年轻人摇头："道爷，我们知道您是好人，您不会跑，所以才请您自己去。""贫道被困，随时随地都有丧命的可能。如果我跑了，就能保住生命。万一我真跑了，你们岂不大祸临身？""没关系，我们把绑绳放在笼内，仍把笼子拉走。到明天报告副帅，就说您踪影不见，不就完了么？""哈哈哈，无量佛，陶源就深信不疑了么？""副帅听我们的，我们说一不二，不信您就跑一回试试。"道爷摇头："即便你二人真心放我，贫道也不能跑。""为何？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二位壮士，我在这里，你们每晚给我送饭送水；如果山人要跑了，没地方吃饭，贫道疲于奔命，还要偷吃偷喝，还不如待在这里。"这二位想了想，点点头："老人家，我们要给您找到吃住的地方，您走不走？""我还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放我，你二人姓甚名谁？请道其详。"年轻人一指大个子："我们都是云南人氏，他是闹海金鳌吴志广，我叫小粉蝶韩宝。"

诸位，您还记得《雍正剑侠图》这部书开篇，二小盗国宝，头下南七省，说的就是这二位。您看，说书的总要说拿二小，绝不能说拿二寇，因为人家不是贼，为跟童林争一口气才盗的国宝。当年从铁善寺打入囚车，海川爷儿几个每天给他们洗澡洗脚，晚上还要搀他们蹓跶。等到了直隶，天热了，海川要给他们换夹衣服。韩宝摇头："师叔，我们不换了，反正这差事也搁不住，到北

京我们就出大差了,临砍头的时候还渗血哪。”海川只好不换了。到了南衙,皇上旨意是秋后斩决,大牢里又有童林的人情,他们二位在牢里真没受罪。天气越来越热,韩宝就把露出来的棉花撕下来,往脚镣的锁眼儿里塞。时间一长,把锁簧塞死了,锁头开了,一股求生的欲望油然而生。二小定计,越狱而逃!

# 第五回　隐逸庄孝女夜行刺

上回书说到韩宝误打误撞，把锁头拧开了。韩宝冲吴志广一使眼色，把锁扽开了，吴志广很惊讶。韩宝用手撕棉花塞锁，暗示吴志广也如此办理。书说简短，不到半月，两人的手镣脚铐都开了。这天晚上，韩宝和吴志广借解手之机，把镣铐卸了，砸死狱卒，砸开窗户，纵身蹿出来，长腰上房，蹿纵跳跃，一直往南，来到宣武门城墙之上。二人不敢耽搁，连夜作案，偷了一身衣裳和银子，当夜赶到涿州，拒马河内洗了个澡，换好衣服。天亮了，农村里有剃头挑子，二人剃头刮脸打辫子，又新打一口金背鬼头刀和跨虎拦，这才远走高飞。

二人怕童林二次捕捉，从山西跑到陕西，正赶上陶源家收麦子，招募闲散劳力。这俩人一核计，把军刃藏在行李卷内，也加入打工的行列。工头把他们带进陶家庄，住在伙房，每天下地干活，一连三天。这天收工，工头走过来："二位，我们庄主爷叫你们哪。"哥儿俩也没多想，来见陶源。二人一抱拳："给庄主爷行礼。"陶源一摆手："不要多礼。请问你们是本地人么？听口音可不像。""我们是云南昆明人。""二位怎么来到长安干活？""我二人来看朋友，不想他已亡故，我们缺少盘缠，才卖力气挣钱吃饭。"陶源把脸往下一沉："你二人暗藏军刃，分明精通武艺，来此必有隐情。说了实话，酌情宽恕；如若瞒哄，自找苦吃。"韩宝知道已经败露："好吧，我二人说实话。"就由童林下山说起，头结一掌仇，二结一掌仇，盗国宝，杭州擂，下云南，直到刑部越狱，事情全说了。"庄主，这是我二人干的，情愿打官司。"

陶源一笑:“原来是两位英雄。你二人虽脱虎口,难免仍被官人擒拿,到那时也难逃受戮。我看你们是英雄,有意庇护,不知你二人肯否?”“如蒙庄主不弃,牵马坠镫,也愿侍奉。”陶源就把藏峰岛的事情说了:“只要你们进山,等于龙归大海,官人无处捕捉。到山里,我请王爷封你们为站殿将军。”韩宝一躬到地:“谢过副帅,我们不愿做官,只求跟随副帅足矣。”陶源大喜。其实他也想选拔几个护胸口的朋友,暗地里观察二小,看出破绽,才用言语试探。类似他们的经历,正是陶源所放心倚靠的,这才把他们带进藏峰岛,任为旗牌官,识为心腹。时间一长,二小发现大帅擎天手轩辕志的旗牌里,雷春、贺豹、刘洞、韩庆也到藏峰岛了。爷儿六个见面,韩宝把准备立功赎罪,落叶归根好回云南的想法一说,这四位也乐意。韩宝就把雷春和贺豹介绍到副帅府,任旗牌官。这已经是一年多的事情了。

如今古道爷被擒,他们商量把他救走。二小跪下磕头:“您是师祖,我们焉敢不救您?您还是走吧。”道爷摇头:“山人知道你二人的这番好意,可是我住到哪里,吃到哪里?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老人家,您看副帅住房的北面山环里,那是大帅轩辕志的住所,您可以住在那里,毫无危险。”“怎么,大帅也生外心了么?”韩宝点头,又说出一番话来。

书中暗表,轩辕志为人耿直忠厚,一身好武艺。他是延安府东关人,因打抱不平,误伤人命,逃至藏峰岛当了大帅,五年不敢回家。后来他偷偷回去一趟,面见兄长轩辕立,述说这些年的经历。他侄子轩辕克礼自幼学艺,文武双全,劝叔父不要助纣为虐。轩辕志答应,回到藏峰岛。可克礼很不放心,禀明父母,前往藏峰岛看望叔父。这天走到甘泉,天色已晚,他投宿韦陀寺,发现住持方丈法清私养女子,败坏清规,一怒之下活捉法清,送交官府。这法清还是万龙藏峰岛的眼线,这座庙也是陶源给修的。克礼见到叔父,把上项事一提:“叔父,藏峰岛任用匪人,在

外面尽做伤天害理之事,杀生害命,败坏妇女的名节,这是主神器、掌国柄的苗头么? 西安侯以子叛父,藏峰岛伤风败俗,看来是一群乱臣贼子、乌合之众,难成大事。咱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怎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轩辕志点头:"你说的不错,干脆咱们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才是正理。"克礼摇头:"叔父,您现在回家,将来藏峰岛事情败露,寻根搜底,您是反贼的大帅,难辞其咎。""依你之见呢?""不如联合一些人,将来官兵打岛,里应外合,立功赎罪。"轩辕志点头应允。时间一长,克礼就看出陶源喧宾夺主,独揽大权。再慢慢考察,发现刘洞韩庆为人尚好,跟他们日渐接近,最后歃血为盟。后来又认识了雷春四人,志同道合。这次道爷被困天王殿,他们一商议,决定让他住在大帅府。

韩宝把事情说明,古道爷夸奖一番。吃喝已毕,已然二鼓,韩宝说:"老人家,您可以去大帅府了。"道爷点头:"你二人多多珍重。"道爷走了。韩宝吴志广把盘碗收拾好,绳子放在笼内,又拉上去,然后到陶源那里禀报,说古玄真踪迹不见。陶源并不追查,只吩咐把东西撤了,二小照办。

且说古道爷跑到天王殿后,忽然从树林中出来一人:"是古仙长么? 我正要救您去。"道爷站稳一看,来人正是骷髅鸟秦凤。"无量佛,秦贤弟,多谢了。"把韩宝的事情一说:"我这是遇到本门的徒孙了。""您这是去什么地方?""贫道去大帅府暂住。""道兄,您知道小弟为何要舍死救您么?""到底为什么?""道兄,现在官人要攻打藏峰岛了,我想即便它再艰苦,也不难攻下。倒是大西北三阳观住的张明志赵明真,实有通天彻地之能,万夫不当之勇。若将他二人赶出藏峰岛,立刻冰消瓦解。道兄,咱们不妨去趟三阳观,你看如何?""秦贤弟,张明志赵明真乃武林前辈,人称勇不斗三合,不用说你我弟兄,就是你我的师父前来,也难操胜券。贤弟,打了黄鼬闹身臊,还值得;打不成黄鼬闹身臊,就太不明智了。""道兄,这二人不顾武林唾骂,到山

里助纣为虐,就无人出来敢管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有人出来反对,就从咱们弟兄开始,虽死无憾,何惧之有?道兄,你巡风,我进去会会他们。”“秦贤弟,还是小心无过。”“走吧。”

二人脚下用力,直奔西北方向,走了六十里山路,秦凤抬头看,东边一片树林,中央三层殿。夜静更深,秦凤说:“道兄,您在此等候,待小弟前往。”古道爷一看,庙的四周十几丈远,全是大树林。“贤弟,多加小心。”秦凤高抬脚、轻落足往前走,毫无声息。他偶尔回头一瞧,心里这气,只见道爷身体朝东,弓蹬步逃跑的架子,右腿在前,左腿在后,扭项往西看,那意思,只要仓啷啷,咕咚咚,就是你趴下了,我好赶紧跑。秦凤来到二层殿,飞身起来,一挎墙头,往里看:“哎呀!”张赵二道长在台阶上站着哪。秦凤一想,都说他二人能掐会算,这可是真的了。其实张赵二人武功已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在武术上叫内视之法,又叫犬守夜、鸡司晨的功夫。在屋中打坐,凡在周围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赵明真口念佛号:“无量佛,什么人好大胆,敢夜探三阳观,还不下来受死?”秦凤鲤鱼跳龙门,长腰到院中,回手拉刀。赵明真也不亮军刃,迈步下台阶:“无量佛,你是何人?”“骷髅鸟秦凤。”话到刀到,直奔顶梁劈来。只见道爷肥大的袍袖一扬,仓啷,刀飞了。紧跟着飞身一脚,咕嗵,秦凤就是一个滚儿。古道爷听见庙里动静,撒腿就跑。此处按下暂且不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山里自从陶源搜查隐逸山庄,虽然没有搜出奸细,可却满城风雨。消息传到军师府内,赛韩信陆广元的妻子早死了,家里只剩下女儿九朵菊陆素琴和外甥女墨牡丹鄚美玉,姐儿俩相依为命。美玉今年二十三岁,素琴今年二十一岁,都是陆广元传授的艺业,素琴更是久读诗书,饱娴战策,颇得其父真传。家中尚有老仆陆忠,今年六十五岁,忠心耿耿。陆广元在银沙岔被童林所杀,尸体运回山中,真是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准备棺木成殓起来，运到军师府，高搭灵棚，姐儿俩换孝服，请高僧高道超度亡灵。上至西安侯允禵、一字并肩王张镜波，谭天代表英王，亲临吊祭，一干文臣武将前来吊唁，姐妹泣血祭颡，遵礼成服，远抬深埋。二女静定思痛，立志报仇。这次听说隐逸山庄之事，料想童林一定在内，派陆忠请来孔亮、宋锦莲和乐金梁三位军师，商议报仇之事。

书说简短，素琴开门见山提出报仇之事，孔亮说："侄女，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焉有不报之理？只是小儿童林行无定所，我们无处寻找，也是枉然。""叔父，侄女想童林必在隐逸山庄，我姐妹想去报仇，怎奈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孤掌难鸣。想请三位叔父协助侄女，不知意下如何？"孔亮三人一听，险些吓死：还不用说童林他们有多少人，就是晴庐居士一人，犹如落牙之猛虎、堕角之苍龙，我们都去，也是以卵击石。可又不好意思说出怕死的话来。孔亮说："侄女，我弟兄也早有此心，怎奈船坞有重兵把守，难去隐逸山庄。"素琴微一沉吟："孔叔父，先父在世时与侄女也曾提过，为了监视晴庐居士，在前山鹅头峰上修了一条大绳，直通山下，可去山庄。难道三位叔父忘了不成？"孔亮心里骂：真该死，把这么机密的事情也告诉孩子了。"为叔也是当局者迷，不是侄女提起，倒把这大绳之事忘怀了。侄女何时去报仇？""今晚定更可去。""好，吃完晚饭，我们来找你们，一同前往。"

吃完晚饭，姐儿俩用青绸子绢帕罩头，换好一身青色紧身裤袄，薄底窄鞫小靴子，背后背着单刀，收拾得紧衬利落。孔亮他们也来了，各带利刃。陆忠看家，爷儿五个越墙出去，直奔前山。找到鹅头峰，把大石搬开，一根石桩有碗口粗，埋在地下，上边盘着一大盘绳子，也很粗。爷儿几个把大绳一圈一圈捯开，见绳子完好无损，又瞧这边绳子牢牢拴在石桩上，这才把大绳推下山去，噗噜噜，大绳垂下。爷儿五个捯绳而下，来到山庄庄口，宋锦

莲乐金梁在庄口打接应，酆大姑娘在民房上巡风，孔亮跟二姑娘进燕家。孔亮在东房上趴伏，二姑娘上西房，把刀拉出来，飞身下房，蹑足而行。来到北屋门前，用刀尖插到门缝里问了问门扦关，门只是虚掩。二姑娘用左手一托门带，开开半扇，又把那半扇推开，借外面星斗光华一看，正面坐着老居士爷燕鹤，上首坐着大和尚慧斌，下首坐着司徒朗；和尚肩下坐着北侠，司徒朗肩下坐着南侠；北侠肩下坐着镇东侠，南侠肩下坐着海川。爷儿几个闭目合睛养神。

原来自从信鸽飞回之后，居士爷请大家安心等候，看事情如何发展。年羹尧在里屋睡觉，燕金章在外面守护。二姑娘一下房，爷儿几个睁眼示意。二姑娘开开门，看见童林，银牙一咬，心说：爹，女儿要给您报仇了！飞身往里，捧刀扎海川。海川心里还想哪：每次一有刺客就奔我来，这回在山里，刺客还能奔我来么？嘿，真奔我下手了！大和尚慧斌惟恐海川防范不及，怕他吃亏，口诵佛号："弥陀佛，刺客大胆！"姑娘一害怕，往回一抽刀，和尚就到了姑娘的面前。姑娘举刀就剁，和尚一扬手，仓啷，刀飞了。和尚右手照姑娘肩头一掌，姑娘翻身就是一个跟头，赶紧鲤鱼打挺，折身起来。众侠可都没出屋，因为要保护钦差。姑娘这时知道厉害了，长腰上西房。没想到老居士爷从后窗出来，从北房绕到西面。二姑娘越脊爬坡，居士爷轻轻一掌，把姑娘打倒，摩肩头拢二臂捆好，从房上提下来。这时大厅灯光已明，年羹尧已经起来，居士爷把姑娘提进大厅，把经过说了一遍。"老居士，您把绑绳解开吧。"您听，只有出家的和尚打了姑娘，挨上姑娘的还有年高有德的燕老居士，屋里最年轻的是海川，他可没碰姑娘身上一下。您往后听，这姑娘将来是胜老庄主的儿媳妇。

闲话少叙。年羹尧上下打量刺客，见她身形窈窕，体态丰满，面似出水芙蓉，雍容华贵，沉稳大方，气质安详，满脸悲愤。"你是个姑娘吧？"姑娘点头。"本钦命就是年羹尧，奉圣命督军

讨贼。你小小年纪,怎么来行刺本钦命?”姑娘跪下磕头,眼含热泪:“小女子拜见钦差。小女子虽然年幼,也辨忠奸,大人乃国之栋梁、朝廷的干城之将,天胆也不敢不利钦差。”“你到此何为?”“为找您的制下童海川,我与他有杀父之仇。”“你说出原因来。”“小女子乃本山军师赛韩信陆广元之女九朵菊陆素琴。我父被童林杀害于银沙盆,只有我这点骨血,父兄之仇,难共天地。昔日缇萦为父上书,留下千载美名。小女子前来寻仇,事不成有死而已。”大人微笑:“陆姑娘,你也是读书女子,你父与童林素昧平生,窄路相遇,各为其主。你父被杀,你欲寻仇;童林被杀,找谁去报仇?他二人非因私愤,乱军之中无意伤人,姑娘怎能尽此愚孝?话虽如此,赵氏孤儿至死不忘屠岸贾,伍家烈士鞭尸犹恨楚平王。父子天性,也能原谅。老居士爷,暂时先把姑娘绑到跨院空房,不要难为于她。”老居士点头:“陆姑娘,随我来吧。”带着二姑娘到跨院南房内,把姑娘绑在椅子上。老居士一笑:“二姑娘,这是大人暗放于你,你要领会钦差美意。”说完,把门倒带自去。

陆姑娘一阵难过,身为女子,为报父仇,被获遭擒,任人摆布。正在难过之时,门一开,冷风横面,孔亮来到。原来孔亮在房上隐蔽,老居士捆上二姑娘,用眼睛一扫,孔亮就一哆嗦。幸喜老居士下房了。其实老居士早就看见了,可没理他。年羹尧明绑暗放,老居士深深感到钦差的宽宏大量,一个姑娘,诸多不便,叫他们救走也就完了。单说孔亮进屋,把姑娘的绑绳解开,爷儿俩往西奔长街,飞身下来。没想到金章从村口走到这里,大喊一声:“什么人到此搅闹?”一亮双镢。孔亮说一声:“快跑!”二姑娘又没军刃,只好撒腿往西,遇见宋锦莲和乐金梁。这二位进村打接应。二姑娘找到大姑娘,姐妹奔里山跑去,来到鹅头峰下。

且说孔亮捧剑就扎,金章右手镢压剑,左手镢照太阳穴就

打。孔亮闪身躲过,还招动手。这时宋乐二人赶到,抢身进招,乐金梁举刀就砍,宋锦莲捧剑就扎。金章力敌三人,瞻前顾后,闪展腾挪,可够忙乎的。这时北边房上来人了,正是童林、镇东侠和北侠。海川高喊:"好贼人,以多为胜,童林在此!"回手拉湛卢剑,一道金龙相仿。乐金梁蹦过来就是一刀,海川金蛇绕梁,剑走阴刃。乐金梁褪头一躲,童林剑里加腿,拐李纺线,乐金梁应声而倒,就地十八滚出去。"扯乎!"他撒腿就跑。宋锦莲孔亮撤招逃跑,三侠在后追赶。宋锦莲他们来到大绳切近:"二位姑娘快跑!"姐儿俩捯绳而上。紧跟着,他们三人也捯绳而上。

三侠追到山下,海川宝剑入鞘,一掖绳头儿,就要上去。侯老侠一揪他:"贤弟,藏峰岛能人甚多,不可造次。"海川看了看哥儿俩:"二位哥哥,小弟只到上面观看一番,别无他意。二位兄长请在此等候。小弟少时下来,绝不食言。""你要多加小心。"海川点头,捯绳而上,眨眼来到上面。海川一看,这五位往五下里跑,心说:我追谁呀?正在这时,草内出来一位白发老人,面似银盆,白剪子股小辫儿,两道白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正,一部银髯,米色绸长衫,白绵绸裤子汗褟儿,福字履,白绫袜子,身上别着一条镔铁哨棒。这老人身后又站起一个老头儿来,瘦小的身躯,紫脸膛,大贲儿头,深眼窝儿,花白小辫儿,准头端正,四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一身蓝,腰扎绒绳,肋下别着一个蓝包袱。老人笑容可掬:"年轻人,看你的样子,可是传言中的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么?"海川一抱拳:"老人家,正是末学后进童林。敢问老二位贵姓?"老人一指贲儿头:"他姓孙名芝字茂昌,福建漳州人,人称挟泰山玉面南极子。老夫姓王名荫字泰来,也是漳州人,有个外号叫玉杵敲残深巷月。他的老师是威镇漳州白泰官,我的老师是久占江南吕留良。"

书中代言,孙茂昌家住西关,母亲早丧,家里开的孙家老店,

父亲是掌柜。茂昌七岁时,他父亲听从邻里乡亲的建议,把店里的空房收拾五间,拉来三合土砸地,大家凑几个钱打了兵器架子,请来一位老师。茂昌和街坊邻居的孩子,足有三十多人,一同拜师学艺。西关还住着一个小孩儿,父母都没有了,今年九岁,姓王名荫,也来学习武术。万丈高楼从地起,树从根处水从源。孩子们从盘腰撼腿站架子开始,长拳短打,各种军刃,练得很刻苦。三年过去,老师辞馆走了,孩子们也就不来了,惟有王荫和孙芝哥儿俩继续练。王荫爱吹牛:“兄弟,你练练,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哥哥我给你指点指点。”茂昌一笑:“哥哥,咱俩一齐跟老师学的,即便您学得好些,帽子能大一尺么?您比我也高不了多少,能给我指点什么?”王荫一瞪眼:“反正比你强,不信咱就比试比试。”您想,都是孩子,年轻气盛,两人到场子里,对面一站,就动手了。王荫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拳泰山压顶打来,茂昌用左手横着往上一架,右手攥拳,照王荫胸前就是一拳,嘭!把王荫打了个屁股蹲儿。茂昌赶紧过来:“哥哥,您看怎样?快起来吧。”搀起王荫。王荫脸上挂不住了,把眼一瞪:“孙茂昌,你把我打了。我到外面投明师访高友,武艺学成,我要报这一拳之仇。”一跺脚,卖房子卖地,离开漳州,南七北六十三省,寻找高人。一晃半年过去,银子也快花完了,师父也没找到。

这天来到杭州地界,王荫住了店,整天愁眉苦脸。店伙计一问,给他指点迷津。原来杭州城往西三十里有个苏桥镇,周围都是竹林,东镇口里有个避尘轩,住着天下无敌的一位武术家,此人叫吕景山,号留良,人称晚村大先生,乃武林中的剑客。王荫非常高兴,第二天写好门生帖,来到苏桥镇。书说简短,到吕家大门口,上悬一块黑匾,金边金字,避尘轩,大先生自己写的,铁划银钩,龙飞凤舞,赛过王羲之,不让褚遂良。也是机缘凑巧,管家吕保把王荫的门生帖呈上,大先生点头,吕保领王荫来到客厅。王荫一脸虔诚,跪在地下:“老师在上,弟子王荫给您磕

头。”大先生伸手一攥他的寸关尺：“起来。”剑客爷一摸他，是风首，适合练武；再看他脸上，方面大耳，一团正气，二眸子皂白分明。大先生问了问情况，王荫如实回答。大先生问他：“练武非常苦，你能成么？”“弟子不怕吃苦。”“好吧，我就收你作个弟子。”王荫大拜八拜，十分高兴。大先生于是收下王荫，从此用心传授，王荫也真用功，二五更的功夫，内外两家的真谛。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眨眼就是十年，王荫二十刚过，血气方刚。大先生写了一封信，叫他到南昌府投奔昌顺镖店的掌柜赛孟尝郭昌顺，目的是闯荡江湖，增长阅历。王荫答应，拜别师父，起身而行。江南水网交错，行船过渡，直奔江西。您看，唐朝大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有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在早年，南昌名叫洪州，有一出京剧《破洪州》，指的就是南昌。书说简短，来到东门里昌顺镖店，见着郭昌顺，王荫把来意一说，书信呈上。郭昌顺是外场人，非常客气，满口答应，向镖店里的人一一介绍，然后安置住处。从此，王荫就住在镖局，好吃好喝。一晃半年，这天王荫说：“郭大哥，您总拿我当客人可不成，您应该派我走镖，我好学点儿本领。”郭昌顺一乐：“大兄弟，咱们这一行讲的是交朋友，讲义气，哪里丢镖请哪里的朋友要，可不能讲打，胳膊根儿多硬也得栽跟头。贤弟是少剑客，趾高气扬，让你保镖出去，你就得给哥哥惹祸，所以不如请你在家中闲住。”“嗐，大哥，我一定遵照镖行的规矩在江湖上行走，要不一辈子不驾辕也是小驹儿。”“好吧，可巧这儿有福建漳州鼓楼前义和银号两万两镖银，兄弟你去吧，路上可别惹事儿。”“您放心，漳州是我的家乡，桑梓之情，没问题。”王荫行镖漳州，引出一段二次动手，双剑巧相逢！

# 第六回　漳州城双剑巧相逢

王荫行镖，由江西奔漳州而来。一路平安无事，到漳州西门，天色已晚，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天。有镖师过来和王荫一商量，不如先住店，明天交镖银。王荫问："过去你们都住什么店？""西关茂昌店，房子都是新盖的，四白落地，特别干净，吃喝便宜。""好吧。"镖车到店房，大东门开开，抱头的一喊镖趟子，镖师押车进店。王荫到门前下马，伙计把马拉走，刷饮喂遛。来到三道院上房，擦脸漱口不提。少时酒饭摆下，王荫吃着，伙计在旁边侍奉，他总看王荫挎着的刀。王荫就问："伙计，你总看我的刀干什么？""哈哈，达官爷是保镖的，不瞒您说，您这点儿武艺比起我们掌柜的，那真是天上到地下，地下又掉井里，差的太多了。""你们掌柜的是哪位？""孙茂昌。""啊！"王荫一听，真是冤家路窄。十年前一拳之仇，我本已忘怀，不想狭路相逢。"你们掌柜的现在何处？叫他前来。我乃十年前的王荫，要报当年一拳之仇，快去叫他！"伙计一听也傻了，不敢怠慢，赶紧去报信。

不大工夫，一挑帘笼，茂昌气度安详，走到屋中，抢步行礼："真是哥哥回来了，小弟孙茂昌有礼。"王荫一瞪眼："孙芝，你再磕出一个脑袋来都完不了。太爷在外面投明师访高友，技艺学成，原为报当年一拳之仇。你要怕我揍你，跪下叫我三声亲爷爷，太爷也不饶你。"您听这话，蛮不讲理。孙茂昌也是血气方刚："王荫，当初打你是我的不对，但彼时都在年幼。不想今日我以礼相待，你却辱及我先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想报仇，今天

就是你报仇之日；如果报不了，你留神第二拳！”王荫大怒，盘辫子，缩袖子，掖底襟儿，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右手穿掌直奔面门。茂昌微微一闪，伸左手一立，金丝缠腕，一拿王荫的左臂。王荫往回下一撤，叶底藏花，右手拳照乳下穴位上就打，嘭！打个正着。王荫仰面朝天，就是一个跟头。他折身爬起来，把眼一瞪：“孙芝，我可有师父。”“你师父是谁？”“久占江南吕留良。”孙茂昌把脸一沉：“你要不提吕留良，让你把镖车赶走；你提出吕留良，他不到漳州，这镖银我扣下了！”王荫一瞧，这可坏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嘞！”一跺脚，离开茂昌店，昼夜兼程，赶回苏桥镇避尘轩。

师徒见面，大先生就是一怔：“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师父，我保的镖叫人劫了，特来找您。”“怎么回事？”“弟子保镖到漳州，住在茂昌店，掌柜的是个白胡子老头儿，八十多岁了，叫孙茂昌。”王荫明白，必须说谎，才能把师父骗去。“他问我多大了，我跟他说，晚生二十二岁。他说，你胎黄未褪，乳臭未干，也出来保镖？”大先生一听：怎么还有这么不通情理的人哪？“你说什么来的？”“孩儿说，保镖仰仗朋友的帮助，老人家毋须担心。”大先生点头：“说的对。”“这老头儿问我，你师父是谁呀？我说出您来，他说，吕留良真冒失，竟敢派你保镖，这镖银我留下来养老了，叫吕留良到这里来要镖吧。孩儿真急了，进步发招，跟他动手，一合未走，他就打了我一个跟头。他说您不去，镖银不给，所以我找您来了。”大先生一听，漳州只有白泰官，没听说有孙茂昌哪。这孩子可能惹了祸，说瞎话了，我得去看个水落石出。“好，为师跟你去一趟。”

大先生也不带军刃，爷儿俩奔漳州，到茂昌店门前。王荫大声喊：“孙茂昌，你出来，我师父吕留良来了！”他嗓门儿又大，店里店外的人当时就把门口围上了，越聚人越多。孙茂昌从店里出来，见吕留良须发皆白，形神潇洒，心里来气：你是武林剑客，

你徒弟说什么是什么,龙不被蟒指使,把自己徒弟看成金蛋,把别人看得粪土不值,唯我独尊。茂昌也是年轻人,火气甚盛,来到近前:“你是吕留良么?”大先生点头:“是我。”“你没徒弟急得害眼了,摸摸脑袋就算一个,滥竽充数哇。”其实一见茂昌,大先生就知道王荫说瞎话了,本想问明原因,但一见茂昌盛气凌人,指手画脚,自己也是武林人物,你连个半截子揖都没有,你很狂啊,莫若我管教管教你。其实大先生和孙芝都是讲礼貌的人,但今天阴错阳差,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且说茂昌上步一掌,大先生一叼他的手腕,茂昌往回一夺,大先生一用力,噔噔噔,啪,来了个屁股蹲儿。茂昌站起来:“吕留良,我孙茂昌也有师父。”“是哪位?”“威镇漳州白泰官。”大先生一阵发愣,原来人家孙茂昌也拜师了。

书中暗表,当初王荫一走,没几天,师兄弟送信来了:“王荫把房子地都卖了,投师学艺要找你报仇。”茂昌一听就傻了,成天两眼发直,魂不守舍。他父亲孙掌柜看出来了,晚上一问,茂昌就把王荫的事和盘托出:“爹爹,将来王荫回来,孩儿定遭其算,因此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却是无法可想。”老爷子一笑:“孩子,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他到外边投师访友,还能找得到比咱漳州城这位武术大家高的人物吗?”“您说的是南门里白泰官老剑客爷?”“正是。”“可那是老剑客,咱们跟人家说不上话,何况拜师学艺?再说,孩儿其貌不扬,人家也看不上咱们,您这不是异想天开么?”孙掌柜一笑:“你长的不俊,却心地诚实。咱们也确实不认识白老剑客。可十四年前,本城的绅士邀我跟白老剑客下过一盘棋,为父猜得黑棋,结果输给老剑客两个子。老剑客很惊奇,对我说,你输二子,在咱漳州一带就很了不起。他还说,过几天我邀你到家中再战一盘,可这以后再没机会了,直到今天。儿啊,欲学惊人艺,你必须投其所好,通过下棋接近老剑客,达到目的,因为他生平嗜弈。你如果乐意,为父给你盘

棋,你看怎样?”茂昌点头答应。次日,孙掌柜把店务交给别人,把棋谱拿出来,就教上儿子了。唐宋棋谱,本朝精华,黑天白夜,眼不离枰,手不离子。也是茂昌聪明绝顶,两年光景,茂昌棋艺大长,可孙掌柜日渐消瘦。到后来痰中带血,请医调治,无奈老人家心力交瘁,最后大口吐血,竟致活活累死。茂昌泣血祭颡,亲视含殓,遵礼成服,葬埋了父亲,他当了店掌柜。

单说孙茂昌,把店务安置好,每天到城里扫问,白老剑客在哪里下棋。城东北角有座魁星楼,楼前边有个棋馆,马家茶馆,经理马骥良,曾做过三任知府,可就因为好下棋,辞官不做,回到家里盖了这么一个棋馆,老剑客常到他这儿下棋。孙茂昌打听明白了,这天进西门,绕鼓楼,直奔魁星楼。茂昌一瞧,这里十分幽静,茂林修竹,当中有一所房子,夹着竹子篱笆,院里各种花草,姹紫嫣红。东房的茶炉,西屋的厨房,北房五大间,西边一个单间,挂着门帘。外边一个桌子拦柜,南墙壶碗架子,都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非常讲究。当中有四张金漆八仙桌,周围有好些凳子,桌面上有雪白的布单儿盖着,往下一耷拉,钉着小红字,一官,二张桌上写着二官,后面还有三官、四官。周围还有不少桌子,清洁讲究。雪白的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北山墙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个伙计。书中暗表,这是马知府的书童,现在做棋童了,叫马禄。由于上午没有下棋的,凡是下棋喝茶都在下午来,所以他坐在那里眈盹儿。

茂昌进来,他睁眼一看茂昌,以为他是喝茶的,就没当回事儿。茂昌聪明,从钱褡裢里掏出五两银子来:“这个您买双鞋穿吧。”有钱能使鬼推磨,钱通神路,乐得马禄眉开眼笑,点头哈腰,请茂昌坐好,端过干鲜果品四大盘。说了几句客气话,孙茂昌就问他:“想下棋怎么办?”马禄一指当中这四张桌:“不瞒您说,这四官的棋手都够六段水平,您把四官的都胜了,自动就升到三官了。三官的段位差不离都够八段,您再把三官的胜了,升

座到二官。说真的,除去我们马知府,本城不过一两位。这一官,除了外省来访棋的,就是南门里白泰官老爷子下。别人坐这里是喝茶的,周围都是五段以下,您看跟谁对了份儿,就能下。怎么,看您年纪不大,您也喜欢手谈?""非常喜欢。""那您就每天来,看跟谁对份儿,您告诉我,我给您介绍。""好吧。"

这天,茂昌来得晚些,马禄刚给泡上茶。院中有人说话:"人老猫腰把头低,树老焦梢叶儿稀。茄子老了一肚子,窝瓜老了是面的。"痰嗽数声:"马禄儿,有臭棋在座吗?杀臭棋,走草地,放响屁,这都是最舒服的事儿。哈哈哈,我想杀臭棋了。"一挑帘儿,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拄着拐棍儿,红光满面。书中交代,这位姓陈,下了几十年棋了,他自己吹牛,够五段的棋。马禄一想,干脆我把这贲头儿孙介绍给他,让他们二位下下。马禄想到这里:"陈大爷,您请过来,我给您介绍一位小棋友,这位姓孙。这位姓陈,外号叫屎棋骆驼,下一辈子臭棋。你们二位摆一盘。"茂昌一抱拳:"我陪您下一盘。"陈老头儿睨视茂昌,斜着眼看他:"学生,几岁了?不上学,跑到这儿下棋来了?小小年纪,也敢手谈?"茂昌没言语。马禄端着棋盘棋子过来了:"陈大爷,您没念过《三字经》么?融四岁,能让梨。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做正字。您下了一辈子棋,不才落个屎棋骆驼么?"陈老头儿一撇嘴:"小子,你们马知府都说我有几步好的。要说下棋,不能论大小,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么。好吧,我凑合着跟你来一盘吧。"

二人对面坐下,棋盘放好,茂昌伸手就把白棋子盒拿过来了。黑先白后,拿白棋就是告诉你:你不成,让你先走一步。陈老头儿只好拿黑棋,就在星位上下了一子,茂昌随意应一手。二位抢占有利地势,先占角儿,再抢边,然后往中腹发展,金角银边草肚皮么。七八十招过去,陈老头儿觉着不得劲儿,动辄得咎,结果全盘皆输。陈老头儿还挺不服气,自言自语:"嘿,我会输

了！”茂昌一笑：“您知道这盘棋的名字么？”“才疏学浅，我不知道。”“告诉您，这是南薰殿秘本古谱第七十五盘，叫破荷叶包螃蟹。”陈老头儿施礼：“老师，您高明，小老儿甘拜下风。”马禄这才知道这小贲头儿来历不凡，于是就把他介绍到第四官上了。

书说简短，不到十天，孙茂昌把第四官的二十多位杀得闭门不出，免战高悬。四官的棋友找马禄，让他将茂昌升到三官。三官有个十来位，茂昌不到半月，把三官的也尽皆战败。这可惊动了马知府，他看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天大家都散去，马禄把茂昌拦住了：“孙先生，您别走，我家主人要跟您谈话。”茂昌心说：又上了一个台阶儿。“哦，在哪儿呢？”这时马知府从屋里出来，迈着四方步，气度安详。茂昌赶紧行礼：“老先生，在下有礼。”“不敢，你叫孙芝？”“正是。”“我看你下了几盘棋，很是不错。”“我初学乍练，您夸奖。”“这样吧，明天早晨你来，中午在我这里吃饭，咱们摆一盘棋，你看好么？”“学生谨遵台命。”告辞出来，茂昌回到家中，晚上在父母亲牌位前烧香祷告，望父母保佑自己，好离老剑客越来越近。这一夜，茂昌养精蓄锐，睡得真香。

第二天，茂昌来到魁星楼，马禄领他到北屋，马知府颔首微笑。说了几句客套话，棋盘摆好，二人对坐，马知府拿起白子：“孙先生，我看了您的棋份儿，比在下强。您使白棋吧，我来黑棋。”二位一招一式地摆开阵势，声东击西，抢角占边。马知府用时很长，有时愣半天才走一步。到中午拿棋罩罩好，二位休息用饭。吃完饭，二位回来继续下，直到掌灯，这才分了输赢，马知府输了两个子儿。他微然一笑：“孙先生，您的棋份儿好高，在漳州来说，除了南门里白老剑客爷，他比我强，余下皆非我的对手。您天天到棋馆来，对机会我请白老爷子跟您摆一盘。”“谢谢老前辈，茂昌告辞了。”英雄心花怒放，高高兴兴回家。从此，棋馆里无人再跟孙茂昌下棋了，都知道他是高棋，没有人敢班门弄斧。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茂昌心里凉了,看来老剑客不能移尊下教,人家多高的身份,绝不愿跟我下棋,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单说这天晚上,茂昌给了茶钱要走,马禄过来:“孙先生,您别走,我家主人有话讲。”茂昌等了一会儿,马知府面带笑容出来:“茂昌啊,这些日子没有答复你,可能你认为老剑客爷不肯跟你下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老爷子被广东请去下棋了,昨天晚上才回来。我把你的事情全说了,老人家很高兴,当即约定,明早跟你下棋,你明天早晨还是到这里。回去好好休息吧。”茂昌点头:“谢谢您的成全。”茂昌回家,心中暗想:明天就能与白老剑客见面了,也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吃完饭睡觉,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起来,盥洗已毕,吃完早饭,茂昌满怀激情,来到棋馆。早有马禄在门口迎接,陪茂昌往后走。这个魁星楼两层,画栋雕梁,油刷一新,非常雅静。进了正门,迎面是神龛,里边是魁星,手持朱笔。前边供桌,旁边扶手楼梯。马禄在下面一喊:“员外爷,孙先生到了。”“请上来。”茂昌上楼。四面楼窗都开着,空气新鲜。楼上摆设讲究,当中一张硬木八仙桌,上面摆着棋盘、两个棋子盒,周围三把椅子。斜吊角儿放着两个小茶几,上边放着水果盘,摆着水果;下边这层放着茶壶茶碗。东边手扶桌子,笑容可掬地站着老剑客白泰官,大身材,细腰乍臂,身穿银灰色绸衫,腰里扎绒绳,白绸子裤子汗褟儿,挽着袖口,脚下大红缎子寸底朱履;面似银盆,顶都谢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两道蚕眉寿毫微长,一双虎目炯炯放光,准头端正,四方海口,一部银髯在胸前飘洒,精神矍铄,真如商山四皓,亚赛磻溪子牙。茂昌肃然起敬,抢步磕头:“老人家在上,末学后进、晚生孙芝给您磕头了。”老剑客伸手相搀:“快起来,快起来。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请起请起。”马知府过来扶起茂昌:“茂昌,我就不用多介绍了,这就是漳州城的英雄人物白老爷子。我把你的事情一提,老人家提携后进,很愿跟你手谈。不过你是十几岁的孩子,老人家年

事已高,可输不起呀。我想了个办法,咱们在这里下棋,只咱爷儿仨,并无旁人,这盘棋输赢胜负今生藏在腹内,不得对外人言讲。你们爷儿俩开始吧。”老剑客点头:“听说你的棋艺很好,老夫很愿意与你交战,但有句话要记住,祸到临头须放胆。下棋如同打仗,狭路相逢,勇者取胜。望你放开胆量,尽情发挥。”“晚生遵命。”

爷儿仨全坐下,茂昌把白棋送到老剑客面前,自己拿过黑棋,二位一招一式地下上了。诸位,下棋最品人的人格,品格高尚的人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不拔招,不毁棋,输了哈哈一笑。可也有一种人,只要一下上棋,粗脖子红脸,捋胳膊挽袖子,拔招毁棋,也不知人间羞耻二字。闲话少提,单说人家老二位下得文明,声东击西,敲枝震叶,抢实地,捞实空,夺边占角。到中午,吃饭休息,然后接茬儿下。太阳西斜,这盘棋结束了,茂昌只输一子。老剑客和马知府惊讶不已。剑客爷说:“骥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茂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造诣,实属难得。他跟我下棋,在他心中多少还有些胆怯,这要是杀过几盘之后,老夫绝不是他的对手。你还记得十几年前,有人介绍西关一位开店的老先生,也姓孙,跟我下过一盘棋,茂昌也姓孙,莫非这灵秀之气都聚孙家?”马知府也点头赞叹。没想到旁边泣不成声,茂昌跪在地下,抖肺搜肠。老二位全过来了:“茂昌,因何落泪?”“二位老人家提的那位姓孙的,乃是已故老父。旧事重提,孩儿焉能不痛呢?”马骥良忙问:“怎么回事?起来讲话。”茂昌站起来,以袖拭泪,把始末根由这么一讲:“今日与老人家见面,也可告慰先父之灵。望求老人家不弃愚鲁,收录弟子才是。”马知府说:“老爷子,不如您收下茂昌,我做保师,您教武,我教文。”老剑客立刻答应:“茂昌,我收你了,你把店里事安置妥当,明日把行李搬到我家,不论文武都要专心,店里的事你可不能管。”茂昌磕头答应,回去处置各种事情不提。

第二天,茂昌扛着行李来到老剑客家,马知府早来了。书说简短,三炷香两只蜡,红毡子铺地,拜见师父白泰官、师叔马骥良,见过全家人等。白老剑客可就下上二五更的真功夫了,再加上马知府教文,文武两科并进,有时爷儿仨还下盘棋,茂昌努力学习。一眨眼七年过去了,老剑客让他回店待一段时间,料理料理。不想王荫来了,这才二次动手,又引来吕留良大先生。如今一报白泰官的名姓,大先生一愣:“去请你师父前来吧。”茂昌来见师父,磕头请罪:“师父,我给您惹祸了。”“不怕,慢慢说。”“弟子当初跟您提的我那哥哥王荫,他拜了晚村先生为师,他押着镖车住在孩儿的店内。他知道店是孩儿开的,定要报一拳之仇。孩儿给他行礼,他竟辱及我的长辈,我一时恼怒,又打了他一拳。”“哼! 该打!”“他说他师父是吕留良。”老剑客脸一沉:“那就扣他的镖银,叫吕留良来。”“孩儿也是那么办的。可吕留良真来了,孩儿一时不忿,跟他动手,被他打了。”老剑客大怒:“吕留良武林前辈,如此无礼,把我的军刃取来!”茂昌取来镔铁双镢,剑客爷把军刃带好:“头前带路。”

爷儿俩来到茂昌店门前,大先生连连作揖:“白老兄台,晚村有礼。”老剑客答礼:“大先生,久仰宏名,如瞻山斗。今日想不到为打小徒,移驾漳州,不远千里而来,岂能辜负阁下美意?徒弟输了,我这无能的师父愿替徒弟领罪。没有别的,白泰官献丑。”伸手就要摸镢。大先生连连抱拳:“白兄,千万不要误会。您的徒弟是好样的,我那徒弟才是惹祸根苗。请您稍安毋躁,您先赏脸叫王荫把镖保走,咱们的事儿以后再说。”老剑客点头,叫孙芝把镖车赶出来。大先生嘱咐王荫:“你交镖之后立即回转避尘轩,等候为师。”王荫答应,立刻押镖车走了。大先生一抱拳:“留良愿至府上叨扰,白兄肯其赏脸么?”白爷点头:“大先生请吧。”来到白府,客厅落座,大先生把王荫拜师的经过一提,最后说:“白兄,为了徒弟,岂能伤了你我老弟兄的和气? 咱们

都偌大年纪，经不起大的风浪，留良想在府上多住几日，您把您的绝艺说给我，我也把武艺说给您，口谈交友，胜过比武动手，不知您以为如何？”老剑客点头：“敬如尊命。”老哥儿俩盘桓一月，互有爱慕之意。随后大先生告辞而去。送走吕留良，白泰官跟徒弟商量：“茂昌，吕留良乃武林豪杰、当代英雄，他要胜我实非容易，为师想要胜他也不可能。再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二人偌大年纪，如果现了眼，岂不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我看吕留良回去必要授王荫以绝艺，你回店安置好，急速回来，为师定以绝艺相传。”茂昌立即回店安置，然后二次练艺。

再说吕留良回到家中，王荫跪倒，大先生用手点指：“小奴才，你花言巧语把为师诳到漳州，险些铸成大错。幸亏为师良言相劝，这才化险为夷。为师告辞之时，见茂昌面有忿忿之色。你将来若在江湖路上遇见孙芝，绝非其敌。冤家，你有心没有？”“弟子有心。”“从今天起，你定要好好用功。”大先生这才以绝艺相传，教王荫一举成名天下闻！

# 第七回　惹是非三闹避尘轩

吕留良二次传艺，这回可把真功夫用上啦，一条镔铁哨棒，翻天三十六式，一百零八招，暗含打穴之法，王荫练就一身软硬奇功。光阴如白驹过隙，一练就是数十年，这天大先生把王荫叫过来："徒儿，当年不是孙茂昌两次败你，你怎学这几十年的真功夫？惟敌我者，是辅我。人生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如在江湖路上遇见你兄弟孙芝，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化吴越为一家。切记，不要给为师惹是生非。给你哨棒一条，纹银二百两，你到外面闯荡一番，也不枉这些年下的苦功。"王荫答应，磕头拜别。自此，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真是威名远播。

这一日他走到山东济南府，游览这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天下闻名的泉城，逛逛这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清幽景色，参观了趵突泉、历下亭。相传古代舜王耕于历山就是这济南府。他又听说水南寨有个胡同叫深巷，这里有两位高僧月空月朗，隐居在明月寺。王荫也是一时胡闹，想拿两个和尚开开心。他来到明月寺，一见月空月朗，嗬！和尚好样子，一共两位。前边的大身材，细腰乍臂，身穿黄色僧袍，黄护领，腰扎绒绳，黄中衣，黄僧鞋，白绫高靿袜子，红扑扑的脸膛，六块戒疤，两道蚕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正，一部银髯，精神百倍。后边这位肩宽背厚，虎体熊腰，灰僧袍圆领阔袖，扎绒绳，灰中衣，厚底僧鞋；粗眉大眼，六块戒疤，一部黄胡须。两个和尚都是道高德重的僧人，合掌问讯："弥陀佛，施主莅临敝寺，恕和尚接待来迟，请到禅堂一叙。"来到禅堂落座，各自通报名姓。王荫倒也爽快，开门见

山:“哈哈哈,听说二位大师父会武艺,某家特来拜访,要住你们的庙。”“弥陀佛,这庙由我二人掌管,怎能让阁下居住?”“这很省事。”“怎么省事?”“我把二位大和尚揍跑了,庙就归我了。”和尚大怒:“岂有此理!”三人到院中,动手较量。

月朗的兵器是一条方便铲,他双手一合,哗楞楞环子响亮。一招力劈华山,直奔王荫顶梁劈来,真有功夫,铲挂风声。王荫不慌不忙,跨步闪身,丹田用力,哨棒青龙出水,从底下往上翻,这一撩,耳轮中就听噔!声音震耳,青烟直冒,月朗就是一个趔趄。王荫顺风摇旗,趁他脚未站稳,棒打太阳穴。月朗内力不如王荫,身体倾斜,只好横大铲往外搪。谁知王荫上面是虚招,一转身,体似飘蓬,哨棒一抽,改走底盘。武术真伪虚实玄中妙,这一棒将月朗小腿打折,月朗哎呀一声,栽倒地下。王荫一笑:“哈哈哈,承让承让。”

月空一看,从腰里抽出虎尾三节棍:“王施主,咱们彼此无冤无仇,只是交流武艺,您胜我师弟则可,不该把他左腿打折,未免意狠心毒。”“和尚,岂不知文不加鞭,武不善坐?当场动手,怨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莫怪别人心狠。你留神吧!”月空一抖三节棍,单摇风火轮,照王荫左边太阳穴打来,王荫褪头一躲。月空反臂扫堂棍,照王荫双腿就打,王荫纵身闪开。月空一转身,脸冲后了,三节棍举火烧天式,棍找自己的鼻子,一个鹞子翻身,照王荫面门就打。王荫往旁一跨步,仙人解带,拦腰就打,月空纵身出去。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月空本领不错,三节棍展开,恰似银龙搅海,玉蟒翻山;王荫一条哨棒挂定风声,神出鬼没。二十回合一过,月空棍走扫堂,王荫飞身过去,丹凤朝阳,月空低头一躲,王荫魁星点元。他右手攥着哨棒的中间,趁月空上左步一低头的时候,右手一提,棍头正杵在月空的左臂上,当时就杵折了。月空脸色一变,汗下来了,王荫大笑而去。由此,绿林人就给王荫起了个绰号,叫玉杵敲残深巷月。

有了绰号，王荫心花怒放，想回去禀明恩师，就往南走下来了。走到泰安州于家坡，天色已晚，王荫就投宿在于家老店。伙计把他让到东跨院北正房，洗脸漱口，然后吃晚饭。王荫一边自斟自酌，一边和伙计聊闲天儿。他就问这伙计："你们这村有把式匠么？""这您可问着了，此地泰安州于家坡有于家五老，人间的剑客。"王荫一想，听师父说过，五老的大爷醉仙翁于廷于子玉带女儿于秀娘到五圣莲花祠姑姑那里学艺去了，还有四老在家，我为何不拿他们开开心呢？想到这里，他问清五老的住处，做到心中有数。次日清晨，他吃完早饭，带着哨棒，来到后街一看，哥儿五个的房子毗邻并排，占了半趟街，都是整砖到顶，挑灰灌浆，门口的龙爪槐枝繁叶茂。王荫也不叫门，就在当中的门口外，打拳踢腿，他练上了。这一来，来来往往的人就围上了，都知道这是五老的门口儿，在人家门口儿打把式卖艺等于孔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儿，这可新鲜。王荫一抱拳："乡亲们，在下王荫，来到贵宝地，一不缺路费，二也没犯瘾。之所以练艺，众位，我想吃臭鱼了。听说这里有五条臭鱼，我在这里钓上三天，打算熬鱼吃。众位，我就待三天，有臭鱼赶紧出来上钩儿。"众人全明白了，这是成心找五老打架的，谁都不走了，都想看个热闹。

再说五老，大爷走后，这老四位担心着急，不知孩子学艺情况如何，整天念叨这件事。王荫今天在外边一骂，早有徒弟们进来禀报，依着他们，就要出去揍王荫。四爷白云翁俞谦俞伯陶一摆手："善者不来，此人是寻仇的。先别忙，咱们暗中瞧瞧。"二爷九夷翁虞让、三爷镜湖翁余骧、五爷百蝠翁于富于松林也都是这意思。于是，老哥儿四个分头出去，站在人群里看王荫练武。一连两天，到第三天早晨，俞四爷说："这人功夫不错，由我来对付他。"大门一开，老哥儿四个出来了，俞四爷迈步到近前。王荫一拉哨棒："你是谁？""老夫俞谦，排行在四。""哈哈哈，骂了你们两天才出来。""哼！这两天我出门了，今天才回来。底下

人说门口不知谁缺德，拉了一堆大粪，连着两天了，我这是拉粪来了。”王荫这骂，说话真损。“老儿俞谦，嘴尖舌巧，算不得英雄好汉。亮你的军刃，大爷与你一战！”俞四爷回手拉剑，王荫扑过来，哨棒插花盖顶，奔顶梁就打。四爷往左闪，宝剑立手一穿，身随剑走，猛虎跳涧，奔王荫的脖子就砍。王荫缩颈藏头，棒走扫堂。俞四爷抬腿躲过，控剑推髯，王荫横拉铁门栓，二人打在一处。五爷于松林明白，哥儿五个属四哥能为好，四哥要不成就全完了。他暗中跟那哥儿俩一商量，只要四哥露出败相，就准备一拥而上，以多为胜了。

单说四爷跟王荫打斗了三十个回合，二位扭作一团，绕在一处。俞四爷矫若游龙，舞成一座剑山。王荫一想，本想指望露脸，谁知这回要现眼，他不免着急。这时，他哨棒往四爷胸前一点，四爷上步用剑一压，王荫哨棒一崩，四爷借劲使劲，反剑一扫他双腿。王荫应该使鲤鱼跳龙门，忙中出错，他往后捯腰出去了。俞四爷一看机会来到，往前一纵，剑从底盘到上盘，一抹王荫的脖子。王荫还没站稳，下意识一褪头，剑躲过去了，可四爷一招踩子脚，正踹在他软肋上，把王荫狠狠地踹了一溜滚儿。王荫半天没喘上气儿来。他折身起来，把眼一瞪：“可笑你们还在家门口作威作福哪，知道你哥哥于子玉哪儿去了么？他到杭州去见久占江南吕留良，言语失和，被吕留良一剑扎死。我特来给你们送信，报不报仇全在你们，太爷走了！”说完，回店算账，王荫扬长而去。

老哥儿四个回到家中，这可就乱了，哭声震耳，全家穿孝，设牌位招魂，请高僧高道超度亡灵，四十九日罗天大醮，全家举哀，就不细表了。丧事已毕，哥儿四个一商量，事不宜迟，立即动身。四人带好军刃，兼程并进，顺着大运河，直奔杭州苏桥镇。这天来到村口，把长衣服一脱，往身上一围，四人收拾得紧衬利落。来到避尘轩，五爷上台阶拍打门环。门分左右，老家人吕保出来

一看，台阶下站着仨，眼前站一个，老哥儿四个须发皆白，面含杀气。“你找谁呀？”“吕留良可在家中？叫他出来，面见我弟兄！”吕保大怒，双撞掌奔五爷胸前便打。五爷双手一合，燕子分云，两手从中分开一捋，把吕保双臂揪住，回头看四爷：“怎么着？”四爷一瞪眼：“撞死他！”五爷右腿膝盖一蜷，老和尚撞钟，照吕保裆里就撞。小节目四老头闹避尘轩。就在这时，有人高喊：“老五，你要反哪！俞谦、余骧、虞让，你们好大胆，还不住手！”五爷一抖吕保，哥儿四个定睛瞧看，里边出来两个人，前边这位白发银髯，正是大先生吕留良；后面这位面沉似水，气得直哆嗦，正是大爷于子玉。

原来姑娘于秀娘在五圣莲花祠学艺，大爷把于家庄也修好了，可这一忙，就忘记给家里送信了。于大爷感谢大先生的恩情，只要四川下来时令东西，就要亲自送过来。这次来了有些日子了，准备要走，正赶上这事儿。于大爷这气：咱们欠人家吕大先生这么重的人情，你们却要打死吕保，这是给人家道谢哪？“老五，你们这是干什么？”五爷愣住了，二爷说：“哥哥，您还没死哪？”“放屁，这叫什么话！”四爷过来了：“哥哥，这几年您带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也不给家里送信？我们找吕老剑客拼命来了。”大先生一听，就知道这里有事：“于老英雄，这都是谁呀？您给我介绍介绍。”大爷答应：“你们过来给老前辈磕头。”然后一一介绍。大先生赶紧执手往里让：“客厅待茶。”四爷他们把长衫穿好：“哥哥，我们四个人穿孝哪，大先生不忌讳么？”大爷纳闷儿：“你们给谁穿孝？”“给您穿孝。”“啊！”“家里办了白事，把您的牌位跟我嫂子都合葬了，现在全家大小都穿着孝呢。”于大爷这气：“我说这些日子我老打喷嚏呢，原来给我念经，入土为安了。谁这么咒我？”“有个叫王荫的，他说的。”大先生一听：“王荫是我徒弟，看来又是他不好，我什么也不忌讳，请到客厅吧。”

来到大厅，擦脸漱口，大先生把王荫的情况一说："幸亏于老英雄在我这里，不然非出大乱子不可。"俞四爷也把王荫骂人动手的事情说了："我们此次前来，固然是王少剑客说谎，也确是我哥哥离家之后未给家里捎信，才有此误会。"吕大先生连连道歉，于大爷又把大先生引荐姑娘在剑山跟晚娘剑客练艺，自己建立于家庄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明白真相。到晚上，大先生吩咐厨房准备饭，款待五老弟兄。五爷又向吕保道了歉，皆大欢喜。一夜无书。第二天，于大爷要回四川，四老要回山东。还没走哪，猛然吕保往里跑，气喘吁吁："老爷子，外面来了一个人，自称姓孙名芝字茂昌，找您来比试高低。"大先生一听，不由得一阵发怔：看来孙茂昌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孙茂昌在白泰官家里二次学艺，也是勤学苦练。武林中的镢法共有四趟，第一趟出在清真门，七十二趟地行镢，招数走中下两盘，从脐下穴到涌泉穴，招数不到上盘；第二趟八卦进步连环镢，招数走上中两盘，从脐下穴到百会穴，下盘不去，就是白泰官的绝艺；第三趟是天罡镢，翻天三十六式，一百零八招，是二侠侯杰的镢法；第四趟是进步镢，往后听，泥小鬼陆恒以此成名。白泰官把一百二十八趟八卦镢传授给孙茂昌，可以说倾囊而授。也是数年过去了，这天白泰官叫过孙芝："你算是老夫的衣钵传人，在江湖路上倘若再遇到王荫，当念桑梓之情，更要多亲多近，万不可再反目成仇。对于吕大先生，更要尊敬。我给你一对镢，回店料理料理，到外面闯荡去吧。"茂昌磕头道谢。他这一游历江湖，济困扶危，除暴安良，有绿林同道给他贺号，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几十前年的恩恩怨怨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天他来到杭州地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茂昌当然要逛逛西子湖，果然士女如云，摩肩接踵，柳影入池鱼上树，槐阴照地马登枝，江南奇景美不胜收。茂昌走到雷峰塔下，觉着有些口

渴,正好见路旁有个茶馆,他进来找了张桌,喝茶观景。无意间一回头,旁边桌上正有两个人下棋,桌上放着棋枰,一边一个棋子盒。上首是个年轻人,使黑棋,肋佩宝剑,粗眉大眼;下首这人五十岁左右,身材较瘦,使白棋。茂昌一看,黑棋在角上吃住白棋三个子,可中腹大龙被白棋困住,该黑棋下子,他不顾中腹的死活,非要吃角上这三个白子。茂昌一高兴,过来把黑子拿起来:"这位兄弟,你应该在中腹出头,逃出这块大棋。你只顾吃人家三子,这中腹大棋必被人家吃掉,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其实茂昌这是拔招毁棋。年轻人脸上挂不住了,冲茂昌一瞪眼:"你这不是多管闲事么?""哈哈,我这是多说一句。不瞒您说,我自幼好下棋。""好下棋,你自己家里下去,我跟我哥哥下棋,你干嘛支招啊?河边没青草,不用多嘴驴。"茂昌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掷:"我这是让你们长能为,你爱听不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年轻人急了:"你骂人!"站起来往茂昌身上就扑。茂昌伸手一叼他的腕子,右脚一蹬他的迎面骨,咕嗵,稀里哗啦,把茶桌撞倒了两三张,摔了好几个跟头。茂昌一笑:"怎么,你想打架,摔你七十二个跟头不重样儿。你想下棋,三天三夜你也开不了张。"年轻人站在那儿:"老头儿,你有这么好的能为,为什么不找吕留良去?"茂昌一听,眉梢一挑:"这可是你提的醒儿,三天后你听信儿吧。"撂下十两银子,茂昌往外就走,自言自语:"吕留良,我孙芝遵师父之命,本不找你了,这可是你的乡亲叫我找你。"

茂昌找店房住下,问好道路,今天清早来到避尘轩。也该着吕保倒霉,昨天碰上一位,今天又来这么一位。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您想,孙芝叫挟泰山,力大无穷,一个照面,把吕保一推,又来个屁股蹲儿。吕保撒腿往里跑,如此这般一说,大先生一阵发怔:"于老英雄,这都是王荫小奴才给我惹的大祸啊!"于大爷告诉吕保:"你告诉他,大先生没在家,约他明日上午在苏桥镇

西口外竹林中相见。"吕保点头往外走。大先生问:"于老英雄有何高见?""大先生,明天你们相见,他必要求动手。您就说,我这里有五个老家人,他们要跟你较量,我们五个给他来个牤牛阵,一齐上。您看如何?""好吧。"

次日上午,五老换好布衣服,与大先生来到村口竹林。时间不大,茂昌也到了,冲吕老剑客一抱拳:"老前辈,别来无恙?"大先生还礼:"茂昌,承问承问,老夫托庇,身体还好。请问令师福体康泰?""家师托庇粗安。老前辈,晚生遵师命,本不与前辈寻仇,无奈昨日在西湖闲逛,与人口角,对方说,你有本领去找吕留良。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好答应来找您。"大先生一听这个气:这是哪位呀,如此照顾我?吃不了往我这里布?"茂昌,当年之事我已追悔莫及,何况今日老夫已至耄耋之年,静坐常思己过,怎能奉陪交手?再者我气血已衰,在英雄面前不敢言勇,老夫甘拜下风。我这里有几个老家人,他们可以奉陪你三合五式。"

二爷虞让飞身过来:"我叫虞二,跟阁下讨教。"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掌挂风声,对准胃脘穴上就打。茂昌上步闪身,右手一闭,左手塌掌,往肋下戳来。二爷坠肘沉肩,用肘一顶。您要问,肘也是武艺么?肘在八形之内,头、肩、肘、腕、胯、膝、脚、臀,是为八形。拳经有云:

肘打去忌占胸膛,起手好似虎扑羊。

前则里冲随足走,后者只在肋下藏。

书说简短,二爷用肘一挡,紧接着双手一托茂昌的上臂,茂昌身形一转,随着掌奔腿三里,二爷闪身躲过。这时,三爷余骧上前:"二哥,小弟余三协力相助。"脑后摘巾,举拳就打。三爷双撞掌,奔胸膛就打。茂昌毫不慌忙,两手在胸前一立,猛虎坐洞,往下矮身躲拳,左脚扎根一转身,右脚后蹬,右手前探,照三爷膝盖上就按,三爷纵身出去。老哥儿俩双战孙芝。五爷于松林抢步

上前:“二哥三哥,小弟于五来帮忙。”欺身进招。茂昌力敌三人,面无惧色。四人如同正月十五走马灯相仿。这时,大爷于廷长腰过来,双锋贯耳,照太阳穴就打。哥儿仨往上一围,这可不真打了,只是围着茂昌转。俞四爷一阵风似的过来了,也加入战团。老五位银髯乱摆,茂昌瞻前顾后,行左就右,右手抡拳一打虞二爷,二爷右手一搭茂昌的手腕,左手一托胳膊肘。茂昌着急,左手一抡,三爷左手照茂昌脉门就抓,然后右手托胳膊肘。这老哥儿俩往起一揪他,五爷抄左腿,四爷抄右腿,把茂昌仰面朝天举起来。于大爷说:“我是老大,我抱头。”双手一托脑袋。大先生哈哈大笑:“茂昌,这五位乃山东泰安州于家坡山东五老,江湖人称五蝠;你的外号是南极子老寿星。今天可谓五蝠捧寿。快下来,快下来!”小节目五蝠捧寿。

老哥儿五个放下茂昌:“茂昌剑客,得罪得罪。”茂昌抱拳:“在五老面前献丑。”大先生一笑:“茂昌,请到寒舍一叙吧。”爷儿几个回到避尘轩,换衣服,重新见礼。大先生让俞四爷把他们的来意一说,他们头闹避尘轩,茂昌二闹避尘轩。于大爷一笑:“茂昌,你这身能为是谁教的?”“恩师所赐。”于大爷一摇头:“非也。你这惊人之艺是令兄王荫教的。自古以来惟敌我者是辅我,楚平王因杀伍氏满门,才引起伍子胥借兵伐楚,鞭尸泄愤;勾践因为行成于吴,才卧薪尝胆,败吴称霸。你若不经弟兄反目,怎能亲近白老剑客,学此一身绝艺?将来在江湖上遇到王荫,就该恢复总角之交,你二人孩童厮守,桑梓之情啊!”茂昌点头:“老英雄所言甚是。”吕大先生由衷感激于大爷,能使孙王二人化敌为友,重温旧好。

一夜无话。第二天吃完早饭,吕保匆匆忙忙又跑进来了:“员外爷,快出去看,千里独行长髯叟鲍林鲍仁山堵门叫您。您要不出去,他就放火烧咱房了!”大先生这回可真恼了:五老找我拼命,茂昌找我打架,一来是弟子王荫招致,其错在我;二

来五老也好，茂昌也罢，说句良心话，他们都不够斗儿，胜了他们也显得我小气，腹不能容物。可你鲍林是武林中上上之人物，无故找上门来，如果我还忍气吞声，江湖上就有人说我怕你了。“哼！真是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鲍林是何等人物，也要压迫老夫。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项生三头，肩长六臂！”

书中暗表，鲍林听说晴庐居士燕鹤随弟子陶源到了剑山，他很不高兴。圣人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燕鹤身为剑客，应该主持正义，你徒弟在万龙藏峰岛造反，你不但不制止，反而助纣为虐，推波助澜。别人不管你，咱俩是城里城外的乡亲，兄弟相称，我岂能袖手旁观？鲍爷从家里出来，在白沙江岸一站，也搭着晚上，天连水，水连天，水天一色，浪涛滚滚，声如牛吼。远望七十二道螺丝湾，左有金龙川，右有银龙川，山高万丈，无路可通。鲍爷往返东江岸走了三趟，万般无奈，只好罢休。一连三天，劳而无功，进不去。他一想，武林中比我高的可不少，久占江南吕留良就是一个，我找姓吕的去。鲍爷一赌气，来到杭州。到避尘轩前一叫门，还是吕保开门。鲍爷这话就不中听了：“你叫吕留良出来，如若晚了，我放火烧你避尘轩！”吕保这两天背着运哪，让人摔两回了，今天一看鲍爷，四尺来高一个老头儿，心说：不够尺寸的人也发横啊。“找我家员外爷，你也配！”举拳就打。鲍爷用食指和拇指一捏他的手腕，往前一扽，往后一送，噔噔噔，咕嗵，又一个仰八叉。吕保这才进去报信。

大先生从门里出来，抱腕当胸：“原来是鲍老兄，您为什么要烧我的房？难道我有得罪阁下的地方么？”鲍爷把去藏峰岛找燕鹤的事一说：“我想您是武林第一流的人物，我就是要找您去趟藏峰岛。”大先生一听，愣给气乐了：“鲍老兄，你又没见到燕老居士，也没听他说，安知他定要助纣为虐？难道他就不能卧底策应？你真是太莽撞了，请先到寒舍一叙吧。”到客厅，大先

生为众人引见,到孙芝这里:“这位是威镇漳州白泰官的弟子孙茂昌,二位多亲多近。”茂昌一拱手:“晚生拜见。”鲍爷伸手一搀,茂昌一翻腕子,攥住鲍爷的手腕;鲍爷就势一扣腕,也攥住茂昌的手。孙茂昌要与鲍仁山比力气分上下!谁胜谁败,下回再说。

# 第八回　燕金章滚山搬救兵

孙茂昌要与鲍仁山较力论输赢。茂昌觉着鲍林倚老卖老，他倒不是要把鲍爷扔个跟头，就想试试老头儿的膂力如何。茂昌一较力："嗨!"鲍爷也一用力，咔嚓！二位的鞋都开绽了，地下的方砖也碎了。茂昌一抱拳："献丑献丑。"鲍爷一笑："领教领教。"吕保一看，方砖碎了不说，还得赔两双鞋。让到上房，先换鞋，随后大先生细问，鲍爷从头至尾一说，大先生摇头："鲍兄，我实在不能脱身，您偌大年纪，千里迢迢，我太对不住您了。"这时茂昌在旁边答话："吕老前辈，不如晚生陪鲍老前辈走一趟，不知您意下如何?"茂昌这是给鲍爷一个台阶儿。大先生急忙说："请茂昌替我前去。"鲍爷点头："甚好甚好。"吃过饭，于大爷回四川，四老回山东不提。

单说鲍爷和茂昌可就奔陕西了，一路上结伴而行，颇不寂寞。这天到了河南地界，天色已晚，茂昌总想跟鲍爷比比，他灵机一动，提出要赛赛脚程。鲍爷一想，这小子总想我老了，把我比趴下。我跟你师父交情不错，跟你比试我都嫌寒碜，干脆我回家吧。鲍爷打定主意，趁茂昌不注意，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跑下去了。茂昌跑了一段路，站住一看，鲍爷没了，他才明白怎么回事，只好一个人走吧。书说简短，来到白沙江岸，只见一望无际的大江，浪花激湍，无路可通。一连三天，茂昌干着急。忽然，从对面大江里乘风破浪来了一条大鱼，直奔自己这方向而来。茂昌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独竹舟，足有一尺五见圆，劈开一半，长有九尺，当中槽里淘空，两头堵住，有两支竹桨，一根细缆绳。上边坐

着一位精瘦的老人,动作敏捷,双手摇动竹桨,拍打水花,来到东岸。收双桨一提缆绳,提腰上岸,站在孙芝面前:“老朋友,你在这里转悠三夜了,你要干什么呀?”茂昌一躬到地:“在下敢问老前辈贵姓?”“老夫乃晴庐居士燕鹤。”“原来是燕老居士,久仰您的大名,在下孙茂昌。提起我来,前辈不知,我的授业恩师是威镇漳州白泰官。”“哦,原来是白兄的弟子,不知你来此做甚?”“晚生此来,与前辈有关。”“说说看。”茂昌把鲍爷的事情一提,老居士一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夫只求无愧于心吧。”“晚生相信前辈的所作所为,只是我有心到山中窥探,前辈肯提携么?”“请上船。”茂昌轻身上了独竹舟,老人家紧捯缆绳,纵身上船,伸手抄双桨,一打水花,动作非常熟练,浪里钻横插大江。

老居士驾着一叶扁舟,运用自如。不多时来到山根,小船沿着山往北,走出四里多路,风吹竹动,江岸上和水里长的都是粗竹子。穿过竹塘,小船一拐,茂昌以为撞到山上。谁知小船钻进山缝,两边高山,当中一道缝隙,小船刚好进去。爷儿俩站在小船上往里来,足有十里地远,老居士说:“这是山里泄水的地方,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一线天。你从这里上山,直上直下,如果在山里没有落脚之处,明天二鼓,我仍在这里等你,再把你原路带回。切记切记。”茂昌致谢:“老前辈再见。”茂昌抱元守一,气贯丹田,长腰纵起,施展蛇行术往上来,犹如风驰电掣。走了半个时辰,再往上就有了斜坡,茂昌走得更快了。眨眼来到山上,突然茂昌发现好像有一条黑影。他隐蔽身形,往四下一看,有个山洞,也没多想,脸冲外,身子缩进去了。大约退进去有四五步,他哪里知道,里边有个人张着两只手,老虎大张嘴,正等着哪。茂昌正退到人家怀里,两手一搂,把茂昌抱了个结结实实,茂昌束手就擒。这位抱着茂昌,往外走,到洞口外,用左脚一绊,茂昌趴下了。后边这位一踩他:“大胆奸细,夜探藏峰岛,你还想活么?”茂昌听声音非常耳熟,扭项一看,不是冤家不聚首,正是王

荫王泰来。

原来王荫自从在于家坡惹祸之后，他想师父肯定得责怪自己，干脆我躲起来吧。从山东越直隶进潼关，到了陕西，听说藏峰岛势力浩大，他就投靠了陶源。当面试艺，陶源任命他为巡山副寨主。王荫在山里一转悠，总觉着一线天这地方能通山外，他每晚都来查看，可巧今晚拿住孙芝。孙芝一看是王荫，心想：如果他不把自己踩住，他是哥哥，我该给他行礼；现在他把我擒住，我若再叫他兄长，那是我怕死。"姓王的，不想我栽到你手里，或杀或剐，悉听尊便吧！"王荫仔细一瞧，原来是孙芝，他一抬腿，双手相搀："兄弟，千不对万不对，以往都是哥哥我的不对，哥哥我给你赔礼。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着，连连作揖。这才叫年过知非，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没想到胡子都白了，王荫倒学好了。孙芝非常感动："哥哥，受小弟一拜。"兄弟二人捐弃前嫌，言归于好。然后各叙离情别意，感慨一番。王荫说："兄弟，哥哥当了巡山副寨主，干脆你也干这个得了，我来推荐你。晚上你还从这里下去，请老居士渡你出山。你就说我给你捎信，你特来山中投效，从螺丝湾进来找我，免得陶源疑心。"茂昌答应，照此办理，第二天进了藏峰岛，也被陶源任命为巡山副寨主。今晚老哥儿俩发现童林，上前一问，各自通名行礼。

王荫说："童侠客，我可不是看不起你，以你这点儿本领，在山中闹不起来。有这条大绳太好了，我们每天把大绳垂下去一个时辰，二更到三更，你们要有事，可在这时间上来。"海川答应，给二老道谢，然后又顺绳而下。侯老侠正着急哪，见童林下来了，这才放心。上面把绳子收回，哥儿仨才回来。三侠进屋，海川把二老的话一说，老居士一拍手："大人，这可太好了。请您给胜老庄主写封信，请他带三庄乡勇前来陕西打岛，叫我儿金章出山搬兵。只要三庄乡勇一来，全局就活了。"年羹尧认为有

理，提笔在手，写了一封信，叫金章用油绸子包紧，揣在怀内。年羹尧说："少居士，只要老庄主一来，你到回天观告诉张方他们，叫他们立即成立公馆，以便支持老庄主。"金章答应。

次日白天养精蓄锐，晚上二鼓，海川带金章来到鹅头峰，果然大绳垂下来。二人捯绳上来，孙王二老都在。海川说明来意，二老点头应允："童侠客，你请回吧。"童林下来，孙芝把绳藏好，王荫一拉金章："少居士，我带你走，如果有人盘问，自有老夫答对，莫要惊慌。"金章点头。二人顺里山的边山往南走，深一脚浅一脚，隐蔽而行。金章胆虚，左顾右盼，王荫倒是坦然自若。树林中有暗哨儿，喊了一声："干什么的？慢往前走，停住检查！"王荫刚要答话，金章撒腿就跑。这一来坏了，树林中有人一喊："拿奸细！"顿时警锣响彻连天，此起彼应，山中大乱。王荫无法，只好也喊："拿奸细，别叫他跑了！"这时陶源带着人，高举灯球火把，顺着锣声就追下来了。他瞧背影像师弟金章，于是紧追不舍。跑到边山，金章往下一看，万丈深山，下临无地。金章一滚，咕噜噜，就下去了。他这是绝艺，滚的时候眼观六路，山缝里有树，他腰眼儿一用力，当时刹住，头部一控，绕到树下；遇见石头，也一样，躲闪避让。最难得是他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利用从上往下的惯性，挪动方向，斜行下行，非常自如。陶源一看，这定是燕金章，出山必有使命，我必须严加防范。他吩咐兵卒各守汛地不提。

单说金章直到天光闪亮才入了白沙江，凫水过去，这地方叫葫芦峪。金章上岸，换好衣服，带好书信，把滚山的衣服藏在山洞内。一切收拾停妥，他赶奔回天观。书说简短，到这儿见到二侠侯杰和张方他们，金章把山中的事情全说了。其实这早在张方的意料之中。因为自从小老道回来说陶源搜查隐逸山庄，不让出入，众人就担上心了，可张方很沉稳，劝二侠静观事态变化，于是爷儿几个每天勤练武艺，坐等消息。今天金章一来，先找张

方，把年羹尧交代的事情一说，张方满口答应。金章稍事休息，吃完饭，事不宜迟，他就往四川下来了，昼夜兼程。他心急如焚，恨不得一脚到三庄。

这天已入四川地界，天交二鼓，金章正往前走，从西边来了个人，看意思要追赶自己。金章撒腿往东跑。开始离着远，金章一用力，脚下加紧，坏了，后边这人不但没落下，反而更近了。金章再一用力，这个人到身后了。金章大吼一声："你干嘛追我？"后边这位说话了，是江南口音："唔呀，混账东西，你跑么，吾老人家是要追的。"金章仔细一瞧，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腰里别着大烟袋。金章过来就磕头："您是路二大爷。""混账东西，你是怎么晓得的？""侄儿看见您的大烟袋了。""哈哈哈，混账东西，你好眼力，你是哪一个？""侄儿燕金章，我父晴庐居士燕鹤。""原来是你这小王八羔子，起来起来。你这是上哪旮里去呀？"燕金章这才述说实情。

书中交代，来者非别，正是英雄得鹿路民瞻。您还记得上部书，王双全于斗九兽鹤天亭盗灯么？把灯盗回来，放在桌子底下。次日清晨谭天来搜灯，结果灯没了，正是被路老剑客拿走了。老爷子前一晚把灯交给他们的时候，就想到这二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自己还是跟着点儿吧。谭天搜灯，老剑客从后窗进去，把灯盗出来。火烧藏峰岛时，老剑客找了一只小船，到白龙江东岸，找客店住下，每天背着灯在剑山外边转悠，那意思，谁有造化，自己就把灯送给他，叫他领功受赏去。天快黑了，剑客爷看见三个人，一个姑娘是小脚，病恹恹地走着；有个老太太身体强健，搀着姑娘；一个男的，手中提刀，在后边跟着，看着好像王双全。他上前拦住一看，正是王双全。原来三打剑山时，王双全和妻子于氏迎上郡主瑞娘，告诉她，郡马已经没危险了，赶快逃走。姑娘惦记父亲，到后山并肩王府一看，门可罗雀。来到银安殿，老王爷已绝气身亡，郡主大哭。双全夫妻好言相劝，也不

敢料理后事,匆匆磕了个头,三人到内宅收拾了些金银细软,从后山逃走。郡主是个纤弱女子,连惊带吓,又哭父亲,大病一场。好歹痊愈了,三人催船到白龙江东岸,走到这里,巧遇路民瞻。

老剑客一想,干脆把这功劳送与他们吧。路爷把包袱解下来:"小子,这旮里有双龙八宝夜明灯。"话音刚落,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哪里有夜明灯? 某家在此。"蹿出一个人来,三十多岁,一身蓝,身后背个包袱,肋下带刀。"你是哪旮里的混账东西?""众位,我是北京慎刑司内大班的班头汤云,正在寻找夜明灯。"真是无巧不成书。汤云原本住在桂家庄,一直等候夜明灯的音信,今天出来闲逛,恰巧赶上。老剑客一想,干脆先到桂竹登的府上再说。来到桂家,桂氏父子出来迎接。桂品磕头:"师祖,孙儿桂品有礼,我师父是鱼龙变化牛和。"自家人啊,不用说了,一番寒暄,彼此引见,来到屋中。老剑客先把灯取出来,叫汤云看了一遍,没有毁坏丢失的痕迹,然后又包好,把双全盗灯犯案的事情提了:"我看你们搭着伴儿到北京,到京里交官。你要把王双全的功劳说出来,在北京谋个一官半职的,他们住在于斗家中即可。"汤云答应,然后吃饭休息不提。次日雇了一辆车,郡主和于氏坐车,王双全与汤云一路保护,直奔北京。老剑客暗中跟了几天,见他们兢兢业业,细心周到,也就放心了。眼看快出四川境界了,今天巧遇燕金章。

金章说:"二大爷,现在陕西太缺人了,您干脆去藏峰岛吧。"老剑客一想:"对,我去陕西吧。"爷儿俩分手。不说路民瞻,单表燕金章,来到天险庄,面见胜陶然。书说简短,见到老庄主,通报名姓,将书信呈上。老庄主拆开一看,上写:

> 胜老明公台鉴:自四川一别,无日不神驰左右,时怀云树之思。前蒙久借乡勇至陕西,万林失算,乡勇牺牲,羹尧内疚于心。自少庄主回乡之后,下官被困于藏峰岛隐逸山庄,时刻有遭吞噬之危。今遣少居士冒死冲出樊笼,面见阁

下，请您速率乡勇驰援来救。书不尽心，容当面谢。年羹尧顿首拜。

老庄主把书信放起来："少居士，烦请您把原由说明，老夫洗耳恭听。"金章就把兵败岐山县、血战金沙盆、被困山庄、滚山搬兵的事全说了，老庄主听完："少居士，自古救兵如救火，只是藏峰岛四水围困，若从旱路前往，船只无法带去，不带船只，到那里也是无济于事。这事倒叫老夫为难了。老夫在长安做总兵时，当地有一好友，他虽有船，却无小船，也是枉然。"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于家庄的龙斗龙九公前来拜望。""快快有请。"不大工夫，龙斗进来了。两下里一谈，原来当初打剑山时，老庄主曾托于大爷造了一百只浮江莲花舟，置于库房内；如今剑山已被剿灭，龙九公这是送船来了，看胜陶然是否还用。无巧不成书，这真可谓雪中送炭。老庄主又让金章把藏峰岛的事情说了一遍，龙斗当即答应，立即把船送来。

书说简短，龙九公亲自押船送到天险庄，然后回去。老庄主派人把段洪亮、黄志、赵环、赵胜、焦文志、焦文亮、明照远、石永杰全都请来，把藏峰岛的事情一说，众人尽弃前嫌，表示义不容辞。一商量，赵环、段灯和胜裕三家各出三千人和半年粮草，由凌元和胜秀负责安置准备。一切军用物资备妥，准备就绪，由金章引路，老少群雄直奔陕西。九千子弟兵、辎重车辆，形成一条巨蟒长龙，越过岐山。老庄主选择地势，扎下大营，竖旗杆，立刁斗，叠土围子，分前后两营。老庄主知道西安府是西安侯的势力范围，绝不会供应三庄粮草，于是安排后营存粮，命赵氏兄弟专管粮草。又命焦氏双侠专管前营。

单说金章来到回天观，禀报张方，张方马上给岐山送信，叫杨师爷通知有关人等，都到回天观。三座皇亭子搭上，亲兵里外站岗，悬灯结彩，山门墙垛上贴好大红报子，查办四川回巡陕西钦差年大人公馆。张方跟侯二爷一商量，得到行营见见胜裕。

二爷答应，张方到行营这儿一看，地势选的真好，往西是谢家滩，再往西是白沙江藏峰岛，往北是万林庄，西南江边上是葫芦峪，行营背后叫鬼王庙，东南是谭家庄，东边是长安城。书说简短，进行营见到胜陶然，大帐落座。寒暄几句，老庄主问："老夫乡勇已到，请问张上差作何打算？""启禀老庄主，乡勇如不到陕西，我们始终不敢动；现在乡勇已到，这是一支了不起的兵力。但乡勇毕竟是民兵，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必须由公馆来支持，这叫互相协助。好在我们已在回天观建立公馆，如果西安侯派人来行营相问，您就回答是钦差请您来的，自有公馆承担一切。"这确实是老庄主担心的，怕西安侯不允许乡勇停留于此，张方这一说，胜裕暗自佩服他心思缜密。

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到老庄主面前一嘀咕，胜裕一皱眉："知道了。"这人下去，张方忙问："您有不好办的事么？""真有一件难办的事情。这次老夫前来，只带来一百只浮江莲花舟，因为二十年前老夫在长安做总兵时，与本地谭家庄神掌过林鸟谭望谭德祖交情莫逆。他现在包了渔行，有一千多渔民在白沙江打鱼，有几百只大船。我想跟他借船，就能够打仗，不想我叫他们去问，却说谭望家里出事了，无人敢说。"张方一抱拳："老庄主，在下替您扫问一下吧。""烦请张上差辛苦一趟。"

单说张方告辞出来，往东南奔谭家庄。进北村口一看，这个村子可不小，足有五千户人家。到十字街往东一拐，铺户买卖，人烟稠密。往西一看，十分清静，张方往西走来。路北磨砖对缝，两个走马门紧紧关闭，十字封条打着红印，上写年月日，西安府封。再往西才是正门，也贴着封条。张方看着发愣，他先找了个年轻人，又找了个上岁数的，谁知结果一样，一听说打听谭家的事儿，谈虎色变，撒腿就跑，望风而遁。张方只好过十字街往东，路南有个大饭馆，黑匾金字，太白楼。张方一想，打听事儿，茶馆酒肆儿，我到里边看看。伙计陪着上二楼，张方一看，高朋

满座,胜友如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张方找了张桌子坐下,要酒要菜。正琢磨怎么打听这件事儿呢,他脸冲东,就听东边有人乐:"哈哈哈,痛快!再给我打半斤酒,一醉方休!"张方一看,对着楼梯口有张桌子,杯盘狼藉,坐着个老头儿,五短身材,顶满谢了,铜钱大小白剪子股小辫儿一拃多长,红头绳辫穗儿,皱纹堆垒,两道蚕眉,寿毫长到唇边,二目如灯,鼻直口正,一部银髯,黄胡子梢儿,麻秆胳膊,手伸出来如同雕爪;蓝布衫,腰里挂着一口刀,尺寸挺长,沙鱼皮鞘,扳尖靸鞋,白布袜子,说话声音透尖儿,童子音。张方瞧着眼熟,可想不起来了。

张方不敢怠慢,来到近前,躬身施礼:"老爷子,您好哇?""别行礼,我怎么不认识你呀?""老爷子,我叫张方,人称病太岁。我爸爸是镇江瓜州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师父是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三清掌教欧阳修。"老头儿一听,哈哈大笑:"小子,这可不是外人,你可是小字辈儿啦!""老爷子,我瞧您眼熟,想不起来了。""老夫董化一。""呦,老爷子,我给您磕头,这顿饭我吃您了。伙计,把我那桌上的搬过来。"董老剑客心说:磕个头蒙我一顿饭去,这坏小子。

前文书说到董老剑客四挡英王,君臣逃走,宗恒和了因也趁此机会上房逃脱。董爷一看葛化昏死过去,赶紧止血救人。好半天,葛化这口气才喘过来。凌二爷对葛化说:"你这人做了一辈子坏事,到晚年突然学好了,可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毕竟前罪太多,燕普这一花盆就是老天报应你。你今后应该悔恨前非,多行善举,以赎前愆。"董爷点头:"诚哉斯言。"书说简短,事情处理已毕,一把火烧了镇国寺,老哥儿俩搀葛化回到瘟癀观,董爷让凌二爷照顾葛化,自己前去拦截英王。他来到川陕交界处,等了一个多月,得知胜裕带乡勇来到。老人家一想,如果攻打藏峰岛,水战缺船,如何打仗?忽然想起一个老朋友,谭家庄神掌过林鸟谭德祖,他家有船,人杰地灵,叫他帮点儿船就

成了。老剑客来到谭家庄,却见谭家都被查封,也打听不出详情来,这才来到太白楼吃饭。老爷子叫过伙计王二,打听谭家之事,一开始王二也不敢说,后来老爷子给了他一锭银子,又一再讲自己并非本地人,你说也无妨。王二这才道出实情。

原来谭德祖是位老江湖,也是剑客身份,他有个儿子叫病罗睺谭英,有个女儿叫霹雳雨谭秀英,相貌奇丑,但有一身好能为。他在西安府包下渔行,家里养着好几百条船。这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天交二鼓,谭爷出城回家,无意中遇见一个夜行人。谭爷伸手把他拿住,此人正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谭爷一看,他穿着夜行衣,身上背着个包袱,猜到他必是作案得手。一盘问,马亮把包袱打开,里边珍宝古玩可不少,其中有一颗明珠是真正的合浦珠,闪光透亮滴溜圆。七分为珠,八分为宝,径寸的珠子晶芒四射,价值巨万。剑客爷也是一时心动,把珠子拿起来:"马亮,摸摸野盖儿算一半儿,这珠子是我的了。"马亮大气也不敢出:"得,算我孝敬您的。"谭爷打发走马亮,回到家,配了一个锦盒,拿到长安城找红货商鉴定,想配对儿。行家一看都摇头:"除非皇宫里,民间绝没有这么大的。"从此传出谭家有一颗宝珠。树大招风,这一来引出一段买盗攀赃,陷害谭德祖,西安府二老双劫狱!

# 第九回　救谭望二老双劫狱

常言说的好，强贼怕弱主。自从年羹尧来到陕西，西安侯允禵和陶源怕他跟本地豪强联起手来，势力可就大了。本地最大的势力就是神掌过林鸟谭望，他不但有钱，还有人，而且为人桀骜不驯，必须把他收拾了。但害谭望又不容易，因为他是绿林人，没有充足理由，不能堵武林人之口。西安侯君臣一商量，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趁机献言："谭望家传有一颗明珠，不如就说西安侯府丢失宝珠，乃谭望派人盗窃，叫西安府派官人传讯谭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谭望下入监牢，不就成了么？"陶源一听，真是好办法，立即责成西安府知府张志中速办此事。

张志中捐班出身，惟陶源之命是从，立即传齐三班人役，击鼓升堂，喊喝堂威。壮班保护大堂，喊声助威；皂班打杀刑杖，击鼓排牙；快班提签要票，捕盗拿贼。张志中扫视一下三班："昨夜西安侯府丢失宝珠一颗，得有密报，此珠在谭家庄谭望之手。谭德祖身为渔行经纪人，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勾结江洋大盗，盗去侯爷宝珠，实属目无王法。大班头邱德世何在？命你带领三班人役，捉拿谭望归案法办，以正典刑。"啪，把黑签儿掷下来了。邱班头不敢怠慢，拾起黑签儿，收起火票，回到班房。他明白，带官兵传讯人家，到那儿就给打回来。他一个人不带，穿着长衫，也不拿单刀铁尺，独自来到谭家庄。

门上人一禀报，谭望以为他是来告帮的。因为西安府的官人经常到谭家来告帮，什么红白喜事，娘过生日，孩子满月，聘儿嫁女，谭爷这一年到头，钱跟流水一样。邱班头一来，谭爷也没

理会:“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寒暄几句,邱德世把传票拿出来了,谭望接过来一瞧:“哼!岂有此理!”邱德世一抱拳:“老人家,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光棍不斗势力,咱们惹不起。张知府坐堂等候,您看怎么办?”依着谭望之子谭英和渔行各头目的意思,不去,不能上当。可谭爷哈哈大笑:“大家安心。官府也要讲理,姓谭的祖居于此,犯法的不做,怕他何来?这官司我一定要打,取我的长衫来。”换好衣服:“邱班头,走吧。”

书说简短,到了西安府衙,先进班房,邱德世把三大件给谭望戴上了,这是规矩,不能破,又说了几句场面话,谭爷一笑置之。邱德世到书房交了传票,张志中换好官服,吩咐:“击鼓升堂。”鼓声如同爆豆,如狼似虎的官人喊喝助威,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来呀,带犯人谭望。”皂班头拉着脖链,带到公堂。谭爷武功不错,脚踩黄瓜架儿,来到堂口,靴子尖儿一点地,跪下了。张志中用手点指:“下面可是谭望么?”“不错,正是。”“正面。”谭爷一看张志中,四十多岁,獐头鼠目,身穿四品云雁补眼,带红缨帽,青金石顶,高挽袖面,手拍惊堂木,啪!“大胆谭望,竟敢勾结盗匪,夜入侯府,盗走侯爷宝珠,伙犯多少人,赃物在何处?还不从实招来!”“哼,张知府,你身为四品,竟然颠倒是非,捏造黑白,而不脸红?我谭望家传宝珠,妇孺皆知。西安侯来长安才几天,怎能说是盗取侯府之物?如果他府里真有宝珠,那是他偷的我的。”张志中一瞪眼:“把谭望押入大牢!”把谭爷押起来了。这一来,谭家可乱了。幸好有人给谭英出主意,让他一家人收拾金银细软,装到船上,躲到江里,就派几个老家人支应着。这主意还真不错,他们逃走了,跟着邱德世率领三班衙役前来搜查宝珠,结果扑空了。他们只好把谭家东西五个大门全查封了,贴上封条。老百姓吓坏了,谁也不敢提谭家一个字,怕打官司。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书归正文。董乾张方爷儿俩一起吃饭,老剑客候了饭账。

从饭馆出来，张方把陕西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爷儿俩一商议，董爷说："谭望无辜受屈，这叫官逼民反。老夫今晚到狱中砸牢，救谭望出樊笼，使其一家团聚。"张方摇头："老人家，不妥呀不妥。""怎么？""官府查封谭家，谭望收监，您若将他救出，官府出告示，官津隘口贴露布，一体严拿逃犯。谭德祖藏躲惟恐不及，怎能出头帮助胜裕攻打藏峰岛？您不是把他害了么？""不错，我想得不周到，看来还是不能劫狱。"张方一笑："哈哈，您又错了。""怎么？""谭德祖深陷囹圄，度日如年。人在难处思宾朋，您是他的好友，怎能见死不救？有愧羊左高风，管鲍亮节啊。"老剑客这气：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全让你说了。"方儿，依你之见哪？""您今晚还是去救谭德祖，把他交给我，我有办法叫他旧业还主，还让他公开协助三庄，名正言顺地与藏峰岛作对。""好，方儿，你若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太好了。你什么时候接应？""今晚三更，我在西关外等候吧。""好吧。"张方施礼走了。

单说董化一老剑客进了长安城，先买了一块蓝布把刀别好，又买了点心水果，直奔东门里大牢。把值班的王班头叫出来，塞给他五十两银子，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能进大门了。进大门，一直来到牢门，铁门关着，周围两丈高的大墙，上边有枣枳棘，足有二尺多高。董爷在这儿又花了二十两银子，这才进了牢门。进来一看，这大牢是个大院子，有更道，北边是五间狱神殿，五脊六兽，金碧辉煌，两边是坎墙，东西南三面是牢房，天地元黄，钉着小木牌。里外都是铁栅门，大铁锁，旁边有牌，上写天字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来到北边天字一号监，连开两道门进来，王班头在门外等候。董爷一看，谭望坐在土炕上，锁链从炕沿穿过去，虽然坐牢的时间不长，人显得很憔悴。谭望一抬头："您是董老哥哥么？小弟有礼。""兄弟，你受苦了。""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董爷低声说："事情我已然知道，愚兄二鼓来

救你。你此时多活动腰腿,今晚跟我越狱。"谭望点头。哥儿俩又说了一会儿话,董爷告辞。王班头把门锁好,陪着出来。

王班头上下打量:"这位老爷子贵姓高名啊?""在下董化一。""您是谭庄主的朋友?""生死至交。""您肋下别的是刀吧?""你算猜对了。""谭庄主是武林好汉,与虎同眠,焉有善兽,您大概也精通武艺吧?"董爷看看王班头,面带忠厚之相,便微微一笑:"不错,老夫生平杀人多矣,贪官污吏、贼匪顽民,死在老夫手内,不计其数。"王班头就觉得脖子后面冒凉气,伸手直摸。董爷一笑:"老夫刀快,不杀良善之辈。"王班头点头:"这我明白。谭老爷子无辜,遭人陷害,咱们底下人也为您不平,不过说不上话去,总希望侠义前来救您。您是来踩道的吧?""哈哈哈,看来你很聪明。""老爷子,二更天弟兄们都去赌钱,大牢内无人看守,您正好行事。"董爷点头:"好,你若走漏风声,我可酸枣眼——青红不分。""您言重了。我暗中告诉他们,到时候别赶到您的刀口上。您请吧。"

董爷出了牢门,找饭馆吃饭,耗到天黑,出西关找个树林,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快交二鼓了,老人家把刀背在肩上,伸腰踢腿,周身上下合适。剑客爷出树林,塌身形,走矮式,施展夜行术,如同一缕青烟,越过护城河,施展狸猫登枝的功夫,来到城墙上。长安城内,万家灯火已寂,百姓已入梦乡,长街上三三两两巡更走夜之人,并不放在董爷心上。老剑客飞身下城墙,长腰上民房,过鼓楼往东,来到大牢的东南角,从墙根儿到枣枳棘大约有两丈四尺。老人家抱元守一,气贯丹田,一鹤冲天式,如箭离弦,似鹰脱钩,起来足有两丈六尺,过了枣枳棘,往里一晃头,鱼鹰投河式,双脚蹬空一踹,越过高墙,身轻如落叶,脚扎实地。绕过牢房,黑暗暗,阴惨惨,剑客爷仔细观瞧,果然没有巡查打更的官人,其实都耍钱去了。董爷鹿伏鹤行,来到天字第一号,探右臂,顶绷簧,亮出龙鳞宝刀,用刀尖儿一蹭,锁梁已断。折锁放在

门墩上，剑客爷进来，照样把牢门锁砍断，推门进屋。谭望早已活动开了，气血已活，站在炕上。董爷把脚镣、手铐、脖链一一斩断，解除了桎梏，谭德祖下地磕头："老哥哥，使小弟脱离缧绁，没齿不忘。""兄弟起来。自家弟兄，何须客气？随愚兄出去。"哥儿俩出了牢房，往西来到狱神殿前，董爷说："你先站一会儿，待我关上牢门。"老剑客飞身过来，把牢门关上，折锁别上，再回到狱神殿一看，谭德祖踪迹不见！

董爷纳闷儿，拔腰上狱神殿，蹬中脊往四外观看："啊！"往正西两条黑影，快如风驰电掣。董爷心说：好啊，把我给晒了，追！脚下用力，不多时已出西关，旷野荒郊。董爷高喊："站住！不站住我可要打了！"掏出钢胆，右手一摇，嘎楞楞响，可没往外打。董爷心里嘀咕：自己一对铁球，八寇闹剑州时打万俟羽修丢了一只，还剩一只，万一打出去又回不来，这人可就丢大了。所以他只摇不打。就听前边说话："你有哇，我也有。"一伸手掏出一只铁球来，嘎楞楞一摇。董爷一看："老梆子，原来是你！"来者非别，今古侠关斗关九公。

闹剑州时，关老剑客抄了董爷的铁球，一路上引董爷到河南。他认为到卫辉府，你还想不起来么？于是就在家中坐等。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老剑客一想：我这老哥哥偌大年纪，丢了铁球，心里怪懊丧的，说不出道不出的，别再憋闷出病来。干脆我给他送去吧。老剑客带好大环刀，揣着铁球，从家里就出来了。走到长安地面，他想起一位老朋友来，就是谭德祖。来到谭家庄一看，门上贴封条，也打听不出来，关爷纳闷儿。无巧不成书，他正在东村口树林边上想主意哪，谭英来了，见伯父施礼，把前后经过一说，老爷子这才明白。关爷跟着谭英回到船上，又见着姑娘谭秀英。关爷没见过她，这一见，心说：好难看，一大三大。什么意思？她是大姑娘，长的大脑瓜大脚丫大屁股蛋儿，满头黄发，凹目翻鼻，奇丑无比，何异齐国无盐转世，后汉

黄氏重生。见礼已毕,关爷想,我得去劫牢反狱,救出谭望。

吃完晚饭,谭英把关爷送到岸边,找地方休息到二鼓,他这才赶奔西关。发现前边有条黑影,从身法上看好像老友董化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关爷仔细一看,怎么他身上带着刀哪?他平生不喜刀剑,最爱十三节鞭,从什么地方捡的刀?大概他也听说谭望的事了,我跟着他。就这样,他一直跟董爷到天字牢。见董爷拉刀斩锁,关爷以为这是一口普通的刀,心说:你要用刀砍,仓啷啷一响,惊动官人,多麻烦。我这里有大环宝刀,可以帮你。没想到一看刀的光芒,关爷心说:嘿!也是一口宝刀,他从哪儿偷的呢?直到救出谭望,董爷回去关门,关爷这才露面。谭望一瞧,刚要说话,老剑客一架他:"走!"谭望以为这二老是一块儿来的呢,也没问,跟着关爷就跑了。如今一亮铁球,关爷也掏出来了,小节目二老对铁球。

关爷笑着过来:"我的老哥哥,在剑州我要拿老道,你却要打老道,一赌气我抄了你的铁球。我想你还不去找我么?谁知你没去。我这才出来找你,遇见谭英,得知此事,我也要救谭望,可巧碰上你了。"董爷连连致谢。谭望这才明白:"原来您二位不是一块儿来的。"董爷一瞪眼:"谁跟他一起来的?你跟他一跑,叫我着急!"关爷说:"你救了谭望,可你往哪儿放他呢?官府一贴布告,家喻户晓,一体严拿,他仍然是有家难投,更谈不到协助胜陶然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不是有高人出头么?""什么高人?哪里来的?穿一丈几尺的大褂子?在哪儿?"这时就听西边树林里有人喊:"董化一好大胆!砸牢劫狱,救出谭望,该当何罪?"董爷高兴了:"高人来了!"从树林里出来五个人,为首的正是病太岁张方,后跟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原来张方回大营面见胜裕,把谭望的事情一说,老庄主认为此事难办。张方一笑:"老庄主毋须操心,在下自有办法请谭望帮助行营。我先告辞,回去准备。"张方回到观内,找来阮和他们四个,五人这才

前来接应。大家见面,介绍行礼不提。董爷问:“方儿,现在谭庄主已然救出,下一步如何办理?”“老爷子,您放心,咱们都先到回天观。”

老少群雄回到观中一看,俨然一副公馆的样子。吃点儿夜宵,天光大亮,张方告诉杨师爷:“您先写公事,就说钦差身染贵恙,回天观地势狭小,不能作为公馆。让西安府张志中准备公馆,其他地方都不成,必须落在谭德祖的家中。然后让他备轿接大人到谭家庄,请谭望冒充钦差,不就回去了么?跟着公馆让西安府张贴布告,招安谭望回公馆,命其全家报效朝廷,这样帮助三庄不就名正言顺了么?”董关二老一听,佩服张方足智多谋。杨师爷点头:“唔呀,张方,公事好写,只是代天巡狩的钦差大印,大人自己带着,吾这旮里没有大印,公事岂不假了么?”张方摇头:“您只管写公文,我来做大印。”张方真有办法,到厨房找了一块熏干,根据尺寸字体,把印刻得了。杨师爷一看:“唔呀,豆腐干戳子,这戳子还治饿的。张方,张志中身为四品皇堂,难道看不出来么?”“我听说他是捐班出身,代天巡狩就能吓得他屁滚尿流。您把公文写好,我去见他。”杨师爷把公文写好,张方拿豆腐干戳子用上印泥,齐年盖月,打上印鉴。一切准备妥当,张方带好公事,赶奔西安府衙。

书说简短,手下人一禀报,张志中不敢怠慢,换官服,到二门迎接张方。书中暗表,张志中今早得到报告,谭望越狱逃走,他吓坏了,一面命邱德世明察暗访,一面立刻写信送往山中。他已然知道,年羹尧被困隐逸山庄,怎么公馆又来人呢?单说张方进来,张志中一躬到地:“卑府迎接上差。”张方心里这乐:你张志中是朝廷命官,我张方再大,也是公馆一吏,我给你请安,你不敢受礼,打个横儿也给我请个安,这算平礼相见。怎么你倒先给我行礼了?那我可得端起来。张方用手一接:“贵府免礼吧。”嘿!知府倒给他作揖了。张志中猫腰点头:“不知上差驾到,有失迎

迓,望乞恕罪。”“不敢,在下来得鲁莽,大人海涵。”“请到书房一叙。”

到书房落座。张志中抱腕胸前:“不知上差来到敝衙,有何公干?”张方一笑:“我家钦差此番出都,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三品以上官员拜本参劾,三品以下官员先斩后奏。先到四川剿灭反王富昌,又跟踪来到陕西,不想失于计算,小有失利,公馆暂打在回天观中。又兼钦命操劳过度,身染贵恙,遵医官嘱咐,必须静养。现在四川乡勇已奉命前来,公馆地势又狭窄,不得养病,特命贵府速择公馆,迎接钦差。请看,公文在此。”张方胆量真大,若无其事。张志中接过公文,其实他不认字,装模作样地仔细观瞧,最后齐年盖月,代天巡狩的官防大印。“上差,钦命染有贵恙,一时操办不及,公馆就打在府衙吧。”张方把脸一沉:“贵府此话欠妥。当初钦差驾到剑州,不想犯官黄国英包藏祸心,公馆打在州衙。幸亏群雄效命,化险为夷。钦差一怒,将黄国英处斩。知府,我是看你不错,才提醒你一声。你若把公馆打在府衙,正触犯大人所忌,这还了得!”张志中脸都白了:“不是上差提醒,几乎铸成大错,多谢多谢。不如这样,让大班头邱德世陪着上差到各处看看,只要您满意,不论官产民产,一律占用。”“好吧。”

邱德世领命,带着官兵陪张方出了府衙,各处转。其实好房子有的是,可张方都摇头。一直找到中午,回到府衙吃饭,邱德世暗中告诉张志中:“多好的房子,张老爷看不上。”张志中心里明白,这是跟我要银子哪。吃完饭,张志中托着二百两银子进来了,客气几句,张方也不推辞,打个哈哈,收下了。到了下午,邱德世请示张方,张方说:“邱班头,钦差最喜欢静,咱们到城外去看看吧。”邱德世明白了:这是银子管用了,这回准成了。书说简短,来到谭家庄,张方一看,谭家还贴着封条呢。他装模作样一问,邱德世把事情经过一说,张方让他把封条挑开,进去一看:

“这里很好，权作钦差大人公馆。”邱德世立即陪张方回到府衙，禀报张志中。张志中赶紧命人收拾，然后让邱德世准备车辆马匹大轿，请张方上马，一行人前呼后拥，赶奔回天观。

来到观外，这儿有亲兵站着岗哪，张方叫知府带人役在庙外等候，自己下马带着大轿抬进庙内。书说简短，皇亭子、圣旨、金牌、尚方剑搭出庙外，亲兵团团围住。年福年禄把官服给谭望穿戴起来，搀入大轿。除了董关二老和燕金章，其余的人纷纷上马。所有信札公文案牍完全装车，人马杂沓，这才奔谭家庄。到地方，亲兵里外站岗，把张志中拦在门外，大轿往里抬，三座皇亭子抬到二道院，大轿落平，谭望到上房寝室休息。外间屋几案上摆好圣旨、金牌、尚方剑。张方传话：“钦差身染贵恙，不能接见外人，西安府暂回府衙。”有人到外面一说，张志中遵命，押空轿带人回去暂且不提。这边谭老庄主给张方作揖，千恩万谢。

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杨师爷沉吟半晌：“张方，公文虽然瞒了这个不识字的知府，难道他手下的师爷不明白么？万一露出马脚来。我们这公馆岂不成假的了？”张方点头：“未曾水来先垒坝，我们必须防备万一。”张方调兵遣将，布置一番，最后说：“大家记住了么？”众人点头：“我们都记住了。”果不出所料，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张志中求见。”“来了，大家准备。”侯二爷带着于恒甘虎走了，阮和哥儿四个站在张方左右，余下的人都躲起来了，刘俊退到里屋。

按下此处暂且不表，张志中怎么又回来了？确实看出破绽了。他回到府衙，仔细一想：钦差有病，又不是重病，我是知府，对藏峰岛知之甚详，他应该立即召见我，为什么打发我回衙呢？再说上轿下轿完全把我拒之门外，看来一定有诈。他拿着公文反复瞧看，立刻让人把吴师爷请来。这吴师爷号梦生，会稽人，是个六科通透、老于案牍的人物。张志中把公文递给他，吴师爷仔细观看，最后判断此公文为假。张志中一问，吴师爷说：“这

公文写得不错,然而代天巡狩印是假的,笔锋刻制粗糙,绝非黄金大印。”张志中恍然大悟,又把公馆打在谭家庄的事一说,吴师爷一拍桌子:“大人,看来此事与昨晚盗狱有关。长安城都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作为公馆,他怎会直接跑到谭家庄去?一定是他们那里有高人了,劫牢救出谭望,使旧业还主。”“吴师爷,公馆成立,支援三庄行营,于藏峰岛大大不利,这如何是好?”吴师爷低头想了一下:“大人,前者陶副帅来信说年羹尧他们被困隐逸山庄,他一定把大印随身带走,您马上去信问个明白,并把谭家庄的事情写上。陶副帅如果来信,肯定钦差被困山中。您请一位郎中,就说替大人医病,如有蛛丝马迹,露出破绽,立刻命邱德世率武汛官兵捣毁公馆。此为釜底抽薪之计。”“好主意。”书说简短,陶源接到书信,立刻回信,年羹尧确实被困山中,让张志中设法除掉公馆。张志中接到回信,不敢怠慢,立刻调兵,找了一个二把刀的郎中,前呼后拥来到公馆。

来到公馆门前,张志中下了马,往里就闯。诸位,公馆是假的,其余可都是真的。亲兵小队是皇上派的,非常豪横,厉声一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擅闯钦差公馆,脑门子上贴面肥——发了你!下站!”张志中只好忍气后退:“众位多辛苦,西安府张志中求见钦差大人。”“候令。”“是。”张志中一见官人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模样儿,他又满腹狐疑了,心说:瞧他们狗脸生霜的劲头儿,这公馆不像假的啊。得了,我是上坟的羊——豁出去了。豁出去又能怎样?病太岁张方早已设下香饵,这才要戏耍西安府!

# 第十回　病太岁戏耍西安府

张志中杀了个回马枪，返回公馆要面见钦差。时间不大，阮和从里面出来了："谁是西安府知府哇？"张志中一看这位，好像憋着一脑门子官司，耷拉着脸，只好过来："在下张志中，求见钦差。""我是年府管事的，你求见钦差有什么事？""在下听说钦差大人身染贵恙，五内如焚，特把长安城最有名的老医生请来，给大人诊脉治病。请管事的让我们进去吧。"阮和把眼睛一瞪："你是什么东西，敢给大人治病？老大人有疾，自有医官给看，何用外人？你带来的医生，还有太医院派的医官医术精良么？再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们要暗中把大人害了呢？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看来你这知府太高贵了，想给大人看病，你长着几个脑袋？真是不知自量！"张志中喏喏连声："您说的对，请体谅下官一片忠心。老大人乃国之干城，下官一听老大人身有贵恙，恨不得老大人早占勿药，因此请来郎中，只是给大人诊脉。至于吃不吃药，那是另外一回事。下官天胆也不敢做此灭门九族的事，请管事的原谅。"阮和点头："听你的意思，你是尽一片孝心，这很好，我一定给回上去。"张志中一听，心里又犯了嘀咕：听他的口气，好像钦差就在里面，如果大人真在，我这三番五次到公馆罗唣，大人一怒，怪罪下来，焉有我的命在？再一想，我这不也是为了大人的病么？"您给往上回吧，在下一定要见到大人。"阮和一瞪眼："回谁呀？"张志中这气："您给回大人吧。""张知府，你真糊涂。你带医生给大人看病，这是大人的私事。既是私事，就得请示年府的

侯老总管。老爷子七十多岁了,脾气很坏,张嘴就骂人,凡属大人的私事都由他负责。所以你这件事也必须呈禀老总管。”张志中心说:真麻烦。“有劳管事的给回老总管一声吧。”“好,你等着吧。”

阮和进去,到屋中细细说明,张方一听:“二大爷,按计行事吧。”二侠嘱咐好于恒甘虎,甘虎在角门里等候,把于恒带到大门后边。二侠一开大门:“谁是西安府?到这边来。”张志中带着郎中走到近前一看,二爷秃脑袋,面带笑容,二目放光,心说:看样子这老头挺善良的。“您是侯老总管?学生张志中,特来给大人诊脉。”“我听说了,你倒是一番孝心,不过我负责大人的饮食起居,冷热寒暖,全要留神。我看你这样,八成跟西安侯有勾结吧,没安好心,我可不能叫你给看病,倘若有点闪失,我可担当不起。依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好了没的说,稍有不慎,你这小小的前程没了是小事,脑袋就得搬家呀。”“老总管,下官也是着急,请郎中诊脉,只要没危险,下官就放心了。”二侠点点头:“去去你的疑心,别辜负你的美意,我就去回禀钦差,只是……”“老总管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只是还要禀明张上差。”张志中心里就一哆嗦:“老总管,这与上差无关啊。”“你真糊涂!大人的私事由我来管,可你给大人看病关系重大,就不是私事了,不禀明上差,这可交代不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给你说好话。”“多谢老总管。”张志中心里欢喜,幸亏遇见这位多福多寿的老总管。二侠一招手:“你们随我来吧。”转身就走。张志中用手一招,邱德世带二百官兵,各持刀枪,进马号跟着。侯二爷在前边走,也不往后瞧,呼噜噜跟着满进来了。

这时,从角门里蹦出来一人,手持降魔杵,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好小子,手持兵器,来到公馆,有意刺杀钦差!哇呀呀呀!”两眼一瞪,杀气腾腾,正是甘虎。马号大门咣当关上,门后的傻小子于恒也一抡杵:“好小子!”雌雄眼儿瞪圆,好不怕人。

二爷一回身:“啊！怎么全进来了？快把军刃扔下!”兵丁人人胆战,个个心寒,全把兵刃扔了。二爷把眼一瞪:“张志中,你带兵丁持军刃,擅闯大人公馆,你要造反哪！此二位乃圣上赐给钦差的站殿将军,专门保护大人的。”张志中汗往下流,连连作揖:“老总管,这都是差人不懂规矩,为保护学生才带军刃跟随。”“胡说！你到公馆见钦差,难道还须有人保护？如果大人想杀你,如割蒿草。可恶的东西,真不懂规矩！幸亏是我,不然回禀钦差,要你的脑袋！还不叫他们滚了出去!”连郎中都被轰出公馆。双猛自去。张志中就觉着脖子后边冒凉气,他擦了擦汗,蔫蔫地跟着二爷进了角门。

不多时来到台阶下,二爷低声说:“你站一会儿。”二爷上台阶挑帘笼,见张方行礼:“老奴拜见上差大人。”“老人家偌大年纪,不必行礼,有事么?”“是,有点儿事情。”“请讲。”“上差大人,钦差的病不见起色,老奴甚是心焦。”“是啊,我也很着急。”“上差大人,也许随来郎中用药不当。”“老管家所言甚是。”“老奴想另找一位郎中给大人诊诊脉,我等也好放心。”张志中一听,感念二爷替他说好话。就听张方又说:“不过大人身为国家头品大员,乃国之干城,一身系朝廷安危,岂能随便找个郎中？此举干系重大,本上差无法答应,老总管免开尊口吧。”“禀上差,西安府是朝廷命官,他带来郎中,要给大人看病,请上差恩准才是。”就听张方嗓门一高:“总管,你好糊涂哇！西安府是西安侯心腹,包藏祸心,怎能叫他接近钦差？他带来的要是刺客,悔之晚矣。”“我看他倒是真心,绝无他意。给大人看病,我们监视;开的药方,我们不吃,也就是了。”“哼！老总管,君子防患于未然,叫他们接近钦差,倘若秦廷匕现,博浪锥发,如何是好？老总管是不是受了张志中的好处了？把他叫进来,我要问个明白!”二爷出来:“张知府,他正在气头上,你可多加小心。”“是是是。”

张志中往里走："下官拜见张上差。"张方一拍桌子："张志中，你好大胆！钦差染病，禁止喧哗，你却屡次来此搅闹，藐视尚方宝剑不利么？"这叫相畏者相挟。张志中把心一横："禀上差，大人有病，我等恨不得钦差霍然病愈，此心惟天可表。""张志中，你还敢狡辩。你往上看，圣旨、金牌、尚方剑供在上面，君父在此，你还敢逞口舌之能么？"张志中赶紧正冠，甩马蹄袖，肘膝进礼："万岁万岁万万岁。"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匍匐在地。张方一瞪眼："你敢来到公馆，大声喧哗！"张志中这委屈：就听见你一个人嚷了。"学生出自好意，不得上差谅解。""你胡说！你到公馆无理取闹，还敢强词夺理！"张方的嗓子又尖又细，调门很高。张志中连连作揖："上差大人，钦差有病，禁止高声喧哗。您的嗓音太高了。"张方一拍桌子："你高声喊叫，恶人先告状！真是有恃无恐，这还了得！"

这时，就听寝室内有人颤巍巍地说话："何人大胆？"张方冲里屋门一撅屁股："喳！""张方，本钦命有病，禁止喧哗。什么人大胆，如此嚣张，视国法如无物！不论他是何人，不论大小官员，请尚方宝剑，就地斩杀勿误！""遵命。来人哪！"司马良夏九龄各抖链子锤链子镢，缠住张志中的腿腕，往外一拉，咕嗵，张志中来了个大仰壳。张方一瞪眼："请尚方宝剑！"杨小香杨小翠一按刀把，亮出刀来，张志中亡魂皆冒！二爷侯杰一挑帘子，冲众人摆手："不要杀他，千万别请尚方剑。"伸手揪起张志中："快跑！"张志中比兔子都快，撒腿就跑："老总管，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出公馆，上马匹，他跑了。再说公馆中刘俊从屋里蹦出来："师弟，我装大人怎么样？""太好了。"谭望说："张上差，我的家眷和渔民怎么办？""您放心，这就好办了。"

第二天，张方写信，派人送到西安府衙门，叫张志中出告示，招安谭望，回谭家庄协助三庄乡勇。张志中立即照办。这一来，谭氏兄妹和渔民们全都回来了，大家热闹了好几天。谭望挑选

了一百只大船,送到白沙江。胜裕派明照远和石永杰带两千乡勇,再撑起一百只浮江莲花舟,立起水师营。可大船依然不够。张方说:“老庄主,咱们不如跟金龙川银龙川再借二百只大船,不就够用了么?”谭望摇头:“你不明真相。金龙川川主镇海鳌杜志远与我有仇隙,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杜林、次子杜茂,都不是好东西。杜志远曾向老夫求婚,让我这丑闺女许配他儿子杜林,被我一口拒绝。他因此投靠藏峰岛。至于银龙川的两位川主飞蓬叟贺通和飞云叟窦成,跟我倒是不错,可他们立场不稳,脚踩两只船,举棋不定。”

书中暗表,这银龙川本来是窦成的,贺通原来以保镖为生,到晚年被窦成请到银龙川,虽然下人管贺通叫大爷,但实际掌权的是二爷窦成。这银龙川山外打鱼,山内开荒,自给自足,不打家劫舍,安分守己。贺大爷对藏峰岛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主张与三庄联合;可窦二爷认为藏峰岛的势力也不弱,应该见风使舵,暂且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谈了几次,哥儿俩谈崩了,贺大爷最后一跺脚:“老二,你没拿我当哥哥,当了你的掌中球、足下泥,当了你的使唤小子。好吧,当初我也没死乞白赖地要来,是你请我来的,咱们缘尽于此。我走了!”收拾一个小包袱,到船坞上小船,驶离银龙川,来到东岸。

弃舟登岸,贺通提着包袱,信马由缰地向前走。穿过一大片树林,再往前走,天色已晚,贺通见前边有个镇店,此地叫三家店。进村口路南有座大客店,恒通老店,贺爷就住在这儿了。伙计陪着到二层院,进南上房,后窗支开,挺凉快。炕上有个短腿六仙桌,贺爷就把小包袱放在炕桌上了。伙计递给他布掸子,然后去打洗脸水。贺爷到院中掸土,再进来一看,小包袱不见了。这时伙计端着洗脸水进来,贺爷问他:“伙计,我的小包袱你是不是交柜上存起来了?”伙计挺纳闷儿:“没有啊,您不是放在炕桌上了么?呦,怎么没了?咱们这儿没丢过东西呀。”贺爷点

头:“算了吧,”伙计走了。贺爷一想,这是背运哪,看来我的死期已至。想到这里,他上了炕,来到前窗下,解开丝绦,把刀放下,把绳拴在窗户上,就想上吊了。伸脖子刚要钻套儿,猛然身背后有人拍他肩膀:“贺通,丢了包袱,就要上吊吗? 这么大年纪,没出息!”贺通回身急视,只见一位白发老人,形神潇洒,笑容可掬,手里提着他的小包袱。来的正是威镇漳州老剑客白泰官。

白老剑客在漳州听武林同道说起他弟子孙茂昌到杭州找吕留良寻衅,后来就不知道下落了。老剑客一想,茂昌为人敦厚,生平不轻诺、不寡信,他既然答应我不与大先生寻仇,为何言而无信呢? 吕留良虽是忠厚长者,怎么茂昌到避尘轩就下落不明呢? 莫非遇害? 不至于吧。爱屋及乌,看佛敬僧,我得到杭州看看。老剑客把镔铁双镢别在身上,带好路费,从漳州起身往北来,走隘穿关,行船过渡,来到避尘轩。老哥儿俩一见面,吕留良把头闹避尘轩、二闹避尘轩、五蝠捧寿、三闹避尘轩、较力摔砖的事情叙说一遍,最后说:“茂昌随鲍兄去了陕西藏峰岛,听说落在那里。又传言我那不肖之徒王荫也落在那里,不知真假。”老哥儿俩把酒畅谈,对弈烹茗,白爷住了一个月,这才告辞,起身奔陕西。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日已西沉,眼前一大片树林。白爷进树林,找了个木桩子,盘膝打坐,闭目休息。休息片刻,正打算要走,听脚步声音响,来的正是贺通。贺通年轻时曾想拜白爷为师,可白爷一瞧他的骨架,只是中人之资,就没收他。一晃几十年了,老剑客依稀认得他,心想:他神魂不定,莫非有什么事? 白爷就跟上他了,直到恒通店。老剑客从东墙外翻入,隐蔽在房上,看贺通进南上房,就在后窗外偷看,趁他出去,白爷从后窗进来,伸手抄包袱,又蹿出去了。一看贺通要上吊,这才露面。

贺通趴地下就磕头:“师父您好,弟子拜见。”白爷伸手相搀:“快起来。你倒好哇? 听说你在银龙川,混得不错吧?”“还

不错吧。”爷儿俩坐在炕沿上。这时伙计进来：“呦，这位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贺通一笑：“这是我师父，在我身后进来的。”要酒要菜，爷儿俩对坐饮酒。伙计走了，贺爷这才把银龙川的事说了，白爷一笑：“这不算什么。明天我跟你到银龙川见见窦成，给你们说合说合。”贺通一听，愁云驱散，笑逐颜开，频频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这酒可就喝高了，贺通舌头都短了：“师父，您喝啊。遇见您我高兴，我可喝多了。不是弟子挑您眼，当初我要拜您为师，您看我没出息，不堪造就，不收我。当然我贺通也争气，八月十五宰兔子——有您也过节，没您也过节。”“贺通，你喝多了，说话不着边际了。”“师父，酒喝人肚子，没喝狗肚子。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三醉斩白蛇，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唐李白斗酒诗百篇，宋武松醉打蒋门神，醉了能办大事。弟子我海量，喝这点儿酒还能醉？弟子在江湖路上也时常听到有人提您，您是高山点灯名头亮，弟子我就不知道，像您这武艺，在武林中能排第几啊？”白爷大笑：“哈哈哈，不是咱爷们儿说句朗言大话，为师的本领在江湖上不属一也要属二。”

刚说到这里，就听后窗外有人说话：“白泰官吹牛，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我问你，你的镔铁镢哪？”“呦！”白爷伸手往肋下一摸，军刃不见了。白爷一按炕沿，丹田一提气，从炕上纵出窗外。贺通一按刀把，也纵身出来。这二位越墙出去一看，这是西南东北方向的一条大路，只见道儿上站着一个人，五短身材，瘦小枯干，顶门有一撮黄头发，迎风不倒，白剪子股小辫儿，两道三角眉似有如无，大三角眼，黄眼珠子黄眼圈儿，小鹰钩鼻子，一部黄焦焦的胡子，尖下颏儿；身穿蓝衫，扳尖靸鞋，白布袜子，左肋下别着一对生锈的镔铁镢，左手托着一对镢，正是白爷身上之物。白爷用手点指：“朋友，你是哪个？”“哈哈哈，老儿白泰官站稳了！太爷祖居延安府，金眼貔貅泥小鬼，我叫陆恒。”

书中暗表，陆恒是延安府东门里的人，家里过去是土老财，

为富不仁,鱼肉乡里。陆恒四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没有几年,家徒四壁,日无隔宿之粮。陆恒八岁时,自己拿着一把刀到粮食市上要粮。你不给,他照自己脑门子上就是一刀,拉个大口子,血流一脸。人家怕惹事,赶紧给他盛米。这叫拉破头。谁敢惹?老百姓背地里都管他叫泥小鬼。城外有条延水河,当地很多百姓以打鱼为生。也该着老百姓倒霉,河边出了一个恶霸叫罗四虎,他包了渔行,强买强卖,得个外号叫活阎王。延安城有句话:你别亏心,要是亏心,城里碰上泥小鬼,城外碰上活阎王。老百姓恨之入骨啊。也有聪明人,就想到以毒攻毒之法,挑拨陆恒去斗罗四虎。还别说,这陆恒还真中了激将法,揣着匕首就奔城外了。小节目小鬼斗阎王。两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陆恒心狠手黑,一攮子就给罗四虎扎上了,鲜血直流。罗四虎手下有一帮人呢,呼啦上前,陆恒可要吃亏。众位,泥小鬼品行低下,劣迹很多,但惟独这件事他可办得不错,正大光明,为民除害。他只办了这么点儿好事,还让高人看见了。只见两位白发道长分人群到近前,恰好路旁有座石碑,二位一扬右手,照石碑上半截就打,啪嚓!掌断石碑。这一来把众人全给镇住了。罗四虎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把这渔行分一半给小鬼,我们一人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陆恒也吓一跳:本来自己要吃亏,这俩老道一来,把我救了,只要能把渔行断给我一半就成。二人各揣心腹事。两位道长上前一问原由,陆恒当然说得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罗四虎却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谁知这俩老道没断渔行,只是警告罗四虎:今后如故态复萌,那就是怙恶不悛,定要严惩不贷。小鬼心里这骂:合算忙乎半天,自己什么也没得着。谁知老道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却让陆恒平步青云。二道长艺传于歹徒,才引出一段白泰官三夺镔铁镢,四斗泥小鬼!

# 第十一回　白泰官三夺镔铁镢

泥小鬼陆恒难得做一件好事，还让高人看见了。这二位道长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人，张明志赵明真，居住延安府正北朝阳峰观音堂。二人下山云游四方，恰巧经过此处，这才出头，把事情给解决了。他们认为小鬼是好人，见义勇为。把小鬼带到一个树林里，四下无人，张道爷问了问他的名字和家里情况，最后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打抱不平，侠义可钦，我弟兄收你作个徒弟如何？"小鬼摇头："道爷，我可不当老道。""无量佛，我弟兄身通武艺技击之术，你也看见打石碑了。"小鬼恍然大悟："二位老师在上，弟子有礼。"破家也不要了，也不拉破头了，随道长来到观音堂。小鬼正式拜师，盘腰搬腿站架子，三十六个大架子，七十二个小架子，然后各种长拳短打，各种兵刃。小鬼真不怕苦，昼夜用功，一晃十年，小鬼筋骨强壮，一口单刀，武艺高强。依着老道的意思，让他下山闯荡江湖，可陆恒一摇头："师父，弟子的武艺能把天下武林人战败么？""无量佛，你真是异想天开。要知道，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能人背后有能人。练武的只有盖棺论定，活着就难免栽跟头。再说，惊人的绝艺也不是十年八年练出来的。""师父，弟子愿学惊人的绝艺，不怕时间长。""那好吧。"这一来，可是二五更的真功了，老道教他八部大气，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以及八不滑的功夫。练这种武艺，在地上洒满绿豆；在绿豆上练熟了，把绿豆撒在冰上，这再练出功夫来，那不论跌爬趴翻滚，如踏平地。您听说过侠剑客走着路，踩到贼冰，吱溜，来个屁股蹲儿，

那多寒碜。

书要简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陆恒足不出户，又练了四十年，可就六十多岁了，一对镔铁双镢，进步六十四式，武功精湛。张明志很欣慰："陆恒，没想到你福德深厚，尽得为师衣钵真传。这回你下山去，在武林中不落人后。"小鬼高兴。老道给了他一对锈镢，多带银两，从观音堂下山，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十几年的光景，他闯出个外号来，金眼貔貅泥小鬼。现在张赵二人已入藏峰岛，叫人给小鬼捎信，让他到藏峰岛见见师父。陆恒从江浙一带才来到陕西，走到树林里，正好看见白泰官坐那儿休息。他一看，这老头儿腰里别着的双镢比自己这对儿胜强万倍。他可不知道这是白泰官，要知道，吓死他也不敢偷镢。一瞧这老头儿气息调匀，睡着了，他施展草上飞行的功夫，来到树后。他用手掐住双镢，随着老人家呼吸之气，慢慢往外拔。你既然偷了镢，就走吧；他还要藏在树后看一看。没想到贺通到了，惊醒了老剑客。老剑客一注意贺通，也就忘记检点身上了，因为毕竟几十年不带军刃了，这次出来带着镢，还如同在家一样，所以丢镢根本不知道。小鬼一直跟到店房，得知这是白泰官，他心花怒放。到现在白爷一说大话，小鬼才答茬儿。

且说白泰官老剑客一阵难受：偌大年纪，在家里抱胳膊忍了多好，到底落个与人无侮，与世无争，如今老了来这么一手儿，我已行将就木，桑榆晚景，栽这么大跟头，我找不回来呀。"陆恒，我认栽。你不是要跟我比试比试么？请你把镢还我，咱再比武。你看怎样?"小鬼一阵狂笑："呸！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双镢是老太爷从你身上偷的，你若想要镢，从老太爷手里夺去。"说到这里，捧双镢照白爷胸前便点，白爷伸手抓镢。小鬼耷拉手腕，白爷单锋贯耳，奔太阳穴打来。小鬼褪头一躲，镢走扫堂，白爷纵身躲过，二人打在一处。白爷丢失双镢，心思不整，五内如焚；小鬼陆恒则是兴高采烈，洋洋得意。十几个回合，白爷就有些吃

力了。贺通着急，高声说话："小鬼陆恒休要逞强，老人家莫要着急，弟子来助！"白爷明白，自己吃力不等于输招，贺通要过来就有危险。"贺通，老夫的事不用你管。"正在这时，从西南大道上，一条蓝线相仿，跑来一人："唔呀，我要看一看么，这旮里打架的。"一位白发老人，赤红脸儿，谢顶了，白剪子股小辫儿，葱皮儿薄的蓝绸子长衫，腰里挂着槟榔荷包、眼镜盒、跟头褡裢、对儿表、烟袋荷包，别着一轴画儿，还别着一个二尺多长的大烟袋，铁杆白铜锅儿，蓝中衣，白袜子，福字履；两道蚕眉细长，一双虎目放光，颔下一部白胡须洒满前胸。来者正是英雄得鹿路民瞻。

路老剑客跟燕金章分手，奔陕西来，一路上游山玩水，耽搁了时日，今晚才走到这里。他高声喊喝："唔呀，那不是白老哥哥么？""路贤弟，正是愚兄。""为什么跟这个老王八羔子打起来了？""他偷了愚兄的双镢。""唔呀，混账东西，竟敢偷老哥哥的军刃！真是菠菜韭菜烂芹菜，孱头萝卜缨子！混账王八羔子，可恶的东西！小弟我来打这个臭豆腐。"路老剑客这一骂，小鬼控双镢一瞪眼："别骂了！""我还是要骂的，你叫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哈哈，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东西来了。你是哪一个哇？""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你叫什么名字？""老子是路民瞻。""嗬，你是江南有名的人物，我早就想把你打死。""混账王八羔子，小鬼头，你禁不住老子三烟袋。""朗言大话，亮你的军刃！""好，你等一等，老子先吃袋烟，提一提气，然后好揍你。"白爷一看，真麻烦。路爷把烟袋抽出来，伸到烟荷包里装了一袋烟，这一锅儿足有二两关东烟，用火镰打着了火绒，一伸右臂，二尺四的烟杆儿，很自如地放到烟锅上抽起来了。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练通臂的，呼哒呼哒，白烟儿升起，连吹带抽，跟拉风箱一样。

时间老大，烟抽完了，灰白火亮，白铜烟袋锅儿都快烧红了，路爷一控烟袋："唔呀，小鬼，看打！"路爷上步蹦起来，手腕冲

上，烟袋锅儿也冲上，照小鬼当头就打。小鬼双镢十字一搭，双臂用力，往上一迎："开！"噎！震耳欲聋。当烟袋杆儿快接触到镢的一刹那，路爷一翻手腕儿，烟锅冲下，好么，在这地方磕烟袋了。烟灰包着红火，关东烟又发粘，正是小鬼脑门上，红火炭就扣上了，一撮黄头发也着了，落在脑袋上，刺拉，烫一脑门子燎浆泡。小鬼噌的一下蹿出去了，右手镢夹在腋下，他用右手往脑门上一拍，啪！好瓷实，疼得他直蹦高儿："哎呀，烫了我了！""唔呀，混账东西，烫的就是你！"小鬼龇牙咧嘴，涮双镢金龙吐须，奔二目便点，路爷上左一转身，立烟袋一锁他，小鬼往后一抽镢，路爷大烟袋锅照小鬼的脖子上一出溜。您想，这烟袋锅多热，噗！粘下一层肉皮儿来。小鬼疼得直哆嗦："路老头子，我要你的命！"举双镢狠狠就打。路爷抽身撤步，大烟袋照肋下就戳，小鬼闪身躲过，二人打在一处。白爷心急似火："路贤弟，你也别撤招，劣兄也来加入！"飞身过来，双掌一挥，也参加战团。老哥儿俩围上陆恒，发招又快又急，小鬼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小鬼纵身出去，撒腿就跑。白爷喊了一句："贺通，你的事情让路老剑客帮忙吧，我追陆恒去！"

单说白爷脚下用力，追赶下去，直到东方发白，远寺钟敲，沿村鸡唱，把陆恒追没了。老剑客二目发直，一声长叹："唉！绿林人背地里讥笑白某老迈年残，丢失双镢，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找个村庄吃饭，无精打采地出来，走到过午，只见云生西北，雾长东南，大块黑云压顶而来，刷拉拉一道利闪，嘎拉拉一个沉雷，暴雨从天突降。剑客爷见前面是个村子，紧行几步，路边有座仁和客店，白爷走进来，想避避雨。谁知来这儿避雨的人很多，白爷一看没地方，转身要走。伙计不错，惜老怜贫，一挑帘儿："爷台，您请到柜房坐一会儿，喝碗茶，等雨停了再走不迟。"白爷道谢，刚要往里走，人群里出来一位给拦住了："老头儿，先别进去。"白爷一看，这人獐头鼠目，兔耳鹰腮，一脸狗性气，惹

人生厌。书中交代,这人叫曹丹守,是本村后街的人,品性恶劣,踹寡妇门,刨绝户坟,欺负孩子,吓唬傻子,外带坑蒙拐骗,因此人人嫌弃。他也到店里避雨,嫌人多,想进柜房。伙计知道他的人品,就没让他进去,曹丹守吃了个闭门羹。现在一看伙计让白爷,他可不干了,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揪住伙计就不放了。伙计还真没词儿了。

白爷一看,明白了:“这位爷台,您别挑礼,这位看我是个外乡人。”曹丹守一看白爷这年岁,他胆子就壮了,口出不逊。白爷一再谦让,曹丹守得寸进尺。白爷有点儿生气了:“比方说,我一定要进屋哪?”“你敢!你进屋我给你提出来。”“那你就提回试试。”白爷迈步往里走,曹丹守用手一推白爷。白爷站在南面,身后是大门外。老剑客伸左手一叼他的腕子,往前一拉,曹丹守往前一栽,白爷右手一拍他屁股,正把曹丹守拍到门口外。说来也巧,门口有片大水洼,喀嚓,水花四溅。曹丹守咕噜噜喝了好几口脏水,差点儿没把他噎死。他气急败坏,刚要站起来,这时从东边擦着墙根儿走过一个人,正走到水洼边上,曹丹守这一栽,溅了这位一身泥水。曹丹守净想跟白爷拼命了,就没注意这位。曹丹守刚站起来,这位抡圆了给他一个大嘴巴,啪!“哎呀!”又把他打回水洼去了,把曹丹守的槽牙打掉了两个。姓曹的一疼,又喝了好几口,好嘛,原汤化原食,把牙咽下去了。白爷一瞧,嗬,打人的正是泥小鬼。陆恒也是找地方避雨,找到仁和店,想住店,遇见这么档子事。您想,就他这脾气,溅了一身水,曹丹守又不赔礼道歉,小鬼气更大了,这才下狠手。白爷一看:“小鬼儿陆恒,白某正等你哪!”白泰官二夺双镢。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好在这时雨也停了,二位就在店门口打作一团。曹丹守托着腮帮子也瞧愣了。看热闹的乡亲一看他顺嘴角儿流血,腮帮子也肿起老高,就说:“曹爷,您过去也打呀。”曹丹守一睖睖眼儿:“我打?我离远点儿吧,到跟前我还不

被打死?”“曹爷,那您这打就白挨了。是骡子是马,您得过去遛遛。”“您别给我瞎马骑了,回见吧您哪。”曹丹守吃了个哑巴亏,臊眉搭眼走了,乡亲们一个敞笑儿。

单说陆恒,打了几合,纵身出去:“白泰官,这里人多眼杂,咱俩村口外树林内一决胜负!”小鬼折身往东,白爷紧紧跟随,到村口外路南,有个大树林。进树林,当中绿草如茵,二位又打上了。白爷一想:两次夺镢未能成功,祸到临头须放胆,我把他打死,也就把镢夺过来了。想到这里,白爷把气调匀,上步一闪,立手一穿,右手叶底藏花,进步掖掌,打小鬼软肋,小鬼用镢一支。白爷抽身撤步,小鬼双镢双锋贯耳,白爷褪头一躲,脚走扫堂,小鬼纵身出去。白泰官三夺双镢。二十个回合一过,这陆恒又急又狠,真有功夫。白爷一看,久久不能奏效,心里未免着急,这一急,就后悔自己不该出来,现在垂暮之年,栽这么大跟头,心里可就想窄了。小鬼在北,白爷在南,老人家一发怒,右掌一立,那意思,照自己额头上一掌,一死了之。小鬼往前上步,双镢照白爷肋上就扎。

正在这时,猛然树林中有人念佛:“无量佛!”小鬼一听,以为是师父来了,稍微一愣神儿。真是打闪纫针,白爷双手从双镢当中一分,照小鬼双臂上一扣,老剑客是大行家,他如果双手抓镢,小鬼一沉,就抓不到了。这样小鬼一抽双臂,正把双镢抓住,然后右脚一抬,照小鬼胸前,铆足了劲,啪嚓!踹个正着。小鬼应声而倒,摔出一溜滚儿。白爷感谢这声佛号,抬头一看,从树林里走出僧道俗三位老者,正是四大名剑后三位,碧目金睛佛姜本初、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珍珠佛董瑞。

自从剑山剿灭之后,老三位带青龙白虎就回庙了。张三爷要回江西,姜二爷则劝他暂住此地,打听英王下落,再助三庄一臂之力。后来听说胜裕去了陕西,老三位也跟下来了。走到这村子,天色已晚,他们就住到仁和店了。今天早上要走,姜二爷

看了看天气，认为过午必有大雨，索性再住一日。这哥儿俩知道二哥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医卜星象、岐黄之术无一不精，当然信服。等雨过天晴了，店门口一阵喧哗，老哥儿仨出来一看，白爷跟人动手。一直跟到树林，看白爷空手，小老头儿别着一对镢，手持一对镢，就明白了。张三爷一念佛，惊醒梦中人，白爷三夺镢。

老哥儿仨给白爷行礼，白爷伸手相搀，把陆恒的事情说了一遍。这时陆恒伸手把自己的镢扽出来，冲这三位瞪眼："谁念佛来的？出来！"张三爷口诵佛号："无量佛，是山人念佛。""杂毛老道，没有你这声佛号，我不至于挨这一脚，镢也不会被他夺去。"张三爷一笑："山人念佛，与你何干？"白爷一拦："小鬼，这三位是我的好朋友，大清国四大名剑的姜达、张鸿钧、董瑞。没有三弟这声佛号，老夫夺不过镢来。现在我手中有镢，你也亮镢，老夫如果在三十个回合内赢不了你，白某抱着脑袋滚回漳州，永不出世！请三位剑客作证。"小鬼一瞪眼："好，咱一言为定。"

白爷一分双镢，大鹏展翅："小鬼进招来吧。"陆恒扑身递镢，白爷身体不动，右手从底下用镢一抄他，左手镢从自己右肋下翻腕子就打，小鬼往后一撤。白爷往左划右步，右手镢从自己左肋下反打小鬼的右胯。这进步连环的招数实在奥妙，招里套招，层出不穷。小鬼横身出去，一控双镢。白爷一个指天，一个划地，看住门户。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白爷身法极快，如同正月十五的走马灯，两只镔铁镢如蛟龙出海，运用自如；小鬼虎视眈眈，手脚不闲，疯狂进招。十个回合一过，双方招数加紧，四只镢挂定风声，呜呜直响，摧得地上小草乱晃。小鬼咬牙切齿，鼓着腮帮子，气呼呼地动手。三位剑客点头赞叹：这泥小鬼不枉苦练数十载，招数瓷实，体似飘蓬。动手在二十五个回合，小鬼拦腰就打，从左到右，白爷金牛拱地，双镢从下往上翻。小鬼脸

冲北，白爷变成脸冲西，右手镢一压，左手镢横身一打，小鬼只能褪头躲。白爷藏着杀招哪，一看小鬼矮身，白爷划右步，右手镢照小鬼头顶就抽，这要打上，脑袋就碎了。小鬼听风辨物，知道上当了，猛往下一撤身，抬起头来。白爷进步连环，左步一上，左手镢贴身一晃，小鬼一愣。白爷翻身踩子脚，扁踩卧牛腿，啪嚓！把陆恒踹了一个大跟头。白爷鼻孔省力，把双镢别起，二十八个回合胜了泥小鬼。陆恒折身起来，一阵发愣。白爷用手指点："陆恒，老夫已有几十年不带军刃，被你偷去，不论怎样分辩，我也认栽。然而你并非英雄人物，你成心置老夫于死地，幸亏三弟协助，使我保全脸面。本应将你制死，念你练武不易，望你痛改前非，逃命去吧。"陆恒一指张三爷："杂毛儿，你记着我的！"说完，出树林就跑。

老哥儿仨重新见礼："老哥哥，请到店中一谈吧。"老四位回到村中，进店洗脸喝茶。姜二爷细问，白爷从孙芝学艺说起，直说到三闹避尘轩，拜访吕留良，夺镢斗陆恒。姜二爷也把打剑山到藏峰岛的事情说了，希望白爷能助三庄一臂之力。白爷摇头："三位贤弟，愚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说兢兢业业度过一生，到晚年却被陆恒偷去双镢，使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回思以往，不寒而栗，看来烦恼皆因强出头。愚兄不敢论武了，明天即告辞还家。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好对不起三位贤弟的美意了。见到令兄，请代我问好。"姜二爷也不便挽留，次日白爷自去，后文另有交代。

单说三位老剑客找到胜裕行营，老庄主得报大喜，率众倒履相迎，见面行礼。姜二爷把来助阵的意思一说，胜裕非常高兴，传令在后营搭起帐篷，请三老居住。这边谭望又打得十只大战船，送到水师营。明照远和石永杰派人禀报胜裕，众人一商量，决定明日五鼓天明，攻打万龙藏峰岛。给公馆去了信，张方和侯二侠一商议，公馆还要提防贼人偷袭，就由张方自己赶奔行营

助战。

书说简短，次日五鼓，老庄主带一千精兵，派段灯、赵环、赵胜看守老营，请三位老剑客上马，直奔水师营。大家弃岸登舟，令旗一摆，战鼓声响，喊杀阵阵，大小战船提锚拉索，如同箭发。来到螺丝湾外，大船抛锚停稳，莲花舟穿梭而行。水鬼兵换水衣水靠下水护船。这时山里鸣锣响鼓，大小战船，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飞鹫舟，金顶鹅黄闹龙舟上，黄罗伞下坐着英王富昌，文武群臣排班而立。西安侯毕竟是陕西巡抚，他不能出来，其余剑山和藏峰岛两山之人全在。英王来到船头："唤胜老庄主答话。"胜陶然怀抱令旗令箭，来到船头，一躬到地："王爷在上，胜裕拜见。"英王还礼："胜老庄主，孤在剑山与阁下是近邻，卧榻之侧难容本王，被你三次攻打，孤三十年卧薪尝胆，苦心经营，被你一朝消灭。怎么，孤逃到陕西，与你关山相阻，风马牛不相及，为何兴此无名之师？驱无辜民兵乡勇，以迎锋镝，与孤为仇作对，是何道理？""王爷，岂不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陕西亦大清国的雨露庇荫之处，黎庶也是大清国的子民。王爷身为皇兄，神器有主，不思共辅朝政，使国有泰山之安；而君享无疆之福，国祚绵延，达与永久，同室操戈，兄弟阋墙，视伯夷叔齐，能无愧乎？依草民良言相劝，大清国以孝悌治天下，您散众归京，当今万岁念手足之情，不咎以往，弟兄言归于好，以免征战起来多伤无辜。不知王爷钧意如何？"英王大怒，恨当年天王殿未将胜陶然置于死地，今日才有此事。

回到座位，他怒容满面："陶副帅，请派将出战。"陶源一摆令旗："哪位将军愿立头功？"旁边有人答言："副帅，某家愿往。"陶源一看，正是铁面魔王袁金豹。"袁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副帅嘱咐。"点手叫小船，袁金豹长腰上船，一分鱼尾双锋钩："三庄乡勇，哪个不怕死，登舟一战！"老庄主一摆令旗："哪位弟男子侄愿登船较量？""老庄主，不才愿往。"正是病太岁张方。"阁

下多加小心。""遵命。"张方一提三楞凹面吕祖透风锥,点手叫小船,纵身上去,船打掉头,直奔大船。临近一拔腰,飞身而上:"魔鬼头儿,认识小太爷么?""哇呀呀呀,你不是小冤家张方么?""哈哈哈,你还记得小太爷。当初我一夜壶差点儿把你打死,今儿你留神!""哼!好鼠辈,今天你还想逃生么?""魔鬼头儿,接小太爷的大冰镩吧!"照胸前便扎。袁金豹双钩一锁,把吕祖锥锁住。"小子,照方吃药哇。魔鬼头儿,你枉用心机!出来!"张方往后一拔锥,使一招魁星点元,提锥就戳,袁金豹闪身躲过。两人交手,二十个回合,张方就觉得不行了,明知不敌,可又得人前显耀,鳌里夺尊。张方一想,我何不用巧计赢他。张方如何战败袁金豹,下回再说。

# 第十二回　胜陶然一打藏峰岛

张方大战袁金豹。袁金豹双钩加紧，疯狂进招，张方就只有招架之功了。袁金豹双钩现月，往前就扎，张方瞪眼一喊："站住！"袁金豹往回一带钩："啊！"那意思，你为什么不打了？这一张嘴，张方正好一口口水上来，照袁金豹面门就吐，啐！该着凑巧，正吐在袁金豹嘴里。"呸！"这恶心哪。张方飞身过来，一个跺子脚，将铁面魔王踹了一个大仰壳。袁金豹鲤鱼打挺站起来，大骂张方。张方一笑："魔鬼头儿，这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下去吧，小子。""嘿，遵命。"还遵命哪。

怒恼花面魔王袁金彪，讨令登舟。两人当场动手。张方抡锥就砸，袁金彪左手钩一掳，右手扳钩现月，奔太阳穴就扎。张方滴溜一转身，顺大锥照袁金彪身后志堂穴就点。袁金彪右臂坠肘沉肩，用钩一撕，左手长河斩蛟，斜肩就劈，张方躲过。这鱼尾双锋钩讲究摘钩撕掳，八面是刃，舞得如同车轮相仿。张方闪转腾挪，时间一大，鼻凹鬓角可见汗了。老庄主一看："众位贤弟，张方气力不敌，恐有闪失，哪位前去替换于他？"安良侠焦文志站起身来："小弟前往。""贤弟注意留神。"焦大爷稳了稳哨棒，飞身上小船，临大船切近，长腰登舟："张方贤侄，你身体劳累，回船休息，待老夫会战于他。"张方纵身出来，一回头："老爷们儿，我正要宰他哪，您来抢我的功劳。得了，让给您吧。"焦大爷一笑，张方上小船，回队交令。

焦大爷一控镔铁哨棒："袁金彪，看你的能为不错，老夫焦文志讨教。""请！"双钩盖顶劈下。焦大爷往左一跨步，右手单

提棒,往上一撩,袁金彪急忙撤钩。焦大爷顺风摇旗,举棒就打,袁金彪褪头躲过,双钩反臂扫堂。焦大爷脚尖点船板,纵身躲过,控哨棒捋银髯;袁金彪双钩横拉铁门栓,彼此道请,打在一处。袁金彪抖擞精神,双锋钩加紧。焦文志身法稳当,招数莫测,抽撤连环,崩砸拨打,哨棒飞舞,犹如乌龙搅海,怪蟒翻山,把袁金彪困在当中。要说袁金彪本领确实不错,支撑了二十个回合。这时,他双钩仙人解带,焦大爷金牛拱地,鼻子尖找船板,鹞子翻身,哨棒霸王摔枪式,又叫懒龙出窝,照钩上就砸。耳轮中就听仓啷一响,把单钩砸落在船板之上。袁金彪一愣神儿,焦大爷双臂一扬,纵身腾空,两脚照胸前一齐踹,这叫二僧叩门,把袁金彪踹出一溜滚儿去。焦大爷一指他:"本应要你命,但尔罪恶未彰,逃命去吧。"袁金彪捡军刃上小船,回去不提。

这时就听大江中有人喊:"哇呀呀呀,焦文志,尔有几合勇战哪?某来会你一会。"拔腰上大船。焦大爷一看,此人晃荡荡身高八尺,肩宽背厚,板肋虬筋,头如麦斗,面似镔铁,黑中透亮,抹子眉,大环眼,抱长钢髯扎里扎煞,如同缺了鼻儿断了尖儿的钢针相仿;一身蓝,踢死牛的豆包鞋,掌中擎镔铁齐眉棍,声如巨雷,势如奔马,真好像当阳桥前的张翼德,不亚如原川阵上的王彦章。"猛汉,通上名来!""俺乃站殿将军,旱地行舟赛霸王吕猛是也。来来来,某家与你一战!"一抡齐眉棍,插花盖顶就砸,棍挂风声。焦大爷赶紧上左步闪身,哨棒单锋贯耳,奔太阳穴就打。吕猛立棍一架,焦大爷抽棒还招。焦大爷以巧破千钧,闪展腾挪;吕猛一力降十会,棍棍生风。也就几个回合,旁边有人说话:"哥哥,小小蟊贼草寇,何须您亲自动手,只小弟足矣。"焦大爷纵身出去,来的正是二弟济世侠焦文亮。焦二爷怕哥哥有失,讨令替换于他。焦大爷下船回去。

焦二爷拽出哨棒:"吕猛。""你叫什么名字?""济世侠焦文亮。""姓焦的,你干嘛把焦文志换下?""哈哈哈,你不过是无名

鼠辈，何劳大侠客亲自动手，只某家你就甘拜下风。”“哇呀呀呀，老儿口出朗言，哪里走！”横风扫月。焦二爷知道这家伙力大无穷，气死飞廉恶来，不让孟贲夏育，但也得给他个下马威。二爷褪头躲过，一长身，佛前拜香，双手合哨棒，照棍上猛砸下来，噔！硬把棍头砸得点了船板。“哎呀，好大劲儿。”二爷一笑：“小子，这劲儿才来。”单手一摇哨棒，斜肩带臂就砸。吕猛立棍一接，噔！青烟乱冒。焦二爷青龙出水，吕猛抬腿闪身躲过，不敢碰了。二爷高兴，哨棒加紧，身法展开；吕猛肉大身沉，脚在船上，跟砸夯一样。二爷招走玉带缠腰，吕猛立棍一磕，二爷借劲儿使劲儿，滴溜一转身，棒走扫堂，擦着船板就扫来了。吕猛个儿大笨拙，他往后一拄棍，身体一转。焦二爷振臂用力，把哨棒提到上盘，变招为金刚亮背，一棒斜着打在后背上。“哎呀！”咕嗵，吕猛栽倒在船板上。二爷一笑：“吕猛，快快逃命去吧。”这一棒打得不轻，吕猛后背肿起多高。这得回去让医官用刀子挑开，把黑血挤出来，敷上最好的金疮药，静养数日。

书说简短，藏峰岛又一个站殿将军，跨马登山赛孟贲张普登舟交战。这张普也是大高个儿，身高过丈，膀阔腰圆，头如笆斗，面似蟹盖，花绞的眉毛三道旋儿，怪眼圆翻，狮子鼻，塌山根，翻鼻孔，一部黄胡须，掌中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通名报姓，当场交手。张普是赌气上来的，吕猛跟他是把兄弟，他一输招，陶源大怒：“山中无事，你们作威作福，好像气吞山河，力挽五岳，不可一世；现在真有事了，你们却贪生怕死。事情完了，我把你们都降为班目。哼！真给山里丢人现眼！”张普一听，气往上撞，这才讨令登舟。他憋着一肚子气，一抖三节棍，右把攥中间，左把攥后节，泰山压顶，直奔二爷顶梁就砸。二爷上步，金刚亮背，照三节棍上就砸。张普就势双手攥中节，两臂一摇，双摇风火轮，双锋贯耳。二爷一褪头。张普右手执末节，枯树盘根，棍扫下盘。二爷点船板，两腿一蜷。张普车轮棍变成一字棍，插花盖

顶。这小子棍沉力猛，三尺三一节，不算钢环，九尺九寸长，加上胳膊，一丈一尺多，抡起来一个大圆圈，十分厉害。焦二爷哨棒摆开，龙摆尾，蟒翻身。二人好一场凶杀恶战！焦二爷心说：这小子前三斧子有个冲劲儿，不可擢其锋芒，得耐斗几合之后，等他累了，不战而败。其实这就是经验丰富。果然二十个回合一出去，张普暴劲儿没了，已成强弩之末。二爷精神一振，招数加快，哨棒挂定风声，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都是焦二爷了。张普则是吁吁带喘，手脚迟慢。焦二爷照胸前一点，张普两手攥两头，用当中棍一支。焦二爷攥着哨棒的当中，他一支上半截，下半截照小腹戳来，张普用三节棍往下一支，二爷上半截又照头顶砸来，这手功夫叫阴阳翻手棍。张普一个措手不及，被二爷一棒戳到小腹。张普急闪身，小腹躲开，在右腿根儿点上了，嘭，咕嗵，一个大坐蹲儿。藏峰岛赶紧派人把张普架走。

半江中有人念佛："无量佛，焦文亮休要张狂，山人来也！"飞身上大船，来的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杜清风本领不错，从四川到陕西，希望当众露脸，小小焦文亮并不放在心上，这才讨令上船。杜清风回手拉剑："无量佛，焦文亮，你可知山人的厉害！""哈哈哈，杜道爷，你的厉害尽人皆知，你练的功夫都返老还童了。众位请看，道爷的头发都练黑了。"杜清风这别扭："焦文亮，有本领你把山人赢了，嘴尖舌巧，算什么好汉？""杜道爷，你刚到藏峰岛，我怕你朋友不知道这道冠是粘的，不明白你是假老道，人家疑惑你是和尚改的。来吧，进招吧。"嗬！焦二爷还给他缝一句，说得更明白了。杜清风剑诀一点，顺风扫叶，焦二爷褪头一躲，哨棒奔左肋打来。杜清风划步闪身，剑奔璇玑穴上就扎，二爷哨棒往下一盖。杜清风后撤一步，控剑观看；焦二爷二郎担山，封住门户。这二位一动手，杜清风剑招加快，光华缭绕，瑞彩千条；焦文亮施展浑身解数，总归不是对手，被剑招围得喘不过气来。焦二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手一指杜清风身

后："老道，咱俩动手，怎么你师兄燕普上船了？俩打一个，寒碜不寒碜！"杜清风心说：师兄，你上来干嘛？他一回头，打闪纫针的工夫，二爷一落左步，右手哨棒照杜清风身上拽过来了。杜清风再回过身来，已经晚了，这一棒正打在胸口上，杜清风往外一纵，又掉在大江之中，水花一冒，道冠泡掉了。杜清风凫水追上道冠，黑墨水往下一流，脸上一道又一道。这份狼狈，实在难堪！您说这杜清风倒霉不？一到水上作战，准掉下去。陶源派船接应，杜清风回去收拾不提，双方观战的人来了个敞笑。

师弟输了，燕普脸上难堪了："无量佛，副帅，贫道当与三庄决一死战！""老仙长多加小心。"云台剑客上小船往前来，飞身上大船："无量佛。""无量佛。"也是一声佛号，原来三爷张鸿钧随后上船。燕普一讨令，张三爷担心焦文亮涉险，跟那老哥儿俩一商议，决定自己与燕普过招，这才讨令登舟，替下济世侠。燕普一笑："张道友，别来无恙。剑山被你等破毁，不想阁下又追至陕西。《道德经》上说：老死不相往来。道友所为与教义的清静无为大相径庭，岂不有悖天理？"张三爷微微一笑："昔日明末，君昏臣暴，有官皆贪，无吏不污，致使天下大乱，刀兵纷扰，民不聊生，易子而食，苦不堪言。良田皆成荒芜，十室九空；遍地尽是哀鸿，嗷嗷待哺。赤地千里无炊烟。幸我太祖，上膺天命，下顺民心，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河清海晏，有凤来仪，百姓安堵，强无凌弱，众无暴寡，休养生息，子孙繁衍，安居乐业。英王以兄叛弟，兄弟阋墙，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全不以大局为重。山人弟兄生受国恩，岂忍坐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用说从四川至陕西，就是天涯海角，岂容乱臣猖狂？燕道友乃武林前辈，世受朝廷雨露，甘愿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全不为耻，反以为荣。道友不助英王以前，山人何时与你寻衅为仇？多行不义必自毙，道友应该三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此自然之理也。张良托赤松子游，范蠡隐于五湖，激流勇退，不是惟一上策？"燕普大

笑:“无量佛,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山人宁死不为也。”“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燕道友迷途难返,祸不远矣。道友请赐招。”

燕普上右步,平沙落雁,奔三爷精促穴上就点。三爷剑走钓鱼式,用剑一闭,紫燕抄水,剑奔肩井穴上刺来。燕普往里手上右步,宝剑一抹三爷脖子,三爷褪头一躲,燕普剑交左手,从左肘往后便扎。三爷准知他要用换手剑,在褪头的时候,剑奔扫堂。燕普只好提气长腰,纵出圈外。这二位打起来,道袍兜风,如穿花蝴蝶,身法展动,翩若惊鸿,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单说英王看着看着,心想:张鸿钧在此,那哥儿几个肯定也在,我们形势不妙,他跟谭天一商量,只有去请高人。点手唤过诸葛建,嘱咐一番,诸葛建上小船走了。这边老庄主胜陶然一盘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藏峰岛除燕普之外,并无惊天动地的能人,今日作战固然稳操胜券,但也不能疏神大意。正想着哪,就见金顶鹅黄闹龙舟后边飞也似过来一只小船,船头站定一人,怀抱镔铁双镢,高声喝喊:“什么叫张鸿钧哪,我破被窝——不赁。老杂毛,今天我要宰你!”张三爷急视,来的正是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

原来小鬼自从被白泰官打败之后,来投藏峰岛,一报名姓,陶源亲自把他接到天王殿,面见英王,为他接风洗尘。然后把陆恒送到三阳观,师徒见面,陆恒把三夺镔铁镢的事情一一说明,两位道长非常高兴。陆恒就住在三阳观了。今天诸葛建来了,把战场情况一说,小鬼气往上撞,让诸葛建头前带路,到船坞上船,撞出螺丝湾,来到江中。

陆恒上大船:“杂毛老道,认识陆老太爷么?”“弥陀佛,小鬼,认识贫僧么?”正是二爷姜达。陆恒一露面儿,姜二爷他们就瞧见了,董四爷要上来,被姜二爷拦住。二爷登舟,一抱鹿角棒。小鬼一看:“大秃驴,你来找死么?”“小鬼,你泾渭不分,好歹不辨,你只是穿着衣服的畜牲。老僧也不便跟你多说,来来

来，吃老僧一棒！”流星赶月，涮棒就打。小鬼闪身躲过，急架相还。姜二爷开始便看住门户，不贪便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小鬼则是疯狂进攻，恨不得一镢分出胜负。这四位就打成两对。张三爷跟燕普你来我往，不分轩轻；小鬼可欺着姜二爷，如入无人之境，为所欲为。董四爷一看，泥小鬼太猖獗了，就要上去助战。这时，江边上有人喊话：“胜老庄主，请派一只船来。”大家回身观看，江岸由南往北来了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两个人。前边的老人，大身材，双肩抱拢，身穿蓝绸子长衫，腰扎绒绳，山东茧绸的裤子汗褟儿，福字履，白袜子；满头白发，赤红脸儿，两道蚕眉，一双虎目，酒糟鼻子，一部黄胡须。后边这个姑娘，中等身材，细腰乍臂，月白的对襟小褂，寸排纽子，腰扎青汗巾，左肋下佩宝剑，白沙鱼皮鞘，上面嵌宝镶珠，光华璀璨，真金什件儿，黄带子缠把儿，黄挽手，黄色灯笼穗儿，青靴子，外罩一件大红缎子斗篷；月白布绢帕罩头，瓜子脸，不施脂粉，清水脸，自来的俊俏，弯眉似新月，大眼睛，双眼皮儿，长睫毛，鼻如玉柱，唇似涂朱，按着剑把儿，步履安详。来者非别，前边走的是童林的岳父，山东五老的大爷，醉仙翁于廷于子玉；后边走的是海川的妻子，大姑娘奇剑坤元子于秀娘。

书中代言，自从龙九公给胜陶然送去一百只莲花舟，事情已然过去了。这天于大爷跟龙斗聊天，问及战场情况，一不留神，叫姑娘于秀娘听见了。姑娘一问，龙斗只好实话实说，把燕金章搬兵的事全说了。姑娘一听就急了：“海川病尚未痊愈，又被困山中，这如何是好？我得去陕西看看。”于大爷拦也拦不住，只好答应陪姑娘一同前往。于大爷一想，剑山也完了，这于家庄还要他干嘛，就让于伯龙带一部分人回山东老家，自己父女赶奔陕西。爷儿俩先到谭家庄，于大爷与谭望也是多年好友，哥儿俩一见面，分外高兴。一介绍于秀娘，二侠侯杰过来了，这是兄弟媳妇啊，姑娘给二哥行礼；叫过傻小子于恒来，见过嫂嫂；阮和他们

过来叫婶娘;刘俊他们过来磕头,叫师娘。一番见礼已毕,侯二爷把情况介绍一遍,说到今天老庄主带乡勇打岛。姑娘一听,着急到战场助阵。于是,侯二爷让阮和陪着于氏父女赶奔藏峰岛。爷儿仨离开谭家庄,过了鬼王庙、谢家滩,来到江岸,阮和回去不提,单说这爷儿俩一看,白亮亮的大江罗列舟船,旌旗蔽空,金鼓齐鸣。于大爷这才高声说话唤船。

胜裕一看是于大爷,赶忙派人撑船过来,爷儿俩上了船,小船来到大船切近,爷儿俩上来,和众人一一见礼。姑娘注目往战船上瞧,就问:“老庄主,战船上何人动手?”胜陶然一一介绍。姑娘点头,蛾眉双挑:“老庄主,不才于秀娘愿到船上与小鬼见个胜负。”于大爷险些吓死:“闺女,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姜老剑客尚且耐斗三合,你小小年纪能有几合勇战?说出话来也不怕前辈笑话!”老庄主一摆手:“姑娘,陆恒受业于张赵二道长门下,数十载亲传。前些天白泰官老剑客曾三次夺镢,四次战他,才将其打败。姑娘受晚娘剑客亲传十八载,论武艺定是上乘真谛,胜小鬼绝无问题,不过此人既无武德,亦无品行。姑娘身为女子,恐被其奚落。以在下管见,还是不登舟为好。”胜裕说得很委婉,明着说您能赢,其实请您别上去。姑娘一笑:“老庄主,小女子岂敢逞强?由于我丈夫被困,故而讨令登舟。至于输赢胜负,倒不放在心上。”胜裕一听,心想:这姑娘能说,如果胜了,人们敬佩她好武艺;如果败了,人们也说她节烈高义,为救丈夫,生死在所不惜。老庄主点头:“既然如此,就请于姑娘登舟,一试身手。”

点手叫小船,姑娘把斗篷一摘,更显英气逼人,飞身上小舟,直奔大船,长腰上来:“姜老剑客请住手,于秀娘有话讲。”姜二爷纵身出去,小鬼抽镢站稳,见来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姜二爷问:“姑娘有事?”“姜老剑客人称碧目金睛佛,您是佛爷,他外号叫小鬼,怎能叫小鬼在佛爷面前逞凶?”姜二爷暗笑,陆恒

气往上撞："丫头，到船上找你丈夫来了？"姑娘哼了一声："谅你狗嘴里也吐不出象牙来。我名奇剑坤元子于秀娘，要见识你的武艺！"姑娘一按剑把，顶绷簧，仓啷啷，落叶秋风扫离鞘，犹如一条出海的金龙，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剑在上盘，恨蝠来迟。姑娘十八载苦功，名师之徒，今天初出茅庐，初试锋芒，在江湖路上迈出第一步，从此宏图大展，一鸣惊人！

小鬼一瞪眼，右手单镢一晃，反臂撩阴，照姑娘裆里就打。这种招数输赢不论，如果是个有品行的人，绝不会使用这招，因为对手是个大姑娘，你用镢撩阴，这不是缺德么？暗含着戏耍姑娘。姑娘倒不往心里去，宝剑在胸前横着往下一断，小鬼自然抽镢。姑娘剑走阳刃，照小鬼脖子就砍，小鬼褪头一躲。哪想到姑娘剑走阴刃，猛虎寻巢，剑又顺原路回来。小鬼躲不开，只好随剑一纵身，蹿出有一丈去，控双镢瞪二目："嘿！他妈的，赶了我一个跑儿！"蹿回来双镢贯耳，奔姑娘左右太阳穴。姑娘一立宝剑，往两边一晃，小鬼抽回双镢。姑娘步斗剑，照小鬼脚面扎来，小鬼往后一躲。姑娘剑走阳刃，进步中挑，又名蛟龙出水，照小鬼裆里豁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鬼噌的一下虎坐坡，退出有一丈五尺去，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嘿！他妈的，又赶了我一个跑儿！"小鬼抢步进招，姑娘成竹在胸，摆剑相迎。一百二十八趟阴阳刃八仙剑乃武林绝技，堪称独步，更兼名师传授；落叶秋风扫如一片金光，冷气袭人，把小鬼罩在当中，身法展动，四面八方都是姑娘。小鬼这回可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哇呀呀怪叫，连蹿带蹦。姜二爷一开始认为胜裕糊涂，怎么让一个大姑娘上船动手，现在一看，姑娘赢小鬼绰绰有余，招数如同泉涌，炉火纯青。姜二爷暗自赞叹：巾帼英雄，愧煞须眉。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担心纯属多余，老爷子上小船回来了。

单说姑娘于秀娘，二十六个回合就解决战斗了。小鬼金龙

吐须,奔姑娘二目便点。姑娘剑走红云捧日,落叶秋风扫在前面一摆,小鬼撤招。姑娘白鹤衔翎,右手胳膊肘冲外,翻腕抹小鬼的脖子。小鬼褪头一躲,姑娘剑走阴刃,仙姑采荷。小鬼一低头,宝剑正从他那撮黄头发中间穿过去,好险哪!短头发纷纷下落,小鬼陆恒魂飞千里。于秀娘宝剑上扬,跳起来,左脚落地,右脚照小鬼胸前便踢。姑娘有好生之德,不忍加害于他,多伤生灵,如果宝剑往下落,小鬼的命就没了。这一脚也够可以的,嘭!劲儿真足,把陆恒踹到江中,水花四溅。于秀娘提剑长腰,飞身过来:"张老剑客爷且请住手,待秀娘会斗燕云风!"

# 第十三回　赛南极巧嘴牵红线

于秀娘脚踢泥小鬼，一战成名，趁余威要会战燕普。正在这时，陶源就听左翼后边银龙川，锣声响彻云天，摇旗呐喊，箭似飞蝗，奔自己身后射来。有两人站在船头，一千精兵，大小战船一百只鱼贯而行，来的正是飞蓬叟贺通和飞云叟窦成。

前文书说到头夺镔铁镢，白泰官追陆恒，就把贺通的事委托给路民瞻老剑客了。爷儿俩回到店房，问明详情，路爷说，这事儿好办，我给你们兄弟俩说合说合。第二天，来到银龙川，见到窦成，路爷把利害关系说明，窦成恍然大悟，给哥哥赔罪，又感谢路老剑客相助。路爷没在银龙川久留，他到回天观找来燕金章，叫他去银龙川与贺通兄弟会合，这才要倒反藏峰岛。一切准备就绪，这哥儿俩站在船头，告诉金章："少居士，您拿着锣，站到最高处观战。您只要看藏峰岛一呈败相，立刻敲锣，我们听见锣声就出船接应，里应外合，一战成功。"燕金章左手拿着一面锣，右手拿着锣槌儿，站在山头，两块大石的中间，隐蔽好身形。当看到于秀娘脚踢陆恒，金章一高兴，左手锣正碰在石头上，当啷一响，底下的人认为敲锣了："冲出去啊！"仓啷啷众锣齐响。喊杀阵阵，一百只船往外就冲。

再说陶源，这叫变生肘腋，但他有本事，令旗一摆，命藤牌手挡箭护船，弓箭手对准三庄乡勇，万箭齐发，同时召回燕普，所有船只平安退回螺丝湾。窦二爷高声喊："胜老庄主进兵啊！"可胜裕用兵持重，一看陶源进退有法，不敢轻举妄动，调来藤牌手挡箭，与银龙川合兵一处。窦二爷把金章守山的事说了，胜裕一

想，如今之计只有先回水师营，再做调遣。他派贺通窦成协助明照远石永杰负责水师营，然后众人回到行营。张方陪着于氏父女去公馆休息。

不表别人，单说凌元胜秀这小哥儿俩，年轻气盛。凌元说："兄弟，战船动手没咱的份儿，咱何不进趟藏峰岛，在里面做番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虚此生。"胜秀点头："好倒是好，可咱二人本领有限，能到山里干什么?""咱们找二哥赵胜要点儿放火药，进山放火，搅闹他们惶惶不安，不也是一种办法么?""好，这主意不错。"凌元想了想："咱们找二哥去，千万别叫师哥赵环碰上，他要知道，肯定不让咱们去。""对。"哥儿俩来到后帐粮草营，真巧，赵环不在，就赵胜一个人。哥儿俩把来意一说，赵胜吓一跳，劝他们别去。可这兄弟俩铁了心了，一定要去，最后赵胜没办法，找了一张大油纸，把放火药捧了两捧，包得非常严实，交给他们。哥儿俩用油绸子包好，告辞出来，偷偷跳出围墙，直奔白沙江岸。到近前，哥儿俩望洋兴叹，过不去啊。直到天光闪亮，哥儿俩找地方休息，晚上又来了，照样进不去。

书说简短，到第三天晚上，哥儿俩正发愣哪，忽然横插大江，来了一只独木舟，上面坐着一位老人，身体矫健，提缆绳上来。"二位在这里转了仨晚上了。"凌元一躬到地："老人家，您是燕老居士爷吧?""啊，你怎么认识老夫?""少居士滚山搬兵，我们父子带乡勇来到陕西，我叫凌元，陶然公是我义父;他叫胜秀，是我兄弟。""久仰久仰，原来是二位少庄主。贤父子见义勇为，老夫感激不尽。二位在江岸转了几夜，不知有何公干?""老人家，我弟兄想进趟山。"老居士一笑："二位少庄主，老夫送到山里的有镇古侠董化一、今古侠关九公、英雄得鹿路民瞻，不是老夫齿冷，你们到山里是小鳅难翻大浪，实在危险。依老夫愚见，你们还是回去吧。""老人家，我们身上带着放火药，到山里放几把火，也是好的。""哦，既然这样，大西北有座三阳观，如果把这座

庙烧了,藏峰岛大势已去。这么办吧,今夜进不了山了,明晚你们带上干粮再来,老夫把你们送进山去。”“多谢老人家。”

次日白天,哥儿俩买了几张大饼包好,带在身上,耗到定更天,哥儿俩来到江岸。时间不大,燕老居士驾船赶到。书说简短,二小上船,居士爷驾船横插大江,过竹塘,进一线天,又走了七八里,小船搁浅。老居士一指:“二位少庄主,眼看东方发晓,你们从这里爬上去,南边有棵大树,横着爬到树下,那儿有个山洞,你俩能钻进去,吃些干粮,睡觉养神。等到天黑,你们再出来,接茬儿往上爬,估计定更天就进到里山了。不要逞强动手,只要烧掉三阳观,就是大大的功劳了。请吧。”二小道谢,拔腰起来,施展功夫往上爬。老居士一看,比几位老剑客差得太远了,爬了半天没动地方。

不提老居士回去,单说二小用尽生平之力,赶在天明之前总算爬到树下,看见山洞,钻进去呼呼大睡。醒了吃饼,吃完再睡,直到天色已晚,二小上路。爬了没多远,有了斜坡,这可就省力了。定更以后爬到山里,二小歇息片刻,继续试探行走。忽然,从西北方向来了四个人,其快如飞。前边是个长脖子大老道,第二个远远看去三个脑袋,后两个都是白胡子老头儿。书中暗表,这四位是古玄真、秦凤、关九公和董化一。

原来张方把谭望接到谭家庄,董关二老住在回天观。老哥儿俩一商量,得进趟山探探虚实,于是定更天后从观里出来,顺银沙盆蹓跶到白沙江。别看老二位这么大能耐,看见这江水也眼晕,连着三天想不出辙来。这天晚上正转悠哪,老居士燕鹤驾船到了。都是老相识,见面非常亲热,就这样,燕鹤把他们送进山中。在船上,老居士提及三阳观的张明志和赵明真,两位老剑客就记在心里了。老二位白天找个山洞略作休息,晚上出来,恰巧遇见古玄真。原来古道爷住在大帅府,他想秦凤被擒多日了,自己必须去救。今天晚上出来,躲避暗哨,正走着哪,董爷喊了

一嗓子:“长脖子大老道。”道爷撒腿就跑。关爷赶紧出来拦住,古玄真这才长出一口气,过来行礼。关爷一拉他:“起来,你伯父无大人之才,哪有跟你开玩笑的。你爱管他叫伯父就叫,不爱管他叫伯父叫大哥也成。”“无量佛,我伯父爱开玩笑,弟子怎敢越礼?”董爷一问,道爷把所有的事全说了:“我这是去三阳观救秦凤去。”“这可巧了,我们也找三阳观,你带路吧。”爷儿仨奔大西北,来到庙东的树林。道爷一指:“二位伯父,侄男去后院救秦凤,您二位可以奔前院会二道。”

不表古玄真,单说董关老二位到东墙,拔腰上来一看,张赵二道正在台阶上站着呢。“哎呦嗬,能掐会算。”其实这就是犬守夜、鸡司晨的真功夫。老哥儿俩长腰到院中,董爷回手拉宝刀:“道爷,这三阳观乃是非之地,反王富昌所居,道长乃武林高人,怎么也在这里混哪?”“无量佛,贫道只知此地清静,乐于居此。”“道爷,这就不对了。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古圣先贤都避瓜李之嫌,难道你们就不怕武林唾骂?不才董化一,要把你们赶走!”举刀就劈。张道爷伸手掏三环套月,照手腕上一支,翻手就扎。董爷一躲,二位打上了。赵道爷一控三环套月,飞身过来:“你是关斗吧?”“然。”大环刀走上盘,冷森森一道寒光。赵道爷摆三环套月还招。您要问这俩老道武艺高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快。比方说,我拿刀照你头顶上砍来,你怎么办?要我回答,是上步闪身,立手夺刀,但说说好办,真做到这一步就不易了。人家俩老道的武艺比说的都快,只要心中一想,手脚就做到了,这就是能耐。别看董关乃武林剑客,在这二位面前动手还招,十分困难。勉强斗了七个回合,董爷说:“老关哪,跑吧。”董爷虚晃宝刀,金蛇飞舞,长腰出去,张道爷亦步亦趋。董爷脚扎实地,张道爷用脚一点,董爷撒手扔刀,就是一个跟头。张道爷摩肩头拢二臂,四马攒蹄捆上,龙鳞刀入鞘别好。那边关爷纵身要走,赵道爷用了一招伏地金蛟剪,左手

一按地，身体起来，脚冲上，一蹬关爷，扔刀倒地，赵道爷也把关爷捆好了，大环刀别在身上。

张明志叫过四个小老道，拿两根竹竿，俩人抬一个，搭到后边，与秦凤押在一处。因为当初秦凤被捉，老道一想，他是巡山寨主，要把他送到前山，他会说我看二道长形迹可疑，前去查看，结果被擒，不如把他关在庙中。这样把秦凤押到二层殿的东配殿。四个小老道抬着二老往后走，来到殿前放下，把殿门推开一瞧："呀！"秦凤没了。四个人吓坏了，同时往前跑，到鹤轩禀报："师父，秦凤逃走了！""无量佛，来一个人报告还不成，怎么四个都来？俩老头一定也跑了。""不，捆着哪。""跟没捆一样。"四个小老道再往后跑，果然二老已去，绳子在地上放着。原来趁前院一动手，古道爷到后边一找，找到秦凤，把绑绳解开，带好殿门，长腰上东殿。这时小老道抬着二老就过来了，他们撒腿一跑，二人要下来救，二老早已施展卸索法，褪掉绳子，"快跑！"长腰上房，四个人越墙而出。到树林，秦凤跪倒行礼。爷儿四个一商量，只有先去大帅府。

爷儿四个脚下用力，被二小发现。四人过去，他二人才站起来，隐蔽身形往里山走。走到一处宅院，坐北冲南，磨砖对缝，很是讲究。二小胆大，上墙头儿往里一看，是个花园，栽种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红紫芳菲，争奇斗妍。小哥儿俩下来，分花拂柳往东来。东边的房子宏闭高大，二人上房各处窥探。从前院到后院，这是内宅，各屋里都黑着灯。二小一上西房，扒中脊往下看，北屋帘子一起，蹿出两位姑娘来，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每人手持一把钢刀，正是大姑娘鄷美玉、二姑娘陆素琴。这里就是军师陆广元的府第。自从隐逸山庄行刺未成，逃回军师府，姐妹抱头痛哭。姐儿俩一商量，怕隐逸山庄的人来此寻仇，每天晚上都严加防范。今天二小一来，姐妹飞身出来。

大姑娘用手点指："大胆贼人，敢来府中搅闹，下来受死！"

哥儿俩一看，被人家发现了，又是女的，伸手拉藤蛇棒，长腰下来，举棒就打。大姑娘对上凌元，二姑娘对上胜秀。其实这四个人武艺仿佛，但有这么句话，强贼怕弱主，这哥儿俩心想：我们是来三阳观放火的，岂能在这里耽搁时间？两人转身想走，大姑娘刀走缠头裹脑，凌元急躲，姑娘一抬腿，踹躺下了，脚尖一踩："捆上！"那边二姑娘用刀一压棒，里合一脚，也把胜秀踹趴下了，丫环过来捆上。姐妹俩一商量，干脆把他们活埋了吧。那位说，怎么不送到天王殿呢？人家毕竟是姑娘，家里无人，要送到天王殿，好说不好听，人家姑娘得保全清白的名声。

书说简短，丫环婆子就在花园里刨了个大深坑，正准备把二小往里扔，老总管陆忠进来了："二位姑娘，巡山副寨主孙茂昌老爷子有事求见。""既是孙老伯前来，赶紧有请。"时间不大，茂昌进来。原来陆广元平生嗜弈，与茂昌是棋友，二人总在军师府下棋。彼此见礼，姑娘一问，茂昌说："二位姑娘，老夫刚才巡山时发现两条黑影，看他们不是咱们山里的人，可也不是坏人，没有鬼鬼祟祟的行为。我跟到军师府西墙外，这两人不见了。我想府内地势宽敞，你姐妹又都是懦弱女子，恐他们藏匿府中，因此我找到陆总管说明此事。老夫方才在院内看见这二人，想必已被擒住，不知二位姑娘作何处理？""我们不便跟来人交谈，准备把他们活埋了。老伯有何打算？""这两人的情况我们并不了解，藏峰岛固若金汤，他们进来定有文章。我想把他们带走盘问一下，以释疑团。不知二位姑娘以为如何？""老伯，您是老前辈，想得周到，您带走吧。"茂昌点头，把二小军刃带在身上，提起两人，离开军师府。您别忘了，他外号叫挟泰山，连泰山都提得起来，提二小又算什么？

来到副寨主室，王荫也在这儿呢，把二小放下，松开绑绳。茂昌说："二位公子受委屈了，请坐吧。"二小趴地下磕头："长者救我弟兄于垂死之际，吹泥絮上青云，生死人肉白骨，不胜感激。

敢问二老上姓高名?”茂昌搀起二人,一指王荫:“他姓王名荫字泰来,人称玉杵敲残深巷月,他的恩师是久占江南吕晚村。我姓孙名芝字茂昌,人称挟泰山玉面南极子,我的恩师是威镇漳州白泰官。二位公子姓甚名谁?”二小报名,王荫孙芝恍然大悟,再问来意,二小把火烧三阳观的想法说了。“二位少庄主,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啊。藏峰岛能人甚多,力分二牛的有,手裂飞鸟的有,勇逾孟贲、捷如庆忌的比比皆是。你们小小年纪,竟敢如此胆大。我二人尚且在山中隐忍一时,待机而起。二位少庄主纵有冲天之志,也难如愿哪。你二人速回,这里绝不能久留。”“谢谢前辈指点。可我二人是您从军师府提来的,倘若明天二女到天王殿报告,英王与您要人,您到哪里去找? 到那时反受连累。”茂昌沉吟半晌,又看了看二小,趴到王荫耳边嘀咕一番,王荫摇头:“不好办,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茂昌问:“你二人多大了,订亲了么?”凌元说:“我二十二岁,他二十一岁,都没订亲。”茂昌点头,说出一个主意来。

原来陆广元在世时家教很严,把两个姑娘许配给金龙川杜志远的两个儿子杜林、杜茂。后来听说这俩小子在外面寻花问柳,杀生害命,陆广元就有悔婚之意。现在茂昌的意思就是让二小冒充二杜,到军师府诈婚。二小一听,吓坏了。凌元连连摆手:“请前辈收回成命。我弟兄自幼蒙父母疼爱,授以技艺,但家教很严。我二人初入江湖,有悖父训,轻薄成亲,始乱终弃,与我父名誉攸关,断乎不可。”“二位少庄主,陆广元虽是军师,但行端履正,两个姑娘也是大家闺秀。你们说的始乱终弃,我可没这么说,我和我哥哥胡子都白了,能办这种缺德的事儿么? 两位姑娘就是胜家的少夫人,是你们的终身伴侣,一生相依为命,陆家也不辱没你们胜家。”凌元说:“那也应该以真名实姓去提亲,以假名欺诈,将来父亲知道,如何是好?”“一时通权达变,倒也

无妨。他父是被海川所杀,你父又是海川挚友,姑娘怎能下嫁仇人朋友之子?就是这个差点儿。但你们四人可以说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至于令尊那边,有我弟兄担待,就这么定了吧。但尽管如此,我还要费一番唇舌,你们爷儿仨坐着,我再走一趟。"

单说孙茂昌二次来到军师府,求见姑娘。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茂昌开门见山:"二位姑娘,刚才要活埋的二位公子,你们没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吧?""没有。""唉,险些铸成大错。""他们是谁呀?""他们就是杜志远的公子杜林杜茂,两位姑老爷。""呦!"二位姑娘面泛红云,心想:差点儿把丈夫埋了。"老夫问他们二人,你们因何闯入藏峰岛?""老伯该问。""两位公子说出一番话来,使老夫肃然起敬,看来广元贤弟慧眼识英才。当初有人看你陆杜二家成为姻眷,心中妒忌,硬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说两位公子品行不端,身染下流。陆贤弟就有悔婚之意,跟我提过,想必也告诉了二位姑娘。杜贤弟对两位公子大发雷霆,小弟兄蒙此不白之冤,有口难辩,一气之下,足不出户,闭门思过。不想你姐妹到隐逸山庄行刺之事传扬出去,哥儿俩一想,岳父把爱女相配,是看得起我弟兄,不想命丧银沙盆,这是老天不佑良善。他二人就想承担这报仇之事,以报岳父知遇之恩。因此二人毅然进山,去找仇人童林,不想误入军师府被擒。"茂昌边说边偷眼观瞧,二位姑娘动了真情了。她们想的是,老爹爹丧命,尚有二位公子与我姐妹同心,虽然天各一方,但心有灵犀,真是我二人的风尘知己。姐妹二人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低头不语。

茂昌继续说:"我听了这话,很受感动,不管能否报仇,只凭二位公子的一片真心,也足以告慰我那陆贤弟的在天之灵了。我马上劝他们,童林乃武林高手,你二人前去,等于飞蛾扑火,还不赶紧回家。可二位姑娘,你们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岳父生前对我弟兄如此器重,我们即便去送死,也得告慰岳父于九泉之下。唉!我很钦佩他二人的决

心啊。他二人又说，您让我们回去，倘若二位小姐到天王殿一报告，王爷跟您要人，您哪里找去，不是把您害了么？我说两位姑娘不管山中之事，你二人不必担心，绝不会去禀报。”二姑娘点头：“您说的对。”“姑娘，可他二人铁了心要去报仇，不是我弟兄看得紧，他们早就跑了，跑去不就是送死么？可无论我二人怎么劝，他们执意前往。我想莫若你们姐妹劝劝他们，即便是去，夫妻一同前去。可我又觉着叫你们见面不太合适。”说到这儿，茂昌偷眼看了看姑娘的表情，也是蛾眉微蹙。茂昌接着说：“确实，双方成亲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已成，名正言顺，岂能如此草率？可我想了半天，又没有别的法子。古圣先贤也讲究通权达变，假使杜志远来信要迎娶两位姑娘，这不也要二位姑娘自己办理么？何况完婚两利，不婚两害。依老夫说，还是成婚为好。”大姑娘说：“老伯费尽苦心，我们姐妹铭记肺腑。这样吧，老伯先请回，我和妹妹商议一下，少时您再辛苦一趟，我们一定给您答复。”“好吧。”

茂昌回来，一一说明。过了一会儿，孙爷三赴军师府。到客厅不见姑娘，只有一个婆子在桌前站立，孙爷就知道这事儿成了。您想，姑娘要推辞，她在场，这话好说；姑娘要同意，她能当面跟孙爷说：“我姐妹也急着哪，您说成婚，正合我意。他们这个年纪，我们这个岁数，趁着年青力壮的就办了吧。”哪儿有这么大脸的姑娘？孙爷一问，婆子一说，果然是同意了，一切按孙爷说的办。孙爷高兴，回来跟这爷儿仨一说，立刻准备。次日，孙王二老带人到军师府收拾洞房，东厢房是凌元酆美玉的，西厢房是胜秀陆素琴的。三天后收拾已毕，晚上成亲。孙芝又派人到大帅府告知情况，然后嘱咐二小：“二位贤侄，把军刃放在空箱子里，入洞房少说话，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就没事了。”吃完晚饭，二小只把放火药搁箱子里了，军刃可带着哪。

二老带二小来到军师府。陆忠一开门，刚要施礼，凌元拦

住:“老总管免礼吧。老主人去世,全仗您支撑门庭、照顾小姐,我二人铭刻肺腑。”嗬!这几句话说得陆忠感激涕零。书说简短,一直来到里院,把二位姑娘扶出来,这边把二小搀过来,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孙王二老告辞出来,往回走。孙爷为人细心,生怕二小闹事,跟哥哥一商量,还得回去看看,于是两人去而复返。二老越墙进来,长腰上东房,果然,四个人在院中交上手了。

怎么回事呢?原来胜秀和二姑娘入洞房,胜秀在外屋一坐,一语不发。里屋的姑娘偷眼看胜秀,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倜傥不群,风流潇洒,心中十分欢喜。片刻不见胜秀说话,二姑娘这才出来:“杜少川主,请到里边坐吧。”胜秀一瞪眼:“谁是杜少川主?”“你不是杜茂么?”“非也。我乃谈笑龙君胜陶然之子胜秀,前来诈婚。”好嘛,这还不打起来?二姑娘拉刀,胜秀抻棍,跳到院中打上了。那边听见这边一乱,凌元也沉不住气了,报通名姓,与大姑娘也打上了。

二老一看,赶紧飞身下来:“别打了,有什么话咱到屋里说去!”四个人置若罔闻。孙爷一跺脚:“两位姑娘,不能谋害亲夫哇!”这话可真灵,立刻不打了。二姑娘蛾眉双挑,杏眼含嗔,一摔刀:“二位老人家,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缺德不缺德?幸亏你们跟我天伦有交情,这要是没交情,还不把我姐妹卖到勾栏院去?看我家没人了,门户单寒,任人欺辱。咱们去天王殿辩理!”孙爷一跺脚:“唉!好心当成驴肝肺。哥哥,您把姑娘请到屋中,替我说说。”他一拉凌元胜秀,奔东屋了。王荫这气: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到现在叫我说,我说什么?没办法,只好先把二位姑娘请到屋中。王荫拙嘴笨舌,只好看着姐妹俩抱头痛哭,泪如泉涌。哭着哭着,二位姑娘真急了,站起来迈步就要往外走,看意思是想到天王殿评理去。王荫也不好拦。就在这时,帘子一起,茂昌领二小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回天道长古玄真,一个是老总管陆忠。

书中交代，茂昌第一次来提亲，他回去后，姑娘就把陆忠请来了，把孙爷说的话重复一遍，老总管愣住了："不对吧。杜林杜茂身染下流，乃绿林败类，杜志远溺爱不明，怎么现在又好了呢？从相貌气质上看，也不是老杜家人哪。"可陆忠一看姑娘这意思，她们是乐意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等与二小见面，凌元一说话，陆忠更起疑心了，心想：这二位姑爷太好了，怎么可能是杜林杜茂呢？拜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房中，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听到院里动手，老总管一伸手，从床下摸出刀来了，起身刚要走，身后有人一拍他："陆忠，你要干什么？"回头一看，正是古玄真。陆忠知道，这是老主人的好友。孙芝给大帅府一送信，董老剑客一琢磨，千万别出什么漏子，就让古玄真晚上到军师府探听一下。古道爷晚上到这儿一看就明白了，他可知道陆忠主事，陆忠要答应，就好办；陆忠要不答应，就得杀了他。二人见面，古道爷说："陆忠，你可得拿定主意，给两位姑娘找个好主儿，才对得起死去的老主人。杜林杜茂是下流臭贼，两位姑娘怎能下嫁，岂不断送了终身？凌元胜秀乃胜老庄主之后，名门望族，且二人品行端正，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样的人物啊。你还不乐意么？""仙长，老奴一见面就疑心，这二位姑爷是好，我当然乐意，可胜老庄主是仇人童林的朋友，这……""你只管说你乐意，如果问到这里，自有山人回复姑娘。走吧。"二位这才跟着茂昌爷儿仨进屋落座。古道爷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言语，两位姑娘如梦方醒。二小入赘军师府，火烧三阳观！

# 第十四回　众英雄火烧三阳观

二小诈婚军师府，大闹洞房花烛。正在无计可施时，回天道长古玄真和老总管陆忠进来了。陆忠请古玄真、王荫和孙芝老三位坐在东面，古道爷居中；又请二位姑娘坐在床边，脸冲南；又让丫环搬两个座位，请二位姑爷脸冲西坐好。二姑娘瞪了陆忠一眼，心说：老哥哥糊涂了，怎么还叫姑爷，这是从哪儿论的？众人坐好，陆忠依次作揖。两位姑娘心中有气："您有什么事？快说吧，不要太啰嗦了。""姑娘，老奴有两句肺腑话要讲在当面。先说这杜林杜茂，身染下流，胡作非为，为绿林所不齿，老主人在世时已有悔婚之意。不幸老主人命丧银沙盆，血染江堤。悲痛之余，老奴想到二位姑娘的终身，身居山中，终非了局，可哪里又是姑娘安身立命之所？我陆忠要不把二位姑娘安置在一个好去处，过美满的一生，我死不瞑目，再说也对不起死去的员外安人。此次孙老剑客提亲，老奴未敢深信，可没想到二位少川主如此英俊，真是郎才女貌，天成一对，地就一双，打着灯笼都没处找的美满姻缘。不想二位姑爷乃胜老庄主之后，不过这才算对，君子得配淑女，杜林杜茂是何等样人，不堪一提。今日之事也算天作之合。既然合卺坐帐，六礼已成，就是夫妻了。二位姑娘，这门亲事老奴是乐意的。"三老一听，连连点头。可两位姑娘又生气又慌乱。本来遇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位姑娘就很慌张，希望陆忠能帮自己拿主意，可没想到陆忠站到人家那面去了。

二姑娘陆素琴稳了稳心神："老哥哥，您真是老糊涂了。我问您，老员外是怎么死的？"陆忠点头："这我永记在心，老人家

命丧银沙盆的江岸。”“是被何人所害?”“童海川。”“那您说的这两个人是谁?”“胜陶然之子。”二姑娘点头:“老哥哥,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爹爹死后,我姐妹不但不报仇,反嫁仇人朋友之子。这对得起老人家在天之灵么?”陆忠心说:就是差这点儿。“姑娘问的也对,这件事古仙长另有高见,就请问问他,好在他也是老员外的生前友好。”孙王二老纳闷儿:整个山里都知道是童林杀的陆广元,难道古道爷要给换个人?老哥儿俩看着古玄真,二位姑娘也看古道爷:“老前辈与先父是至交,您有什么钧言赐教?”要说道爷真沉得住气,盘膝坐在凳子上,气息调匀,一语不发。你越着急,他越老太太坐牛车——稳稳当当。最后念了一声佛号:“无量佛,二位姑娘要让我说,我先要问问姑娘有没有真心听,你们有诚意,贫道再说;如果没诚意,贫道说也无用。”其实这是抬高自己说话的分量。姑娘也说的好:“您只要说的合理,我们姐妹就听。”“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姐妹只管问。”姐妹称是。

古玄真微然一笑:“要我说也很简单,那就是赶忙入洞房,成就百年大礼。为什么这么说?藏峰岛弹丸之地,不久必破,你们到那时无家可归,天地虽大,无立足之地。真和你父有交情的,才替你们分忧解愁。孙王二老爱屋及乌,看佛敬僧,才关心你姐妹的安身立命之处。胜陶然乃当代名流,才德双全,少庄主年轻有为,将来鹏程万里。从门第上讲,你姐妹尚属高攀。这个亲事,倘令尊令堂健在,也要拍手称好,何况陆广元已死。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地,别人怎么不管你们姐妹?再说,他二人只是姓名不对,除此以外都是真的,因为你们是夫妻,你们亲近哪。再告诉你们,本山大帅轩辕志已心向官府,武林高人如董化一和关九公都在山内。一朝树倒猢狲散,你姐妹依靠好人,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只有在这紧要关头才看出孙王二老与你家真有交情啊。”古道爷这一番话,不但凌元胜秀佩服,连孙王二老都

钦佩万分。

二姑娘听完，点头行礼："二位老伯有情有义，我姐妹非常感谢。可古老伯，侄女还有不明之处求教。""姑娘有话请讲。""请问前辈，二位少庄主虽好，可他们是仇人的朋友，我姐妹万难答应。"道爷一笑："二位贤侄女深明大义，以身侍仇万不可能，但令尊死时，二位姑娘是亲眼得见么？然而贫道却在场。自古以来，兴亡更替屡见不鲜，但疆场作战，将帅无恙而军师丧命，从来未有。童林与你父素昧平生，互不相识，房不连檐，地不连边，请问他二人有何仇恨？童林好像一把刀，有人用他杀人，你要找持刀者报仇，而非找刀报仇。"您听道爷的话，有理有据，且另有深意。二姑娘一听，忙问："请问老伯，这持刀者又是何人？""昔日后汉三国年间，关云长命丧江东，而使孔明先生蒙千载害贤之名。银沙盆一战，你父身先士卒，提出让兵卒作战如驱犬羊入虎口，陶源却立即叫你父出战。年钦差手下都是成名的侠义，被困银沙盆，情势紧急。陶源用借刀杀人之计，实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父与西安侯情同手足，这万龙藏峰岛是他赠与西安侯的，陶源的功劳再大，怎能与你父相比？你父生前就跟山人提过，陶源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你父忧心忡忡，难道贤侄女不知么？你姐妹与二位少庄主是天然佳偶，这才是你们的美满归宿。你天伦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孙王二老。二位贤侄女绝顶聪明，毋须山人多言吧。"这番话说得二位姑娘哑口无言，默默不语。

陆忠接着说："古仙长所说是金石良言。这么办，你们老三位先走吧，三日后备酒宴，请你们老三位受双礼。良宵一刻值千金，姑娘和姑老爷赶紧入洞房吧。"道爷一看，事情办妥了，与孙王二老放心而去。这边大姑娘偷偷看了凌元一眼，丫环扶着奔东房，凌元在后边跟着走了。陆忠也回去了。丫环把西屋房门关好。四小夫妻这才吹灯休息，成就百年大礼。

书说简短，三日后四小夫妻请来三老，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道爷就问凌元胜秀的来意，胜秀把目的一说，三老大喜过望。道爷说："这实在太好了。万龙藏峰岛所仗就是张赵二人，如果仰仗武艺赶走他们，何异于蜻蜓撼石柱、蝼蚁拱磨盘？如果我们合在一起，火烧三阳观，不要说烧死他们，即便焚毁庙宇，那他二人也无颜留在藏峰岛。这山里要没有了他们弟兄，外有老庄主，内有我们大家，里应外合，藏峰岛不攻自破。你们看呢？"孙芝王荫也频频点头。吃完饭，古玄真同众人商定，明晚在军师府一同商议火烧三阳观之事，请二老把放火药也带来。

次日天晚，董化一、关九公、秦凤、古玄真、王荫、孙芝都来到军师府，四小夫妻一一见礼。董老剑客夸奖一番，自不必提。众人坐下，孙爷把放火药的包袱放在桌上。老剑客董化一说："咱们背上放火药，只留陆忠看家，其余人等从后墙出去，隐蔽身形，一直往正北，到边山没人的地方咱们再分工。可不能直接走后山去三阳观，那样凶多吉少。"老爷子吩咐好了，带起放火药，头前带路，余下男女众英雄在后面相随。书说简短，众人越墙而出，脚下用力，翻山越岭，眨眼之间走出几十里路，当然离三阳观还很远哪。路边有个树林，董老剑客招呼大家进树林，围了一个圆圈儿。一问凌元这药的用法，凌元说："老人家，这药好用极了，只要用拇指一捻，立刻就着。""好，咱们这就分药，好火烧三阳观。"刚说到这里，就听有人喊："唔呀，好东西，竟敢火烧三阳观！"董老剑客多快的身法，右手按刀把顶绷簧，龙鳞刀出鞘，腰眼使劲儿，一个燕子穿云，身轻如落叶，直奔发声的树后。"什么人暗中偷窥？"说话的人双手扶树，身形往东躲。关老剑客早把大环刀拉出来，纵到树的东边。两下里一堵，这位说话了："老哥哥，是吾哇。"正是英雄得鹿路民瞻。

书中暗表，路爷处理完银龙川的事情后，就住在回天观。他

好动不好静，晚上二更天，独自出观，顺银沙盆直奔藏峰岛。转悠了几个晚上，他干着急进不去。说来也巧，这天晚上终于遇到燕鹤，老居士把他送进山中。前文书二小进山时，老居士不是说送进好几位老剑客了么，其中就有路爷。老居士告诉路爷，已经把董关二位送进山中，您可以找到他们，一齐去探三阳观。路爷进了里山，昼伏夜出，好几天也没碰见董关二位。无巧不成书，今晚老哥儿几个终于见着了。

彼此见礼，秦凤猛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你们爷儿几个先去烧庙，我有点儿事先走。咱们三阳观见吧。"他一伏腰走了。董爷把放火药给了路爷一份，然后跟大家说："咱们现在老少十个人，我和路贤弟烧他的山门及两侧，孙芝王荫烧他的西配殿，关贤弟和古玄真烧他的东配殿，后殿危险最小，你们四小夫妻去烧，千万不要弄出声音来。火起来之后，咱们在庙后边大树林里集合，明白了么？"大家点头。六老四小，鱼贯而行，银河耿耿，夜风甚凉，微闻步履沙沙。来到三阳观北面的树林中，大家各自分开，照指定地点扑身过去，分四面蹑足而行，慢慢靠近三阳观。董爷来到山门前，大拇指一捻放火药，随手就起蓝火苗，刷刷刷，其他人也是一样。转瞬火起，老少英雄急速撤到北边大树林内，爷儿九个都撤进来了，惟有古道爷站在外边，回身看火。这是绝户火，四面全着，成心要把二位道长烧死在观中。嗬，好大的火！只见浓焰腾空，黑烟遍地，火光冲天，照红了西北的山谷。董爷一看，赶紧招呼古道爷进树林。话说得轻巧，道爷这时再想进树林，为时已晚！

您想，庙里的柁檩木架都是干透了的，干柴烈火，一触即燃，着得非常快，可有一样，毕毕剥剥，响声很大。其实当初二老初探三阳观后，两位道长就明白了：藏峰岛是非之地，我弟兄已成众矢之的。明杀不可能，暗刺实难避免，因此他们时刻防范。今晚外边刚有响动，老哥儿俩就出来了，只见一片焰山火海。二人

不敢怠慢，一胳膊夹俩，把四个小道童救到安全之处，让他们赶紧去前山报信，然后去观音堂投奔自己的大徒弟魏真如。他们一走，两位道长各执三环套月，借火光往北看，正瞧见古玄真。一声佛号："无量佛！"话到人到，已至道爷身后。董爷一看，拉龙鳞刀飞身而出："张道爷，您好哇。""无量佛，董化一，山人就知道是你们烧的，还不扔刀就擒么？欲做困兽之斗，可晓得山人的厉害？""哈哈哈，道爷厉害，不用说您，连您的庙都厉害，厉害得都起火苗了。"张道爷这气："董化一进招来！"董爷一捋宝刀，迎风劈柳就剁，张道爷摆三环套月接架相还，古玄真用宝剑在后面就点，爷儿俩双战张明志。

赵明真刚要过来，树林里蹿出路民瞻。"无量佛，你是路老檀越吧？""不错，不是吾老人家，哪能烧你的庙哇？""身为武林前辈，做此鸡鸣狗盗之事，暗箭伤人。""唔呀，明着吾也敢烧你，不要忙，吾先吃袋烟。"抽出大烟袋，把烟袋荷包打开，拧了一撮烟叶，足有二两，打着火绒，把烟点好。这路爷连吹带抽，玩命厮杀，还带打个烟歇。时间不大，烟抽完了，"赵明真，吾的烟抽好了，你着打吧！"蹦起来举烟袋盖顶就砸。赵明真左手捋银髯，右手一抬，三环套月当中是个小月牙儿，用这小月牙儿一支烟袋，耳轮中就听噹的一声，路爷拿三环套月磕他的烟袋了。烟灰是个大火疙瘩，照定道爷头顶就打下来了。好一位赵明真，稍一拧身，蹿出多远去。"唔呀，没有烧着！"路爷使一辈子烟袋了，这还是头一回没烧着人。赵道爷生气，摆三环套月与路爷打在一处。不过三招，路爷明显落在下风。关爷回手拉大环刀，加入战团，也是双战赵明真。

书说简短，王荫和孙芝一商量，各帮一拨儿吧，这二人也参加战斗。四小夫妻也不能闲着啊，一对夫妻帮一拨儿。这可好，董化一、古玄真、王荫、陆素琴、胜秀爷儿五个围着张明志，关九公、路民瞻、孙芝、酆美玉、凌元爷儿五个围着赵明真，好一场凶

杀恶战！二道长指南打北，瞻前顾后，六老四小难以取胜。您别看四小夫妻武艺平常，他们起到楔子的作用，冷不防递一招，还得时刻提防着。这可就僵持住了。

老剑客董化一毕竟经验丰富，他想：如果时间一长，陶源必率人赶到，那就麻烦了。到底是在陶源的势力范围之内，何况还有俩老道哪。董爷想到这里，高声喊："凌元胜秀，你们四人赶紧撤进树林！"四小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不敢违拗，撤进去了。董爷又喊："众位，咱们都撤进树林，老夫另有战法！"古道爷这回可不敢停留了，虚晃一剑，纵身进树林。接着，王路关董四位各自撤进树林，就剩下孙茂昌了。也就是张赵要拿活的，如果想要命，孙爷必死无疑。董爷一看不好，刚想叫众人再出来，猛听树上边，噔——空弓弦响。众人一愣，二位道长也一愣。孙茂昌趁这机会，如离弦之箭，蹿进树林。还没等老道缓过神来，弹子就打出来了，两发连珠弹，正打在二位的杨木道冠上。要说三阳观被烧，那是偷袭，不寒碜；道冠被人打歪，可就太丢人了。跟着，连珠弹如同雨点，又稳又准又快，直奔两位道长的身上。二人闪展腾挪，外加三环套月往外磕打。尽管如此，这弹子打得太准了，打在道袍上噗噗直响。老道这跟头栽大了，连连往后闪，高声念佛："无量佛，绿林中打这么好的弹弓，没有第二份，只有阁下，还不出来相见！""叫我出来，当然奉陪！"捷似飞鸟，从树林中出来一位老者，站在那里，精神矍铄。大身材，双肩抱拢，身穿米色绸长衫，河南绸裤子汗褟儿，白绫高鞠袜子，大红缎子寸底朱履；赤红脸，两道蚕眉寿毫遮目，一双虎目炯炯放光，鼻直口阔，大耳垂轮，颔下一部银髯洒满前胸；左肋下佩带二刃双锋，无比锋利的宝剑，斜挎弹囊，左手握定十八拳插把弹弓。来者何人？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隐居多年的老剑客，姓冷名镇字运回，江湖人称百折不挠青云叟。

书中暗表，前部《雍正剑侠图》说过孔秀在常州府行窃，遇

见一个老人,把孔秀的刀卷成发条,又给捋直,那就是冷老剑客。他是八卦云刀赛铁拐苏怡苏旷然的亲师兄,苏家全家搬走,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就搬来了,这老二位是忘年交,苗泽尊冷镇如师,冷镇爱苗泽如弟。苗爷有一女叫苗飞霞,拜冷老剑客为师,得号金弓女二郎。冷镇还有一徒,名叫满玉华,十五岁起向老剑客学艺,已有八年,功夫很好。满玉华平日里开一座饭馆满春园,生意不错,年年盈余。这年冷镇和苗泽老哥儿俩要去钱塘观潮,就把家里的事情交给满玉华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二老这一走,这边发生塌天之祸!

原来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闯荡江湖,正走到常州府,听说苗泽之名,要寻其比武。找到苗家,去了几趟,都扑空了。小鬼这天晚上就想夜探苗家,正遇上小姐苗飞霞。姑娘以为他不怀好意,一跑一追,惊动了满玉华。满玉华每天晚上都要到苗家后门转转,不敢疏神大意,正与泥小鬼碰面。两人通名报姓,话不投机,当场过招。小姐以为陆恒是一般的贼人,玉华足能应付,就回去了。可满玉华哪里是陆恒的对手?两三个回合,让小鬼使了一招红云捧日,双掌齐出,按在玉华的精厥期门两道大穴上,当时昏死过去。陆恒扬长而去。夜静更深,谁都不知道,直到天亮被人发现,赶紧搭回府中救治。等二老回来一看,满玉华已是奄奄一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冷爷伸手把衣服扯开一看,前胸左右两肋有两个巴掌印,已经呈黑紫色了,肿起多高来。满玉华勉强说出“泥小鬼”三字,气绝身亡。办理完后事,冷爷一打听,知道陆恒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弟子,于是跟苗爷一商量,两人前往延安府观音堂报仇。

这天哥儿俩走到武关,天已三更,前边一片大树林。冷爷走得快,刚绕过树林,猛然发现一条黑影,风驰电掣,其快无比,冷爷可就追下来了。没想到前边这位一看有人追,闪身进树林,冷爷把人追丢了。再回身,苗爷也没了。冷爷没办法,一路独行,

来到观音堂。张赵二道早已去了藏峰岛，这里只有他徒弟魏真如。双方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一个回合，被冷爷打倒在地，一问才知道，俩老道已去万龙藏峰岛三阳观。冷爷又奔藏峰岛。在江边一转悠，被老居士燕鹤发现了，这老二位久仰其名，从未谋面。冷爷把寻仇之事一说，老居士言辞恳切，劝他务必谨慎。书中交代，冷镇的本领与吕留良、白泰官仿佛，要比董化一和关九公稍强些。可帽子大不过一尺去，你要去拼命就是下策了。冷爷思虑再三，表示一定看事做事，见景生情，老居士这才送他进山。

冷爷在山里一跑，被秦凤发现了。原来秦凤自三阳观被救，来到大帅府。他想：我是巡山总寨主，好几天不露面，陶源必起疑心，干脆我就说我在一线天监视，恐怕从这里上来奸细，不就成了么？于是秦凤每天都在一线天附近巡视，今晚巧遇冷爷。秦凤一报名："我叫秦凤。我师父祖居河南卫辉府牛圈村，姓马名骏，江湖人称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哎呀，老贤侄，咱们是一家人。"冷镇与马骏交情莫逆，冷镇要小几岁。秦凤问冷爷的来意，冷爷一说，秦凤也很难过，但想到张赵二道的能耐，也劝冷爷暂时在山洞里栖身，静待时机。冷爷答应了。今天火烧三阳观，秦凤想起冷爷，赶紧去找，爷儿俩这才来到三阳观。临近了，大火已起，二人从树林北面进来，正看见双方动手。冷爷飞身上到一根大干树枝上，站稳身形，调整好视线。恰在此时，爷儿九个往下一退，只剩下孙芝了。冷爷先是空发弹弓，紧跟着弹子就飞出来了，道冠也打歪了，道袍也打上了，张赵二道栽了跟头。

如今冷爷往外一站，并不多言，举起弹弓，弹打连珠，又来了！这回算出了冷爷胸中一口恶气。两位道长不敢停留，随躲随退，绕火场走了。他们一走，众人也不敢耽搁，连同冷爷和秦凤，老少十二位鱼贯而行，走边山直奔军师府后墙，越墙而过。

进到屋中,二姑娘赶紧让陆忠到门房,听着点儿外边的动静。众人来到客厅,见面施礼,洗脸喝茶不提。这时天光已亮,董爷心思缜密,想到这么多人在军师府,目标太大,应该尽快撤出一部分人去大帅府,以便互相关照。姑娘陆素琴也是此意。

正商量呢,老总管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姑娘,火烧三阳观的事陶源已知,现有三千兵丁带弓箭手团团围住军师府,没有陶源将令,任何人不准出入。野飞龙燕雷带着一百名武士要搜府。”众人就是一乱。二姑娘一摆手:“众位老前辈只管放心,虽在虎口之内,安如泰山,我跟姐姐出去看看。”姐妹二人整理衣衫,随陆忠往外走,到门洞开大门,姐妹步履安详,走出门外。果然,府外兵甲层层,剑拔弩张,气氛肃杀,一百名武士分班而立,燕雷肩插令箭,居中一站,威武严肃。

原来那四个小老道见陶源一报信,陶源可害怕了,他仗的就是张赵二道,一旦这两位不在,藏峰岛凶多吉少。陶源立刻派华廷志华廷方带人去三阳观救火,又派得力人员暗暗盯住边山路口,查看奸细去向。天交五鼓,暗哨回来禀报,火烧三阳观的十几个人,内有巡山总寨主秦凤等人,完全逃入军师府内。陶源立刻派人包围军师府,又赐令箭一支,让燕雷率人搜府。

现在两位姑娘出来,燕雷拱手施礼:“拜见二位姑娘。”姐妹还礼:“燕将军,不敢当此大礼。请问来此有何公干?”“姑娘,昨晚有奸细火烧三阳观,惊走二仙长。副帅得报,奸细落在军师府。本将军奉令搜查,请二位姑娘行个方便。”二姑娘把脸一沉:“燕将军,这话从何说起?陶源身为副帅,只恐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想这军师府内,自从先父去世,只有我姐妹二人相依为命,守孝在家,任何男子不准入内。可陶源居然说出如此不近人情之话,这不怪将军你,只能怪陶源仗势欺人。燕将军请回,让陶源亲自前来,我姐妹要当面质问!”说完转身进府,咣啷一声,大门关闭。燕雷一想,自己客居于此,又非藏峰岛之人,陆军师

为山捐躯，自己可惹不起人家。只好回来交令，把上项事一说，陶源大怒，亲自奔军师府而来。

再说二位姑娘进屋把情况一说，陆姑娘看着众人："老前辈们，燕雷好办，几句话就打发走了，可陶源很快就会来。"董爷说："姑娘说的对。未曾料胜先料败，得想个万全之策，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老前辈所说不错。何况三阳观虽毁，张赵尚在，我们还有顾忌。众位老前辈能听我一言吗?"董爷说："姑娘是军师之女，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话请讲。""好，如果陶源前来，有我姐妹前去抵挡。如果言语不合，关董二老。""在。""你们老哥儿俩埋伏在大门左右，陶源如敢前来，就将其斩杀，使藏峰岛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冷老剑客。""在。""凭您这把弹弓封堵天王殿，不让贼人增援。路老剑客。""唔呀!""您带秦凤、王荫、孙芝三位前辈到鹅头峰顺大绳而下，直奔隐逸山庄，通知燕老居士，率群雄保护钦差，打散螺丝湾守军，到行营引我们的公爹胜老庄主，领三军打进藏峰岛，一战成功。古道爷。""无量佛。""您带着二位少庄主保护军师府，勿伤一草一木。"二姑娘分兵派将，调遣一切，要大破藏峰岛!

# 第十五回　谢家滩招亲立擂台

陆素琴调兵遣将，运筹于帷幄之中。再说陶源此时已到军师府外，他可没敢硬闯进来。陆忠进来一禀报，二姑娘心里有底了：陶源胆小怕死，主要是怕烧三阳观的人，不然他完全可以闯进来搜查，这就是外强中干。姐妹二人来到府外，陶源一抱拳："二位贤侄女，本帅得有确实密报，火烧三阳观的奸细落在军师府内。贤侄女把话听明白，本帅可没说你们勾结奸细，只是认为军师府房屋众多，你姐妹鞭长莫及，无法照顾。奸细若在府内隐藏，于藏峰岛不利。现在本帅前来，望贤侄女遵守帅令，让我搜府。"二姑娘一听："哼！陶副帅，你且住口。你也知先父在世时立有家规，三尺童男不准入内。不想我父尸骨未寒，你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要搜查我府，不知是何居心？你说我府空房太多，你副帅府空房更多；我府是我姐妹两个，你副帅府不也是你夫妻两个么？我们照顾不过来，你陶副帅就照顾得过来么？因何奸细不在你府？看来我姐妹在此居住，已成你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必欲将我姐妹赶出藏峰岛而后快。这倒让我测出你的心事：陆家在山中，你就背生芒刺，看来我父之死，就是你赶走我陆家的第一步。疆场作战，为何将帅无损，单单死了个军师？再说，我姐妹是纤弱女子，奸细若在军师府，岂不是说我们行不端履不正？你不但要赶走我们，还要败坏我们的名誉，用心何其毒也！"二姑娘舌剑唇枪，说得陶源喘不过气来。"二位贤侄女，此言差矣。陆贤弟为山捐躯，三军共睹，天日可鉴。奸细藏在山中，实是我藏峰岛的隐患。三庄兵临城下，隐患不除，倘若失利，昆冈

失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三岁稚子都懂的道理,贤侄女何不明之至?”大姑娘把话接过来了:“陶副帅住口!藏峰岛果真被攻破,你是有家可住的,我们呢?此岛是我家的,奉送给西安侯。此岛一破,我们姐妹连家都没有,身为女子,我们投奔何方?是你保护此山,还是我姐妹需要此山?”陶源被两位姑娘问得理屈词穷。“二位贤侄女,如果本帅不通报,便搜查军师府,你敢怎样?”二姑娘一瞪眼:“谅你也无此胆量!我父已死,到底是何人害死,我姐妹也无精力多管,只是军师府内尚由我们管辖,不用说是你,西安侯来了也要讲理,要野蛮我们可不怕!”

刚说到这里,陆忠在旁边答话了:“姑娘,这叫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人在人情在。老军师活着,他天胆也不敢欺负咱们;老军师死了,这叫虎陷争群兔,老虎掉在陷阱里,兔子蹦上了,咱们不怕!您进去把军刃磨得快快的,老奴有老命一条、菜刀一把,谁进来宰谁。完了事找侯爷辩理去!”嘀!陶源恼羞成怒,骑虎难下。再看姑娘,进了府,大门咣啷就关上了。陶源的心思确实被姑娘猜出来了,他知道敢烧三阳观的人绝不一般,要杀他跟宰小鸡子一样,可不搜查又怪寒碜的。正在这时,有人边跑边喊:“陶副帅!”陶源一看,正是镇海鳌杜志远。陶源一想,我这儿搜查人家儿媳妇的府第很不合适,再说银龙川已归顺三庄,可别再得罪了金龙川。想到这儿,他赶忙迎上来:“杜贤弟,有事么?”“请副帅回府一谈,有要事相商。”陶源只好传令撤军。回到帅府,杜志远说出一番话来,陶洞天大惊失色!

事情出在奇剑坤元子于秀娘的身上。于秀娘一战成名,艺高人胆大,加上挂念丈夫童林的安危,就跟大爷于廷提出来,要进山一探虚实。于大爷拦劝不住,只好带她先到行营。这天晚上,父女出营,只见水天一色,白雾茫茫,浪拍江岸,哗哗作响。爷儿俩往北直转到银沙盆两江汇合处,往南直转到葫芦峪口,也没找到进山的办法。姑娘不死心,第二天晚上又来了,还是扫兴

而归。书说简短，直到第四天晚上，父女正在江边发愣，远远来了一只独竹舟，上面一个老人摇桨而行。眨眼间来到江边，顺双桨提缆绳，飞身登岸。于大爷一看，正是老邻居燕鹤。燕老居士是山东沂州府的人，于大爷是泰安州的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当乡人。两人早就相识。姑娘上前施礼，寒暄几句，于大爷把进山的想法一说，老居士一笑："姑娘，你在战船上脚踢陆恒落水，我已告诉了海川。海川现在正和我练穿林剑呢，钦差大人和众英雄也都好，只是现在还出不来。目前山里并不缺人，我已送进去几位老剑客和凌元胜秀二小，山外倒是少了些。你们爷儿俩的心意我转达海川，希望你们能留在山外，助三庄攻打藏峰岛。这样寻找机会，海川他们才能脱离虎口。"于大爷很高兴，姑娘又问了问海川的饮食身体情况，得知一切都好，这才放心。爷儿俩回到行营，把情况跟胜裕一说，胜裕也放心了："你们爷儿俩赶忙回去告诉谭庄主，这里缺少大船，请他尽快将船送来。"

父女回转谭家庄，于大爷把要船的事一说，谭望摇头："做大船费料费工，不可能马上做得。"张方说："谭老爷子，银龙川帮了咱们不少舟船，如果您给金龙川杜志远去封信，叫他们再帮咱几十只大船不就够了么？"谭望摇头："你们不知道，杜志远与我不和，他怎能支援我们船只？"前文书说过，杜志远并不知道谭秀英相貌丑陋，想与谭望攀亲，让其长子杜林娶谭秀英为妻。谭望不同意，杜志远恼羞成怒，投靠藏峰岛，又和陆广元攀了亲，并扬言还要抢谭秀英，给杜林作妾。就是这么结下的仇怨。张方想了想："如果您在家门口立擂台，为女儿招亲选夫，杜志远会不会来？""他一定来，只是现在他知道我与三庄联合，未必敢来。""不然，陶源恐怕杜志远离心离德，因此必要鼎力相助。这样，我们明着立擂招亲，暗地里进攻藏峰岛，这叫假途灭虢之计。众位看如何？"于大爷一挑大指："方儿，你真有两下子，高！比

老高都高!""爷们儿,我还有高的哪!""什么高的? 我再听听。""擂台搭好,叫您女儿我师婶作个前脸儿,叫谭姑娘作个后脸儿,叫乡亲们看师婶,这叫以广招徕。"于大爷这气:用我女儿作广告哇。"这我做不了主,你自己问去。"张方到内宅见于秀娘一说,姑娘满口答应。姑娘想的是,反正自己已经出嫁,何惧抛头露面? 张方非常高兴,回到前面一说,于大爷也没脾气了。

张方还特地去了趟西安府,面见张志中,请他届时派官兵弹压,这叫官准立擂,张志中满应满许。张方又选好谢家滩为擂台地点,找人运料,两天搭起一座擂台。消息传到杜志远耳中,您想他能不着急么? 不吃馒头——争(蒸)的这口气呀! 他进山面见陶源,听说陶源搜查军师府,心里不痛快:军师府的姑娘是我儿媳妇,你去搜查什么? 他赶快往这儿跑,喊住陶源,一同回到帅府。

杜志远把事情一提:"副帅,明天谢家滩就要开擂,请您鼎力相助。"陶源点头,把山里安置停妥,派人监视军师府,然后禀明王爷侯爷,坐船到了金龙川,当晚住在杜家。次日清晨,乘船到江岸,赶奔谢家滩擂台。嗬! 真是人山人海。擂台坐北朝南,正对鬼王庙。一丈二尺的柏木桩,一尺见圆,埋到地里二尺,上边露着一丈;一尺厚的柏木大板搭起擂台,四丈见方,有后台和上下场门,红缎子大幕,周围有二尺的栏杆。擂台东西两侧有一丈见方的两个小台,与擂台衔接,上面堆着沙土、簸箕、笤帚,放着抬人的杠子和门板,这叫打擂受伤有人管。东西两侧有梯子,不会蹦的可以从梯子上来。擂台周围五尺以内拉着幌绳,上面有木牌,写着"不准靠近"四个字。这是为了防止打擂掉下来误伤观众。台口上悬灯结彩,随风飘摆。台柱子上贴着一副对联,笔走龙蛇,上联写"拳打江南河北英雄,闻我名人人胆颤",下联写"脚踢岭西山东好汉,知吾姓个个心惊"。当中悬挂一块横匾,四个大字:以武会友。往东三丈,往西三丈,都是用席搭的

墙，和东西看台连接起来。对面是弹压台，西安府官兵驻守。东西角门出入，都有挂号处，每位银子二两，上台与否，概不退还。这是张方的主意。至于擂台外，卖吃卖喝，各种买卖，比赶庙会还热闹。陶源带了四十多人，全都换假名挂了号，到西看台上坐好。

三庄那边也是一番忙碌。张方派二侠侯杰带领八大门人看守公馆，当然于恒和甘虎也不能去。谭家庄由谭英率人看护。到擂台去的是于廷、谭望、于秀娘、谭秀英及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和张方。次日清晨，吃完早饭，准备齐毕，两位姑娘坐轿，众人骑马跟随，赶奔谢家滩。丑姑娘谭秀英坐在后面的轿子里，轿帘放下；于秀娘坐在前面的轿子里，轿帘打开。这一路上，街里是人，房上是人，人如潮涌，都翘着脚、伸着脖子看，犹如波开浪裂一般。于姑娘就好像没拿着净瓶杨柳枝的观世音大士，以色相游红尘，颠倒了芸芸众生。这人们就议论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恨自己没能耐的，恨自己弃武从文的，还有褒贬小弟兄模样的，最可乐的是说张方乃蚕豆成精……

不表人们议论纷纷，单说一行人拥拥挤挤来到谢家滩，小轿直奔后台，老少群雄下马转了转，也来到后台。擂台东侧席墙外有个大茶摊，准备了三个大水缸，盛着满缸的清水，众人喝茶休息。张方撩台帘儿往下一瞧，黑压压人头攒动。“呦！”张方定睛一看，藏峰岛的人也到了。张方和于大爷一商量，立即开擂。于谭二老在前，刘俊他们在后，一出来，老百姓人声鼎沸：“出来了，瞧热闹吧！”

小弟兄在大幕前一字排开，老哥儿俩来到台口。谭望一抱拳：“乡亲们，三里一村，五里一店，街里街坊的都认得我，即便不认识，也知道我谭望，我跟前有个姑娘，年已及笄，长的丑俊先不提，只是她自幼练武，到现在落得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所以呈

请西安府，官准立擂，为女儿招亲选夫。”一指于大爷：“这是我哥哥，没说圆全的话请他再讲讲。”于大爷一抱拳：“乡亲们，在下祖居山东泰安州于家坡，弟兄五人我排行在长，姓于名廷字子玉，人称醉仙翁。这次我们父女来到陕西访友，正巧我兄弟为女儿招亲选夫。咱可把话说在头里，虽是为女选夫，但也借地会友。不论僧道尼俗，年老年幼，均可登台，施展身手。年长的上台取胜，您可以收姑娘作个义女，或是收姑娘为徒；年貌相当的只要武艺精良，看着合适，才能把姑娘许配。天气不早了，咱们这就开擂。”一回头：“你们谁过来？”走过来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老人家，晚生献丑。”于大爷点头，众人退回后台。

玉耳一抱拳：“乡亲们，笨鸟先飞，我打趟拳，咱们就开擂。”说着话，一退步，练了一趟大红拳。拳经有赞：

托钵式，站中央，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抱马桩。喜鹊登枝沿边走，凤凰展翅人难防。撩阴锤，专打敌将；连环脚，贯把人伤。进身哪吒去闹海，退步张生跳粉墙。天师雷，独一掌，老君八卦现阴阳。收拳式，童子敬拜观音堂，捧金刚，朝天一炷香。

练完之后，气不涌出，面不更色。玉耳的功夫本来就不错，这一拜海川，练得更紧，刻苦磨练，可以说直线上升。玉耳站在台上：“哪位挂了号，请来一会。”猛然东看台有人喊：“待我来！”一人跳下看台，分人群往前走。临切近，长腰上擂台。玉耳一看，是个年轻人，也就在二十岁，细条身材，眉清目秀，五官端正，一条漆黑的发辫儿，穿着一身蓝绸子衣衫，薄底靴子。玉耳问：“朋友，贵姓啊？”“在下长安城人氏，姓林名宝如，人称双棒童子。”玉耳点头：“朋友挂号了么？”“昨晚就挂了。”“既然如此，请吧。”二人一亮式，林宝如左手晃面门，上右步，抡右臂单锋贯耳，照玉耳太阳穴就打。玉耳久经大敌，并不惊慌，弓左步，缩颈藏头一躲，立右手穿他的右臂，往下一按，左手在他的肩头就按

上了，这手功夫叫上扶手，林宝如应声而倒。这一输，林宝如臊了个大红脸，低头下台走了。

这时猛然从东看台下来一人，踮步拧腰，飞身上擂台。此人大身材，细腰乍臂，蓝长衫，白裤子汗褟儿，薄底靴子，长眉朗目，鼻直口阔，手持长枪，一尺多的枪头，犀牛尾斗大红缨，紫亮紫亮的枪杆，好不威风。这个人上来之后，把枪放下："洪老师，在下斗胆讨教。""不敢不敢，请问这位师父高名？""在下祖居延安府东北四十里常家寨，姓常名林，人称清风客大枪常林。"书中交代，这位是清真，排行在六，相传他是大明朝开国元勋、开平王常遇春的后代，祖传枪法。常林把大枪拿在手中："洪老师，我想领教领教您的军刃。"玉耳回身到大幕边上把刀取过来，刀交左手，往下一矮身，左脚前右脚后，右掌扶在刀背上。"常老师请。""常某无礼。"阴阳把一合枪，噗噜一颤，乌龙出洞，奔玉耳胸前便扎。玉耳摆手中刀急架相还，两人刀枪并举，插招换式，打在一处。玉耳左手使刀，全是左架儿，神出鬼没；常林的大枪也真有功夫，家学渊源，崩砸窝挑，实有独到之处。两个人动手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司马良夏九龄他们怕玉耳吃亏，想要上前。刘俊一看，玉耳要赢不了人家，别人过来更不成，于是冲他们使了个眼色。刘俊是大师兄，在师兄弟里很有威望，师弟们全不动了。他跟二老一商量，二老点头，刘俊来到台前："师弟连胜数阵，请回去休息，待小兄会会常师父。"玉耳纵身出去："常师父，现有我师哥穿云白玉虎刘俊前来讨教，玉耳失陪。"

常林怀中抱月式一站，刘俊来到切近："常师父枪法玄妙，刘俊斗胆讨教。望阁下不吝金玉才是。"常林也很谦虚："岂敢岂敢，请您亮军刃。"刘俊一撩长衫，套挽手亮出链子镢，大鹏展翅，摆动双镢："请！"常林举大枪分心就刺，刘俊上左步，抡右手链子镢砸常林大枪前把，左手镢抡起来，泰山压顶，砸向常林头

顶。常林上左划步，夹枪带棒，枪攒扫堂，刘俊飞身躲过。两个人各施平生所学，打在一处。常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这刘俊年纪轻轻，武艺高强，可不能疏神大意。交手不到二十回合，常林大枪奔前胸，刘俊左手镢砸前把，上右步，右手镢枯树盘根，正缠在常林的右腿上。刘俊微一用力，常林站立不稳，倒在台板上。刘俊一撤步："承让承让。"常林脸一红："献丑献丑。"拿大枪跳下擂台。刘俊这一胜，后台二老点头赞叹，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刘俊前途远大。这时，从西看台下来一人，到台下长腰上擂台。张方一看，嗬，藏峰岛的人露面了。原来陶源见时机已到，吩咐人上台打擂，身后有人讨令，正是百步神拳石天龙。

石天龙到台上，按刀把顶绷簧，仓啷啷，拉出压把翘尖厚背雁翎刀，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朋友，某来讨教。"都是熟人，毋须通名，刘俊精神一振："请！"石天龙举刀就剁，刘俊摆双镢招架，二人打在一处。书中交代，刘俊很要强，练功刻苦，跟老侠客王十古学艺十二年，又跟海川磨练这几年，深得武术精髓。与凤同飞，必定俊鸟；与虎同眠，焉有善兽？刘俊边打边想：像石天龙这种人死心塌地跟着反王，剑山完了，不思远遁他乡，躲灾避祸，又跟到藏峰岛，看来已不可救药。于是双镢加紧，舞动如飞。石天龙刀走扫堂，反手迎风劈柳，刘俊脚尖儿点台板，蜷腿躲过，双脚落地。石天龙刀又奔顶梁，刘俊退右步，涮双镢，哗楞一抖，抡起来一砸刀背，仓啷！刀就掉台板上了。刘俊趁势一弓左腿，双镢一抡，直奔底盘，正是石天龙的迎面骨上，啪啪两声响，双腿折断。石天龙脸色一变，大汗珠子当时就下来了，咕嗵，躺在台板上。台下一阵大乱，老百姓都傻了，腿真折啊，干脆花二两银子看热闹吧，谁也不敢上台了。陶源赶紧派人上台，用软布兜子装好石天龙，送回岛内养伤。可怜石天龙，祖传五祖点穴拳，在江湖上颇有名望，只因错投门路，落得个双腿折断。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隔山打虎石天凤眼都红了，一按栏杆，飘身而下，飞身登台。后台二老一商量，恐刘俊有失，得把他换下来。谭庄主扶剑把走到台口："二位且慢动手，不才谭望有话讲。"刘俊一抱拳："朋友，现有谭庄主会你。"刘俊回后台。谭望拱手："朋友，老夫讨教。"回手拉宝剑，右手控剑，左手捋银髯："请！"石天凤虽然本领不错，但哪里知道谭德祖的厉害，左手一晃，右手刀力劈华山。谭望上右步，白猿献果。石天凤一看要截自己的手腕，赶紧撤刀，谭望剑走底盘，矬腰扫堂，紧擦台板。石天凤立刻拔腰一纵，谭望剑走空，身子往左面一堵，老君推背靠山掌，正是石天凤的后背，一掌就打上了。谭庄主只用了三成力，石天凤就受不了了，撒手扔刀，往前一栽，脑瓜一拱台板，一张嘴，口喷鲜血，当时昏死过去。陶源赶紧派人搭回山去。这边有人马上搓沙土，把血收拾干净。

恼怒了云霞道士杜清风，飞身下看台，长腰登擂台："无量佛，谭望，山人会你！"老百姓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位道爷头发一半儿白一半儿黑，真正老杂毛儿。""道爷也动凡心，要娶媳妇啊！"杜清风这气。燕普暗自叹息，想师弟杜清风本领虽好，但自北京护国寺被童林剑削道冠后就开始倒霉，不但动手准输，而且只要在船上打，非掉江里不可，还得把道冠泡掉，够多寒碜！还好，今天是擂台，没有水，即便输了也不至于泡掉道冠。究竟杜清风这次比武运气怎样，是否有"水"光之灾，下回再说。

# 第十六回　众英雄再烧天王殿

杜清风上台，会斗谭德祖。杜清风剑走击刺合挟，蹿纵跳跃，疯狂进招；谭德祖在家享福，功夫搁下了，只有招招架架，无法进攻。于大爷暗自沉吟：今天擂台胜负难料，看台上还有泥小鬼和燕普哪。张方看出来了："老爷子，我看谭庄主不行了，您快换换吧。"于大爷答应，迈步往前来："杜道爷且请住手，谭贤弟暂停发招。"两人各自看住门户。于大爷笑嘻嘻看着谭望："贤弟后面休息，劣兄不才，向杜道爷讨教。"谭望回去了。于大爷一抱拳："杜道爷，咱们是老朋友了，于某不才，情愿领教。"杜清风气得直咬牙："于子玉，你也是武林前辈，你到剑山，王爷待你不薄。不想剑山失败，王爷来到陕西，你接踵而至，却是与我们为仇作对。为人谋你算不忠，与友交你算不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现在你还有脸面和山人交手么？"于大爷一托银髯："哈哈哈，杜道爷，你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口讲无为的三清弟子，却贪恋人间争伐之事，已丧失本来面目。英王本系皇兄，无故兴师作乱，致使黎民陷于水火，百姓惨遭涂炭。于某身为绿林，理应保国安民，倘若视尔等越礼胡行，袖手不管，岂不辜负武林二字？就以今日之事来说，谭德祖为女儿设招亲之擂，你身为三清弟子，到擂台逞凶，难道你尘心未断，欲择佳偶？哦，我看道爷头发半白半黑，定是返老还童了。"杜清风气撞顶梁，真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无量佛，你我当场一战！"于大爷一撩长衫，亮出十三节亮银链子鞭。您往后听，说到五鞭会盘龙时，可有于大爷这条鞭在内。

杜清风剑走白蛇吐信，于大爷往后一划步，哗楞一带鞭，铁鞭穗儿砸剑，跟着插花盖顶，照杜清风打来。杜清风长腰出去，一控宝剑，左手掐剑诀，于大爷扽鞭回来，单手一摇，哗楞楞连声响。二位走行门让过步，打在一处。二位身法极快，令观者眼花缭乱。眨眼之间四十个回合已过，杜清风一想，于子玉武艺高超，阅历宏富，实难胜他，不如走后留招，败中取胜。思索至此，虚晃一剑，长腰往东，出去足有两丈多远，正到擂台靠东面的边上。杜清风脸冲东，把宝剑搭在右肩头，往后露着一点儿尖儿。于大爷点手唤罗成，链子鞭叠到右手，一掐鞭，左手理银髯，心中盘算：我若不敢追，多丢面子。喊了一句："道爷，胜负未分，怎么走哇？"脚尖儿一点台板，飞身追过来，于大爷蜷起双腿，身子往下矬，跟一个团儿似的就到了杜清风的身后。老道不用回头，风声一响，知道于大爷到了，丹田运气，身子往后一闪，右臂伸直，右手宝剑猛往后一送，他以为准把于廷扎死。哪知道于大爷只到了他的肋下，头顶离宝剑足有半尺。杜清风知道坏了，招数用老，扽宝剑长腰往东纵，他想即便掉到台下也别叫你打了我。说时迟，那时快，于大爷右脚站住，左腿就到了，正是杜清风的右肋下，于大爷卧看巧云式，借劲儿使劲儿，把老道踹出有三丈多远。该着老道倒霉，再遇"水"光之灾！

咱们刚才交代了，擂台两侧是席墙，墙外头是茶摊，靠墙有三缸清水。有的老百姓把席墙撕了个大窟窿，扒着水缸往里看。茶摊掌柜的一边卖茶一边轰人。也是无巧不成书，老道宝剑也扔了，被于大爷踹得正从这窟窿里面撞出来，脑瓜冲下就扎在水缸里了，水花四溅，老道手刨脚蹬。这要时间长了，非淹死不可。掌柜的一瞧，我这水也别卖了，先救人吧。揪住双腿，往外给拉出来了。嗬，杜清风头上的黑墨水往下一流，他都要哭了，两只手还在水缸里乱摸。掌柜的真不乐意了："道爷，您在我水缸里洗澡就够可以的了，还洗手哇？""无量佛，我摸道冠哪！"敢情道

冠泡掉了。掌柜的帮助杜清风找着道冠，一赌气，挪缸，买卖也不做了。

杜清风回到看台，燕普一瞧就愣了，杜清风一跺脚："我掉到水缸里了！"燕普心说：嗬，怎么这么巧哇。燕普有点儿挂不住了："陆老英雄、陶副帅，你们给山人看着点儿，待我登擂台！"陆恒一撇嘴："燕道长您上去，不行还有我哪！"您看这狂劲儿。

燕普登台，于大爷一瞧："燕道长，您也上台打擂？""无量佛，于老英雄不愧是武林前辈，山人前来讨教。"回手亮剑。于大爷不敢怠慢，单手擎鞭，顺风扫叶，奔燕普脖子就打。燕普闪身急躲，二位打上了。张方一看，一撩帘子进后台。于秀娘一问擂台情况，张方如实叙述："师婶，除了燕普，还有小鬼陆恒，您不能不上啊。我看不如这样，侄男观战，老爷子真不行了，我一喊好，您就上，如何？""好吧。"张方回到前边一看，燕普连施进手绝招，于大爷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谭爷拉家伙想上去，张方拦住："谭庄主，回屉的包子可不香。""可谁叫咱们人少哪。"张方一笑，伸手抓上场门的台帘："好么！"这一嗓子，特别尖，看秀娘跟一阵风似的从后边就蹿出来了。老百姓大乱："姑娘亲自出来了，八成看上这白胡子老道了！"这份儿乱哪。于大爷跳出圈外："孩子，你可不能上去。""爹，您敌得过燕普么？还是女儿来吧。"于大爷也知道拦不住，只好回去。

于秀娘亮出落叶秋风扫，一道利闪相仿。"燕普，谭庄主为女儿招亲选夫，你一个出家人为什么上来？""无量佛，于秀娘，你不要仗武力压人。你们为什么立擂，我们为什么打擂？这不言而喻，擂台上只有以武力决出胜负。""哼！穷兵黩武，你都忘却本来面目了。进招吧！"秀娘右手宝剑冲下，左手仙人指路。燕普剑奔脖项，顺水推舟，秀娘宝剑一立，怀中抱月，燕普的剑就回去了。姑娘宝剑就势持平，剑走阴刃，照定燕普脖子右面就斩，招数来得真快。燕普缩颈藏头一躲，姑娘左脚往右迈步，身

随剑转，体若飘蓬，快如电掣，身体往右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圆圈，宝剑从下往上一挑，左腿弓步，右腿绷步，身体跟面筋一样，这手招数叫进步中挑，又名青龙出水。华光一道，对准燕普的小腹就到了。燕普心说：好厉害的于秀娘！他还不上招，只好左肩右转，拔腰逃出，出去足有一丈八。“无量佛！”燕普横剑江湖几十年，所向无敌，望者披靡，四战张鸿钧也只是平平，今天可要栽跟头。于秀娘施展开一百二十八趟阴阳刃八仙剑，宝剑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光闪闪冷森森，犹如一条银蛇；加之身法太快，脚踩八门，二十个回合一过，燕普的步眼就乱了，在台上噌噌乱窜，被姑娘逼得手足无措。像这样燕普就应该明白，今天丢尽脸了，赶紧乘此机会远离是非之地，深山老林里忍了吧，也就保全了自己。小节目叫头度燕普。您往后听，二次立擂还有二度燕普，被人揪住大腿从台上扔下来。他还执迷不悟，三打藏峰岛，战船之上终被人家用锤打死。这也算是屡教不改，怙恶不悛哪！

闲言少叙，单说台下陶源一见情况不妙，赶紧请陆恒上台助战。陆恒一撇嘴：“我看燕普他怯阵了，被这个姓于的姑娘给唬住了，我这就去上台报仇。”陆恒抽出双镢，包袱皮儿往身上一系，一按栏杆就下去了，飞身上擂台：“燕道长且慢。”燕普借机纵出，擦了擦汗，宝剑还鞘：“现有泥小鬼陆老英雄前来会你。”于秀娘一撇嘴：“什么泥小鬼，分明是你的替死鬼！”燕普回到看台，陶源一抱拳：“燕道长，陆老英雄说您怯敌了？”“无量佛，陶副帅，您看我怯敌，我能油皮儿没伤的回来；陆老英雄不怯敌，他不死必伤。”陶源点头，往台上观瞧，这时二人已开始较量。小鬼双镢奔姑娘前胸便点，秀娘上左步，宝剑一压，剑走麻姑献寿，陆恒闪身躲过，二人打在一处。一开始还看得清楚，到后来身法加快，招数加紧，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如同穿花蝴蝶。小鬼发狠了，双镢施展开，于秀娘并不着忙，八仙剑一招一式，见招破招，

杀得难解难分。

单表病太岁张方，猛然想起了怀中揣着的武林至宝迈门弩，心说：师父可说此宝十分厉害，武林中没有不怕的，我拿出来试试。思索至此，张方一伸手，把弩亮出，在手中一托："小鬼哪，你看这是什么？迈门弩！"就这一嗓子，把台上的二人都吓坏了。您想，这二人都是三清弟子，学艺时师父可没少说过独门暗器，其中就有迈门弩，不过这弩在三清掌教、道门门长欧阳修之手，谁会想到出现在张方手里？台上二人定睛一看，果然是迈门弩。张方见陆恒发愣，高声喊道："小鬼，你糊涂哇，杂毛老道欧阳修不是我师父么？"陆恒心说：坏了。这时张方一伸弩："打！"二人同时蹿出去，小鬼是真怕，于秀娘也怕误伤自己。就听张方喊："小鬼，你留神，我先试试，要打我还没打哪！"这时于秀娘剑就到了，小鬼急架相还，张方又一伸弩："打！"两个人又蹿出去，张方还是没打。如此反复几次，姑娘就明白了，张方其实就是吓唬小鬼，他不敢真打。姑娘还真猜对了，张方确实不敢打：第一，他怕打出去不灵；第二，他怕这弩要是真灵，伤了于秀娘。您往后听，张方开始是吓唬，后来就真打了，真打真管事儿，他也就该把弩丢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单说于秀娘领会了张方的意图，大胆施展绝招，陆恒不明就里，噌噌直蹦，就到了正面台口。秀娘用一招长河斩蛟，小鬼往右一闪，张方一伸弩："打！"小鬼一愣。姑娘右脚早抬起来了，照定小鬼的前胸，嘭，把陆恒踹下擂台。好么，砸趴下好几位看热闹的，栏杆也撞折了。小鬼站起来一分双镢，陶源也是恼羞成怒，立即吩咐："一拥齐上！"所有藏峰岛的人各亮军刃，全都跳下看台，来到擂台下，要群战群殴。于大爷也吩咐："亮军刃！"小弟兄各拉家伙。这可不得了，如果藏峰岛的人把看热闹的杀几个，谭德祖的擂台非关张不可。正在这千钧一发、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就在杜清风扎水缸那个地方，有个老者正从窟窿往里看

呢，一看情况紧急，长腰钻了进来，一弓腰，飞身上擂台，两手一分："且慢哪！"燕普他们抬头一看，上来白发苍苍一个老者，大身材，双肩抱拢，身穿米色绸长衫，河南绸裤褂，高挽袖面，脚下寸底福字履；赤红脸，两道蚕眉又宽又长，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满部银髯有三尺长，飘洒胸前，精神百倍；两臂分开，要比一般人的胳膊长一块，手也显着大，手指细长，亚似雕爪，正是四川柳家营的铁爪神鹰柳飞熊。

书中代言，上部《剑山蓬莱岛》中说到镇古侠董乾给柳飞熊治好了双腿，去探剑山，柳爷让儿子金华侠柳瑞和驭帆侠苏登陪着一起去，结果进山前董爷就把二人打发回来了。二人回到家中，柳爷大怒，苏登一解释，又说董爷劝您不能生气着急，免得病体反复。柳爷一听，只好算了。书说简短，经过一段时间慢慢调理，柳爷功力完全恢复。这一下他放心了，坐定一想：二十年沉疴立起，多亏兄长董化一，不然老死于户牖之下，我倒不在乎，可江湖人道我损阴丧德才瘫死家中，这可担不起。于是，柳爷准备再出江湖，重振声威。到剑山一看，战事已结束，随即赶往万龙藏峰岛。这天进了武关，正是夜里，柳爷忽然发现前面两条黑影，追到近前一看，一僧一俗。老爷子说话也冲，一盘问人家，和尚急了，伸手就打。柳爷右步往左一划，右手一叼他的腕子，左手正搭在和尚肩头，拇指食指一捏他，然后一提，给和尚肩膀捏了一个立折。和尚疼得一哆嗦，汗就下来了。您想，要在家里挪动桌椅，不留神被木器挤住，疼得非常厉害；柳爷给和尚捏个一寸的立折，能不疼么？后边这位俗家一看，认出是柳爷，自报家门，正是镇江瓜州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也就是张方的父亲。张老侠思念儿子，得知他辅保钦差查办四川，前来探望，半路上巧遇神行赛罗宣普妙，就是这和尚。普妙也想去探望弟子洪玉耳，于是哥儿俩结伴而行，到剑山扑空，这才赶奔藏峰岛。今晚二侠巧遇柳老剑客。张鼎给普妙一引见，都是自家人，化干

戈为玉帛。

爷儿仨结伴前行，这天晚上来到一座大庙普济寺投宿。该着有事，此庙住持广明收留了剑山漏网的两个贼人，七星真人叶守明和八宝真人叶守敬。他们听小和尚一说这三位的名姓，就想用上等蒙汗药双无散拿住三人，结果被柳爷识破。双方交手，柳爷大发神威，掌毙叶氏兄弟，只逃走了广明，然后火烧庙宇。普妙见识了柳爷的武功，但转念一想：我叫神行，他的腿刚刚痊愈，不如比比脚力，我一定能够胜他。普妙借口走得慢，得快走，实际意思就是比脚力。普妙在地上划了条线，爷儿仨站好，普妙喊："走！"他和张鼎撒腿就跑，柳爷没动地方，见二人跑远了，扬髯大笑："二位，再见吧，我能跟你们比脚力么？"他自己就单走了，结果觉得后面有人追他。谁呀？冷镇冷运回。前文书说过，冷爷追一个人追丢了，其实追的就是柳爷。柳爷见冷爷追得紧，躲到树林里，随后才独自奔藏峰岛而来。听说谢家滩立擂，他来此看热闹，见于秀娘连败燕普和陆恒，暗自夸奖。如今一看要打群架，柳爷飞身进来，长腰上擂台，当中一站，威风凛凛。

云台剑客燕普一瞧，口诵佛号："无量佛，陶副帅，我们赶紧撤！"一群人跑出擂台，直奔白沙江。陆恒就问："燕道长，你怎么让大家撤出擂台？""无量佛，贫道见铁爪神鹰柳飞熊上台，此人归隐数十年，听说病死在家中，如今又出世了。此人武术玄妙，实是我等劲敌，因此退出擂台，以保万全。"小鬼很不高兴："您这一句话，合算我这一脚白挨了。"陶源就劝："陆老英雄，这仇早晚要报，今日天色已晚，我们暂时先回去。杜贤弟，你带着手下人先回金龙川，我们暂归藏峰岛。如果谭望再开擂，你务必提前报告。"杜志远点头答应，带人上船走了。陶源他们上船进山，到船坞下船，陶源恭请各位先到天王殿，禀报擂台之事。

书说简短，众人进三道宫门，来到天王殿，殿内灯火通明，大家登台阶到里面，见英王和西安侯坐在案后，众文武完全在座。

行礼已毕，各自归座。英王细问，陶源叙述擂台经过。这时候时间就不早了，已到二更，突然天王殿四周起火，浓烟卷着烈火冲进殿中，人声呐喊。武士王官等一阵大乱，四散奔逃。陶源等人见势不好，冒着烈火浓烟冲将出来。谭天并未慌乱，飞身来到英王面前一蹲："王爷休惊，臣背王爷出去。"英王往谭天身上一趴，浑身颤抖。谭天冲将出来，找了一个山洞，把英王藏进去，自己拉出宝剑，堵住洞口，可说万无一失。陶源这时候脑子可有点儿不够用了，冲出火场才猛然想起西安侯还在里面，他心急如焚，独自冲进天王殿。此时天王殿已成焰山火海，熊熊烈火冲空而起。他一进来，眼睛被黑烟呛得就睁不开了。天花板上的火蛋噼里啪啦往下丢，柁檩木架烧得嘎吱吱发出巨响。他喊哪："侯爷，侯爷！"连喊几声，无人答应。他也不敢久停，赶忙又冲出来，到外面突然想起殿后有一道矮山梁，放火之人定是烧三阳观的那伙人，可能到山梁上去看火。于是他招呼陆恒燕普这些人："众位随我来。"绕开天王殿火场，来到山梁切近，火光照如白昼。就听树林里喊："陶源他们来了！"从树林里鱼贯而出，前边四个白胡子老头儿，往后又是四个，有老头儿，有老道，再往后四个年轻男女，最后是四个上年纪的人。来的正是冷运回、董化一、关九公、路民瞻、王荫、孙芝、秦凤、古玄真、凌元、胜秀、鄞美玉、陆素琴、陆忠等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自陶源离开军师府，两位姑娘回到客厅，跟众人把方才之事一提，大家只好严加防范。第二天，董爷就说："咱们困在这里出不去，也不知陶源要干什么，这可不行。大家别动，我出去探询一下。"二姑娘也认为应该这么办："老人家，您先查看一番，府外有三千军兵把守，您千万别打草惊蛇。"董爷暗中一查看，这些兵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说说笑笑，纪律松弛。像董爷这身份，岂不随便出入？董爷出后墙，展动身法，来到大帅府，面见轩辕志。把火烧三阳观、围困军师府的事情一

说，轩辕志告诉老剑客："陶源他们已出山去金龙川了，听说谢家滩摆擂台，他们今晚是否回山还不知道。"董爷一琢磨："轩辕大帅，不如今晚把天王殿烧了，到时候你给我们打接应。"轩辕志答应。董爷回来，把想法一说："咱们还有多少放火药?"凌元看了看："不多了，估计不够，可那也得烧。"董爷说："二位姑娘，如果烧了天王殿，你们可就不能在此居住了。"二姑娘说的好："我们愿意跟随二位公子回四川，在此居住绝非了局，此地不是我姐妹安身立命之所。"董爷点头，命大家作好准备，今晚火烧天王殿。两位姑娘到内宅收拾停妥，让手下丫环婆子出山到三庄行营等候。吃完晚饭，众人从后墙离开军师府，直奔边山。刚到边山，就发现前边三条黑影，冷爷低声问："谁?"对面急忙回答："是冷老哥哥么?""啊，苗贤弟。"

您还记得张鼎和普妙跟柳爷赛跑么？这二位一口气跑出三十里，往后一看，柳爷在后面落得挺远。哥儿俩停下，以为柳爷老了，脚力不成了。等后边这个人离近了，才看清楚，不是柳爷，赛判儿飞行侠苗泽。哥儿俩赶紧过来行礼，苗爷气得够呛："还把兄弟哪，我越追，你们越跑!"张子美哈哈大笑："哥哥，我们不知是您，还以为是铁爪神鹰柳老剑客，我们跟他赛跑哪。"把柳爷出山和普妙要与老剑客赛腿的事情一说，苗爷摇头："那是老前辈，岂能跟咱们赛腿？不用说，老人家岔路而行了。"普妙这才恍然大悟，心服口服。张鼎又问苗爷来意，苗爷把满玉华的事情说了："我是跟冷老剑客找小鬼报仇去。"于是哥儿仨结伴而行。这天晚上到了白沙江，正赶上燕老居士架舟出来，互通名姓，把进山的意思一提，老居士当然满口答应，把三侠送进藏峰岛。这三位虽是侠客，能为较那几位老剑客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算爬到大树那儿，进山洞休息一天，第二天晚上才爬到边山，与老少群雄相遇。

三侠过来跟大家见面，各叙来因，才知道要去烧天王殿。普

妙说："贫僧有的是放火药。"众人猛省："对，你是火神爷。"普妙拿出药来，教给大家用法，凌元也把剩下的药拿出来，董爷分派任务："陆忠拿着大家的包袱可去天王殿后山梁上隐蔽，四小夫妻烧天王殿后边，冷兄率领普妙、张鼎、苗泽烧天王殿南面，王荫、孙芝、秦凤、古玄真烧北面，我和路关两位贤弟烧前面。但看火起，大家都到后面山梁集合，以防敌人反噬。"众人答应，分头行动。眨眼之间，大火冲天而起，四面锣响，人声嘈杂。老少十六位聚到一起，借火光一看，陶源率众来到，这才出来。

陶源一看，奸细都在这里。今世诸葛孔亮用剑点指："二位贤侄女，我弟兄听说陶副帅搜查军师府，认为他欺人太甚，正要去质问于他，可巧谢家滩立擂。不想果然你姐妹勾串奸细，不但烧了三阳观，还焚毁天王殿。这对得起你死去的天伦么？"二姑娘用手一点："住口！我姐妹弃暗投明，正是顺从我天伦生前的教育。你等不识天时，螳臂当车，分明是自寻死路！"王荫飞身过来："姑娘何必对牛弹琴。孔亮，不用强词夺理，过来送死！"孔亮举宝剑就扎，白蛇吐信，王荫闪身躲开，摆镔铁哨棒还招。孔亮怎是王荫的对手？岳金梁摆刀、宋锦莲拉剑，仨打一个。陶源一看，用剑点指："王荫，本帅敢问，你到底是何人之后？"王荫动着手，哈哈大笑："某家乃漳州人氏，杭州苏桥镇避尘轩久占江南吕留良是我的恩师。"陶源就是一哆嗦。这时孙芝摆双镢过来："陶源，孙某会你。""孙茂昌，你也是名人之后么？""哈哈哈，陶源，某家住漳州西门，徒不言师名，他老人家是威镇漳州白泰官。"陶源心说：可了不得。没办法，用剑就刺，茂昌急架相还，二位打上了。

燕普拉剑上前，秦凤一捋刀："别动，咱们俩人打！""无量佛，秦凤，你也是名门后代么？""燕普，提出我的恩师，吓得你眉毛不眨，屁滚尿流！""无量佛，山人也不会如此胆怯，你讲出来。""我的恩师祖居河南卫辉府城南牛圈村，姓马名骏，江湖

人称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哗——好么,所有藏峰岛的人都吓坏了。秦风展开七十二趟截刀,擦着地皮,嗖嗖嗖,亚似雪片飞舞,与燕云风打在一处。

泥小鬼陆恒一摆双镢:“众位别担心,陆恒在此!”话音未落,猛听得有人喊:“你是泥小鬼?老夫正在寻找于你!”冷老剑客拉剑过来:“小鬼,你在常州府可打死一个年轻人满玉华?”“哼!我打死的人太多了,谁还总记着名字?”“畜生!老夫就是满玉华的授业恩师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冷运回。休走,看剑!”冷爷眼都红了,与小鬼打在一处。那位问了,董爷他们几位怎么不出手啊?书中暗表,董化一、关九公、路民瞻和古玄真四位都不见了。

原来这里有事。天王殿大火一起,西安侯吓坏了,战战兢兢刚想离开座位,从殿阶下蹿上四个人来:“侯爷受惊,快随我等逃出天王殿!”说着往下一蹲身,西安侯也顾不得了,后边一个扶着腰,左右一边一个架双臂,冲出火场。来到北面宫墙下,说了一声“起”,蹿上宫墙,然后纵身而下,绕走天王殿往西,直奔后山。来到一字并肩王府,府门外可有不少人,围着王爷望日饕餮张静波。一看西安侯,张静波赶紧过来:“千岁受惊了。”西安侯把事情一说:“王兄,多亏他们四个人救了我。”这四位跪下给张王爷见礼,一直来到银安殿上,各自通报名姓,正是雷春、贺豹、韩宝、吴志广。韩宝说:“王爷,我们马上回去看看天王殿那边的情况,再来禀报。”张静波连连夸奖:“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你四人救驾有功,事后定有重赏。好,你们去吧。”“是。”四人出来奔前边,就隐藏在双方动手的那个树林里。韩宝说:“雷师兄贺师兄,你们哥儿俩是没罪的,可我和吴哥哥盗国宝,越狱逃跑,打死官差,罪莫大焉。请你们哥儿俩帮助我们立功赎罪。”贺豹忙问:“怎么帮?”“天王殿起火,我们贸然把侯爷背到王府。我借此想和你们商量,如果把西安侯捉住,交与钦

差,我二人有望无罪。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四人一核计,说办就办。可他们在树林里这一商量,就惊动了老剑客董化一。究竟四人能否如愿擒住西安侯,下回再说。

# 第十七回　年羹尧逃离藏峰岛

上回书说到韩宝四人商议立功赎罪之法，就想捉拿西安侯，交给钦差。他们可没料到，老剑客董化一早已发现他们，听得清清楚楚。单说四人回到王府，面见西安侯和张静波，韩宝一抱拳："启禀侯爷，我四人到了前山，天王庙的大火无法挽救，陶副帅已捉住几个放火之人，内有军师府的小姐，现在把军师府改为天王殿，正寻找侯爷。我们报告详情，副帅命我四人回王府将侯爷暗暗接奔前山。请两位千岁示下。"韩宝这番话说得很圆全，两人都未怀疑。张静波要派人护送，西安侯给拦住了。于是还是韩宝背着允禵，五人直奔前山。走出几里地，来到一片树林。韩宝问："千岁，我把您救了，您怎么赏我？""加官晋级，赏你们每人纹银千两。""侯爷，我们要把您拿住呢？""啊！"韩宝往前一低头，咕嗵，这下可把西安侯给摔蒙了："哎呦！"就听树林里有人喊："好韩宝，拿住西安侯！"四人大惊，只见从林内走出四个人，他们仔细一看，这才放心："老爷子，您把我们吓坏了。"正是董化一、关九公、路民瞻和古玄真。爷儿四个早就跟上他们了，提前在林内等候。"好孩子，你们功劳不小，足能补过。来，咱把侯爷捆上，我扛着他。"捆好西安侯，董爷往肋下一夹："侯爷，你要是出声，我就把你掐死。"众人来到战场一看，好一场凶杀恶斗，仍在继续。

单说老剑客冷镇，一心给弟子报仇。小鬼镢走底盘，冷镇用剑一豁他，跟着往左边上右步，剑随身转，直奔小腹。冷爷惦着扎死小鬼，才施展狠招。小鬼到底受高人传授，见自己躲不开

了，一沉右肩，躲开致命处。冷爷的剑正扎在小鬼右腿上，小鬼大腿一闪，稍慢一点，剑挑外皮，鲜血直流。小鬼噔噔噔退出好几步远，噗嗵坐在地上，撒手扔镢。冷爷宝剑扎在地上，左手抓弹弓，右手掏弹丸，认斗拉弦，柔——啪，正打在脑门上。“哎呀！”小鬼右手一捂，第二弹又到了，正打在手背上，疼得他一抖手腕。紧跟着，第三弹又打在左手背上，他抹头就跑。跑也不行啊，后脑勺、脖梗子、后脊背，冷爷追着打，全给招呼上了。这顿弹子消了冷爷心中的恶气。这时就听梆子声响，轩辕志带三千弓箭手赶到。“陶副帅，请带人救火去吧，把奸细交给我。”这时二姑娘招呼众人：“众位前辈随我来！”老少群雄一路好逃。

不表陶源前去救火，单说轩辕志护送众人直到鹅头峰下，一看大绳，并无损坏，先把大绳推下，叫韩宝和吴志广顺绳而下，然后把绳子拉上来，拴好西安侯，放下去，最后众英雄依次捯绳而下。这里可有几个没走的，董化一、关九公、路民瞻、古玄真和秦凤都没离开，其余人等都奔了隐逸山庄。

轩辕志带兵回来，告诉陶源，奸细都钻进山洞躲藏起来了。陶源只好传令：“军师府改作天王殿。”谭天也把英王背到军师府，安顿一切。陆恒上药养伤不提。办理完善后，英王就问：“我的王侄怎么不见？”陶源已经命人四下寻找，西安侯下落不明。天到五鼓，猛然七十二道螺丝湾的人报进来，胜陶然二次打岛。陶源勃然大怒：你胜裕不给我喘息之机，火烧三阳观、谢家滩立擂、火烧天王殿，现在又二打藏峰岛，我岂能示弱？立刻呈请英王，亲临战场，出山迎敌。陆恒要出战，陶源因其有伤，把他劝住了。书说简短，英王和陶源率领众将乘船出离螺丝湾，在水面上列开阵势。原来谭望这段日子已打好十只战船，送往水师营，胜陶然这才传令打岛，当然三位剑客也在船上。

两军对圆，英王来到船头，用手点指：“胜老庄主屡次与孤王作对，今天定要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胜裕一抱拳：“王

爷,胜裕乃大清子民,粉身碎骨也要报效朝廷。”英王一跺脚,回到座位:“陶副帅,速派战将作战。”陶源一摆令旗:“哪位将军前去?”“陶副帅,末将讨令。”陶源一看,是剑山青龙闸的寨主闹海金甲何清太。“何将军注意留神。”“不劳副帅嘱咐。”掌中一托三股鱼叉,飞身上送战小船,来到大船切近,长腰登船,往这儿一站,高声喊喝:“三庄乡勇听真,哪个不怕死,快到战船与某大战三百合!”这边早有飞云叟窦成请令,上了送战小船,临大船切近,飞身登舟,回手拉刀:“来将通名受死!”“俺乃闹海金甲何清太是也,尔叫何名?”“银龙川主窦成。”何清太抖叉就刺,窦成用刀一剪腕,斜肩带臂就砍,金刃劈风。何清太闪身躲过,急架相还,二人打在一处。动手十个照面,窦成迎头就剁,何清太渔翁搬罾式往上一支,窦成往回一撤刀,何清太的叉照定窦成脚下就扎。窦成脸冲后,跟何清太是一个方向,他右手顺手刀,在身后随着脚步一划。何清太往回一撤,窦成跟着一变方向,右脚踮步,左脚一抬,成了金鸡独立,右手一招魁星题斗,刀尖冲下,刀刃朝前,撩阴式划何清太的肚子。何清太上左划步躲这一刀,可窦成身法真快,往右一矮,反臂扫堂刀。何清太一惊,双腿一蜷,窦成长身,斜肩带臂,黄瓜腌葱——大斜茬儿,咯嚓,红光迸现,刀劈何清太。陶源立即派人抬尸体,打扫血迹。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海底金蜉何阳太眼含痛泪,一合大枪,飞身上小船,长腰登大船:“老匹夫杀我兄长,何阳太与你势不两立!”蹿到切近,颤枪就扎。窦成一听此人口出不逊,心中恼怒,身子一闪,左手嘭的一声抓住枪挡,右手刀随着身体往左转,刀搁枪杆,顺水推舟,噗哧,正中何阳太前胸。这家伙上来得快,死得也快,五官挪位,气绝身亡。有兵丁搭走死尸,收拾血迹不提。

藏峰岛送战小船如箭头一样,来到切近,飞身上来一人,正是剑山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一神拳无敌詹龙,四十多岁,精神饱

满，一压刀："窦英雄武艺精通，不才詹龙情愿讨教。"窦成倒提刀，抱拳拱手："夸奖夸奖，请吧。"詹龙左手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窦成不敢疏神大意，摆刀急架。两口刀，扇砍劈剁，打在一处。这詹龙不愧是站殿将军，功夫确有独到之处，窦成不敢进招，只有封闭躲闪，看观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三十回合一过，猛然有人说话："窦英雄连胜两阵，身体劳累，请回去休息，某家前来讨教。"窦成纵身出去一看，正是碧目虬髯赛北侠明灯明照远。这些日子贺通窦成与明照远石永杰共同掌管水师营，常在一起，人怕久挨金怕炼，哥儿四个感情很好，相见恨晚。见窦成被动，明灯这才上船。窦成一抱拳："现有明大侠会战阁下，窦成失陪。"

詹龙也是四川人，久闻明灯之名："请老英雄赐教。"明灯一抖杆棒："请。"詹龙举刀就剁，明灯上步，枯树盘根就缠。詹龙不敢大意，脚尖点船板，长腰躲过。明灯上中下走三盘，亚赛乌龙搅尾，怪蟒翻身。詹龙见势不好，稍一愣神，明照远招走上盘，一缠脖子，詹龙缩颈藏头就躲。明照远右手一挡杆棒，叫回身捉蟒，噗噜，就缠上了。明照远退左步，右手一扬，把詹龙摔出一丈多远。詹龙就地十八滚，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形，拱手而退。

铁腿无双侯凤手持三尖两刃刀，飞身上来："明老侠，侯凤领教。""请。"侯凤双手合定三尖两刃刀，力劈华山，够奔明灯顶梁。明灯久经战阵，上左步跟右脚，右手带棒，上躲刀，下扫堂。侯凤脚尖点船板，长腰躲过，插招换式，二人斗在一处。侯凤的本领不错，身手灵便；明灯的杆棒也是软中带硬，缠扫崩绕。三十个回合刚过，三尖两刃刀拦腰就砍，明灯抬左腿，左手一揪底摆，右手摇杆棒，脚尖点船板，张飞骗马，棒奔脖项。侯凤一低头，明灯用左手一推棒，猛虎还巢，棒奔中盘。侯凤金牛耕地，鼻子尖儿找船板，躲过这一棒。明灯一带棒，老树搜根。这是当年他赢海川的那三招。您想，童林都没躲开，侯凤能躲开么？正缠

在左脚腿腕上。明灯往后一拉,侯风站立不稳,撒手扔刀,就是一个跟头。侯风猫腰起来,捡起刀,脸臊得通红,上小船败回本队。

这边厉胆侠谭天上小船往前来,飞身登大船:“明大侠,谭天有礼。”明照远还礼:“谭大帅,不敢当。”“明大侠是咱四川有名的人物,今日在陕西相逢,不才愿在阁下面前献丑。”“谭大帅,我们都是近邻,相隔不远,鸡犬相闻,总欲拜访,久未得闲。今日相会,堪慰平生之愿。请。”明灯拉杆棒,谭天亮剑,仙人指路,二人彼此道请,当场一战。几十个照面开出去,未分胜负。盖天第一手陶源一看,把令旗令箭交给轩辕志,自己按剑把上小船,来到切近,飞身登舟:“谭贤弟、明大侠,二位住手,陶源有意讨教。”谭天回去不提,单说陶源拉出佩剑:“明大侠,看阁下武艺超群,在下斗胆领教。”“请吧。”陶源剑往前递,燕子穿林,照胸前便点。明照远上右步,闪身形,夜叉探海式,棒走底盘,陶源越身躲过。这二人一打,只见陶源施展开七十二趟穿林剑法,把明灯困在当中。“无量佛,陶副帅且慢进招,明照远暂时退下。”来者正是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老剑客。二人各自纵出,明照远围杆棒自回。张三爷单掌打稽首:“陶副帅好俊的功夫,山人讨教。”陶源刚要答话,早有云台剑客燕普上船,替下陶洞天。

燕普上前:“无量佛,张仙长,连这次算上,山人与你交锋五次,今日一定要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无量佛,山人也曾苦口婆心相劝于你,说得舌烂唇焦,道友却置若罔闻。好吧,山人就与你再比试一番。”二位回手拉剑。燕普剑奔顶梁,张三爷剑走麻姑献寿,燕普抽身。张三爷宝剑灯笼穗儿一晃,剑督奔太阳穴便点,燕普晃身躲开,当场交手,小节目叫五战鸿钧,这次动完手,再也不交战了。怎么?燕普羽化登仙了。单说二人道袍兜起风来,如同花丛蝴蝶,两口剑舞成一座剑山,观者眼花缭乱。

双方压住阵脚,都是聚精会神地观战,谁也没注意,这时来

了一只小船,两名水手荡桨摇橹,船头站定二人。一位是出家的道长,年纪不小了,头戴杨木道冠,身穿蓝绸子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肋下悬剑,蓝中衣,厚底云鞋;面似银盆,红粉相间,一部银髯洒满前胸,右肩上插着蝇刷,皤然白发,道骨仙风。后边站着一个大个子,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十分健壮;四方大脸,迎顶有一撮黄头发立着,连鬓络腮一部花白胡须,扫帚眉,大环眼,狮鼻阔口,面如镔铁,手提军刃包裹。

书中代言,这位仙长可了不起,他住在延安北关上清宫,姓贺双名清虚,人称循环道长,乃三清掌教欧阳修的亲师弟。可贺道爷的本领是和他妹妹学的多,师父教的少。他妹妹是河南考城县百灵如意观的观主,人称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贞。贺玄贞师兄弟五人,她老师是五台山上峰五凤观的观主红尘仙女阚十娘,五个徒弟分别是:大弟子石菩萨旷天,是个尼姑;二弟子居住在南岭八佛洞,名为杏主,也是个尼姑;三弟子吕晚娘,就是于秀娘的师父,是个道姑;四弟子法名常慧,人称铁掌禅师,修行在云迷谷云迷寺,是个尼姑;贺玄贞行五。

几十年前,贺清虚在上清宫北面陆家堡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陆广元,另一个就是张静波。两人艺成后,分别成家立业,然后合伙开了一个大饭馆。陆广元的姐姐和姐夫双双去世,留下了女儿酆美玉;而广元之妻陈氏在生下女儿陆素琴后也身归那世。这样,陆广元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好在有张静波帮忙,两家人生活还算不错。天有不测风云,本地的混混儿经常到饭馆里讹吃讹喝,张静波脾气暴躁,就揍了他们一顿。这下惹出是非来了。这些人为了报复,在一天夜里放了一把火,烧毁饭馆,张静波一怒之下连伤十余条人命,闯下塌天之祸。可巧贺道爷赶到,问明原委,指点二人逃往长安西北五十里白沙江中的万龙藏峰岛,躲灾避难。于是,陆广元只带家人陆忠,套好三辆大车,两位姑娘上车,把金银珠宝都带着,与张静波一起逃到藏峰岛。

陆广元一进山,就出钱开垦山荒,招募了不少山外百姓,声势渐大。贺道爷到岳家寨找来九头鸟乐金梁,乐金梁又找来孔亮和宋锦莲,这几位都有才能,帮助广元大兴土木,修建房屋,进而开掘矿藏,又种下千顷良田。贺道爷这时也给二人起了外号,陆广元得号赛韩信,张静波得号望日饕餮。

书中代言,古来传说,龙有九种。一种叫赑屃,力最大,能负重,在石碑下;二种叫螭吻,此物好高好险,在庙脊上;三种叫饕餮,此物性贪,把它画在阁门外影壁上;四种叫睚眦,好杀,铸在宝剑上;五种叫狴犴,此物憎恶,把他画在监牢的门上;六种叫狻猊,好观香火,把他铸在香炉腿上;七种叫霸下,最爱水,停在桥头上;八种叫椒图,最厌恶生人,把它画在住宅的大门上;九种叫蒲牢,喜听音乐,铸在钟上。

贺道爷认为张静波贪婪特甚,起外号规劝他。后来西安侯来到陕西,结交陆广元张静波,招军买马,聚草囤粮,治理有方,算来也有十几年了。可贺道爷心无挂碍,四海为家。他云游到福建延平府胡家坟时,又收了一徒,就是那个黑大个儿,姓胡名骏字千里。胡骏在本地修建下清宫,请师父住下,贺道爷又教了胡千里十六年,一身软硬功夫,擅使一对跨马双拦,就是浑铁夹钢的一对铁马镫,十六斤一只,一共三十二斤,贺号叫金顶犰赛元霸。贺道爷想起那两个徒弟,这才带着胡骏来到藏峰岛。

贺道爷师徒一来,孔亮就看见了,正要打招呼,就听岛口一阵大乱,弹丸如同骤雨飞蝗,冲出三只船来。头只船的船头站着三个老者,冷镇、王荫、孙芝,船尾站定大和尚慧斌,左右是张鼎苗泽;二只船的船头站着南侠、北侠和镇东侠,船尾站定司徒朗和童林;三只船的船头站着凌元、胜秀,船尾站着陆忠。而头只船的船舱内韩宝等四人押着西安侯,二只船的船舱内坐着钦差年羹尧,三只船的船舱内藏着陆素琴姐妹二人。

原来老少群雄回到隐逸山庄,老居士一看,连男带女都来

了，同到上房。介绍行礼，见过钦差，把山里事情一说，年羹尧特别夸奖了二位姑娘。至于韩宝等四人，年羹尧想封他们为随行委员，四人婉言谢绝，说只要能回转八卦山就感恩不尽了，年羹尧答应。随后由老居士安排众人出山，恰逢胜裕打岛，真是大好机会。老居士找来三只大船，安排妥当，各自上船，有冷爷的弹弓开路，这才冲出山来。老居士把众人送出山，他自己仍旧回去不提。

燕普这时也不敢恋战，虚点一剑，长腰出去，上小船回大船。胜裕令旗连摆，鼓声如同爆豆，大小船只往前冲，打接应。陶源一看，只好传令撤退。孔亮则接应贺道爷师徒回山，住到一字并肩王府。那边三庄的船只把三只大船保护回水师营。书说简短，众人下船，钦差一一道谢，来到行营，大帐内坐好，各自叙说前情。说到二小招亲，胜裕一看，两个儿媳如花似玉，稳重端庄，非常喜欢："凌元，你们四人和陆忠回天险庄，面见你娘细禀之后，再回营当差。家中之事任凭你母亲做主。"两位姑娘又给舅父段洪亮、焦氏双侠和赵氏兄弟见过礼，然后他们回家去见老夫人，一番高兴自不必提。

胜裕请示钦差，众人回转谭家庄公馆。到了谭望家，把西安侯押到东院看管，钦差到上房，圣旨、金牌和尚方剑摆好，更换官服。参拜已毕，张子美见着张方，普妙见着洪玉耳，各叙家常。张方又把戏耍张志中、成立公馆、谭望旧业还主的事情一说，年羹尧才知张方果有奇才，连连夸奖。一切事情处理完毕，最后钦差吩咐一声："带允禵。"时间不大，韩宝等四人押着西安侯进来。允禵谈笑自若："年羹尧，你敢把本爵怎样？"钦差往起一站："允禵，君父在此，还不参驾么？"西安侯一看三宝，立即肘膝进礼："万岁万岁万万岁。"年羹尧问，允禵回答。其实也没什么可问的，不过逢场作戏而已。年羹尧赏赐韩宝他们每人纹银二百两，让北侠和童林写信叙说四人奇功，请李昆不要再怪罪四

人。钦差又走了一封公事到云南府，告知梁知府，不再追究四人，可谓皆大欢喜。韩宝四人道谢告辞。接着，钦差传话，命西安府知府张志中前来面见。张志中得报，立刻急速赶到。这边张方走过来："回大人，卑职因大人困在山中，因此假立公馆，支持三庄，曾冒充上差欺骗于他，他才就范。现在他来了，请大人赐卑职一个座位，以示未曾骗他。""你是本钦命的上差，尽皆属实，快快请坐。"张方还混了个座儿。张子美不乐意，心说：你爸爸在这儿站着，你倒坐着。

这时，年羹尧吩咐："唤张志中。"片刻之间，张志中进来，年羹尧往起一站，张方也跟着站起来了。张志中甩马蹄袖三跪九叩，行君臣大礼。年羹尧和张方坐好，张志中拜见钦差，大人一接："免礼。""谢大人。"张方咳嗽一声，张志中赶紧又给张方行礼："卑职参见上差。""罢了。"年羹尧心说：你是朝廷命官，怎么给张方磕头？看来定是捐班。"贵府，本钦命来到陕西很多天，你怎么不来拜见？""禀大人，卑职来过几次，有上差为证，大人身染贵恙，卑职不敢见，请大人原谅。""既然如此，本钦命已拿住逆臣允禵，现在委派你将其押往西安府大牢，不得卖放。""是。"张志中看押允禵，这才引出一段火烧长安城，三挡西安侯！

# 第十八回　烧长安三挡西安侯

年羹尧命张志中押解西安侯到长安大牢，张志中心说：那就等于放了。他来到允禵面前："侯爷，您多受屈，请吧。"西安侯哼了一声，二人离书房来到院中。张方在屋里高喊："慢走！"张志中只好站住。钦差问："何事？""大人，张志中身为西安府首府，当然是西安侯的心腹，把西安侯交给他，等于纵龙入海，放虎归山。"年羹尧恍然大悟："非上差提起，本钦命几乎铸成大错，立刻收回成命。""大人话已出口，言出法随，岂能儿戏？""依上差之见？""卑职认为西安侯仍可归张志中看守，您再派遣几位前辈随同管押。"年羹尧一听，这是上策，可别人去又不放心："张上差，就命你随同前往，全权看管吧。""嘿，我这才是搬砖砸脚哪！""张上差，派你去是负责一切，在场老前辈你随便请，请谁算谁，如何？""卑职遵命，不过卑职有个要求。""请讲。""卑职奉命看押西安侯，从今天起只管三天，到第四天请大人另选贤者，把我们替回。""好，就是三日。""大人，那我可请人了。"二爷侯杰一晃秃脑袋，面呈喜色，他想：你请谁？哪怕请你爸爸，也轮不到请我。就听张方喊："侯二大爷。""啊！"二爷这骂：好小子，你要给我送终啊。没办法，只好答应："方儿，二大爷在这里。""您算一个，还有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四位师哥。"孔秀一听，这气："唔呀，混账东西，简直是臭豆腐。你要几位剑客，这也保一点儿险。净要这样的，送死去脖子都是糟的。"就听张方喊："再加上孔秀就成了。""唔呀，你临死还要拉上我这个垫背的。"在场众位都知道，这看押任务十分危险。老侠侯振远不高兴，因

为他弟弟和徒侄去了爷儿五个;张子美不高兴,有他儿子张方;海川不高兴,有他徒弟孔秀。再说张方和这爷儿几个都带好军刃,张方看了看张志中:"张知府,我们与你们一同前往。"张志中强作欢笑:"呦,上差前往可更好了,走吧。"

一行人进了长安城,直奔大牢。就在大牢的东北角,有一座四合房,东南一个角门,原本是看牢的居住,现在腾出来,北房当中这间叫西安侯住,爷儿几个住南房。二爷说:"方儿,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二伯父,您这话什么意思?""公馆能人甚多,你怎么单找我们呢?""二大爷,我看您秃脑袋发光,正走运哪。""呸,你纯粹胡说!""二大爷,您想过没有,城里的贼人给陶源送信,陶源他们准备救人,怎么着也得三天。等他们来时,咱们就走了,换来能人看守。您说对么?"二爷一想,倒也是这么回事,不言语了。可此次张方失算了,他哪知道张志中行动非常迅速,把事情安置停妥,立即赶往藏峰岛,直奔帅府。

再说陶源收兵之后,他想:这些奸细火烧三阳观、天王殿之后,投奔隐逸山庄,和我恩师府上的年羹尧等人合兵一处。现在我再去搜查,看师父你还有何话讲? 于是他立即带五十名王官来到隐逸山庄。谁知到这儿就扑了个空,燕鹤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封字柬。陶源拿起一看,上写:

陶洞天贤契见字如晤:昔日文种不听范少伯之言,贪恋官位,结果受剑而死。藏峰岛弹丸之地,欲抗朝廷,有智之士皆知其为不可,今子犹迷途难返。老夫年迈,归养乡里,奉劝数言,子其采纳是幸。燕鹤留书。

陶源看罢,气冲两肋,把字笺撕碎,恨恨而回。这时张志中到了,把西安侯被押之事一说,又把大牢的图形详细画出。陶源又问了一些细节,再想想,没有纰缪了:"张知府,看来你这四品官要丢了吧?""学生挂印辞去。""你在山中住下。""不,学生告辞,回转三原祖居,我们再见。"陶源不便挽留,备酒款待,张志

中离山而去。陶源立即禀报英王，英王很着急："副帅，你要尽全力将我王侄救回才是。"陶源领命，回帅府召集众将。

陶源拿起第一支令："华氏兄弟听令。""在。""你二人准备硫磺焰硝，束薪负草，率领三千人分散进城。今晚二更天，在城中北东南三面放火，然后齐集西门，会合杜清风燕雷二位将军，斩关落锁，大开西门，迎侯爷出城。""是。"把第二支令拿起："杜清风燕雷二位将军。""在。""你二人带五十名王官，杀散西门守敌，打开西门，保护侯爷通行，不得迟误。""遵令。"又拿起第三支令："袁金彪、袁金豹、段国柱、段国基听令。""在。""你四人随同谭天以及本帅，夜入大牢营救侯爷。""得令。"陶源抽出第四支令："燕老仙长。""在。""请您在谢家滩接应我等。""山人遵命。"又抽出第五支令："陆老英雄。""在。""请您备大型战船十五只，带一百兵丁，在江岸停稳接应。""遵命。"陶源抽出第六支令："马亮马俊听令。""在。""你二人但见长安城火起，多带放火药，去谭德祖家放火，虚张声势，使其不能接应即可。""得令。"又抽出第七支令："贺超高飞听令。""在。""长安城火光一起，配合马氏叔侄，到公馆中假作行刺，成与不成都是奇功一件。""遵令。"陶源抽出第八支令："赵登赵亮听令。""在。""你二人带两千弓箭手，在行营东门外埋伏，阻挡其支援之人，不得违误。""遵令。"八支令派下去，真是周到严密。

再说城内，晚饭吃完，张方说："众位，天可黑了，咱们留点儿神。"天交二鼓，就听长安城内串锣响彻连天，张方暗叫不好。众人出来一看，长安城从东、北到南边，大火已起，红光冲天，火焰遍地，儿哭女喊，乱成一团。但城内兵丁不计其数，完全出动，这是陶源没有料到的。原来长安城两名守备杨成文、杨敬文是亲兄弟，忠心耿耿，见城中起火，并不慌乱，命全体官兵出动，一部分控制火势，一部分严守城门。这哥儿俩用兵有法，身先士卒，陶源的人还真就未能如期打开城门。张方这边则由阮和哥

儿四个把守牢门,二侠和孔秀抵御外贼。

正在这时,院外一声呼哨响,飞身上来一人,绢帕缠头,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绒绳扎紧,寸排骨头纽,兜裆裈裤,抓地虎的靴子;一脸白癣,花白胡子,手持鱼尾双锋钩,正是花面魔王袁金彪,下来直扑北屋。灯前少影阮和压刀上前,二人打在一处。又是一声呼哨响,飞身上来一人,正是铁面魔王袁金豹,下来也扑奔北屋。早有月下无踪阮璧摆刀相迎,二人战成一团。书说简短,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和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接连下来,这边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和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一人对一个,又战成两对儿。这时,谭天和陶源又跳到院中,二侠侯杰和蛮子孔秀分别拦住。

单说孔秀把摇山动小刀往左边袖子上蹭了蹭:"唔呀,你叫什么东西呀?""本帅陶洞天。""啊,原来是陶副帅,混账王八羔子!""狂徒,尔敢口出不逊,辱骂老夫!""吾倒不是骂你,吾是骂吾的眼睛,怎么不识陶副帅,过二年连狼和狗吾也分不出来了。""你叫何名?""吾姓孔名秀字春方,江湖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物字刚一出口,摇山动就到了。陶源这气,宝剑一压,卧腰一脚,正踹在孔秀的胯骨上,把他踹了个趔趄。"唔呀,好小子!"张方一看,捧三楞凹面吕祖透风锥就扎,他和陶源忙乎上了。

陶源一看,高声喊:"四位将军,赶快结束作战!"袁金彪左手钩往右一搂,阮和一猫腰,袁金彪右手钩照定阮和的屁股,噗哧,就剁上了,血流而下。阮和惨叫一声,趴伏在地。阮璧一看哥哥受重伤,稍微一愣,刀走扫堂,袁金豹拔腰起来,双钩往下落,正钩在两肩头,鲜血窜出,昏死过去。段国基三节棍扫堂,徐源脚尖点地,没想到棍又回来,棍头正扫在徐源双腿迎面骨上,徐子特撒手扔棍,躺在地下。段国柱三节棍扫堂,邵甫躲过,段国柱转身抖棍,正中后背,邵春然往前一栽,当时死过去了。可

以说，哥儿四个同时倒地，侯二爷血贯瞳仁！陶源和谭天直扑北屋，爷儿仨想追，袁金彪他们四人各持军刃拦住。陶源谭天踹门进屋，西安侯拢目光一看："副帅、桂林，速速前来！""侯爷受惊了，请趴伏在臣的身上，赶快离开。"西安侯趴在谭天身上，陶源保着，出北屋拔腰上房，喊了一声："出水！"不顾一切，直奔西门。不想杨氏弟兄率领官军死命抵挡，喊杀连天，西门没攻下来。

幸亏谭天早有准备，身上带着绳子。谭天上了城墙，把大绳放下，陶源将西安侯捆好，谭天把他提上去，陶源上来，谭天把绳子递给他，陶源借火光一看，绳扣很结实。"侯爷，我把您放下去，到下面您喊一声。"允禵答应。陶源站在垛口，提着西安侯往下放。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为什么明朝方孝孺老先生作《深虑论》以告诫后人？两位都是帅才，长安城里大火，城下更显漆黑，为何不先下去一个人打接应？何必都在上面？

书归正文。放一段，陶源就问一声："侯爷，您到底下了么？""还没哪。"陶源继续往下放。问了几次，到底儿了，西安侯解绳子。陶源再问："侯爷，侯爷。"底下无人答言。这二位急坏了，赶紧飞身下城墙，脚扎实地，定睛观看，西安侯踪迹不见。两人脚下用力奔南关厢，手搭凉棚往西看，见三个人正往前跑，最前面的夹着一个人。陶源高喊："站住！"夹人的这位继续往西跑，后边这两位转过身来。陶源谭天追到近前一看，这二位一个高一点儿，细腰乍臂，身穿古铜色纱袍，腰系凉带，白绸子中衣，朱履白袜；面似三秋古月，修眉朗目，鼻直口方，花白剪子股小辫儿，花白胡须，文绉绉好似教书先生。另一个略矮一些，双肩抱拢，身穿蓝色纱袍，腰系凉带，白绸子中衣，朱履白袜；面似晚霞，长眉阔目，鼻如玉柱，四字海口，三绺墨髯，一条大辫子，五官清秀。陶源用手点指："你们大胆，劫走

西安侯，通上名来！”高个子说：“唔呀，哪个叫西安侯吾是不晓得的。问吾的名字么，我叫清风居士任元，他是吾的兄弟神龙手欧阳钧。”

上部《雍正剑侠图》中说到童林三出正阳门，金鱼胡同捉拿林宝，巧遇任元欧阳钧。事情处理完毕，二人各自回家，惟有布铺的何瑞生找到欧阳钧，细问此事，欧阳钧一说，何瑞生非要见见海川不可，于是三人动身来到北京。先到雍亲王府拜见王爷，王爷很高兴，摆酒宴款待。席间一谈论武艺，任元和欧阳钧非常谦虚，而何瑞生不通武艺，却自吹自擂，结果雍亲王信以为真，非要比试不可。王爷连摔他俩跟头，何瑞生只好请罪。说到这儿，插段书外书。

当年秦武王带着武将去瞻仰太庙，太庙前摆着九鼎，这九鼎象征九州，荆、扬、雍、豫、冀、梁、青、兖、徐，也就代表天下。武王问史官，这铜鼎多少斤一个？史官回答：重三万斤。武王问大将任鄙，你能举起么？任鄙说，臣力胜百钧，一钧三十斤，百钧约三千斤。三万斤是千钧鼎，臣不能举。武王又问大将孟贲，孟贲逞能，我能举，他把鼎举起来了。秦武王要跟孟贲比勇，也要举鼎，结果被鼎砸伤，这叫举鼎绝胫，一夜疼死秦武王。由于任鄙不逞能，事后加官晋爵；而孟贲逞能，结果被剐死。由此可见，谦虚是美德，骄傲不可取。

书归正传。再说这三位没见着童林，打听清楚，这才赶奔陕西。今晚从长安城北边往城里去，发现火光冲天，喊杀阵阵，先到北门，北门紧闭；又顺护城河里岸往西，到西北城角往南，听见喊声：“侯爷，您到底下了么？”“还没哪。”三人一听就明白了。等三人也到了，西安侯正下来，何瑞生伸右手一捣他脖梗子，任元把绳子解开，三人就跑下来了。陶源一喊，何瑞生夹着西安侯往西，这二位站住了。

彼此通报名姓，陶源问：“是阁下把侯爷劫走了么？”“唔呀，

大概是的。”说着，亮出一对链子镢，哗楞一摇。陶源宝剑恶狠狠奔顶梁，任元上右步，右手镢砸陶源手腕，左手镢丹凤朝阳打来，陶源闪身躲过，两人打在一处。欧阳钧一亮亮银链子钹，谭天剑走顺风扫叶，欧阳钧右上步，钹刃儿一切手腕，右手钹奔面门，二人战在一起。小节目头挡西安侯。

再说何瑞生夹着西安侯往西跑，出去有好几里路，前面一片树林。有人念佛：“无量佛。”正是燕普。他是给陶源打接应的，长安城火一起，燕普往长安而来，借火光就发现一个年轻人夹着侯爷，燕普纳闷儿。到近前，燕普念佛，何瑞生把西安侯放下，回手拉刀：“什么人拦阻某家？”“山人云台剑客燕普。”何瑞生一撇嘴：“无名之辈也敢逞狂。”燕普一听就明白了，你不是绿林中人。如果你是绿林道，提起燕普，就得含糊；你说我是无名之辈，看来你才是无名小辈。这样一来，燕普也不好杀他了。何瑞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举刀就砍，燕普一闪身，抬右脚把他踹出一溜滚儿去。何瑞生一害臊，钻树林就跑了。密松林臊走何瑞生，巧遇剑客，学艺二十载，到乾隆年间终在江湖上成就大名，这是后话不提。燕普来到近前：“侯爷受惊，贫道迎接来迟。”“仙长来得正好，不然本爵定遭毒手。”燕普保着西安侯往西来，走出十来里，从树林窜出两人，把去路挡住。燕普一看，正是挟泰山玉面南极子孙茂昌和玉杵敲残深巷月王泰来。

书中暗表，这二位是从公馆而来。张方押着西安侯一走，众人一商量，到第三天得派人给张方打接应，好在还有时间，这事儿就搁下了。海川与于秀娘夫妻见面，问寒问暖，问长问短，一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自不必提。吃完晚饭，天交二鼓，长安城大火一起，喊杀连天，众人齐集院中，钦差站在北屋门前廊檐下，老少群雄立列两旁。侯老侠关心弟弟徒侄，张子美关心儿子，童海川关心徒弟。侯老侠说：“大人，赶紧派人到城内接应吧。”谭家庄离长安城很近，年羹尧刚要派将，就在这时，西房天井短墙

上趴着一个人,正是铁背金蟾贺超。他猛的一踹墙头,噌的一下窜到海川的身后,举刀斜肩带臂就砍,真是祸患起于忽微之际!海川正往东看,金刃劈风的声音就到了,海川一褪头,鼻子尖儿找地,左腿撞到自己右腿后面,不但躲刀,而且转身,右腿就势一脚,把贺超踹出一溜滚儿去。海川回手拉剑,贺超起来,上西房逃走,海川立刻上房追赶。就在这一乱之间,年羹尧是往西看,忽然觉得左面有人,一回头,这人一颤枪,照大人左肋下就扎。南侠司马空往右一回头,发现来人正是铁爪鹞子高飞。南侠没有拉剑的工夫了,右手攥着的蝇刷就势一砸,啪的一声,高飞的剑就扎不着大人了。慧斌回身看见:“好逆徒!”高飞拉枪上东房,和尚长腰上房就追。

前边一乱,后院锣声骤响,火起来了。孙王二老持军刃上房,蹿纵跳跃往后来。后院住的是于、谭二位姑娘,从屋里出来一看,西院起火。西院的房子是大棚,里边存的都是船板。姐妹二人飞身上西房,往西院观看,马亮马俊正往船板上抹放火药呢,干木头见火就着哇。于秀娘亮出落叶秋风扫,飞身下来:“好贼子!”马亮捧镢就扎,姑娘上右步,用剑一压他的镢,剑走阴刃,照马亮的右边脖子,一道寒光就到了。马亮一哆嗦:“呦!”褪头一躲,姑娘宝剑往前一带,差点儿把秃头抹下来。姑娘一抬腿,将马亮踹倒,飞身过来就扎。马俊见势不好,双镢照姑娘后腰就扎。姑娘上左步,躲双镢,右臂往后走,剑走阳刃。好悬哪!马俊缩颈藏头,刚躲开,剑走阴刃,又回来了。这爷儿俩都是秃子,姑娘宝剑被火光一照,如同金龙,正所谓“金龙绕玉柱”。这爷儿俩一个起来,一个趴下,好嘛,都摔晕了。这时,孙王二老也到了,姑娘一闪,马氏叔侄不敢耽搁,亡命而逃。二老紧紧追赶,追到此处,正遇上西安侯和燕普。

老哥儿俩飞身出树林:“站住!”茂昌摆双镢拦住燕普,王荫把西安侯揪住。茂昌左手镢一晃,右手镢奔膀胱穴上就点,燕普

忙往下控剑，茂昌撤回。燕普剑走拦腰斩仙人解带，茂昌躲过，二人打上了。王荫一摆哨棒："跟我走！"小节目二挡西安侯。允禭万般无奈，只好跟王荫往回走。没多远，东南方向喊杀连天，陶源、谭天、杜清风、燕雷和华氏兄弟率兵就到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任元欧阳钧正与陶源谭天动手，这时西门已被打开，藏峰岛的人合兵一处，冲出西门。杨氏弟兄率人救火，办理善后不提。藏峰岛人多势众，任元欧阳钧抵挡不住，纵身出去，往西南方向而来。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贺超，你往哪里逃！童林在此！"两条黑影往这边跑来。哥儿俩一摇军刃："唔呀，童侠客，我们来帮你。混账东西，哪旮里走！"贺超一想，冤有头，债有主，我的仇人是童林，还是奔他来。贺超转身举刀就砍，海川用剑一托他，贺超一撤，海川上左步跟右步，右手翻腕，剑奔贺超脖项。贺超褪头一躲，海川用右脚里侧，正抽在贺超的胸前。贺超撒手扔刀，咕嗵躺下。海川一踩他的腰眼儿，宝剑入鞘，摩肩头拢二臂，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三人彼此见礼，各叙来因，把何瑞生的事情也提了，三人押着贺超直奔谭家庄。走到村口，正遇上高僧慧斌。

原来和尚追逆徒到村口外，高飞知道难逃，扑通跪下，放声大哭："师父，饶弟子一命吧！"慧斌长叹一声："高飞，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迷途就应知返。为师一念之差，袒护于你，险些身败名裂。幸亏前辈当头棒喝，幡然悔悟，才得有今日。你小小年纪，怙恶不悛，屡教不改，必遭灭顶之灾，难免噬脐之悔。""弟子知过，请恩师饶恕才是。"高飞磕头犹如捣蒜，摇尾无非乞怜。和尚想了一想："高飞，为师本应拿你，只是师徒之情，有些难以下手。你去吧，流芳千古，遗臭万年，任你自取。"和尚说完，扭头便走。高飞从此远遁他乡，后文还要提及，此处按下不表。慧斌与海川等人一同回到公馆，把贺超看押起来。

再说王荫押着西安侯往回走，正遇陶源等人。王荫往上一

迎,允禵趁此机会钻入树林,心里怦怦直跳,真是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正往前走,一个大白胡子老头拦住去路,正是铁爪神鹰柳飞熊。小节目三挡西安侯,下回再说。

# 第十九回　秦鸣远出世斗小鬼

铁爪神鹰柳飞熊从公馆出来，先到行营，半路上发现藏峰岛部署伏兵。柳爷来到行营，见胜裕就问："贼人火烧长安城，救走西安侯，老庄主应率乡勇前去支援，怎么按兵不动?""老前辈，陶源善于用兵，他定在要路埋伏伏兵。在下只要出兵，定中埋伏。"柳爷大笑："真是一将无能，累及三军，老庄主料事如神。果有埋伏，已被老夫发现，恐怕阁下贸然出兵，岂不中了陶源诡计？如此甚好，待老夫前去长安城一看。"柳爷这才独自往东南方向而来，巧遇西安侯。"侯爷认得我么？四川柳家营铁爪神鹰柳飞熊。你要想跑，我就把你给劈了。乖乖跟我走吧。""老英雄，我听您的。""往南走。""好嘞。"允禵在前，柳爷在后，西安侯就问："老英雄，您拿我允禵，是为了做官吧?""不为做官，为百姓分忧。""哦，是是是。"走了没有几步，西安侯声音提高了些："老英雄，您拿我允禵，准能得赏。""不为得赏，为百姓分忧。""哦，是是是。"又走了有半里，西安侯声音更高了："老英雄，您拿我允禵，是……"柳爷一瞪眼："你再喊，我把你掐死!"柳爷明白了，你这是喊人哪。果然有人念佛："无量佛，千岁休惊，燕普来也!"柳爷大笑："侯爷，真叫你把人喊来了。"燕普举宝剑恶狠狠便扎，柳爷接架相还。这时，孙芝也追到切近，加入战团。西安侯抹身进树林，跑奔江岸，正遇陆恒接应，把他送到船上，有人保护不提。

单说燕普会斗柳飞熊，他打算拼命了，宝剑加紧。话虽如此，燕普确实不是柳爷的对手。这时，就听旁边有人喊："燕道

长闪过一旁。什么柳飞熊？狗熊！陆恒在此！”燕普一撤，小鬼涮双镢就打。柳爷上左划步，伸右手捋双镢，左掌挂定风声，奔太阳穴就打，小鬼躲过去，二人一场鏖战。柳爷不愧是武林前辈，空手对镢，小鬼占不得半点便宜。两人打了三十个回合，小鬼左手反臂，双镢抡起，照柳爷肋上便打。柳爷右脚扎根，抬左脚，双手托胡子，踹他的左臂，小鬼沉肩一躲。柳爷左脚落地，右腿扫堂，小鬼扬双镢，往起蹦，躲柳爷的扫堂腿。柳爷右脚一落地，左腿一扬，十字摆莲外合腿，正蹬到小鬼的肚子上，陆恒应声而倒。小鬼起来：“燕道长，上！”双战柳飞熊。这时，陶源、谭天、杜清风、燕雷和华氏兄弟全到了，刀剑并举，一拥而上。孙王二老也摆军刃，加入战团，爷儿仨力斗群寇。好一场凶杀恶战！突然，树上弓弦一响，日——啪，弹丸就到了，正是小鬼的天灵盖上。“啊！”他是惊弓之鸟，这弹丸还就找他。接着，弹如雨发，乱打群贼，打得这帮人作鸟兽散。使弹弓的正是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小鬼边跑边喊：“侯爷已经进山，脱离桎梏，赶紧撤！”众人脚下加紧，一路好逃。冷爷从树上下来，会同柳爷和孙王二位回转谭家庄。

此时天光大亮，长安城两名守备杨成文、杨敬文把阮和哥儿四个抬到公馆，南侠一看，好在无性命之忧，自有人照顾不提。年羹尧命杨氏兄弟回去召集长安城的进士，明日上午到公馆听用。然后，因贺超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判斩立决，张方带亲兵押贺超到南村口行刑，领国法，受王章。次日上午，钦差在一一问过履历后，从诸多进士中选了一人，名叫林仰清，稳重诚实，委任他为西安府知府，办理善后事宜。行营那边，胜裕也传令，夜晚之间要严加防范，敌人既敢烧长安，也就敢烧行营。

单说这天晚上，浓云四布，星斗无光，伸手不见五指。有兵丁来报，白沙江方面爬来不少东西。焦氏双侠立即带好军刃来到西营门，登级上围墙，手搭凉棚，仔细观瞧，果然黑乎乎一片，

蠕蠕而动。焦文亮立即调来五百弓箭手，并派人禀报胜裕，自己高声喝喊："干什么的？慢往前来。"后来焦二爷索性传令："放箭！"梆子一响，万箭齐发，骤雨飞蝗一般，就听见嘣嘣嘣响，也不知道射在什么地方。箭一停，对面又动上了，越爬越近；箭一射，就不动。如此四五次，突然往起一立，都是喽啰兵，每人一布袋土，往壕沟里一倒，眨眼之间就平了。陶源谭天带领一干战将，劈开栅栏门，喊杀连天。这边胜裕和焦氏双侠率乡勇迎敌，展开一场混战，声音鼎沸。

三位剑客爷从后帐出来，要往西营门协助，黑影之中越围墙进来一人，正是泥小鬼陆恒。"哈哈哈，姜达、张鸿钧、董瑞，老太爷来会你等，你我江边一战！"说着话抹头就走。董四爷一抡仙鹤掌，撒腿就追。张三爷姜二爷惟恐四弟有失，也飞身追来。一口气出来有二里地，到了江边大树林，小鬼一指："瞧吧，火起来了！"果然，后营都是粮草，沾火就着，烈焰飞腾。弟兄后悔，不应该离开大营，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董四爷奋不顾身，扑向陆恒，仙鹤掌照小鬼就打，小鬼摆双镢招架。姜二爷知道四弟不是对手，恐有闪失，摆鹿角棒加入战团。张三爷也不敢怠慢，拉宝剑上前。哥儿仨把小鬼困在当中，这可够他忙乎的。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张三爷心有所思：幸亏无人看见，要是有人看见，哥儿仨可不露脸，四大名剑仨打一个儿，传出去不好听。猛听得南边有人念佛："无量佛，你们好大胆，以多为胜，欺我徒弟！"从树林里走出张明志和赵明真二位道长。得，打了孩子，当妈的出来了。

自火烧三阳观，张赵二位走了，到没人的地方四目对视，这才叫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道冠被人家打歪了，三阳观被烧，多丢人哪！哥儿俩一商量，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于是回转观音堂。住了几日，想起徒弟来了，必须得把他找回来呀，因此二位道爷才又回到藏峰岛，英王和西安侯喜出望外。寒

暄几句，张明志一问徒弟的下落，英王把今晚火烧行营的事情一说，二位道爷不敢耽搁，立刻告辞，到船坞上船，出离藏峰岛。远远望见火光，叫小船靠岸，二位下来，顺着江边树林往北来，正遇见三剑战陆恒。

张明志用手点指："你们是什么人，与我弟子交手？"姜二爷通报名姓。"无量佛，你们身为剑客，以多为胜，难道说不丢脸么？"张三爷心说：这怎么回答呀？二爷口诵佛号："弥陀佛，你们是张明志赵明真吧？""然。""你们二位名震武林，怎么也协助你徒弟来行营放火？这杀人放火，乃奸宄之徒所为，怎么二位仙长也办此下贱之事？"二爷这才叫所问非所答，说出这么几句来。张明志十分生气，单掌打稽首："和尚此言差矣。陆恒火烧行营，贫道未曾参加，可你三人打一个，贫道亲眼得见哪。""弥陀佛，你和你弟子前来放火，这大火已起，有目共睹。出家人不准妄言妄做，你有意掩盖，其实欲盖弥彰。""无量佛，计毒莫过绝粮，当年曹孟德烧乌巢以败袁绍，这也是用兵之道，合乎兵法，有何不可？"姜二爷点头："你们放火是合乎兵法，我们三人战一人也合乎兵法，以多胜寡，有何不可？他是烧粮的，我是护粮的，难道保护粮草还要一对一么？"真是英雄出在口上，连三爷都佩服二哥辩才无碍。张道爷勃然变色："你们三个人战我徒弟陆恒一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刚说到这里，树林东边有人说话："哪位是陆恒陆老英雄，我要跟他对对镢。"嗬！谁这么大的口气，要跟泥小鬼对镢？

三位剑客爷在北边看，张赵二仙长在南边看，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这人身上还带着两个人，都是四马攒蹄捆着，把这二位用绳子一拴，搭在肩膀上，前边一个，后边一个。就看这位猫腰放下这俩人，迈步往里走，右手掐辫穗儿，丁字步一站。哎呀，好漂亮的美英雄奇男子！中等身材，细腰乍臂，所谓膀乍腰细，必定有力。身穿蓝绸子长衫，白棉绸的裤子汗褟儿，脚下薄底窄勒

靴子。往脸上观看,面似六月荷花,红中透粉,两道剑眉如漆刷,直插入鬓,一双虎目似朗星,皂白分明,长睫毛,吊眼梢儿,二眸子白的真白,黑的真黑,黑眼珠特别大,双眼皮儿,鼻如玉柱,唇似涂朱,松三把一条大辫儿,乌黑发亮,气死画眉张敞,不让敷粉何郎,风流蕴藉,倜傥不群。左肋下别着蓝包袱,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张赵二道长纳闷儿:现在放着三剑客战陆恒一个人,他还要对镢,真是新鲜事儿。小鬼一控双镢:“小辈,胎黄未褪,乳臭未干,跟我陆恒对镢,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这年轻人一乐:“哈哈,老朋友,不对镢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非死即伤。”“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年轻人不慌不忙,才报出名姓。

上部《剑山蓬莱岛》二挡英王时,飞天四龙尽被燕普杀死。这年轻人就是飞天龙秦治明的儿子,姓秦名燕字鸣远,师父起的外号,中流砥柱抗山河。前文书秦治明回家要接妻儿去剑山,老爷子袁安袁尚贤不同意,您还记得吧?从秦燕四岁时,袁爷就教孩子打拳,拆招喂招,教给孩子用气,转眼三年,秦燕练就一身好武艺。袁爷知道自己这能为有限,一直想给孩子找个明师,可到什么地方找去呢?这天,有家人来报:“老爷子,外边来个白胡子老人,问我们,他说老圆在家么?叫他轱辘出来。您快瞧瞧去吧。”袁安这气:“我都七十岁了,儿孙满堂,谁管我叫老圆哪?我不成王八精了么?我看看去!”气哼哼往外走,到门前一瞧:“啊!老爷子,袁安给您请安。”来的正是清真门门长、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笑容可掬:“袁安哪,你还没无常哪?咱爷儿俩可有几十年没见了,我来瞧瞧你。”原来马四爷教出秦凤来之后,四海为家,到处寻找徒弟,要还愿。老爷子有两宗绝艺。截刀传给了秦凤,还有七十二趟地行镢,招走中下两盘,从肚脐眼儿以下进招。您可听好了,这可不是地躺镢,像马四爷这么大的人物,交完手,输赢不提,滚一身土,那叫什么剑客?这是地行招数,马四爷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弟子传授此艺。

正巧这天走到江西省吉安县仁义屯,想起老朋友袁尚贤,这爷儿俩从年轻时就爱开玩笑,所以来到袁家。

书说简短,到客厅落座,爷儿俩正说话哪,小男孩儿秦燕进来了,马四爷一看,心里就是一动。施礼已毕,让他练了一趟拳,马四爷连连夸奖。该着这孩子有造化,马四爷欲收鸣远为徒。这下可把袁安乐坏了,赶紧把东院四合房打扫修葺一番,请了一位清真大师傅,现盘的灶,锅碗瓢盆都是新买的,给爷儿俩准备两份铺盖,雇了两个清真教的小孩儿当书童。一切收拾停妥,正式拜师学艺。别看鸣远跟外祖父练了几年,腰腿全有,可马四爷照样给他盘腰搣腿,练双朝天镫,腰是一叠三折。同时,马四爷还教他五经四书。文武两科,双管齐下。到鸣远十岁时,开始习学七十二趟地行镢,还有各门拳脚,二五更的功夫昼夜不停。然后,马四爷又教他水里的能为,鸣远也是天生水性好,加上师父的指点,豁然贯通。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前后二十年,鸣远二十七岁了,功夫上乘。马四爷赠其绰号中流砥柱抗山河。这天马四爷把他叫过来:"燕儿,为师的武艺已倾囊而赠,你到江湖路上只要虚怀若谷、不骄不傲,可以说所向无敌。我一生教了三个弟子,你大师兄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名廷表字振远;你二师兄家住河南卫辉府,姓秦名凤;你最小。为师这里有书信一封,你可到山东找你大师兄,让他带你在江湖上阅历一番,好自为之吧。"马四爷交代已毕,飘然而去,回河南老家不提。鸣远也告别了外祖父和母亲,多带路费,洒泪而别。

秦鸣远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天来到山东巢父林,见着侯府老管家侯宝,通报名姓。侯宝开始还不放心,后来暗地里一考察,鸣远行动坐卧、举止言谈,都与马四爷一般无二,这才祛疑。鸣远一问侯老侠,侯宝就把童林出世,和王爷来请大爷帮忙的事情一说:"听说现在在北京哪,大栅栏双龙镖局分号,您要不就去北京吧。"鸣远这才赶奔北京双龙镖局。见着落地燕子张雄,

张雄把侯氏双侠帮助童林赴四川放赈的经过一讲,鸣远想:临出来时母亲叫自己去剑山寻找天伦,这不是一条道么?鸣远又奔剑山。到这儿一看,船只搭起浮桥,有乡勇站岗,车辆络绎不绝,人喊马嘶。鸣远一打听,才知道战事结束,可又没人知道飞天四龙的下落,只好进山到处乱走。

无巧不成书,这一日偶遇虬首龙武云飞。原来自于大爷带着姑娘去了陕西,于伯龙回了山东,于家庄就剩下龙斗、于变、武爷和十几个家人。武爷没事就进山转悠转悠,后山巧遇秦燕。武爷一问,得知他是秦治明之子:"你随我来。"鸣远跟着武爷进了树林,不远有一土丘,荒草丛聚。武爷用手一指:"朋友,你千万别难过,你天伦和叔父舅舅,四人尽皆葬埋于此。""啊!老人家何能知道?""是老夫亲自将其弟兄掩埋,绝无虚伪。""哎呀,爹爹呀!"孩子往坟前一扑,当时昏死过去。武爷赶快把鸣远扶起,坐在地上,揉前胸,拍后背。时间不大,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一口浊痰吐出,鸣远苏醒过来,双膝跪倒,号啕痛哭。"爹爹、叔父、舅舅,只说你们躲灾避祸,远离乡井,谁知尽皆丧命。孩儿奉命寻亲,这叫我如何对外祖父和母亲禀明此事?外祖父年事已高,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母亲病体缠身,药不离口。爹爹九泉有知,能不酸心么?"小孩子哭得死去活来。武爷也落泪不止,好言相劝。鸣远过来磕头:"感谢恩公把我父叔葬埋,使其避免弃尸荒野。请问恩公,他们被何人杀死?您又如何亲眼得见?恩公贵姓高名,敢请示下。"武爷把当年之事详细说明,告诉他,燕普现在陕西。鸣远牢记在心,又拜请武爷暂时帮助照看坟墓,自己要去陕西手刃仇人。武爷知道他是马四爷之徒,也就放心了,叮嘱一番,二人分手。

秦鸣远一路昼夜兼程,把藏峰岛的事也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发现行营火光,他由东往西走,正走在行营的南边,就听北面有人喊:"赵胜,你往哪里走!"原来陆恒引走三剑客,赵环赵

胜刚想去助战,段国柱就到了,与赵胜斗在一处。三个回合,被段国柱一棍将刀磕飞,紧跟着一招金刚亮背,把赵胜抽出一溜滚儿去。赵胜起来就跑,段国柱在后面就追,边追边喊,可就把鸣远喊来了。赵胜边跑边回头,一个不留神,被石头绊倒了,段国柱到近前抖三节棍就砸。鸣远飞身赶到,右手一捋三节棍,左脚一抬,不费吹灰之力,踹倒段国柱。赵胜起来道谢,捆好段国柱,互相通报名姓。刚要详谈,有人喊:“赵环,你往哪里跑!段国基在此!”赵胜忙说:“朋友,你快救我哥哥!”原来段国基与赵环战在一处,也是几个回合,赵环单刀撒手,抹头就跑,段国基在后就追。赵胜忙喊:“哥哥,这边跑!”鸣远让过赵环,段国基也追到了,抡三节棍就打,鸣远金牛耕地,左脚扎根,右腿扫堂。段国基往起一蹦,鸣远右脚没落地,变为后蹬腿,嘭的一声,段国基应声而倒。赵氏昆仲过来道谢,把段国基也捆好,细问之下,鸣远把来找师兄侯振远的事情一说,赵环说:“这样吧,这两个贼人您带走,我们赶快去救火。您往西就是江边,顺江边往南,见一座破庙,那就是鬼王庙。您从庙后往东南方向走,不足二十里就是谭家庄。侯老侠在公馆,您到公馆就见到了。您请吧。”他二人匆匆回营救火不提。

单说鸣远把三节棍别上,绳头一接,把他们横起来,胸前一个,背后一个,借火光往西来。到江边树林,正往前走,忽然听树林里有人说话,鸣远一看,南面站着两位道长和一个老头儿,北面站着僧道俗三位。鸣远听了一会儿,明白了,心有所思:陆恒是江湖有名的人物,他使镢,我也使镢,莫若我跟他比试比试。如果仰仗恩师所教,战败陆恒,扳倒大树有柴烧,从此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如果不敌陆恒,我找师父再练去,再练二十七年,我不才五十四么?鸣远这才进来,把段氏弟兄放下,包袱皮打开,往腰里一围,双手一分镔铁双镢。

陆恒生气:白泰官跟我对镢成了,你不配呀。他也亮出双

镢。姜二爷哥儿仨在北面看着，心说：这孩子是谁？口气可太大，要跟小鬼对镢。白泰官三夺镔铁镢，四战陆恒，这小孩子能练几年？谁的徒弟呢？再说鸣远双镢十字架迎面一搭，左腿在前绷着，右腿在后弓着，往这儿一站，屁股堪堪挨着地皮。动手多长时间，人也不站起来，招数满在中下两盘。为什么马四爷在鸣远的腰腿上又下了三年功夫？就为教他地行镢。陆恒瞪双睛，左手镢晃面门，右手镢往下就打，鸣远十字架正好往上架。小鬼心说：你还跟我对镢哪？就你这饭桶武术，一下我就把你砸死。我这镢往下砸是竖力，你镢搭十字架是横力，只要你架不住，我正砸你脑门上，非给你砸个脑浆迸裂不可。想到这儿，右手一用力，镢挂风声就下来了。小鬼这当可上大了。鸣远双镢往上架，都快挨上了，姿势突然一变，变成左腿弓，右腿绷，上身就到了小鬼的前面，双镢照他脚面就点。小鬼的力量全在上边，身子往前探着，鸣远双镢在底盘。陆恒见势不好，抱元守一，双足点地，噌的一下从鸣远的头顶蹿到后面："啊！好小子！"吓出他一身冷汗。再看鸣远，不慌不忙，把恩师所教七十二趟地行镢展开，只奔小鬼的下三路，中盘招数都不使，完全奔小鬼的膝盖、迎面骨、踝子骨、脚后跟，擦着地皮，犹如雪片飞来。小鬼就剩下蹦了，浑身是汗："哎呀！哎呀！"怪叫连声。姜二爷他们一看，这年轻人赢陆恒游刃有余，这是地行镢，清真门的功夫。

小鬼勉强动手二十六个回合，他镢走上盘，奔鸣远的太阳穴。鸣远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身体在右腿上，双镢奔小鬼的腿腕。小鬼无法，只好飞身起来，准备蹦到鸣远后边去。这时，鸣远的双腿就像劈岔一样，右腿在前，左腿在后；小鬼往起蹦，鸣远双腿不动，只是上身一转，变成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右脚后跟一蹬地，脑门儿找右脚尖儿，这手功夫叫一字串地飞龙岔，真跟一条龙似的。小鬼也站稳了，鸣远的左脚正插在他两腿中间。鸣远双镢一点地，左脚面平着，如果左脚立着就能把他踢死。这样

正在小鬼的裆里，啪嚓一脚，把小鬼从前边又给踢到后边去了。从开始到结束，一共二十七个回合。陆恒头冲下，正栽在地上，从鼻子里摔出两条鼻涕来，当时就动不了了。张赵二道长马上把陆恒扶起，往鼻子里揉，把鼻涕揉进去，然后搀着他遛，好一会儿，小鬼才缓过气来。张明志伸手拉三环套月：“小檀越，你用的是七十二趟地行镢，果得真传，清真门门长马老檀越是你何人?”鸣远把双镢立着，左手一托：“仙长，您提的正是家师。”“无量佛，原来你出自名门，颇尽乃师之妙。贫道不才，愿当场讨教。”鸣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情愿奉陪。”

二人刚要动手，就听树林北面有人说话：“张仙长乃武林前辈，鸣远乃末学后进，老仙长移尊下教，胜之不武，不胜为笑，未免不当吧。”步履从容，走出白发皤然一位老人，正是久占江南吕大先生。吕留良大战张明志，孰胜孰负，下回再说。

# 第二十回　镇东侠见信忆往情

前文书咱们说过，白泰官是从吕大先生这里走的，大先生一想，人家孙茂昌循规蹈矩，做老师的都不放心。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那徒弟王荫不怎么样，我又怎能放心？莫若我也去陕西走一趟。于是大先生也出来了，顺着运河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从山东到直隶，又从直隶到山西，转了一个大弯儿，就来到太原以东寿阳县地界。这天正往前走，旷野荒郊，天要下雨，大先生四下张望，前边座北冲南有一座大庙，敕建广通寺，于是就到庙中借宿，住到西配殿。同时到庙中借宿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相貌俊俏，住在东配殿。晚上掌灯时分，小和尚送来晚饭，大先生一问，才知道那女子是姜达的孙女刚肠女姜瑞芝。姜达就是本地姜家屯人，庙里的方丈听说她是姜达的孙女，又带着军刃，才破例把她留下。可大先生一听，很不以为然：姜达，你怎能让这么年轻的孙女独自行走江湖呢？到了二更天，大先生为了试试她的武艺，故意到东配殿房顶，连踩七块琉璃瓦，却不见动静。大先生下来一看，屋里没人。等找到后院一看，大先生气坏了。原来这姜瑞芝闯入同到此庙借宿的一对年轻夫妻房中，把女的杀了，强迫男的与自己成亲。大先生勃然大怒："好丫头姜瑞芝，你敢败坏你祖父的名誉！老夫久占江南吕留良在此！"屋里灯一灭，一声惨叫，把那男的也杀了，然后姜瑞芝长腰出后窗。大先生气往上撞，上房就追。追出广通寺，出来有五里地，姜瑞芝站住："姓吕的，姑娘并不怕你！""丫头，不用说你，姜达来了，他也不能在我面前无礼！"二人各执宝剑，战在一处，转瞬

间就是十个回合,这姑娘能为还真不错。大先生招数突然加紧,姑娘就不成了,虚点一剑,撤腿就跑。借着天黑,又有树林掩护,眨眼无影无踪。

大先生满腹狐疑,一路兼程,来到陕西,今晚循火光到江边,正赶上小鬼引三剑客到树林动手。大先生一瞧,嘿,还真有姜本初。三剑斗陆恒,大先生看在眼里,心说:俩打一个都寒碜,何况你们仨打人家一个。这时,张明志赵明真来了,一质问姜二爷,和尚反把他们问住。大先生点头:英雄出在嘴上,良骥出在腿上。又出来个年轻人,跟小鬼对镢。大先生赞叹: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张明志要跟鸣远动手,大先生一想,这是马四爷的徒弟,我岂能袖手旁观?这才出来。

张明志一控三环套月:"无量佛,这不是吕大先生么?怎么,你也帮助三庄欺压藏峰岛?"大先生一笑:"三庄何人,留良不知。为寻弟子来到陕西,藏峰岛的事倒略知一二。二位仙长乃武林前辈,却归顺藏峰岛,又落到杀人放火的田地么?"张明志一听,嘿,要论说,我弟兄真是到处碰壁。"大先生,藏峰岛的事与山人无关。""既然如此,此处是非之地,岂能涉足其中?二位还是走吧。""无量佛,久仰阁下大名,意欲讨教。"大先生回手拉剑:"仙长请。"吕留良是真正的高人,不管你是谁,要跟我动手,敬谢不敏,我不打,因为你不够份儿。可你张明志说比试,我要还不伸手,那就是我怕你,因为你可是够份儿的人物。

单说大先生推银髯控宝剑,上右步剑走顺风扫叶,张明志褪头一躲,叔敖捡柴,照大先生腿三里上就扎,大先生抬腿还招。二位走行门,迈过步,各展平生所学。二十个回合一过,大先生进招就显得缓慢了。鸣远一摆双镢:"吕老前辈,晚生助战。"捧镢便点。爷儿俩一前一后,大战张明志。赵明真一看,手持三环套月,迈步向前。那老哥儿仨各亮军刃,围住赵明真。陆恒站在一旁,直揉脑袋,脖子发直,不敢过来。这两拨打得真是难分难

解。正在这时，树上弓弦响，日——啪，啪啪啪，弹打连珠。二位道爷的道冠也歪了，小鬼脑袋上又挨了几弹，三人顺江岸就跑。小节目三打泥小鬼。百折不挠青云叟冷运回及时赶到，先到行营，弹打群贼。陶源他们不敢恋战，仓皇而逃。胜裕赶紧率众救火。赵环把三剑客会斗泥小鬼的事情一说，冷爷赶紧顺江边寻来，这才发连珠弹，惊走三人。众人见面，寒暄客套不提。

此时天光大亮，鸣远扛起段氏弟兄，除了冷爷回公馆外，大家都先到行营。进大帐落座，各叙来因已毕，大先生才说："姜二弟，我有两句话讲，在此不便提呀。""弥陀佛，大先生有话请讲。""姜二弟，大帐内都是自家人，你有个孙女叫瑞芝么？"上部《剑山蓬莱岛》，金凤山度慧斌，瑞芝还露过面，十几岁的小姑娘，您还记得吧？"弥陀佛，有哇，您怎么知道？"大先生就把广通寺的事情说了一遍。按常理来说，姜二爷应该细问，什么长相、多大年纪，可都没问，这事儿丢脸哪。"弥陀佛，谢谢大先生，这是小弟家教不严。"二爷气得直念佛，连三爷和四爷脸上都不好看。胜老庄主赶紧打圆场，就把这件事遮过去了。众人一商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请大先生和秦鸣远押着两个贼人去公馆，顺便请大人传谕，着西安府给三庄运粮。

爷儿俩这一来到公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老少群雄全出来迎接。什么道理？俗话说：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这话一点儿不假。三十年前，小孩儿到别的地方，一说这是某某的儿子，大家高看，这叫看父敬子；三十年后，老头儿到别的地方，一说这是某某的父亲，大家尊敬，这叫看子敬父。大先生爷儿俩一来，这两样儿全有了。先是王荫孙芝过来行礼叙话，接着众人依次见过，鸣远也跟着沾光了。二贼人押到里面，自有人看管不提。众人恭请爷儿俩到上房见钦差，大先生把粮草之事一说，年羹尧立刻吩咐，晓谕林知府催粮运草，支援三庄。又听说鸣远小小年纪脚踢泥小鬼，大家十分钦佩。

鸣远问海川:“童侠客,我的师兄侯振远现在哪里?”“哦,我的四个师侄身受重伤,稍渐痊可,他们哥儿俩去看望孩子们了,说话就来。”果然,不大工夫,帘子板一响,侯氏双侠从外面进来了。海川一指:“哥哥,这就是令师弟秦鸣远。”老侠很高兴:“啊,师弟。”鸣远赶忙行礼:“小弟秦燕拜见师兄。”“贤弟请起。”老侠刚要说话,鸣远打开包袱,取出一封信:“哥哥,小弟奉师命见兄长投递书信,请兄长过目。”侯老侠接过来:“海川,你先替我招待一下,为兄到里屋看看信。”海川答应,连年大人都说:“老侠客,我们陪少剑客说话,您请到里屋看信吧。”侯振远这才进屋。没有多大工夫,就听侯老侠在里屋大哭,十分悲痛。海川赶紧进屋,见侯廷捧着信,双手颤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海川扶着老哥哥从里屋出来,老侠客眼含痛泪说了一番话,在场众人无不动容,纷纷点头赞叹。

河南卫辉府北门里头条胡同东口路北第一家,住着一位成名的老剑客,姓侯名成,绰号万里清风一枝莲,家传龙渊宝剑,一百零八招,十分玄妙。第二家住的是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排行在四,身为清真门门长。这二位都是上三门最有名的人物。侯成是大教人,哥儿俩拜了把兄弟,侯成也就成了不受洗礼的回回,吃喝不分。侯家的家人是侯宝,马家的家人叫马禄。由于侯马居住多年,街坊邻居都管这条胡同叫双义巷。侯成长子侯廷长到八岁时,侯大奶奶身怀六甲,马四奶奶也怀了孕。十月怀胎,瓜熟蒂落,侯大奶奶又生了个小子,就是侯杰;马四奶奶也生了个儿子,两家都很欢喜。谁知乐极生悲,侯大奶奶生产后就得了病,医药罔效,身归那世;不到一个月,马四奶奶生下的孩子也无常了。处理完善后,四奶奶和四爷一商量,大奶奶也没了,干脆替侯大哥养护侯杰。四爷过去一提,大爷很乐意,四爷就把侯杰抱过来了,侯杰是吃马四奶奶的奶长大的。侯廷十六岁、侯杰八岁,大爷就提出来,要教哥儿俩武艺,就把侯杰要

回来了。四奶奶真舍不得,可四爷说得好:“割人家的肉贴脸上——胖不了。你自己又养活不了,指着别人不行。”于是就把侯杰送回去了。

一晃过了二年,这天老哥儿俩说闲话儿,大爷说:“武艺是一处不到一处迷,老四,我很喜欢你的七十二趟地行镢,你教给我;我也不白学你的,我把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法教给你。”按理说,哥儿俩情同手足,传镢递剑也没什么。可细想起来就有问题了:哥儿俩再好,教门不同,尽管您的风俗习惯和清真一样,可毕竟您是大教,马四爷是清真。首先马四爷不喜欢剑,再者您想传谁就传谁,可清真门是有规矩的,武术不准传给大教人,马四爷自己做不了主。大爷没想这么多,于是他先教四爷青龙剑法。等学全之后,大爷不愿学镢了,因为他看出四爷有为难之意,心想:看来我侯成交友不到,学趟镢兄弟都不愿教。其实不然。前文书咱们说过,这七十二趟地行镢必须幼功,对腰腿要求甚高。尽管四爷上赶着教,可大爷也只不过学学皮毛而已。将近半年,大爷也不愿学了,四爷也不教了,此事不了了之。然而哥儿俩的交情无形中就有了缝隙。

又过去三年,这天爷儿四个正在侯家谈论武艺,侯宝进来禀报:“五台山中峰大佛寺的住持静空和尚前来找二位员外比武。”爷儿四个到外面一看,是个老和尚。各自通报名姓,静空把来意一说,四爷本想把他让到院中,和尚婉言谢绝,那意思,就在门外比吧。四爷一抱拳:“哥哥,您且休息,待小弟来。”爷儿仨退到门洞内。这就是四爷交友厚道之处,同仇敌忾,怎能叫兄长冒风险?各自道请,静空往前上步,问心一掌,掌挂一团风。四爷双锁手,施展擒拿大法,错骨分筋,跟和尚打在一处。周围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彩声不断。和尚一瞧,盛名之下无虚士,马骏不愧身为门长,我绝难胜他。想到这里,纵出圈外:“马施主,拳脚讨教过了,再与阁下讨教讨教军刃,施主肯赐教么?”四

爷点头:"有何不可?"命人取来双镢,四爷分双镢站在当场,和尚双手握大铲,彼此道请,方便铲奔脖项就抹。四爷褪头躲,划右步双镢走扫堂,二位打在一处。十几个回合一过,四爷施展开进手绝技,和尚大惊失色。只见双镢擦地,雪片一样,冷飕飕挟劲风,光闪闪夺人目。打到四十个回合,铲走拦腰,四爷张飞骗马,从铲上过去,双脚扎地,双镢反臂扫堂,和尚往起一蹦,从右往左。刚刚过去,没想到四爷的镢又回来了,左手镢在和尚腰间来了一下,静空应声而倒。和尚鲤鱼打挺站起来:"高明高明,再会再会。"扬长而去。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也都走了。四爷再一瞧,侯家大门紧闭,家人只有马禄他们。

四爷回到自己家中,心有所思:怎么不等我分出输赢胜负,大哥就回去了?是准知道我能胜,还是家里有事?四爷在屋中转了几圈,恍然大悟:坏了!我使用的这些招数一下也没有教,八成哥哥看出来了。一辈子交情,知道兄长心地狭窄,四爷赶紧到侯家门前,啪啪啪叫门。侯宝把门开开:"四爷,我们大爷看您动手,心里一急,忽然觉得心口疼,站立不稳。奴才和两位少爷把您扶到屋中,刚请来郎中看过,说这是急怒攻心,不准再说话劳神。现在刚吃下药去。不如您先回去,过一会儿如何?奴才给您送信。"四爷看侯宝着急的样子,不像有假:"那我也得进去看看哪。"侯宝一拦:"刚好一点儿,一见您必要说话,太伤神哪。您还是先回去吧。"四爷只好回来。到家里一琢磨:不对,哥哥身为剑客,内外结实,不可能有病。二次奔侯府,刚要叫门,大门一开,侯氏弟兄和侯宝正出来,哥儿俩见四爷行礼:"四叔父,我父身患急病,用下药去,刚睡着。侯宝哥哥说您来了,我们正要给您送信去。四叔父,您回去告诉四婶母,不用惦记了。"四爷只好怏怏而回。

回到家,呆坐片刻,四爷越想越不对:怎么这么巧?索性不走大门,越东墙,飞身过来,正是侯家内宅,门前只有侯宝一人。

侯宝一看，咕嗵跪下："这都是员外的安排，与奴才无干。"磕头如同捣蒜。四爷哼了一声，迈步往里走，早已人去楼空。四爷出来一抓侯宝："好奴才，我打死你！"扬手要打，侯宝又跪下了："奴才有下情上禀。""说！""大爷在门洞见您用的镢招，就知道您教的都是普通招数，于是把我们叫进来，把门关上，告诉奴才见您就这么这么说，奴才把您骗走。爷儿仨收拾东西，又叫二位少爷出来，二次骗您。大爷对奴才言讲，我与你四叔的交情只能到此为止，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如此而已。奴才哭劝，怎奈他心如铁石，他们父子已远走高飞了。""他们上哪里去了？告诉我！""奴才问过几次，都不告诉我，奴才不知道。""我打死你！""奴才真不知道哇。""那家里怎么办？""让大家各找门路，留下奴才看家。"四爷又到屋中巡视一番，心说：哥哥太不体谅我的苦衷了。

四爷回到家中，跟四奶奶说："老伴儿啊，哥哥他们爷儿仨不辞而别。"四奶奶吓了一跳，一问原由，四爷把当初的事情一说，四奶奶也说得好："我不会武艺，那几下破镢也不是主的安排，你就教给哥哥，又算得了什么？这倒好，双义巷成了单义巷，你得设法把他们找回来。不用说我想他们，不找回来都对不起我死去的老嫂子。"四奶奶眼泪就下来了。四爷又后悔又难过，把马禄叫过来，安置家务，多带路费，次日离家，千里寻兄。由此披星戴月，奔走江湖，踏遍山河，背井离乡六年。要说交朋友这也够意思了，结义弟兄，情同手足。四爷走到山东南部，偶遇东昌府昌顺镖局的镖主飞刀手柳天志。柳天志是晚辈，见面施礼，一问来意，四爷也没隐瞒，就把寻兄之事说了一编。柳天志暗竖大指：马四爷真是光明磊落，毫不隐瞒。"老爷子，我听说巢父林内有位剑客跟一个姓侯的认成本家，自立侯家庄，老百姓额手称庆。巢父林方圆百里，从此再无犯法之事。当年大舜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之

器不苦窳。看来侯老剑客真是保障一方了,大概是令兄吧?"四爷点头:"一定是我兄长,谢谢您,我这就前往。天志,烦劳你到卫辉府双义巷去一趟,给我老妻送上一信,就说我找到了兄长。"柳天志答应,上马自去。

此时虽然天色将晚,倦鸟归林,但马四爷心潮起伏,认上道路,一夜奔驰,次日清晨赶到巢父林。问清道路,进了巢父林,只见山水相间,阡陌相连,风景清幽,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与人无侮,与世无争。有乡亲指给侯家,四爷到门前叫门,就听有人喊:"谁呀?"四爷一听,火冒三丈,不用开门,听声音就知道是侯宝。门分左右,侯宝一看,吓得往地下一跪:"四爷饶命,奴才给您请安。"四爷用手点指:"冤家,分明大哥走的时候告诉了你,你好大胆,不告诉我,致使我奔走六年。小奴才,我岂能饶你?""老爷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您走后三年,大爷才派人给我送信,叫我到山东来。"四爷一瞪眼:"你还有理!你来山东告诉你四婶了么?""大爷带信不叫告诉,奴才敢说么?""你总有理。"这时,侯廷侯杰都出来了,六年不见,悲喜交加,赶忙请安。

书说简短,到客厅,四爷细问:"你们爷儿几个都好吧?你爹呢?""我父亲来到这里,看得出来,他总是想家。他说趁此晚年,要阅尽人间春色,走遍大江南北,这次又出去一个月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回来?""这不一定。"四爷想了想:"这样吧,我去打店,等到你父亲回来。"四爷想的是,你们是大教人,离开我六年了,我还能要求你们跟我一块儿住时那样子,不可能啊。我住在店里,你们在家也随便。侯廷一拦:"四叔,您就住在家里吧,我们的家风依旧。"四爷一跺脚:"唉!"侯廷的意思就是,不是说跟您在一处,我们是不受洗礼的清真;离开您,我们照旧与跟您在一块儿时相同。您还记得,咱们这部书开头,海川和雍亲王下山东,火焚巢父林时,镇东侠杀牛宰羊款待乡邻,那时侯

氏昆仲都已年过古稀，还是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孝矣。

马四爷住了四十天，他也就明白了，其实大哥肯定在家，就是不见自己。他一想：我得罪哥哥，我老伴儿可没得罪您，干脆我回去把老妻接来，您一定得见面，那样我也就见着了，然后一同回家，事情圆满解决。于是四爷告辞，兼程并进，赶回卫辉府家中。四奶奶说："柳天志来了，他说见着你了，哥哥他们都在巢父林，你见着没有？"四爷长叹一口气："孩子我见着了，侯宝也去了。""果不其然，三年前他不辞而别，我琢磨他准是知道信儿了。"四爷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四奶奶点头答应，一商量，立即动身。您看，六年没回家，坐未安席，又返回去，这交友之道也算够义气了。可四奶奶得坐车，四爷跨车辕儿，把式赶车，马禄跟随，这一来人吃马喂，可就耽误时日了。

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巢父林。到侯家门前一看，老百姓鱼贯而行，都去侯家，门前白马素车，身穿孝服的人不计其数，男女老少都有，大门的门心贴着白纸，门垛上白纸黑字，上写"侯宅丧事，恕报不周"。搀着四奶奶下车，这时侯宝陪着侯廷侯杰出来，都是一身重孝，泣不成声，给老夫妻请安。四爷就懵了："孩子，谁死了？"振远哭着说："我父亲于月初去世。""哎呦！"四爷撒腿往里跑，见院内高搭灵棚，上祭之人不绝如缕，幡幢吊挂，当中停放棺木。四爷号啕痛哭："哥哥呀，一点小事，使兄长背井离乡，你我弟兄伯劳东去燕西飞。手足再相逢，除非鼓打三更，梦中相会。三寸薄板如隔峻岭重山，小弟追悔不及，终天抱恨。哥哥呀！"四爷痰堵咽喉，当时昏死过去。幸亏侯宝等人救护，四爷悠悠气转，手拍棺材，泪如雨下。侯杰扶着四奶奶来到灵前，四奶奶也是痛哭不止。哭了好长时间，侯氏弟兄苦苦相劝，老夫妻这才止住悲声。四奶奶问振远："你爹是怎么死的？"侯廷从头到尾一说，老夫妻又是泪洒胸前。

原来装病搬家一事诚如侯宝所说，是侯大爷嫌马四爷没有

真心待友,爷儿仨收拾东西,离开卫辉府。半路上,大爷想到巢父林风景优美,又非常清静,就告诉俩儿子,搬到山东。侯杰倒没说什么,侯廷就觉得父亲太固执了,然而家教甚严,侯宝有时敢说话,他们哥儿俩可不敢,只好听命而行。到了巢父林,一切顺心如意。三年过去,父子在山东打下根基,暗地里派人叫侯宝前来,又让他不准声张,侯宝这才来到山东。把四爷外出寻兄之事一说,大爷想: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他嘱咐三人:"你四叔总会寻到这里,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这么说,我从今天起,不去客厅,就在内宅休息。"所以四爷来时,开始看不出来,后来才猜到。四爷一走,晚上爷儿四个在内宅叙家常。侯宝敢说话,就劝大爷:您是哥哥,还不能容让弟弟么?学几招镢,您是剑客;不学,您也是剑客。为了这么点儿小事掰了交情,太不值得。侯宝也聪明,就猜到四爷告辞回家是去接四奶奶了。他又跟大爷说:四爷来了不见,四奶奶来了也不见么?再说,四爷一找就是六年,也那么大年纪了,不容易呀。侯宝说出这番肺腑之言,侯大爷恍然大悟。侯马复交,下回再说。

# 第二十一回　谢家滩二次立擂台

上回书说到侯宝破釜沉舟，相劝侯成。这一番肺腑之言，真可比相如之《凌云赋》，又好似郭震之《宝剑篇》，暮鼓晨钟，令人猛省。侯廷侯杰也是苦苦相劝。大爷沉吟半晌，没说话，让他们各自休息。老剑客这一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到这些年四爷夫妻对自己一家的帮助，尤其是照顾侯杰八年，含辛茹苦。兄弟六载寻兄，餐风宿露，偌大年纪，实不容易，足见真心。马骏为弟，已做到仁至义尽，我做哥哥的未免有亏。倘若弟妹来到山东，我若执意不见，有悖人情。看来种种事端，其过在我，悬崖勒马，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兄弟弟妹果真来此，我便一步一揖迎接到村口，向他们道歉，再回河南重叙旧好。想到这里，大爷恨不得四爷就在眼前，手足畅谈，以明心迹。这一晚，悔恨交加，不能入睡。直到天明，远寺钟敲，近村鸡唱，大爷才昏昏睡去，醒来日已上窗。侯廷侯杰练完功，见父亲没来，到上房一看，侯大爷这时就觉得头重脚轻，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老爷子暗叫不好，赶忙摒弃杂念，加紧练气，无奈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想洗心涤虑用功，就是做不到。

不到半个月，侯成形销骨立，日渐尪羸，可把侯廷他们吓坏了。想请郎中，侯大爷坚持不用请，只是心里念叨，盼望弟弟弟妹早日前来，好见最后一面，迟恐无及。这天晚上，侯成夜不能寐，扶床坐起，穿上鞋，披上衣服，一步步走到外屋，把屋门打开，来到廊檐下，抬头看天，见银河耿耿，碧天如洗，万籁俱寂，只有草虫鸣叫之声。忽然一阵微风吹过，老人家就觉得透骨生凉，双

腿发软,脚步踉跄,手扶抱柱,一阵喘息。侯成仰天长叹,想自己壮年阅历江湖,步履强健,现在却病体缠绕,二竖为灾,只恐难以长久。弟弟弟妹,快快来吧,使愚兄望眼欲穿,未了之事我还要拜托哪!气一短,心一跳,嗓子发甜,一阵痰嗽,可了不得!哇哇哇,吐血不止。侯廷他们跑进来,大惊失色,赶紧把老爷子扶到屋中躺下,侯成昏昏然不省人事。到天明请来郎中,仔细诊脉之后也是摇头不止,到前厅向哥儿俩道出原委:"老爷子武功臻于上乘,幼年之间有些小的病患都被武功克制。现在年迈,又兼过于劳心劳神,动了忧虑,百病趁虚而入,形成杂病,就是和缓在世、仲景重生,也很难起死回生。学生不敢下药,您另请高明吧。"连请几个郎中,都表示无能为力,侯氏兄弟哭泣不止。

又过了几天,这一日侯大爷眼睛睁开了,看了看床前的侯廷、侯杰和侯宝,很吃力地说话,元音失颤,声调沙哑:"为父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宝儿,我死之后,他们年幼,你要多多照看。"侯宝含泪答应。"振远,你四叔四婶来了,你要如实讲明,叫他们不必悲伤,免得为父九泉难安。还是把你母灵柩搬到山东与为父合葬,单立祖坟吧。至于你们的武艺……"老剑客说到这儿,回光返照,面目安详,与世长辞。哥儿仨放声大哭,亲视含殓,遵礼成服不提。

今天,马四爷夫妻来到,侯廷把经过一说,又是一阵悲痛。四奶奶稳了稳心神:"振远,应我两件事,我们帮助你们给你爹出殡;不应我这两件事,那就是你们心里没有叔父婶母,我们立刻回河南,就不管你们家的事了。"侯廷跪倒:"请婶母示下。""第一,把你母亲灵柩运来,与你父合葬,花多少钱都由我拿。第二,让你四叔收你们为徒,传授武艺。这两件事,你们能答应么?"侯廷一想,第一件倒没什么,这第二件没有父亲遗命,可又不能伤二老的心,于是以头碰地:"多谢叔父婶娘。"次日,四奶奶回家,择吉日起灵,运回山东,真不少花钱哪。您往后听,马四

爷还得花起灵钱，那就是秦鸣远起父灵回江西。再说这边一切善后处理完毕，四奶奶回家，四爷留下传艺，把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法传给侯廷，子承父业。惟有侯杰，脾气固执，不愿习武，四爷也不勉强。三年后，侯廷出师，四爷这才回河南。侯宝跟着回来，把房子出售，然后又回山东。剩下四爷一家，老两口一商量，搬到牛圈村去住了。

侯氏昆仲闯荡江湖，闯出名号，一个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一个是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可侯二爷这镢是跟谁学的呢？无巧不成书，哥儿俩在济南府结识了一个卖艺人，此人叫天罡手鲁普鲁星甲，他老师就是五台山静空和尚。静空自从败给马四爷后，回到庙里前思后想，很钦佩二老的为人，就嘱咐徒弟鲁普，得机会要在人家面前请教。静空传授给鲁普三十六式天罡镢和三十六手螳螂手，鲁普功夫确实不错。三人很投缘，依着侯廷的意思，让二弟拜鲁普为师学艺，可鲁普说什么也不答应，只肯代收师弟。这样，侯廷学螳螂手，侯杰练镢，足不出户十五年，弟兄功夫大长。鲁普得了重病，医药罔效，临死前嘱咐他们，不要提跟我学过艺，哥儿俩答应。葬埋鲁普后，哥儿俩再入江湖，终享大名。

今天马四爷信中重提旧事，并且告诉侯廷：我与你父几十年交情，怎会吝惜这一点武艺？无奈当年为师不能做主，如今我已为门长，将截刀传与你二师弟秦凤，将地行镢传与你三师弟秦燕，皆是大教人，使你知为师非吝惜不教也。我很想念你们弟兄，倘若能来，可到卫辉府牛圈村找我，到时候一家团聚，其乐融融。镇东侠见书信思旧情，何能不痛？当着众人把侯马绝交之事讲明，闻者动容，二爷侯杰也泪如雨下。

海川一看，赶紧解劝：“事情已然过去，现在总算烟消云散了，且喜事已讲明，不能心存芥蒂。陕西事完，我陪二位哥哥去卫辉府探望二老，以表孝心。好在鸣远贤弟至此，昨晚力胜泥小

鬼,乃少年豪杰,二位哥哥应该高兴才是,赶紧过来见见吧。”侯老侠收起书信,破涕为笑,鸣远跪下磕头,见过两位兄长。见礼已毕,鸣远也把自己的来意说明,大家方知原委。钦差又命张方带亲兵将段氏弟兄押到村口,就地正法。老庄主谭望一抱拳:“大人,您在山中被困时,胜老庄主有意攻打藏峰岛,怎奈草民这里大船未能造完,张上差出了个高明的主意,在谢家滩立擂,明着为女选夫,暗含着攻打藏峰岛,此为假途灭虢之计。这事已传扬出去,草民想趁大人出山之机,于谢家滩二次开擂,恳请大人恩准。”年羹尧十分高看谭望:“老庄主所谈之事,本钦命一概照准。本钦命不但要亲自弹压,而且奉请众位老少英雄到擂台助威。”当即决定,五日后开擂,马上通知林知府,关津隘口张贴布告。由于钦差出面,擂台前不准百姓观战,只许在东西角门外远观。商定擂台上除二位姑娘外,由谭望、于廷、柳飞熊、苗泽、普妙、张鼎,以及刘俊、张方、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十四人为擂官。擂台下放两张桌子,坐着四位,就是吕留良、秦鸣远、孙茂昌、王泰来。对面看台上保护钦差的是冷镇、慧斌、任元、欧阳钧、秋田、司马空、侯振远、童林和司徒朗。二爷侯杰带谭英等人保护公馆,胜裕坐镇行营。分派停妥,就等是日厮杀。

消息早传到金龙川,杜志远立刻进山禀明陶源。陶源派人打探明白,暗地调兵遣将,欲背水一战。到了正日子,这天五鼓,陶源到后山一字并肩王府,请来循环道长贺清虚和金顶犽赛元霸胡千里,以及云台剑客燕普、杜清风、燕雷、杜志远、赵登、赵亮、张普、吕猛等人,各带军刃,坐船出山,直奔谢家滩。到地方,陶源他们先绕擂台一周看了看,燕普这次很放心,见茶摊远离擂台,心说:我师弟今天不论输赢,不会再掉道冠遭奚落,为人取笑。书说简短,陶源他们标名挂号,到看台上坐下。这边钦差大人驾到,群雄保护,各就各位。后台二位姑娘也到了。张方同谭

于二老一商量，可以开擂了。二老来到台口，谭望一抱拳："众位乡亲，上次在下为女儿招亲，呈请官府立擂；这次经年钦差批准，二次开擂，请乡亲们奋勇登台。"于廷则点手唤过杨小香，然后二老退回去。杨小香一抱拳："乡亲们，我叫插翅鹤杨小香，我练趟功夫，就算开擂了。"跟着一下腰，练了一趟长拳。拳经有赞为证：

双手垂胸到两边，膝间横下铁门栓。金盆落日冲天现，望月推窗在眼前。

铁牛耕地须着力，翻身踹倒太行山。背解红罗须盘肘，斜身绕步捡金钱。

只见杨小香伸手如瓦垄，攥拳似卷饼，腰如蛇形目似电，拳似钢锤腿如钻。这趟拳四明见线，一口气打完，气不涌出，面不改色。角门外的百姓们齐声喊好。小香一抱拳："有挂了号的朋友么？请上台较量。"话音刚落，从东看台上下来一人，长腰上擂台，报名叫庞伯远，就是长安城的人。二人交手十几个回合，庞伯远立功心切，招数使老，被小香一个切掌，打到后背，庞伯远应声而倒，脸一红，下台了。

这时，西看台有人上来，一个大个儿，报名吕猛，人称旱地行舟赛霸王，是剑山的站殿将军，前文书说过他。吕猛气喘如牛，攥紧捣蒜钵相仿的拳头，泰山压顶，挂定风声就打下来了。小香上左边划右步，右手一立，穿他右臂的外边。小香这一招虽然穿上了，感觉就像铁柱子相仿，没问动。吕猛右臂一翻，就抓小香的脸，跟钢钩似的就到了。小香赶紧躲闪，稍慢了一点儿，擦着肩头就过去了，好险！这时，早有老侠客张鼎飞身上擂台："哈哈哈，朋友，好功夫，我来讨教。"小香吓得心嘣嘣直跳，立刻退回。吕猛这气，眼看就要人前显耀，鳌里夺尊，被这老头子给搅了。"你是何人？""镇江瓜州张家庄风流侠张鼎。""呸！着打！"举拳就打。老侠并食指和中指在他内关穴上一点，"啊！"

吕猛弹弦子了,直甩搭手腕。老侠翻身踩子脚,将他踹躺在地。吕猛半天才爬起来,臊眉搭眼跳下擂台。

陶源大怒,一旁站起跨马登山赛孟贲张普。前文书说过,他跟吕猛这哥儿俩交情最好。张普不服气:“副帅,末将愿往。”“本帅看你立功。”“遵命。”下看台上擂台,通罢名姓:“看拳!”窝里发炮,就是一拳。张老侠久经大敌,阅历宏富,借劲儿使劲儿,全凭以巧破千钧。他往左一跟右步,借他的力量,一捋他的手腕,顺手牵羊,往前一带,张普就是一个大马趴。老侠客用手点指:“本应取你性命,老夫有好生之德,暂寄你项上人头,逃命去吧。”这哥儿俩败了一对儿。

谭桂林站起身形:“副帅,您给我看着点儿。”“桂林多加小心。”“不劳副帅挂怀。”一按栏杆,飘身下来,飞身上擂台。张老侠伸手把扇子扽出来:“阁下何人?”“四川谭桂林。”“请。”谭天回手拉剑,两人各自看住门户。谭天剑走绣女穿梭,奔老侠的哽嗓,张鼎往右一划步,照谭天肩井穴上就打。谭天用剑一截,剑走扫堂,老侠迈步过去,控扇子推髯观看。谭天剑往前推,剑尖儿冲下,剑诀一搭手腕,钓鱼式。二位彼此道请,这一打上,全都施展平生所学,就听台板吱吱作响。转眼三十回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苗泽一看,替兄弟担心,迈步上前,高声说话:“谭侠客剑术精奇,子美贤弟武艺绝伦,二位且请住手。”张鼎纵身出去,铁扇子别好:“谭侠客,现有常州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前来讨教,张某失陪。”谭天一看苗泽,嗬,真是好人样儿!中等身材,四方大脸,碧目虬髯,红发红眉,跟判儿长的一样。按我国传统的说法,判儿是神,判官是鬼,这可不一样。

单说苗老侠亮出红毛宝刀,背够一指,刃才一丝,锋利无比,端的是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刀也好看,人也威风。苗泽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单刀看手,双刀看肘,他左手在前边一探,微翻碧目。谭天不敢怠慢,仙人指路,落左步上右步,剑诀一晃,剑走

顺风扫叶，奔苗爷脖子。老侠怀中抱月，把刀一立，谭天不敢碰，剑往回撤。老侠反臂倒劈，寒光一闪，刀就到了，谭天赶忙闪身，二位斗在一起。苗润雨三十六路天罡刀，扇砍劈剁，刀招展开，脚踩八门，大褂兜风，如穿花蝴蝶；谭天不敢疏神，剑招走起来，如风摆杨柳。二人斗了三十多个回合，老侠刀走扫堂，挨着台板，刷的一下就到了，谭天脚尖一点，长腰起来。没想到老侠猛虎归窝，扫堂刀又回来了，正好他往下落。苗爷要是砍他，谭天双脚难保；苗爷一抽刀，拉了个败式，收招停住。谭天脸一红，宝剑还鞘："苗老侠手下留情，谭天告退。"

谭天一走，西看台飞身上来一人："无量佛，山人与你比试。"正是杜清风，回手拉剑，恶狠狠对准苗泽顶梁就击。苗爷闪身躲过，急架相还。杜清风宝剑招数加紧，苗爷不是对手，只有招架之功。这时旁边有人说话："润雨，你先退下，老朽会会这老杂毛儿。"说话的正是老剑客铁爪神鹰柳飞熊。苗爷一退，柳爷一托胡子："道爷，你是真正的老杂毛儿哇，来吧。"看热闹的来个敞笑儿。杜清风也不答话，举剑就刺，柳爷不躲不闪，伸手就抓，吓得杜清风赶紧撤回来。柳爷右手立掌，挟着一股劲风奔顶梁，杜清风躲过去，二人动上手了。也就在二十个回合，杜清风捧剑就扎，柳爷上右步一躲，伸左手反臂打他的踝子骨。杜清风横着一跳，倒是跳过来了，可柳爷右手夜叉探海，正到杜清风的头顶。杜清风一缩脖儿，柳爷手指一弯，正把道冠抓住，嘎吧一下，硬把粘着的道冠给掰下来了。老道疼得一龇牙，柳爷喊："杜清风，你是假老道哇！"杜清风一捂头顶："无量佛。"狼狈而逃，下擂台，上西看台。老百姓不明白，这骂："嘿！你是和尚，冒充老道，还打擂哪！"把老道臊得，有个地缝儿都能钻进去。柳爷大笑："谁要你的破道冠！"说着，一甩腕子，这道冠带着一绺头发，直奔杜清风的头顶，啪！正拽在他的脑袋上。杜清风一捂，还真巧，正捂上。这擂台离看台有三四丈，柳爷手头真

有劲儿。老百姓哈哈大笑。

柳爷站在台口,脸冲西,猛然身后上来一人,正是镇海鳌杜志远,手举短把牛头镗,照定柳爷后腰就戳。老剑客回身一拍,噹!双镗落在台上。柳爷右手照着他的后背,一掌把杜志远砸了个嘴啃泥,老人家这就脸冲东了。没想到西边又上来一个,野飞龙燕雷,擎日月双轮照老剑客后背就扎。柳爷喊了一声:“来得好!”身体又转回来,用袍袖一掸,仓啷,双轮就飞了。紧跟着,左手反臂撩阴,正是小肚子上,把燕雷打了个仰面朝天。小节目叫手抓道冠,一式败三杰。擂台下就开了锅了,连年羹尧都笑了。后台于廷一看,台上有柳爷,万无一失了,就嘱咐秀娘和秀英:“你们上轿回家吧,这里的人足够用的。”姐儿俩答应,上轿回去不提。

再说云台剑客燕普一看,脸上挂不住了,下看台上擂台。燕普想的是,上次柳飞熊一露面,是我叫大家走的,陆恒还很不乐意,言外之意是我惧怕于他。我今天倒要登台会会铁爪神鹰。“无量佛,柳檀越,想不到你归隐多年,又东山再起。请你亮军刃,燕普讨教。”柳爷托银髯哈哈大笑:“老夫一生在江湖路上阅人甚多,从来不懂使军刃。燕普,你也不例外,进招吧。”燕普其实也明白,即便人家徒手,自己也不一定行。“无量佛,山人无礼了。”剑诀点面门,宝剑走玉带围腰。柳爷上右步抬左脚,一蹬燕普的右臂,燕普一闪;柳爷左脚扎根,又抬右脚踹燕普的迎面骨,燕普捌腰出去。这二位动手,柳爷的份儿大,处处欺着燕普,燕普不敢疏神大意,施展矫捷的身法,小心翼翼。两个人动手到四十个回合,台下的秦鸣远几次要登台,都被大先生拦住了。吕留良知道鸣远武艺不错,胜燕普绰绰有余,但你如果一说替父报仇,燕普的一成本领可当十成用;你想杀燕普报仇,则你的十成本领只能当一成使。正因为如此,大先生劝鸣远稍安毋躁,仔细观看燕普武术的来龙去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届时猛

鸡夺嗉，一战成功。鸣远只得强忍悲愤，注目观看。

这时柳爷下腰扫堂，燕普飞身一躲，剑奔脖项。柳爷褪头一躲，燕普剑走空了，他就势右脚起来踢柳爷，是招撩阴脚。柳爷右脚往自己左脚后面插，左手一抓燕普的膝盖，右手一攥他的腿腕，正把他的右腿攥住。当然，燕普可以用右手剑刺柳爷，但老剑客武艺超群，招数有了，手一用力，燕普半身发麻，右手剑就慢了。柳爷双手一抖："嗨！"把燕普从台上给扔下去了。燕普一个云里翻的跟头，脚步趔趄，差点儿摔倒在地。燕普站在台下，呆若木鸡，心里一阵难过，想自己偌大年纪，行走江湖，从未落过下风，今日众目睽睽之下，实在难堪。上次擂台被于秀娘把步眼挤乱，此次又遭此大败，真无面目见人。小节目二度燕云风。其实像这个就该知难而退，迷途知返，悬崖勒马，远走高飞，苟且偷生于人世，还不算失英雄所为。可燕普尚且留恋，不知悔改。您听吧，他这就快完了，最后只落得身败名裂。

金顶犼赛元霸胡骏，一提跨马双拦。书中交代，这对军刃是浑铁打造，就是马镫，拴镫绳的地方有核桃粗细二尺四的铁把，有挽手灯笼穗儿。胡千里一举铁马镫，飞身上擂台："柳飞熊休得猖狂，金顶犼赛元霸胡千里前来会你！"黑脸一沉，好不怕人。柳爷大笑："胡千里进招来！"胡骏涮双拦，盖顶就砸，柳爷晃身躲过，抡双掌还招。这胡千里双拦挂定风声，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尽管初入江湖，却是小试锋芒；柳爷老于江湖，武术超人。二位扭作一团，绕作一处，难分轩轾。

正当众人聚精会神地观战时，就听东角门有人喊："黑炭头，别逞能，爷爷揍你！"柳爷纵身出去，胡千里控双拦一看，是个瘦小枯干的人，一身土黄布裤子汗褟儿，腰里扎着褡包，别着一个蓝包袱，扳尖靸鞋；面黄肌瘦，冲天杵的小辫儿，两撮黄胡子，黄眼珠滴溜乱转。东角门拉着一头小黑驴儿，黢墨乌黑，七层毡子软屉，两只铜镫，皮镫绳。拉驴的是个老头儿，中等身材，

顶都谢了,皱纹堆垒,长眉朗目,面如晚霞,鼻直口阔,一部银髯飘洒胸前;古铜色的纱袍,肋下佩剑,古铜色的中衣,寸底福字履,拈银髯笑容可掬,不亚如商山四皓、皤溪子牙。柳爷很高兴,前边是黄病童子苗吉庆,后面拉驴的正是云龙九现周浔。吉庆一露面,南侠、北侠、镇东侠和海川他们看着他眼熟。当年北高峰海川献艺贺号,大家都喊好,有人喊不好,就是吉庆。其实当初是海川巧赢一招,因为吉庆看不起海川,一大意,输了一招。论本领,三个童林也不是一个苗吉庆的对手。周浔师徒赶到,苗吉庆这才要上擂台,童子斗元霸,火烧擂台!

# 第二十二回　年羹尧遇险葫芦峪

五挡英王，咱们提到过周浔师徒，他们出来捉拿净街罗汉潘豹，一路上明察暗访。这天爷儿俩走到蓝田县境王家寨，天交初鼓，突然发现一条黑影，正是潘豹。原来潘豹逃亡在外，一直靠打把式卖艺为生。走到王家寨，这里的大户王志武喜好武艺，见潘豹武艺不错，就想拜他为师。他哪知道，这等于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幸亏他哥哥王志文深思熟虑，劝弟弟断绝和潘豹的来往。这一来惹怒恶贼，今天晚上要杀人劫财，正让吉庆赶上。吉庆飞身下房："恶贼潘豹，这场官司你打了吧！黄病童子苗吉庆来也！"就见屋里灯一灭，吉庆知道他要跑，飞身上北屋。潘豹从后窗跳出来，撒腿往北跑，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吉庆亦步亦趋，加紧追赶。潘豹见势不好，钻树林跑了。吉庆没办法，找到师父一商量，既然潘豹在此露面，索性就进长安吧。师徒二人到长安一住店就听说谢家滩立擂的消息了，周老剑客转念一想，此事必和藏峰岛有关。于是师徒住了一日，第二天立即赶到谢家滩，挤进人群，正瞧见柳爷大战胡千里。

单说黄病童子飞身上擂台："柳三叔，您好哇，认识小侄么？""哈哈哈，前四十年就认识你了。爷们儿，你师父家里不错，怎么吃的不好，四十年还没长肉哇？""三叔，我长不了肉了，您瞧我的吧。"说着话，一伸手，包袱皮打开，往腰里一围，左右一分懒龙锤。他这锤就是一条龙，锤头是龙头，头里还有两粒钢胆，一摇嘎楞楞直响；锤把是龙身子；攥着龙尾。"黑炭头，认识俺苗吉庆么？通上名来！"胡千里一分双拦："哎，小……"刚要

叫小孩儿,一看有胡子。“小……老头儿,我名胡千里。”“好小子,认得我这锤么?”“不认识。”“告诉你,叫懒驴愁。你是懒驴,瞧见我这锤就发愁。”千里大怒:“苗吉庆嘴尖舌巧,接拦吧!”流星赶月,挂定风声,盖顶就砸。吉庆双锤往上崩,耳轮中就听噹!火星乱冒,青烟乱飞。“好小子,行啊,有点儿劲儿。”懒龙锤横风扫月,够奔千里左太阳穴就打。胡千里跨马登山,上右步,双拦一搭,往外就磕,噹! 又一下。吉庆抽双锤,泰山压顶往下砸,胡千里提双拦招架,二人打在一起。他们俩都是力大无穷,身法又快,军刃相撞,叮当乱响,碾得台板吱吱直响。

二人眨眼间就是三十个回合。胡千里想:这姓苗的招数也好,力量也有,我胜他费劲。我要用拦把他的锤头套上,他可就输了。于是他就用双拦找双锤,但套左套不上右,套右又套不上左。这下吉庆看出来了,心想:小子,那你就套吧,我让你套。千里双拦一捅吉庆的前胸,吉庆双锤一立,往上一支,嘎楞,正把双锤套上。千里一用力,双拦往下压,吉庆也是一样,这下四条军刃就咬上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千里丹田用力,顺着脊梁往上来,叫三车拉上昆仑顶,达于两膀,聚于掌心:“嗨! 开——”吉庆黄眼珠一转,脖子一挺:“不开!”千里没问动。两个人在台上转了一个圈儿,台板嘎吱吱直响,都往下弯了。胡千里二次用力往外崩,他惦记把吉庆的双锤崩飞:“嗨! 开——”吉庆一瞪眼:“不开!”又是一个圈儿。胡千里第三次用力,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双手一分:“开呀!”二人的军刃咬着哪,这回吉庆把双锤一立:“你要开就开吧。”这一下,千里的双拦左右分着,从锤头上划出来了,他用力太猛,往后一仰身。苗吉庆双脚一踹台板,一个撞羊头,气贯顶门,照千里胸前就撞上了。胡骏撒手扔拦,大吼一声:“哎呀!”咕嗵! 一个大仰壳,当时闷死过去。

贺清虚施展燕子三抄水,上擂台,把千里左边的鞋和袜子扒下来,左手提大脚指,右手拍打涌泉穴,打了十几下,“哎呀!”

噗！这口鲜血才吐出来。贺清虚心疼徒弟，搀着他在台上这通遛，好半天才缓过气来。陶源派人上台打扫血迹，用软布兜把他连人带军刃搭回藏峰岛。单说道爷用手点指："檀越，你用此阴险之招，并不光彩，山人讨教。""你就留神吧，还有更阴险的招呢。"这时，台下有人喊："吉庆，你别都给包圆儿喽，给师父留一个解解闷儿！""师父，我宰这杂毛儿跟您宰这杂毛儿都一样啊。""还是我来。"您听这爷儿俩说的好像都是废话，其实不然。吉庆知道贺清虚的身份和能为都比师父高一些，故意这么说，为了激怒老道，好让师父赢他。吉庆下擂台，到角门拉过驴，飞身上驴，照驴屁股就一巴掌。这驴还真怕他，翻蹄亮掌，跑下去了。

按下吉庆暂且不表，单说周浔上擂台，回手拉剑："贺道爷，久违了，周某有幸，前来领教。""无量佛，周檀越，山人奉陪就是。"一控宝剑，二人彼此道请。周爷右步一上，灯笼穗儿一晃，伸右手剑督点太阳穴。贺清虚并不躲，因为周爷的招数里还套着招数哪，只要一躲，手腕一带，剑走顺风摆旗，自己就被动了。贺清虚是大行家，剑走里剪腕，魁星点元，直奔面门，周爷封招撤步，二位打上了。只见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寒光剑影，道袍长衫兜起风来，如同穿花蝴蝶，看得人眼花缭乱。三十个回合一过，周爷不往里进招了。于廷就问柳爷："您看周老剑客如何？"柳爷一摇头："难以取胜这个老道。"张方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个牛鼻子老道如此厉害，不如我拿迈门弩吓唬吓唬他。张方伸手把弩掏出来，高声喝喊："老道喂，小心迈门弩！"就这一嗓子，不光贺清虚害怕，周爷也害怕：你打不着贺清虚，再打了我。贺清虚一琢磨：迈门弩乃我道门镇观之宝，在师兄欧阳修之手，岂能随便给人？这个蚕豆精是谁呀？他冷眼一看，果然是迈门弩。

就听张方说："杂毛老道，我叫病太岁张方，我老师就是欧阳修。他把迈门弩送给我，就是让我来管你们这些不守教规的杂毛老道。"他说着往前一推："打！"贺清虚和周浔各自纵身出

去。张方哈哈一笑:“杂毛老道别害怕,我还没打哪,叫你留点儿神!”台上又打在一处。张方一甩腕子:“打!”二人又蹿出去。“无量佛!”“我要打还没打哪!”如此一来,周爷明白了,这孩子是为了叫贺清虚分神,成心叫我赢他。想到这儿,周爷毫无顾虑,加紧进招,贺清虚只好躲闪,不敢还招,可就被动了。

台上打得热闹,谁也没注意,两个角门看热闹的人都没了,喊声也听不见了。眨眼间,从两个角门处,浓烟烈火就被风卷进来了,整个擂台四面八方火势骤起。老剑客冷镇正在钦差身后,见势不好,一捧年羹尧两肋,带着他蹿下看台。群雄也纷纷跳下来。再说贺清虚,知道是陶源的纵火计,来到台口,飞身纵起,脚蹬罩棚,用剑一划,席就破了。他长腰钻出,三蹿两蹦,逃出火场。其实群雄中不少人也能这么走,但钦差不成,谁也不肯走,四处寻找出路。书中暗表,这正是陶源的火攻计。他派遣五百兵丁换上百姓衣服,各挑柴草,趁道爷动手之际撤出擂台,先打发百姓逃走,随后堵住角门,四面点火。华廷志、华廷方负责接应,率领三千兵丁,各持弓箭,只要发现从火场逃出来的,一概射杀。陶源这条计使得还真不错。

再说苗吉庆骑着龙种兽,跑得正高兴,猛回头见大火已起,喊杀连天,心说:坏了。他催动小驴,似箭离弦,回到火场外,飞身下驴。看兵丁包围火场,他也不言语,亮出懒龙锤,从后面就兜杀上了,噼哧啪嚓,一死一片,不大工夫打死好几十人。他别好锤,把死尸提起,往火上砸。不一会儿,火往四外烧,被死尸砸得冒烟。可巧大家寻到西北,司徒朗就喊:“众位,从这里蹿出去!”大家一个个纵出火场。大先生吕留良背起钦差,左有柳飞熊,右有周浔,后有冷镇,老四位齐心协力,把年羹尧救出火场。

众人逃出火场,早有人禀报陶源,他勃然大怒,带人就追。老少英雄一行沿江往南逃,紧靠大江有个山口,年羹尧说:“海川,我们快进山口!”这山口两边就是白沙江,江水滔滔,浊浪滚

滚。山口足有三丈多宽，里面都是一人高的荒草。众人一进山口，看着不像是有人走过的样子。于大爷喊："众位老少爷儿们，使链子家伙的把山口挡住！"说着，自己亮出链子鞭，大和尚慧斌亮出十三节墨鱼骨鞭，任元和刘俊亮出链子鞭，欧阳钧亮出链子钺，把山口堵住。陶源追到切近，传令："攻进山口！"令下如山倒，几千兵丁势如潮涌，喊杀连天，各持刀枪，往上就冲。群雄挥动军刃，一场混战。这些兵丁岂是群雄对手，死伤甚众。陶源这等于驱犬羊入虎口，连冲三次，大败而回。山口的尸体横躺竖卧，堆积如山。

单说年羹尧到山里找块石头坐下，喘了口气，四下一看，只见西南东三面是山，怪石嶙峋，山谷里都是荒草，无路可寻。"海川，你看北面山坡上的大石上写着红字，此处叫葫芦峪，我看不像有人走的道路。陶源如此猖獗，势必追杀于我，我若离开此地，敌围必解。我想第一是离开这里，第二是有人去三庄报信，叫胜老庄主出兵抄敌人后路，也可解围。海川，你去探探路。"童林答应，脚下加快，整整绕了一周，回来说："大人，咱们进的这是死山口，并无活路。"还是司徒朗，目如鹰隼，往西边一瞧，用手一指："西边山坡稍矮，也不十分陡峭，咱们从这里走。"说着，老爷子就往西了。南侠搀起钦差，穿着荒草来到山坡下。老侠客连拉带拽，请大人爬山。年羹尧大汗淋漓，可为了逃命，只好狠命爬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山头。年羹尧往下一看，真是眼晕，见白沙江水声如牛吼，波涛滚滚，拍打江岸，隔江就是藏峰岛，好像这江水冲击的是山下，一失足就会跌入大江。

歇息片刻，众人往下爬，上山容易下山难，还亏得有点儿坡度。司徒朗在最前边，他往下一看，见不少兵丁每人带着一张弓和三支火箭，正往上爬。这时，侯老侠也看见了，就明白了，这一定是陶源派他们爬上山头，往谷里放火箭，烧死我们。侯振远稍一沉吟："哥哥兄弟，咱们敛石头，每人一堆，用石头往下打。上

打下,不费蜡。”这一来兵丁可苦了,群侠又有力又有准儿,照定他们的头顶上就砸,这些兵卒叫苦哀哉,砸死的、摔死的,纷纷坠涧投崖,死伤不计其数。

众人边砸边往下冲。原来白沙江的江坡离山有两丈多宽,司徒朗已经看得真而且真,山下兵丁都满了,刀枪高举,耀眼生寒。老爷子把心一横,一合双轮,大喝一声,飞将军从空而降,就跳下来了。老爷子一分双轮,真玩命了,嚓嚓嚓,仓仓仓,分开军刃,脚扎实地;双轮再一抡,扎死七八个。没有司徒朗拼命,抢占一席之地,钦差根本下不来。这时,几位老侠保着年羹尧下来一看,这地方实在危险,往南没有道路,往西紧靠大江,往北小路有陶源。陶源此时已得着报告,又气又急,传令攻杀,不准放走年羹尧。陶源派人堵住山口,亲自率领队伍往江边杀来。就在这千钧一发、危险万分之际,陶源就听后面锣声响亮,三千三庄乡勇,当中胜裕,左有苗吉庆,右有侯杰,后面段灯和焦氏双侠喊杀而至。陶源就是一愣。这时,眼前白沙江内水如鼎沸,哗——一根水柱从江里冒了上来。兵卒们吓坏了:“那是什么? 水怪来了!”从水里出来一人,正是回天道长古玄真。

书中交代,古道爷没出山,依然在山里隐蔽。今晚他刚出来,就被人发现了。道爷无法,慌不择路,钻进山洞,可人家弓箭手立刻就把洞口堵住了。道爷只好往里钻,好在山里都是活山孔,他身体又细长,不累就钻,累了就歇,钻了一夜,总算爬出洞口。他一瞧,四面环山,下边是水,再看自己身上沾了一身绿苔泥土,干脆下去洗洗。道爷纵身跳入水中,等跳下来就后悔了,我怎么回去啊? 道爷一想,车到山前自有路,先洗吧。头冲下,脚冲上,踹水下沉,足有八丈,然后摇头换气,二次下沉,足有五丈,这水还是湛清,看来还深着哪。道爷水性就到这里,不敢再往下沉了,就扒着底下的山石走。他不明方向,其实是往东南来。走着走着,他感觉前面的吸力越来越大,这水被吸得全往东

南流，道爷就知道有危险。但他还是试探着往前，结果一把没抓住，被水裹着就冲出来了，身不由己。道爷暗叫不好，觉着眼前一黑，很快又一亮，他浮上水面一看，已经出了藏峰岛。隔岸的葫芦峪喊杀连天，陶源的身后还有三庄兵丁。书中暗表，其实这是陶源修的一道泄洪闸，是他自己万不得已逃跑的所在，结果被道爷误打误撞，逃了出来。道爷知道自己亮剑上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干脆吓唬他们一下。道爷运气发力，双手一搅，这水被摧得往起涨，足有一丈多高，水往下落，人往上钻。

道爷这一手，可把陶源吓着了，立刻传令："撤进山去！"兵丁人无战心，士无斗志，顺江岸跑了。这边道爷上来，见过大人，大家合到一起。原来苗吉庆见师父他们撤出擂台，被陶源追得落荒而走，赶紧奔行营，恰巧又遇上了从公馆来探听消息的侯杰。于是，老庄主派赵环赵胜紧守行营，自己调齐三千人，率众支援，现在总算化险为夷。不表胜裕他们回营，单说年羹尧一行回到公馆，自有谭望派人处理善后不提。这二次立擂就算结束。您往后听，还有三次立擂，五剑返元。

休息数日，钦差请来胜裕："现在老少群雄都在，士气正盛，不如择吉日打岛，老庄主意下如何？"胜裕点头，就定于明日三打藏峰岛，请老少剑侠助威捧场，这次连于大姑娘都请了。次日五鼓，钦差率领男女老少群雄，来到行营，胜裕陪着到水师营，登上大船。胜老庄主把令旗一摆，锣声响亮，提锚链鼓噪而进。那边万龙藏峰岛也出兵了，英王和西安侯都在船上。前两次打岛，西安侯不出来，因为他反迹未明，现在已然挑明了，他也无所顾忌。于秀娘对允禵可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您记住这件事，后文有用。

两方阵势对圆，作战大船停稳，陶源派将："哪个登舟会战三庄人侵之敌？"旁边有人答言："末将愿往。"正是野飞龙燕雷。"燕将军多加注意。""遵命。"燕雷怀抱日月轮，上小船往前来，

长腰上大船,站在船上:“呔！三庄乡勇听真,哪个不怕死,会会俺燕雷!”燕雷这一报名,鸣远心中一动,才要上战船比武较量,引出一段野马分鬃锤,锤震燕云风!

# 第二十三回　白沙江三打藏峰岛

燕雷叫阵，通报名姓，这一来给鸣远提了醒："胜老庄主、众位前辈，这人叫燕雷，不知他是燕普何人?"侯老侠说："师弟，此人武艺不错，生性刁顽，他是燕普的弟弟。"鸣远一听，转身对胜裕说："晚生欲战燕雷。""少剑客请。"鸣远捧双镢上小船，刷拉拉往前走，飞身上大船："燕雷何必口狂，某家来也!"燕雷上下打量鸣远："既要交手，请通名姓。""中流砥柱抗山河秦鸣远。""无名小辈，休走看轮!"月照云龙，直奔顶梁。鸣远一低头，右脚顺着左边往前插，右手镢矬腰扫堂，燕雷点船板往起一蹦，迈过右手镢。鸣远往左面回头，横风扫月，正是燕雷的迎面骨，鸣远是想把其双腿打折。可燕雷武功确实不错，噌的一下，二次蹦起，躲过左手镢。可鸣远的右脚起来了，正是燕雷胸前，这一脚踹了个结结实实。燕雷撒手扔轮，躺在船上，就觉着心口窝一阵剧痛，嗓子眼儿发腥，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溅在胸前。也就是鸣远这几天总跟大先生吕留良在一处，受其谆谆教诲，宽仁之心受到感动，不然燕雷性命难保。陶源派人把燕雷搭进山去，船只扫净，军刃捡走不提。

鸣远怀抱双镢："藏峰岛人听真，我秦燕此番登船，原为找云台剑客燕普报杀父之仇。燕普果是英雄，速登战船，与某决一胜负!"鸣远这一点名唤燕普，老道蒙了:这小孩儿是谁？我什么时候杀他父亲了？燕普脸色一变，刚要站起来，杜清风过来："无量佛，哥哥，这娃娃口口声声欲报父仇，不知他是何人之子，但一合脚踢燕雷吐血，看来非寻常之辈，待小弟前去。""多加

小心。”

杜清风来到战船，鸣远一看，用镢点指：“你不是燕普，因何前来送死？”“无量佛，战败杜清风，老仙长不唤自至。”“燕普是你何人？”“山人的师兄。”“进招来吧。”杜清风左手剑诀一点，右手剑奔鸣远脖项就抹。鸣远依然往左划右步，矬腰扫堂，擦着船板，冷飕飕挟着一股劲风，照老道的迎面骨打来。杜清风脚尖点地，纵身迈镢。方才鸣远打燕雷是退步连环，现在是进步连环，任何人也难以逃脱。鸣远右脚扎根，上左步猛虎寻窝，镢又回来了，右手镢正抽在杜清风的腿肚子上。“无量哎佛哟！”杜清风往前一栽，咕嗵摔倒。鸣远一想，我爹哥儿四个都死于燕普之手，只杀他一人不算报仇，干脆我把这老道也弄死吧。鸣远刚要举镢，战船上下来人了：“无量佛，娃娃休下毒手，燕普来也！”燕普虽然不知道鸣远战胜陆恒，但见燕雷一合败北，准知道师弟也不行，于是提前上小船到近前，果然杜清风一合即输。

燕普登大船：“娃娃，你口口声声要报父仇，但不知你父何人？”“我父秦治明，弟兄四人皆被你所杀，今日小爷要报仇雪恨！”“无量佛，不错，你父他们是为贫道所杀。但他们在剑山多年，王爷十分重用，不想胜裕刚刚打岛，他四人即心怀叵测，以身事敌，倒反剑山。为人谋而不忠，与友交而不信，死有余辜。前车既覆，后车焉能再蹈覆辙？你真是不识时务的黄口孺子！”鸣远浓眉直立，虎目圆睁：“呸！我父弃暗投明，何异韩信归汉？秦某身为人子，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燕普，你纵有如簧之舌，想脱一死，除非日从西起。拿命来！”说着，双镢走底盘就到了。燕普亮剑，点船板，剑奔顶梁，红云捧日，鸣远接架相还。这二人一动手，招数加紧，招招致命。真就应了大先生的话，鸣远急于求成，冒险进招；而燕普连施换手剑，剑招又急又快，反正是豁出去了，要拼个鱼死网破，鸣远无法速胜。苗吉庆看在眼里，跟周老剑客说：“师父，您看秦大兄弟赢

燕普费劲，我上去吧。”周爷摇头：“吉庆，你也够呛啊。”这时，三爷张鸿钧说：“周仁兄，您叫吉庆上去吧，他正走运呢，一定能够战败燕普。”周爷点头，吉庆亮出懒龙锤，来到大船上：“秦大兄弟，你起来，我替你报仇。”鸣远纵身出来：“苗老哥哥，请您在旁边瞧着，等小弟败了，您再替我。”“兄弟，哥哥我来，我要宰不了他，回头你宰我。”鸣远一听，这叫什么话啊，只好退下。

苗吉庆一摇锤：“燕普，快把杂毛脑袋伸过来，我给你拍碎了，不就得了么？”燕普这气：“苗吉庆，休要口出狂言，山人与你决一死战！”“看锤吧！”锤挂风声，插花盖顶。燕普抬头看，上右步平沙落雁，剑奔吉庆左肋。吉庆涮左手锤砸剑，右手锤单锋贯耳，二人打在一处，真是以死相拼。吉庆没有压力，双锤舞动如飞，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他一边动手，嘴还不闲着：“杂毛儿、牛鼻子老道，爷爷要知道你杀了我兄弟的父兄，在陕南大道我就宰你了，让你多活这么长时间，我都对不起阎王爷。好小子，真叫我费力气呀！”二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群雄都挑大指称赞吉庆，海川也明白了，他虽然其貌不扬，功夫确实好，自己在灵隐寺胜人家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书归正文。再说此时燕普剑奔吉庆脖子，吉庆弓左步褪头一躲，他久经大敌，准知道燕普要用换手剑，一矬腰，这回燕普上当了。燕普上右步，剑奔吉庆脖子，吉庆弓左步一躲，燕普连人带剑往左边转了个半圆圈。现在吉庆和燕普是同一方向，燕普身后是吉庆，燕普还要用右手持剑发招，他就必须转过身来，可他又知道吉庆招急手快，要转身就得吃亏，于是用换手剑，把剑交与左手，剑尖冲后，左腿半跪在自己右腿后面，这手功夫叫渔翁伐舟，剑奔吉庆迎面刺来。咱说过，吉庆留着神哪，他矬下腰去，这剑正扎在冲天杵的小辫儿上。吉庆要不矬腰，就被燕普扎死了。这一来，燕普的剑用老了招数，他微然一怔。吉庆一看，打闪纫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吉庆猛的从燕普剑下划右步，

长身形,抡双锤砸眼前的宝剑,耳轮中就听噹啷!火星一冒,宝剑撒手。燕普一阵难过,想自己闯荡江湖数十载,会过多少英雄豪杰,今日败北,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这要是旁人砸落宝剑,右脚横着扁踩,再踹你一个跟头,也就算人前显耀了,惟有吉庆可不成。他上右步,野马分鬃,右臂冲外,左臂也冲外,金鹏展翅,右手锤正中燕普的左前额,啪嚓!打了个脑浆迸裂。双方比武,呼吸之间见生死,怎还容你想事儿?等燕普意识到锤,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因为他的腿还别着哪,想往外逃必须调整双腿,把身体顺过来往外纵,故而只有闭目等死。可怜燕普是江湖路的老前辈,三十年心血熬尽,辅助英王宵衣旰食,实非容易,今天死于非命。

三庄战船上众剑侠,无不为之惋惜。再看英王富昌,浑身颤抖,四肢发软,颜色更变:"哎呀,仙长呀!"英王出溜到桌子底下了,泪如雨下。谭天赶紧把英王扶起,陶源派人把燕普的尸体运进山中掩埋,打扫血迹。这时藏峰岛的人心可散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谁的脖子后边都冒凉气。循环道长贺清虚百感交集,上小船,登大船。刚要说话,早有老剑客周浔上了战船,换下吉庆。吉庆回来,鸣远道谢,众人夸奖不提。单说周老剑客和贺道爷各自亮剑,不由分说,当场过招。别看二位都这么大年纪了,酒色财气抛于九霄云外,但动起手来也都互不相让。

这时,猛然从白沙江南边来了一只小船,船头上站着两个大和尚,怀抱如意,一个红脸儿,一个黑脸儿,正是通法上人了因和通禅上人宗恒。这两个和尚自四挡英王后,一直漂泊在外,刚刚听说藏峰岛的消息,今天这才露面,没想到正赶上三次打岛。二人登上战船。这边冷镇和柳飞熊老哥儿俩,不约而同,上小船奔大船,长腰上来。柳爷迈步往前走:"了因和尚,才来呀?"了因一看:"弥陀佛,柳施主,咱们都是近邻,听说你染病在家,怎么来到陕西?""哈哈哈,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苦海无边,回

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还是回你的关帝庙修身养性去吧。""弥陀佛,我和师兄辅助王爷成其大事,尔要多管闲事,只有决一死战!"说着,举金如意就打,柳爷接架动手。那边宗恒和冷镇各通名姓,亮军刃也打在一处。战船上六个人打成三对儿,难解难分。

正在这时,年羹尧、胜裕及老少群雄从东往西看,就发现藏峰岛里山浓烟冲天,大火已起,顺七十二道螺丝湾涌出不少船只。这一来,藏峰岛的人惊慌失措,陶源赶紧鸣金收兵。这边胜裕立刻传令:"击鼓前进!"鼓声如同爆豆,三庄乡勇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喊杀连天。三位剑客爷一回到船上,三庄的弓箭手就开始放箭,如骤雨飞蝗,射向对面。大小艨艟战船冲风破浪,闯进螺丝湾。这把火太大了,藏峰岛的兵将四散狂奔,叫苦哀哉。了因和宗恒两个和尚到船坞,蹿上岸去,脚下用力,冲进山来,老远就看见有人放火。了因一控金如意:"弥陀佛,大胆奸细,竟敢放火!"这位回身大笑,正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叟于成于洞海。

上部《剑山蓬莱岛》说过,铁佛寺于成会谭天,董化一追赶凤岐去了,就剩下了于老侠和火德真君赵谦。处理完铁佛寺善后,赵二爷也一身无挂,就想出家为僧,皈依三宝,青灯古佛,了此一生。于是,二老索性结伴游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信马由缰,耽搁的日子可就多了。这天走到大名府正南四十里,地名槐树坡,正赶上集市,人烟稠密,摩肩接踵。有个税官借机敛财,欺负穷人。槐树坡当地有个大财主,叫辛式如,为人善良,有孟尝之风,就跟税官争执起来了。税官恼羞成怒,要打辛式如。二老打抱不平,赵二爷一怒之下把税官拍死了。这一来可坏了,被大名府官人抓入大牢。其实二老要想跑,谁也拦不住,他们是怕连累辛式如,这才就范。知府升堂审问,二老实话实说,招供画押,结果被打入死牢。辛式如赶忙带银两上下打点,不叫二老受罪。

一晃三个月,辛式如破产救二老,可衙门就是不放人。

八月十五晚上,辛式如无心过节,出村口到树林,发现两位老者正在这儿下棋,一道一俗。他过来观棋,一问一答,把二老替自己受过的事情一说,气坏了这老二位。书中暗表,这位道爷姓聂名英复,绿林人称龙虎道长白云子,乃人间的隐士、江湖的剑客,修行在龙虎观;俗家老者姓宣名敬字玉堂,江湖人称万里飞鹏海上仙,现隐居此地宣家林。这老二位嘱咐辛式如回去等信儿,此事交给他们解决。第二天,老哥儿俩进城到府衙和大牢探好道,晚上二更天,分头行事。聂道爷到府衙寄柬留刀,上写八个大字,"贪官污吏,理应诛之"。那边宣老剑客已潜入大牢,救下二老。四个人会合一处,各自通名,于老侠和赵二爷拜谢,就此告别。于赵二位连夜离开大名府,西入潼关,来到陕西地界,才知道剑山已灭,钦差进攻藏峰岛。老哥儿俩一商量,来到白沙江,转悠了几个晚上,无法进山。今晚正来回蹓跶呢,树林中走出来老居士燕鹤、铁板仙凌通和千里独行长髯叟鲍仁山。

凌二爷是去四川找瘟癀道长葛化,巧遇董化一,一直也没有回家。凌二奶奶就委托鲍爷寻找丈夫。鲍爷寻到陕西,也来到藏峰岛,因为当初来过,轻车熟路,晚上到了白沙江畔。正转悠呢,发现两条黑影,一个追,一个跑。就听追的喊:"我看你跑到哪里去!"鲍爷一听,这不是老二凌通么?贼人正往鲍爷这儿跑,鲍爷一抬腿,踹倒贼人,凌二爷追到近前就给捆上了。哥儿俩见面,凌二爷述说经过。原来他一路从四川到陕西,今晚发现此贼要夜入民宅采花盗柳,一报名,贼人撒腿就跑,二爷这才追他。哥儿俩一问,这贼人正是金龙川川主杜志远之子采花蜂杜林。哥儿俩气坏了。

正在这时,无巧不成书,又跑来两条黑影,一个追,一个跑。就听追的喊:"好贼人,你往哪里跑!"鲍爷一抬腿,又踹倒这个贼。再看后面追的这位,正是老居士燕鹤。原来贼人正是杜志

远的二儿子杜茂，鬼鬼祟祟从山里出来，刚上岸，就被老居士发现了。燕老居士认识他，高声一喊，杜茂亡魂皆冒，撒腿就跑，居士爷在后就追。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居士一问他们的来意，鲍爷的意思是与凌通回山东。老居士劝住他们："你们还是进趟山吧。鲍老哥哥带的放火药多么？""不少，干什么用啊？""小弟想，你们进山等待机会放火一烧，可能就把藏峰岛灭了。""好吧。"老几位看看杜林杜茂，冲你们这外号就不是好东西，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一气之下把二人活埋了。这也是杜氏兄弟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众位您想，陆素琴鄞美玉二位姑娘能嫁给这俩贼么？古道爷与孙王二位为她们找到美满的归宿，这是三位老人修德修好，二女真应当感激三老一生才是。

老哥儿仨刚出树林，正遇上西方侠于成和火德真君赵谦，彼此见礼。老居士一想，又来一位火神爷，该着你陶源倒霉。于是燕鹤找来独竹舟，先后把四老渡进山。随后老居士砸碎竹舟，与儿子金章回转山东，闭门课子，安度晚年。到后文书，老居士再出世，协助张方攻打聚英山，这是后话不提。四老在山中就藏起来了。今日三次打岛，老四位放起火来，刹那间红光冲天，火焰遍地，喽啰兵四散奔逃。

这时了因到近前高声喊喝："大胆奸细，通上名来！""哈哈哈，太谷于洞海，你是何人？""贫僧了因。"于老侠亮出链子抓，哗楞楞一摇，和尚举如意就打，于爷急架相还，二位打在一处。当然，于老侠的能为不如了因。旁边节子板一响："于成闪过一旁，老夫会他。"铁板仙凌通右手板单锋贯耳，了因躲闪还招，这老二位就斗在一起。那边宗恒和尚赶到，鲍爷回手拉剑，各通名姓，打在一处。于老侠惟恐赵二爷有失，往西边找来，一片树林后，三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正是百步神拳石天龙和隔山打虎石天凤双战火神爷。原来这二位从剑山逃到藏峰岛，见屡遭败绩，心

灰意冷，就装上病了。今天三打藏峰岛，哥儿俩也没参加。山里一起火，两人想趁此机会逃出山去，走到这儿，正遇上赵二爷放火，三个人这才打作一团。

于爷飞身过来，石天龙回身一刀，老侠一捋腕子，横身一脚，踹倒石天龙，摩肩头拢二臂捆上。赵二爷看着，于爷又奔石天凤。石天凤举刀就扎，老侠上左步，扫堂一腿，石天凤长腰一蹦，老侠右手掖掌，石天凤应声而倒，也被获遭擒。赵二爷一问，哥儿俩通名报姓，说出是函谷关的人。于爷一想，还是老乡，且二人又无甚劣迹，念乡土之谊，得了，把他们放了吧。解开绑绳，放走石氏昆仲。这也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这时，赵二爷一指："老哥哥您看，那不是谭天么?"只见谭桂林扶着英王，后面还有四个王官。"老二，那是谭天，旁边一定是反王富昌。追他!"二老赶谭天，这才引出一段灭龙岛逼死富宝臣!

# 第二十四回　灭龙岛逼死富宝臣

上回书说到二老发现英王和谭天，还有四名王官，各挎腰刀，狼狈至极，盘山而逃。万龙藏峰岛已然失败，兵将各自逃生，只有谭天搀扶英王，带着王官，往后山而逃。英王一阵难过，想当年从剑山逃难，尚有军师燕普和大帅谭天，君臣三人祸福与共，风雨同舟，不想老仙长为自己捐躯。想至此处，英王长吁短叹，落泪如雨："桂林哪，两次失败，我已成垓下项籍，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两山之众，为我富昌亲冒锋镝，赴汤蹈火。看来富昌无德，难成大业。你尚年轻，前途无限，趁此时机，你、你、你，你们逃命去吧！"谭天摇头："王爷，昔日项羽败汉高七十二阵，而垓下一战成功，胜何足喜，败何足忧？王爷不必灰心丧志，成败有时，我们还是逃走吧。陶源已保西安侯远遁别处，我们快走！"六个人盘着大山往里山逃去。于老侠一瞧，他们走的是羊肠小路，左边紧靠大山，越走越高；右边是山涧，深不见底，怪石嶙峋，狼牙锯齿，好不怕人。

君臣六人顺着盘山小路正往里山狂奔，老哥儿俩脚下用力，可就追上来了。"谭天，身逢绝地，你还往哪里跑！"谭天嘱咐王官："你们扶着王爷快跑，待我抵挡一阵。"桂林拉剑往下走，王官扶着英王往上奔。单说谭天迎上前，于爷说："谭天，你跑不了了。"谭天捧剑就扎，与老侠斗在一处。谭天只是挡住道路，不让二老过去。约有一盏茶的工夫，谭天虚晃一招，拉剑就跑，追上英王他们继续往山里跑。于爷老哥儿俩追上来，谭天就迎下来抵挡。如是四次，英王他们可就跑上山了，一道山谷，一座

石碑,上边有三个朱红大字:灭龙岛。英王一看可就愣了:孤王逃至此处,此地叫灭龙岛,想当年凤雏先生庞士元走到落凤坡,带箭而死,难道说孤王也大限将至?此时桂林已去迎敌,我偌大年纪,岂能再苟活于人世?英王思索至此:"众位贤卿,你等逃命去吧,勿以孤王为念。"王官们低头垂泪:"王爷宽以待人,苍天不佑,奈何奈何?王爷不可丧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快走吧!"英王一指他们身后:"他们来了!"四名王官一回头,刀把冲后,英王伸手拉出刀来,心一横,刀横颈上,噗哧一声,饮刃而亡。四名王官大哭,紧跟着也都自刎在富昌尸旁。

再说谭天拼命挡住二老,估摸王爷走远,这才抽剑回身,等跑到此处一看:"王爷呀!"谭天泪如泉涌:"恨桂林无能,辜负王爷三顾之恩!"谭天怒发冲冠,目眦尽裂,手持宝剑,疯狂下山。见二老追到近前,谭天恶狠狠,剑奔于爷顶梁。于爷上左步,右手穿他的右臂,左手掖掌,嘭!"哎呀!"这一掌打上,谭天站立不稳,惨叫一声,被于爷打到山涧里,骨碌碌,眨眼间消失不见。您看谭天这人不错,对英王忠心耿耿,始终如一。我们说评书,寓褒贬,别善恶,所谓春秋笔法。燕普为人不忠厚,所以燕普就死;谭天为人忠厚,身为侠客,只是错投门路,咱把他说到山涧里去,既不说他活,也不说他死,书里不提他了。

再说二老脚下用力,来至石碑切近,发现五具尸体,都是自刎而亡。赵二爷长叹一口气:"哥哥,没想到英王虽死,尚有田横之士。"这是什么典故呢?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斩白蛇,揭竿起义,三载亡秦,五年灭楚,扫六国建立大汉朝。当时齐国田横带五百人逃至海上田横岛,高祖派人告诉他,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你投降吧。田横无法,跟随使臣去咸阳。走到河南,他叹口气说,始而南面称孤,奈何屈居人下?拉剑自刎。葬埋了田横,刘邦又派使臣把那五百人召至田横墓前说,田横不降已被杀,你们投降吧。这五百人一见此景,都拉出剑来自刎而

亡,没有一个犹豫的。赵二爷以此典故喻王官不惜一死,看来英王待人宽厚。老哥儿俩刨了个坑,将君臣五人葬埋,然后回到前山。

这时三庄乡勇杀进山来,救火的救火,捕人的捕人,查封的查封,完全占据藏峰岛。查到后山一字并肩王府,张静波已随胡千里搬往胡家坟,人去府空。至于西安侯和陶源等人,业已逃走。胜裕命三庄乡勇进驻藏峰岛,水师营进驻七十二道螺丝湾,所有被擒之人送交西安府审讯。年羹尧在山中住了三天,然后回转谭家庄。大先生吕留良劝王芝孙荫激流勇退,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于是爷儿仨向钦差告辞,飘然而去。您记住,他们走不了,到后文书谢家滩三次立擂,爷儿仨还要露面。至于老少群侠,每天都出去探问西安侯和陶源的下落,但一直音讯皆无。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大家都在上房议事,有亲兵带进一个人来,此人满脸风尘,背个小包袱,短衣襟,小打扮,进来给钦差磕头问安。年羹尧一看,原来是雍亲王府的下人哈哈珠子,他叫张福儿。一问来意,张福儿把包袱打开,取出一封书信递给海川:"王爷给您的信。"海川接过信,让亲兵带他下去休息不提。海川把信交给钦差:"您请看信。"

那位问,胤禛给童林的信,让年羹尧看干什么?不会自己看么?海川可不敢看,首先王爷是贝勒爷,是皇子,凡是皇子就有当皇上的机会,万岁春秋已高,你知道谁是皇上?再者,王爷给海川的私信,什么内容?比如说,王爷要告诉海川,年羹尧权太重,你得监视他,可年羹尧现在总揽大权,他是五省经略、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要提出来看信,海川敢不让看么?年羹尧惹不起王爷,可惹得起海川。到那时,把海川打在夹馅儿内,他受得了么?所以海川不看,让你年羹尧看,写的什么没我童林的事。其实年羹尧是王爷的大舅子,他妹妹是王爷的侧妃,可他

也不敢看这封信。

年羹尧说："海川，王爷给你的信，你看吧，我们大家商量办。"海川只好打开信，从头至尾细看分明，不由得脸色更变，拿信的手都哆嗦了。他把信交给年羹尧："您瞧吧。"年羹尧一看才明白，原来雍亲王身染重病，医治罔效，叫海川回北京一趟。其实年羹尧心里明白，嘴上说："海川，王爷身染贵恙，你还是回去一趟吧。"海川只好先打发张福儿回京，然后带好宝剑、双钺，挨着个儿托付，连秀娘都托付到了，这才赶奔北京。一路上心急似箭，过芦沟桥，进彰仪门，穿大街，越小巷，直奔北城根，进王府。

童林这一回来，雍亲王高兴坏了，接到客厅外："海川，想死本爵了！"童林一看，王爷满脸红光，精力充沛，声音洪亮至极。童林赶紧过来请安，雍亲王伸手相搀，然后何春何吉过来请安，海川一一答礼。雍亲王让他先去看望父母，海川告辞出来。回到家中，父母弟弟一家人都在，看见童林，悲喜交加，一番问长问短，各叙离情别意，自不必表。到晚上，童林回到王府，雍亲王与他一起饮酒吃饭。

这顿饭吃到二鼓，残席撤下，雍亲王带海川来到密室中落座。童林纳闷儿，就问："王爷，您患的什么病，已经痊愈了？"胤禛一笑："海川，去信叫你回来，我是有病，这病还挺厉害，这是心病。不过我先问你，剑山完了？""剑山已灭。""藏峰岛呢？""也完了。"雍亲王听到这里，把椅子拉到海川对面，二位膝盖顶膝盖，促膝而谈。"海川，我有要紧的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倘被别人知道，大祸不远矣。"海川神态紧张："王爷有什么话，只管对我言讲，绝无外露之理。"雍亲王点头："咱爷儿俩无话不谈，所以我只能跟你细说。本爵有一子，名唤弘历，此子已然长大，皇上十分喜爱，并亲口对我言讲，弘历长大有造化，比皇上强。皇上之言大有深意，暗示本爵有得主神器之德。你想，弘历

只要做了皇上，他才能比皇上强。而他要做皇帝，前提是本爵必定要做皇帝，这样父传子，才能使皇上的话应验。这岂不是暗示么？不过最近以来，皇上对十四弟非常关心，不但祭天让他前往，而且于去年八月谕旨准许他使用明黄色，这等于暗示他将来继承大位，本爵对此耿耿于怀。海川，藏峰岛既已事毕，允禵如何？”“下落不明。”“如果拿获，你们如何处置呢？”“只能送交朝廷。”胤禛摇头：“不妥。”“依王爷之意？”雍亲王说话声音压低：“必须根除，方保无虞。”说到这儿，他比划了一个杀的动作。海川明白，必须坚决答应，王爷才能放心。“王爷的话，童林谨记。”雍亲王点头表示满意，不再提了。两人各自休息。

海川回到东院卧室，夜不能寐。他想，西安侯跟王爷是一母所生，是王爷的亲弟弟，为了皇位却心起杀机，此事自己绝不能夹杂于内。第二天，童林要告辞回陕西，雍亲王说：“你暂且再住几天，我信上说患有重病，怎能好得这么快？你应多待几天再回去，免得旁人疑惑。”

一晃过了一个月，这天海川跟王爷正在喝茶，地行侠娄瑞前来拜访。原来自老剑客董乾夜走十三险，大闹天王殿，子霞斩三横，爷儿俩出离剑山，娄瑞就回家了。太乙剑客娄镇细问详情，娄瑞把剑山的事都说了。娄镇想了半天，嘱咐儿子：“看来童林德才兼备，将来定享大名，我们应该成全他。你去趟北京，把七十二趟地行剑传给他，这叫泰山不让寸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你帮助童林成名，岂非武林美谈？”娄瑞也乐意，在家里待了几个月，这才来到北京。到王府见着王爷和童林，娄瑞把奉父命北京传艺的事情一说，海川连连道谢，胤禛也十分高兴。书说简短，约有三个月的光景，海川学会七十二趟地行剑，连雍亲王久看久练，也学会了几路。

娄瑞想要告辞，又来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谁呀？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到了。马四爷在家里待不住，

到北京来看望老洒海金元。在清真寺待了些时日，金爷提到海川，马四爷这才来到王府。见面施礼，雍亲王对老剑客十分尊重，请到屋中落座。茶罢搁盏，四爷一听娄瑞是奉父命前来传艺，心中惭愧：人家能万里传艺，我因为教镢把手足之情都抛了。又问海川，海川把陕西的事提了，鸣远力挫泥小鬼，燕普已死，仇也算报了。马四爷感慨一番。这回，爷儿几个可就聊上了，山南海北，武林轶事，雍亲王闻所未闻，听得津津有味。连何春何吉都听入迷了，就知道茶凉了给换碗热的，也不知道四爷喝没喝。

谈到兵器，马四爷就问海川："听说你有一口落叶秋风扫，能否让老夫开开眼？"海川一摆手："启禀老人家，我那口剑换了，现在是湛卢剑。"说着，摘下来，双手托起。四爷接过来，拉出宝剑，仔细观赏，连连赞叹。然后交给海川，海川接过来，放在架几案上。四爷又问娄瑞，子霞把极乐禅林巧得流彩虹的经过也说了，然后把剑交给马四爷看过，四爷也夸了几句，交与子霞把剑佩好。这会儿天就大黑了，屋里掌灯，何春进来："王爷，开宴吧？"马四爷赶紧起身告辞。雍亲王这才想起来人家是清真，就打算让何春去天泰轩清真馆子订席去，马四爷坚持不让，非要自己吃。四爷往外走，爷儿几个往外送，客厅可就没人了。结果送到府门，四爷走了，爷儿几个回来吃饭。

吃完饭，坐下喝茶，无意中就聊到马四爷传镢教剑，海川猛然想起自己的宝剑，不由得伸手一摸："嗯？"宝剑没在身上。再看架几案，案上也没有。海川大惊，雍亲王也愣了，赶紧让何春何吉带手下人屋里屋外这通找，可宝剑踪迹皆无。子霞说："别是马老前辈跟咱们闹着玩儿，把剑拿去了。"雍亲王让何吉赶紧去天泰轩打听，结果回来说，天泰轩已灭灯下火，没有吃饭的人了。雍亲王转念一想："海川，你先沉住气，但愿是马四爷拿去的，那就丢不了了。可我想，他是老前辈，如果要喜爱宝剑，也不会等到今天才拿；再说他也不可能跟你闹着玩，你们都是晚生下

辈，怎能拿你的宝剑？可能是有胆大贼人潜入府内，偷走宝剑。这个贼人既有如此本领，断非一般人所能抵挡，明天你和子霞前去清真寺请马四爷出头帮你寻剑，或许有可能物归原主，否则要想宝剑回来，势比登天。”海川和子霞点头称是。

第二天，哥儿俩刚要走，猛然何春带着一个人进来了，此人边哭边说：“海川哪，大事不好！”海川一看，正是老哥哥苗泽，过来行礼。苗爷见过雍亲王，又给娄瑞介绍已毕，海川一问，苗老侠述说经过，海川痛断肝肠。正所谓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

书中交代，自童林离开陕西，群雄陆续告辞，老剑客冷镇和苗爷也告辞回家。这天走到潼关外不远，树林内走出一人，正是司徒朗。原来老侠客也离开藏峰岛，但他又无家可归，就想奔河南查访查访，探听西安侯的下落。东出潼关，一路密访，这天走到一处树林外，就听里边说江湖黑话。“合字儿，咱们来了好几天了，也没发现鹰爪，回垛赤窑儿报信儿吧。”“瓢把子说了，必须寻到鹰爪，再等两天吧。”他们的意思就是到这一带来打听官人。老爷子不由分说，亮出五行轮，抽冷子往里蹦，抬手就扎死一个，然后一抬腿，把那个踹趴下，用脚一踩：“别动，说实话，不然扎死你！”这个贼惊慌失措，交代真相。

原来此地往东大约五十里，东南方向有座大山，名叫天锡山石羊寨，里边有五家寨主，四男一女。大寨主沧海变桑田杜古杜春秋，二寨主沙里澄金宫悼宫伯哀，三寨主天长地久陈友梅，四寨主弹指落雁神沙掌张林，五寨主是一个二十岁大姑娘，一团柳絮渡桃源尚瑶尚玉芝。上个月西安侯、陶源、贺清虚一行十几个人来到山中投奔二寨主宫悼，于是山里撒出好几拨人，探听藏峰岛方面的动静，好作防范。司徒朗听明白，一轮要了他的性命，把尸体掩埋。有心回去报信，又怕路途遥远生变故；想自己去天锡山，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画虎不成反类犬。正在犹豫，可巧碰

上他们二位了。司徒朗一说,这二位当然协助,三人赶奔天锡山。

书说简短,山下有个村庄,叫福寿镇。爷儿仨进村,找了个店房住下。司徒朗一琢磨,这天锡山恐怕三五天拿不下来,于是拿出二百两银子,包下六间东西房。到晚上二更天,老三位从后窗户出来,越店房穿树林,可就上山了。天锡山的山势远不如藏峰岛险要,路也好走,眨眼间连过三道山口。等到第四道山口近前了,就听远处树林内串锣声响亮,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喊杀声四起。爷儿仨顺山路往上走,见西边一块开阔地,到近前一看,这块地南边是菜畦,一望无际,种的蔬菜;北边是高山;西边不远有一块巨石,十分光滑;再往西是个断涧,黑洞洞深不见底。巨石上三个大红字依稀可见:绝命岭。司徒朗觉得不祥,可此时已无路可走,三百兵卒拦住退路,灯火齐明,最前边站定三位寨主。爷儿仨借灯光一看,当中这位中等身材,宽肩膀,一身蓝,扳尖靸鞋;白煞煞一张脸,半截眉,蛤蟆眼,鼓眼泡,瘪鼻子,菱角口,白胡子,其貌不扬。上垂首这位细条身材,穿蓝色长衫,肋悬宝剑,脚下薄底靴子;灯草灰的脸色,花白胡子,最出奇的是他两只耳朵,又厚又长,每只都得有半斤。下垂首这位紫脸膛,粗眉大眼,十分憨厚,花白的胡须,一身蓝,手持齐眉棍。书中暗表,当中这位是本山二寨主宫悼,上首是四寨主张林,下首是三寨主陈友梅。

张林纵身过来:“何方人士前来我天锡山窥探,认识四爷张林么?”司徒朗飞身过来:“听说此地风景清幽,老太爷要住上几天,山里人快滚,不然鸡犬不留!”“你是何人?”“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话到轮到,张林架宝剑相还。这边苗爷拉红毛宝刀,陈友梅过来,棍打泰山压顶,老侠闪身躲过,摆刀还招。冷爷一看,这天锡山的寨主都是平庸之辈,张林绝非司徒朗的对手,陈友梅倒是和苗泽打了个旗鼓相当。果然,工夫一大,张林渐渐

落了下风，司徒朗的双轮则是神出鬼没。二人越打越往西，离着绝命岭可就近了。张林自知不敌，猛然往东一败，伸手掏出两粒金丸。这金丸系纯钢打制，有核桃大小，外罩金衣儿，张林使此暗器，百发百中。他一抖手腕："打！"司徒朗已经到了断涧的边沿，为躲金丸，他长腰往西一蹿，这下可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非坠涧不可。张林意狠心毒，趁司徒朗身体没有依托之际，第二颗金丸恰似流星赶月，正打在老侠的期门穴上，这是死穴。司徒朗一声惨叫："啊！"日——坠落在无底涧中。冷爷一看，大惊失色，可干着急，束手无策。这时，宫悼传令："放箭！"梆子一响，万箭齐发，如同骤雨飞蝗。冷爷用剑拨打雕翎："润雨贤弟，随愚兄出山。"老哥儿俩且战且退，退出山口，那边也没追。

等到了安全所在，苗爷放声大哭，冷老剑客也十分伤心，只好好言相劝。二人回到福寿店，静下心来一商量，只有分头去陕西和北京请人前来。次日清晨，冷爷嘱咐伙计把房子留好，离开福寿庄，分道扬镳。苗爷奔北京，这才来到雍亲王府，述说一切。

海川泪洒胸前，想哥哥几年来为自己出生入死，亲冒锋镝，到现在偌大年纪遭此惨祸，我必要给您报仇雪恨，才不失交友之义。思索至此，他对雍亲王说："王爷，我兄长命丧天锡山，不容海川不往，宝剑之事以后再说吧。""海川，本爵不能拦你，望你不要孟浪，三思而行，审慎而为。""遵命。"至于人家娄瑞，童林想让他回府，那子霞岂能一走了之？"海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愚兄怎能袖手旁观？"这样，童林、苗泽、娄瑞，哥儿仨多带路费，童林带好双钺，直奔天锡山而来。二上天锡山，童林报仇，下回再说。

# 第二十五回　于秀娘一剑削双耳

三侠先到福寿店，天交初鼓，二上天锡山。连过三道山口，到第四道山口近前，苗爷说："上次敌人就在这里出现的。"刚说完，就听串锣声响，海川一指西面："咱们去那里。"苗爷一听："那是绝命岭，司徒兄丧命所在，咱们不能去！"海川头一个上来："只能是这儿，别处也不能去呀。"这时，灯火齐明，三百兵丁，还是那三位寨主。苗爷一指张林："就是那个大耳朵把老哥哥打死的。"海川分双钺，飞身过来："张林，还我兄长的命来！"张林拉剑："你是何人？"海川并不答话，麒麟吐书，钺尖子奔胸前就扎。张林刚要闪身躲，海川右手钺，魁星题斗。张林暗叫不好，摆剑急架。那边苗爷找上陈友梅，娄瑞就和宫悼战在一处。单说子霞亮出流彩虹，宫悼一分双镢，双锋贯耳。子霞矮身形，剑走底盘，宫悼一蹦，子霞跟身一腿，就把宫悼踹出一溜滚儿去。宫悼起来，撒腿就跑，子霞紧追不舍。咱们说过，南边是菜畦，宫悼长腰蹿到畦埂上，子霞就到了。宫悼摆双镢一扎他，子霞往后一退步，坏了！是一块大滚板，连人带土，娄瑞落入陷坑。宫悼把插关儿插住，飞跑回来："兄弟，愚兄已将来犯之人捉住，赶紧退下，弓箭擒他！"梆子一响，箭如雨至，海川哥儿俩拨打雕翎，连连后退，最后只好撤出天锡山。

哥儿俩回到店房，无精打采，耗到天光大亮，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下。太阳刚过正午，海川就坐不住了，人家娄瑞奉父命万里传艺，结果命丧天锡山，我对不住人家。哥儿俩一商议，何必再等到晚上，索性现在再闯天锡山。二人离开店房，出东口，刚

走到大道上，从西往东走来爷儿俩，正是醉仙翁于子玉和姑娘奇剑坤元子于秀娘。父女二人打算从陕西回山东老家，走到此处巧遇童林。一见面，有话回店房说吧，四人回来，准备吃饭。吃饭的时候，于大爷一问，哥儿俩把两上天锡山的事情都说了，父女都很难过。秀娘只是低头吃饭，也不说话。于大爷说："这杜古为人不错，得了，我走一趟吧，人死了，把尸首要回来，再把凶手带回来。"海川一愣："您跟杜古是什么时候交的朋友？有那么深的交情么？"

书中暗表，杜古是山西介休人，自幼喜爱武艺，但家境贫寒，就在城东弘福寺干干零活，混口饭吃。这天来了个云游僧，正是五台山中峰静空长老，见杜古骨架甚好，就把他带回五台山授艺。其实侯二侠也算静空的徒弟，因为是鲁普代收的师弟。您往后听，静空武艺很好，他还有两个弟子。杜古用功二十年，学了一身软硬真功，闯荡江湖，威名远镇。他曾到泰安州于家坡拜望五老，言语投机，与大爷结为弟兄，在于家坡住了半年才走。后来杜古来到天锡山，老寨主双枪将尚金标见他武艺高强、人品出众，二人义结金兰，为山中二寨主。后来尚金标去世，杜古升为大寨主，把侄女尚瑶升为五寨主。这一晃已经十年了。

今天于大爷自告奋勇，把鞭围上，独自出了福寿镇，来到天锡山。到山口一报名，有喽啰兵往里通禀，不一会儿，里面锣声响亮，二百兵卒雁别翅排开，当中现出五家寨主，四男一女。这姑娘二十多岁，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眉宇之间另有一番英雄气概，一身白绸子衣衫，更显得艳如桃李。杜古抢步进身，跪倒磕头："不知兄长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请罪。我与兄长数十年未见，每忆芝颜，神驰左右，不想兄长身体依然强健。"又把几家寨主一一介绍，然后众星捧月往里走。走出多远才见寨墙，寨墙后边有一排排房屋，很是整齐。房子前面是大树林，树林的前边才是寨墙。一行人从寨墙东面一直往南，到南头往

西，是天锡山坐北冲南的大寨门，两块夹竿石，三道铁箍，一根长竹竿，朱红漆，足有一丈八尺，上边葫芦金顶铁滑车，一杆大旗，红缎子旗面，黄蜈蚣走穗儿，周围烈火焰也是黄的，黄飘带，上边有字，天锡山石羊寨。进寨门往两边延伸，都是寨房。进二道寨门、三道寨门，各种桑柳榆槐，古树参天，清静幽雅。直到大厅，只见前出廊后出厦，抄手游廊，朱红抱柱，绿油漆万字不到头的栏杆。四位寨主不进大厅，杜古陪着于大爷进来。迎面二十四扇围屏，上绣五子夺魁，迎面硬木几案，后边一把金交椅，全虎皮蒙着，左右四把椅子。

书说简短，老哥儿俩坐下，寒暄几句，于大爷开门见山，就把前来要人的意思说了，活的要人，死的要尸。刚说到这儿，张林就进来了，冲杜古一抱拳："大哥，听姓于的这意思，他是来要人的。我张林成全你们，司徒朗是我杀的，您把我交出去吧。给司徒朗偿命，张林死而无怨。"杜古一笑："贤弟，你忒心急了，愚兄还没说话呢，你先出去吧。"张林气哼哼出去了。这时，于大爷可有点儿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贤弟，你要怎样？""哥哥，我和您情同手足，这件事让小弟为难。司徒朗和童林都是武林侠义，无缘无故来到我天锡山，要夺我的山寨，不分青红皂白，亮军刃动手。我们还招之后，司徒朗身死，娄瑞被擒。然而我们不是到山下找他们，而是他们到山上找我们，欺人太甚。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兄长的宾朋，可以瞑目忍受，可当时我们不知道。常言说，不知者不怪，您跟我是弟兄，可山寨的朋友跟我也是弟兄，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哥哥要是从山东来，小弟远接近迎，情深意重。您要是为司徒朗之事而来，小弟斗胆冲撞，请您赶紧回去，这件事您最好别管，以免伤了我弟兄的和气。如果您一定要管，帮我天锡山，我不敢劳您大驾；如果您要帮助童林，打架不恼助拳人，我们接着。事情完了，杜古再向兄长赔礼。来人哪，把老英雄送出天锡山！"其实杜古说得有理，两上天锡山，到这儿什

么也不说就动手，确是童林他们的不对。于大爷一看，自己在姑爷面前拉满弓，扯满篷，到现在事与愿违，回去如何交代？恼羞成怒，于大爷举起凳子照杜古拽去："好杜古，把送殡的埋坟里，我打你个老东西！"杜古闪身一躲，啪嚓，凳子摔了个粉碎。院中一阵大乱："姓于的，你出来，倚老卖老，前来撒野！"

于子玉飞身出来，蚕眉倒竖，虎目圆睁："畜生，蟊贼草寇，也敢在老夫面前飞扬跋扈！"掏出十三节亮银链子鞭，哗楞一摇，挂定风声，奔顶梁打来。张林急忙闪过，白蛇吐信就扎，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老爷子这条鞭犹如银龙搅海、玉蟒翻身，神出鬼没，张林哪里是敌手？剑走仙人解带拦腰斩，于爷上右步涮鞭一砸，仓啷啷，张林宝剑出手。于大爷反鞭扫堂，奔张林的右腿，张林急忙往上蹿。于爷鞭走金龙入洞，矬腰扫堂，正缠在他左腿腕上，于爷左脚往后一退，左手一推银髯，往左一变脸，右手用力一带："走！"日——把张林扔出一丈多远。这时，宫悼从后边捧镢就扎，于爷左脚扎根，滴溜一转，玉带围腰，正是宫悼的腰上，一抽就是一个跟头。

陈友梅想过来，杜古把他拦住，自己迈步过来，回手拉剑，一片晚霞相似，耀眼生寒。于爷不知道，这是流彩虹。这哥儿俩走行门，让过步，招数展开，动上手了。按说于爷不至于输招，但无奈今天心思不稳，又气又悔。三十个回合一过，杜古虚点一剑，长腰往北，于爷太公钓鱼，鞭奔杜古后腰。杜古左脚当轴儿，转身过来，回身捉蟒，左手一搭，正抓在鞭上，右手剑往前一推，于爷要不撒手就有性命之忧。"好，给你！"老爷子一褪挽手，哗楞，十三节鞭归了杜古。

于爷一跺脚，气哼哼出离天锡山，回到福寿店，海川和苗泽正在门外站着呢。天色将晚，秀娘去西屋休息了，这哥儿俩不放心，就到门前等候。如果老头儿扬眉吐气地回来，不用说，事情成了；如果老头儿垂头丧气，那准不成。果然，老头儿默默而回，

也没说话,往店里一挥手,那意思进去说吧。到东屋,于爷压低声音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小点儿声儿,别让……”用手往西屋指指,意思是别让姑娘知道。哥儿俩点头会意。海川命伙计准备饭食。不一会儿,酒菜摆上,于爷让伙计去西屋唤姑娘吃饭,谁知伙计连喊数声,无人答言。爷儿仨知道不好,海川赶紧进西屋一瞧,于秀娘踪影不见。其实于大爷刚才说的话,秀娘听了个一字不差,当听说杜古夺鞭,姑娘心说:你杜古项生三头,肩生六臂,即便是塞北观音,千手千眼,我也要会会你!姑娘把剑围好,一声没言语,离开店房,直奔天锡山。

于秀娘不认识道路,往东南方向就下来了,脚下用力,身轻如燕,从绝命岭正西就上山了。她施展开矫捷的身手,轻登巧纵,蒙蒙夜色下犹如一缕轻烟,把嶙峋大山踩在脚下。猛然姑娘发现一个人,两手捂着肚子往东跑去。姑娘一瞧,座北冲南有一排房,足有几十间,房子前边黑压压一片树林。这个人来到一个门楼切近,推门就进去了。姑娘飞身上门楼,这是一个院子,北房五间,门上有锁,东西房各三间,有房门。这个人奔东房,吱扭推门,咣啷关门。姑娘侧耳细听,原来这位闹肚子,上好几趟厕所了,另外一个人埋怨他,让他就在院里解手,有看押任务,别再招来外人。姑娘一琢磨,这一定是土牢房,是不是关着娄大哥呢?果然如此。娄瑞掉在翻板内后,被人用钩竿子搭上来,宝剑摘下去,人就押进土牢了。

娄瑞正难受呢,这时牢门一响,门分左右,于秀娘手持宝剑进来了。不等娄瑞说话,姑娘通报名姓,娄瑞恍然大悟。绑绳解开,娄瑞拜谢弟妹救命之恩,再问详情,秀娘把事情说明。兄妹出来,刚到土牢外,没想到树林里有了光亮,张林带四十名兵丁前来查牢。一见有人,锣声响亮,张林立刻派人到前山报信,自己带人截住秀娘和娄瑞。这张林一见女人都走不动道儿了,两只贼眼直勾勾地往肉里盯,馋涎欲滴:“呔!好丫头,竟敢到山

中救人，哪里走！”扑过来，剑奔姑娘前胸就刺。于姑娘一看剑到了，掌中落叶秋风扫怀中抱月，仓啷！张林的剑就折了。姑娘手法真快，剑走阴刃，贴着张林的右腮往上一挑，哧！张林右耳齐根断去，鲜血溅出，大耳朵掉在地下。“哎呀！”张林一捂，话音未落，剑从他头顶就到了左面，哧！又来一下，左耳从上往下齐根断去。小节目叫于秀娘一剑削双耳。张林一个耳朵有半斤，俩就是一斤，掉在地下跟鲫瓜子一样，哧儿哧儿直蹦。人身上的东西缺哪样也不好看，何况两只耳朵都没了，成了大棒槌精。张林龇牙咧嘴，血流如注。

这时，锣声响彻连天，灯光照如白昼，杜古带着其他几家寨主都到了，一看张林，赶紧命人带他回去上药。杜古拉剑过来，娄瑞一看，他拿的是自己的宝剑，高声喊：“弟妹，这人拿的是愚兄的宝剑流彩虹！”姑娘点头。杜古剑奔脖项就抹，姑娘闪身躲过，摆剑相迎。这时，土牢门楼上又来了于廷、童林和苗泽，爷儿仨及时赶到。苗爷下来，扽宝刀，陈友梅舞棍过来，不由分说，打在一处。宫棹一分双镢，对上海川。尚姑娘亮双枪，于爷徒手上前，左手晃面门，右手问心一掌。尚瑶左手枪一支，一立手腕，双枪便扎，于大爷闪身躲过。娄瑞也是徒手，帮助于爷跟尚瑶动手。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先说宫棹，被海川双钺挤得手忙脚乱，连喘气的工夫都没了。宫棹一急：“你站住！”海川分双钺：“干什么？”宫棹长长地出了口气：“我喘喘气儿。”海川这气：打仗还有停下来喘气儿的。刚要过来，宫棹一拦海川：“等等！”宫棹一瞧，敢情不光自己受罪，还有比自己更受罪的，谁呀？大寨主杜古。秀娘招数一加快，杜古连蹿带蹦，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宫棹脸色一变：“哥哥先别动手，众位别打了！”杜古这才借机会纵出圈外，大家各自停招不发。“二弟，有何话讲？”“哥哥，我有话说。你们那边谁负责？”海川过来了：“我负责。”宫棹点头：“那好，你们到我

天锡山来四次了,孰是孰非姑且不论,司徒朗身坠绝命岭,现在姓娄的也被你们救出,所差的只是我们这边还有你们一口宝剑和一条鞭。现在我到山里去取鞭,放到一个地方,我和你们这位姑娘比赛脚力。如果她赢了,我们把张林交给你们,或杀或剐,任凭你等;如果我赢了,你们人算白死,鞭剑还给你们,就算一天云雾散。你看如何?"姑娘心说:就你这两条罗圈儿腿,绝对胜你。跟海川一商量,就按这主意办吧。

书说简短,宫悼把鞭取来,又把流彩虹拿过来,然后冲海川说:"这里无法比试,咱们到山神洞去。"他头前带路,兵丁打着火把,一直往东,过了进山的道路,往东走了五里地,顺山路往南又走了很远,众人一瞧,一座矗立的山峰如同笔管,山峰的两侧和往后都有山道。笔管峰下是个大山洞,洞门都是石头天然生成,光滑可爱,宽有六尺,山洞里面深有四丈,供着山神爷,是个小木头人儿,一尺多高,是个立像。大神龛有一人多高,前面是个桌子,挂着红桌围,五供蜡扦都有。宫悼把剑和鞭都放在供桌上,把蜡点亮,人们出来。距离山洞有四丈,合算洞里洞外都是四丈,一共八丈,宫悼画了个横道儿:"请这位姑娘过来吧,咱们比赛脚力。"秀娘到近前:"怎么比?""咱就站在横线上,我喊一二三,拔腿就跑。""好吧。"两人站好,宫悼刚要喊数,姑娘尚瑶走过来:"二叔,你是罗圈儿腿,根本跑不快,还是我来吧。"宫悼把脸一沉:"你躲开,没你什么事,不能换人。"姑娘执意要比,秀娘很大度:"没关系,换人也成。"尚姑娘更来劲儿了,连杜古也没劝动,最后宫悼一咬牙:"你来,让给你!"尚瑶就站在了于秀娘的旁边。

这时,宫悼喊:"准备,一、二、三!"二位姑娘同时拔腿就跑。按理说秀娘比尚瑶快得多,可有一样,只有八丈距离,即便一个跑,一个站在那里不动,才八丈远,这样两人其实差不了一步半步。二人刚进山洞,可了不得了,洞顶下来一块万斤巨石,正把

山神洞卡住，轰隆一声巨响，火星乱迸，尘土飞扬，大地都在颤抖，是把两位姑娘压死在里面，还是堵在里面，可就不得而知了。海川蹦过来一推巨石，恰似蜻蜓撼石柱。他当时就急了，一分双钺："宫悼，你是何居心？"宫悼一阵奸笑："嘿嘿嘿，我们也赔上一个姑娘，尚瑶要不逞能，她死不了。这只能算她们命该如此。""好宫悼，侠客爷要你的命！"双钺就到了，宫悼急架相还。于大爷血贯瞳仁，拼老命了："杜古，我跟你拼了！"伸手就抓，杜古闪身躲过，打上了。苗爷照旧跟陈友梅动手，只有一旁的娄瑞干着急。这时，就听梆子一响，张林用白布缠着脑袋来了："哥哥们，快闪开，弓箭来也！"杜古他们一撤，箭如雨发，爷儿几个拨打雕翎，且战且退。苗爷看情况不利："众位，赶快离开此地！"爷儿几个脚下用力，撤出天锡山。

回到店房，于大爷老泪纵横，痛不欲生，真跟剜了心头肉一样。海川也着急，苗爷和娄瑞苦苦相劝。真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天光大亮，依着海川的意思，再进天锡山，还是于大爷擦了擦眼泪："海川，一夜劳乏，去也无益。"大家相劝。正在这时，院中一阵大乱，嗬，来了不少人，冷镇、侯杰、张方、于恒、甘虎、阮和、阮壁、徐源、邵甫、阎保、鲍信、侯俊、侯玉。众人进来，互相见礼，张方把冷爷到公馆报信，钦差大惊，命众人前来助阵帮忙的事情一说："叔父，事情如何了？"海川把四进天锡山的事情述说一遍，张方问得很仔细，最后连连点头："叔父莫急，婶娘和那个姑娘没遇险，里外相隔太近，她们跑得又快，大概被堵在里面。即便有暗道进去，婶娘武艺高强，他们也是白白送死。当然，时间长了不行，这样，咱们今晚五进天锡山，一定得救出她们。于老爷子也别哭坏了身体，留着劲儿晚上使。"张方这一番话说完，爷儿几个宽慰多了。众人白天休息，到晚上吃完晚饭，军刃带好，众人离开店房，直奔天锡山而来。

进了四道山口，往东直奔山神洞，还好，也没响锣，顺利地来

到目的地。张方推了推这块巨石,他喊:“师婶、师婶,您听得见么?”海川这气:“方儿,这能行么? 有什么妙计没有?”张方低头看了看这块石头,计上心来。张方施妙计,搭救于秀娘,下回再说。

# 第二十六回　龙岩岭母女逢高僧

五上天锡山，张方想出一条计策，他让于恒甘虎搬大块石头，阮和师兄弟八人负责捡碎石，又一一安排其他剑侠对付山里各家寨主。分派已毕，把两个傻小子叫过来："搬大石头，三百多斤重的。""好嘞！"这是山里，有的是石头。猛英雄搬起石头，晃晃悠悠，真有三百多斤。张方一指堵山神洞的巨石，看好了棱角："往这儿砸！"说完，一捂耳朵。就听于恒大喊一声："嘿！"噹！就砸上了，火星乱迸。夜静更深，山谷回音，这声巨响震耳欲聋。那八个人负责捡开碎石，这两个傻小子就管砸，张方指挥，响声震天，火星飞舞。砸是砸，可不是瞎砸，按着巨石的裂纹砸，没多大工夫就砸开一个圆洞，里面漆黑一团。张方把苗爷的宝刀要过来，往四外一削石头，看了看，大约二尺多厚。海川就要进去，二爷侯杰一拦他："你先别进去，我瞧瞧。"一长腰，蹿进去了。海川一把没抓住："二哥！""你先别急，我看看再说。"二爷把火折子晃亮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童林、于廷和张方都进来仔细查看，确实没人。于爷泪洒胸前："海川，秀娘大概被巨石砸死了！"张方摇头："您先别哭，我师婶绝对没死，要真砸死，得有血迹。我刚才就看了，地上没血。"海川一想："八成被擒了吧？"张方摇头："不对，天锡山没有能赢我师婶的人，再说他们也进不来、出不去呀。"

众人只好先出来，这时就听里山锣响，二百名喽啰兵点着灯火，后面杜古、宫悼、陈友梅都来了。海川用手点指："宫悼，你身为绿林，应该光明磊落，不该蛇蝎其心、豺狼其性，生心害人。

你把我们的人藏到哪里了?”宫悼一瞪眼:“姓童的,你把我们姑娘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现在来跟你要人。告诉你,你们一来,我们就知道了,为的是让你们救人,好把我们的人也救出来。八成你把我家姑娘置于死地,现在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海川一分双钺:“宫悼,我要你的命!”双钺扎来,宫悼急忙躲过,分双镢动手。这回可拼命了,于爷找上杜古,苗爷还找陈友梅,打成三对儿。正在这时,忽然笔管峰的东侧锣声响亮,冲出三百名弓箭手,有人喊:“大哥,你们后退,我带人射死他们!”正是张林,手提宝剑,命弓箭手冲过来了。眼看又是一场混战,就在张林身后突然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张林畜生,拿命来!”大家一看,来了一位和尚,新剃的头,没受戒,挎戒刀,青僧鞋,手持宝剑流彩虹,正是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后跟着两个姑娘,正是于秀娘和尚玉芝。

书中暗表,原来秀娘和玉芝跑进山神洞,到供桌前,二人只差一步。刹那间,一声巨响如同闷雷,地动山摇,蜡苗熄灭,洞里一片漆黑。秀娘拉出落叶秋风扫,回身抓住尚瑶,厉声问道:“怎么回事?”玉芝虽然惊慌失措,但说话很温和:“姑娘,您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您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您先别急,我有话讲。”秀娘看她面带诚意,把手松开,先把桌上十三节鞭围在身上,剑鞘别在汗巾上,手拿落叶秋风扫;叫尚瑶拉出流彩虹,也别上剑鞘,两口剑光芒互照,倒觉得山洞里很亮。尚瑶说出一番话,秀娘恍然大悟。原来尚金标活着的时候就嘱咐女儿,杜古和陈友梅心地纯正,宫悼和张林则心术不正,而且不让女儿独自到山神洞来。自从尚金标死后,尽管杜古对玉芝十分照顾,可张林不是好东西,几次闯进姑娘房中说些难听话,尚瑶正言厉色,张林才不敢造次。

尚瑶说:“我一见到您,就觉着天生缘分,总想和您说说心里话。明知宫悼有意害您,可我仍然诚心和您比赛。我想投鼠

忌器，他们可能就不敢了，谁知他连您带我都欲加害。这倒好，我和您有说话的机会了。不知您的情况——”秀娘也把自己的事情提了，玉芝很高兴，当即拜秀娘为义母。秀娘觉得好笑，自己还是大姑娘，现在却要当母亲了。后来又一想，只有这样，才能给姑娘择夫，让她终身有靠。好在自己是有夫之妇，当娘就当娘吧。秀娘一想，洪玉耳不错，与玉芝年龄相仿，从相貌到武功都没得说，就跟姑娘提了，暂且订下这桩亲事。尚瑶拜谢不提。

娘儿俩一琢磨，得想法子出去，就在洞里东摸摸，西碰碰。玉芝无意中照山神爷的脑袋用力一拍，啪！就见山神爷的头缩到脖子里了，嘎吧一声响，再瞧神龛吱扭扭往旁边挪动，神龛的后边就是山，露出一个小门，往下有十几层台阶，不知通到什么地方。秀娘一琢磨，反正也出不去，不如到里边看看通往何处，或许因祸得福，遇难呈祥，也未可知。娘儿俩一商议，玉芝想在前边探路，被秀娘拦住：“我知道你怕我在前边遇险，其实你想，我的功夫比你强得多，有危险也能躲避，还是我在前头吧。”秀娘在前，玉芝在后，一前一后钻进小门，试探着一步步下台阶，足有十八层之多。刚到下边，就听后边嘎吧一响，娘儿俩一猫腰，怕有暗器，结果什么都没有。原来这山神的脑袋又恢复原来，吱扭扭，神龛又回去了。

娘儿俩深一脚、浅一脚朝前走，时宽时窄，歇歇走走，工夫可不短了。忽然前边发亮，可能是白天了，空气也多了，娘儿俩觉得畅快。越走越近，好像是个角门，脚下是一块伸出去的长石，有四五尺长、二尺宽，眼下是个山涧，清水深可见底。秀娘探身到外面，豁然开朗，前方有崎岖的山路，东边是大山，南边有个小山洞，北边有个大山洞，足有城门那么大，山洞外有一尺多宽的山路，往下就是山涧。秀娘一看，从脚下往东都是陡山，只有一尺多宽的斜坡，通到东边大山洞去。秀娘回身往角门上边看了一眼，角门就在半山腰，上边有两个大篆字“龙岩”，笔走龙蛇。

秀娘回身问玉芝:“你知道龙岩么?”玉芝一愣:“知道。父亲在世时说过,石羊寨后叫龙岩,山高万丈,是神仙出没的地方,人们是来不到的。”秀娘点头:“风景很优美,武林高手或许隐居于此,哪有神仙出没?”秀娘让玉芝在前,右腋下夹着双枪,自己在后保护,娘儿俩一口气沿山路走到东头,长吁一口气。

把双枪背好,秀娘和玉芝就往山洞走来,猛听得声音洪亮,如同铜钟:“南无阿弥陀佛,何人偷窥龙岩岭?”从山洞内走出两位老和尚。前边这位,身高过丈,头如麦斗,面似晚霞,红粉相间,两道抹子眉又宽又长,斜飞入鬓角,寿毫长到唇边,赛雪欺霜,迎顶十二块戒疤,一双虎目如同金灯,狮子鼻,四方口,一部金黄胡须,光可鉴人,大耳垂肩;灰僧袍卡黄口,五领四带,厚底僧鞋,精神饱满。后边跟着一位白胡须的老和尚。秀娘向来不服人,看见这位,不由得肃然起敬,赶忙过来行礼:“高僧受我母女一拜。”“弥陀佛,看你二人年貌相当,口称母女,却是为何?”秀娘赶紧回答:“这姑娘是我义女,名叫尚玉芝。我名奇剑坤元子于秀娘。”“令师何人?”“五台传人吕晚娘。”“哦,你是晚娘道友的弟子?”“正是,请问高僧贵上下?”“嗯,你丈夫是哪个?”“童林童海川。”“童林的师父是哪个?”“尚道明、何道源。”“尚、何之师呢?”“大清国四大名剑中的张鸿钧老剑客。”“四剑的师父又是谁?”“这位老人家皈依三宝,秉教沙门,是位出家的大和尚。娘家姓袁名鹤字大化,江湖人称金须罗汉一尘僧。”“哈哈哈,正是贫僧。”

书中暗表,袁大化幼失怙恃,被虚空长老收留,学会了僧门至宝五戒神拳和一部天罡大气。虚空长老还收了两个徒弟,张明志和赵明真,等于是袁大化的师弟。他们可没学这两宗绝艺,因为当时武功火候还不到。恰好此时虚空有事赶奔关东,就让袁大化负责传授二人的武艺。袁大化很用心,督促他们练功,但一晃四年,二人功力依然不够,这两宗绝艺还是传不了。张赵二

人私下里就认为是袁大化不教，于是背地里苦练，当着袁大化的面则韬光养晦。日久天长，袁大化无意中见到二人练真功，大吃一惊，但想不透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就背着他们把五戒神拳和天罡大气的要诀全部写下来了，最后写了十二个字，是犬牙交错写的：师兄弟，犯和气，不得已，笔传艺。留在要诀上的是六个字：兄犯气，得笔艺。最后又写上：此六字至关重要，不论寒暑，永远随身携带。而自己把剩下六个字剪下来，用油纸包好，带在自己身上。您记住了，这可有用，此处埋下伏笔。

袁大化把要诀夹在师父的经卷内，然后告诉张赵，自己有事离开，叮嘱他们想着晒经。他这一走可就没回来，时间一长，张赵发现了经文里的要诀，以为是师父教的时候，袁大化自己写的笔记。他们如获至宝，加紧练习，把这两宗绝艺学会了，惟有最后这六个字弄不明白，但既然让随身携带，张明志就带在身上了。因为和袁大化赌气，他们出家当了老道，也不提有这个师兄。袁大化知道后一想，反正殊途同归，佛道一样，也就没放在心上。

后来袁大化走到龙岩，寻幽探胜，恰好遇到在此修行的一位江湖高手，海底观潮赫连方。赫连方见他武艺高强，非要执弟子礼，这样袁大化收其为徒，并剃发为僧。二人在这里已隐居数十年。这天天气炎热，赫连方跟袁爷一商量，一起到前山绝命岭涧下乘凉。袁爷找了块大石坐下，紧挨着深潭；赫连方换好水衣，他叫海底观潮，水性最好，就在水潭里游泳。忽然，从山顶上掉下来两个物件，落入水中。袁爷一见，知道是军刃，就站起来了。跟着，忽悠悠下来一人。打闪纫针，袁爷一长腰，飞身起来，向水潭上空纵起来有三丈高，伸手将此人抄在腋下。按理说袁爷从岸边纵起来的，必须落在水中，可他功力通玄，这手功夫叫飞鸟投林，又纵回岸边，高喊："赫连方，快上来！"赫连方上岸，换好

衣服，袁爷夹着这个人，一前一后，飞也相似直奔后山龙岩山洞。进山洞点亮灯火，袁大化将此人放到石床上，叫赫连方顶住此人的后腰，袁爷伸手把此人胸口窝上的衣服撕开一看，期门穴正穴位上鼓起了鸡卵大小的一个包，薄如葱皮儿，好像是一股气体，带着鲜血，从穴眼里往外冒。书中暗表，只要这层薄皮一破，司徒朗就非死不可。袁爷右手捂住肉包儿，手心并不挨上，然后较丹田气，达于掌心，用自己的真气包围住肉包儿，使其受力均匀，这样才不会破。随后用这股真气压着肉包儿里的气血，让其回到此人的身体内，硬把这肉包儿挤瘪了，封住正穴位，这工夫可不短。最后把此人的鞋袜扒掉，袁爷骑马式下蹲，用左右掌心按住司徒朗的左右脚涌泉穴，把真气提上来，顺掌心进入脚心，推动此人的周身血液循环，全身穴位、五脏六腑都活了，十二重楼周而复始，恢复正常。再看此人，脸色也由白转红。

书中交代，此人正是司徒朗，被张林的金丸打中死穴，万无生理，可巧遇上袁大化，起死回生，胜过苏耽的橘叶井泉。相传汉朝的苏耽种橘树，并且凿了一眼井，凡有病的人吃一片橘叶、喝一口井水，立刻痊愈。您看后来药铺门前所挂的匾，橘井泉香，就是这个典故。

袁爷叫赫连方撤下来，把司徒朗放下，用被子盖上，熬些小米粥。过了很长时间，司徒朗恢复过来，喝了两碗粥，整理衣服，穿好鞋袜，下地磕头："在下身逢绝地，又被打中穴位，自忖必死，多蒙高僧搭救，生死人而肉白骨，弟子给您磕头。""弥陀佛，你姓甚名谁，因何至此，又被何人所伤？详细说来才是。"司徒朗就从自己学艺起，直到被张林打伤，一字不遗地详细说明。袁爷不住地念佛："你偌大年纪，知非改过，今日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看来你是两世为人哪。""是，弟子尚不知两位高僧怎么称呼？"赫连方把爷儿俩的来历说明，司徒朗赶紧跪倒磕头，这是师祖啊。司徒朗此时可说万念俱灰，情愿剃发为僧，身入空

门。书说简短，袁爷给司徒朗剃发，又换上僧袍，学习僧礼，这倒也是一身无挂。今天爷儿仨正在洞内谈话，秀娘母女来到，袁爷和赫连方才出来。

这时，司徒朗也出来了："弟妹，愚兄两世为人哪。"话音凄惨。秀娘一看："哎呀，老哥哥，想不到苍天保佑，您尚在人间。"过来磕头，悲喜交加。司徒朗让她们一一见礼，到洞中又把详情细说一遍，众人感慨一番。到晚上吃完饭，就听前山响声大作，赫连方前去探看，回来一说，群雄已到山神洞。袁爷想了一下："你们爷儿仨全去吧，什么时候老僧召唤，什么时候司徒朗再回来。走吧。"这样，赫连方带路，秀娘把流彩虹宝剑交给司徒朗，爷儿仨一起来到前山，正赶上张林带弓箭手而来。

司徒朗回手拉剑，一声喝喊，已到近前。张林回头一看："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司徒朗就到了，流彩虹奔脖子就抹，张林下意识缩颈一躲，司徒朗剑扎右肋，张林死尸栽倒。宫悼见势不好，一害怕，海川右手钺尖子正扎在他肚子上，宫悼惨叫一声，死于非命。也是这二贼罪有应得。秀娘拉剑过来，替下父亲，直取杜古，剑扎前胸，杜古闪身一躲。秀娘快如闪电，抬左脚正踹在他的右胯上，嘭，杜古趴伏在地。秀娘用脚一踩，举剑要剁，于大爷高喊："秀娘，不得无礼，那是你叔父。"赶紧过来搀起杜古，让秀娘拜见叔父。杜古心说：非得把我踩在脚下才介绍，可谁叫我把哥哥的鞭打掉了呢？喊住兵丁，那边苗爷也不打了，聚拢过来，童林上前见礼，司徒朗备叙前情，真可谓死里逃生。玉芝见过杜古："伯父，为什么连我一起害呢？"杜古脸一红："唉，这都是你二叔宫悼办的。"秀娘这时当众介绍玉芝，并宣布将她许配给玉耳，自己做两家的主婚人。一切皆大欢喜。

处理完善后，众人一齐到前厅落座。杜古这才问："司徒义士，你们到底干什么来？我杜古不招灾，不惹祸，得罪不着你们呀。"司徒朗把探听到西安侯落在天锡山的消息一说，杜古恍然

大悟:“你来时怎么不提西安侯一字?”“惟恐走漏风声,西安侯逃跑哇。”杜古点头:“不错,他是落在天锡山。”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您还记得藏峰岛东南古玄真出山的那条水路,有一大闸可以泄水吗?山破之时,陶源带着西安侯等人分坐小船逃出藏峰岛。除了西安侯,逃出来的人还有陶源、贺清虚、胡千里、杜清风、燕雷、赵登、赵亮等一共二十人。等半路上受伤的人养好伤,然后陶源带领众人东出潼关,来到天锡山,投奔宫悼。宫悼留下他们,派人四处打探消息。杜古一盘算,天锡山无险可守,如果官兵来剿,以何抗衡?自己占山为王,不交税,不纳粮,已是违法;如果再勾结西安侯,等于招致灭门之祸,还得把他们撵走。思来想去,杜古寻到一个去处,天锡山东北有座三杰岭,岭东南五十里朱家堡,四水团围。庄主是哥儿仨,大爷翻手托天朱平,二爷单臂举鼎朱彬,三爷赤面铁臂佛朱通,都是明朝后代,素有反意。他们的军师叫五行奇门道赵福清,文武双全,精通消息儿埋伏,把一座朱家堡修得铁桶相仿,固若金汤。把宫悼找来一说,宫悼满口答应,转告陶源,他们一行才离开天锡山,投奔朱家堡。

杜古说完,众人才知晓原委,司徒朗道歉不提。海川跟杜古一商量,暂驻天锡山,然后派人去朱家堡探听消息。谁去呢?海川要去,侯二侠拦住他:“你今晚不必去,等探听明白,你再去不迟。我走一趟。”最后,杜古、于廷、苗泽和侯杰老四位前往朱家堡。书说简短,耗到初鼓,老四位把军刃带好,杜古头前带路,出离天锡山,往东就奔三杰岭,再往东南就奔朱家堡。四位脚下用力,约有五十里,只见群山怀抱,村子周围都是大树林,街道整齐,有五百户左右的人家。树林外是护村河,有五丈宽,河水很平静,但也很深。河北岸仍是大树林,参差茂密。老四位绕林一周,见吊桥都在南边拉起,无法进去,杜古和于廷能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可侯苗二位办不到。四人只好转到西北树林内,正设

法进村,忽然东北方密林深处走出一个和尚,看不清楚面目,但个头很大,来到正北,脚蹬水皮儿,身法展动,很快就过去了。四人都愣了,疑惑不解,到河边一看,原来河边埋在地里有根石桩子,离地面有半尺高,在水皮儿上悬着一根豆瓣铁锁链,这和尚是踩着锁链过去的。这四位一研究,咱们也过去吧。鱼贯而行,眨眼间到达南岸。

书说简短,老四位进西村口一看,路北的房子宏闬高大,实在讲究。杜古轻声说:“朱家的消息儿埋伏很多,大家一定留神。”然后打手势,长腰上房,蹿纵跳跃往里走。来到三层院,四位上南房,见北大厅灯光明亮,照如白昼。前出一步廊,门前站着八名彪形大汉,北屋内人影摇摇。仔细一看,迎面架几案八仙桌,上首坐着西安侯允禵,接着是贺清虚、胡千里和陶源,两旁站定杜清风等一干漏网之人。下首一共坐着三个人,第一位是个大高个儿,赤红脸,一身蓝,花白的眉毛,大三角眼,五官端正,正是大庄主朱平;第二位是黑脸,浓眉大眼,是二庄主朱彬;第三位是个老道,雪白的头发,面似三秋古月,一部银髯,正是赵福清。屋里说得正热闹,就见老道站起身来:“无量佛,侯爷您稍坐,为臣告退。”老道挑帘出来,迈步下台阶,站在院中,点手往房上指:“何人胆大,夜探朱家堡?山人五行奇门道赵福清恭候,请下来吧!”

# 第二十七回　青杨镇午夜失人头

夜探朱家堡，刚到就被人家发觉了，苗泽一拉宝刀，飞身下来。老道赵福清伸手从肩上抻出蝇刷，打稽首口诵佛号："无量佛，什么人竟敢轻捋虎须？"苗爷一掖宝刀："在下常州苗泽，人称赛判儿飞行侠。"左手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宝刀斜肩就砍。赵福清一撇嘴，脸上透着看不起，上右步，蝇刷一摇，飞起左腿，把苗爷踢出一溜滚儿去。正滚到东墙根，嘎吧，吱扭，一块翻板，苗爷连人带刀栽进去；嘎吧，翻板又合上。苗润雨三十六路天罡刀，也是上中等的侠义，今天跟赵福清一比，一合未走，竟然被擒。于廷、杜古、侯杰同仇敌忾，全跳下来了。

于爷单手摇鞭，太公钓鱼，盖顶打来。赵福清插蝇刷，拉宝剑，上步闪身，剑奔脖项。杜古在右边，捧剑就刺。赵福清剑穗儿晃面门，进步撩阴奔于爷；跟着上右步，跟左步，回身进步中挑，奔杜古的小腹，杜古和于爷捯腰后退。二侠双镢走双锋贯耳，三吊角儿把赵福清围在当中。幸亏屋里没出来人，老道这口剑招数展开，力敌三人，瞻前顾后，闪左防右，这老三位占不得丝毫便宜。于爷一想，人家贺清虚他们都没出来，只这一个老道，我们都不敌，要等人家都出来，我们谁也跑不了。想到这里，他高喊："二位，咱们赶快出村，有什么话外面去讲。"三位不敢耽搁，各自纵身上房，人家还真没追。这三位仍然从北面踩铁锁链出去，来到树林内，一商量，先回山报信吧。

天光大亮，老三位回到天锡山，到大厅见群雄把事情经过一说，大家都十分着急。正在这时，就听外面有人喊："海川，大事

不好了！”兵丁挑帘儿，进来一人，正是老洒海金元。

书中交代，前文书马四爷去贝勒府后始终没回清真寺，金爷有点儿不放心，跟丁瑞龙、伍金堂、铁木金打了声招呼，别上点穴镢，就奔王府来了。金爷到门前一瞧：“嗯？”在府门西边，下基石三层砖上画着一个白圆圈，用画石画的，倍儿圆。金爷一想，这是绿林人做的暗迹，看来他对王府非仇杀即偷盗，怎么我不来也没事，一来就有事？真巧。金爷刚要喊回事，里面出来一个人，二十多岁，戴着红缨帽，一身蓝。他是新来的，刚当三天班儿，脾气还挺大。有这么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说的就是他。金爷刚上台阶儿，他手一挥：“下去下去，少往里蹓跶！”本来老洒海也不讲修饰，穿的米色绸长衫，上边还有不少油点儿。这位气儿挺粗：“你这个老头儿有什么事儿，找谁呀？”金爷故意装得害怕，嗫嚅地说：“我是牛街的金元，给王爷请安，顺便沾点儿光。”“你候着。”这人往里来，刚到垂花门，二总管何春正出来。这人请安：“回总管的话，外边来了一个老头儿，自称牛街金元，请求见王爷沾点儿光。奴才请示王爷见不见。”何春一听，撒腿往里就跑。原来海川走后，雍亲王惦记马四爷的事，今天早晨还让何春何吉去清真寺给金爷请安，顺便打听打听情况。还没去呢，现在金爷来了，何春赶紧往里跑，把这个下人可闹迷糊了。

何春到上房一回，雍亲王赶紧往外跑，何春何吉带着三十几个下人在后边跟着，这位也跟着吧，他可不明白怎么回事。胤禛到门前：“洒海爷，您来了！”金爷要请安，雍亲王赶紧抱住。金爷说：“王爷，您这府门头儿可改规矩了，草民不知道哇。”胤禛一愣：“洒海爷，本爵没改规矩啊，谁给回的？”“改了，您这底下人跟我要门包儿。”雍亲王一听，火冒三丈，敢情他最烦这个。“谁要门包儿来的？”金爷一指：“就是他。”这个下人哭的心都有了，哆嗦着跪倒在地：“回爷的话，奴才不敢要门包儿。”何春踢了他一脚：“混虫，洒海爷能说瞎话么？”何春这一脚是救他，王

爷在气头上呢,你还顶嘴说没要,这不等于说老酒海撒谎么?果然胤禛大怒,看这人又眼生:“何春,打他四十竿子,把他轰了!”“嗻。”王府打人可不用板子,用竹竿灌入水银,不用说四十下,十几下这人就残废了。这时金爷一拦:“王爷,您别生气,也别打他。您叫他把那包银子还给我就行了,不多,散碎银子也就六两多。”雍亲王自然应允:“把银包还给酒海爷。”这下人起来到田粮处,把上项事一提,央告众位帮他凑凑。有人就问他:“那你要的门包儿呢?”这位都哭了:“我哪儿要门包儿了,是您跟我要零花儿呢。”众人也不好意思乐,给他凑了六两多银子,用纸包好交给他。他回来一呈,何春接过来递给金爷,金爷打开一看:“不错,是我刚才那包儿。”亏不亏心哪?金爷重新包好:“王爷,这银子不是我的,我这是讹他,您看这银子多碎,不定多少人凑的呢,还给他吧。叫他以后认识我点儿,再到您府上来,就别轰我了。”雍亲王心说:您这么大年纪,还冒坏哪。叫下人给金爷赔礼,银子交还,这事儿算完了。

胤禛刚要请金爷进去,老酒海一摆手:“王爷,先别忙,您请出来看看。”雍亲王出来:“什么事?您叫我看什么?”金爷一指:“您问问这白圈儿是什么时候有的。”众人一听,怎么金爷一来就有事啊。雍亲王一问,谁也不知道,都以为是小孩子淘气画的。金爷摇头:“王爷,有什么话进去说吧。”来到客厅,这回倒省事,上次马四爷来,新买的茶具正用上,又命人准备教席。雍亲王问金爷的来意,老酒海把来找马四爷的事情一说,胤禛一摆手:“别提了!”把以往经过述说一遍,最后问到这白圈儿,金爷一笑:“王爷,您可别害怕,今晚您府上要闹贼,而且不为盗窃,为的是仇杀。”“酒海爷,本爵过去听说这种事是有些紧张,现在不然,别说还有您在,我心中有底,单凭本爵的武艺,来几个蟊贼草寇真不在我心上。您看呢?”“王爷,尽管您现在武功不错,咱们拿狸猫也要当虎打。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最小,可以喻

大。您让二位总管挑选十个胆大的，叫他们每人预备两根绳，准备捆贼。然后您再告诉内宅，今晚千万不准走动，下人都去睡觉。”雍亲王答应。

吃完晚饭，耗到天黑，何春带着十个彪形大汉走了进来。金爷一瞧，嗬，好雄壮，都跟头等扑户二等扑户似的，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四楞的胳膊起青线，小辫赛过毛轴，一身汗搭汗，腰系皮鞓带，刀螂肚儿的靴子，全是新剃的头皮，五股三编，小辫打紧，拧眉瞪眼，踢七个，打八个，那意思放个响屁都能崩趴下仨俩的，瞧着就那么横。雍亲王一笑：“您看行么？”金爷站起来，走到十个人面前，这十位努着眼睛，鼓着太阳，撇唇咧嘴。金爷问头一个：“有劲儿么？”这位一鼓腮帮子：“有劲儿。”老洒海并食中二指一杵他胸脯，嘣！这位当时就瘪了：“呦！”“还有劲儿么？”“老洒海爷，您把我的劲儿给杵没了。”金爷回到座位上坐好，把今晚要拿贼的事情一说，这十个人一听就含糊了，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还是雍亲王说：“你们只管捆贼，至于拿贼，有老洒海爷足矣。”这十位才放心，一边五个站好，把灯熄灭，屋内一片漆黑。

耗到二鼓，只听衣襟带风的声音，唦——贼人来了。金爷、雍亲王和何春何吉都到了大厅门口，隔帘子往东配房上瞧，手按中脊有两个人。上首这位一身夜行衣，寸排骨头纽，绒绳勒住十字袢，背插单刀，绢帕缠头，兜裆裤裤，薄底靴子；白煞煞的一张脸，花白胡须；下首这位也是夜行衣，插单刀，面似生羊肝，花白胡须。雍亲王还真认识他们，前门外孝顺胡同西胜镖局的镖主，镇西方鲍古鲍天机和闪电神鲍图鲍殿元。本是西川路的大贼，自从剑山一灭，他们在西川路上吃不开了，镖局也关门了，二人迁怒于海川，这才来王府报复。金爷怕王爷逞能出去，伸手扽出一只点穴镢，挑帘笼到院中，一招手：“下来！”鲍古探臂膀亮出单刀，越脊前坡，连人带刀一块儿下来。金爷上左一划步，右手

镢照刀背上一砸,仓啷啷,刀就出手了。点穴镢在他肾俞穴上,嘭的一下,鲍古动转挪移困难,扎煞双手,呆若木鸡。鲍图拉刀下来,脑后摘巾。老洒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褪头一躲,在他肋窝上一点,鲍图也是纹丝不动。金爷长腰上房,往四外观看,银河耿耿,星斗闪烁,四下无人。

这时何吉何春陪着雍亲王从大厅出来,站在廊檐下。金爷下来:"二总管,您叫出他们来把两个贼捆上吧。"何春答应,进大厅一看,人没了,八仙桌的桌围子来回抖动。他一撩,嗬,这十位脑袋拱屁股,还往里钻哪。何春气得照一个人的屁股就踹,把他们扽出来,这十位臊眉搭眼地到院中,金爷踢躺下一个,他们捆一个,把贼人押进客厅。雍亲王细问一番,二人全招了。第二天自有人拿着王爷的名片,把鲍氏弟兄送到北衙门,领国法受王章不提。

单说雍亲王和金元一商量,不放心海川去天锡山一事,胤禛就想请金爷辛苦一趟。金爷想了想:"王爷所说,敢不遵命,草民去一趟天锡山。""您要愿意,我想请您带些物件可以么?"老洒海想:王爷不过是给海川捎些吃的用的,当然不能推辞。"王爷吩咐,我一定带去。"雍亲王一指自己:"您把我带去。"金爷一愣:"王爷,这可不行。您是金枝玉叶,爱新觉罗皇族,我天胆也担不起。"雍亲王一笑:"您还记得当年在八卦山么?以海川之能,尚且把我带往云南,那时我对武艺可说一窍不通;而现在本爵精于此道,再说此次近得多,又有何不可?您的意思是北京有一府两县,五营二十三汛,五城十五家,三步一个堆儿,五步一个栅栏,眼明手快的官人到处都有,可就拿昨晚来说,幸亏您在,总算化险为夷;您要不在,本爵依然涉险。因此不如我随您去天锡山,见到海川就没您的事了。"金爷一想:"好吧,王爷,出城以后您可得听我的。""那是自然。"商量妥了,雍亲王开始递假条报病,皇上恩准在家养病,然后叮嘱何吉,二十天一续假。应用之

物准备好，装了一个褥套，金爷背着，多带路费，二位离开京城。

这一出来，无论远处一城，还是近处一郭，一山一水，雍亲王都流连忘返。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走到真定府地界，天到巳分，眼前一个大镇店，男男女女，伛偻提携，推车担挑，接踵摩肩。书中暗表，此地是青杨镇。两人随着人流进来，依着金爷的意思，赶紧找馆子吃饭，可雍亲王一眼看见路东有个把式场子，摆着很多板凳，靠东墙有一张桌子，放着茶壶茶碗，桌后是一条长凳，坐着四个年轻人，当中这位三十多岁，那三位也就二十挂零。旁边站着的还有十几个，身后墙边放着各种军刃。就听人群里有人说："少师父，每次赶集时现在都练上了，今天老师父没来，就别等了，您先叫大家练吧，一会儿老师父还不来么?"当中这位站起来："师弟们，既然乡亲们这么说，咱们就下场子练吧。"只见这些人立刻脱衣服，下场子踢腿打拳。雍亲王在前，金爷扛着褥套在后，二位瞧热闹。雍亲王看着看着，觉得他们练得不怎么样，就问老洒海："老伙计，你看练得如何?"金爷本来心里就有气，放着饭馆不去，瞧这个干什么？这一问，气话上来了："您是爱看这个，机灵一点儿的狗打起架来都比这个好看。"金爷说话是北京口音，这么大岁数说话难听，乡亲们可就都回头看他们了。

果然，练武的不乐意了，桌后边站起一个来："这是哪位说话?"雍亲王不含糊，往前一迈步就进来了，一指自己："朋友，话是我说的。"这位是三弟子，叫周堃。他来到近前："这位师父一定是大武术家喽?"胤禛还真客气："武术家不敢当，揍你很有富余。""在下讨教。""可以，请。"周堃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掌恶狼扒心就到了。胤禛上左步一挂他的胳膊，周堃一撤，胤禛右臂一长，就是个大嘴巴。周堃一闪，左眼躲过去，右眼角没躲过，中指正扫上。"呦!"周堃一捂，猫着腰，眼睛可就睁不开了。金爷乐了：大把抓的武术也能打人啊。二弟子叫龚顺，大高个儿，有力

量,过来问心一掌,胤禛上步一躲,伸右手一捋他的手腕儿。龚顺见势不好,急忙往后一撤手,雍亲王用的招数不错,右手也攥住了,可人家往回一扽,力量很大,没抓住人家。龚顺一招躲过,可没敢再进招。他想:明明是人家松手,我才逃出来,不然顺手牵羊,我得来个前栽,看来人家让着我哪。他一愣神儿,雍亲王见机会来到,右手对着龚顺的左脸打来。龚顺赶紧甩脸,虽然躲过去了,可胤禛的右手又回来了,正扫上他的左眼角。龚顺一捂眼,猫着腰直转悠。“别害怕,还有谁来?”四弟子计良迈步过来,二人交手。这计良身法灵便,招数很快,雍亲王只有躲闪,进不去招,可着急了。

老洒海一看,差不多了,把褥套放下:“掌柜的,别给我包圆儿,咱们一人俩。您先下来吧。”雍亲王走后留招,封住门户:“老伙计,我让给你,别人我可不让。”他站到一旁。金爷过来,计良一摆手:“你还是叫他过来,你这么大年纪行么?”金爷一撇嘴:“我怕你招我生气,我要是生气,就把你摔死。”计良这气:“老儿如此猖獗!”泰山压顶,拳就到了。金爷右手金丝缠腕,计良往后闪,金爷右手一送他,咕嗵,仰面朝天。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大乱。大师兄叫赵德成,脸上有些难看,迈步过来,左手晃面门,右手一个切掌。金爷上步一闪,右手抓住他的手腕,左手横在胸口上,用的是吸力,就看赵德成随着老洒海转了一个圈儿。金爷左手一用力,咕嗵,赵德成摔倒在地。

这时,就听有人喊:“老师父来了!”南面人群一分,进来一人,六十多岁,黄脸膛,齐口的花白胡子,一身蓝,长得精神而且一团正气。赵德成站起来一说,这位一抱拳:“二位把我弟子打了?”雍亲王过来:“我们一人打俩,我打这俩有记号,一个左眼,一个右眼。”“很好,我来讨教二位的本领。”金爷赶紧上前:“朋友,我先奉陪几招。”老头儿对老头儿,又都是齐口白胡子,看来都是老表。这位仔细打量金爷,一抱拳:“这位老爸爸,您身后

别的是单只点穴镢吧?""不错。""您是北京牛街清真寺金老洒海爷?""正是老朽。""哎呀,您是成名的剑客,我听师父提过您,我给您请安。"过来行礼,金爷把他搀起来。老者劝散了乡亲,这才报名。原来他叫霍林霍景然,外号常山白眉叟。金爷可没暴露雍亲王的真实身份,只说他是北京人,姓胤名禛。霍林客套几句,执意请二位到自己家中。

盛情难却,雍亲王和金元跟着霍林往南走,到十字街往东,东口路北清水脊的门楼,进二门来到正房客厅。擦脸漱口,酒宴摆上,金爷请雍亲王坐在正中,霍林很不乐意,劝酒劝菜,席间就问:"胤老师住在北京什么地方?""在下住在北城根。""您有外号么?""有,我叫天下第一侠。"这外号还是当初夏九龄起的,现在雍亲王自己说出来了。霍林一愣,就要问什么时候贺的号,金爷赶紧把话题岔过去了。到晚上安排睡觉,把雍亲王安置在东房,看王爷躺好了,把灯捻小,老洒海将门倒带,来到北屋。霍林也命徒弟们都睡觉去了。

屋里就剩下爷儿俩,霍林想问,金爷一笑:"有些事你不清楚,我这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咱们也休息吧。"二位各在椅子上一坐,闭目吸气养神。金爷总惦记着东屋。刚交三鼓,老洒海猛然惊醒,虽然什么也没听见,但凭绿林人的警觉,他感到东屋有事了。霍林睁眼一看,金爷下地了。"老爷子,您干什么去?""到东屋看看。"说着,挑帘笼出去,霍林跟随在后。到东屋推门进来,一挑里间的软帘,一股血腥气钻入鼻孔。金爷一看:"啊!"床上床下都是鲜血,雍亲王的人头踪影不见!

老洒海脸色更变,回身一把抓住霍林的前胸:"你要了我的命啊!"霍林直央告:"老爸爸,这真没想到。不瞒您说,我在真定一带也小有名气,成名的绿林道也得赏个面子,猫狗小贼也不敢。这一定是胤大侠带来的仇人,昨夜趁机下手。这不是他死了么,我霍林设法给他报仇。这件事算我倒霉吧。"金爷一瞪

眼:“算你倒霉?你说得轻巧,咱们两人都得灭门九族哇!”霍林不以为然:“老爷子,他这侠客连我都不知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他是当今万岁爷第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府,爱新觉罗氏,胤贝勒爷,晋封雍亲王。”霍林一听,脑袋都炸了:“哎呦呦,老爷子,您可坑苦我了!这么尊贵的大人物,您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要知道是王爷,就不往家里让了;即便请来,我也不留住下;即便住下,这一夜不睡觉我得打更。嘿!我因为这个灭门九族,我犯得上么?”霍林这话还真对,人家绝不会巴结王爷。金爷一松手:“霍林,你为人我还信得过,可你这些徒弟呢?”“老爷子,那咱们去听听。”

把灯吹灭,带上门,爷儿俩来到西院北房一听,这几个徒弟确实没睡,但商量的是明天怎么找姓胤的报仇,这就说明此事与人家几个徒弟无关。爷儿俩点点头,回到前厅,金爷说:“霍林,这件事不好办,明天老夫赶奔天锡山找海川前来,此事总赖老夫不肯驳王爷的面子,今日才有此灭门之祸。我走后,不准传扬,东屋严禁进人,你要牢牢记住。”霍林点头答应。次日清晨,金爷离开青杨镇,直奔天锡山而来。到这儿一打听,海川确实在内寨,有喽啰兵引路,这才来到客厅,见海川述说经过。

童林一想,头探朱家堡,老哥哥苗泽涉险,现在又逢这种逆事,自己得亲自去趟青杨镇。他把想法跟大家一说,让众人暂且按兵不动,跟着金爷又回来了。到青杨镇,进霍家,霍林迎接,见面施礼。海川一瞧,霍林是忠厚长者,不像坏人。海川细问:“这两天有人来过么?”“没有人来过。”“王爷出事的屋里有人去过么?”“也没人。”“好吧,我到屋里看看。”爷儿仨来到东房,推开门,海川站在门外,往屋里看了一眼,然后进来。挑北里间的帘子,海川先看床下,然后到床边掀起被单,查看一番。海川不但小心,看得还很仔细。最后他一招手:“洒海爷、霍老英雄,你们二位进来吧。”这二位过来:“海川,你看如何?”海川一笑:“你

们放心，这死尸不是王爷的。首先，王爷睡觉绝不能穿鞋，您看床下没鞋，再看这鞋是扳尖靸鞋，不是王爷穿的。再说，死尸穿的是夜行衣，王爷能穿么？”又一指床单：“再看看这床单，撕下半块去，一定是把人头包走。不过尽管不是王爷，但出主意的人也够高明的。这样吧，死尸也不用验了，更不用报官，今晚请老英雄派人把死尸埋了吧。”霍林满口答应。您听，这可得童林说，因为他是官人，将来有事，童海川盯着，私埋可不行。

把门带上，爷儿仨来到上房，漱口洗手。金元和霍林大大松了一口气，到晚上埋掉死尸不提。雍亲王下落何处？海川恭请霍景然，赶奔天锡山，下回再说。

# 第二十八回　西域侠初探朱家堡

童林邀请霍林师徒助阵，霍景然义不容辞，安置好家务，带着四个徒弟，和金元随海川赶往天锡山。一路上遍访雍亲王的下落，但音空信杳。到山里安排住处，众人相见，海川把青杨镇的事情一说，大家疑惑不解：究竟王爷去了什么地方呢？吃完午饭，喽啰兵进来禀报，说山外来了一人，自称河南马骏前来拜望。“哎呀，马老前辈来了，赶快出迎！”童林非常高兴，这时马四爷来了，说不定王爷就有下落了，自己的宝剑也有眉目了；再说，人家是武林前辈，又是老哥哥侯振远的师父，跟二哥侯杰的父亲一样，人敬人，鸟抬林，所以亲自迎接。众人到外面一看，不单马四爷捻银髯笑容可掬，身后站定的雍亲王也是笑容满面。

书中暗表，马四爷出了雍亲王府，离开富贵巷，穿过孔庙、成贤街，来到天泰轩吃饭。吃完了，天色已晚，大街上路静人稀。四爷来到富贵巷，进了胡同口，正沿北边墙根往前走，忽然一条黑影从王府蹿到路南，身法很快，刷的一下就过去了。四爷想：我可刚从王府出来，这个人要是贼，偷点儿贵重物品，我可有嫌疑，我得把他逮住问个明白。想到这里，四爷长腰上房，就追下来了。前边这位也不含糊，见四爷身法奇快，也吓得够呛，脚下用力，离开北京城，过芦沟桥往南奔。眼看四爷就要追上了，前边这位一害怕，钻进庄稼地了。这一来四爷就不好追了，只好从西陵易州往西走，跟着他进了大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环抱，崚嶒大山，起伏不定。四爷直追到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已入山西境界，把人追没了。四爷心说：老了老了，我栽这么个跟头，王府

也别回去了，烦恼皆因强出头，干脆回家吧。四爷转身往回走，走得就慢了。

这天来到真定府地界，进了青杨镇北镇口，路西有个清真饭馆，四爷上二楼，靠东楼窗有张桌子。四爷脸冲北坐下，要酒要菜，自斟自饮。无巧不成书，四爷往楼下一看，正见师弟金元扛着褥套，陪着雍亲王看把式。四爷生气：王爷是金枝玉叶，你敢保着出来？这得担多大风险！四爷可就留神了。好在接下来动手，王爷赢俩，金元赢俩，连人家的老师父都打了，他这才放心。四爷一看，又要跟着去人家家里，赶紧候了饭账，出饭馆尾随于后。直跟到霍家门口，四爷抽身回来，找个店房住下。

到晚上二更天，四爷从后窗出来，来到街上。猛然就听路边北房上有响动，四爷一看，一人施展夜行术，从西向东走。书中交代，此人也是霍林的徒弟，还是计良的叔伯哥哥，叫白面狠毒鬼计方。不过他可不是善类，结交贼匪，仗势欺人，被霍林逐出门墙，从此计方对霍林怀恨在心，总想寻机报复。今晚他听弟弟计良说有客人住到霍家了，老洒海他不敢动，可那个天下第一侠武艺平常，于是心起歹念，要一计害三贤。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四爷就跟上他了。计方轻车熟路，直奔东房后窗，纵身进去，回手拉刀。这时胤禛猛然惊醒，见计方怒目横眉举刀往下砍，刚要躲闪，四爷照贼人的肾俞穴就是一点："王爷受惊了。舍弟大胆，公然把您的金身大驾请出北京，而且疏神大意。草民不来，说句我们清真的话，您出了捏帖了，必须要教训他。王爷，我把您带走。"雍亲王点头起身。"这个贼人怎么办？""行刺本爵，理应处死。"四爷从计方手里拿过刀来，将其人头割下，撕下一半床单包好人头，把贼人放在床上，用那一半盖好。四爷拿着刀和人头，扶王爷从后窗出去。这件事马四爷做得干净利落脆。

书说简短，四爷保着雍亲王出离霍家，到旷野荒郊，把刀和人头埋好，又回到店房。雍亲王把海川丢剑和天锡山的事情都

说了，四爷明白了：看来我追的夜行人就是偷剑的正凶。后来金元离开霍家，海川又前来青杨镇请霍林，四爷保着雍亲王跟着也就来到天锡山。

众人见面，二爷侯杰过来请安，四爷拉着他看了半天："你是老二呀？""正是。""你婶母就想你。""侄男有时间一定去请安。""你见到鸣远了？""见到了。""你们以后要多亲多近。""是。"众人依次见礼，海川他们又给雍亲王道受惊，大家欢天喜地来到大厅落座。马四爷一指金元："师弟，你这么大年纪，胡子都白了，办出事来不前思后想。王爷是金枝玉叶，尊贵之人，你敢把您带出北京。既然带出来，就该兢兢业业，倍加小心，半道上还要踢人家的场子，还让王爷与人家动手，倘若王爷被打，那还了得？踢了人家场子，你还去人家家里，霍林固然是好，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心隔膜。到霍林家里，吃了饭还让王爷住下，你就该精心保护，为何疏神大意，被贼人趁机而入？幸亏愚兄赶到，不然岂不是灭门之祸？"金爷连连点头："您责备得对。大概就是这一回了，下次绝不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雍亲王直拦着："老英雄，这事不能赖洒海爷。"海川也一笑："老爷子，老洒海爷是成名的前辈，您说什么您都诚心敬意地听着，不过老人家您也是只知人非不知己过。"四爷大笑："海川，你这不是指责我么？"海川诚惶诚恐："老人家，弟子天胆也不敢。""没关系，你说吧，老夫哪些不是。""老爷子，您在王府时说吃完饭就回来，为何一去不返？古人杀鸡为黍，以候宾朋，以其一言九鼎啊。"

书说至此，插个典故。相传后汉范式和张劭是最好的朋友，张劭告诉范式，三年后重阳节，我到贵府造访。二人分手。三年后，范式禀报母亲，范母杀鸡做饭等候，至日落仍未见范式踪影。张劭苦等至深夜，隐约见范式随风而来。张劭大喜，急忙盛情招待，范式却不食不语。原来范式忘记了重阳之约，经人提醒才知

是今日,悔恨不已。闻古人云"魂能日行千里",为不失诚信,范式嘱咐妻子:死后尸体暂不入土,待张劭来见。后自刎而死,魂魄驾阴风千里赴约。海川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一句话,三年都算数。

马四爷一笑,把追赶夜行人走山西的事情说了一遍:"海川,你的宝剑丢了,老夫一定帮你找回。"海川连连作揖:"谢过老前辈。"海川接着又说:"不过您既在青杨镇发现他们,就该现身见面,为何袖手旁观呢?您晚上去霍家搭救王爷,童林没齿不忘,可您杀了贼人,以假尸混充真人,这可危险。洒海爷当时一急,或许能把霍老英雄置于死地;我童林一急,就许自戕而死。此事关系好几条人命,您办事时为何不前思后想呢?""海川,这可是王爷的主意。"雍亲王赶紧把话接过来:"这件事是我请老爷子办的。"海川一摇头:"这是您当时一怒之下做的决定,而马老前辈经验丰富,应该想到此事的后果。"四爷心想:这件事自己的确应该承担下来。"王爷不必为我遮盖,看来错误是在老夫身上。"海川一笑:"老人家,别人可以犯错,惟有您是群雄的表率,怎能犯错呢?"四爷也说得好:"老夫已经错了,你看怎么办?""您认打认罚吧?""认打怎么说?""谁也不敢打您,只有遍撒绿林柬帖,把各门门长和教门的诸位先生都请来,您当众承认个错误。""兴师动众太麻烦,认罚呢?""西安侯和一干武林人逃到朱家堡,我哥哥苗泽被擒,生死不明,就罚您去趟朱家堡吧。"四爷点头:"那就认罚吧,都谁去?"于廷、杜古、金元,再加上马四爷,四老夜探朱家堡。

书说简短,到了晚上,带好军刃,杜古带路,爷儿四个离开天锡山,直奔朱家堡。四爷吩咐杜古去南边,师弟去东边,于廷去北边,然后在朱家大厅会合。老三位走了,单说四爷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进了朱家堡,来到朱家,四爷越墙而过。来到三道院中,四爷在后坡扒中脊往北厅观看,只见一干人等都在。陶源正

说哪:“赵道长,我们在朱家堡积草囤粮,难道不怕江湖武林豪侠的干涉么?”赵福清口诵佛号:“无量佛,陶壮士,不是山人口狂,贫道自涉江湖,阅人甚多,尚未看见武林中有何项长三头的能人。”陶源不以为然:“离着朱家堡就近之处,现有关家铺今古侠关九公,此人是人间剑客,艺压武林。倘若此人出头,于朱家堡不利哪。”赵福清一撇嘴:“关九公老迈年残,不堪一击,贫道岂能惧他?”“孟县苗家寨,左挎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神翁无影大侠苗越川,那可是了不起的武林前辈。”“哼!苗越川流入江湖,鸡鸣狗盗,算不得出奇的人物,他也不敢来此轻捋虎须。”“考城县的铁胆剑客山朋、龙亭镇的双锐扫日月风里飞虎啸九天周琪,都是一代人杰。”“道路遥远,何能来此?即便前来,山人不惧!”“老仙长,附近还有一位武林景仰、专管世间不平之事的老剑客,就是卫辉府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此人需要提防一二。”“无量佛,马骏年岁已大,足不出户,即便前来,不足为惧。”猛然间就听南房上有人喊话:“跳梁小丑,草寇蟊贼,也敢背地里议论老夫!”屋里顿时大乱。“什么人?”“四太爷马骏!”哗——嚓楞楞军刃响,北屋灯光骤灭。除去西安侯以外,全都纵到院中。

金头龙赵登欺四爷年老,一捋钢刀:“老匹夫竟敢到朱家堡撒野!”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臂砍来。四爷生气,上右一闪身,左手抓住赵登的右手腕,右手挂风,直击顶梁,一掌震碎天灵盖。赵登惨叫一声,死尸栽倒。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赵亮亮出双刀:“老儿伤我兄长!”抡刀就劈。四爷脚踏中宫,两手一托双腕,右脚照定赵亮的裆里就踹,啪嚓!赵亮毙命。一合未走,震死赵登,踢死赵亮,震慑群寇!五行奇门道赵福清真急了,上步剑走白蛇吐信。四爷亮出双镢,上左划步右手镢扫堂,赵福清一迈,四爷倒打紫荆关,右手镢又回来了,啪!正抽在老道屁股上,赵福清一溜滚儿,站起来就跑:“姓马的,你敢追我么?”“追你又

待如何?”四爷知道老道是往消息儿埋伏里引他,自己虽然一窍不通,但心里有谱:你到哪儿,我到哪儿,丝毫不差,你能奈我何?

单说赵福清往九宫阵里引四爷,从东角门出去,顺着箭道往后走,脚下用力,到第九层院子,四面都是房。靠南边地下有个铜拐子,犹如人的胳膊,从地里出来半尺就拐弯儿了,有一寸多粗。这是九宫阵的机关。平常铜拐子冲北,随便走动;如果把铜拐子拧到冲西,这九宫阵立刻改样儿。赵福清想用手去扳,可四爷追得紧,腾不出工夫,他只好用脚去扳。老道左脚到这铜拐子西面,右脚伸到铜拐子里边,用右脚一拨就行了,可四爷身法太快,老道脚才杵到里面,四爷也到了。老人家左脚扎根,右脚踹老道的后腰,啪嚓!赵福清身体前栽,可脚还在铜拐子里,这一下脚和腿腕就分家了,老道惨叫一声,当时就死过去了。

这一声惊动了看守九宫阵的两位高人,在屋里一开机关,哗啦啦,整个院落全变了。马四爷站脚的地方是一个四方台子,所有院子里的地板完全撤去,变成水池,碧波荡漾,水里长着莲花,九朵是一组,整个院子一共八十一组。这时从西屋飞身出来两个人,长腰下到白莲花上,身轻如燕,好似狸猫。“朋友,请下莲花桩玩一玩。”马四爷精神一震,二目凝神。原来这莲花相隔半步等于人迈一小步,这叫莲花桩,如果一不留神掉到水里,水中藏有恶毒的暗器,不死必伤。

马四爷带好双镢,飞身下来,脚踩莲花桩,抱拳拱手:“朋友是哪方高手?请通名报姓。”这二位都是瘦身材,一个略高些,一抱拳:“在下关东人氏,追云叟崔庆,这是我弟弟金刚叟齐建功。敢问阁下贵姓?”马四爷通名报姓,然后轻身提气,飞身欺进,右掌挂定风声,奔崔庆胸前便打。崔庆闪身移步,双锋贯耳,奔面门打来;齐建功继而跟进,夜叉探海,直奔四爷脚跟捣来。四爷高喊:“来得好!”双脚腾空飞踹齐建功,又并食中二指点崔庆的哽嗓,这两招都是在空中的动作。这是黑夜,不得用眼,一

边打仗一边还要顾着莲花，不然一脚踩空，死伤不提，一世英名付诸东流，那就算栽了。这三位斗在一处，或长腰远纵，或提气高冲，此起彼伏。小节目叫一老会二老。这关东二老也是江湖名手，是铁背金蟾贺超的师爷，也是赵福清的亲师伯。

打了足有三十个回合，关东二老渐渐落了下风。崔庆擅打暗器菩提子，可以说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之间打香火，白天能打银针落地，百发百中，出奇制胜。这菩提子如同小枣儿那么大，纯钢打制。崔庆伸手掏出四个来，他明白，像马骏这武艺精纯的人物，一颗无济于事。这时正好四爷使了一手倒卷珠帘，长腰反纵，脚刚落到莲花桩上，崔庆一抖手："打！"四点寒星，分两路打来，上边俩打四爷的乳下穴，下边俩打四爷的腿腕，急如星火。四爷双臂一震，身体腾空而起，两脚躲过菩提子，一点莲花桩，空中铁板桥，右脚踹向前方，身往后仰，凭左脚的支撑，右手横着一抄，把另两颗菩提子抄到手内，接着猛的一抖："来而不往非礼也！"刷，分两路，左打崔庆右肩，右打齐建功左肩，嘭，嘭！"哎哟！""哎哟！"两人晃了几晃，没掉到水里，各自捂着肩头："老剑客武艺精奇，我二人钦敬，不恭之处待日后请师父向您赔礼。""令师何人？""黑水渔夫焦焕义、白山隐士焦焕仁。"四爷想：看来我是惹祸了。焦氏弟兄还有一个妹妹凌波仙子焦焕云，兄妹三人受业于毒龙真人古月明。这叫一老会二老，羞走关东客。

您往后听，后文书五打聚英山，马四爷丢失二宝，一样是康熙御赐黄马褂，一样是给马四奶奶的御赐九连环。马四爷下关东，跑死马禄，累死侯宝，林云龙拼死上白山，秦鸣远舍命下黑河，云龙得了黄马褂，鸣远得了九连环，霍金章竹节擒毒龙。霍金章就是前任清真门长、马四爷的师伯，外号万里彤云擒龙叟。这是后话不提。

马四爷直奔前厅。这时报警锣声响，沧海变桑田杜古第一

个进了朱家堡，飞身上房，朱家堡的人全在厅前。陶源用手点指："杜古，我们君臣流落到天锡山，你挑拨宫悼把我君臣赶到朱家堡，现在又带人两次搅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出尔反尔。今日陶某与你一死相拼！"回手拉剑。杜古一声冷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主持正义的人皆不会饶恕你等！"也拉出宝剑。陶源剑走燕子穿林，杜古里剪腕，然后横剑就抹，二人打在一起。于廷、金元二位也到了，与杜清风和胡千里战在一处。这时，马四爷从后面赶过来，从角门蹿出，双镢直奔胡千里双腿。千里长腰一蹦，四爷反手卧看巧云式，啪嚓！一镢抽到后腰上，胡千里就是个马趴。贺清虚仗剑上前："无量佛，马骏无礼！"剑就到了，四爷躲闪进招。这时，单臂举鼎朱彬在房上高喊："弓箭当先，诸位后退！"梆子一响，东西房上强弓硬弩，如同暴雨飞蝗。四爷一看："我等不可恋战，急速撤出朱家堡！"说着，长腰上南房，几位跟着往外走。出了西庄门的护城河，四爷一看，短了杜古，老三位只好先回山。

回到天锡山，已然大亮，众人都等着呢，看杜古又被陷，非常失落。四爷把详细经过一说，众人无不点头咋舌，看来朱家堡的消息儿埋伏十分了得。这时，有喽啰兵来报，太原府神掌地行仙石宝魁老侠前来拜见。童林不敢怠慢，与司徒朗和张方赶紧迎接。石老侠的姑娘许给夏九龄，一晃好几年没动静，老爷子有点儿着急，把家里的事托付给银钩太保尚义，自己赶奔北京雍亲王府。听何吉一说天锡山之事，老侠客马不停蹄赶过来，这才见面。把石爷接进去，见着雍亲王，老侠把心事一提，胤禛满口应允，并答应亲自主持，石爷道谢不提。又说到朱家堡的埋伏，石爷想了想："海川，你还记得太原府七星山么？咱把百灵先生袁化请出来，荡平朱家堡，弹指之间哪。"海川一拍大腿："对呀！石老哥哥，烦请您替我去一趟吧。""可以，再去一位更好。"司徒朗说："我去吧。"于是，老哥儿俩离开天锡山，去请袁化。这边

马四爷叮嘱海川："你告诉大家，袁化不到，谁也不准私自去朱家堡，以免涉险。"海川答应，传下命令，谁敢不听？连马四爷都发怵，别人就不用提了。

消息传到后宅院，秀娘听了，好胜心顿起，准备夜探朱家堡。玉芝很明事理，委婉相劝。确实，善于泅者死于水，善于猎者死于兽。但秀娘艺高人胆大，无论如何也要去。吃过晚饭，问好路径，秀娘出离天锡山，展开身法，轻蹬巧纵，不多时来到朱家堡。顺着树林由西往东走，忽然有人叫："弟妹，你怎么一个人来了?"顺声音出来两人，前面正是苗泽，后跟着一个红脸大和尚，四十岁上下，五官端正，精神饱满。书中暗表，他正是赤面铁臂佛朱通。

原来朱家哥儿仨都是皇族，是明朝三字王的后人。满清开国，并没有杀戮明朝的后代，他们是大明皇帝的远户当家，国亡后就流落到河南。朱平朱彬总有恢复明朝的意愿，惟有朱通，他认为明政腐败，官吏贪污，满清入关，主持神器，励精图治，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为何再起纷争，涂炭生灵呢？三爷不满兄长的所作所为，但又无法说服他们，只好外出游山玩水，饱览大好河山之美。谁知这一外出，巧遇高人授艺，赤面铁臂佛出世，救苗泽弃暗投明，下回再说。

# 第二十九回　于秀娘逞强遭凶险

朱通行走江湖，也是他运气好，误走云迷谷云迷寺，得到铁掌禅师常慧的赏识。常慧是吕晚娘的四师妹，她的徒弟飘摇仙子方美娘也就是于秀娘的师妹。常慧让师侄、明镜寺的明镜和尚收朱通为徒，授艺十年，朱通的武艺突飞猛进。中间回了趟家，见两个哥哥请赵福清当了军师，家里修造消息儿埋伏，招军买马，积草囤粮。三爷大为不满，但又拦阻不了，只好回到明镜寺。这回索性皈依三宝，剃度为僧，明镜和尚给他起名赤面铁臂佛。学艺回来，大爷二爷很不乐意，但木已成舟。三爷把家庙修葺一番，搬到那里去住，又为了方便出入，修了一条铁锁链。苗爷他们四位第一次来，就是朱三爷引进来的。

苗爷被擒后，押进土牢。当夜三鼓，朱三爷进牢救人，带着苗爷到了朱氏家祠，各自把事情经过说明，感慨一番。朱三爷说："两位兄长不度德不量力，以弹丸之地要与朝廷争衡，事败之后难免领国法受王章，身遭灭门之祸。贫僧把老侠救至此处，是想托您的人情，将来请您从中斡旋，免我全家之难，则贫僧一家存殁均感。不知老侠肯答应否？"苗爷说得好："阁下识大体明大义，今晚搭救在下就是明证。我兄弟童林是主要负责之人，我一定跟他去说。但令兄所犯实属十恶不赦之罪，能否赦免，苗泽不敢担保。""听老侠之言，足见您是忠厚长者，贫僧谢过了。"朱通留苗泽住了几日，把朱家堡的情况都告诉了老侠，今晚苗爷告辞要走，朱通相送，刚出树林，巧遇于秀娘。

苗泽为双方作了引见，问明山里情况，得知秀娘前来探庄，

伸手一拦:"贤妹的武艺去朱家没问题,只是消息儿太多,令人防不胜防。贤妹是女子,倘有闪失,诸多不便。"朱三爷也拦:"贫僧在这里居住多年,对道路甚是熟悉,但对这消息儿埋伏,所知寥寥无几,只知其十分厉害,姑娘去之无益。依贫僧之见,你兄妹还是回天锡山吧。"秀娘艺高人胆大,也不听劝:"大师父,我只是想亲临其境,别无他意。既然来了,怎能空手而回?无论如何,我得亲自去一趟。"苗爷知道她的脾气:"高僧,这样吧,咱们三人去趟朱家,看看就回去。烦请您做个识途老马吧。"朱三爷无奈:"好吧,既然如此,贫僧愿做前驱。"

三人先后走过铁锁链,进树林来到后院大墙,飞身上墙。这时,就听前面大厅锣声响亮,看来好像有事情了。墙下是个大花园,往东有不少花厅,也有不少房子。穿过花园,往南有九层大院,东西配房不计其数。西边通前厅,有条箭道,东边也有条箭道。来到箭道北头,就听锣声响得非常急。朱三爷低声说:"苗老侠,您和姑娘在此稍候,贫僧到前面查看一下,等我回来再行动。贫僧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要动。"说完,往南走了。九层大院子,离前厅很远,朱三爷一走就没回来。工夫一长,秀娘着急:"苗大哥,您在这里等,小妹我去前边看看。"也不等苗爷说话,秀娘脚下用力,就往前来了。苗爷再想阻拦,为时已晚。

单说秀娘身法极快,顺箭道一直往南,就见路东路西都有门,有的院子里黑洞洞,角门也漆黑;有的院子有灯光,门口也发亮。过了四层大院子,西边有个角门,透出灯光,两扇门开着。秀娘停住,手扶门框往院里看:好大的院子,栽种奇花异草,浓郁芬芳。这角门在东南,南房是前院的北房,东西房各五间,屋里有灯,院里很亮。姑娘往里一探头,东房南山墙吧嗒一见响,有个人影转过墙角往北跑去。秀娘心说:有人发现我了。她伸手拉过落叶秋风扫,也不顾朱家堡重重埋伏、步步危险,长腰进院。到墙角这儿往里看,见此人挑帘笼进北屋,北屋灯光明亮。秀娘

伏腰奔北窗，来到窗下，用左手小拇指钻了一个口儿，眇一目往里看。只见四壁皆白，很是讲究，北墙有张桌子，桌后坐着西安侯允禵，身穿便服，光头没戴帽子，一条黑发辫，身穿银灰色长衫，手拿一本书，桌上放着一杯热茶，冒着热气儿。西安侯偏身坐着，双手托书，把眼睛挡上，而刚进来的人站在桌前，好像是报告什么事情。秀娘当初在藏峰岛战船之上对西安侯看得很仔细，心说：天夺其魄，我把你扎死吧。

秀娘右手持剑，上了台阶，直奔里间屋。左手挑帘，猛一长腰，往桌前一蹦，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突然，秀娘就觉着左脚的地面一沉，赶紧重心后移，拿桩站稳。坏了！只见上面天花板突然开了，下来一个大鸟笼子，足有七尺高，一尺半见圆，把秀娘扣在笼中，嘣！响声巨大，灯苗一晃。原来这西安侯是假的。真所谓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再说这笼子跟真鸟笼子一样，漆黑的豆瓣锁链通到天花板内，大拇指粗的铁棍儿，相隔不到二寸。

秀娘一惊，可毕竟身怀绝艺，一想：我这落叶秋风扫乃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锻造而成，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豹，斩金断玉，削钢剁铁。我把这铁棍儿削折，不就出去了么？想到这里，秀娘把宝剑斜着从缝隙中伸出，照铁棍用力削去，吱吱吱，只蹭掉一点漆皮儿。原来这是风磨铜打造而成，擅避宝刀宝剑。秀娘又一想，我把上面的铁链砍折，把笼子扛倒。于是长腰起来，左手抓住笼子掌儿，右手伸出去，抡起宝剑，仓仓仓，无济于事。这铁链也是风磨铜打造的。秀娘心里凉了半截，再看脚下是木板地，干脆把木板剁开，刨地出来，强似束手待毙。她用宝剑尖往下戳，仓仓直响，木板下面也是风磨铜。嘿！自己是堂堂晚娘剑客之徒、山东五老之女、童海川之妻，倘若被擒，岂不羞死？我自己栽得起，我丈夫还栽不起呢。真是善于泅者死于水，善于猎者死于兽。人家马老剑客都不来，我逞什么能，斗什么胜

呢？您看，明白了吧？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秀娘悔之晚矣，现在是一筹莫展。她心一横：不如死了，以免贻羞后世。秀娘无法横剑，只得把剑提过头顶，想把自己扎死。“唉，想不到我于秀娘命丧于此！”这时，猛然间门外有人喊：“师婶慢行拙志，侄男来也！”帘子一起，从外边进来四个人。头一个是个头陀和尚，灰僧袍，别着青铜蛾眉刺；刀条子脸，短眉毛，三角眼，通官鼻梁，菱角口，薄片嘴，薄片耳朵。第二个是个二十岁小孩儿，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左耳上有只金钳子，一身蓝衫。第三个长得十分俊俏，面白似玉，二龙斗宝间刺着一朵金莲花，倜傥不群。第四位是个白发老人，中等身材，米色长衫，赤红脸，细长的白眉毛，虎目有神，手拿一条军刃，与众不同：三尺六寸长，核桃粗细，纯钢打制，外罩紫金衣，如同一只人手，攥着拳，二拇指冲上，这件军刃叫紫金禹王槊。来的前三位正是张旺、于斗和凤岐。

前文书何金标引领年羹尧兵进万林庄时，咱们说过，这三位找地方躲起来看热闹了。火烧万林庄、怒斩何金标，三人吓坏了，不敢再见钦差，就在藏峰岛周围住下，探听情况。到最后西安侯逃走，张旺跟二小一商量，前往河南访查其下落。这一日进了河口镇，到镇上最大的饭馆太白楼吃饭。来到二楼雅间，于斗冒坏，他问了一个遍，最后跟伙计说：“我们吃抻面吧，你把老腌咸菜缸里的咸汤儿舀上半碗，用花椒炸了，这叫炸咸汤儿过水面。”伙计这骂，可又是生意，不能不做。张旺也是嘴欠：“伙计，我们喜欢吃这个调调，不在乎钱。吃完饭，给你二百两银子小费。”伙计高兴，跑到楼梯口一喊，楼下伙计带后灶一片谢声。书说简短，吃完过水面，结完账，伙计跟张旺要这二百两银子。其实张旺要掏得出来，他真给，他不在乎这个，绿林侠义花钱如流水，既然说出来就得给，不栽这跟头；可今天他没钱，就要赖皮了。伙计急了，伸手就打。他哪里是张旺的对手，被和尚一个嘴

巴，顺楼梯就轱辘下去了。这一来，太白楼可就乱了。这时东家到了，一位老者伸手一拦，问明情况，冲张旺说："二百两银子是你们说的，不是我们要的，说了不给，反倒打人，其理难容。三位不是想打架么？随我来。"就把三人引到自己家中，进门绕过影壁，来到院中央。

老者往这儿一站："三位，一齐过来也可以，单打独斗也行。"张旺往前一赶步："弥陀佛，我先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奔太阳穴就打。老者白虎洗脸，左脚扁踩卧牛腿，嘭！张旺应声而倒，出去一溜滚儿，躺在地上半天没缓过气来。于斗一看，知道人家武艺高强，自己和凤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上前一躬到地："老前辈，没领教您贵姓？"老者一托银髯："老夫姓王名绵字子步，江湖人称万里雷声长眉叟。""原来是王老前辈，小子不知，多有冒犯，请您海涵。"各自通报名姓。王绵一看，都是自家人，也不好说什么了，赶紧让到客厅。命人去太白楼又订了一桌酒席，老少四人边吃边聊。吃完饭，于斗拿出二百两银子，算是包赔人家的损失，这就不提了。王子步细问三人来意，张旺把剑山和藏峰岛的事情都说了："老人家，我们此来是查访西安侯的下落，您可有耳闻？"王子步一笑："老夫隐居于此，不问外事。此地往北五里有一小村叫孙家坨，住着我的一位拜弟，姓孙名宗字孝慈，江湖人称神机妙算赛管辂金秋叟，天文地理、阴阳八卦，无所不习，而且广交绿林好汉。不妨我陪三位去拜会孙宗，或许有个耳闻。"三人点头答应。

次日赶到孙家坨，家人禀报，孙宗把四人接到上房。张旺进来一看，屋里挑山对联，八仙桌上摆着算卦的棋坨，上边有字：休生伤杜景死惊开。黄铜的签筒，里边插着六十四根竹签，朱红油漆的长筒六爻盒放在小铜盘内，里边有六个康熙老钱。介绍已毕，王子步把来意一说："贤弟，你的卜卦胜似君平，请你占算一下，西安侯落在何方？"孙宗微微一笑："兄长，占算婚丧嫁娶可

以,惟有西安侯毋须占算,他落在天锡山东南方向五十里朱家堡,仰仗地利,有意谋反。”“贤弟,既然如此,请你帮忙到朱家堡捉拿西安侯吧。”张旺三人也拱手相请。孙宗摇头:“众位,我们都是武林中人,何须相请?不过朱家堡的消息儿埋伏十分厉害,我等前往,无异于飞蛾扑火。必须要有懂得消息儿埋伏之人前去朱家堡,方能成功。离孙家坨十里之遥,地名高家井,住着我的朋友,姓高名平字文煜,人称脚踩梅花观北斗春和叟。他精通此道,我们请他前去,才能胜任。”众人一听,当然高兴,事不宜迟,立刻动身。

书说简短,爷儿五个来到高家井,孙宗上前叫门,不大的工夫,门分左右,出来一个矮胖子老头儿,四方大脸,紫脸膛,一脸大麻子,两只笑眼,鼻直口正,一部黄胡须,像个乡下土财主,面带忠厚之色。此人正是高平。哥儿俩见面,十分亲热,然后一一介绍,最后介绍到张旺:“这位姓张名旺,人称坏事包。”高二爷一抱拳:“久仰大名,由这外号,足见您为人忠厚,长处不捏,短处不掐,忠厚老成。”张旺这气:干嘛批我这外号哇?他打问讯:“弥陀佛,听孙老英雄提过您,脚踩梅花。您这外号可不对呀,您这梅花都长到脸上,您一脸大麻子,怎么叫脚踩梅花呢?您脚心也有麻子么?”众人大笑,高二爷也乐了:“大师父好学问,我这外号看来要改。孙贤弟,你们爷儿几个先去北屋客厅,我和大师父攀谈攀谈。”孙宗他们走了,高二爷同张旺唠了几句家常,然后二人往里走,进了门,东西房各两间,当中是个虎坐的门楼,二门里是四扇绿油漆洒金星的屏风门,都关着。进门楼往东一拐到院里,高二爷说:“大师父,您去北屋,我告诉厨房预备酒饭。”张旺答应,进门楼往东拐,是个月台,下月台是院子,一尺见方的方砖墁地,东西各三间厢房,北大厅五大间,挂着帘子。

张旺正走呢,就见高二爷在门楼底下一拧开关,哧儿,一块方砖一撤,从砖下边蹦出一只小狗来,是哈巴狗,皮毛跟真的一

样,从尾巴下边通着一根弦,到地底下。张旺觉得好玩,蹲下身,用手一摸小狗的嘴巴。这狗一扭脖子,汪汪一叫,张嘴就把张旺的三个手指头咬住了。张旺疼痛难忍,往回一扽左手,可了不得了,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一块方砖一只狗,连蹿带蹦,有咬头发的,咬僧袍的,咬裤子的,又撕又咬。张旺狼狈不堪。这时,高二爷一拧机关,哈巴狗各回原位,方砖合上,院里恢复平静。孙宗他们都跑出来了,连道受惊。高平也跑过来了。张旺暗气暗憋:"高麻子,你害苦我了,你好不了!"高二爷大笑:"原谅原谅,我跟你闹着玩哪!"把众人让进客厅,自有人帮助张旺收拾僧袍不提。

寒暄几句,孙宗和王绵把事情经过一提,高平满口应允,但也说了,自己这点能为与赵福清相比,犹如匙水对沧海。他又举荐一人,就是潼关里柳亭镇的阚化阚伯仁,江湖人称展翅大鹏落昆仑五行叟,他是南阳卧龙庄灵心妙手诸葛化老先生的大弟子,他二师弟就是寿阳县袁家屯的百灵先生袁化,三师弟是山东泰安州于家坡的于化龙。高二爷又说:"阚化对于消息儿埋伏,精通其中玄妙,胜似赵福清万倍。但我与其并无深交,只知阚化有一挚友住在河口镇正南荆家村,姓荆名富字云亭,人称凤翅飞舞乱浮云寒梅叟。如果能通过荆富请出阚化,可说万无一失。"王绵一听,面有难色,说明原委。原来他和荆富同在河口镇收徒,徒弟都是年轻人,难免背后议论,久而久之,结下梁子。但王绵一直避而不见,故而暂且没有发生过冲突。今日听高二爷这一提,王绵说:"看来我得回避此事。"

刚说到这里,有王绵的家人来报:"老员外,荆家村的荆老英雄带着三十多人到咱的把式场把东西砸了,把人打了,扬言您不露面,他就不走了。您快回去看看吧!"这位先到孙家,知道主人到这里来,又马不停蹄赶过来报信。王子步一抱拳:"众位,我得回去看看。"孙宗一拉他:"哥哥,您见着荆富怎么办?"

“贤弟，为这件事，愚兄让之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众位不用多管，我看荆富有几合勇战！”张旺在一边插话：“王老英雄，你和荆富都是本地人物，为了弟子而伤陕西五叟老弟兄的和气，不值得。咱们大家全去河口镇，能够说合说合才好。”众人点头，离开高家，直奔河口镇。

书说简短，众人来到把式场一看，窗户也破了，门帘子也撕了，屋里的陈设也摔了，院里站着上百口子人，当中一个老头儿，矮身材，双肩抱拢，一身蓝衫，脚下福字履；圆脸，两道雪白的眉毛，二目有神，面沉似水，怒容满面。一见王子步，飞身过来：“王绵，今日老夫与你势不两立！”举拳要打，张旺过来一拦：“你是谁，如此蛮横？住手！”“阁下何人，多管闲事？”“哼！你不是荆富么？我姓张名旺，在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大人帐下当差，奉命到此处抓差办案，我们来请王老英雄协助。你为何仗势欺辱于他？”荆富一愣：“啊，你是官人，我们是绿林同道之间的私事，与你无关。”张旺一瞪眼：“你妨碍本上差邀请王老英雄协助官府，致使漏网之贼逍遥法外，这是什么私事？再说，你们都是武林前辈，须发皆白，只听弟子的过耳之言，对事实不加详察便兵戎相见，何能表率下代？你们都是近邻，忘了乡土桑梓之情，反目成仇，视古来桃园亮节、羊左高风，能不羞愧？山东五老，异姓结盟，却情同手足，祸福与共，传为美谈。你们陕西五叟，也是盛世耆英，却煮豆燃萁，乡里勃谿，为武林不齿。都是成名人物，战败王子步，你又有何露脸增光之处？王子步战败你荆云亭，他又有何扬眉吐气之地？常言说得好，退一步想，过十年看，忍让是人的美德。你偌大年纪，凭匹夫之勇，争一时之气，只能为后世所不齿！”张旺口若悬河，滔滔不断，真是唇枪舌剑。

再看荆云亭，百炼钢化作绕指柔了，脸一红，低头不语，最后嗫嚅地说：“听阁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偌大年纪，倒显得老夫不是了。王子步，我们的事搁置一边，所毁之物在下一定赔

偿。既有上差请你，荆某告退，咱们以后再说。再见。"说着，就要带弟子走，张旺伸手相拦："荆云亭，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你把人家场子全砸了，扬长一走，你心里也过不去，不如多年夙怨今朝了却，风吹云散，明日相见就是好宾朋。你作个揖，说句软话，不就完了么？"荆富一愣。王子步很机警，立刻过来一躬到地："荆贤弟，千错万错仍是劣兄的不对，谁让我比你痴长几岁，我赔礼。"荆云亭也就趁这机会下台阶，连连作揖："王兄，是我不对，腹不能容物，只听徒弟挑拨传言，便与老兄为仇作对，望千万不要记恨。"张旺一手托两家，满天的云彩散了，真是皆大欢喜。王子步索性在太白楼设宴，连徒弟全算上，上百口子人全到二楼，开怀畅饮；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宾主尽欢。酒宴之间，王子步把要请阚化的事情也说了，荆富慨然应允，约定第二天一同去请阚化。

简短截说，次日五鼓，老少七位英雄动身来到柳亭镇，到阚家见到阚伯仁。阚爷是个大个儿，肩宽背厚，身穿白绸子长衫，河南绸裤褂儿，脚下厚底福字履，紫脸膛，高鼻梁，金睛叠抱，四方海口，一部白胡须，精神饱满。彼此介绍，一一见礼，让到客厅落座。荆云亭把事情一提，阚化低头不语。荆富忙问："贤弟家中难道有事么？"阚伯仁长叹一口气，道出其详，众人无不惊骇！

# 第三十回　会五老齐集朱家堡

阚化有两个儿子，长子阚龙，长得俊美，武艺不错；次子阚虎，长得憨厚，不太会说话。这一日，天快黑了，家里来个大姑娘要借宿。阚化带着阚龙把姑娘接进来一问，这姑娘报名刚肠女姜瑞芝，是老剑客姜达的孙女。阚化也没多想，就安排姑娘住在西厢房了，阚龙住在东厢房。次日清晨起床，阚家父子照例要到练功房练功，只有阚虎来了，阚化很不高兴，再一找，结果连阚龙带姑娘不翼而飞。最后没办法，阚化让阚虎前往山西寿阳去找姜瑞芝，打听阚龙的下落。书说简短，阚虎到姜宅门口一嚷，有家人赶忙把他拉进来，这事儿好说不好听啊，让乡亲们听见不就坏了么？正好飞天小白龙姜天瑞在家，一问阚虎，得知事情原委，到内宅把事情经过一说，姑娘姜瑞芝差点儿气死。瑞芝刚十几岁，真着急了，到前面跟阚虎打照面。阚虎也愣，愣说就是姜瑞芝把哥哥拐跑了。姑娘一气之下，禀明父母，带好路费，随阚虎奔柳亭镇面见阚伯仁。

为了赶路，两人连夜而行，天过四鼓，离柳亭还有三十多里路，忽然从西往东来了一条黑影，身形窈窕，电掣风驰。姜瑞芝撒腿就追，可就把阚虎落下了。瑞芝一喊，这人站住了。这时，天就蒙蒙亮了，瑞芝一看，是个女的，一身藕荷色，左额上肿起一块，好像是什么东西打的。瑞芝拉剑问其名姓，这女的报名姜瑞芝，姑娘一听："原来就是你冒充我的名字，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真假刚肠女，宝剑对宝剑。十几个回合一过，还别说，真姜瑞芝还就不是假姜瑞芝的对手。此时恰巧阚虎气喘吁吁赶到，

假姜瑞芝贼人胆虚，不敢恋战，撤身逃走。两人也没追。天光大亮，来到柳亭镇，正赶上众人都在，阚伯仁正说这件事情。

瑞芝进来，依次见礼。阚化请姑娘坐下，瑞芝这才问："阚老英雄，您看我是您见到的姜瑞芝么?"阚化一摆手："不是不是。""您儿子堵住我家门口，说我姜瑞芝拐走他哥哥，这我担得起么?"阚化一抱拳："姑娘是姜老剑客的后代，有良好的家教，岂能越礼？我儿阚虎缺心眼儿，不会讲话，姑娘多担待。"瑞芝这才把昨晚与假瑞芝碰面交手的事情叙说一遍，阚化点点头："只怕我儿有了危险。"刚说到这里，阚龙从外面走进来了，众人大喜过望。阚龙行礼已毕，阚爷赶紧问："你因何被救回家?"阚龙这才述说前情。

原来那天天过二鼓，院中有声响，阚龙赶紧出来，这时假瑞芝也从屋里蹿出来了："这位大哥，有贼人了，您随我来。"说着，长腰上房。阚龙也上房了，二人一前一后出了镇，来到旷野荒郊。阚龙就问："姜姑娘，哪儿有贼啊?"假瑞芝扑哧一笑："阚大哥，我跟你闹着玩呢。"一抬腿，就把阚龙踹倒了，过来捆好。那位问了，阚龙怎么不还手？第一，阚龙没防备；第二，这姑娘的本领比阚龙胜强万倍。假瑞芝夹起阚龙往西北方向跑，出去有四十里地，山根下有座小庙，两层殿，一座山门，庙叫风月庵。老尼姑有八十多岁了，又聋又哑。假瑞芝夹着阚龙，越墙而过，直奔东配殿。点亮灯光，把阚龙绑到椅子上，假瑞芝说："阚大哥，我爷爷是姜本初，四大名剑的二爷，论门第也比得上你们；我姜瑞芝人称刚肠女，自问长得不错，虽不比西子王嫱、飞燕玉环，但也天姿国色。你二十多岁，我也二十多岁，年貌相当，我嫁给你多好哇。"阚龙剑眉双挑："呸！身为女子，自择夫婿，真乃无耻！可惜姜本初，身为剑客，竟有此败坏家门的孙女。我阚龙堂堂男儿，行端履正，自古桑间濮上，钻穴逾墙，千载后必将留下骂名，而你就不怕给你爷爷丢脸?"阚龙破口大骂，最后假瑞芝急了：

“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宰了你！”

这时，就听西配殿上有人喊，声细如女子：“好女贼，还不出来受死！”假瑞芝手提宝剑飞身到院中，刚站稳，房上的弹子就下来了，啪！正打在假瑞芝的前额上。她一甩脸，额角上就见血印了。跟着，弹打连珠，啪啪啪就是三下。假瑞芝长腰上东配殿，仓皇而逃。结果跑在半路上正与真瑞芝见面。再说这位英俊的小伙子下来，到屋中把阚龙的绑绳解开。书中代言，这就是金弓女二郎苗飞霞，去陕西找他爹爹苗润雨和师父冷运回。阚龙赶忙行礼，谢过救命之恩。彼此通报名姓，苗飞霞报了个假名字，金弓小二郎苗霞，然后匆匆告辞。飞霞往北，阚龙往南回家。

阚龙叙述完事情经过，瑞芝说：“我一定要找这假姜瑞芝。她只是围着太原府方圆几百里冒充我，与我家中大有妨碍。”阚化点头：“此人可能与你府上有仇，借此报复，使你一家难堪。姑娘要访查，我想还是出潼关往东一带去访，我们去天锡山石羊寨，我们可以在天锡山会合。”瑞芝点头，这才告辞。阚伯仁这边把家务安置好，随同众人直奔朱家堡而来。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今晚来到朱家堡，从北面铁锁链过去，穿树林来到后墙。爷儿八位飞身上墙，阚化说：“这朱家堡分的是外八卦、里九宫，各按方位，都是转轮走弦，可惜没有阵图。如果有阵图，迎刃而解。你们先分三拨，子步仁兄带领张旺三人从东箭道走，高兄自己从西箭道走，孙、荆二位贤弟从西花园绕到前厅查看，咱们分头行事。”单说张旺他们从后面进来，就听前厅警锣连响，爷儿四个从房上往前来，见这院里灯光明亮，一声巨响，四人就是一愣。张旺打手势，四个人下来，到窗台下，张旺捅破窗棂纸往里一看，正看见于秀娘，干着急出不来。最后一说出名姓，张旺大惊，这才高声喝喊，拦住于秀娘。

张旺进来，通报名姓，秀娘很高兴：“老贤侄，快快设法救我出去！”张旺说：“王老爷子，咱们不如把这铁笼子抬起来，让我

师婶从下面出来。”王子步一拦：“不成。凡是这种消息儿，都套着机关，你要一搬笼子，恐怕有更厉害的消息儿随之而来。你们在此保护姑娘，我到外面寻找高平阚化，他们精于此道。”王子步迈步往外走，刚上房，迎面恰好遇上阚化。王子步一招手：“阚兄，这边来。”二位一同下房进屋，阚伯仁一摆手：“别动。如果一动笼子，我们大家都有危险。”秀娘心说：好悬，我如果一扛笼子，也是死。阚化先看了看笼子上面的铁链，通到天花板内，最后巡视一番，就把这假人撤开，站在桌子后边，两手一按桌子两头，这桌子顺四条腿往下一走，哗楞楞，笼子上边的铁链绷直。阚化继续用力，哗楞楞，铁笼子起来，忽悠悠往上走，离地不过一尺多高，秀娘赶紧猫腰钻出来。真是打开玉匣飞彩凤，斩断金锁走蛟龙。秀娘脸色发白，鼻子尖儿出汗，心里后怕：看来这消息儿埋伏太厉害。风岐和于斗也各自报名，众人一一见礼，秀娘道谢不提。

这时，前厅锣响得更凶了，老少群雄一同出来，顺箭道一直往前。原来前厅院内打上了，高平与燕雷正打在一处。高文煜一亮丧门螺丝棍，涮棍就打。燕雷闪身躲过，分双轮，月照云龙，直奔顶梁。高平闪身，二人交手。孙宗一抖链子镢，杜清风回手亮剑，互通名姓。孙孝慈左手链子镢一晃，右手链子镢丹凤朝阳，奔太阳穴打来。杜清风褪头躲过，剑走扫堂，孙宗长腰跳过去，二人打作一团。荆云亭右手宝剑高举，胡千里分双拦上前。宝剑往下落，胡千里左手拦一点，右手拦挂定风声，斜肩砍来。荆云亭缩颈藏头，宝剑扫堂，千里左脚一迈，右腿蹬他手腕。荆云亭久经大敌，见招数来得急，顺势一个倒提剑。没想到胡千里双拦一个金蛟剪，正把剑拿住，荆云亭输招了，这可就有性命之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子步正好赶到，同仇敌忾，一摆紫金禹王槊，照胡千里后腰便点。胡骏顾不得荆云亭，身随拦转，反臂一砸，王子步抽军刃，金鹏展翅，拦腰就打，千里闪身躲过，

二人过招。荆云亭站在一旁发怔:我跟王绵几十年,同行是冤家,积怨成仇,今天若不是人家不念旧恶,拼死相救,我荆富早死多时。看来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我今后一定捐弃旧恶才是。

再说孙孝慈大战杜清风,眨眼间就是二十个回合。杜清风剑走上盘,孙宗一躲,老道身子一转,宝剑擦着地皮,刷的一下就到了。孙宗拔腰一躲,老道外摆莲,一脚踢在孙孝慈的后腰上。孙宗往前一趴,杜清风上步就刺,惦记一剑致命。秀娘眼疾手快,燕子三朝水,越过孙孝慈,迎着杜清风的宝剑蹿过来,落叶秋风扫魁星题斗,一道白光闪过,仓啷啷,老道的宝剑就折了。灯笼穗儿一晃,中脐一脚,把杜清风踹出一溜滚儿去。秀娘往前一跨步:"王老英雄请闪过一旁,待我来!"王子步虚点禹王槊,往下一撤身。秀娘剑走麻姑献寿,直奔胡千里的哽嗓。千里双拦蔽面,刚要撤招,南房上有人高声喊:"好贼人!"下来四个人,正是马骏、于子玉、金元和童林。

原来姑娘尚玉芝送走秀娘后,回到内宅,思前想后,感觉不妥,叫丫环点起纱灯,来到前厅。见着众人,玉芝把情况一说,雍亲王一听就急了:"马老英雄,于姑娘太任性,一人前往,恐有不测。"四爷站起身形:"这姑娘真不听话。朱家堡的消息儿太厉害,我们还是赶紧走一趟。"于是,于子玉、金元和童林随着马四爷离开天锡山,脚下加紧,直奔朱家堡,走北面独龙索进来,循锣声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

马四爷飞身下来:"姑娘请闪过,老夫会他。"秀娘一闪,四爷过来,上右步双镢一晃面门,矬腰扫堂。胡千里一跳,从镢上迈过。四爷卧看巧云式,倒打紫荆关,照他屁股上打个正着,嘭!就是一溜滚儿出去。循环道长贺清虚勃然大怒,飞身抢步,举剑就击。四爷左步奔右上,左手镢打双腿,贺清虚迈步过来。四爷右转身,右手镢扫堂便打。贺清虚左脚面一平,右脚尖一点左脚面,抱元守一,一鹤冲天式,不等落地,拔腰起来,才躲过马四爷

的退步连环镢。贺清虚心说:好厉害,果然名不虚传!这二位打上,身法奇快,打闪纫针,就是十几个回合。贺清虚魁星点元,刺向四爷哽嗓。四爷往右闪,右手镢怀中抱月,从道爷身后腿腕往怀里来。贺清虚金鲤倒穿波,往后一纵,四爷右手镢长河斩蛟,刷,直奔贺清虚的右腿三里穴位点来。好个贺清虚,明知输招,死里求生,左腿一拧,四爷的镢正点在腿肚子上。如果不躲这招,点在三里穴上,这腿不废即折。贺清虚脚步趔趄,退出五六步远,稳住身形。

朱平高喊:"我等退进大厅!"朱家堡的人往大厅逃,直奔西里间。四爷也高喊:"进大厅捉拿西安侯!"他头一个蹿进去,老少男女,齐心合力往大厅里拥。这时,东西房上也不知怎么出来的强弓硬弩手,梆子一响,箭矢如骤雨飞蝗,直射北大厅。四爷见势不好,怕里面还藏有毒计,又后悔急于求成,使大家跟自己受连累,一看西里间没有后窗,四爷上了前窗的八仙桌。原来窗棂都是铁棍,有核桃粗细,每隔两寸一根。四爷两手抓住窗棂,运用神力,施展鹰爪力重手法,轧轧轧,把铁窗棂撕开,足能出去一个人。四爷看了看前面西房的北山墙中脊,都有兵丁。四爷气贯丹田,抱元守一,脚尖一点八仙桌,身轻似燕,捷如飞鸟,如一团柳絮,直上西房中脊。一个兵抡起弓来便打,四爷人往上来,伸左手揪住,往房下一带这个兵,日——就下来了。啪嚓!脑浆迸裂,当时死于非命。四爷奋起神威,大喝一声,抓起兵来,一手一个,从房上往下拽。这一来,兵丁立即钻入暗道夹壁墙。四爷在房上喊:"快出来逃跑!"大家飞身来到院中,立即上房。

众人离开朱家堡,直奔北庄口。就听锣声响亮,二爷朱彬率领弓箭手正把独龙索挡住。就在这紧要关头,河北岸老剑客冷镇赶到,雍亲王请您来打接应,来的正是时候。老爷子弹打连珠,隔河打弹,把弓箭手打散,四爷率领众人趁乱闯过独龙索。来到北岸查点人数,老侠苗泽也在其中。苗爷跟海川把三爷的

事情一说,海川满口应允。张旺把五叟请过来与大家见面,把救秀娘的经过也说了,海川道谢不提。此时天光大亮,众人回归天锡山,半路上又遇到姜瑞芝,随大家一同进山。到大厅见到雍亲王,正述说经过,没想到二爷姜本初到了,重新见礼。原来二爷到家后听天瑞夫妻把事情一提,二爷先到柳亭,又奔天锡山。瑞芝就问:“这冒充我的贼人是谁?”姜二爷长叹一口气,说出一番话来。

书中交代,当初姜二爷是俗家,人称碧目金睛客,娶妻刘氏,生一子姜志,人称钻云燕子。姜志武艺很好,但跟朋友学会了一件暗器,紧背低头钉。姜二爷知道后,就劝他停止使用,但姜志阳奉阴违,尽管不用,但总带着,以防不虞。这天他闲逛到宝珠山,发现了一头鹿,非常大,头上两只大鹿角,足有四尺来长。姜达的军刃就是鹿角棒,三尺六寸长。这东西非常难得,姜二爷只有两对儿,自用一对儿,大弟子水晶长老亚然要走一对儿。前文书说过,姜二爷给了弟子花纯一对儿,其实就是现在姜志看见的这对儿。姜志一时高兴,就发出紧背低头钉,正中鹿的哽嗓,当场毙命。谁知鹿是被人追出来的,此人叫巡山豹大力神聂元聂东恒,也看中了鹿角,要给他父亲聂天复作军刃。两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结果姜志再发紧背低头钉,打死了聂元。拿鹿角回家给姜达,二爷一问来龙去脉,吃惊非小,埋怨姜志不应为争鹿角打死人命,有违天理。姜志不以为然。书中暗表,聂天复威震宝珠寺,也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他弟兄两个,师兄苗越川,河南孟县人,江湖人称左挎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神翁无影大侠,武艺高强;神机妙手铁掌猴聂仇聂天复,心黑手狠,也是厉害角色。

果然,事情刚过三天,聂天复来访。原来人家发现了聂元的尸体,见哽嗓处有只铁钉子,起下来一看,上边有四个小字:钻云燕姜。这还不明白么?成殓尸首,入土为安,聂天复围好十三节链子鞭,前来寻仇。姜达以礼相待,百般解释,无奈聂天复不依

不饶。姜志在窗根底下一听，气往上撞，当场叫战。聂天复气坏了，到院中与姜志动手。等姜二爷取鹿角棒再到院中，为时已晚，聂天复掌震姜志，当时身死。姜志的妻子张氏身怀有孕，趴在丈夫身上，痛哭不止。姜达无心报仇，放聂天复而去，劝儿媳保重身体，然后大办白事。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老夫人想念儿子，郁郁成病，姜二爷这么好的岐黄之术，医不治己，老安人天年已尽，与世长辞。姜二爷越想越恼，派人请来大哥董乾，二人赶奔宝珠寺。董老剑客并未和聂仇动手，只是掷出铁球，击伤聂天复，以示警戒。然后哥儿俩回到姜家。十月怀胎，瓜熟蒂落，张氏生下一子，起名姜天瑞，一家人都很高兴。董大爷在姜家住了一年多，聂天复没来寻仇。可巧四爷董瑞来了，弟兄相见，非常高兴。大爷借机告辞，四爷就留下和二爷做伴儿。前后近三年，四爷也要告辞，谁知这天聂天复来了，而且请来一位帮忙的，山东曹州府东门里双戟盖山东褚源褚季鸣。

原来聂仇受伤后，将养身体，不久他的夫人林氏生下一女，夫妻起名红蝶。聂仇就想为女儿请名师授艺。恰好褚季鸣来访，与聂天复相见，相谈甚欢，很是投缘。聂天复把结怨之事一提，最后托付褚源："我与兄长一见如故，愿将妻女相托，小弟找姜达拼命，势难两立，只恐有去无归。那时您把我女儿养大，克绍箕裘，为弟报仇。"褚源肃然而立："贤弟托妻献子，褚源敢不从命。"聂仇叫出林氏和红蝶，筵前磕头。然后二人次日赶奔姜家。

双方见面，当场动手，褚源与董瑞战在一起，聂仇同姜达斗在一处。其实姜二爷并不想置聂仇于死地，但聂天复疯狂进招，加紧攻击，最后姜二爷急了，鹿角棒正打在聂仇的小腹上。聂天仇惨叫一声，躺倒在地。褚源不敢恋战，包好双戟，捡起鞭来，背起聂仇就走。而姜二爷从此皈依三宝，但不受僧名，还叫姜达，外号变成碧目金睛佛。再说褚源把聂仇背到家中，聂仇就死了，

林氏夫人肝肠寸断,当夜也悬梁自尽。白事办完,褚源带着红蝶回到山东,见姑娘绝顶聪明,想起了曹州东关白衣庵的老尼姑性惠,武艺高强,于是把她送到白衣庵学艺。而褚源年事已高,被侄子接到河南老龙口安度晚年,从此跟红蝶断绝了来往。

聂红蝶刻苦学艺,闻一知十,到十六岁时学了一身好功夫。可巧河南考城县百灵如意观的观主贺玄贞来看性惠,一眼相中红蝶。贺玄贞是贺清虚的胞妹,还是吕晚娘的五师弟,本领通玄,精湛过人。性惠把红蝶的事一说,贺玄贞十分喜爱,于是主动要求传授其武艺,把她带到如意观。贺玄贞再一教,这可不得了,眨眼十五年,红蝶武功超群,再加上她长得又好,贺玄贞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逍遥仙女。出师后,聂红蝶几次去山西找姜达,二爷都不在家。她听说姜达有孙女姜瑞芝,于是就想出冒名顶替之法,要败坏姜达的名誉。其实姜瑞芝才十几岁。聂红蝶这一冒名,头一回在广通寺遇到吕留良,二次遇阚龙被飞霞所打。这就是以往经过。

众人正在叹息,帘笼一挑,有人说话:“众位为我担惊受怕了吧?”众人一看,来者正是沧海变桑田杜春秋。原来马四爷头探朱家堡时,杜古在大厅前动手,一转身的工夫,突然来了一支冷箭。杜古往旁边一闪,没射着,可不由得气上心头。他一看,箭道口这儿藏着一个人,一个箭步蹿上来,这人撒腿就跑。杜爷快步向前,直往北追,西墙有个月亮门,这人出去,杜古也跟着穿过月亮门,骤觉豁然开朗。原来是个大花园,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君子竹、大夫松、荼蘼架、抱月桥。前面这人穿花越柳,快步如飞,杜古紧追不舍。到了一片假山前,这人不见了,杜爷飞身上假山,居高临下再巡视一番,看这假山也就两丈左右。杜春秋踮步拧腰,再往上蹿。没想到一落下来,是块翻板,嘎吧,吱扭,日——咕嗵!当时撒手扔宝剑,把杜古就摔蒙了。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杜古醒过来,用手一摸,周围都是草,但

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好在宝剑发光,杜爷把剑拿在手中,静坐常思己过,这时的杜爷千头万绪,汇于心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跟于廷的交情:我到山东,住在人家,吃喝款待,说文论武,弟兄六人,一处谈心。时过境迁,交情没了,把兄长的链子鞭打掉,使他偌大年纪败在自己手下,三十年之交抛于九霄云外。又想宫悼:明知其有悬石害人之心,自己为何不拦?这里还有侄女玉芝。幸而塞翁失马,遇难呈祥。但自己身为长辈,有亏天理。张林宫悼固然咎由自取,溯本穷源,自己也有责任。到现在被困此地,无人知晓,倘若被擒,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己把人家让到朱家堡,自己又带人打朱家堡,如果羞辱我一番,我有何脸面苟活于人世?不如一死,倒也干脆。杜古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 第三十一回　进古庙张方订良缘

杜春秋落入翻板，前思后想，要抹脖子，就听上边嘎吧一声响，露出四方的一块天空。杜古茫然不知所措。听上边有姑娘说话的声音："下边被困的是哪位英雄？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杜古赶紧回答："在下天锡山沧海变桑田杜古杜春秋。""老英雄不必着急，稍等片刻，我来救您脱险。""多谢了。"姑娘好像走了。时间不大，从上面落下一条绳子。"老英雄，您可以掴绳子上来。"杜古看离绳子尚有一丈四五尺远，宝剑还鞘，长腰起来，抓住绳子，掴绳上来，站稳身躯。杜爷脱离桎梏，心情舒畅，借星斗光华一看，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身穿一身素服，掩不住的俊俏，满头黑发，瓜子脸，弯眉大眼，鼻直口正，身形窈窕，非常漂亮。杜爷一躬到地："姑娘，救老夫于危难之际，吹泥絮以上青云，五衷铭感。在下道谢了。"姑娘万福行礼："举手投足之劳，何须挂齿。老人家，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寒舍一叙。"二人跳下假山。这姑娘走到一眼井旁边，伸进手去，拧了几下，嘎吧嘎吧，又听假山上边喀嚓一响，井旁边有个木盖，姑娘盖好，然后说："咱们走吧。"

杜古跟着这姑娘转到这所宅院的后边，再往东转，是宅院的东北犄角儿，好像是座庙。正门不开，西南有个小角门。推门进来，只见院里幽雅清静，栽种异草奇花，北大殿和东配殿有灯亮。姑娘奔北屋，一挑帘子："杜老伯，请进来。"杜古到屋中一看，这房子进身很大，西边是个木隔扇，雕刻得玲珑剔透，很讲究。有个门，挂着茶青色的门帘。北墙是个神厨，里边木架子如同台

阶,红油漆的,上边摆着许多牌位。神厨是楠木的,雕刻的团龙花,黄缎子幡门,两个金钩挂着,五供蜡扦儿都非常讲究。当中摆放宣德炉,里边点着松香,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金。看着是出家人居住的地方,怎么有这么文雅俊美的姑娘?杜爷满腹狐疑。就听姑娘低声说话:"娘,我把杜老伯请来,您快见一见吧。"说着进里屋,帘笼一启,搀出一位慈祥的老人。这位老安人雍容华贵,落落大方,慈眉善目,体态安详,年纪在六十岁上下,一看就是出自名门,大家闺秀。上身穿紫色团花小袄,下身是青裙,偌大年纪,四鬓如刀裁。杜古行礼:"在下被擒,自分必死,多蒙令爱相救,有生之日即是感戴之年。"老人还礼:"老人家请起,寒门母女不敢担此大礼。请坐吧。"安人陪杜古落座,姑娘献上香茗。杜古抱拳一问,老安人述说详情。

原来这位是朱平的夫人康氏,其祖上是明朝开国元勋花刀将康茂才。姑娘是她女儿朱素莲,二十一岁,品貌兼优,闺中美称多才女。朱平和朱彬异想天开,总想造反,康氏夫人就劝丈夫:"大明朝自燕王扫北,君正臣忠,筑长城以御外侮,修政理以养百姓,励精图治,文齐武备。然而太平日久,宫中养尊处优,阉宦成灾,天下大乱。黎民陷于水火,易子而食;遍地尽是哀鸿,嗷嗷待哺。大清国紫气东来,以德易暴,省刑宽政,使百姓休养生息,路不拾遗,安居乐业。强不凌弱,众无暴寡,四海升平。你弟兄萤火之光,难遮日月,何能与朝廷抗衡?再说百姓厌战,你等造反,螳臂当车,事有不成,反遭灭门之祸。你我夫妻只此一女,尚在襁褓,即便得有天下,秦始皇二世而斩,子孙无继,又有何用?不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一富家翁,倒也安然自在。"然而朱平根本不听,最后夫妻反目,从此割枕席以离欢,康氏带女儿素莲搬到祖先堂,吃斋念佛。朱三爷很同情嫂嫂,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都挪到家祠,到素莲六岁时,开始授其武艺,可说倾囊而赠。

老安人总以姑娘的终身为念,隐含着的意思就是:你只要终身有靠,我就一死了之。这次官人来打朱家堡,老安人叮嘱素莲:“如果有官人被捕,你要设法搭救并带来,我亲自问话。咱家的消息儿埋伏你都记得么?”素莲点头:“记得,咱家的消息儿是三十六句诗。”您还记得前文书马四爷误入九宫阵,那也是一句诗,叫“九莲献彩泛菩提”。今晚姑娘发现有人落到假山翻板内,仔细一想,这叫“拨井登山可见天”,故而才救出杜古,带到祠堂。您要问,苗润雨去的不也是祠堂么?那是朱氏家祠。这母女住的是自己的祠堂,专供他一家的祖先。

康氏说完,杜古恍然大悟,又问:“安人,您把杜古救来,不知有何见教?”老太太叹了一口气:“您是德隆望重、年高有德的忠厚长者,老身年逾耳顺,一生锦衣玉食,已无所求。我夫所为,咎由自取;老身是他妻子,也应就戮。只可叹我这闺女,谨守闺门,恪遵母训,将来难免受一刀之苦。老身心有不忍,有心把女儿过继给您,您把她带走,躲灾避祸,将来择夫找婿,使其能尽天年,则老身纵死九泉,也甘心瞑目。”杜爷一听,立即答应:“我情愿收素莲为女,请您只管放心。至于孩子的终身大事,全在老夫身上。”康氏很高兴,叫素莲过来给义父行礼,杜古高兴坏了,赶紧伸手相搀。书说简短,杜古到东屋休息,素莲侍奉殷勤,恰似小鸟依人。到时候杜古休息,姑娘自去。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盥洗已毕,喝茶用饭,姑娘笑问:“义父,今晚您带我走么?”杜古点头:“你母既然重托,为父自当将你带走。”“义父,您即便真想带我走,女儿也不去。”杜古一听就怔了:“昨晚你母说话时节,你也在场,既然你不乐意,为何当时不说,今天又提出不去呢?孩子,你放心,我山里也有你这么大的姑娘,很方便,一切使用居住之物也还将就,你不用担心。”姑娘摇头:“女儿不是这意思。义父,我母总欲自杀一死,眼不见心不烦,一了百了,几十年恩恩怨怨,一合眼就完了。老母不死的原因,

只是怕我无依无靠。义父，女儿一旦有靠，我母必死。您想我能跟您回山么？”杜古一听：“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此一说，等于为父害了令堂大人，我太莽撞了。孩子，我不能带你回山。”姑娘一笑：“您已允诺，何能更改？”“那又如何是好？”杜爷真急了，双眉紧锁，手足无措。“义父，莫若这么做，您看怎样？”杜古一拍大腿：“好孩子，两全其美，照计而行。”父女商议已定。

到晚上吃完饭，康氏没有更多的嘱咐，只是说：“你义父年事已高，要好好孝顺，不见得锦衣玉食，菽水即可承欢哪。”姑娘答应。杜古一躬到地：“老嫂子，您要善保玉体，也免得素莲在外惦念。孩子交给我您就放心吧。”老安人安详悠闲，一切如常。爷儿俩每人背个包袱，姑娘告别母亲，杜古道声珍重，爷儿俩出来，飞身上房。敢情姑娘的计策就是不走，以观究竟。父女来到后坡，从后窗往里偷看，只见康氏来到外屋，跪在神厨前，叹了一口气：“列祖列宗有灵，当知我一片真情。您的不肖子孙朱平朱彬，必欲逆天而行，以卵击石，朱家灭门九族之时已然临近，只求列祖列宗阴灵默佑。”起身回到里屋，坐在炕沿：“素莲孩儿，你已奋翼青云，躲开这是非之地，为娘确也一心无挂。朱平啊朱平，你总有追悔莫及的那一天，为妻到阴曹地府等候于你。”说着，从炕席下拿出一根小绳，上了炕，到窗台前，颤巍巍地把绳子系在窗上，死扣系好，鸳鸯扣一叠，老安人就要钻套儿上吊。杜古高喊：“安人慢行拙志！”姑娘叫了一声：“娘啊！”爷儿俩立刻蹿进来了。咕嗵，老太太吓得坐在炕上。

素莲跪在母亲面前，两手一抱老太太，头往怀里一扎，痛哭失声。杜古说：“老亲家，休怪杜古无情，我可不带你女儿走了。素莲不走，您不寻死；素莲一走，您立即辞世。杜古偌大年纪，等于把您害死，我于心何安？素莲，我不带你走了。”姑娘也抽抽答答地说：“义父，女儿决心陪伴母亲，也不走了。”这一来可把老太太吓坏了：“杜老亲家、女儿，快走，老身绝不寻死了！”素莲

说什么也不肯走,杜古也说得好:“老亲家,朱庄主存心造反,反迹未明,我山中的官人跟我是朋友;再说,雍亲王驾至天锡山,千岁通情达理,只要杜古求情,王爷必然允诺,朱平未必就死。事缓则圆,您想得太多了,此事不至于发展到那种地步,您又何必多此一举?何况还有这么个挂心牵肠的女儿,死了也难瞑目,你不会立功赎罪么?”康氏点头:“您说得对。女儿不走也可以,但您下次最好能把姑爷带来,让老身看看,这总可以吧?”姑娘低下头,假装没听见,把绳子解下来,用剪子绞碎。杜古心说:找姑爷不难,可也不像买个烧饼那么容易,可为了安慰老人的心,她求婿心切,只好点头:“放心吧,下回我给您把姑爷带来。”

康氏非常高兴,把包袱收好,从柜里拿出一个楠木匣来,大约有一尺见方,雕刻得玲珑剔透,镶珠嵌宝,真是价值连城。老太太把匣子朝杜古手中一递:“老亲家,我与拙夫已然恩断义绝,在分手之时,天夺其魄,这朱家堡的消息儿全图由老身带到家祠收藏。老身将图交给您,请您带回山去,看朱家堡了如指掌,也算老身立的一点功吧。”杜古接过来,装在包袱里,回到东屋休息。次日,素莲带杜古查看了三才四象八卦九宫各阵,直到今天杜古告辞,这才回山。

杜古见着众人,把身后的包袱取下,拿出楠木匣,取出一张硬纸,打开铺在桌上。这里可有行家,阚化和高平二位一瞧,这是朱家堡的消息全图。阚爷仔细看过,又给大家一讲,这下破朱家堡就不成问题了。马四爷说:“大清国洪福齐天,帝祚永延,朱平之妻心向本朝,立此殊功。时机已然成熟,海川,快派人剿灭朱家堡。”海川点头:“老人家,此事非张方不行。”再找张方,踪影不见。

您看,个人有个人的见解。石宝奎和司徒朗去请百灵先生袁化,张方一想,别看你们二位年高有德,绝对请不来袁化。二老走了两天之后,张方一声没言语,他也奔寿阳县来了。走到天

黑，来到一座敕建关帝庙。关老爷一生忠义，汉封侯，明封王，清封大帝，他又是山西人，这座庙修得庄严肃穆。张方到门前拍打门环，却无人应答。张方纳闷儿，拔腰上墙，见东配殿有灯亮，到近前一看，气坏了。只见一个小伙子沉沉睡去，一个小和尚伸手要往他的腰里摸，抢夺财物。张方迈步进来，伸手一抓小和尚大领，左手抡圆了给他一个大嘴巴，然后左脚一踢他脚后跟，咕嗵，小和尚摔倒在地，摩肩头拢二臂，把他捆上了。张方一问事情原委，小和尚供认不讳。这时，张方见桌上铜壶里有凉水，含了一口，照小伙子脸上一喷，噗！凉气钻入鼻孔，小伙子缓醒过来。他长得真俊，蓝绸子绢帕缠头，两眉弯似秋月，双眼熠熠生辉，可能搭着喝了两盅酒，面泛桃花，红白相间，俊美无比。

张方看着他，他一愣："你是何人？"张方一指："你还带着宝剑哪，你师父怎么教的你？出门在外有规矩，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照井。连这个都不懂，八成你师父是老饭桶，你是小饭桶。进了庙还要喝酒，这酒里给你下了蒙汗药，和尚要劫财，幸亏我赶到，不然你就遭殃了。"张方本是好意，但他这嘴坏事，说的叫什么话？本来小伙子挺感激他，一看张方的脑型儿，再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也不是规规矩矩的正人君子，用手点指："你救我，我很感激；但你出言无状，也不是好人！"说着，左手一晃，右手劈面一掌。张方大怒："嘿！你敢把送殡的埋在坟里，我救你倒救出错来了！"张方往左一闪，小伙子就势一抬右脚，照他就踢。张方躲不开了，因为那边还有个捆着的人呢，只好把右腿抽到左腿后边，伸右手抄他的脚后跟，嘭！抄个正着。小伙子忙一撤腿，可了不得了，原来是个大姑娘，噗，把脚拔出去，露出了窄窄的软底红缎子弓鞋，小脚儿。张方本是好人，他诙谐惯了，要真知道是女的，他一句错话也不敢说。突如其来这么一下，张方脑袋嗡的一声：古庙之中，孤男寡女，授受不亲，我爸爸要知道，非得宰了我。他脱口而出："姥姥！嗐，我怎么叫你姥姥哇？"手抱

着姑娘的靴子,转身撒腿就往外跑。姑娘本来就面泛红云,这一来臊得跟大红布一样。

这时,猛听得外边有人喊:"张方,好奴才!"一挑帘子,走进二老,正是司徒朗和石宝奎。老哥儿俩面沉似水:"冤家,你好大胆!""二位伯父,侄儿可是好人哪。"石爷一指:"什么好人?好人还拿着人家姑娘的靴子?""哟!我都糊涂了,给您吧。"石爷接过靴子,交给姑娘:"闺女,你先穿上。"姑娘穿好,石爷问她名姓,这姑娘万福行礼:"小女子家住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名唤苗飞霞,师父起的美称是金弓女二郎。""啊,赛判儿飞行侠苗泽你认识么?""是小女子的天伦。""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呢?""是我的师父。""哈哈哈,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们都是你伯父,我是神掌地行仙石宝奎,这是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和你父都是生死之交。"苗飞霞赶忙跪倒磕头,石爷搀起来:"这就没得说了。方儿过来。"张方走过来。"这是你大爷苗泽的闺女,是你大姐。姑娘,这是你盟叔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之子,名叫张方。方儿,给你姐姐磕头,就算赔礼了,以后谁也别再提起此事。"张方跪倒,磕了八个头:"大姐在上,小弟有礼。"飞霞很大方,万福还礼,心说:张鼎是我盟叔,上我家来过,长得很好,怎么他儿子齁难看?姑娘想到这儿,扑哧一乐。张方赶紧跑开:"您这一乐可有毛病,八成看我长得不像我爸爸。"石爷一瞪眼:"胡扯,真不像话,出去!""是。"把张方轰到院里去了。

老哥儿俩低言悄语说了几句,石爷把姑娘叫过来:"闺女,你干什么来了?"姑娘把来陕西寻父之事一提,石爷说:"别去陕西了,上天锡山,你爸爸和你师父都在那里。孩子,你今年多大了?""侄女今年二十三岁。""告诉大伯,你有婆家了么?"姑娘脸色绯红,低头不语,最后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没婆家。石爷很高兴:"闺女,我方才跟你司徒伯父商量,你在古庙中遇险,幸亏

你弟弟救了你，保全你的名节。你爸爸跟他爸爸是结义兄弟，方儿又惹你脱靴现足，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孩子，方儿虽然丑一点儿，看惯了也是一样。他现在是随行委员办差官，将来随钦差还朝，少不得也是翎顶扛着，荣华富贵。你们亲上加亲，岂不为美？”司徒朗也说：“你们这是天作之合，又门当户对。你要愿意，就冲我们点点头吧。”飞霞从心里嫌张方丑，但自己脱靴现足，怎能再嫁旁人？再说两位伯父做媒，也只好如此。姑娘点点头。

老哥儿俩很高兴，到院中跟张方一说，张方美得直蹦：“二位大爷，您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可您要有这心，别叫我给她磕八个头哇。”“哈哈哈，谁叫你长个蚕豆脑袋的？”“二位伯父，我姐姐嫌我丑么？”“嫌哪。我答应人家姑娘了，把你蚕豆脑袋削下一半儿去。”“啊！”司徒朗大笑：“小子，进来吧。”张方用袄袖又擦鼻子又擦脸，然后跟着老哥儿俩进屋。石爷说：“我们哥儿俩的媒人，等见到你们两家的天伦，再过帖放订，对面作揖吧。”张方赶紧作揖，姑娘也万福行礼。至于小和尚，念其年幼无知，无甚劣迹，也就放他去了。

司徒朗将去天锡山的道路告诉飞霞，然后说：“现在天也亮了，咱们爷儿四个一起走吧。”张方一愣：“你们不是请袁化去了么？”“袁先生不在家。”“怎么不在家？”石爷述说经过。原来哥儿俩到袁家一叫门，家人把门打开，问明情况，当时就说：“我们员外爷外出访友，走了一个多月了，真对不起。您二位请进来吧。”这一来，老哥儿俩信以为真。他们认为，如果家人到里边回禀之后再出来说这番话，其中定有蹊跷；而当时说出来，看来不像有假。老哥儿俩只好往回走，路过关帝庙，远远看见张方叫门，这才跟进来，促成这门亲事。张方听完一摇头：“袁化肯定在家，你们请不出来，我去。”“那这样，飞霞去天锡山，咱们爷儿仨去袁家屯。”张方点头同意，于是分道扬镳。

先说苗飞霞误走潼关,救了阚龙,又弹打聂红蝶,这在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此后走到大名府地界岳各庄,恰巧投宿到一位老侠客的府上。此人姓岳名锦字兰台,江湖贺号神箭赛养叔。养叔号叫由基,春秋楚国人,是楚庄王手下的大将,人称养一箭。相传楚王有个令尹斗越椒,非常凶猛,叛反楚国,楚庄王跟他隔着清河桥作战。京剧还专门有这出戏,《清河桥》。养由基一箭射死斗越椒,因此得名。这位叫赛养叔,可见箭法绝妙。岳锦很爱惜飞霞的武艺,叫她跟自己的女儿五色云中飞彩凤岳玉屏结为异姓姐妹,就暂住在自己家中。这一来,直到后文书张方奉旨出北京,挂帅攻打聚英山,大名府丢失黄马褂,岳家庄招亲,真假张方闹洞房,到那时才夫妻相见,后话休提。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张方、石宝奎和司徒朗来到袁家屯,张方让他们老哥儿俩藏在影壁后面,等袁化露面再出来。然后张方来到门前叫门。有家人把门打开,一瞧张方,好像认得,这大贲儿头上家里来过。"您找谁呀?"张方一睖睖眼儿:"这不是袁化的家么?""对。""既是袁化的家,我能找你爸爸么?当然找袁化。"您听这话多噎人。家人生气,可不致气:"您找我家主人,他不在家,出去一个多月了。"张方一瞪眼:"胡扯!我刚才还瞧见他了,他在饭馆吃饭不给钱,是我帮他结的,现在我来家里找他要账,你怎么说他不在?叫他去。"家人一笑:"您这是瞎话。别说我主人不在家,就算在家,也不会吃饭不给钱。"张方一听,抽冷子把这位衣服揪住,抡圆了给他一个大嘴巴:"你敢说我说瞎话,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张方一揪他,从门里揪到街上,用脚一踩,左右开弓,就打了他一顿嘴巴。这时,从门里又跑出来七个家人。"这大梆子头真欺负人,打!"七个人往上一围,再看张方,拳打脚踢,这七位脑眼青,乖乖肿,东倒西歪,又哭又喊,可就乱了套了。

猛听得门里有人说话:"什么人到我家中取闹?"出来一位

老者，正是百灵先生袁化。袁化一看是张方，认得，心说：坏了。这时，就听张方喊："二位大爷，袁化出来了！"家人托着腮帮子发愣。二老从影壁后转过身形，石爷一抱拳："袁化贤弟，你好哇！"袁化沉着脸："石老侠、司徒老义士，你们干什么来了？""弥陀佛，袁先生，请您来了。""您请我来，把我家人都打了；您要叫我来，大概要烧我的房子。""袁先生不要过意，我们上次来，您闭门不见，我们这么大年纪，您这可对不起我们。""您来了我就必须在家，不在家就不成？"张方一瞪眼："大爷，遇见文王讲礼义，每逢桀纣动干戈。袁化有毛病，一揍他他就老实。""对。"司徒朗回手拉刀，袁化也伸手掏出链子镢，剑拔弩张，要比武较量。袁化能否出山相助，下回再说。

# 第三十二回　路民瞻捉妖宋家峪

司徒朗和袁化各拉军刃要动手过招。正在这时候，从西街里走来两人，前边是个老者，一身蓝，腰里别着大烟袋；后跟一个小伙子，一身蓝，肋下佩刀，相貌英俊，气死潘安，不让何晏。就听这老头儿喊："混账东西，老子不在家么，你们就淘气！"来者正是老剑客英雄得鹿路民瞻，后跟的是小白猿王环。

前文书怒斩何金标，岐山散将，石铎带着万芳、王环回到小王家坨，老侠客长叹一口气："唉！由于金凤山钦差身受浊目香，为师内疚于心，总想着跟慧斌是咱们的私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觉着对不起年大人，所以不避锋镝，甘冒风险，为朋友两肋插刀嘛。然而伴君如伴虎，何望一死，为师灰心。王环，为师把这口刀传授于你，以示永不再入江湖，免得你义父童林再来找。"于是在祖师牌位前，点着了蜡，老侠把刀放在香案上，跪倒磕头："过往神祇在上，信士弟子石铎年事已高，不能在江湖路上济困扶危，今将此刀赠与弟子王环。弟子持此刀在江湖上未曾错用，如此子错用宝刀，罪在弟子身上。"说完叩头，然后叫王环跪下，也对天明誓，才把五金折铁宝刀为其佩在身上。王环谢过恩师，回家禀明母亲，自己意欲闯荡江湖三五载，再回来于堂前尽孝。老安人答应，嘱咐他："为娘只有一件心事，就是你的婚姻大事。在外你要留意，咱家穷，你只要见到孝顺的姑娘，你乐意为娘就乐意。"王环答应，又禀告师父，石老侠点头应允，这时万芳已经走了。一切安排妥当，王环行走江湖。

这一日王环走到晋中，路费用尽，只见起伏不定的连绵大

山，山脚下有个镇店，村口有石碑，上写三个大字：宋家峪。东西的长街，足有两千户人家，买卖铺户林立。路南临街有个大酒楼，里面刀勺乱响，黑匾金字：宋记酒楼；门口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首闻香下马，下配知味停车。王环刚要进去，对面来了一个老者，白发苍苍，赤红脸儿，两道蚕眉细长，一双虎目放光，颔下白胡须洒满前胸；蓝绸子长衫，腰里挂着槟榔荷包、眼镜盒、跟头褡裢、对儿表、烟袋荷包，别着一轴画儿，还别着一个二尺多长的大烟袋。王环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老剑客路民瞻。自大破藏峰岛后，路老剑客没事儿了，信马由缰，随遇而安，游山玩水。该着爷儿俩有缘，在宋家峪相遇。王环上前施礼，通报名姓，路爷这才知道他是石金声之徒。王环囊中羞涩，就问路爷："老爷子，您看这酒楼可阔气，咱爷儿俩要吃顿饭得好几两。"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路爷现在也没钱了，听王环一说，心想：这个小王八羔子肯定有钱哪，叫他孝顺孝顺我。"唔呀，我们不能到小饭馆，这旮里还可以。"王环心想：得了，老爷子有钱，吃吧。

老少二人进了酒楼，伙计让到二楼，爷儿俩一看，楼上清静，前后窗开着，金漆的大八仙桌，花梨紫檀的椅子，东边是隔扇，有个门挂着门帘，门上边有块绿匾，洒金星两个黑字：柜房；门框上钉着白木牌，上写：银钱重地，闲人免进。伙计擦抹桌案。正对楼梯口，柜房的南边，爷儿俩坐下。身后是楼窗，楼下一排排的大缸，有酱缸、咸菜缸，几个人正在做活儿。爷儿俩要酒要菜，又吃又喝。饭毕，伙计把盘碗捡走。"唔呀，多少钱？""六两五钱。"路爷冲王环努嘴，那意思，你掏钱吧。王环一摇头，告诉路爷，我分文没有。伙计一瞧，这二位什么毛病？路爷说："唔呀，我给七两吧，你再给我泡壶茶去。"伙计答应着下楼，告诉账房先生："楼上一老一小是骗吃的，没给钱，您留神。"这边路爷骂王环："混账东西，你不是有钱么？""老爷子，我认为您有钱才进来的，原来您也没钱。""混账王八羔子，不要说了，我们还是设

法逃走吧。”说着往楼外看。

这时，柜房的帘子一挑，出来两个人。前边是位老者，满脸愁容，穿长衫，拄拐杖；后边这位三十多岁，穿一身青，五官端正。就听后边这位说：“老员外，吉人自有天相，您别急坏了身体，快回家吧。”前边的老者说：“贾先生，您帮着打听打听，不然我夫妻可活不了。”“老员外放心吧。”老者下楼，贾先生站住楼口往下目送。书中代言，路老剑客要拍迷魂掌，白吃这顿饭。

贾先生看老者走了，一回身，要挑帘进屋，路爷坐在正面，他一抬屁股：“唔呀，贾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好哇？”王环当时就明白了，老头儿要用迷魂掌，不熟假充熟。贾先生一抬头：“老爷子，托福托福，您倒好？”“承问承问。贾先生，好久不见了，吾记得你叫这个……不是不是。”本来路爷是南方口音，他拍着脑袋想，不是不是，这是顺话答音。贾先生一拍桌子：“老爷子好记性，我叫卜志。”“唔呀，对的，你叫贾卜志。过去这个这个不错不错。”贾卜志一拍手：“老爷子，我是打磨的。”他把不错听成打磨。“唔呀，吾是记得你贾卜志打磨，实在疏忽。”路爷说的疏忽，贾卜志听成束鹿：“对，我在束鹿打磨。老爷子，您怎么来到山西？”“吾还是干的老本行，查看阴宅，细批八字，施水画符，降妖捉怪。”贾卜志一听：“哎呀，老爷子，您会降妖捉怪、拘神役鬼？”“唔呀，吾的朋友，你怎么把吾忘了，来到你这一方，你要多关照吾呀。”“老爷子，您贵姓？”“你怎么把吾忘了，吾姓路哇。”“路老爷子，咱们是熟人。”

这时，伙计端茶壶正上来：“贾先生，您认识这老爷子？”“我们是老熟人，路老爷子的饭账记我账上，我候了。”伙计一咧嘴，心说：七两啊，你要白干三个月。伙计连连点头：“贾先生，七两银子饭钱记您账上了。”贾卜志一皱眉，怎么吃这么多，可说了又不能不算。路爷看着贾卜志：“吾看你们员外爷面有晦气，他定遭逆事。你说对吧？”贾卜志点头：“路老爷子，您看得真准，

我们员外爷有大祸临身。”“你只管说来，我可以替你遮风挡雨，分忧解愁。”贾卜志这才述说详情。

原来这家员外姓宋，膝下只有一子宋士奎，今年十九岁，自幼娇生惯养。八年前就请了一位饱学秀才教他，八年来学的是满腹经纶，下笔千言。不料今年春天，先生家中有事，请了几天假。回来以后就发现公子的功课衰退，而且面色尪羸，日渐消瘦。这位先生跟宋员外一说，宋员外到晚上就偷偷地到西花园书房，捅破窗棂一看，几乎吓死。只见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陪着儿子说笑哪，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宋员外认为是妖精迷住公子，第二天请了一位出家的道长捉妖。不想夜晚之间，这位香也没烧，表也没焚，咒也没念，被妖精吊到房外的树上，活活吊死。宋员外吃惊非小，这才四下寻找捉妖之人。

路爷听明白了，问清楚宋宅地址，跟贾卜志告辞，带着王环出了酒楼，直奔北后街。到无人之处，路爷嘱咐王环：“咱们捉妖去，你如此这般，明白么？”王环答应走了。路爷先到一间旧货铺子赁了一件道袍、一根水火丝绦、一顶九梁道巾、一把破蝇刷、一双云鞋，一共九钱银子。路爷没钱，只好把大烟袋押给人家，然后把长衫一脱，白小辫儿挽了一个鬏儿，戴上道巾，穿上道袍，丝绦一系，云鞋穿好，破蝇刷一拿，直奔宋宅。到门前叫门，有家人往里通禀，不多时老员外出来，抱拳拱手：“道爷鹤驾莅临，未曾远迎，仙长莫怪。不知仙长何来？”“唔呀，贫道韩臭子，终北山上出家，正在洞中打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晓你家中有妖邪打扰，特地脚驾祥云来至你府，愿为你降妖驱怪。”老员外一听，喜悦非常：“仙长爷原为敝宅而来，全家均感。民子听说有位韩湘子，终南山上出家，封为八仙，不知您与这位仙长有关么？”“唔呀，韩湘子是我的哥哥，我在终南山的北边，因此叫终北山。”“韩湘子是唐朝人，比您可大多了。”“我们仙人长生不老，驻颜有术，看上去是不显的。”“既然如此，仙长爷请吧。”来

到客厅，落座献茶。“唔呀，山人要打妖精，先要查看一下。少时吾还要用些物件，请你准备一下。”“是是是，仙长请。”

宋员外领着，二人来到西花园。这花园很讲究，花草丛聚，花厅五间是宋士奎居住的地方，外边是一片草坪；花厅后边是真山，经人工修饰，碧透玲珑；墙外边也是山。老员外请路爷进屋，公子在里屋躺着。路爷一看，迎风则倚，负风则颓，两腮无肉，二目无神，鼻子翅发颤，嘴唇发青，胸前起伏，咳嗽都打二更，脸色蜡白。“唔呀，老员外快把公子扶到内宅去养病，不要到这旮里来了。”有家人把宋士奎搀走。“唔呀，你准备八仙桌子，用四十张拼搭起来，然后再用二十张搭第二层，十张搭第三层，八张搭第四层，四层上面放一张桌子，吾在上面作法捉妖。好，我们还是到前面去吧。”

又回到前厅，老员外抱拳：“仙长，您还需要什么，说出来我好准备。”“唔呀，你们用纸笔记上，上面五供蜡扦全份，大蜡两只，火种笸箩一个，黄表纸一刀，七星宝剑一口，白芨一块，朱砂二两，新砚池一块，砚水壶一个，内放清水，新笔一管，四个五十两的银元宝压桌面，四个五十两的金元宝垫桌腿，还要上等酒席一桌。”老员外点头：“一定给您预备，不过您要酒席何用?”“唔呀，吾是请正神，可如果正神有事不能来，到那时饿鬼被请来，必须要吃的。这些东西在二更天以前备齐，不可误事。”“是是是，一定备齐。”然后老员外吩咐准备酒饭，款待路爷。白天吃饭休息不提。

耗到二鼓，准备停妥，有胆大的家人保着老员外来到东边的树林内，大气不出，隐藏好了，往法台上看。这时天色漆黑，星斗出全，路爷来到法台前。老员外瞧着，先前请的那位法官是从梯子往上爬的，这位韩臭子不知怎样，拢目神观看。路爷知道他们藏在树林内，故意嚷嚷：“唔呀，吾要上台了。”一掀道袍，围着桌子，脚下用力，跑了两圈，转到西边，飞身上来。然后取火种，点

着两只大蜡，扯下黄表纸，倒了清水，放上朱砂，用白芨研了，拿起笔来画了个大王八。路爷嗓门很高，怕王环听不见："一祭天灵，二祭地灵，三祭人灵，我要请四大天王、比丘尼、比丘僧、十八罗汉、二十八宿、燃灯道长、接引古佛、南海菩萨、东岳大帝、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诸神下界，前来捉妖。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哪。"拉出宝剑，挑起朱砂王八，往蜡苗上一点，刷拉拉，一溜火光。老员外一瞧，一点动静没有。路爷纳闷儿：混账东西，怎么没有来，耽误吾的大事。跟着又画了大兔子，请第二遍，还是没来。老员外悄悄地说："看来正神没工夫来呀。"又看路爷画了一只狗，第三次请神，点着了一甩："混账王八羔子还不来么？"就听北花厅后边喊："吾神来也！"燕子三抄水，上了法台，坐下就吃。王环饿坏了，狼吞虎咽，跟往嘴里轰一样。老员外暗自说："看这意思，正神不到，饿鬼前来。"王环吃饱喝足，路爷一使眼色，他赶忙把金银八个元宝收起来了。

就在这时，花厅以上飞身过来二人，身形窈窕，声音娇细："好妖道！"二人上了法台。路爷手持七星宝剑，定睛观瞧，真要是青脸红发，猪嘴獠牙，紫屁股，撅下巴，一脸血窟窿，那老剑客也跑，现在一看施展夜行术，就知道是女贼，那可就不怕了。路爷提剑过来："唔呀，原来是母妖精！"这两个女贼都身穿紧身夜行衣，绢帕缠头，手持钢刀，长得也挺好看。王环回手拉折铁刀，蹦过来就劈，女贼闪身躲刀，举刀还招，两人就在法台上打上了。那个女贼举刀照路爷就砍，老剑客宝剑一压，右脚一抬，嘭，就踹上了，出去一溜滚儿。这女贼鲤鱼打挺："妹妹，风紧，扯乎！""唔呀，扯乎不了了！"那个女贼虚晃一刀，也纵身出去，长腰上花厅，撒腿就跑。爷儿俩在后边就追。其实不用说路老剑客，单是王环也早追上了，路爷的意思是要追到垛子窑儿去看看，设法把贼一网打尽，为民除害。往北都是山道，绵亘不绝。

追出有三十里地去，进了山口，里面锣声一响，出来三十多

人。这时王环追上女贼，首尾相连，小英雄初试宝刀，斜肩带臂，喀嚓！红光迸现，死尸栽倒。“唔呀，混账东西，怎么杀人了？”路爷上步，将另一个女贼踹倒：“别杀，捆上！”王环摩肩头拢二臂给捆上了。喽啰兵四散奔逃。路爷拿住五个，王环都捆好了。爷儿俩一看，原来这是一座山神庙，索性点起一把火，烈焰腾空，就把这贼人的巢穴烧了。

爷儿俩一核计，解开两个喽啰兵，让他们扛着三个同伙。路爷让王环扛那个女贼，王环不乐意，老剑客一瞪眼：“混账！女子压身，你快娶媳妇了，这是先兆。”“那您扛着吧，您娶吧。”“混账！吾老人家到哪旮里去娶那么大岁数的老太太，拜了天地就装棺材啊，你来扛着！”王环惹不起，扛起女贼，路爷押着那几个喽啰兵，天亮时回到宋家峪。先叫家人把六个贼捆好看住了，老员外磕头谢恩。“唔呀，我们也不是法官，也不会捉妖，妖精根本也没有，这都是绿林败类。先把你儿子请出来，我给看看脉。”把宋士奎搀出来，路爷一号脉，就是虚，来个补中益气的方子，叮嘱几句不提。路爷又把女贼押上来一问，她说了实话。

您还记得花纯戏要碧霞僧，碧霞僧抓死麻面分水鳖蔡虎，那女子叫王丽娥，到盘石岛报信，被蔡方韩成轰出盘石岛。她有个姐姐，就是王鸾姣，死在金凤山。她还有个妹妹叫王贵娥，人称多情女，住在宋家峪，跟他丈夫活阎王罗力占据山神庙，以打家劫舍为生。王丽娥前来投奔她妹妹，可巧罗力被官府捉住，就地正法，这几十个贼没地方去，公举王丽娥姐妹为首领，照旧打劫，图财害命。姐妹二人下山踩道，恰巧到宋宅遇见宋士奎，这才发生上述之事。来了一个捉妖的，被她二人吊死。路爷一来，她们以为还是骗子，结果被擒。

路爷一想：“唔呀，老员外，罗力虽死，是立了案的，现在山寨被焚，一个女贼已被杀，剩下这几个不如你派人押到太原府报案，叫官府办理善后吧。”老员外点头，派人押解贼人送交官府

结案不提。这边老员外设宴款待爷儿俩，又拿出千两纹银，路爷婉拒，只是让老员外拿出一百两送给那位贾先生，贾卜志倒因祸得福了。至于那八个元宝，足够他们爷儿俩花了。爷儿俩告辞出来，先到旧货铺子赎回大烟袋，换好衣服，一路而行。走到袁家屯，一看要动手，王环都认识，给路爷一介绍，老剑客这才露面。

众人见面，彼此施礼，这回袁化不敢怠慢，把大家请到客厅。路爷一问，袁化吐露实情。原来当年太原府的事情一结束，知府刘成准备了一块“侠义可风”的匾，吹吹打打送到袁家，袁化的老母亲何氏很不以为然。到晚上找来袁化，老太太就劝他金盆洗手，不要再过问武林之事，不然多结仇怨，于家不利。袁化是个孝子，以母命为重，立刻嘱咐所有家人：凡武林同道找我，就说我出门访友，不准提我在家。要不石宝奎和司徒朗都吃了闭门羹呢。袁化这一说，路爷一笑：“唔呀，袁化，你有母亲之命，顺者为孝，但朋友之情不可推辞。这样吧，你拨冗前往，今后如果真的有事，路某远隔万里，也要为你分忧解愁。”您可记住，到后文书聚英山的棍打三山出林虎张平张文义火烧袁家屯，棍打袁母，掠走袁化，路民瞻舍死相救，就是为了今天一诺。这就叫一言九鼎。袁化禀明母亲，安置家务，与众人赶奔朱家堡。

再说天锡山这边，有了阵图，却找不到张方，大家一核计，此事非张旺不可。雍亲王找来张旺：“大家公举你派将，你先看看阵图，就是眼前这些位英雄，你斟酌调遣，今晚大破朱家堡，也算你立下奇功。不要有顾虑，一切有本王做主。”张旺仔细看过阵图，满口应允。他到厨房取来两股新筷子，放在桌上，眼望大家：“王爷叫我派前辈们去打朱家堡，我要派得不恰当，咱们再商量。”说着，拿起第一支筷子。小节目叫单传筷子令。“展翅大鹏落昆仑五行叟阚伯仁听令。”“在！”“老前辈带着神机妙算赛管辂金秋叟孙孝慈、凤翅飞舞乱浮云寒梅叟荆云亭、万里雷声长

眉叟王子步，今晚去破三才阵。阵破之后到中央戊己土大厅拿人，不得迟误。”阚爷接令箭：“得令！”张旺拿起第二支筷子令：“脚踩梅花观北斗春和叟高文煜听令。”“在！”“阁下带沧海变桑田杜春秋、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及阮和、阮璧、徐源、邵甫去破四象阵。破阵之后，齐集大厅前拿人，不得违误。”“得令！”张旺拿起第三支令：“洒海爷听令。”“在！”“您带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奇剑坤元子于秀娘和阎保、鲍信去破五行八卦阵。破阵后到中央大厅前拿人，不得迟误。”“得令！”张旺拿起第四支令：“常山白眉叟霍林听令。”“在！”“您带侯玉、侯俊去破七星九宫阵。破阵后到大厅前拿人，不得迟误。”“得令！”张旺拿起第五支令：“百折不挠青云叟冷运回听令。”“在！”“您把守独龙索北端，这是大家命脉，不可丢失。”“得令！”张旺拿起第六支令：“碧目金睛佛姜本初听令。”“在！”“您把守独龙索南端，不得违误。”“得令！”张旺拿起第七支令：“天长地久陈友梅听令。”“在！”“您与我师父侯杰带姜瑞芝、尚玉芝、凤岐、于斗和我张旺及余下众人保护天锡山和王爷，不得迟误。”“得令！”张旺最后拿起一支令：“马四爷爷听令。”“在！”“您为五路都总管，八方总接应。”“得令！”八支大令派齐，大破朱家堡！

# 第三十三回　众英雄大破朱家堡

张旺单传筷子令，八支大令，尽皆派完。雍亲王是未登基的皇帝，他胸有全局，一看张旺滴水不漏，人尽其用，暗自点头：看来绿林道实有能人，张旺可以当一省的长官。他从小要读书，登科登甲，绰绰有余，将来俯仰廊庙，宰正百官，走金马步玉堂，也是干城之将。书说简短，白天众人休息，吃了晚饭，各持军刃，辞别雍亲王，够奔朱家堡。

各按张旺所派，姜达、冷镇分别守住独龙索两端，群雄上大墙。正在这时，就听整个朱家堡的地下，轰隆隆，声如雷鸣，大地震动。这声响过去，各院的各阵分弦也都发出巨响，接着锣声震耳。阚伯仁说："众位，有人把总弦破坏，所有各阵消息儿都已失灵。我们快去拿人，不要耽搁，一定大功告成！"众人顺箭道扑奔前厅。这时，从南往北顺箭道迎上人来，正是路民瞻、石宝奎、司徒朗、袁化、张方和王环。众人见面，各叙来因，王环给海川磕头施礼。海川简单问了几句，杜古在一旁答言："海川，这是谁呀？""我的义子小白猿王环，他的师父是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老侠客。""海川，你们往前厅拿人要紧。王环，你随我来。"海川忙介绍："这是沧海变桑田杜老前辈，上前见过。"王环施礼，杜古一拉他："你随我来。"拉着他就跑。王环就问："老前辈，为何不随我义父去拿人？""你跟我来吧。王环，你娶媳妇了么？"王环这气："老前辈，现在什么时候，不是问这个的地方。""告诉我，我有急事。""还没娶哪。""你多大了？""二十三岁。""你家还有谁？""就是我妈。""很好。"

一直到祠堂,推角门进去,来到院中。王环纳闷儿,定睛一看,院里有张八仙桌,上边放着四个大包袱,桌后边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夫人,身后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原来今晚两声巨响,锣鼓齐鸣,朱家母女就明白这是官人进堡了。娘儿俩立刻打点行囊,把多年的积蓄一共包了四个大包袱,然后在院里一坐,静候杜古。果然,一老一少一前一后进来了。姑娘赶紧低头,一瞬间扫了王环一眼,真俊哪,心想:我这干爸爸比亲爸爸强,真疼我。

杜古说:"老亲家,群雄皆至,朱家堡已破,咱们赶紧离开这里。"老安人一摇头:"不忙,我先看看姑爷。"杜古一回身:"哈哈,现成的。"一拉王环:"快跪下,拜见岳母。"王环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是谁呀?杜古一按他脑袋:"磕吧,这是朱平大庄主的夫人,旁边站着的就是你没过门的妻子,也是老夫的义女,多才女朱素莲。"王环无法,跪下磕头:"岳母在上,小婿有礼。""贤婿请起,我看看。"拉起王环,仔细一看,真是倜傥不群,英俊无双。杜古一介绍,老安人很高兴,又让素莲和王环对施一礼,二小四目相对,皆有爱慕之心。杜古说:"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回山见王爷去。"王环说:"杜老前辈,见了我义父义母,您可担着。""都有我,走吧。""别介,我还没见到岳父哪。这么着,我有点礼物留在岳父家吧。""什么礼物?"王环伸手掏出一个小葫芦,这是他另一个义父火德真君赵谦给他的放火药,把用法说明,分给姑娘,小夫妻就在后院放起火来,霎时间火光冲天,朱家堡大乱。王环想:我义父所赠的药却给老丈人家用上了。

回到前院,杜古和素莲背起包袱,王环背起岳母,借火光出离祠堂,又过独龙索,一直往天锡山而来。送至山前,王环回转朱家堡。到了大寨大厅,母女见雍亲王磕头请罪,把经过一说,胤禛自然满口应允,不但亲自保媒,而且只要朱平朱彬认错,答应赐其无罪。母女心中一块大石落地,感激涕零。杜古安排她

们住到后面,有尚玉芝帮忙安置,母女梦稳神安不提。

话说回来,朱家堡的总弦究竟怎么破的呢?原来路民瞻一行今晚赶到,袁化上后墙瞭望四周,把朱家堡的地形查看一遍,心中有数了。"路老剑客,你们爷儿几个都不太懂,而司徒老义士所学西洋的东西与咱们祖先留下的有同有异。咱们国家造这种东西,要远溯到晋隋,晋代已有,至隋发展,相传隋炀帝手下就有善于此道的能人。到唐朝百业兴起,而这消息儿一道也就随之兴盛,流传至今。甚至可以说,这种东西远到轩辕黄帝大战蚩尤,造指南车,可见其古老。他这宅院修的是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七星九宫,各阵不一,其总弦和分弦都在东南。我们把他总弦分弦一断,使其失效,这就算结束。如果一阵一阵去破,半月也不能破完。请诸位随我来。"司徒朗一听,从心底佩服,人家袁化确实是高人。爷儿几个蹿纵跳跃,来到东南方向一个小花园,北边好像是一座小庙,供的是三清。这是赵福清修身养性之所。袁化说:"路老前辈,我带王环前往,你们几位可守住这庙,无论如何不能叫外人靠近。"路爷点头。袁化点手叫王环:"你使的是石老侠的宝刀,五金折铁,非常锋利。跟我来。"

二人进了小庙的外屋,迎面是神龛,神龛前面有四方的一块木板。爷儿俩把木板抬到旁边,露出一眼井,倒下台阶。他们这一有响动,就听屋里说话:"无量佛,贺道友,你一定守住总机关,此事关系重大。贫道不能动转挪移,已是残废,您要多加留神注意。"袁化冲王环一摆手,又指了指井下,王环点头。袁化在前,王环在后,顺着台阶盘桓下来,里面漆黑一团。袁化晃着火折子,点着白蜡捻儿,眼前一亮,原来二人已到了底下。这里非常宽敞,足有二十丈见方一块场地,当中是大铁架子,架着两头圆的圆辘轳,当中是一个铁轴,上边盘着一大盘水牛筋的粗绳,它有软硬劲儿,好像钟表的发条。辘轳两边立着有二寸圆的铁柱子,上面有铁楔子,拨着辘轳,如果一拨铁楔子,辘轳就转

动。这牛筋弦有一根粗的，竹筒包着，通到朱家堡各要路，顺地底下走了。总弦绷得很直，余外有九根分弦，一根分弦叉挂着四根小弦，共三十六处消息儿，是三十六句诗。地下密密麻麻，如同蛛网。袁化点头赞叹："几年心血毁于一旦！王环，你把刀拉出来，听我指挥，运足力气准备剁。"王环答应，拉出宝刀。袁化一指总弦："剁这根。"王环运气，抡起刀来："嗨！"嘣！总弦一断，这牛筋弦顺竹筒就走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这铁辘轳没有弦崩着了，哗拉拉就转起来了，总弦一断，分弦随之失灵。袁化又一指九根分弦："剁这九根。"王环举刀就剁，这声音就小了，但也如同爆炸一般。袁化这才带王环上来，同路爷他们刚到箭道，与众人相遇。

此时朱家堡已然大乱，兵丁四散奔逃，树倒猢狲散。路爷正往前走，东院一个角门，出来三个人，前面一个大个子，黑脸，手拿跨马双拦，背着一个老道；后跟一位老道长，正是胡千里和贺清虚，背着赵福清。原来总弦一破，赵福清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十恶不赦，再说右腿已断，不能动转。正在着急，贺清虚带胡千里进屋取东西要走，赵福清苦苦哀求。依着胡千里，不愿意带他，多累赘；贺清虚兔死狐悲，让胡千里背着他一同逃走。刚到角门，正碰上路爷。"唔呀，混账东西，哪旮里逃走！"胡千里一歪身，呱唧，把老道摔在地上，"哎呦！"贺清虚喊了一声："千里多加小心，为师去去就来。"伸手把赵福清夹起来，飞身上房。

单说胡千里分双拦，瞪双睛："姓路的，哪里走！""唔呀，胡千里，你禁不住老子三烟袋。""废话，进招来！""好，不要忙，老子先吃袋烟。"好么，抽出烟袋，捅到荷包里，拧了一锅子烟，足有二两，然后点着抽上了，呼呼真冒烟哪，跟拉风箱一样，灰白火亮。烟抽完了，路爷喊："胡千里，老子要打你了！"退出有八尺，蹦起多高，一涮烟袋，烟袋锅儿朝上，挂定风声，泰山压顶就砸。胡千里双拦一合，举火烧天式往上就架。耳轮中就听嘡啷一声，

火星子乱迸。原来路爷一扣手腕,用双拦磕烟袋了,关东烟灰又抱团儿,这个大火球正落到胡千里的脑袋上,啪!把他的这撮黄发给烧了。胡骏纵身出去,右腋下一夹右手拦,腾出左手来。您倒扒拉下去呀,他一疼,用左手拍,“哎呀!”这回全着了。胡骏眼都红了,左手持拦,对准路爷胸前就打。路爷用烟袋立着一拨他,跟着上右步跟左步,一翻腕子,烟袋正扣在他脖子上。您想,这白铜烟袋锅儿又传热,给烫下一圈儿皮去,胡千里疼得嗷嗷乱叫。路爷烟袋展开,拨封挑打。不过二十个回合,胡千里双拦一砸,路爷猫腰往左上右步,烟袋锅儿搂双腿。胡千里往起一跳,路爷从左往后转,正是胡骏的后背,左脚一蹬他:“唔呀,趴下!”胡千里撒手扔拦,趴伏在地。路爷上前,摩肩头拢二臂,四马攒蹄捆上了。

路爷一转身,贺清虚恰好赶到,他把赵福清放在镇外的朱氏宗祠,回来见弟子被擒,心急如焚,宝剑就到了。路爷闪身一躲,灯笼穗儿晃面门,剑走撩阴,路爷纵身跳出,摆烟袋还招。十几个回合一过,路爷抵挡不住,唔呀唔呀一个劲儿喊。猛然房上有人说话:“路贤弟休要担惊,老夫在此!”“老哥哥你快!”马四爷从房上下来,双镢扫堂,贺清虚举剑招架。路爷提起胡千里,直奔箭道,迎面正碰上阮和阮璧。路爷让他们把胡千里押回天锡山不提。

单说老剑客飞身上房,直奔前厅。这时杜清风、燕雷、朱平、朱彬都在院中动手,越聚人越多,天锡山群雄也在厅前呐喊捉贼,映照着后边的大火。朱彬手持镔铁大棍,舞动如同风车,所向披靡。路爷一看:“唔呀,闪开了,吾老人家要大开杀戒了!”飞将军从空而降,大烟袋往下就砸,朱彬往旁边一闪,路爷招走犀牛望月,烟袋锅儿正打在朱彬的太阳穴上,啪嚓!万朵桃花开,红光迸现,死尸栽倒。朱平一看,放声大哭。路爷说得好:“不要哭的,你可以找他去么。”烟袋横风扫月,朱平褪头一躲,

路爷反手扫堂,朱平往起一纵,大烟袋猛虎寻食,又回来了,正砸在左脚踝子骨上,踝骨粉碎,咕嗵躺下。有徐源邵甫过来捆好。

这时,房上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路民瞻忒以逞强!”跳下两个僧人,正是通法上人了因和通禅上人宗恒。这二位从藏峰岛一路寻找西安侯,听说落在河南,今天走到朱家堡,见火光冲天,喊杀阵阵,这才前来一探究竟。两人进了朱家堡,借火光循声音来到前厅,不由得勃然大怒,一声佛号,了因持金如意飞身过来,与路爷战在一处。宗恒上前,秀娘刚要迎战,从东箭道飞也相仿,四爷马骏赶到。贺清虚本来就敌不过马四爷,虚晃一剑,飞身上房,出了朱家堡,到宗祠背起赵福清逃之夭夭。马四爷赶到前厅,直取宗恒,二位打在一处。这边海川吩咐:“只许捉拿,不准伤命。”派人分头救火。

再说马四爷,斗胜之心一起,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宗恒的如意横打太阳穴,四爷褪头一躲,双镢照腿打来,宗恒迈步躲镢。四爷右脚扎根在地,如同一个轴,左脚后跟一挂,叫勾挂连环腿。宗恒暗道不好,左脚面一平,右脚尖一点左脚面,丹田提气,旱地拔葱,往起就蹿,足有二尺。四爷的勾挂连环腿虽然躲过,但人家镢随身转,正打在宗恒的肋上,和尚应声而倒。了因一分神,烟袋扣在左肩头,砸了一个趔趄。“弥陀佛,快跑!”两个和尚逃出朱家堡,后文自有交代。二僧一走,杜清风和燕雷等人各自抱头鼠窜。海川派人再找西安侯和陶源,早已逃走,不知去向。

这时苗爷领着朱通前来,见海川行礼领罪。海川得悉详情,好言安慰:“朱氏弟兄听信赵福清之言,被恶道蛊惑,你二哥已死,不可深究;你大哥受伤,押往天锡山听王爷口谕。请你带家人保护朱宅,填平消息儿,收拾残局。”朱通含泪答应,带人处理善后不提。海川又给袁化、路民瞻道谢,石宝奎、司徒朗把关帝庙订亲的事一说,苗爷点头,海川也很高兴。

众人回山，把事情经过一一禀明雍亲王，王环也把自己订亲的事情述说一遍。又把朱平叫来，此时腿已经敷好药，两个人架着他，向雍亲王磕头请罪。胤禛说："你妻子女儿深明大义，不与你同流合污；还有你弟朱通，也立下大功。你女与海川义子王环，有杜老英雄做媒，你妻康氏玉成，这才结为连理。这样，朱家堡需要料理，杜老英雄、王环和朱家母女一同回去。朱平一时糊涂，办此悖法之举，念其妻女弟弟弃暗投明，免于法办，一起回家处理善后。"朱平一家千恩万谢，回转朱家堡。朱平夫妻和好，王环见过岳父，朱平很高兴，与杜古一商议，给小夫妻完婚，把王环的母亲请到朱家堡，大办喜事。夫妻侍奉两家老人，定省不亏。后来王环继承朱家事业，广行善举，不再提起。

这边海川又提审胡千里，可他什么也不知道，只言未吐，只好把他押入土牢。事情已毕，百灵先生袁化、陕西五叟、霍林师徒相继告辞，雍亲王和海川逐一道谢，相赠路费，一一送走不提。其他老少英雄都留了下来，以防万一。

这天吃完晚饭，众人分头休息，惟有张方睡不着觉，独自出了跨院，想出去蹓跶蹓跶。刚出门，迎面遇上于恒甘虎。这俩傻小子非要跟着他，张方又惹不起，只好带着他们出了大寨，一直往北，穿过树林，可就看见土牢门儿了。这也就是秀娘割去张林双耳的地方。张方眼尖，没出树林就看见了，有个人把门带上，脸冲着门。张方立刻掩出吕祖锥："好贼，敢劫土牢！"三人至近前，这位一回头，原来是位道姑，岁数不小了，杨木道冠，金簪别顶，过膝盖的蓝绸子道袍，腰系水火丝绦，青护领，青中衣，白色水袜，厚底云鞋；皱纹堆垒，面色白皙，五官端正；身后背宝剑，绿沙鱼皮鞘，金什件儿，黄色灯笼穗儿。张方一瞧："你还是个母老道，胆大包天，劫走胡千里，你往哪里走！""无量佛，你是何人？""病太岁张方。"大冰镩就扎来了，道姑探左臂亮出宝剑，金光烁烁，是一口切金断玉的宝刃。她用剑一贴张方的吕祖锥，剑

尖一挑，张方要不撒手，手就掉了。一撒手，道姑一脚把张方踹出一溜滚儿。张方起来：“上！”甘虎抡杵就打，道姑一转身，宝剑压杵，抬腿就踹，噔噔噔，甘虎一个屁股蹲儿。于恒在后边捧杵就扎，道姑一掉脸，左脚一抬，于恒又一个跟头。张方一瞧，可了不得，这二猛虽是一勇之夫，但也久经战阵，这道姑出手不凡，绝非等闲。张方想到这里，撒腿往回跑，立刻报信。除去侯杰、陈友梅及女英雄，所有老少群雄都赶到土牢前。

海川一眼就看出来了，道姑手中宝剑正是自己丢失之物。这时，二猛被摔得晕头转向。有喽啰兵点起火把，海川高声喊喝：“于恒甘虎退下！”二猛下来。其实人家道姑本心不愿伤人，否则二猛早死多时。海川用手点指：“道长仙乡何处，贵姓高名？”“无量佛，你是谁？”“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贫道无非路过宝山，知晓山中有武林前辈隐居，因此专为讨教而来。在场众位，哪个能胜山人，山人便把名姓留下，不然贫道乃无名氏。”嗬！这话可大了，赢了我有名，赢不了我没名，你们没有资格问我名姓。海川一分双钺：“既然如此，童某无礼。”麒麟吐书，右手钺就到了，直奔胸前，道姑用剑一托，顺风扫落叶，奔海川脖项，海川纵身出去，二人打在一起。按理说海川也是侠客，但相比之下，如同不会武艺一样。

于大爷伸手拉鞭，飞身过来，不能看着姑爷冒险哪。“海川暂且闪过，待我来！”童林出去，于子玉倒提链子鞭，抱拳拱手：“在下山东于廷，前来讨教。”摇鞭便打，道姑闪躲，剑走长河斩蛟，于爷躲过，二位打上了。您要在旁边看，道姑的招数身法并不快，但当场交手，就感觉其招数玄妙，体若飘风，快如闪电，态度坦然，毫不费力。十几个回合，于爷太公钓鱼式，鞭奔脖项，道姑往左一闪，剑走巧摘天边月，于爷往右上步，跟左步，哗楞摇鞭。道姑不等于爷发招，翻身踩子脚，正踹到胸前，把于爷踹出一溜滚儿去。杜古赶紧拉宝剑横在前边。于爷一看，还是把兄

弟，不顾风险，挡住敌人，保全了我的老命，好兄弟！

杜春秋通报名姓，举剑就刺，道姑躲过，摆剑还招。十几个回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老洒海金元一举点穴镢，迈步过来："杜老表请下来，老夫一会！"杜爷往下撤，洒海爷往这儿一站。道姑蚕眉一立："无量佛，看阁下精神百倍，敢问是马老门长么？""哈哈哈，我还差点儿。""阁下哪位？""姓金名元，江湖称洒海的便是。""请。"宝剑一指，恨蝠来迟，金爷顺风摇旗，举镢就打。道姑身随剑走，如雪片相仿，奔双腿砍来。金爷不能往前迈过剑，他知道人家套着招呢，虎坐坡往后搁步。二人插招换式，当场较量。二十几个回合，金爷进不去招了，封闭躲闪。

姜二爷分双棒，迈步过来："洒海爷，您暂且退下。"二爷用棒点指："道长，贫僧讨教。""和尚，贵上下怎么称呼？""山西碧目金睛佛姜本初。""原来你就是姜达，好，我来会你。"听得出来，这位与姜二爷好像有欠茬儿。二爷一分鹿角棒，左手一晃，右手举棒就打，道姑急架相还。这二位一动上手，身法真快，打闪纫针，扭做一团，绕在一处，难解难分。眨眼就是五十个回合出去，招数已然看不清了，僧袍道袍兜起风来，呼呼直响。六十个回合一过，二爷稍占下风。

老剑客路民瞻一看，手提大烟袋过来："唔呀，姜老二，你退下来，我跟这母老道嘎拉嘎拉。"姜二爷虚晃鹿角棒，纵身下来。"你是英雄得鹿路民瞻，山人会会你这人间剑客，武林豪侠，游戏三昧的老英雄！"上步闪身，摆剑进招。要说路爷乃是武林中的佼佼者，身法展动，矫若游龙，银髯飘摆，烟袋挂风，真是生龙活虎。路爷一来是会会道姑，二来叫老少群雄瞻仰自己的武艺，这叫人前显耀。二位恶战八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可有一节，人家道姑身法依然矫健，路爷的招数可显得慢了。

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捻银髯观战，心想：这位道姑我看着好

眼熟,怎么想不起来?难道天锡山的人物都叫她比下去了?真是愧煞须眉。想到这里,冷爷飞身过来,替下路民瞻。冷爷按剑把捻银髯:“仙长的功夫已臻上乘,不才技痒,斗胆讨教。”“无量佛,阁下贵姓?”“常州冷镇。”“原来阁下是冷老前辈。”“老前辈不敢当,涉足武林,年深日久,看您眼熟,不敢相认,献丑请教,仙长莫吝金玉才是。”二位走行门,让过步,当场过招,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见冷爷招如泉涌,道姑暗自点头: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

这时,海川问于大爷:“老人家,您看这口剑是我丢的那口么?从尺寸光焰上说,我看着可像,只是剑在我身上日期短,我没有把握。您看呢?”于大爷仔细观看:“我瞧着也像。”“这样吧,您回去把秀娘叫来,让她自己认认。”“好吧。”于大爷抽身而去。这时,场上二位打了个难分轩轾。

马四爷把双镢取出:“运回,你先下来,我问问他。”冷爷退下来,四爷过来,冲道姑一笑:“仙长,刚才听你说,谁赢了你,你才通报名姓。言犹在耳,道长不会忘记吧?”“贫道绝不食言。”“既然如此,老夫讨教。”“阁下上姓?”“方才道长提过的清真教民马骏。”“无量佛!”道姑精神为之一振:“你是清真门长,山人久仰大名,今日倒要见个高低。”“请吧。”马四爷大战道姑,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 第三十四回　病太岁迈门弩扬威

马四爷大战道姑。四爷分双镢,金鹏展翅,道姑宝剑顺风扫落叶,四爷褪头一躲,双镢走铁牛耕地,道姑拔腰躲过。二位彼此道请,当场动手。他们都是威震武林的前辈,就是占个"快"字。您看,咱们说起来比做着容易,比方我说照你头上打一拳,你说我上左步一闪,立右掌一穿,左手打你太阳穴。这够快了,而人家剑客做的比您说的还快,您想到了,他就做到了,所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这二位都是武林圣人,不但功夫好,姿势也美。开始一招一式,一来一往;后来扭做一团,绕做一处,行左就右,见招迎招;再后来越打越快,令人眼花缭乱。这时,道姑剑奔脖项,四爷镢走扫堂,道姑迈步一躲,四爷进步连环变成退步连环,右腿扫到半截又回来了。这招可损,道姑身在半空往下落,可马四爷腿又回来了,右手镢反臂倒打,神仙也难以躲过。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道姑的后摆,刺拉,给划了一个口子。道姑长腰纵出去,左手一揪道袍:"无量佛!"面红耳赤,十分难堪。四爷捧双镢:"道长,这回可以问你的名姓了吧?"道姑恼羞成怒:"贫道绝不把名姓说出!"四爷勃然大怒。

这时,就听南边树林中有动静,来了几位女英雄,正是于秀娘带着尚玉芝和姜瑞芝赶到。来到切近,海川问秀娘:"你亲自查看,这口剑是三首湛卢么?"秀娘点头,过来说话:"老前辈切莫动手,秀娘有话讲。"四爷回来,秀娘行礼:"道长您用的是三首湛卢。"道姑一听,把宝剑立在胸前,左手一托剑督,毕恭毕敬:"不错,正是湛卢剑。姑娘问它做甚?"道姑敬重湛卢剑,更

敬重用剑的人。秀娘行礼:“仙长,三首湛卢是我的。此剑乃战国著名剑师欧冶子所造,三尺三寸九分长,与其它两口剑相比,此剑尺寸最大,因此叫三首湛卢。”“姑娘,你说的不错,但不知你是何人,此剑得自何人之手?请道其详。”“弟子于秀娘,师父赠号奇剑坤元子。家父山东于子玉,八岁时带我到四川剑山后山五圣莲花祠,拜吕晚娘剑客为师,蒙恩师传艺十八年,湛卢剑乃恩师所赠,”道姑点头:“看来你说的不错,贫道要此剑无用,只是我见你身上佩有宝剑,湛卢若是你使用之物,你身上之剑又是何人所赐?再说恩师所赐,终身不离,岂能轻易落入他人之手?贫道不解。”秀娘此时明白这位道姑与恩师定有渊源,但自己不敢多问,想隐瞒是不成的。“前辈,湛卢确系晚生之物,身上佩剑则是我丈夫之物。家父做主,我夫妻换剑联姻,因此湛卢由我丈夫使用,此剑由我佩戴。”“换剑联姻也是武林佳话。我只问姑娘一句,恩师所赐之剑换与别人使用,但不知姑娘可曾禀明恩师?”这道姑问得可厉害:宝剑给了你,你借给别人、送给别人都由你做主,更不用说换剑联姻了,但是为了尊重你师父,你应该告诉她一声,这是出自礼节。

这一来可把秀娘问住了。“道长,因为恐怕被剑山之人知晓此事,不敢声张,因此未曾禀明恩师。”“哦,你丈夫又是何人,如何联姻?”秀娘就把童林探剑山,比武联姻之事述说一遍。道姑点头:“童林是你丈夫,又是官人,与剑山势在敌对,理应机密。你嫁给童林,名正言顺,这是大喜之事,你去给恩师磕个喜头,并把出嫁之事禀明于她了么?”秀娘摇头:“事情仓促,未曾叩见恩师。”“事后有暇,也应禀告。”秀娘脸一红:“事后也没去叩禀。”“这也情有可原,你与恩师相隔路远,不便前往,也是难怪。”“弟子与恩师近在咫尺。”道姑一听,连连摇头:“这就不对了。你八岁进师门,年纪尚幼,生活不能料理。你师父既做师,又做母,十八载以绝艺相赠,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择夫找主,

我想你恩师不能拦阻。既然近在咫尺,你却连禀报一声都没有,岂不令长者寒心?再说近在咫尺,你都不去磕头,师徒情意何在?你年纪尚小,可以原谅;你父母年岁已大,经历甚广,怎能原宥?”

人家道姑所问的话,确是人间大道理。吕晚娘从八岁管秀娘,直到二十六岁,十八年养育之恩,你结婚应不应该给师父磕头?十八年的饭也值你一个头,何况以绝艺相传,这教训之德也值你磕个头。

说到这里,插段书外书。当年战国时有一员大将叫吴起,不遵母训,总跟人家打架斗殴。母亲劝说几句,吴起咬下身上一块肉来:“我是你儿子,现在我咬一口肉,就算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不做高官再不见你。”他母亲哭着追,他也没回来。吴起跑到鲁国,拜曾子为师,学习六艺。后三年有同乡跑来告诉他:“你母亲去世了。”吴起站起来,大叫三声“娘啊”,然后坐下继续读书。曾子就问:“你母谢世,你为何不回家奔丧?”吴起说:“我以肉还母,曾对母发誓,现在我没做高官,不能回去。”曾子说:“他人可誓,母安可誓?”曾子把吴起逐出门墙,不要这个不孝弟子。曾子说:“水无本则竭,木无本则折,人而无本能令终乎?”后来吴起从魏国回到楚国,结果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死。说这个典故就是叫人不能忘本。

秀娘有亏师徒之情,在场众位前辈一听,当然是说秀娘不对。书中交代,晚娘剑客也因此事对秀娘不满,她离开五圣莲花祠来找于秀娘,要当面质问。无巧不成书,今晚吕晚娘也来到天锡山,隐藏在暗处,听得明明白白。道姑说的正是晚娘剑客要问的。

于秀娘躬身施礼:“道长责备秀娘,秀娘一定到师父面前磕头请罪。”于廷也跑过来了:“道长所言甚是。我女年幼无知,千错万错在我于廷身上。她不懂事,有亏礼节,我能不懂事么?于

廷罪该万死,将来一步一头磕到庙中,去给晚娘剑客赔礼,请求老人家宽恕。”其实吕晚娘很生气,才来寻找秀娘,准备当面质问。但常言说得好:人受一句话,佛受一炉香。老剑客听了于廷父女赔礼的话,心就软了,心说:人没有不犯错的,知过必改,善莫大焉。你应该把剑给我徒弟。您看,晚娘又偏向徒弟了。

这时,于子玉顿足捶胸,苦苦认错。秀娘拦住父亲,又说:“您是前辈,责备甚是,我们父女一定由衷认罪。晚生也不是垂髫稚子、襁褓幼儿,我对恩师失礼,由我自己承担,将来负荆请罪,以求恩师宽宥。不过,这口宝剑您得还我。”“无量佛,此剑贫道无用,你说的也千真万确,贫道是你何人,你将来自会明白。本应还你宝剑,奈因听你父女之言,未见令师一面,此剑暂时不给,等我见到令师,宝剑自然给她。”“老前辈不给,弟子无礼,我可要强行索取!”说着,亮出落叶秋风扫。在场众人都是讲理之人,左右为难:道姑不给宝剑有理,秀娘认错后一定索回也有理,这如何是好?

秀娘宝剑一举,举火烧天式,道姑恨蝠来迟,上右步,宝剑照秀娘的脖项就抹。秀娘也是上右步,剑奔软肋便扎,道姑躲过。秀娘使的是阴阳刃八仙剑,道姑心中有气:师父偏疼你,把剑法传你一人,你又传给秀娘,别人可不会。这趟阴阳刃八仙剑法走开,脚踩八门,前后左右都是秀娘,落叶秋风扫如同一条金龙,上下飞舞。道姑也是武功绝顶,阅历宏富。二人杀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眼看天光闪亮,一夜争斗,道姑与秀娘胜负难解,张方不由得着急,手一捂肚子,哎,摸着了迈门弩。张方伸手把弩掏出来:“母老道喂,你看这个——迈门弩!”道姑一看,吓坏了,心想:这个大贲儿头蚕豆精是谁?迈门弩是我三清镇观之宝,掌教教主欧阳修保管,怎么跑到他手里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听张方说:“母老道喂,你还纳闷儿哪,你糊涂哇,公老道欧阳修是我师父,

你这母老道就是我的师娘。打!”道姑臊得面红耳赤。张方一喊打,她赶忙飞身蹿出去。秀娘知道张方不打,只是吓唬,为了叫自己夺剑,蹿身形就到了,剑砍脖项。道姑刚要躲剑,张方往前一推弩:“打!”道姑手忙脚乱,秀娘可就占了上风。没想到道姑见势不好,拧腰上了北边门楼,飞身就跑,秀娘压剑就追。张方后悔,不吓唬人家,人家不会跑,索性也跟下来了,脚下用力,紧追不舍。

追出天锡山,往东又进了山,眨眼间出去二十里山路,道姑和秀娘都不见了,四外是崚嶒大山,嵯峨万丈,狼牙锯齿,鸟道羊肠,好不险恶!张方瞧着眼生,就想往回走,猛然一棒锣响,树林中出来二十多人,为首一个大个子,二十多岁,黑脸膛,扫帚眉,蛤蟆眼,狮鼻阔口,一身青,手持三岔鬼头刀,面目凶恶。“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如若说不字,管杀不管埋!绵羊孤雁,留下买路金银!”张方一看这人挺凶,伸手掏出一只枣核镖,扣在掌心。黑大个儿把刀一横,拦住张方。张方一想,我说两句在行的话也就完了。“朋友,辛苦啦!”这人一瞪眼:“命苦!”张方心说:这话怎么横着出来?再一抱拳:“是合字么?”“嘿,我是井字。”“朋友,你是线上的。”“我是绳上的。”“你是吃浑梁子的。”这人一翻脸:“别废话,我要劫你!”左手晃面门,斜肩带臂就砍。张方生气,上右步斜身,一抖手,镖打哽嗓咽喉,噗哧!“啊!”惨叫一声,死尸栽倒。张方抹头就跑,一口气跑回天锡山,这才放心。

到了前厅,秀娘早就回来了,大家正向雍亲王禀报昨晚的事情,张方进来给大家行礼。海川见他面带惊慌之色,就问:“方儿,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嗐,别提啦!”张方把镖打黑大个儿的经过述说一遍,杜古一听就愣了,一跺脚:“你说的方向是三杰岭,这黑大个儿好像是三杰岭艾老庄主的三儿子艾天刚。”书中暗表,三杰岭的庄主叫海底青犀艾良艾秉忠,江湖上

赫赫有名,老人们都认识他。艾良有三子,长子艾天智、次子艾天亮、三子就是艾天刚。杜爷又说:“他们父子跟我是多年的老街坊,素日安分守已,不打家不劫舍,公买公卖。艾天刚不会劫人。”张方一瞪眼:“杜老英雄,你还是别偏向他们,他可单劫我。”“你打死艾天刚,这事可不好办了。”张方一睖睖眼儿:“有什么不好办的?我是钦差的随行委员办差官,他劫官就是造反,我打死他不好办,他打死我就好办了?你们是山王护着山王,姓张的不怕。许他劫道,就许我宰他!”杜爷一低头,不言语了。海川相劝:“人已打死,说什么也没用了,静观其变吧。”书说简短,到第三天头上,果然艾秉忠前来拜山。

书中暗表,艾秉忠为人行端履正,不苟言笑,仗义疏财,济困扶危,老妻早丧,只有三个儿子,在三杰岭居住多年。因为地处深山小镇,也不纳粮,其实天锡山和朱家堡都是如此。天智天亮谨遵父训,惟有三子艾天刚阳奉阴违,背着父亲断道劫财,日久天长,也杀了不少人,越理胡行。艾天刚一劫张方,被枣核镖打死。小头目派几个腿快的尾随张方到天锡山,回来一说,然后搭起尸体回转三杰岭。这爷儿仨一问情由,小头目没讲实话,说三公子出去巡山,被人无故打死,只知凶手是天锡山的。艾秉忠痛哭流涕,预备棺椁成殓尸体,把三儿子埋了。艾秉忠跟那俩儿子一商量,得去找杜古问个明白,今天这才带着天智找来。

接到禀报,马四爷站起身形:“杜古,我们陪着王爷先到西房,你来接见艾良。方儿也应去西房躲避。”杜古点头。众人陪雍亲王来到西房,隔帘观看。不多时,艾家父子进来了。众人一看,艾良是个大个儿,肩宽背厚,青脸膛,白胡子,穿一身米色衣服,肋下金背砍山刀;贲儿头,深眼窝儿,黄眼珠儿,面带正气,绝非歹人。杜古下堂阶相迎,寒暄几句,分宾主落座。杜古问:“艾兄有事前来?”艾良点头:“前天下人随犬子天刚巡山,被您处一人用镖打死,不知您知晓此事么?”杜古点头:“知道,此人

名叫张方,他回山说明,因三侄子带人拦路劫财,他出于自卫,才出镖伤人。”杜爷把张方所说经过复述一遍:“艾兄,张方是官人,钦差的随行委员,岂能无故伤人?拦劫官人已属违法,何况持刀行凶?您伤了一子,尚有二子,我杜古一个没有,忍了吧。”艾良浓眉一立:“杜兄,我子抢劫,并无此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是官人就随便杀人,这要钦差来了,还不刨了我艾家的坟?您叫我忍,打死我儿子,我还能忍么?天王老子杀人也不行!您把他叫出来!”杜古还要拦,就听院中喊:“老贼艾良,你儿子劫我,还持刀行凶,我张方拿他,他还拒捕,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小太爷张方在此,你出来!”张方往院中一站。艾良大喝一声:“好小辈,打死我子,还要强词夺理!哪里走!”

父子飞身出来,艾良回手拉刀,恶狠狠就劈,张方闪身,艾良刀又回来了。不用说张方空手,就是使军刃还招,他的本领也远不如人家。真是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张方心想:我净用迈门弩吓唬人了,吓唬谁谁都怕,今天我拿你开开张吧。想到这里,他伸手掏出迈门弩,没敢打哽嗓,不是怕打死,是怕打不着,于是照准左肩头,嘭的一声,把艾良打了个仰面朝天。张方乐得直蹦高儿:“好宝贝,好宝贝!”再看艾良,脸色蜡白,鼻子翅儿发颤,刀也扔了。张方往前上步,抬腿踩住艾良胸口,右手掐住弩杆,猛往起一提,艾良大吼一声,血就下来了,当时昏死过去。艾天智吓坏了:“杜老寨主,我把父亲先背回去,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好,老贤侄,你请吧。”艾天智不敢怠慢,捡起刀还入鞘内,背起老父亲,离开天锡山。这边众人回到前厅,议论方才之事,有说张方不对的,不该使迈门弩;也有说艾良不对的,不该包庇儿子。雍亲王一摆手:“方儿没有什么不对的,空手对刀,难道艾良把方儿砍了就对么?祸到临头须放胆,一伤一死,艾良必要报复。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多提防吧。”事情也就过去了。

一连三天，到第四天清早，有人禀报：艾天智前来拜见。众人还是退到西屋，杜古独自接见。艾天智进来行礼，杜爷伸手相搀，先问艾良的身体状况，艾天智说："蒙您惦记，家严经过请医调治，逐渐好转。""你找我有何见教？""家父写了一封信，老伯见信自然明白。"说着，掏出一封信往上一递。杜古接过来一瞧："贤侄，请稍候。"杜爷挑帘笼进西屋，把信递给雍亲王。雍亲王打开信一看，上写：

> 字奉杜老英雄台鉴：大厅前蒙张方赐我一弩，此事耿耿于怀。在下回家与家丁打听，方知天刚确有不法行为，实乃咎由自取。近闻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带领张方等人办案来至咱处，今请童侠客来我处面商，不知能否赐教。如移尊至敝宅，当扫榻恭候。是否能来，请示小儿天智即可。

雍亲王看完信交给马四爷，最后海川也看了。于大爷为女婿担心："海川，自古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武关之困楚、鸿门之困汉，如出一辙，应从长计议。"雍亲王不以为然，摇了摇头："畏首畏尾，何能称雄于武林？马老英雄，您说呢？"四爷点头："王爷之言是也，海川自己拿主意吧。"其实于大爷的担心，大家都能体会，但马四爷想的是，大家捧你童林，如果你畏葸不前，首鼠两端，怕这怕那，当然自己不会说什么，但抓个话茬儿，我就回家了。

单说海川拿着信出来："你是艾天智么？""正是在下。您是哪位前辈？""我是童林，张方是我属下。令尊邀我前往，原书不领，上告你父：明日上午，童林必至，见面再谈吧。"艾天智抱拳，接过书信："既然童侠客谕下，我父子在舍下恭候。"他告辞走了。童林毫不犹豫，应邀赴会，不顾生死，老前辈们无不赞美。张方要随同前往，童林点头应允。张方又扫视这些年轻人："还有吃过豆面儿、长过斗虫儿的么？"于斗和凤岐自告奋勇。马四爷说："成了，去多了没意思，就你们爷儿四个吧。"

次日清晨，爷儿四个带好军刃，离开天锡山，直奔三杰岭。到了打死艾天刚的地方，有艾天智带人迎接，寒暄几句，头前引路。走了又有五里多地，三杰岭近在眼前，都是石板房，街道不整，路北是艾家，石墙起脊，崎岖不断，当中门楼，两扇黑门敞开。艾天智往里让，门里是个木头影壁，红地黑字：迎祥。下面一口大鱼缸，长满荷花。东西两厢各五间房，南北长东西窄的院子，北屋前出一步廊。艾天亮搀着艾秉忠，老头儿脸色苍白，身体发软，冲海川点头："您是童侠客？久仰久仰，驾临贱地，小老儿未曾亲迎，原谅原谅。""老庄主，童某应邀冒昧造访，海涵海涵。"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海川抱拳："老庄主，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我的差人未说假话，令郎确是拦路抢劫，因此发生冲突。我们江湖人讲的是公平合理，不能以官压私，仗势欺人。不知老庄主把童某唤来，有何见教？"艾秉忠长叹一口气："我已问过家人，他们背着老夫在外面打家劫舍，已非一次，看来张委员所谈不假。大丈夫讲的是光明磊落，我子实系自取其咎，不怨张委员。今日请您，是几位朋友命我请来阁下，你们有事相谈，不关在下。天智，去请几位出来相见。""是。"艾天智往外走。工夫不大，海川一瞧，嗬！进来三个人，循环道长贺清虚、劫土牢的老道姑，后跟着胡千里。

书中交代，这道姑就是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贞。因为聂红蝶久无消息，道姑不放心，从庙里出来，一半是游山玩水，一半是寻找徒弟。走到大名府地界伍家庄，天色已晚，道姑投宿到一个大户人家。跟本宅主人一见面，道姑一看，是位老者，大身材，蓝长衫，扎绒绳，肋下佩剑，沙鱼皮鞘，金什件儿。道姑看宝剑眼熟，心想：这不是我师兄吕晚娘的湛卢剑么？仔细打量老者，道姑认为他没这能耐害人夺剑。互通名姓，原来这位姓伍名舒字麟阁，人称一颗朗星宇宙明。

伍舒也是清真教民，但为人眼空四海，狂妄自大。他与金弓

小二郎李国梁是亲戚，每次到北京都住在东光裕镖局。这次听说童林的威名，伍舒准备探王府拜会海川。他从镖局出来，已是华灯初上。越墙进王府，可巧那天正是马四爷告辞要到天泰轩吃饭，众人往外送。大厅内无人，伍舒一眼看见宝剑，心起歹念，就把剑偷出来了。不敢马上跑，耗到三鼓左右，出离王府奔城门。刚蹿过街头，突然发现一个白胡子老头追自己，身法奇快。伍舒亡魂皆冒，撒腿就跑，从涿州高碑店奔涞水易州，往西钻了大山才算摆脱马四爷。伍舒不敢再出去招摇，回到家中。可巧贺玄贞借宿，伍舒知道人家的威名，不敢怠慢。道姑提出要看看宝剑，伍舒把剑摘下来，小心翼翼递上去。道姑接过一看，确是湛卢，主意拿定。结果到夜里三鼓，贺玄贞施展壁虎游墙功，潜入伍舒住处，偷出宝剑，离开伍家庄。至于伍舒醒来找不到剑，也找不着人，自认倒霉不提。

贺玄贞从直隶到山西，今晚走到天锡山外，巧遇胞兄贺清虚。贺清虚把徒弟被擒之事一说，兄妹先过三杰岭，往东来到于家寨，住在王家老店，白天休息。到晚上赶奔天锡山，找到土牢，救出胡千里。道姑让兄长带徒弟先回店，自己随后就到。她把自己的宝剑交给胡骏，师徒走了。道姑回身关门，张方正赶到，引发一场恶战。最后道姑甩掉秀娘，跑回客店，与兄长和徒弟见面，细问一番，这才明白事情全部经过。

住了三四日，这天晚上，贺玄贞住在东厢房北里间，靠北墙是床，床东边有个茶几，放着茶壶茶碗。她把湛卢剑放在两只茶碗上，自己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刚过二更，道姑气息调匀，微微睡沉了一下，猛然心生一种绿林人的高度警觉。道姑心说：屋里进来人了。睁眼一看，湛卢剑不翼而飞。贺玄贞一按床沿，轻身而起，从后窗纵出去，燕子反钻云，身不落地，拧身上房，轻轻落在中脊以上。银河在天，万籁无声，四下无人，贺玄贞吓得魂飞胆裂！

# 第三十五回　丢钢胆大闹三杰岭

贺玄贞飞身上房，打闪纫针的工夫，三首湛卢剑丢失，道姑吓坏了：在我的身旁取走宝剑，我丝毫不知；这如果取我的首级，何异掌上观纹，囊中取物？看来这位武术通玄，胜我多多矣。其拿走宝剑，分明在我头上猛击一掌，暮鼓晨钟，令人醒悟，我该激流勇退，以全晚节。这时，贺清虚也上了房，道姑把事情一提："兄长，此处定有武林高手监视我们，咱们早离此处为好。"道爷点头："这人去你房中盗剑，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其身怀绝技。莫若早日离此险地。"兄妹下来，各自回房。第二天算还店账，爷儿仨往西而来，过了王家寨，走了四五里地，就见路北树林中有人上吊。三人把他救下来一问，此人正是艾天智。他背父亲艾良回家，一路上老头儿失血过多，到家中奄奄一息。艾天智四处求医未果，叫天不语，呼地不应，一时想不开，这才上吊，幸亏贺氏兄妹赶到，把他救了下来。

天智若断若续述说经过已毕，道姑点了点头："艾天智，你不用担心，头前带路，贫道能治你天伦的伤。"天智大喜过望，一问道姑名姓，感激涕零，磕头谢恩，然后急匆匆带着爷儿仨来到三杰岭。贺玄贞精通医术，先把艾良的穴道放开，使其血液周身循环，又马上开药方，抓药煎药，给老头儿喝下去，最后又服下五福化毒散。一觉睡醒，艾良精神好转，谢过贺玄贞，又问明兵丁，才得知艾天刚背着自己胡作非为，长叹一声："贺老前辈，艾某在江湖多年，成名的人物大多与我有旧，在下绝不做无理之举。我那不肖之子天刚，背着老夫杀生害命，有伤天理，这次连累老

夫，他罪有应得，只能算他咎由自取。”贺玄贞点头：“老庄主高卓之见，只是张方等以官压私，藐视绿林，也应警戒他们。这样吧，叫童林来趟三杰岭，我们质问于他，也叫他知道绿林人不怕他们。一切由山人承担。”这才写信邀他们前来。

现在海川一看，十分震怒：“艾良，我以你是光明磊落之士，故而前来。想不到你倚仗他人，童某不惧！”贺清虚用手点指：“童林，你杀害我的弟子，现又指使你手下人打伤我的朋友，旧恨新仇，今日必报。”海川虎目圆睁，剑眉双挑：“助纣为虐的凶徒，你道童林怕你么？怕事，童某不到此地，有话外面讲！”其实不用说贺氏兄妹，单一个胡千里，这爷儿四个也够呛。这叫祸到临头须放胆。海川手捧双钺，凤岐、于斗和张方各亮军刃，来到院中。海川他们站在东边，这爷儿仨站在西边，艾天智搬一把椅子，让他父亲坐下，这哥儿俩站在后边，这叫坐山观虎斗。

胡千里一分双拦，迈步过来：“童林，冤有头，债有主，你跟艾良的恩恩怨怨，前勾后抹；我们师徒与你仇深似海，今日必要清算。”海川刚要答言，于斗一抖藤蛇棒：“师叔，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这小子乃匹夫之辈，飞廉恶来之徒，不用您前往，弟子足矣。”海川暗笑：于斗这孩子当年进剑山时可说胆大如斗，现在胆子比塔还大，不用说你，就咱们爷儿四个合在一处，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你却还说大话。书中交代，后来于斗身居京官，五品花翎守备，跟凤岐和王双全都在慎刑司当差，扬名显亲，后话休提。海川点头：“贤侄多加小心。”“不劳师叔嘱咐。”

于斗飞身上前：“黑炭头，认识小昆仑于斗么？”横风扫月，奔胡千里的太阳穴打来。胡千里褪头上步，右手拦一压棒，左手拦拦腰便打，于斗一撤棒，张飞骗马，胡千里的跺子脚就踹上了，于斗应声而倒，出去一溜滚儿。于斗鲤鱼打挺站起来，围棒抱拳：“师叔，弟子不小心被他踹倒。”海川心说：加小心也不成啊。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关系。”凤岐上好双头五节笔管枪，飞身抢步来到切近：“胡千里，我来讨教！”颤枪就扎。千里上右步，双拦一盖枪，凤岐抽枪上右步，魁星点元，右手枪头照千里面门就点。胡骏双拦一合，往外招架，野马分鬃，右手拦反臂打来，凤岐闪身躲过。两人交手在七八个回合，凤岐抵挡不住了。海川手持双钺，高喊：“少剑客请撤下来，童林会他！”凤岐虚点一枪，看住门户。

海川一过来，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胡千里虎视眈眈，左手拦晃面门，右手抡拦砸下。海川海底捞月，钺尖子往上一挑，千里撤拦回步，海川金猴戏月。千里左手拦一挡，右手拦撩阴，海川上左划步，双钺掳脖项，千里褪头躲过，二人当场动手。海川把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钺展开，铲架抄捞掳带，刁撕立旋拧拿，冷飕飕亚如雨打梨花；胡千里双拦加紧，拦沉力猛，呼呼生风。海川施展出全身解数，不过勉强支撑到二十个回合。张方在旁边干着急，忽然想起迈门弩：我何不吓唬吓唬他。伸手掏将出来，掌中一托：“胡千里，你看这是什么？迈门弩！”胡千里还真怕，一来师父师姑都怕它，二来艾秉忠被打，险些有丧命之忧，他亲眼得见。因此，他可就加提防了，偷眼观瞧。然而双拦刚一发招，张方就往前一推弩：“打！”胡骏赶紧噌的一下蹦出去。还别说，张方这么一搅和，胡千里晕了，心神已乱。这时，他拦走双锋贯耳，海川矬腰，双钺扫堂，胡千里拔腰刚起来，张方往他胸前一推弩：“打！”胡千里在空中只好往后一仰身，海川王祥卧鱼腿，嘭！踹在左肋上，咕噜噜一溜滚儿。

贺清虚勃然大怒，回手拉宝剑就要过来。正在这时，门口影壁的东西两边进来两位老人，西边这位赤红脸，如同晚霞，白发银须，米色绸长衫，白绵绸的裤褂，肋悬大环宝刀；东边这位面似银盆，一部胡须半黄半白，蓝布大褂，肋悬龙鳞宝刀。老二位真是发挽银丝，髯垂玉线。来者非别，西边的是今古侠关九公，东

边的是镇古侠董化一。

书中暗表,藏峰岛势败,二老一商量,赶奔河南,路上顺访西安侯的下落。这样,他们东出潼关。潼关北倚黄河,南靠大山,咽喉要塞,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二老出潼关登高山,游逛禹王庙,远观黄河水,千里峥嵘,流连数日,然后走旧函谷关往东来,从山西入直隶,进入大名府地界。无巧不成书,他们也来到伍家庄,投宿在伍麟阁的家中。前文书说过,伍舒这个人眼空四海,明明知道这二位是江湖名剑、老前辈,还想试探二老的武艺。董爷一笑,也不点破,与关爷各献绝艺。董爷把八仙桌子搬到客厅当中,桌围子拿掉:“就在这桌子上下,也能练功,拳打卧牛之地么。”伍舒暗中直吐舌头。“老关,你先练吧。”关爷把长衫一掖,一猫腰,就在桌子下面打了一趟拳,四明见线,缩小绵软巧,形似猿猴,恰如狸猫,好像这桌子底下还有富余。时间不大,功夫练完,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接着,董爷拽出龙鳞宝刀,刀鞘放在一旁,往下一矮身,鼻子尖儿找地,钻入桌下。这可不容易,刀长有四尺二寸,八仙桌子绝没有刀身高,可老剑客练了一趟八卦刀,运用自如,不但在桌下练,飞身到桌上,上下翻腾,刀光照人,银髯乱摆,身法迅速敏捷,其快无比。时间不大,收住架势,宝刀还鞘。就露这一手,伍麟阁心悦诚服。

晚饭用过,喝茶聊天,伍舒就把宝剑被贺玄贞盗走的事情述说一遍,还说蓝衣仙姑才高德不高。董爷心想:贺玄贞乃五台山嫡派,红尘女阚十娘的五弟子,才德兼优,宝剑再好,她有何用?于是细问,伍舒说出此为湛卢剑。董爷一愣,追问其宝剑来历,伍舒面红耳赤,只得道出实情,把夜入王府偷剑的事情从头至尾说明。二老听完,董爷脸一沉:“伍舒,你夜入王府访童林,按绿林道的规矩是可以的,但不该见宝剑起歹心,觊觎他人之物,有损绿林侠义的名誉。你也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英雄,做此鼠盗狗窃之事,降低身份,有损人格。如果被王爷知道,动用官府势

力，剿办李国梁，寻根搜底，你岂能逃脱干系？再说李国梁与王爷是朋友，你图此小利而忘大义，被绿林同道谈论，真是得不偿失。你武艺不精，如有高人为得此剑将你杀死，这宝剑岂不给你招来飞灾横祸？你说在王府外有高人追你，倘若追上，焉有你的命在？贺玄贞是吕晚娘的师弟，能不识此剑么？不杀你已是万幸。你也偌大年纪，千万保持晚节。”老剑客诲人不倦，伍舒俯首帖耳，点头称是。关爷问：“你知道贺玄贞去了哪里？”“大概去山西了。”“好，我们明天找她去。”

次日，二老告辞，重返山西。走到三杰岭，想起老朋友艾良，老哥儿俩一商量，去看看吧，这才来到艾宅。门口正站着一个家人，二老通报名姓，把来意一说，这家人还挺高兴，心说：童林张方他们该死，贺老仙长他们都惹不起，何况关董二老呢。“二老快请进吧，院里正动手呢。我家三少爷被张方一镖打死，现有贺清虚贺玄贞二位仙长协助我家员外报仇，把仇人张方、童林、凤岐等邀到家中，这回谅他们插翅难逃。”董爷一听就急了：“好哇，这我一定管！”“您一定帮助我家员外爷！”“好嘞，我一定揍他！”“啊！老爷子，您帮谁呀？”“我帮助我徒弟，帮助我孙子童林。”老哥儿俩这才进来。

董爷回手拉宝刀，飞身过来。贺清虚一看，手持宝剑，往前赶步。关爷回手拉大环刀，往上一迎：“你别往前走！”贺清虚宝剑顺风扫落叶，关爷大环刀怀中抱月，反臂劈丝，一道光华，刀就到了，贺清虚闪身躲过，关九公刀走四盘。这是使刀的祖师爷，大环刀舞动起来，犹如雪片乱飞，缠住贺清虚。这边董爷大战贺玄贞，也是一场凶杀恶战。艾良可闹蒙了：关董二老是我多年不见的朋友，是老弟兄，怎么不帮我，帮助童林呢？没办法，只好在一旁观战。

再说张方手托迈门弩：“得了，今天我大开杀戒，一弩一个！”贺玄贞明白，有二老赶到，占不了便宜；这贲儿头又有迈门

驽,不如离开是非之地。想到这里,口诵佛号:"无量佛,我们早离此地为是。"贺清虚也早有此意,虚点一剑,招呼胡千里,师徒飞身上房而走。贺玄贞见他们走了,长腰上西房。董爷一看,宝刀还鞘,伸手掏出一粒钢胆,喀楞楞一摇:"打!"这时道姑迈步过中脊,老剑客的钢胆越过中脊打她的后腰,钢胆快如闪电,夹着劲风就到了。贺玄贞身法再快,也难逃此劫。

就在这时,从中脊后边,让过贺玄贞,露出半截身子,穿蓝绸子道袍,扎绒绳,背插宝剑,右肩上斜垂杏黄灯笼穗儿,是位道姑,鹤发童颜。她身法奇快,一伸左手,嘭,抄住钢胆,有暗救贺玄贞之意。海川一眼瞧见:"老人家,那道姑背的宝剑是我丢的湛卢!"董爷也说上了:"她把我的铁球也抄去啦!"八步赶蟾,长腰上房就追。董爷心里难过:上次在剑州被朋友把铁球拿走,这次可不是,看来我这跟头是非栽不可。老爷子脚下用力,风驰电掣,但前边这位道姑既不躲也不藏,如一片蓝云相仿,任凭董爷用上十二成的劲儿,就是追不上。董爷一横心,狠心追赶,直到暮色苍茫,烟岚四起,天色已晚,道姑踪迹不见。董爷呆若木鸡,长叹一声,想自己偌大年纪,还要逞强斗胜,才有这二次丢失钢胆。

董爷继续往前走,眼前黑压压雾沉沉,现出一个大村庄。书中暗表,此地名叫褚家庄。从村东口进来,路静人稀,到十字街也没有店房,董爷就往北走,见路东有个大户人家,于是上前叫门投宿。书说简短,本宅老主人把董爷让进来,客厅落座。董爷一看,这老者中等个头,双肩抱拢,赤红脸,准头端正,四方海口,一部银髯,精神足满。寒暄几句,老者一抱拳:"看阁下佩刀,定是武林前辈,敢问贵姓高名?""不敢当,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在下陕西凤翔府董化一。""您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客的镇古侠董老剑客?""不敢,正是老朽。""久仰您的大名,已非一日。我与令弟打过交道,不过早已时过境迁,在下姓褚名源字季鸣。"董爷

就是一愣，一问详情，才知晓事情经过。

前文书说过，褚源把聂红蝶送到白衣庵学艺后，自己就被侄子接到此地，承欢膝下，已经住了十多年。尽管褚源自己不在江湖上走动，但他也听说了，义女聂红蝶艺成之后，借姜达后代姜瑞芝之名，招摇撞骗，身染下流。正准备前去找她规劝，尚未成行，可巧董爷到了，褚源把自己的想法述说清楚。董爷恍然大悟："褚源，你是行端履正的好人，不满义女所为，她也是慌不择路、寒不择衣、饥不择食，才出此下策，你也不必过于生气。再说，儿大不由爷，只是贺玄贞身为师长，应教以正道。"然后，董爷把三杰岭的事对褚源说了，问他："你周围有无高人隐居，或许窝藏他等？"褚源点头："有，往北八里地有座大庙叫太极观，观主复姓钟离双名图远，江湖人称扭转乾坤翻天道长。此人实有通天彻地之能，道教中可为魁首，贺氏兄妹必然逃至太极观。今天太晚了，明晚我陪您去一趟。"您看，褚源这人不计前嫌，为人磊落，守正恶邪，主持正义。董爷连连道谢，然后休息不提。

次日清晨，董爷和褚源正聊天呢，家人进来禀报，童林张方他们到了。原来董爷一走，这边关老剑客把众人叫到一处，重新介绍见礼，又叫张方赔礼，一天云雾散。童林和张方一商量，得立刻寻找董老剑客，于是请示关爷同意，他们与凤岐于斗往西北方向而来，一路找到褚家庄。董爷和褚源迎出来，凤岐赶紧上前磕头，海川他们过来行礼，然后进来到客厅落座。海川说："关老爷子在三杰岭等您。"董爷点了点头："海川，今晚咱们去太极观探看，有什么话回来再说。"一日无书。

吃完晚饭到定更天，爷儿几个收拾好，褚源带路，出离褚家庄，脚下用力，眨眼来到太极观。鹰不落的红长墙，虎皮石的下基，周围古树环绕，三座山门。褚源打手势，众人越墙而过。当中的甬路，钟鼓二楼，穿堂殿，来到二层殿的中脊以上，拢目神往前瞧，后面还有三层殿，庙宇宏伟高大，五脊六兽，螭吻蒲牢。北

殿内灯光明亮，达于户外，一张八仙桌，坐着三个人，东面是贺清虚，西面是贺玄贞，正面坐着的这位道长，大身材，肩宽背厚，蓝道袍，佩宝剑，紫脸膛，深眼窝，黄眼珠，狮子鼻，大嘴岔，连鬓络腮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戴杨木道冠，金簪别顶，背插拂尘，十分凶恶。此人正是钟离图远。钟离图远是贺清虚的师兄，两人交往甚密。前些天贺清虚从朱家堡背着赵福清就来到太极观落脚，这次爷儿仨逃回来一商量，无法照顾赵福清，于是叫胡千里雇了一辆车，拉着赵福清回福建延平府胡家坟下清宫养伤，然后再回转太极观。胡千里跟着车走了，钟离图远是个不忍事的人，一定要帮助贺氏兄妹与四大名剑为仇作对。今晚三人在大殿饮酒谈心，商量对策。

单说老剑客董化一高声喊喝："公老道母老道，商量着拜天地哪，我来喝喜酒！"再看屋里，灯一下就灭了。"无量佛！"三个人都纵出殿外。贺清虚用手点指："褚源，我们有香火之缘，不想你心向外人，引来董乾。不信不义，山人今日要大开杀戒！"褚源毫不示弱，亮出双戟："贺清虚，姓褚的身为侠义，向理不向人，你往哪里走！"双戟挂风，盖顶砸下。贺清虚摆剑走麻姑献寿，褚源撤戟，老道捧剑扎来，褚源躲过还招，二人打在一起。那边董爷与贺玄贞过招，宝刀泰山压顶，道姑剑走外剪腕，剑奔撩阴，董爷抬腿躲过，二人战在一处。海川分双钺扑奔钟离图远，钺尖子麒麟吐玉蕊，奔胸前扎来，钟离图远举剑还招，伸手就是五个照面。海川跟人家一比，差得太远，凤岐颤枪、于斗抡棒，加入战团，爷儿仨战人家一个，还是不成。张方明白，即便自己亮出吕祖锥过去，爷儿四个依然不行，索性掏出迈门弩："反叛老道喂，你看这是迈门弩！"这下子可把钟离图远吓坏了，贺氏兄妹知道张方有迈门弩，他可不知道，一听迈门弩，抬头一看："啊！"噌的一下蹿出去了。"牛鼻子老杂毛，别害怕，我还没打哪，打上你就知道了！""无量佛！"这时，海川爷儿仨看老道真害

怕,就将其团团围住。张方这儿一惊一乍,钟离图远时刻小心,又得招架三件军刃,就有点儿手忙脚乱了。

单说钟离图远,打着打着一琢磨:这小子怎么不打呀?大概不是真的,用假迈门弩吓唬我吧。小子,我宰你!这时,正赶上张方故伎重演,一推弩:“打!”这回钟离图远不跑了,他掉脸纵身,扑奔张方。张方一瞧,吓得魂不附体,刚要跑,老道身法太快了,转瞬间已逼近他身前。张方不得已,心说:宝贝,再灵验一次吧。他一按铜疙瘩,喀吧,一点寒星直奔老道,正中肩头,嘭,就打上了。“啊!”钟离图远撒手扔剑,仰面朝天,躺在地下。于斗在后边正好赶上,举棒就打。要问老道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 第三十六回　失宝鞭火焚八卦堂

张方弩打钟离图远，老道仰面栽倒。于斗追上前举棒就打，正赶上老道躺下，鹿筋藤蛇棒扫在迈门弩的弩杆上。也是无巧不成书，藤蛇棒的顶端铜疙瘩一缠弩杆，铜疙瘩一拐弯儿，把弩带下来了。再看老道伤口这儿，血嗞的一下窜出有一尺多高，钟离图远惨叫一声："哎呀！"张方猫腰把弩捡起来："于斗兄弟，多谢多谢。"物归原主。这时，只见太极观的后殿大火骤起，烈焰飞腾。贺玄贞飞身到切近，伸手抓住钟离图远，背在身上，拔腰上东殿，撒腿就跑。贺清虚也跟着上东殿跑了。大火无湿柴，何况这古庙的柁檩木架都是干透了的，熊熊烈火，照红了半截天空，也不知道这把火是谁放的。爷儿几个一看，干脆任其自生自灭。可叹一座古庙付之一炬，实在可惜。遣散几个道童之后，爷儿几个这才回到褚家。

此时天光大亮，洗脸漱口已毕，董爷说："海川，你们离开天锡山已经两日，大家一定惦记，你不如赶快回山。我想王爷金枝玉叶，身价太重，总在外面飘流也很危险，你请马老剑客斟酌人选，送王爷回北京，好让大家放心。我到三杰岭去找关斗，我们在潼关内外寻找钢胆宝剑。贺玄贞纵徒胡行，败坏别人名誉，有玷武林，你们回去后邀同姜二弟，可去考城县百灵如意观了结此事，只要她以后不再胡为，不要过为己甚；再说贺玄贞也是武林前辈，她也自会约束弟子。我们过几天也去考城县，咱们在那里见面。事不宜迟，你们快回去吧。"海川答应，告辞回山。

回来之后，海川把上项事一提，雍亲王很不以为然，马四爷

摇头："王爷，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还是回京为好。这么办，凤岐和于斗都要回京成亲，就叫他们陪伴您一同回去。尚姑娘的亲事已定，派人告诉玉耳，再派人到湖南，叫洪炳南把玉芝接到家去。冷大弟与润雨回家，然后找张子美，两亲家先见见面，顺便一路打听苗姑娘。石宝奎和袁化一同回太原府，瑞芝跟着回家。我和金元师弟去卫辉府家中。司徒朗不辞而别，就不用管他了。娄子霞回家奉亲，路大弟也回家，有事再请你。侯杰带着其他人先暂住天锡山，不要急于回陕西。姜二弟、于子玉、海川、秀娘，你们可到考城县百灵如意观去找贺玄贞。咱们大家分头行事吧。"四爷交代得清清楚楚，众人点头称是。杜古命人准备酒席，吃过饭，一拨一拨全走了。

不表别人，单说姜二爷这一路，爷儿四个出了天锡山，认上大路，直奔考城县而来。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天正往前走，忽然树林里出来一个人，到海川跟前跪倒磕头："师叔您好，侄男拜见。"海川一看，此人满脸风尘，红脸膛，深眼窝儿，黄眼圈儿，黄眼边儿，黄眼珠儿，一身蓝，肋下佩刀，身后背着小包袱，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比童林大出十几岁去。海川伸手相搀："起来起来，我怎么不敢认你呀?""师叔，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侄男应太和。""哦，你是王十古老哥哥的弟子，金睛红龙应太和。我哥哥嫂嫂可好?"应太和眼睛一红："师叔，我娘身体很好，只是我家中出了大祸，八卦堂药铺已然被火焚毁，片瓦无存。我恩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侄男奉李昆叔父之命，前来找您。"海川一听，一阵难过，想当初老哥哥王十古为我遮风挡雨，忙前跑后，现在哥哥家里出了事，人在难处思好友，自己怎能袖手旁观?"太和，别着急，你先见见大家。"依次介绍，应太和上前行礼，见过两位老前辈和婶母秀娘。然后，应太和把以往经过细述一遍。

原来自金凤山的事情了结之后，王十古回到家中。他本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依旧坐堂看病，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加之老

侠的医道上乘，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一切疑难杂症，都是药到病除。杏林春暖，橘井泉香，医道好，药也好，王老侠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天正在门诊，风风火火跑来一个年轻人，到近前跪倒："老人家，请您救家父一命吧。"王老侠一看，小伙子不过二十三四岁，五官端正，眉清目秀，一身白，面带惊惶，眼泪汪汪。老侠叫他起来："别着急，你有什么事？"年轻人一抱拳："老人家，弟子住在后街西头路北，我叫鲁飞，家父乌云遮月鲁平。他的后腰右边长了一个恶疮，疼痛难禁，加之年岁已大，脾气又暴，由昨夜到今早，疼得越来越厉害。小子来请老人家到寒舍医治家父的伤痛，存殁均感。"王老侠心有所思。书中交代，鲁平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贼，一生杀人越货，但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在龙门县一带作案，他也害怕王十古，所以到远处作案，回来后和睦相处，老老实实。王老侠总想杀他，苦于没有机会。鲁平也明白，于是加倍小心。如今岁数一大，也不出去作案，在家里忍了，可这恶疮把他折磨坏了，日夜不得安宁。王老侠拿定主意，叫鲁飞暂且等候，直到吃完午饭才提起药箱子赶奔鲁宅。

书说简短，来到内宅一看，鲁平正躺在炕上哼哼。鲁平的老妻已亡，有一儿一女，屋里只有婆子侍奉，没看见他的女儿。王老侠撩开被子一瞧，这疮长在腰上，红肿高大，疮的名字叫下够手。医生有句话，疮怕有名，病怕无名。他这下够手疮虽厉害，但搁王老侠来说，开刀敷药，几天就能好。谁知老爷子没这么办，他打开药箱，取出一个小瓷瓶，里面是碱面。书中交代，碱面是治硬茧子的，比方手心或脚心磨了硬茧子，又厚又硬，就抹上碱面，能把硬茧子给咬了去，厉害极了。王老侠冒坏，把碱面抹上了。您想，这是咬茧子的药，给疮抹上，受得了么？

次日清早，王老侠依然门诊，就见鲁飞心急火燎地跑来了："老爷子，自从抹了您的药，昨晚我父亲昏死过好几次，一夜净疼了，您快瞧瞧去吧！"王老侠心里乐："鲁飞，你父亲的疮越疼，

好起来越快。你沉住气，这是好现象，等我看完门诊再去。”书说简短，到了下午，王十古才跟着鲁飞来到鲁宅。刚到前院，就听鲁平喊：“哎呀，疼死我了！王十古这老东西给我敷的什么药？老不死的要害我！”鲁飞一听，这不像话，怎么骂大夫哇？他告诉家人：“快去叫里面忍耐一点，老爷子来了。”家人跑进去，里面才不骂了。王十古假装没听见，进屋一看，鲁平的疮被碱面咬了一个窟窿，能不疼么？老侠对鲁飞说：“你父亲的恶疮必须开刀，但他现在气血两衰，咱们治着看，不成你们另请高明。”老侠叫他托着接脓血的盆，自己右手持手术刀，照疮上就捅进去了。按说这刀子应开进去五分，到五分这儿就拔出来，可老侠恨他骂自己，到五分深没拔刀子，手一挺劲儿，又进去二分，脓血随着刀子就出来了。再看鲁平，哎呀一声，呻吟声越来越小。最后给他敷上药，一号脉，脉象微细。王老侠说：“鲁飞，你父亲明天见轻，有了精神再找我；如果相反，就请别位吧。”说完走了。

第二天上午，没见鲁家来人，王老侠也没往心里去。一直过了十几天，听说鲁平出殡了，老侠心里有点忐忑不安，责备自己：我是行医之人，就该救死扶伤，解除病人和家属的痛楚，才是正理。鲁平是杀人越货的贼，我手起鞭落把他打死，这是保良田除莠草，杀恶人伸正气，毕竟锄恶人即是善念。可我趁人于危难之际，暗施狠手，这可不是我王十古办的事。可转念一想，自己又劝解自己，反正早晚也得把他除掉，这也一样，问心无愧就行了。人骨鞭打死他，就梦稳神安；手术刀治死他，就有愧青天，何必呢？事情也就过去了。

又过了两个多月，这天晚上王老侠正跟应太和说话呢，忽听房上有动静，王十古何等精明，就猜到来人定为鲁平之事而来，但其既知我名，还敢上门，一定是来者不善。老侠嘱咐徒弟：“你快到内宅把你师娘从后门搀到后街你姨家去，可能有人寻

仇。”应太和答应着，从后窗飞身出去，但可没走。他认为恩师的本领何惧来人，就从后坡上房，扒中脊往前看。这时老侠已从前厅出来，见东房前坡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前边男的一身夜行衣，紧衬利落，背插一对双针，红扑扑的脸膛，宽眉大眼，花白胡须，很精神。后边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瓜子脸，弯眉大眼，也是一身紧身裤褂，背插钢刀，肋下有一软囊，不知装的什么。就见前面这位伸手扽双针，飞身下来，捧针就扎。王老侠亮十三节人骨宝鞭，上步一闪，右手摇鞭，盖顶就打，这位摆针急架，二人打作一团。这位还真不含糊，针法甚强，神出鬼没。眨眼就是三十个回合，应太和一看，这人可了不得，赶紧撤身到内宅请老夫人转移不提。

再说院内，这位双针金龙吐须，老侠左手一抄鞭穗儿，就跟跳绳一样，人骨鞭抡起来，一封双针；跟着左手一撒，枯树盘根，矬腰扫堂。使针的双腿一蜷，越过宝鞭。不想王老侠右手反把，猛虎还巢，鞭又回来了，缠上腿腕。老侠一扽鞭，这位就是一溜滚儿。老侠刚打算拿他，房上那姑娘伸手掏出一只鸽子来，照老侠就打。王老侠一躲，这只鸽子落到地下，吧嗒，这一摔可了不得了，变成无数火球，一团火轱辘辘一滚，从窗台下滚到窗户上，瞬间就着起来了。姑娘又掏出十几只鸽子来，摔成几十个火球，四面八方，把整个八卦堂全点着了，火焰一卷，腾空而起。应太和安顿好师母，出来一看，赶紧敲锣，招呼邻居街坊起来救火。直忙到天亮，火虽扑灭，但八卦堂已是一片瓦砾，全部烧光。再找王老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太和急坏了，先谢过众乡亲，又到后街来见师娘，把事情一说，老太太大惊失色，仔细想了想，命太和先去八卦山找李昆，再去北京雍亲王府找童林，拜托他们帮助寻找。

应太和领命，带好路费，辞别师娘，直奔八卦山。书说简短，有人引他进九宫连环堡到大厅，应太和抬头一看，屏风前摆着五

把椅子,坐着五家庄主。当中正是大爷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上首二爷铁臂猿胡庭胡元霸,下首三爷单鞭将任光任志远;胡二爷旁边坐着六爷宝刀手汤龙汤茂海,任三爷旁边坐着八爷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施礼已毕,太和把来意一说,李昆想了想:"太和,这人使双针,又有这么俊的功夫,我想只有考城县南来龙山前樊家港的樊氏弟兄,老大双剑赛玄德樊昌樊世隆、老二双针无敌樊明樊继光、老三阴灵散天空樊辉樊熙堂、老四万点金星赛铁拐樊灼樊必华,你说的这人好像樊家老二。你不用去北京了,你师叔童林现在长安西南三十里谭家庄钦差公馆。你到那里见他,告诉他,来龙山正西三十里有座大庙叫降龙寺,当家的叫马王降世多目佛智慧,叫他去那儿等我,我们在寺里见面,然后再设法找你师父。"应太和领命告辞,离开八卦山,赶奔谭家庄。

至于陕西这边,由于年羹尧督办川陕有功,圣旨来到陕西,加封年羹尧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经略陕西四川河南湖北山西五省人马,准其便宜行事。至于金龙川,因杜志远逃亡外地,由贺通当了川主,招募百姓开垦种地。胜裕、段灯、黄志和赵氏兄弟、焦氏兄弟则率领三庄乡勇班师凯旋。所遗藏峰岛,由贺窦弟兄共同掌管。郝文俊回转凤翔府,侍奉三家父母,与姑娘白素蕊夫妻不失定省之礼。因此,现在钦差公馆可说平安无事。

应太和来到公馆,北侠、南侠、镇东侠都在,一问经过,连同刘俊在内,老少英雄非常着急。北侠告诉他:"你师叔童林现在天锡山,你到那里找他,我们不敢去,因为得在这里保护钦差。"太和不敢滞留,东出潼关,一路打听,结果到今天总算碰上了,这才备叙前情。

爷儿几个一商量,好在是一条路,去降龙寺等李昆,无论如何也要先办王十古的事,这才一同前往。来龙山山高万丈,前有樊家港,四水团绕,群山合围,十分险恶;后有夹龙沟,只有通过

樊家港或夹龙沟才能进入来龙山。正西三十里是降龙寺,庙后是一大片竹林,鹰不落的红墙,一眼望不到边。好一座大庙,三座山门,东西角门紧闭,蓝额金字,敕建降龙寺。一叫西角门,出来一个小沙弥,姜二爷上前把来意说明,小沙弥进去通禀。不多时,就听里面念佛,嗓若铜钟:“南无阿弥陀佛,哈哈哈,姜二弟,哪阵香风把阁下吹到敝寺,走错门儿了吧?”嗬,走到角门里了,还看不见头部,好大的个子!晃荡荡身高过丈,头如麦斗,黑紫色一张脸,一脸横丝肉,九块受戒的香疤,两道宽眉斜插入天苍,当中有一立疤,这疤两头尖当中宽,好像立着一只眼,二眸子闪闪放光,大狮子鼻,四方海口,一部黄胡须足有二尺长,飘洒胸前;灰僧袍,黄护领,扎绒绳,灰中衣,黄云缎子厚底僧鞋,年岁高迈,精神甚佳。书中交代,这部《雍正剑侠图》中的第一大好人就是他,面恶而心善。来龙山的方丈烈焰苦海万朵莲循环使者智玄,是他的亲师兄,却面善而心恶,这师兄弟形成鲜明的对比。二和尚打问讯:“不知众位施主驾到,未曾远迎。此处不是讲话之所,禅堂待茶。”

来到三层大殿,里面没有泥胎佛像,只有北墙挂着达摩老祖一苇渡江,架几案八仙桌,东墙放着许多经卷,古色古香。姜二爷跟二和尚叙礼,又给众人一一介绍,然后落座。海川一抱拳:“二当家的,云南李太极没到贵寺么?”“李太极还没有来,童侠客因何至此?”海川把火烧八卦堂的事情一说:“樊家港都是您的子侄之辈,我们与您商量,免得您老为难。”智慧大笑,真是快人快语:“童侠客,王十古乃武林豪杰,人人尊敬,樊家港的人虽然都是我的侄子,可我这人嫉恶如仇,向理不向人。如果樊家港有理,李昆来了,咱把事情说合;如果你们有理,只管在降龙寺住着,我管吃管喝,还帮助你们揍他。你看好么?”海川一躬到地:“多谢老前辈。”天色已晚,预备斋饭。吃饭时,童林问:“二当家的,百灵如意观在什么地方?”“在我这里正北八里地,她的庙很

幽静，我早就想夺过来，可惜没有机会。”爷儿几个边吃边聊，惟有秀娘一声不吭。吃完饭以后，智慧安排秀娘在东跨院经房休息，其他人继续说话聊天。海川纳闷儿：东边是来龙山，为何二和尚这庙叫降龙寺？难道他们师兄弟还不大和美？不多时，海川也告辞到配殿休息。

耗到二鼓，海川一想，趁着师兄李昆还没来，不如我先到如意观看看。想至此处，拿起钺包袱，从后窗出来，离开降龙寺，脚下加紧，一直往北而行。过了竹林，前面是个土坡，影绰绰有个人影，到近前一看，正是于秀娘。两人四目相对，彼此会意，哈哈大笑。正所谓惟知性者可以同居。二人商量片刻，一同脚下用力，微闻步履沙沙，不多时来到百灵如意观。山门紧闭，夫妻越墙而过，各处窥探。来到东院鹤轩，北房五间，前出一步廊，周围花瓦墙。夫妻在南房往里瞧，里面人可不少，三家道长，一位老尼，还有一个姑娘，正是聂红蝶。

原来贺玄贞他们从太极观逃走后，找个店房住下，道姑亲自为钟离图远治伤，慢慢恢复之后，一同来到如意观，此时聂红蝶已经回庙。行礼之后，贺玄贞从姑娘的形神上也能判断出她还是个黄花姑娘，就叫她把山西之事细细讲来。红蝶把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只字未瞒。道姑一听，很生气：“你是一个姑娘，为父报仇当然可以，但不该败坏姜家姑娘的名誉。望你守身如玉，自尊自重，不要忘记自己是千金的女儿身。你先去曹州府把你师父性惠请来。”红蝶答应，赶奔曹州府东关白衣庵，见师父一说，性惠点头，带好军刃，随她一同回到如意观。彼此见礼，把所有的事全说了，性惠很不以为然，但嘴里不能说。

今晚正在鹤轩谈话，南房上来人了，鹤轩的灯光一灭，爷儿五个都出来了，秀娘和海川也飞身下房。秀娘回手拉剑，落叶秋风扫一举，娇叱一声：“贺仙长，你过来，还我三首湛卢！”贺玄贞冷哼一声，没说话。秀娘举剑恶狠狠就刺，道姑闪身躲过，刚要

还招,就听南房上双钹一击,嚓嚓嚓,金碰金的声音,十分嘹亮,夜静更深,声闻几十里。二和尚智慧飞身下来,后跟着姜二爷和于大爷。原来老三位正在聊王十古的事情,二和尚想问海川一句话,就派小沙弥去叫,结果海川不在屋内;于大爷再找女儿,也不见踪影。这几位一琢磨,他们肯定是去如意观了,赶紧打接应吧。智慧擅使一条十三节亮银鞭和一对子母龙凤钹。这钹是古铜打制,周围有一寸五的边儿,锋霜锐利,大肚儿,红布挽手。用的时候红布挽在手上,两手盖在钹肚儿上,两钹一碰,清脆好听。老三位带好军刃,这才赶到如意观。

姜二爷一分鹿角棒,飞身过来:“姑娘后退,老僧有话讲。”秀娘纵出圈外。二爷用棒点指:“贺玄贞,老僧与聂天复有仇,聂红蝶是你的弟子,为报父仇,无可非议;但你不该教她身染下流,有辱老僧名誉。贺玄贞,你身为师表,不教人以正路,斫丧阴德,今日老僧要教育教育你!”舞棒就打。贺玄贞跨步闪过,捧剑就扎,二爷右手棒一削,左手棒丹凤朝阳。道姑金凤寻窝,控宝剑,左手掐剑诀;姜二爷一手指天,一手划地,看住门户,二人当场动手。

智慧双钹一击:“母和尚,我来跟你比拼!”性惠脸臊得如同红布:“弥陀佛,休得出言无状!”宝剑白蛇吐信,二和尚一敲大钹,嚓,上左一划步,右手钹一按,左手钹立着奔性惠太阳穴就戳。性惠褪头一躲,剑走仙人解带,二和尚金牛耕地,长身一敲钹,嚓!接着双钹一合,童子拜佛,一僧一尼,当场鏖战。

秀娘直取钟离图远,盖顶就击,老道闪身躲过,举剑还招。于大爷一摇鞭,插花盖顶就打。贺清虚大怒,纵身出去,宝剑叶底藏花,直奔肋下。于大爷上步摇鞭,哗楞楞,鞭走腰横玉带,这二位走行门,让过步,打在一处。十几个回合一过,于大爷就不成了,海川一分双钺,月照云龙,奔老道头顶;于大爷摇鞭,哗楞楞,鞭走扫堂。贺清虚迈步过鞭,左脚插在右脚后,反脚就踢于

大爷,右手宝剑拨草寻蛇奔海川。翁婿爷儿俩站住两个角儿,围住贺清虚。只见处处刀光剑影,又听处处步履沙沙,再有二和尚的金钹嚓嚓嚓响个不停,好一场凶杀恶战!惟有聂红蝶站在一旁观战。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南房上有人高喊:"童贤弟慢动手,老夫来也!"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赶到如意观!

# 第三十七回　谢家滩三次立擂台

夜战如意观，智慧和尚金钹一击，十分响亮，引来一人。此人站在南房上，银髯一摆，肩担鹿筋藤蛇棒，一身米色绸。海川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自己结义的兄长，直隶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侠李源。

书中暗表，李老侠在家中一边照顾自己的英雄把式店，一边教授两个儿子的武艺。长子李勇忠厚老实，刻苦练武；次子李宽则不然，成天惹事。有一天跟本镇一个课徒传艺的教师动手，把人家打了，结果被人家将了一军，说你李源父子只在油坊镇仗势欺人，河间府知府多行不义，贪得无厌，你既为侠义，为何袖手旁观？后来事情被李源知道了，老侠赶奔河间府，住在仁义客店。到晚上，老爷子就听见有人哭。您看，这哭跟哭可不一样：有声有泪，谓之哭；有声无泪，谓之嚎；有声有泪，顿足捶胸，哽咽难过，谓之号啕痛哭；有泪无声，谓之悲泣。丈夫哭死去的妻子，那是真哭；姑爷哭丈母娘，有声无泪，干打雷不下雨，那是虚情假意。李老侠听的是泣，似听得见，又听不见，若断若续，更显悲惨。

老侠一打听，哭的是位中年妇女，山东人，夫家姓鲁，跟前有个女儿鲁荷花，长得漂亮，可说水为肌骨玉为神，芙蓉其面，杨柳其腰，如花似玉。一家三口在河间府做买卖，贩卖绸缎。该着有事，姑娘荷花被知府黄炳文的狗子黄寿常看上了，强抢入府，非要纳为小妾不可。鲁掌柜上前拦阻，反被狗子一棍打死。鲁氏成殓尸体，更加伤心，这才哭泣。李老侠一听，气冲肝胆，盘算了

一下，拿定主意，假称自己是鲁掌柜的结拜兄长，面见鲁氏，花钱雇车，将棺木装到车上，然后趁夜间暗入府衙内堂，探听明白，姑娘被押在后院听雨堂。荷花可谓烈性，被抢五天了，水米未沾唇，抵死不从。李老侠一看，暗中赞叹，又抽身回到店中，见鲁氏可没讲实情，就说第二天会托人把侄女救出来，然后一同回归老家。鲁氏连连拜谢不提。

次日上午，李老侠安排妥当，准备好绳子、匕首、包袱皮等应用之物，带在身上。到下午，他请鲁氏上了另一辆车，然后命车把式摇鞭赶车，将两辆车赶出河间府东门，走出二十里地停好。李老侠叮嘱两个车把式："你们喂饮牲口，在此等候，等我回来再走。"此时天色已晚，老侠客施展夜行术潜入城中，轻车熟路到府衙内堂，匕首一挥，把赃官黄炳文和他老婆以及狗子黄寿常杀了，蘸上血，在墙上留诗一首："赃官误国家，害人已如麻。一刀头割下，轻身走天涯。"然后把包袱皮儿往地下一铺，拣金元宝和金条，拿了足有数十斤，往腰里一系。这也就是老侠有功夫，一点儿都不在乎。出内堂到后院听雨楼，从后窗飞身跃入，先将两个助纣为虐的婆子杀了，然后用匕首将姑娘绑绳割断。

此时荷花四肢无力，强睁二目："您是哪位，前来救我？""我与你父八拜结交，巧遇你母，才知你父被害，赃官之子抢走贤侄女，今晚特前来搭救。快随伯父离开险地，你母女即可团圆。"姑娘摇头："多谢老伯搭救难女，感恩匪浅，但我父平生只知经商，岂能交下您这样的武林英雄？"老侠暗自点头，这姑娘在危难之中尚且如此谨慎，这才报通名姓，道出实情。姑娘听后，连连道谢，但又说："难女被抢已然五夜，身在魔窟之中，即便老伯舍死救出难女，但身为女孩家，难洗清白。望老伯成全难女全尸而死，九泉之下也感隆恩于万一。"老侠闻听，热血沸腾，用手点指："孩子，你受父母教育，循规蹈矩，冰清玉洁，虽古杞良之妻、息氏之女，都难以相比。你所作所为，惊天地，泣鬼神，老夫就是

铁证。这样吧,我已知你心意,老夫年过花甲,家中只有两子,你给我磕个头,认为义父,为父也好背你出去,迟恐无及矣。”荷花立刻跪下磕头:“义父在上,受女儿一拜。”“女儿请起,快上来!”

老侠背起姑娘,飞身出来,蹿纵跳跃,来到城墙之上。这时,府衙里已经乱作一团,只听得人声鼎沸。老侠把绳子解下来,拴好姑娘,慢慢放到城下,然后自己下来,解下绳子,扶姑娘来到护城河里岸。老侠先将绳子一头拴在树上,自己带着另一头越过护城河,也拴在树上,然后背起女儿,脚蹬悬绳,来到河东,放下姑娘,然后踩绳过来,解下绳头,再飞身过河,把绳子解下围好。干嘛费这么大事,蹦过来不就成了么?您别忘了,老侠身上还带着好几十斤黄金哪。稍微喘喘气,又背起姑娘,一直来到车前。鲁氏望眼欲穿,心如火燎,等瞧见女儿,悲喜交加,赶紧给她喝些水,吃点东西。李老侠吩咐车把式:“快走!”书说简短,一路平安无事,回到临清鲁家营家中。打发走车辆,老侠安排先办白事,再修葺房屋,一切安置妥当,最后把把金子交给母女,随即告辞。母女二人泣不成声,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老侠安慰几句,飘然而去,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李老侠先到河间府,细细打听,本府师爷已行文上宪,另委知府缉拿凶手归案。老侠赶紧回家,跟妻子说明此事,只有暂到山东巢父林躲避风头,免受株连。于是立刻收拾行装,把店里事务交给刘老三掌管,门口的匾还翻过来,叫刘家老店,然后套好三辆大车,一家人直奔山东。路上李老侠把认荷花为义女的事情一说,老太太很高兴,一商量,索性到临清接上她们母女,一起去巢父林。来到鲁家营,李老侠把这意思一说,母女二人当然高兴。进了巢父林到侯家庄,侯宝接出来,赶紧安排住处,收拾出两个院子叫两家居住。一切处理已毕,李老侠跟大奶奶一核计,打算去趟北京找海川托托人情,将来好能回家,老太太同意。

李老侠把事务托付给侯宝,认路登程,从临清入直隶,走西

村，到河间、任丘、鄚州、十二连桥、赵北口，过雄县、霸州，到北京，穿大街越小巷，来到雍亲王府。见着何春何吉，老侠才知道童林和王爷都在天锡山，于是看望了海川的二老全家之后，马不停蹄奔天锡山而来。到山寨以内，听侯杰一说海川去了如意观，老侠这才又奔考城县。昼夜兼程，今晚走至此处，远远听见铜钹响，老侠纳闷儿：什么地方死人了？这不像放焰口啊，怎么只听钹响，别的乐器听不见呢？再说也没有灯光，也没有诵念经文的声音，我得看看。循声音来到百灵如意观，从东面越墙而过，飞身上房，一眼看见海川，老侠抻出藤蛇棒，二郎担山，肩上一扛，抖丹田一声喝喊："童贤弟慢动手，老夫来也！"

李源声音洪亮，贺玄贞也不知道谁来助阵，老侠也没报名，真要通名报姓，道姑倒不一定害怕了。"无量佛，众位随我来！"爷儿五个上房逃跑。李源下来，海川上前行礼，为大家一一介绍。李源把自己的事情一说，海川点头："这个您放心，回陕西请钦差写个公文，此事不必深究就得了。""多谢贤弟。你们几位因何至此？"海川也述说经过。这时智慧和尚过来："李施主，多谢您及时赶到，这一来庙归我了。"姜二爷说："师兄，咱们三宝弟子，怎能要三清庙？""哎，姜二弟，一改就成了。""怎么改法？""如意观改为伏虎寺，把四个小老道头发剃掉改为和尚，庙就是贫僧的了。"二和尚说办就办，快刀儿热水，当时把四个小老道的头发全都剃去，用一张大黄表纸写成伏虎寺三个大字，把如意观盖上，毁掉三清像，只留如来佛。一切处理已毕，此时天光已亮，众人回转降龙寺休息。

又过了一天，李昆到了，同行的还有二爷胡庭和八爷田方，留下三爷和六爷看家，这老三位来到降龙寺。见面施礼，一一介绍之后，李昆说："武林中用双针的很多，但能跟我兄长并肩打三十个回合，又兼太和说出这人的长相年岁，我想定是樊家老二无疑。只是碍着高僧，此事还要从长计议。"智慧一摆手："太极

公,你也知道老僧的脾气,没关系,只要是他们干的,我一定管。"正说着呢,小和尚跑进来禀报:"慧斌高僧求见童侠客。"童林心里一惊,担心陕西出事。

还真叫他猜着了。本来陕西平安无事,胜裕返回四川后打发凌元胜秀前来送信,免得钦差惦记,顺便叫两个孩子在公馆当差。年羹尧把侯老侠请来,补上他二人的名字,委为随行委员办差官。这天老庄主谭望来见钦差,提及女儿谭秀英的婚事,想将其许配给童林的弟子霹雳狂风甘虎,但又考虑到前者谢家滩立擂时已当众传出为女招夫一事,事情应有始有终,故希望再立一个小些的擂台,当众宣布此事,请钦差作伐,以保全始全终。年羹尧跟几位老侠一听,心想:这可危险。剑山蓬莱岛和万龙藏峰岛两处被灭,贼人潜伏四外,待机而动,此时立擂,岂不引火烧身?这一沉吟,谭望又表示,立擂就一天,猛鸡夺嗉,不给贼人机会。年羹尧很尊敬谭望,不忍拒绝,就答应了,责成此事由谭望与慧斌及三位老侠客共同商议办理。这一来好办了,谭望立即派人准备,在谢家滩立起一个坐北冲南的擂台,请西安府知府林仰清派官人弹压。擂台比前两次当然要小得多,而且不要看台,只是空场,用绳子圈起来,做买卖的都在绳圈外面。择好吉日,谭望邀请慧斌、秋田、司马空、侯廷及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为擂主,凌元胜秀保护公馆。

到了正日子,擂台下看热闹和做买卖的人山人海,众人从后台进去,略等片刻,准时开擂。一挑场帘,谭德祖来到台口,眼望四外:"乡亲们请压言,在下有两句话说。前者两次立擂,为女儿招亲选夫,结果都被仇人搅散,今日呈请西安府府台林大人官准三次立擂,仍然为女儿招亲,虽说招亲,也是以武会友,不论僧道尼俗,均可登台献技。我叫过一个孩子来,打趟拳就算开擂了。"一点手,还是洪玉耳,迈步过来,说了几句场面话,打了一趟大红拳。有赞为证:

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拗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抱马桩。喜鹊登枝沿边走，童子拜佛一炉香。

练得干净利落脆，挺彪躯一站："哪位朋友登台，愿见头阵?"话音未落，上来一人，报名白面玉虎庞光远，与玉耳过招。一合未走，被玉耳左脚踢到脚后跟，摔出老远。上阵亲兄弟，吊睛白额虎庞伯远想为哥哥报仇，飞身上擂台。还别说，他的武艺不错，在玉耳跟前走了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突然，庞伯远就觉着身后一阵寒风，好像有人暗算。他是想躲，不过这位太快，鹰拿燕雀，跟提小鸡子一样，就把他从擂台上扔下去了，嘴里还叨咕："你有什么本领前来打擂？滚蛋，这擂台我包了!"幸亏老百姓躲得快，庞伯远也有点功夫，没摔坏。他心里这骂，站起来往台上观瞧。这时，台上人可都认得这位不速之客，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群雄吓坏了，台上的人合在一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后面肯定还有张明志赵明真。

前文书火烧行营，冷运回弹打二道，师徒三人离开是非之地，回到陕北朝阳峰观音堂。张明志说："我弟兄本是武林前辈，涉足藏峰岛，自找其咎，不如回庙一忍，青灯古佛，倒落得与人无侮，与世无争。陆恒，你也不可滋事，多行不义必自毙，古有铭言。你应从此收敛形迹，闭门思过，自省前非才是。"可陆恒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时间一长，就想再到江湖上逛逛。开始，二道长绝无下山之意，可小鬼总磨，结果也动心了。爷儿仨这才下了观音堂，行走江湖，陆恒总想找个茬儿打几个人露露脸。

这天走到陕南，天气炎热，火伞高张，流石铄金，行人驻马，樵子挥扇，爷儿仨见路北有片松林，于是进来休息。二位道长坐在草地上合睛养神，陆恒在旁边坐着。正在这工夫，树林外面踢拉趿拉，哩啦歪斜，走进一个和尚来。小鬼一看，这和尚矮小的个头儿，五短身材，瘦小枯干，两腮无肉，皱纹堆垒，颌下无须，两道雪白的眉毛，二眸子炯炯发光，头皮都是皱纹，看不见几块香

疤，其实是十二块香疤，受过四次戒；青僧袍，补丁落补丁，什么色儿的都有，好像台上小生穿的富贵衣，青布裤子，破僧鞋，没穿袜子。和尚一进来，冲着这三位点头龇牙，然后坐在东面。其实只陆恒一人看见，他见和尚其貌不扬，形容猥琐，就跟赵明真说："师父，真是谁见天堂地狱，两般尽在人间。这和尚貌不惊人，衣不遮体，还不如早死，免得叫人看着恶心。"赵明真睁眼一瞧，一皱眉，要责备陆恒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出家人游戏三昧，往往不以穿戴见奇，因为人家穿得破，你就看不起，这可不对。

还没等道爷说话，和尚大笑："哈哈哈，这次出来原为找个人说说话，没想到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小鬼本来就想找茬儿呢，这个机会岂能放过，噌的一下蹦起来，站在和尚面前："和尚，这树林以内就有我师徒三人，你怎么蔑视天下英雄？"和尚上下打量陆恒，冷笑一声，一撇嘴，好像不屑一顾，满脸瞧不起："你们三位是人么？我看不出来。"陆恒这气："你说什么叫人？"和尚鼻子里出气儿："哼！我说的人，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仰面识天文，俯察知地理，医卜星象，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尽皆通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锦心绣口，嬉笑怒骂皆文章的才是人。"小鬼听了一瞪眼："文武两科，你哪一样见长？""哈哈哈，论文的，下笔成章，文不加点，这里无纸笔，说也无用；说武的，倒可以比比，比如揍你就有富余。""啊，穷和尚，我劈了你！"这时和尚也站起来了，小鬼掌挂风声，奔和尚胸前打来。小鬼出手就是狠招。和尚右手往下一按，按在小鬼的手上，这一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小鬼的臂力化为乌有。和尚一抬右腿，嘭，把陆恒从树林里踹到树林外沙土窝里去了。小鬼折身站起，眼睛都红了，大呼小叫。

赵明真本想教训陆恒，可听这和尚说话太狂了，虽然看出他是个高人，但本想等两人打几个回合再过去，谁知抬手徒弟就输了，十分惊讶，口诵佛号："无量佛，这位师兄，山人讨教。"这二

位打上,接招就是快的,瞬间十几个照面。张明志一看,师弟胜不了和尚,暗道不好,看来只有运用至宝五戒拳方可赢他。想到这里,张明志迈步过来:“师弟闪开,我来与高僧接招。”赵明真闪开,张明志上前,丹凤朝阳,奔和尚前额打来,和尚褪头躲闪,叶底藏花,直取道爷左肋。张明志坠肘沉肩,左脚扫堂,和尚飞身起来,二位打在一处。单说和尚看张明志的招法也是三宝门户,心里纳闷儿。这时,道爷突然一变招,右手从中宫一拨和尚的左手,自己左手往下一沉,好像是白鹤亮翅,其实不是。和尚往左边一上步,道爷突然左手一拨,右手下沉,两臂是半圆,奇快无比,仍像白鹤亮翅。

和尚长腰纵出:“弥陀佛,道兄用的招数像是三宝秘笈五戒神拳。”“无量佛,正是。”“敢问仙长称呼?”“贫道张明志,这是我弟赵明真、弟子陆恒。”和尚打问讯:“弥陀佛,领教领教。”出树林踢拉踢拉走了。等爷儿仨再追出树林,和尚踪影皆无。张明志长叹一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弟兄的武艺已臻绝顶,今日却险些不敌,若非五戒拳施展出来,难操胜券。还想露什么脸?再若贪恋红尘,我弟兄亦将不保,应赶紧激流勇退,临悬崖而勒马,值歧路已停车,急忙回转观音堂。”赵明真点头称是。小鬼不敢言语,只好跟着往回走。

一路上不贪外事,爷儿仨只是游山玩水,流连景色。到长安城已两月有余,今晚住在西关德胜店,无意中听伙计说起谭望于谢家滩三次立擂,小鬼心中一动。吃完晚饭,陆恒开始撺掇二位道长,说得好:“师父,谭望立擂,藐视江湖无能人,藏峰岛已破,无人敢打擂,咱们去了吓唬吓唬他们,我也露个脸。”二位道长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今天才来。

单说陆恒急不可待,上来把庞伯远扔下去,这可好,打擂的揍打擂的。小鬼一瞪眼:“谭望,把闺女带来没有,今儿在擂台上跟我拜天地,我赢个媳妇。”镇东侠赶紧点手叫玉耳回来,然

后迈步上前:“陆恒,谭望要招个养老女婿,为的是养老送终。你这么大年纪,胡子都白了,也愿给人当儿子?”小鬼一撇嘴:“当儿子也干,只要娶媳妇就行。”老侠客回手亮龙渊古剑:“小鬼,进招来!”陆恒亮出双镢,往前上步,涮镢就打。老侠巧摘天边月,用剑抹他,跟着青龙出水,进步中挑,小鬼闪身躲过。侯老侠久经大敌,根本不想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几个回合,小鬼连连进攻,众人触目惊心。大和尚慧斌一看:“弥陀佛,小鬼休要逞强!侯老侠暂时回去,老僧会他。”通名报姓之后,撩僧袍亮出十三节墨鱼骨宝鞭,单手一摇,哗楞楞,犹如银龙出海。他左手揪僧袍,右手摇鞭,举火烧天式,搅起来一扽宝鞭,奔顶梁就砸。小鬼闪身,双锋贯耳,大和尚褪头一躲,上右步擦着台板扫堂,小鬼飞身躲过。大和尚鞭招展开,上中下走三盘,真是风雨不透;小鬼身体灵便,招数精奇。二十个回合,慧斌进不去招了,封闭躲闪,而陆恒疯狂进招,如入无人之境。

谭望心中懊悔,不该立擂,画虎不成反类犬,事到如今如何收场?过去,肯定不敌;不过去,让人家高僧涉险,于心不安。正在万难之际,人群里有人高声喊喝:“这么热闹的事,我怎么没赶上!”捷如飞鸟,上来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剑客,力斗泥小鬼!

# 第三十八回　释前嫌五剑返真元

谢家滩三次立擂，慧斌大战陆恒，渐落下风。正在这时，从台下蹿上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是镇古侠董化一和今古侠关九公。三杰岭丢失钢胆后，老二位一核计，往潼关方向就找下来了。一路上关爷安慰董爷，董爷慢慢也消气儿了。到了长安，老哥儿俩又看大雁塔，又看碑林，这是盛唐时代的帝王之都，别有一番景象。后来得知谭望三次立擂，董爷很不以为然，埋怨他糊涂用事。和关爷一商量，得去看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有人成心搅闹，该管还得管。这样，二位来到谢家滩，在人群里往上观瞧。一看陆恒上台逞凶，老哥儿俩暗道不好，幸亏我们在此，不然后果难以预料。这才是时逢恰巧，双剑飞身上台。

董化一高声喊喝："方杰，你且退下。小鬼，你乃漏网之鱼，还敢猖狂！"慧斌纵身出去，一看师父来了，十分高兴。关九公回手拉大环宝刀："小鬼，谭望为女招夫，你也要从中破坏！"陆恒分双镢："你是何人？""今古侠关斗。"欺身上步，左手一晃面门，喀楞，大环刀走缠头裹脑，光华一转，宝刀斜肩就砍。小鬼怎敢疏神大意，缩颈藏头，弓左步，双镢拦腰便打，仙人解带，挂定风声。关爷宝刀一立，怀中抱月，小鬼撤招，刀走反臂倒劈，直奔小鬼顶梁，陆恒急忙闪身还招。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关九公四盘刀，冷嗖嗖如雪片飞舞，把小鬼困在当中，不愧是武林前辈，盛名之下绝无虚士。这边慧斌与众人上前一一施礼，董爷责备谭望："贼人四伏，隐藏杀机，你敢立擂招摇，不思后果，越老越荒唐！""是是是，我真没想到小鬼会来搅乱。"董爷眼往下

看:“要只是小鬼一人就太万幸了。”

再说台上二人动手有四十个回合,扭作一团,绕在一处。关爷杀得性起,蚕眉一皱,刷拉拉刀招一变,往下一矮身形,大褂兜起风来,底盘刀招展开,擦着台板,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奇似一刀。这时,陆恒双镢盖顶,关爷孟德献刀,刀刃冲上,右臂一扬,刀走扫堂。小鬼往起一蹦,双腿一蜷,躲过扫堂刀,老剑客刀随身转,小鬼一落,刀又到了。小鬼暗叫不好,两腿往前一踹,金鲤穿波,身往后蹿。关爷右手宝刀往身后一背,左手一托银髯,身体一弓,飞身起来,身形下落,右脚一踹,嘭,把小鬼踹出一溜滚儿。陆恒就地十八滚,轱辘辘滚出去,鲤鱼打挺站起来,一控双镢,心中难过:众目睽睽,我在台上打滚儿,多寒碜!

赵明真脸上挂不住了,飞身上台:“无量佛,关九公,贫道与你较量!”关爷大笑:“咱们康熙年间净出新鲜事儿,谭德祖为女选夫,赵道长你会上来拜丈人。要说你徒弟陆恒还情有可原,他虽然年老,倒是俗家,怎么你是老道,也要娶媳妇?那你得还俗,不然老道娶媳妇,那可挨骂。”嗬,这番话臊得老道面红过耳,心想:真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多难堪。果然台下哄堂大笑,还真有起哄架秧子的。“无量佛,关九公,唇枪舌剑能战胜山人么?进招来!”回手亮三环套月,关爷宝刀斜肩带臂砍来,赵明真一划步,真叫快,三环套月奔太阳穴就扎。关爷甩脸躲过,刀走撩阴,赵明真迈步躲刀,三环套月奔胸前,关爷纵身出去。今天这二位动手可跟在三阳观不一样,关九公施展出浑身功夫,倒也与赵明真打了个平平。几十个回合过去,关爷的招数渐渐有些迟慢了。董爷迈步过来:“老关哪,你别都包圆儿,给我留一个解闷儿。你下来吧。”关爷纵出圈外,宝刀还鞘:“赵道爷,董乾会你。”

董化一二目圆睁:“赵明真,你也愿意给谭望当半个儿子,赡受他的一份家业?姓董的身为剑客,岂能容你越理胡为?”回

手拉龙鳞宝刀："今天我是大开杀戒，不论和尚老道，我都宰！"蹦起来宝刀盖顶劈下，金刃挂风，刀就下来了。赵明真三环套月往上一扬，当中小月牙儿一支董爷的手腕，老剑客撤刀，赵明真平沙落雁，三环套月直奔哽嗓。董爷怀中抱月，一立刀，长河斩蛟，宝刀奔前胸，道爷闪身躲过，二位动手交战。只见董化一银髯乱摆，行远就近，来去自如，生龙活虎，这口刀也没有正式套路，扇砍劈剁。赵明真想胜董乾，万难如愿。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二位打了一个平手。赵明真人称勇不斗三合，今天董化一跟他战平，他可就寒碜了。就在这时，猛听台下有人喊："赵道爷且请住手，董老英雄也请罢招，不才有两句话讲！"从台下上来三个人，后边的二位是孙芝和王荫，前边说话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是久占江南吕留良。

三打藏峰岛之后，爷儿仨告辞，离开公馆。由于天气炎热，大先生提议：白天休息，晚上赶路，这哥儿俩自然同意。这天晚间，走着走着，茂昌说："老伯，晚生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鹏飞云外恨天低，所以才到您府上搅闹，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此次在藏峰岛阅历几年，大长见识，晚生才知道武林高手层出不穷，恨自己当初为何不刻苦练功。但自身努力只是一方面，还要遇到明师，这两样缺一不可。"大先生说："古语说得好：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这学字很有分量，你学了才知道不足，不学就不知道不足，学无止境，越学越觉得自己不足，才能勉力自省；不遇明师指点迷津，自己盲目努力，便是多学少成。"哥儿俩连连点头。茂昌就问："老伯，您说我们的能为到底比您怎样？"大先生心里一动：看来孙芝和我还是有些芥蒂未解。王荫说："当然要高得多了。"大先生摇摇头："要说高也不见得高出多少，学贵自修，如果真高的话，也就是经验阅历强一些，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茂昌点头："您太谦虚了，咱们爷儿仨可以比一

比。"大先生一惊。王荫摇头:"没法比试。"茂昌说:"哥哥,咱怎能与老前辈比武?咱们可以赛赛腿,比比脚程。"大先生无法,只好点头。王荫喊号儿:"一二三。"三字出口,孙王二人撒腿就跑,大先生则不然,蹓蹓跶跶朝前走,眨眼间就落下了。

孙芝王荫丹田提气,脚下用力,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见前边有两条人影。王荫高喊:"站住!"到近前一看,两个人好人样儿。前边这位肩宽背厚,米色绸长衫,白绵绸裤子汗褟儿;大身材,赤红脸儿,白头发打卷儿,如同羊皮,白剪子股小辫儿,一部白胡须,肋下佩刀。后边这位细腰乍臂,蓝绸子长衫,白绸子裤褂,薄底靴子,腰里别个长包袱;面如冠玉,两道剑眉,目似朗星,鼻直口正,三绺花白胡须整整齐齐。前边这人一抱拳:"朋友,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为何叫我们站住?"王荫理亏:"看你二人绝非善类,老太爷要拿你!"回手掏出哨棒,这位也拉出金背砍山刀,打在一处。孙芝把包袱打开,亮出双镢,那位把长包袱打开,亮出一对短把镔铁戟,也打上了。这四个人本来彼此不服,但一动手,才知道对手不软,杀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大先生赶到,王荫就喊:"师父快来,这两个不是好人!"大先生一听,未假思索,也没亮剑,欺身进来,如穿花拂柳,眨眼之间,打了每人一个跟头。孙茂昌暗想:还是吕老伯的武艺精良。大先生问二人来意,他们才通报名姓。

书中暗表,江南监利县有一座聚英山,山里有十家寨主。大寨主铜头铁臂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赵丕赵如城,二寨主云针觅骨江成普,三寨主童发真人柴良杰,四寨主长命白头翁老寿星可芸芳,五寨主卷毛醉老虎赛飞星方德方天化,六寨主棍打三山出林虎张平张文义、七寨主双掌无敌仉占鳌,八寨主铁腿惊风仉占魁,九寨主八臂玉面蛟金戟将赛哪吒田坡田子高,十寨主云海苍龙石金城。水旱八百里,东西南北有四座关口,西为玉虎关,北为玄武关,南为朱雀关,东为野马关。一关辖两寨,共八寨,兵丁

不下十万人。后山有聚英堂，堂中有八老，内外工夫俱臻绝顶。藏峰岛失败之后，所有漏网之贼都逃到聚英山。大寨主赵如城立即到聚英堂禀明二爷，此人姓言名谨字紫陵，江湖人称登泰山小天下遍观宇宙八卦云针叟。言二爷命赵如城急速派人把西安侯接到聚英山，顺便刺杀年羹尧。赵丕跟二弟江成普商议，叫五弟与九弟下山迎接允禵，刺杀钦差。二人奉命，先到野马关面见关主三声喝断长坂桥紫面桓侯英鹏英万里，献出腰牌，英鹏验看已毕，开关放行。哥儿俩顺山道下来，到水军大寨面见元帅镇江鳅徐文彩，说明来意，有船只送出哥儿俩，到对岸下船，二位走过九里湾。您往后听，有一段九里湾黄巧云单身劫囚车，就在这里。越过枯树岗，这是野马关主英鹏的家，然后认大道直奔陕西，走夜道这才遇见孙王二人。

二位一报名，大先生连连作揖："原来是方五爷田九爷，惶恐惶恐，多有冒犯，请二位多多原谅。"方天化赶紧还礼："老英雄太客气了，敢问您贵姓？""在下杭州苏桥镇吕留良。""啊，阁下是久占江南吕晚村大先生，久仰久仰。""不敢当，不敢当。"又为王荫孙芝一一介绍。方天化又问："老前辈这是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二人到陕西访友，我来找他们回家，不想与二位不期而遇，还发生点儿小误会，请您宽恕才是。敢问二位有何公干？"方天化毫不隐瞒，实话实说。大先生听后一作揖："二位致公吧。"方田二人也一抱拳："再见再见。""方才得罪二位英雄，不要挂在心上，后会有期。"二位寨主走了，大先生目送一程。

王荫孙芝不明白大先生为何对两个山王寨主如此尊敬，一问原因，吕留良摆手："你们不过闯荡几年江湖，有所不知。他们弟兄十人称霸武林，聚英堂八老更是武林前辈，大爷踏破五湖无忧叟濮阳正是泰山派第二代传人，艺压武林，咱爷们儿惹不起。看来藏峰岛已然勾结聚英山，他们接应西安侯，咱们管不着；但他们要刺杀钦差，这可是一件大事，咱们必须回去，叫海川

他们严加防范。”他们来到长安，得知立擂的消息，吃惊非小，直奔谢家滩。正赶上赵明真登台，被关董二老奚落一番，然后动手。大先生不敢怠慢，飞身上擂台。

董爷一瞧：“没有梧桐树，不引凤凰来。大先生，请吧。”吕留良把剑解下，交给王荫：“董兄，少时再叙。”迈步上前：“赵道长，祸福无门，原由自找。出家人讲究无为，何况这是杀伐之地，道长怎能为世俗所迷？逞一时之勇，论短道长，这本是尘心一起，慧性皆迷，不如激流勇退，以全晚节。”“无量佛，吕檀越金石之言铿锵有声，怎奈出自檀越之口，贫道万难从命。因为阁下乃武林高手，在绿林道中已是鲁麟周凤。听您之话一走，江湖同道说我惧怕檀越，望影而逃，不如你我走上几趟，尊意如何？”“可以。”大先生抱腕当胸，笑容可掬，形神潇洒，屏气凝神，赵明真单掌打稽首，二位彼此道请。赵明真上右步一斜身，左手一引，右手挂风，奔大先生的太阳穴。大先生身子不动，白虎洗脸，用左手一抹老道右手后膝穴，弓左步，左手定心一肘，这手功夫叫红云捧日。赵明真不敢封招，因为大先生招里藏招，只能后退。二位当场动手，打在一处。您想，都是武林中头号人物，久经大敌，施展的都是进手招数，头肩肘腕胯膝，招招在拳经之上：

头打落意随足走，起而未起占中央。
脚踏中宫抢位站，就是神仙也难防。
肩打一阴反一阳，两手只在洞中藏。
两掌左右测他意，舒展二字一命亡。
肘打去意占胸膛，起手好似虎扑羊。
前则里扑随足走，后则只在肋下藏。
拳打三节不见形，如见形影不算能。
能在一思进，不在一思存；
能在一气先，不在一气后。
跨打中节并相连，阴阳相合得之难。

外跨如同鱼打挺，里跨藏招变式难。
膝打几处人不明，犹如猛虎出木笼。
和身转招不停势，左右明扑任意行。
两脚踩意不落空，消息全凭后脚蹬。
与人较勇须防范，发招好比地卷风。

这二位都是名家，一招一式非常规范。眨眼间拆招二十余式，赵明真稍落下风。台上都是大行家，老道这跟头栽到底了。其实要说大先生胜他并不容易，可道爷落了后手，只能招架。赵明真心里发急，埋怨师兄还不登台。张明志本来进退两难，转念一想，必须战败吕留良，这才长腰上来。“无量佛，师弟难分胜负，暂时下去。”赵明真趁此机会下台，面色难看。

大先生一笑：“张道长，您来得太巧了，您要不来，在下就把赵仙长赢了。”吕留良这嘴非常厉害，让张明志说不出话来。“无量佛，大先生不要盛气凌人，我师弟并未输招。”“张道长不要强词夺理，您要说没输招，请把赵仙长叫上来再战。”张明志心里有气：“大先生不要得理不让人，山人与师弟艺业相仿，您赢我也是一样。”“以仙长弟兄的武艺，互相替换有失身份吧。请。”张明志脸上挂不住了：“请！”大先生双手一晃，往胸前就捺，张明志当即使用五戒神拳，欲置吕留良于死地。他右手往下一压，跟着一圈，左手一圈，如同白鹤亮翅。大先生看招数眼生，上右步褪头一钻，张明志左脚跟着往右滑，身体向后转，右手到大先生脑后一圈，左手在大先生面门一圈。吕留良一愣，就要输招。这时，擂台下有人念佛，声音洪亮：“南无阿弥陀佛，妄动五戒神拳，背叛师训，真乃大胆！”一丈多高的擂台，抬腿就上来了，后边跟定二人。来者正是一尘僧金腮罗汉袁大化，后边是赫连方和司徒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们三位怎么来的？这得从前文书松林内脚踢陆恒的那个穷和尚说起。他俗名方正伦，原是怀庆

府知府,清正廉洁,断案如神,颇有政声。因此河南巡抚李正祥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暗中派贼人火烧府衙,方正伦只得挂印辞官而去。也是他机缘凑巧,走到陕南,遇见一位老和尚,口唱山歌:

慢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方正伦心中一动,遂有出家为僧之念。书中交代,这老和尚是成都府北门外戴家场福佑寺的方丈虚相长老。师徒有缘,虚相将方正伦带回庙中,剃度受戒,法名脱凡。不久又收了个徒弟朱开江,法名脱元。老和尚把武当内家绝艺授与二人,然后叫脱元入主云迷山弘佑寺,脱元又代收师弟脱尘,是为三脱僧。虚相曾告诉脱凡:"你的武功已臻上乘,但所差五戒神拳一部大气。我与你师伯虚空有约,这两种功夫必须叫你师兄袁大化传授,他现在天锡山南龙岩隐居,将来你找他去学,然后再传给你师弟。"脱凡记下,但他不修边幅,游戏三昧,过了很长时间才准备前往龙岩。走到陕南松林,脚踢小鬼,张明志施展五戒拳,脱凡很恼火:我是三宝弟子,尚且未学;姓张的是三清弟子,倒以五戒拳来威胁我,一定是袁大化的传授。他这才赶到龙岩。

见到袁大化,把事情说明,一尘僧点头:"师弟,张赵二人是你师弟,也是我的亲师弟。"从怀里拿出油纸包,打开之后,取出六个字的纸条,叫脱凡看完,重新收好。袁大化把当年之事一说:"师弟,你在这里多住几日,愚兄传你五戒拳。"叫赫连方过来行礼,给师叔磕头。脱凡住了两个多月,五戒拳一部大气全都学齐,这才告辞而去。袁大化叫赫连方找来司徒朗:"我带你们去灵佑寺,顺便找张明志,质问他因何动用五戒拳,有背师训。"爷儿仨离开龙岩,到长安城听说立擂之事,司徒朗介绍以往事情,三人赶到谢家滩,目睹所有经过。

袁大化一登台，张明志心里一惊，赵明真带陆恒也登上擂台。董乾要过来行礼，袁爷一摆手。赵明真低声跟张明志耳语几句，二人既不行礼，也不说话。袁爷面沉似水："你二人真大胆！面见愚兄，佯装不睬，是何道理？"张明志一抬头："无量佛，按理我们应该认你为兄，但咱们情义已绝，何必见礼？""袁某自认无过，不知二位贤弟因何这样待我？""上梁不正底梁歪，你不仁，我弟兄才不义。"袁爷也不着急："愚兄有何失礼之处？""袁大化，我问你，当初恩师离别之时说些什么？""老师曾说，你二人武艺未达炉火纯青，五戒神拳一部大气，由愚兄代教。""哼！你教我们了么？我们不尊敬你是有原因的，你不配做师兄。""愚兄有过失，未把绝艺相传，你二人应该不会，但我方才见你使用，不知又是何人所教，可肯相告否？"赵明真一瞪眼："师哥，不告诉他！"张明志摇头："跟他说明，从此伯劳飞燕两分离，免得他说咱无情。告诉你，姓袁的，其实师父早已了解你的为人，留下笔记供我们学习。""那笔记最后有六个字，叫你们随身携带，你二人可曾带着？""师父的教导岂能不遵？当然带定。""可否拿出来叫愚兄一看？""行。"张赵这时有点儿心虚了：当初认为是师兄的笔记，系师父所留，但他怎会知道此事？看来有原因。他们的气焰也不那么嚣张了，声音也软下来了："您看看吧，我们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袁爷接过来，又把自己的纸条拿出，日久年深，经过多少冬夏，纸都黄了。袁爷把两张纸条一对："你二人请看。"张赵接过来一瞧：师兄弟，犯和气，不得已，笔传艺。二人脸色大变，额头上的汗珠也下来了："师兄，难道是您写的么？"袁爷长叹一声："唉！愚兄苦苦思索，才出此下策。"遂把当初自己用心良苦之事一说，张赵闻听，热泪盈眶："师兄，原谅弟等糊涂，错会兄长之苦心，罪该万死！此五戒神拳仍是兄长所传。""我这师兄，配也不配？""兄长代师传艺，就是恩师一般。原谅我二人愚昧无

知，多有怠慢。”“看来你们眼里还有我这师兄，今天我就代师责备你二人。跪下！”张赵咕嗵跪倒，陆恒也跪下了，二道磕头犹如捣蒜，摇尾无非乞怜：“师兄，弟等愿领重责。”“你二人有大罪五条。既知笔记是为兄之物，学成之后当找愚兄陈述以往过失，赔礼道歉，以求言归于好。然而，你们错上加错，弃三宝投三清。固然三宝三清殊途同归，所谓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但受业三宝，授教三清，背叛本来，其罪一也。”二道连连叩首：“小弟知罪。”“艺传于歹徒，多行不义，打死人命如同儿戏，不能择人而教，有辱师门，其罪二也。”“是，师兄责备甚是，弟等罪莫大焉。”“出家人不思羽化飞生，炼丹济世，反而有所恃而无所恐，投入三阳观助纣为虐，其罪三也。”“小弟等罪不容诛，师兄开恩。”“五戒神拳，岂能妄动？你们一用于脱凡，再用于晚村，欲图用五戒神拳征服武林，其罪四也。愚兄纵有不是，也曾代师传艺十余年，不思其德，反而盛气凌人，以小犯上，其罪五也。有此五罪，今日众目睽睽之下，我要整饬侠规，责备你二人。”张赵这跟头可栽大了，只有以头碰地：“愿求师兄责备。”

吕留良走上前：“前辈在上，晚生参拜。”袁爷用手相搀：“晚村先生免礼。阁下有何见教？”“前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二仙长既已知过，请高僧宽恕。”袁爷沉思片刻：“不是大先生讲情，为兄定要责打。你二人应回转庙中，闭门思过，反省三年。”“多谢师兄。陆恒，过来给伯父磕头。”小鬼都傻了，过来见礼。“陆恒，我门中桃李遍天下，都是谨遵门规，你却在绿林中横冲直撞，杀害无辜。本应击碎你的头颅，以谢死者，念你这般年岁，为伯有好生之德，饶尔不死。随你师回庙，闭门思过，以赎前愆。”小鬼连连磕头。这时，众人依次上前见袁爷施礼，关董二位拜见张赵，这两人面红耳赤，打稽首赔礼，不一一叙表。袁爷把大先生请过来：“晚村先生，利禄之地贫僧不愿久停，你同董关二人把擂台之事了结吧，我们告辞。”说罢，

六个人跳下擂台，飘然远去，小节目叫五剑返元。六个人怎么叫五剑呢？得把小鬼除去，因为陆恒匪性难改，还要犯大错。直到头打聚英山，赵猛抢四关夺八寨，抓住小鬼，从野马关上扔下来，没摔死；神箭赛养叔岳兰台射两箭，射穿小鬼的手背，钉在树上；鲍仁山火烧泥小鬼，把他烧死为止。这是后话不提。

秦鸣远下书，镢打樊玉，力杀四天门，下回再说。

# 第三十九回　夺宝鞭脚踩樊家港

五剑返元，擂台结束。谭德祖当众宣布："乡亲们，我女儿已经钦差做主，许配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委员的弟子甘虎。今日擂台圆满成功，感谢众位的支持，就此散擂。"三次立擂终告结束，收拾善后不提。大先生把聚英山派五寨主九寨主到陕西行刺钦差并欲接走西安侯的事情告诉关董二老，嘱咐要多加提防，然后带孙王二人走了。董爷命慧斌速去如意观找童林，叫他立刻回陕西，自己和关爷暗中巡视公馆，保护钦差。群雄回归公馆，大和尚直奔考城县。先到如意观，一看改为伏虎寺了，问明情况，这才来到降龙寺，见到童林。

慧斌把来意说明，众人一商议，王十古生死不明，童林怎能回去？还得先去樊家港探听虚实。二和尚沉吟片刻，一拍大腿："有办法了！我与来龙山山神庙的方丈，我师兄烈焰苦海万朵莲循环使者智玄久未见面，可以写一封问候的信，从樊家港路过进山，樊家港的人必要接待；下书人聆音察理，鉴貌辨色，可以探出王十古是否被擒或被害，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对策。但你们大家要多考虑，这下书之人稍露痕迹，危险很大，最好找一位能为大却尚未出名的人物，即便形迹败露，也能逃出桎梏，不会有生命危险。"大家一听，面面相觑：有本领必有名，没名的没本领，这便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小和尚进来禀报："童施主，外面有人自称秦鸣远，前来拜见。"海川一听，心说：下书人来了。

自从海川回北京后，公馆群雄星散，侯老侠与钦差打过招呼，让鸣远赶奔卫辉府探望师父师母。侯老侠写了一封长信，委

婉诚恳,向二位老人请罪问安,让师弟代为问候;然后办了一份重礼,又替海川办了一份礼,年羹尧也办了一份重礼,一齐交与鸣远。鸣远告辞出来,认上大道而行。走到潼关西关住店,巧遇师兄骷髅鸟秦凤,一见如故,这才一起赶奔卫辉府。此时,马四爷与老洒海金元已经回来几日了,正跟老太太叙家常呢,一见秦凤和鸣远,几位老人非常高兴,尤其是马四奶奶,拉着二人的手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一家人喜气洋洋。两人在马家住了很长时间,秦凤抽出工夫到父母舅舅的坟上祭奠一番,四爷则告诉鸣远如意观发生的事情:"你去帮帮海川的忙,事情完了再回来。至于你天伦叔父舅父的尸体,也应运回江西,这由我替你筹划。"鸣远答应,次日辞别全家,过黄河直奔考城县,来到降龙寺。

海川出来迎接,鸣远施礼,把来意一说,海川连连道谢。哥儿俩手拉手来到大殿,海川介绍,众人见礼。俗语说得好: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一提是马四爷的嫡传弟子,人人肃然起敬。姜二爷说:"鸣远来了,可叫他担此重任。"把以往经过一说,鸣远当即表态:"高僧,晚生情愿去樊家港探看一切。"海川也说:"事不宜迟,二当家的只管写信,就叫鸣远兄弟去一趟吧。"智慧写着信,心中有疑虑,看鸣远二十多岁,去樊家港危险重重,他能行么?可又不好说出来,只好把信交与鸣远。您看,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英雄刚到庙中,坐未安席,便甘冒风险,为童林遮风挡雨,在所不惜。鸣远带好书信,海川和李昆把他送到庙外,千叮咛万嘱咐,鸣远一一记下,这才要闯龙潭赴虎穴!

其实樊家港东面全是嶙峋大山,高耸入云,所走的路也都是起伏不定的丘陵地段,不过三十里,穿过树林已来到樊家港。从西北流过来的水势,足有七八丈宽,碧波荡漾,里岸两山对峙,当中有一丈宽的水路直通里山,天然屏障。鸣远站定身形,高声呼唤:"里边有人么?"时间不大,从山坡出来一个头目,辫子盘起

来,绢帕缠头,短衣襟小打扮,肋佩腰刀,后跟一个兵丁。这人一抱拳:“这位壮士,您找谁?”“在下秦鸣远,奉降龙寺智慧和尚之命,进来龙山找大当家的智玄投递书信,烦请通禀。”“您稍候。”这两个人转身回去。过了很长时间,从里边出来一只船,两名水手荡桨摇橹,刚才那个头目站在船头,来到西岸。小船停稳,头目拱手施礼:“秦壮士,您是我们二当家派来的下书人,庄主理应出迎,但怎奈离此甚远,请您担待。庄主说,有请壮士港内一叙。”“没关系,你头前带路吧。”“请。”二人上船,头目一摆手,船篙点岸,刷拉拉,小船往东进了山。

走出有一里地去,这条水随着山势往北拐。船只停稳,头目请鸣远下船,领着他顺山道往里来,只见山势绵亘不绝,起伏蜿蜒。走了大约二十里的山路,前面有个三门大牌楼,当中三个大字:西天门。从牌楼底下过去,是个村镇,有二三百户人家,街道整齐。就听这头目说:“秦壮士,这村子叫西岗外,可不是樊家港,离着还远哪。穿过村子,越过山梁,就是西岗;过了西岗一看,您就明白了。”鸣远点头。过了西岗,顺山坡一下来,豁然开朗,一马平川,绿油油的庄稼一望无际。头目用手一指:“您看,樊家港周围都是这种山,悬崖峭壁如同城墙,天然屏障。西岗外到水边,这十几里的大山夹杂着不少村寨,他们买东西都到樊家港去。只有四条路可通,那就是咱们走过的正西的西天门,以及正南的南天门、正东的东天门,还有正北的通往来龙山的道路,有北岗外,没有北天门。樊家港周围都是田野,山都在四外,咱们走吧。”顺西岗外往东都是庄稼,足有二十里。

鸣远抬头一看,眼前定是樊家港。多年的生聚繁衍,这地方足有两三千户人家,密密麻麻,街道整齐,买卖铺户,人烟稠密。走过十字街往东,路北都是很讲究的瓦房,并排四座大门,都是青条石的台阶,龙爪槐树,当中靠东第二家,门洞里有懒凳,坐着八个彪形大汉。这头目上前一说,有个大汉进去报信,不一会儿

出来："庄主爷有请下书人。"鸣远明白，人家并不尊敬下书的，只是尊敬智慧，爱屋及乌，看佛敬僧的意思。这还不能挑眼。

头目自回，鸣远跟着进大门洞，迎面的影壁，挂着红木牌，写金字：接福。西面的绿油漆洒金星的四扇屏风门，四个斗封，斋庄中正，庄中两扇开着。三层台阶，海墁的院子，花池之内栽种奇花异草，很是整洁。东西的鹿鼎，虎坐大门楼，层层院子，东西跨院。穿过腰厅，来到北大厅外，挂着斑竹帘儿，十几个家丁垂手侍立，鸦雀无声。有人进去禀报，时间不大，里面高声传话："庄主有请下书人。"帘笼一挑，鸣远心想：我这下书人的身份并不高贵，请我进厅，这就很尊敬我了。鸣远步履安详，进了北房。只见迎面架几案，案上摆着周鼎商彝、秦砖汉瓦，珍奇古玩，一张八仙桌子，墙上挂满名人字画，琳琅满目。弟子们足有四十余人，侍立左右。八仙桌两边有四把太师椅，坐着四家庄主。西边头一位，一身米色衣衫，肋佩双剑，红脸膛，方面大耳，白胡须，这是大庄主双剑赛玄德樊昌樊世隆。东边坐着这位，高个头儿，方面大耳，花白胡须，白多黑少，一身蓝，这是二庄主双针无敌樊明樊继光。西边末一座，脸上有块大青记，花白胡子，花白小辫儿，一身青，正是三庄主阴灵散天空樊辉樊熙堂。东边末一座，瘦小的脸膛，一脸黄疙瘩，燕尾胡须，一身青，是四庄主万点金星赛铁拐樊灼樊必华。鸣远扫视了一下，就知道这里有事，空气不对。

鸣远很有礼貌，一躬到地："下书人秦鸣远拜见四位庄主。"弟兄四人站起身来，抱拳答礼："萍水相逢，不敢当。"一一介绍，然后请鸣远落座，献上香茗。鸣远一抱拳："在下是清真教民，请众位庄主原谅。"樊昌赶紧派人换茶壶茶碗，又叫厨房准备教席，然后细问："秦壮士与我们二当家的是什么关系？""在下与二当家的是朋友，因奉师命来看望智慧长老，故而叫我到山神庙呈递书信，顺便拜望智玄长老。""是是是，敢问令师是哪一位？"鸣远一提马四爷，樊昌肃然起敬："原来是少剑客，马老门长的

高足。久仰老门长乃一代武林豪侠,技艺超群,为后人景仰。可惜我等缘浅,无缘得见老前辈庐山真面,亲聆教益。少剑客今日前来,以慰我弟兄渴念,慢待慢待,敬请原宥。”说着,连连作揖。鸣远还礼:“大庄主,武林抬爱,我师徒枉有虚名,过奖过奖。”这时,丰盛的教席摆下,罗列杯盘,恭请鸣远居中而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樊昌细问:“少剑客腰中的军刃定是镔铁双镢吧?”“正是。”“清真高门的绝招就是七十二趟地行镢?”“不错。”“少剑客师承名门,双镢一定玄妙。用完酒饭,少剑客肯不吝金玉,把招数留下几手,叫我们一阔眼界否?”其实樊昌的话正中鸣远的心意:吃完饭,人家就要送自己去来龙山,不能在这里停留,也就探不出王老侠的下落,而这正是机会。于是鸣远立刻回答:“大庄主之命,在下愿从。”“太好了。”当即命徒弟们去场内收拾不提。

鸣远从庙内出来已将近晌午,现在吃完饭,太阳可就往西转了。书说简短,酒饭已毕,四庄主陪同鸣远出大厅往东,穿过角门,再往东是个花园,北边一段墙,当中有个月亮门,东西五间厢房,北房五大间,左右有两间耳房,非常宽敞。高搭出檐的硬架天棚,三合土的地,东西廊檐下摆着龙头凤尾的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子流星,带尖儿的,带刺儿的,带钩儿的,带刃儿的,应有尽有,擦得耀眼生寒。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足有一百多人,很是健壮,打拳踢腿,拥拥挤挤。

樊必华带鸣远一进来,就说:“你们都靠一边,腾出地方来,咱们请来秦少剑客,请他练趟武艺,让我们学学。”您想,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听到这话,都有不忿之意。鸣远看得出来,这些人养尊处优,抢赢斗胜,素日飞扬跋扈,无人敢惹,心说:我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天高地厚。想到这里,面带笑容,一抱拳:“不才秦鸣远,恩师赐的雅号中流砥柱抗山河,随师苦练二十年,只学得一些粗糙笨艺,落落秋萤之火,逐逐野马之尘,只恐让

众位齿冷。我想,单人练功不过练的是套路,无甚出奇,平庸而已,众位也难体会我清真门户之博大精深。四位庄主,我想请您的弟男子侄们下场与我决一雌雄,优劣可以立见。”樊灼一听,正中心意,鼻子眼儿里出气:哼!这些人都是好功夫,揍你这弱不禁风的人唾手可得。樊灼一笑:“少剑客,我的这些孩子素日眼空四海,武林中的高尚人物也会过很多,这些人都没讨到便宜。当场较量,拳脚无眼,到时候难免有伤贵体,还望少剑客原谅一二。”“当场动手,各凭己能,八两原是半斤,手脚俱各一对,都是一样。您所说的也是我要讲的,届时莫要怨秦某无礼。”樊灼点头:“你们这些人听着,秦少剑客愿意和你们当场动手,敢应战么?”众弟子异口同声:“敢!”樊灼轻蔑地一笑:“少剑客请。”然后退到后边。

鸣远挽袖面,盘辫子,掖底襟,规规矩矩:“哪位师兄愿意赐招?”过来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到三十岁,粗眉大眼,青胡茬儿,一身蓝,薄底靴子。鸣远知道,敢在前边出来肯定是好样的,一抱拳:“朋友贵姓?”“在下姓赵名谦,奉陪秦老师走两招。”“请。”赵谦左手一晃,上右步右手问心一掌,出手很快。鸣远心想:我得狠着点儿打。于是,等他掌到,鸣远左手一按他的手背,赵谦的右掌就回不去了,被鸣远左手的内力吸住,如同磁石吸铁,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干着急。鸣远猛的往下一带他的手掌,赵谦往前一栽,鸣远坠肘沉肩,左脚当轴,身子一转,十字摆莲,外合一腿,用右脚外侧踢他的腮帮子,嘭!鸣远用的劲儿大,一脚把他的脖子踢歪,出去一溜滚儿。有人赶紧过去扶他起来,直揉脖子。旁边又过来一个,刀条子脸,瘦小精悍,一身青。“朋友,我叫孙立,跟您讨教。”说完,恶狼扒心,照鸣远胸前一拳。鸣远左手螳螂捕蝉,嘭,攥住手腕,顺手牵羊一带他,右手黄莺卡嗉,啪嚓,孙立就是一个大仰壳。书说简短,按着百家姓您就数吧,一百多徒弟,趴下一个上来一个,每人一下,全都败北,连鸣

远的衣衫都没挨着。时间过得也快,天可就快黑了。

正在这时,月亮门外大吼一声:“好小辈,敢到我樊家港撒野,老爹送你上西天!”飞身跳进来。鸣远很不乐意。因为绿林英雄过打不过骂,当场动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怨你意狠心毒,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但咬人的狗不露齿,没有骂人的。鸣远一看,此人晃荡荡身高过丈,前胸宽臂膀厚,肚大腰圆,一身裤褂,腰系皮鞓带,脚下踢死牛靸鞋;黑黪黪的脸膛,花纹的眉毛,怪目圆睁,大狮子鼻,大嘴岔儿,耷拉着嘴角,薄片子耳朵,七颠八倒的大板牙,黄头发,短辫子,青胡子茬儿,面目凶恶。鸣远用手点指:“你是何人?”“俺乃少岗主赛孟贲樊玉。”

樊氏弟兄四个,就是老三樊辉有媳妇,只生这一个儿子,千顷地一棵苗,哥儿四个就这一条根传宗接代,宠如掌上明珠。他从小练武,浑拙猛愣,性如烈火,一身硬功,得个外号赛孟贲。孟贲是战国时秦武王手下的猛将,力大无穷,能分牛举鼎,且勇敢善战。樊玉白天出门走亲戚去了,刚回来就听说此事,气哼哼,骂咧咧来到场内。

樊玉口出不逊,伸手拿起一口刀,刀鞘一扔,蹦过来搂头就剁。鸣远闪身一躲,樊玉反臂拦腰斩。鸣远抽双镢掖包袱皮,张飞骗马,左手镢一压刀,右手镢随身转动,照定樊玉的腿肚子就抽上了,啪!樊玉咕嗵摔倒,哇呀呀怪叫如雷,挺身爬起,一瘸一点奔兵刃架子,又抄起一条红缨枪。“好小子,好鼠辈!”噗噜噜,枪走一条线,直奔鸣远哽嗓就扎。鸣远往左岔腿,枪从头顶扎过,右手镢打樊玉的迎面骨,樊玉蹦起来躲镢,鸣远左手镢照樊玉的后腰就打,嘭!这下儿可比头一下儿重,把樊玉打了个前栽,鼻子嘴都抢破了。这小子一抹嘴:“哎呀!打了我了!”起来又奔兵器架子。难得是樊必华不管不拦。樊玉伸手抓起三节棍:“好匹夫,看棍!”哗楞楞,双摇风火轮:“打!”奔鸣远太阳穴。鸣远刚一矮身,这小子捋直棍,鹞子翻身,一字棍照鸣远顶梁打

来。英雄划左腿跟右步,右手镢扫堂,樊玉迈步过镢,鸣远左手镢顺风摇旗,正是樊玉的后背,啪嚓!“啊!”撒手扔棍,往前一栽,摔在地下。这小子半天才缓过气来,噌的一下又蹦起来:“好畜生啊,来我樊家港撒野!”又奔兵器架子上,抄起护手双钩,嚓楞一分,来到切近:“鼠辈,哪里走!”真是飞扬跋扈。双钩往下一劈,鸣远也是年轻人,气可上来了:这人恬不知耻,出口伤人,打死他得了!他往左脚前划右步,右手镢照定樊玉腿三里穴上就点,噔!樊玉右腿一软,单腿就跪下了。鸣远左手镢涮起来往下砸,噗哧!脑浆迸溅,镢下丧生。

这一下可了不得了,鸣远把千顷地一棵苗连根拔掉,众人一阵大乱。再看樊必华,颜色更变,撩衣服,哗楞楞,亮出一条鞭来。鞭把儿是铁的,黄带子缠着,有黄带子挽手,耷拉着黄色短穗儿;鞭穗儿也是铁的,有黄穗儿包着,跟小甜瓜似的,锃明瓦亮;通体十一节,六寸五一节,有透眼,穿着鹿筋绳,每节有两个算盘疙瘩,挂着三个钢环儿,一共连把十三节,鞭身每节金黄,放出滟滟宝光。鸣远是高人弟子,见多识广,心说:这不是人骨宝鞭么?因何落在樊灼之手?大概王老侠凶多吉少。

为了慎重起见,秦鸣远问:“樊灼,你手中可是十三节人骨鞭?”樊灼本不该亮人骨鞭,由于侄子樊玉死了,失神亮出,鸣远一问,他脱口而出:“此乃人骨宝鞭!”“人骨鞭乃老侠王十古之物,因何落在你手?”“哼!我与王十古有血海深仇,杀了老儿,宝鞭当然落在某家之手。”鸣远一听,勃然变色:“王十古乃武林侠义,行端履正,你却加害于他,今日秦某要为老侠报仇!”飞身抢步,双镢顺风扫叶,奔樊灼脚踝便打,樊必华掴腰出去,一摇人骨鞭,枯树盘根。鸣远迈左腿,跟右腿,人过来了,他右手的镢可没过来,镢一立,这人骨鞭正缠在镢上。鸣远一挑,刷刷刷,就缠上好几节,然后左手镢照樊灼右肋点来。樊灼不能等死,褪挽手扔鞭,往后退步。鸣远一看人骨鞭到手,连着纵出几步去,把鞭

围在腰中,精神倍长。宝鞭到手,足以证明樊氏弟兄害了王老侠。

这时,樊必华抄起一口刀,抢步上前,盖顶就剁。鸣远弓右步,斜身躲刀,右手镢打樊必华的左脚腕。您别忘了,樊灼叫赛铁拐,他有点儿瘸,往起一纵,腿腕一软,鸣远左手镢就到了。樊必华一拧身,这一镢正打在腿肚子上,啪！把樊灼抽出一溜滚儿去,正到月亮门里。鸣远一发狠:我把你也弄死吧,好给老侠客报仇！飞身过来,要砸死樊灼。没想到月亮门外蹿进两个人来,正是老大樊昌和老二樊明。

樊昌怒容满面:"大胆下书人,伤我侄男,又伤我弟!"樊明也不说话,捧双针就扎,樊灼趁这工夫赶紧起来。单说鸣远上左步闪身,左手镢打樊明的脚跟,樊明虎坐坡,往后一掴腰。鸣远右手镢仙人指路,点在樊明的小腹上,打闪纫针,招数非常快,身法迅速,点上就是一个跟头。樊昌在后边双剑十字一搭,照鸣远脖子上抹来。鸣远头也没回,往樊昌怀中矬腰,右手镢渔翁伐舟,正点在樊昌的右腿根上,嘭,樊昌就是一个屁股蹲儿。书说简短,哥儿仨合战秦鸣远,占不到丝毫上风,反而一个挨一个,你起来,我躺下,在院里一通砸夯。樊灼急红眼了:"众弟子一拥齐上!"呼拉拉,令下如山倒,一百多名弟子各持军刃,往上就冲,把英雄困在场内。鸣远剑眉双挑,虎目圆睁,杀人雄心顿起,仿佛虎荡羊群,镢起处血肉横飞,镢落处死尸乱倒。

这时,天色已晚,鸣远一想,人骨鞭已夺到手中,王十古凶信已知,何必在此恋战,多伤无辜?想到这里,鸣远矮下身形,双镢像风车一样,矬腰扫堂。众弟子往四外一躲,鸣远趁机拔腰上房,只见四外烽火连天,只听周围锣声震耳。鸣远脚下用力,步履如飞,直奔东天门。眼前黑压压一片,只听有人喊:"来了!"五百名弓箭手挡住去路,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为首两人,一个是三庄主樊辉,另一个是面貌凶恶的道人。樊辉怒目横

眉:“娃娃,你还想逃生么?”往前一蹿,双针奔胸前便扎。英雄弓右步,左手镢拨草寻蛇,照定迎面骨就打,樊辉往起纵身。鸣远待他一落,右手镢猛虎寻巢,啪嚓!打在腰上。“哎呀!”樊辉滚出老远去。好俊的功夫!樊氏弟兄在秦鸣远跟前,没有走过两个回合的。

老道飞身过来,回手拉剑:“无量佛,娃娃休要逞狂,山人擒你!”“通上名来!”鸣远毫不在乎,分双镢挺胸站立。老道一控宝剑:“山人复姓钟离双名图远,扭转乾坤翻天道长就是你家祖师爷!”秦鸣远大战钟离图远,孰胜孰负,英雄力杀四天门,下回再说。

# 第四十回　秦鸣远力杀四天门

翻天道长钟离图远挡住小英雄秦燕的去路。这老道报名之后举剑奔顶梁就击,鸣远往左面划右步,右手镢沉肩扫堂。老道上右步抬左腿,剑走转身,奔鸣远左肋。鸣远左手镢翻腕一压,右手镢奔足三里穴就点。老道纵身出去,控剑推髯,鸣远双镢一分,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钟离图远是武林前辈,招法玄妙;秦鸣远少年才俊,招数神出鬼没,又兼镢走地行,令人防不胜防。打着打着,鸣远心中盘算:自己孤身一人,深入敌腹,不宜久战,得保存体力才是。想到这里,老道剑奔脖项,鸣远右脚一划,右手镢打双腿。老道飞身迈镢,鸣远左腿往后一退,右手镢擦着地皮就来了。您想,老道势必往前蹦躲剑,可鸣远一沉左腿当轴儿,右腿往后一退,右手镢擦着地皮,雪片一样,冷嗖嗖挂定风声,又到了。这叫退步连环扫堂镢,大罗金仙也难逃,何况钟离图远?他连蹦三次,刚一沾地,鸣远的镢就到了,核桃粗细的钢棍,打上迎面骨就碎了。钟离图远躲不开了,只有转腿,用腿肚子接镢,嘭!把翻天道抽出多老远去。樊辉一咬牙:"弓箭擒他!"梆子一响,五百弓箭手搭弓抽箭,认扣填弦,前把如托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嗬!骤雨飞蝗一般。这也就是鸣远,用双镢拨打雕翎,且战且退。弓箭手够不着了,鸣远直奔南岗外而来。

一路上锣声不绝,英雄脚下用力,施展陆地飞行的功夫往前而行。这时鸣远觉得有些累了,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己身带人骨鞭,必须出去,把王老侠的噩耗带回降龙寺。想到此处,

鸣远胆气一壮，精神倍增，飞奔南天门。眼看来到南岗，就听树林内锣声响彻云霄，划破夜空，接着灯火通明，喊声震天。也是五百名弓箭手，由二庄主樊明率领，旁边站一老尼，肋下佩剑。樊明一分双针："小畜生，杀我侄男，断我樊家后代，还想逃走，真是白日做梦！哪里走！"双针二龙吐须，直取鸣远。英雄往左闪身，右臂下沉，抡镢扫堂，樊明扬双针往起一跳。鸣远金鹏展翅，右手镢随着右臂回来，用力一崩，正抽在樊明后腰上。"哎呀！"应声而倒。

老尼姑口诵佛号："弥陀佛，来人休得逞狂，谅你浑身是铁，又能打上多少钉！休走，看剑！"老尼姑回手拉剑。鸣远用手点指："出家人皈依三宝，秉教沙门，一尘不染，五蕴皆空，不该置身于是非之场，通上名来！""贫尼乃曹州府性惠是也。"说着，宝剑就到了。鸣远见性惠面貌慈祥，十分良善，就不忍伤害她了，往右划左步，双镢扫堂。性惠迈剑，右臂一翻，宝剑奔脖项就抹，鸣远褪头躲过，二人当场动手。鸣远把七十二趟地行镢展开，脚踩八门，将性惠围在当中，从中脐以下，小腹、后腰、双腿、脚腕、脚面、脚跟，如同雨点相仿。性惠不用说还招，躲都躲不过来。老尼姑可后悔了，悔不该前来河南，恐怕今天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对对付付打了二十回合，性惠剑走拦腰斩，鸣远前脚一踹，后脚一蹬，就是一字岔，双镢奔性惠的脚踝。性惠一纵身，从鸣远头上跃到后面。您还记得白沙江岸脚蹬泥小鬼么，就是这手功夫。但鸣远不忍踹她，见性惠站住刚要转身，右脚正踏在她后背上，把老尼踏了个马趴。樊明见势不好，命人射箭，转瞬之间雕翎如雨点般射向鸣远。鸣远只好拨打雕翎，且战且退。弓箭够不到了，英雄直奔西天门而来。

鸣远这时就觉得自己四肢无力，浑身发软，心口嘣嘣直跳，冷汗涔涔而下。趁四下无人，鸣远挺彪躯站稳身形，心想：樊家港如同金城汤池，自己肋生双翅也难越关门，不能到降龙寺，怎

对良朋？他越想越难过。突然，一阵微风拂面，万树摇头，有人说话，打动英雄耳鼓："年轻人不可丧志，前面自有康庄坦途，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几句话犹如一声沉雷，为英雄平添不少神力，使之精神一振。"哪位前辈教训晚生？"鸣远定睛观看，四下无人，只见满天星斗。鸣远一控双镢，气力倍增，脚下用力，飞奔西天门。

眼看快到了，就听有人喊："准备，敌人来了！"灯火齐明，五百弓箭手，当中二人，正是四爷樊灼和循环道长贺清虚。英雄把心一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自己孤身处于重兵包围之下，孤立无援，只有依靠恩师所授绝艺，才是冲出难关的保障。贺清虚虽属武林高手，难道张明志、泥小鬼不是么？思索至此，高声喊喝："挡某者死，逆某者亡！哪一个不怕死的过来！"樊灼咬牙切齿，哗楞楞一亮十三节鞭，飞身抢步，插花盖顶砸来。鸣远闪身划步，双镢奔双腿打来。常言说得好：败军之将，不敢言勇。樊必华被鸣远打过，他轻身提气，一迈双镢，鸣远右脚停住，一扣左脚，猛虎寻食，镢又回来了，结结实实打在樊灼的腿肚子上，嘭！把樊老四仰面朝天抽起来，往地上一摔，差点儿没摔死。樊灼的腿肚子就肿起两条肉岗子来。书中暗表，樊灼为人非常狠毒，您往后听，他本人就死在这一下上。

这时，贺清虚口诵佛号："无量佛，娃娃，真乃大胆！"宝剑顺风扫叶，奔脖项抹来。鸣远褪头一躲，右手镢照腿腕上就打。贺清虚久经大敌，阅历宏富，再说鸣远的本领他亲眼得见，赶忙跨步闪身躲过去，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祸到临头须放胆，您别忘了，秦鸣远是马四爷亲传，七十二趟地行镢招法玄妙，神出鬼没，贺清虚也加倍小心哪。两人战了五十个回合，贺清虚暗自点头：好俊的功夫。此子出身名门，我不能将其拦在樊家港。想到这里，道爷虚点一剑，长腰出来："四庄主，山人不能战胜，弓箭当先吧。"樊灼立即传令，梆子一响，乱箭齐发。鸣远只好一

面拨打雕翎，一面往后退，返身往正北，直奔北岗外而来。

此时鸣远力尽筋疲，鬓角挂汗。来到北岗外，就听仓啷啷一棒锣响，灯火齐明，为首之人正是双剑赛玄德樊昌，身旁站定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贞。原来这四位出家人从如意观跑到樊家港，樊氏弟兄百般款待，一再挽留，这才落在樊家港。而今天贺清虚容让之举，不失武林前辈所为。闲话少叙，单说鸣远，身后是一片大树林，他冲着北面的敌人，控镢发威。樊昌也不答话，双剑往下就劈。鸣远右手镢一撩剑，樊昌双剑抽回，鸣远左手坠肘沉肩，用镢一打他腿腕，樊昌纵身而起。鸣远右手镢犀牛望月，倒打金钟，在樊昌的大腿根儿就打上了，樊昌应声而倒。这时，樊家港仓啷啷锣声响亮，只见大火已起，贺玄贞就是一怔。樊昌高喊："贺仙长，林中有奸细放火！"其实北岗离樊家港还有十几里地。就在这打闪纫针的工夫，忽然鸣远觉得有人拍自己肩膀，猛一回身，这位一招手，鸣远亦步亦趋就进了树林。原来前边这位是个女道长，蓝道袍被风一兜，如同一片蓝云。凭鸣远的脚力，铆足了劲，也相差有一丈远。这段书小节目叫秦鸣远下书，力杀四门。至于贺玄贞他们会合四路人马回樊家港救火，备棺木成殓樊玉等处理善后，自不必提。

单说鸣远被道长引向正北，都是山路，足有二十多里。这是与来龙山接壤的地方，都是大山。鸣远一看，前面是峭壁，两边都是山，当中有三丈多宽，直上直下，高有三丈多，一般人上不去。这位站住，鸣远借星斗光华看真了，道姑年岁很大，顶都谢了，挽着白发髻，扣着杨木道冠，金簪别顶；瓜子脸，脸色红润，一字雪霜白的白眉斜飞入鬓，寿毫遮住二目，一双慧目烁烁放光，鼻直口正，面目慈祥；蓝道袍，系水火丝绦，佩着一口剑，沙鱼皮鞘，金什件，黄带子缠把儿，黄色挽手，黄色灯笼穗儿，水袜云鞋，背插蝇刷。"无量佛，小施主，咱们走的这条道不是通往来龙山的道路，你上得去么？"鸣远看了看："老前辈，弟子勉强能上

去。”老仙长暗中夸奖:“好吧,你请。”道姑没动地方,肩头一晃,旱地拔葱,捷如飞鸟,上了峭壁。鸣远长腰也上来,只见往北都是绵亘大山。二人盘着羊肠小道,过了一道大山,往下走。东北有一座笔直的大山峰,山根下有一个大山洞,二位进洞,道姑用火种点着了蜡烛。原来这是山神洞,迎面有神龛,供着山神。前边有五供蜡扦儿,点着蜡烛。东边是一张石床,西边有灶、锅台、水缸及一切日用家具。

老道长坐在石床上,鸣远过来行礼:“感谢前辈救命之恩,生当殒首,死当结草。”老仙长面带微笑:“本是你武艺精湛,闯出重围,贫道略献刍荛,何足挂齿,岂敢邀功?你看,有柴有水,你先温一点水洗洗脸;纸盒里有焦枣,你可以泡一壶枣茶;口袋里有小米,你再熬点儿粥充饥。等你吃饱喝足,咱们再谈话。”鸣远答应,洗脸泡茶熬粥不提。一切刷洗干净,放置原处,道姑叫鸣远喝茶,这才细问经过。鸣远通报名姓,将事情从头到尾述说明白,问道姑名姓,可人家只是微笑颔首,并未说话。书说简短,道姑让鸣远休息,一夜无话。

一觉到次日清早,老道姑说:“秦壮士,你随我出山吧。”鸣远答应,二人一前一后走出山神洞。往西北过了六重山峦,听见流水潺潺。等到了岸边,只见水流很急,宽有八丈。老仙长一拉宝剑,嚓楞楞一响,金霞如同利闪。鸣远一看,这剑绝非凡品。老仙长攥住一棵碗口粗细的小树,利刃一挥,齐根砍下,又把小树的枝叶削去,只有八尺长一根圆木。宝剑还鞘,道姑冲鸣远一笑:“少剑客,我把这小树扔到河中,趁它一起一浮之际,你只管纵起,往小树上一落,再纵身起来,我帮你过此长河。”鸣远一听,这是断木为舟,送我到达彼岸,可见这位老前辈的功夫已臻炉火纯青之境。鸣远一躬到地:“多谢前辈提携,小子必要禀明恩师,定当重谢。”“我与令师交情很深,过从甚密,些许小事不值一提。请吧。”老仙长丹田用力,刷,断木扔到水中,沉下去再

往起一浮之际，道姑喊了一声："走！"鸣远气贯丹田，抱元守一，一鹤冲天式，纵出约有四丈挂零，轻轻落在浮木上，脚尖一点。老仙长同时也落在断木上，一架鸣远的左腋下，腾空而起，轻飘飘落在对岸。老仙长顺河岸追赶断木："少剑客，见到贵老师，代我问候。后会有期。"说着，一长腰，脚点断木，回转里山。鸣远站在岸边，真是如醉如痴，恍如隔世：听仙长的语音，和昨晚西天门处告诫之声如同一人，可又不肯说出名姓，真人不露相，容图后报吧，暂时回降龙寺再说。英雄这才迈大步往回走。

鸣远这一夜奔驰，未出虎口，可把海川他们急坏了。二更时分，海川、慧斌、李昆和秀娘四人还出来探看一番，到岸边停住脚步，影绰绰听到里边喊杀之声，此时正是鸣远力杀四门之时，最后火光冲天。还是慧斌有经验："我想少剑客没有危险。听智慧和尚说起樊家港并无能人，要胜鸣远也非容易。如果鸣远真的涉险，里边不可能杀声震耳。我们此时也无法进去，何必翘首相盼呢？"李昆也劝，海川无法，只好回来。众人分头休息。

单说北大殿内，二和尚智慧、姜达、慧斌、于廷、李昆和海川，爷儿六个盘膝打坐。刚交三鼓，忽然就听衣襟带风之声，哧，从房上下来人了。爷儿六个拢目神仔细察看。海川想：绝不是鸣远回来，会是谁到庙中来呢？只见这人蹑足潜踪，缓缓而行，来到门前，用军刃拨门，轻轻推开。海川一看，来者一身夜行衣，绢帕缠头，手持单刀，脑门子上有一块青记，横眉立目。众人不认识，惟有智慧和尚认得，来的正是樊家老三樊熙堂。

原来鸣远力杀四天门后踪迹不见，儿子樊玉又被打死，樊辉十分悲痛，在大厅内当着众人，口出不逊，大骂智慧，并要往降龙寺行刺。樊昌是明白人，苦苦相劝，可樊辉说什么也不听。钟离图远愿意樊家港跟降龙寺闹起来，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他们不行还有智玄和尚呢，于是百般怂恿，表示支持。这一来樊辉更长了威风，连夜准备船只，从西岗外出来，直奔降龙寺。拉出钢刀，

飞身上东配殿,飘身下来,鹿伏鹤行上台阶,拨开殿门,欲上前行凶。

智慧坐在椅子上没动,口中喊道:“三儿,你干什么来了?”樊熙堂吓得魂飞魄散,长腰奔院中就跑。海川高声喊:“大胆贼人,前来行刺,童林在此!”海川一拱腰,飞身出大殿,落到樊辉身后。樊辉刀走反臂倒劈丝,海川往右一闪身,左手摔掌,仓!正砸在刀盘上,当啷啷,樊辉的刀就出手了。海川卧腰一腿,嘭,把他踹出一溜滚儿去。樊辉就地十八滚,然后鲤鱼打挺,起来上西殿。海川上腰赶上,脚下用力,紧追不舍。

樊熙堂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越庙墙往西跑。海川不敢怠慢,高声喊喝:“好贼人,你往哪里走!”您想,海川是京南霸州人,北京城南,像安次、永清、霸州,说话都有乡土音,再有像京东三河、宝坻、玉田也有乡土音,只有武清、涿州一带说话跟北京分别不大,其余地方的人一听就听得出来。西边一大片密树松林,烟笼雾绕,海川怕他钻树林,就使诈语:“前面树林有我的朋友,你敢进去么?”海川脚下可不停,可樊辉一害怕,仔细观瞧,没人哪。这时海川就追到近前了,樊辉着急,顾不得多想,往树林里就钻。海川喊:“朋友,截住他!”

话音刚落,从树林里窜出一头小黑驴来,一抬前蹄,正横在樊辉胸前,扑通,踹他一个大跟头。海川这气:核着我这朋友是驴呀。跟着飞身出来一个老者,身法之快,无与伦比,摩肩头拢二臂就把樊辉捆上了,往这里一站。海川定睛观瞧,这位老者大身材,赤红脸,白剪子股小辫儿,蚕眉虎目,鼻直口阔,一部银髯;米色长衫,白绸裤褂,福字履;左手捋银髯,然而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齐根折去,只有食指和大拇指,连右手五指,一共七根手指,笑容可掬。接着,从树林里又蹿出个小孩儿,圆脸膛,面白似玉,漆黑的发辫儿,浓眉大眼,鼻如玉柱,唇若涂朱。这时,就听树林里有人笑:“海川贤弟一向可好,不想在这里相见!”海川一看,

出来三个人，正是镇东方妙手赛和缓宋品宋文元、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马奎马文龙和云中侠何立何乃光。

前文书误斩何金标，岐山散将之时，三侠不辞而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商议，干脆先往河南中州，参观大禹遗迹，看看千里峥嵘的黄河、铁塔、大相国寺，顺便到金光寺把马奎的驴取回；然后再赴山东，游览齐鲁之地、泰山孔林，再赏玩那山清水秀的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瞻仰辛稼轩的遗迹，逛逛千佛山、历下亭、七十二名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别有情趣。于是，这老哥儿仨一路游山玩水，不知不觉过了潼关。无巧不成书，这一日巧遇墨麟猴宋宝，骑着马，拉着驴。原来宋宝这几年一直在金光寺，除了精心照顾驴马，就是跟一目了然僧练武，武艺大有长进。宋爷一喊他，宋宝赶紧下马磕头，把事情说明，宋爷点头，叫他把驴留下，骑马回家。宋宝答应，告辞而去。马爷拉着驴，哥儿仨继续前行，这一日就走到孟县地界。书中代言，当年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师，兵伐朝歌，吊民伐罪，在孟津渡河，白鱼阻舟，八百诸侯相会，就是这个所在。老哥儿仨在孟县停留数日，这天起程准备奔开封，一时兴起，要比比脚力。于是，马奎骑驴在前，宋品和何立在后就追，可就赛上了。一开始能勉强跟随，到后来时间一长，哥儿俩就不行了，渐渐越落越远。

单说马爷在驴上摇头晃脑，美滋滋的高兴，突然觉得身后上来人了。马爷双足点镫，往起一抬，要回头看看，可后边这位一推他后腰，马爷这乐子大了，脑瓜冲下，在驴前边就栽下来了。幸亏是沙土路，脑袋扎在沙土窝上，把脖子崴了。“啊！”马爷一身的土，站起来一看，驴上有个小男孩儿，骑着驴拢缰绳：“吁——”马爷大怒：“娃娃，你趁我不防，暗算于我，是何道理？”小孩儿一笑：“老朋友，人都骑过牲畜，你为啥臭美呀？冲你臭美，我就摔你。趁你不防？即便你防备，我想摔你，你也照样躺下。”马爷气冲肝胆：“娃娃，口出朗言，你下来！”小孩儿骗腿从

驴上下来。马爷往前欺身,左手晃面门,右手问心一掌。小孩儿立右手一穿,金丝缠腕,顺手牵羊,底下横身一脚。啮!真脆,马文龙应声而倒。老侠客臊得面红耳赤,爬起来,回手拉龙头凤尾刀:“好娃娃,我跟你拼了!”

这时宋品和何立赶到,老远就喊:“马大弟,怎么与一个小孩儿一般见识,还动刀。这太不像话了!”马爷气得直哆嗦:“不是,我……”又不好说,最后来这么一句:“我从驴上掉下来了。”何爷这气:“你从驴上掉下来,人家小孩儿又没惹你,你还跟人家动刀。真没脸,不嫌寒碜!”“我我我,我输给他了。”“什么,你会输给这小孩儿?这可新鲜。”小孩儿一摆手:“不新鲜,我把他给打了,还没打你哪。过来吧。”马爷也说:“新鲜么?何二哥,您过去试一试。”何爷脸一沉:“我这么大岁数白活了,连小孩儿都赢不了,干脆我上吊吧。娃娃,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飞尘野马,也敢逞强!”小孩儿一乐:“老朋友,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秤锤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被水没,昔仲尼师项橐,甘罗十二岁为宰相。你要过来,也得栽跟头。”何爷大怒:“你是谁家的孩子,对老人没礼貌,少调失教!”说着话,过来举双拳泰山压顶就砸。小孩儿好快的身法,童子拜佛,合掌往上一穿,翻身踩子脚,嘭,把何二爷踹出一溜滚儿去。马爷大笑:“二哥,谁吃西瓜皮扔地下,把您给滑倒了?”何爷也哆嗦上了:“不不是,是这小孩儿踹的。”老哥儿仨同仇敌忾,呼啦啦将小孩儿围在当中,三吊角儿,各施平生所学。这小孩儿力敌三侠,面无惧色,身法展动,游刃有余,毫无手忙脚乱之意。您看,咱这部后套《雍正剑侠图》中有八小,八小之中年龄最小的是这小孩儿,本领最小的也是他,尚能力敌三老侠。再说老哥儿仨心有所思:也就是路上无人来往,要不叫人看见仨老头打一个小孩儿,多寒碜!打一个小孩儿还打不了,更寒碜!万一人家小孩儿家里的大人来了,哥儿仨就寒碜上了小车——推(忒)寒碜呀!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猛然北边树林内有人高声喊："娃娃，在家的时节为父教你循规蹈矩，不要用武欺人，怎么出来就忘乎所以，竟敢来此欺负人！还不欺负年轻的，专门欺负老头儿，还敢欺负仨老头儿！不听父训，就是不孝。常言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你既不孝，何能为国尽忠？真叫为父生气呀！"三侠臊得脸上飞红，各自纵出。这小孩儿也赶紧垂手侍立。这时走出一个大白胡子老头儿，左手只有食指拇指，来到三侠切近，一躬到地："犬子无知，多有冒犯，念其年幼无知，千请原宥。老朽赔礼。"宋爷赶紧还礼："老丈休要责备令郎，倒使我弟兄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汗颜万分了。令郎禀承教训，武艺精湛，强胜我弟兄，虽后汉文鸯不为过，将来定能光耀门庭。此所谓良弓之子必也为箕，良冶之子必也为裘。敢问前辈贵姓？""哈哈哈，阁下夸奖了。看三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请问贵姓高名？"哥儿仨通报名姓。"久仰久仰，都是武林英豪。三侠贵足莅临，蓬荜生辉，荒舍匪遥，请到家中一叙如何？"三侠抱拳："如此倒要讨扰。"

小孩儿牵驴，三侠跟随老者穿过树林往北，阡陌成行，一望无际，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安堵如常，鸡鸣犬吠相闻，市井闾阎不断，真是世外桃源。参差不齐的树林围住一座村庄，进东口见路北一个大户人家，房舍整齐。小孩儿牵驴从车门而入，卸嚼环刷饮喂遛不提。穿过屏风门，三侠随老者走进客厅，彼此落座。宋文元再问老者姓名，这才说出一番话来，引出一段苗广后出世，二次下书信，大闹樊家港！

# 第四十一回　报亲仇二次投书信

原来此地乃孟县苗家寨，这位老者姓苗名骥字越川，江湖人称左挎昆仑右揽泰岱七指神翁无影大侠。他们师兄弟三人，苗越川行二；大师兄是盘龙岭白虎峰的老寨主，姓徐名元字复始，人称摘星辰换北斗长啸一声过洞庭，是位出家的道长；三爷就是前文书提到的神机妙手铁掌猴聂天复。这三位年轻时都是大贼，苗越川曾被官府拿住，在堂上熬供抗刑，结果掉了三根手指。被救后洗心革面，不再打家劫舍，隐居在苗家寨。他闭户精研，独创了一种军刃无柄槊，就是一只手攥着一管笔，如同指、掌、权、衡四条槊中的衡槊，但里边是空的，纯钢打造，用时把手伸进里面攥住这笔杆的横梁，外面看就是一只手攥住一管笔。其实他就因为自己是两根手指才研究的这种军刃，共有十六趟招数，神出鬼没。

苗越川虽年事已高，但身体强健，又有家业，只是未曾娶妻，膝下无儿，甚感孤独。有一年他从来龙山前经过，走到樊家港西面，听树林里有小孩儿哭。苗爷进树林一瞧，有个蒲草包，里面有个小孩儿，啼声宏亮，还有一封书信和纹银百两。苗爷看完书信，恍然大悟，抱起小孩儿，飞奔回家，这真是天赐麟儿。请来奶娘照顾，又给小孩儿起了个名字叫广后。乡亲还说："令郎这名字是广大后世的意思。"苗爷点头称是。洗三朝，办满月，过百岁，抓周儿，孩子咿呀学语，善解人意，苗爷非常高兴。三岁开始，苗爷就给孩子盘腰搣腿，进而教他打拳，拆招喂招，悉心传授，昼夜加紧，二五更的真功，内外两家，文武两科。眨眼就是二

十年，广后不但长得俊美，而且武艺超群，老人家给孩子起了个外号叫干蛊英童。什么意思呢？《周易》有云："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意思就是将来的成就超过父辈。广后长大以后，这天苗爷拿出一纸血书："儿啊，你要仔细看来。"广后从头至尾细看一遍，不由胸前泪洒，痛断肝肠。

原来广后是北京城东珠汛守备广连之子，广连娶妻文氏，十分贤惠，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广连为人刚直，得罪了上司，被明升暗降，派到江西南昌为官。恰好此时文氏身怀六甲，即将分娩。广连无法，预备一辆暖车，叫文氏上车，自己骑马相随，赶奔南昌。走到来龙山下，遇见强盗拦路，为首者正是樊灼。樊灼总想抢个媳妇，但又不敢叫老庄主樊立知道，就带了一伙人守住来龙山这条僻静之路，守株待兔。广连虽是武举，武艺不精，几个回合被樊灼针刺咽喉，死于非命。樊灼把文氏抢入山中，叫樊家港的住户万安、刘氏老夫妻看管并劝解，让她嫁给自己。老头儿万安心地良善，好言相劝，劝文氏生下孩子好为父报仇，然后再想对策；那边又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搪塞樊灼。过了二十多天，文氏生下一个男孩，刘氏帮助收生，洗干净包好。文氏眼含痛泪，写下血书，又拿出一百两纹银。万安把孩子放在蒲包内，抱出樊家港，看四下无人，这才把孩子搁到树林内，藏在树后。正赶上苗爷路过，抱走孩子，万安撒腿就追，哪里追得上，只好回来告诉文氏。文氏知道儿子有了下落，当晚上吊而亡。老夫妻一阵叹息，禀报樊灼，樊灼十分懊恼，命他们葬埋文氏不提。而苗爷日后到樊家港探问，恰巧遇到万安，这才得知详情。一晃已经二十多年了。

今天苗爷叫广后看血书，并把当年之事一一说明，小英雄一跺脚："爹娘啊！"往后一仰，昏死过去。苗爷扶住，指点人中，不多时广后悠悠气转，号啕痛哭，苗爷也不劝。等他哭乏了，苗爷才说："儿啊，为父有心杀死樊灼，又恐你长大成人，未能手刃亲

仇,引为憾事,终身抱恨。”广后泣不成声:“爹爹,现在孩儿业已长大,该是报仇的时候了吧。”苗爷沉吟片刻:“儿啊,为父是绿林出身,与儿前往报仇,自问武艺足能对付樊家港,只是为父的名姓不香,不如等待结交几位侠义,借重他们的名誉,倚仗咱们自己的武艺,这样才能两全其美。我儿稍安毋躁,等待时机吧。”从这天起,广后总去大道等候寻找英雄侠义,今天一看马爷骑在驴上得意洋洋,撇唇咧嘴,这才把他摔下来,力战三侠。

苗爷把所有事情述说清楚,邀请三侠陪同苗家父子去樊家港报仇。宋大爷一躬到地:“老剑客,邀我们去樊家港,义不容辞,只是我弟兄武艺不精,惟恐有负重托。”苗爷一笑:“三位老侠扬名天下,我父子借重你们的名誉,真要动武,我父子承当。”三侠慨然应允。叫广后进来挨着行礼道谢,准备饭食。书说简短,饭毕登程,爷儿五个拉着驴直奔樊家港。天交三鼓,走到降龙寺西,海川追赶樊辉,一声喊嚷,三侠听得真而且真,宋大爷说:“老剑客,咱把这贼人拿住,后边这位的名望比我们哥儿仨大得多,他是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海川一喊我朋友在树林,马爷一拍驴屁股,小驴出来了,踢翻樊辉。这就是以往经过。

爷儿五个出来,海川赶忙跪倒磕头,向三侠道谢。三侠给海川介绍,把苗家父子的事情一提,海川满口应允。大家拉着小驴,驮着樊辉回到降龙寺,尽管二和尚不愿留下小驴,可又没办法,腾出一间空房,拴好驴,派了两个小和尚看护。众人都到大殿,挑灯共话,互相介绍,各叙来因,然后审问樊辉。樊辉把鸣远的事情一说,自己是来庙内为儿子报仇。等他说完,天光大亮,派小和尚把樊辉押解到东配殿,众人商量:看来鸣远有惊无险,只是他去了什么地方呢?

这时就听大殿外有人说话:“众位前辈兄长,为在下担惊受怕了吧?”一挑帘子,鸣远走了进来,依次行礼,然后落座,把事情经过从头至尾叙述一遍,最后把人骨鞭取出,交给海川:“童

大哥，幸不辱命，仗大家虎威逃出樊家港，只不知这位仙长上姓高名，将来定要答报。”秀娘一听，心中明白，定是恩师下山，得取湛卢。鸣远接着说：“王老侠的生死，小弟未能探明，只把宝鞭带回，请兄长代收。”海川睹物思人，一阵难过，把鞭接过来，围在自己身上，面对李昆：“哥哥，看来你我的兄长没命了。”李太极眼睛一红，没说出话来。二和尚一摆手：“海川、太极公，你们先坐下。王十古乃武林豪侠、一代人杰，以其之能，非樊家港所能敌。即便偶有不慎，为樊家港所获，他们投鼠忌器，也不敢加害。以老僧之见，王十古被擒倒有可能。这样吧，我再写封信，信中说明用樊辉换回王十古，明日上午在西岗外走船换将，活王十古换回活樊辉，死王十古换回死樊辉。大家意下如何？”姜二爷点头：“智慧师兄所言甚善，只是下书人不好选择。因为鸣远打死樊玉，力杀四门，再去下书，危险万分。大家斟酌吧。”

二和尚写好书信，交给海川：“海川，你看谁去下书？”鸣远起身请令，苗爷一摆手：“鸣远昨日下书，今日再去，也叫樊家港藐视我降龙寺无人；再说，如果鸣远二次前往，反倒把事情闹大，不宜再往。这样吧，就叫我子广后走上一趟，不知众位意下如何？”李昆站起来：“樊家港亚赛龙潭虎穴，少剑客年轻，我等不放心啊。”马奎说：“李老兄，广后虽然年幼，有兼人之勇。”把力战三侠的事情一说，李昆点头。海川把信交给广后：“我知少剑客与樊家港素有仇隙，父母之仇不同日月，不共天地，但请你先把王十古之事办妥。至于阁下之事，我一定帮忙，千万不要胡汉不分，搅在一起才好。”广后点头：“请童侠客和众位前辈放心。”李昆海川送他直到角门外，一番叮咛嘱咐不提。

单说苗广后直奔樊家港，到岸边点手唤小船，说明来意，有小头目飞鸽传书。过了很长时间，鸽子飞回，小头目看过纸条后焚毁：“这位壮士，庄主请您到庄内一叙。”“好，你头前带路。”小头目领着广后，翻山越岭，走过西天门。前边一大片树林，东面

仓啷啷一棒锣响，小头目带广后出树林一看，只见一百名兵丁，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每人一口双手带，五十对搭出一条刀胡同，刀头碰刀头，刀刃冲下，金碰金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有个头目站在一旁："下书人听真，昨日有人冒充下书人，来到樊家港，杀人流血；今日又有阁下前来，我家庄主不信。来人如有诚意，请钻刀阵；贪生怕死，即刻出岗。"广后哈哈一笑："在下奉命至此，尔等胆小如鼠，刀阵能奈我何？"说着话，两手一背，低头露出脖子来，迈步钻入刀阵。好横的干蛊英童，面不更色，霎时间闯过刀阵。待刀阵撤去，小头目跑过来："壮士神人，佩服佩服。"广后哼了一声："些许小事，何足挂齿！"继续往里走。

走出三里多地，又是一片大树林。锣声一响，广后出树林一看，一百长枪手，分为五十对，四平架子一端红缨枪，一尺八的鸭嘴式大枪头，双手一颤，噗噜噜直响，寒光闪闪。有头目高声喊："请下书人钻过枪阵。"枪尖对枪尖，相隔不过一尺。广后一撇嘴："闪开了！"英雄把生死置之度外，摇摇摆摆，走入枪阵。枪尖儿蹭上衣衫，悉悉作响，兵丁莫不变色。书说简短，广后又连过枪阵和弓箭阵，这才进入樊家港。

来到门前，有人进去禀报，又有人陪同广后往里走。进大厅一看，樊家哥儿仨都在，正琢磨樊辉为何一去不复返。这时广后进来了，弟兄三人一看，小小年纪，竟敢连闯三阵。哥儿仨站起身形，客套几句，互作介绍，分宾主落座。樊昌一抱拳："阁下至此何干？""在下奉二当家的命令，到此前来下书。""阁下贵姓？""在下苗广后。""原来是苗壮士，请把书信拿出来，我弟兄观瞧。"广后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毕竟杀害父母的仇人就在眼前，似海深仇，焉能不报？想到这里，目眦尽裂。樊昌一看，这小孩儿目露凶芒，心想：昨天来的秦鸣远十分善良，尚且打死樊玉；这个小孩儿面带杀机，目露凶光，绝非平和之人，况且连闯刀枪阵尚无惧意，看来他是大智大勇，韬光养晦，我赶紧把他打发

走吧。

这时,又听广后说:“三位庄主,未曾献书,我有两句话说。”“苗壮士有话请讲。”“昨晚群雄正在聚谈,突然发现一个蟊贼草寇,手持利刃,前去行刺。”弟兄三人听了很不是滋味,心说:这小孩儿嘴真损,蟊贼草寇说的一定是樊辉,骂人不带脏字,你还没法反驳,干生气呀。又听广后接着说:“这个臭贼班门弄斧,哪里是众剑侠的对手,当场遭擒。他跪在殿内磕头犹如捣蒜,摆尾无非乞怜,面对群雄落泪如雨,喊爹叫爷,呼宗唤祖。”哥儿仨听了,心里这骂:老三,你跑那儿叫爷爷去了。广后接着说:“群雄以为这是个无名鼠辈、江湖败类,杀之无益,又看他哭得可怜、叫得好听,就想放了他。可二当家的认识他,说出他是你们樊家港的樊辉。常言说得好,爱屋及乌,看佛敬僧,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于是把他绑绳解开,延至上座,加意款待。二当家的与众人商议,修写书信,命我前来,告知你们:明日清晨,在西岗外走船换将,活王十古换回活樊辉,死王十古换回死樊辉。话已说明,书信在此。”广后交出书信,樊昌看信,樊灼咬牙:看来昨天姓秦的回庙了,不然不会知道王十古的事。哼,真真气死我等!樊灼就要翻脸。樊昌一摆手:“二弟四弟,不得无礼。苗壮士,你为我们三庄主来到樊家港,我弟兄不知,多有冒犯,还望海涵宽宥。就依信上所说,明日换将,再行相见。阁下请吧。”樊昌想赶紧把他送走,这小孩儿憋着一脑门子官司呢。

广后一想,人家下逐客令了,我怎么才能跟他们打起来呢?想到这里,用手一拦:“等一等,你们把王十古带出来,我先看一看。”樊灼一瞪眼:“下书人,你这就不对了。明天换将,你今天就要看人,是何道理?我们也想看樊熙堂,你到什么地方带去?”广后把脸一沉:“你这人好不通情理。你们有胆量去降龙寺,要看樊辉,一定让你看;我现在樊家港要看王十古,你们如果不让看,其中一定有诈。”樊昌点头:“你说得有理。来人,把王

十古搭来。”“是。”廊檐下走了四个家人。广后心说：王十古是成名大侠，如果被人捆着搭出来，可有点儿寒碜。过了很长时间，这四个人跑得吁吁带喘：“禀禀报庄主，王、王、王十古不见了！”下人说话都结巴了。樊昌一怔：“啊！”广后大怒：“樊家港一干贼寇，加害王老侠，今日苗某要为王十古报仇！”一抬腿，茶几就飞了，稀里哗啦，茶也洒了，碗也摔了。

广后垫步拧腰来到院中，伸手掏出无柄槊，纯钢打制，双手伸进去，一攥里边的横梁，左右一分。樊灼伸手拉出十三节亮银鞭，一瘸一点，飞身过来：“畜生，进得樊家港，嘴尖舌巧，辱骂我弟兄，还敢行凶。四庄主要你的命！”广后一见仇人，血贯瞳仁：“樊灼，二十四年前，你在来龙山下扎死上任的守备广连，逼死其妻文氏，你还记得么？”樊灼一惊：“不错，是某所为。你是何人？”“我就是广连文氏的遗腹儿苗广后，今天就是某报仇之日。樊灼，拿命来！”樊灼右手摇鞭，仙人解带，照广后腰部打来。好广后，张飞骗马，左手槊的笔杆头一挑长衫底摆，轻身提气，扬左腿跟右腿，迈过十三节鞭；右手槊一立，笔尖正插在亮银鞭的钢环上，嘎楞，把鞭拿住，往回一带；左手无柄槊魁星题斗，照准樊灼的太阳穴眼角处，噗哧，就点上了。按理说魁星点上是状元，可广后点上非死不可。樊灼惨叫一声：“啊！”广后一坐手腕，嘎巴，樊灼的额角骨就碎了，花红脑浆迸溅，死尸栽倒。广后大吼一声：“爹娘啊，孩儿与你们报仇了！”真脆，一合未走，扎死樊灼。

樊明一看兄弟死了，上阵亲兄弟，一分双针：“好小子！”双针直奔二目，金龙吐须。按理说广后这种军刃比较吃亏，跟自己的胳膊一般长，对方用什么兵器都比自己的长，可苗越川针对此军刃所作的研究却是一寸小一寸巧，都是进步贴身的招数。广后看军刃来了，不但不躲，反而矮身往里进招，左手槊照樊明脚面上扎来。樊明抽双针往后收右脚，广后右手槊反臂一扎，这手

功夫叫白马蜷蹄，正扎进樊明的肚子里。"啊!"樊明撒手扔双针，浑身一颤，脸色一变，广后右脚一踹，死尸栽倒。院内一阵大乱。樊昌抽双剑："鼠辈，伤我兄弟!"十字抹嗓，剑奔脖项。广后右脚扫堂，正是樊昌的迎面骨上，咕嗵栽倒。广后右脚一蹬他后腰，无柄槊举起，就要下手。

这时，角门处念佛："无量佛!"声音到，人就到了，宝剑夜叉探海，正是贺玄贞。广后鹞子翻身，左手槊一挑，右手槊投石问路，奔左肋挑来，道姑闪身躲过，二人战在一处。钟离图远也不顾丢脸，拉宝剑协力相助，这一来广后可不成了。几个照面，贺玄贞宝剑扫堂，广后一纵身，钟离图远飞起一脚，广后应声而倒。小英雄闭目等死，心中很坦然：爹娘仇都报了，死就死吧。贺玄贞过来用脚踩住，樊昌拿宝剑就要扎，道姑一拦："大庄主不用忙，把他捆上，先掩埋你的两个弟弟，问完了再杀。"准备棺木成殓起来，也无心办白事，就地安葬，打扫血迹，然后把广后带到屋中讯问，广后实话实说。贺玄贞命人把广后军刃给他装起，暂时押到后面土牢，然后劝解樊昌："你不能杀他，只要他一死，三庄主就活不了了。不如设法救回三庄主，再杀他也不迟。再说，四庄主二十多年前杀死人家父母，血海深仇，怎能不报?"樊昌点头。

单说广后被押入土牢，绑在将军柱上。耗到二更天，广后闭眼一迷瞪，就听土牢门一响。英雄把眼睁开，仔细观看，只见身形苗条，是个姑娘，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手持轧把翘尖厚背雁翎刀，利锐锋霜，要进土牢行刺!

# 第四十二回　病太岁大闹来龙山

上回书正说到土牢行刺，广后被绑在将军柱上，来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手持钢刀，站在面前："你是何人，伤害我两家舅父？冤有头，债有主，今日我要替母舅报仇！"广后把脸一沉："你是哪个？樊必华二十年前杀死我父，逼死我母，如今致死樊灼，天趁人愿。小太爷绝不怕死！要杀你就杀，何必饶舌？"这姑娘一咬牙："伤人一命抵一命，低头受死！"一举刀，广后一闭眼，心想：不就是一疼一难受，再一好受就完了么？可广后低头等了半天，再睁眼，面前站着一位道姑，面目慈祥，白发如银，肋佩宝剑，厚底云鞋，口诵佛号："无量佛，小檀越，你多受惊了，待山人救你脱离桎梏。"说话把绑绳解开，广后活动一下，躬身跪倒磕头："仙长宏施佛法，救我于危难之际，没齿不忘。敢问仙长贵姓高名？""此处乃敌人腹地，无暇谈论别事，赶紧离开，有话外面去讲。""弟子谨遵台命。"二人出了土牢，道姑把门带上，飞身上房。

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樊家港，一直往北，来到峭壁之下，万山耸立，只有这一段好像是门户。"小檀越，这樊家港有四个大门，就是东西南北四天门。你进樊家港的时候要经过西天门，而这是北天门。出了这里，就算到樊家港以外了。不过这地方稍高，你能上去么？"广后看了看："仙长，弟子勉为其难，凑合着能上。"道姑暗暗称奇，心说：昨天秦鸣远是马老门长的高足，今天这小孩儿难道也是名门之后么？"好吧，请上来。"广后退了两步，腾身而起，捷似飞鸟。随后道姑上来，带他进了山神洞，摸火

种点亮灯光，广后才看真一切。

道姑叫他洗脸、泡茶、熬粥，然后细问经过，广后通报名姓，把父母被害，自己随义父学艺的经过讲述一遍。“啊，你恩父是哪个？”“孟县苗家寨苗越川。”“无量佛，原来是苗老檀越之子，真是雏凤声清，克绍箕裘，将来鹏程万里。休息吧，明日山人送你出山。”广后休息，心有所思：看来仙长既不肯把姓名说与秦少剑客，当然更不会相告于我，容图后报吧。道姑也在琢磨：秦鸣远是马四爸的弟子，少年享名，这还可以；苗广后之父是苗越川，竟也能崭露头角，为长者增光；怎么我的弟子就没出息呢？我得找那个去。她也要离开此地了。

次日五鼓，广后起来，老仙长收拾一切：“小檀越，你走后，山人也要走了，将来有缘再见吧。”广后答应。还是断木为舟，送出苗广后。英雄道谢，回转降龙寺。这位道姑也不回樊家港，经陕西回四川，不想在陕西巧救钦差，这是后话不提。

单说广后回到寺中，群雄正不放心，一见广后，自是欢喜。李昆忙不迭就问经过，广后一五一十把事情说清。于廷父女若有所思，看来两次相助都是晚娘剑客所为，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众人一商议，无论王十古失踪是不是樊家兄弟故弄玄虚，都得话应前言，照样去樊家港。商议已定，吃过早饭，把樊辉倒剪二臂捆好，用一根长绳拴在手腕上，由姜二爷拉着，群雄各持军刃来到樊家港。

二和尚一喊：“里边有人么？”时间不大，一只小船划到西岸，小头目下来，跪倒磕头：“拜见二当家的。”“起来，告诉樊昌，我押着樊辉换人来了。”“是。”小头目上船进山。工夫很大，从里边出来一只大船，横在水的中央，离两岸都有两丈多远，抛下铁锚，船只停稳。这时樊家港的人都出来，到东岸站住。大家一看，有贺清虚、贺玄贞、钟离图远、性惠和樊昌，还有四十名兵丁。二和尚用手点指：“樊昌，昨日我派苗广后见你，言道今天在此

换将，我把三儿带来，你为何不把王老侠请出？难道你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害了王十古么？”樊昌一抱拳：“二伯父，您第一次派人进山，樊家港遭了涂炭，我侄男、您的孙儿樊玉被他打死；昨天您又派人下书，把您两个侄男樊明、樊灼尽皆置于死地。两天死了三口，还不算被秦鸣远打死的不少弟子。侄男看这二人都站在您身后，逍遥法外。现在您把我三弟押来，但王十古不知去向，看在先父分上，您把三弟交与侄男，侄男一定把王十古找到，不知您意下如何？”二和尚一听，勃然变色：“樊昌，你是胡说！你们倚仗人多地熟，拦阻截杀我派的下书人，竖子樊玉蛮横无礼，这小子早就该死；四门拦截，纯属枉费心机。至于樊灼，二十年前杀官劫妻，广连夫妻惨遭毒手。子报父仇，理所当然，提他做甚？”“我弟樊明也被杀害呢？”二和尚一瞪眼：“广连夫妻两条命，正好抵偿！”

这时，海川飞身上大船，一指樊昌：“尔等杀害王十古老侠，应该灭门，何分一个两个？俺乃王十古之友童林，要为朋友报仇！敢上船一战么？”樊昌大怒：“有何不可？”嚓楞楞亮出双剑，垫步拧腰，飞身上船，双剑往下就劈。海川用右手钺一支，左手钺巨狮滚球，直奔樊昌小腹扎来，樊昌闪身躲开，二人当场动手。海川双钺展开，施展蟒、狮、熊、虎、蛇、马、猴、鹏，八八六十四式，冷嗖嗖遍体纷纷，如飘瑞雪，与樊昌真是棋逢对手，难解难分。奇剑坤元子于秀娘拉出落叶秋风扫，长腰登船。钟离图远亮剑上来：“无量佛，休走看剑！”秀娘剑走拐李踢球，用剑一托，跟着麻姑献寿，落叶秋风扫直取哽嗓。翻天道甩脸躲过，柔身进招，二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二和尚智慧撩僧袍，取出龙凤钹，用手一擎，嚓嚓嚓，声音清脆，飞身上船，高声喝喊：“老僧是公和尚，专找母和尚，过来一战！”性惠面红过耳，拉剑上来：“智慧，你本是高僧，信口胡云，成何体统？看剑！”剑走顺风扫叶，二和尚双钹一击，弓左步，右手钹白马蜷蹄，左手钹一立，直奔顶梁。

性惠闪身一躲，二人战在一处。

秦鸣远怀抱双镢上大船，有贺玄贞应战。道姑剑走蛟龙出洞，照鸣远胸膛点来，鸣远右腿往左面一迈，右手镢顺着剑一带，上左步鹞子翻身，左手镢随着身体一转，打道姑的踝子骨。贺玄贞久经大敌，一捯腰，往后出去五尺，控剑一指，二人斗在一起。贺玄贞当初在天锡山被马四爷打过一镢，今天一看鸣远的招法，怎敢大意，剑招走开，看管定式。贺清虚提剑到大船，这边老剑客苗越川提无柄槊也上来了。"你是贺仙长吧?""无量佛，阁下何人?""孟县苗越川前来讨教。""久仰阁下，今日幸会。请。"剑走魁星点元，盖顶就击。您看，用宝剑没有砍的，剑跟刀可大不一样，讲究击、刺、合、携。苗爷上左步躬身，右手翻腕，用无柄槊的笔尖儿一点贺清虚的外边腕子，左手无柄槊，小鬼掏腮，往肋下便点。贺清虚闪身躲过，宝剑还招，二人打作一团。

十个人在大船之上，刀光剑影，互不相让，好一场鏖战！姜二爷拉着樊辉，在岸边观敌瞭阵。身后有李昆、胡庭、田方、李源、苗广后、应太和众人站脚助威。此处不通大路，并无行人。二和尚的大钹敲得山响，听出很远去。就在这时，猛然身后树林中有人喊："姜二爷，白昼之间，因何动手?"姜二爷回身观看，出来一老一小。前面的老人，面似银盆，须满前胸，白发皤然，身穿银灰色绸衫，肋佩镔铁双镢，拈银髯笑容可掬。身后有一年轻人，二十多岁，中等身材，细腰乍臂，蓝绸子长衫，白绵绸的裤子汗褟儿，薄底窄鞠靴子，斜背长条包袱；一张瓜子脸，面如敷粉，剑眉虎目，鼻直口正，一条漆黑大辫垂于脑后，少年英俊。前面的老者正是威震漳州白泰官，后面是玉柱峰的少寨主双枪无敌神童子熊宝光。

自三夺镔铁镢、四战泥小鬼后，白爷与姜达、张鸿钧、董瑞三位剑客告别回家，一路上十分后怕，但好在身无挂碍，索性游山玩水，流连大好河山。这一日走到黄河边康家庄，天色已晚，白

爷找了个大户人家借宿。谁知这家主人康德的两个女儿白天逛庙会，被当地恶霸看上了，今晚要前来抢亲。白爷勃然大怒，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夜怒惩贼人，连恶霸带恶奴，四十多口子，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康德感激不已，可又担心白爷走后，自己一家还是难逃魔掌。白爷就想到玉柱峰的老寨主铁掌无敌镇天使熊伯森，也是武林剑客，行端履正，他应该管这件事；而如果两家结为连理，岂不更好？白爷把这层意思一说，康德同意，又征求女儿的意见，姐妹二人也愿效娥皇女英。于是第二天白爷直奔玉柱峰，熊伯森相迎，接到客厅，说明经过。熊伯森正好有一子熊宝光，年轻英俊，武艺高强。熊伯森把他叫进来，白爷一看，此子循规蹈矩，一脸正气，十分喜欢。熊伯森一看，索性请白爷收宝光为义子，白爷慨然应允。这样，提亲也变得顺理成章，熊家父子点头同意。一切安排妥当，择吉日夫妻完婚，这一来也震慑住当地恶霸，谁也不敢再欺负康家了。

熊伯森挽留白爷在山中住了一个多月，白爷执意告辞，熊伯森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您在武林中颇有威望，我想请您把宝光带出去三年两载，阅历一番，不知您意下如何？"白爷当然愿意，宝光也十分高兴，安顿好家里，收拾东西，爷儿俩出来。一路上见山拜山，见场访场，宝光大长见闻。今天走到樊家港附近，听见二和尚的钹响，这才来到近前，父子露面。

那爷儿五个也不打了，姜二爷上前行礼，又为众人等介绍，大家见礼。白爷得知事情经过后，微微一笑："二当家的，你们办的这事情很不周到。常言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你们还没见到智玄高僧呢，大当家的点头，再大的事也能完；大当家的不点头，他们谁敢说完？二当家的，您应该找大和尚商量此事。"智慧打问讯："白施主高瞻远瞩，应该这么办。咱们押着樊辉先回去吧。"二和尚到岸边："樊昌，你们先回去，等我找你大伯父商谈此事。"樊家港的人回去了。这边白爷把宝光向大家

介绍，鸣远和广后尤其高兴。您想，都是年轻人，惺惺惜惺惺，自然亲热。

大家回到降龙寺一看，二爷侯杰带着张方、于恒、甘虎、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阎保、鲍信、侯俊、侯玉、张旺，老少十三位全到了。原来他们从天锡山来，帮助洪立老夫妻把尚玉芝姑娘接回湖南桃源县三老庄，只等将来玉耳回家完婚。事情办完，二爷带着他们这才来到降龙寺。互相介绍情况之后，二和尚说："张方，你把这些人带到前殿歇着，你们要听张方的话。"傻小子于恒说了一句："听他的，他叫杀人也听他的？"二和尚这气："啊，叫你杀你就杀。""那就好办了。"

张方带着他们十一个人来到前殿，喝茶吃饭。刚吃完饭，众人都在台阶上站着，本庙小和尚手里拿着一封信，顺箭道往后殿走。张方一招手："过来。"小和尚跑过来："施主，您有什么事？""你干什么去？""给当家的送信。""什么信？""来龙山我师伯智玄派弟子下书来了。""我看看。"张方伸手把信抢过来："走，咱们到外边看看去！"傻小子于恒伸手拔出宝杵："对，到外头看看！"十几个人到门外就把小和尚包围了。小和尚害怕："你们别杀我，我老师是智玄。"张方一瞪眼："什么智玄？都是秃驴！哪有好东西？冲你这样就应该宰！"其实张方是想吓唬吓唬他。没想到牛儿小子就在旁边，手里拿着杵，一听张方说宰："宰就宰吧！"噗哧就进去了。小和尚五官挪位，绝气身死。傻小子拔出杵来，张方一含糊："呦，你怎么给宰啦？""不是你让我宰的么？""嗐，我说着玩哪！""我哪儿知道哇？"阮和把信接过来："师弟，无故杀死来龙山的小和尚，这你可得负责任。走吧，到里面见童师叔去。"张方也傻眼了："好吧。"众人来到后殿，挑帘笼进来，大家都在。阮和把信递上去，海川接过来，打开信封，抽出信纸一看："二当家的，您看吧，这封信太好了。"

原来樊家港发生的事，来龙山大寨全知道了。大寨主八面

威风神刀将白华白子秀、二寨主金顶豹子赛飞侠王晋王秀忠、三寨主虎头豹尾小玄坛李信李笃忠，哥儿仨一商量，得报告恩师智玄。书说简短，到西北山神庙见着大和尚，把事情一说，智玄又叫人把樊昌找来，问明一切，沉吟片刻："樊昌，这么大的事，你为何不禀明老僧？专命不孝你知道么？姓秦的到来龙山给我送信，是你二叔派来的，你们因何截杀？王十古的事是道听途说，你们就这样跋扈，现在或被擒，或丧命，难道你不知你二叔对老僧不满么？你父是怎么死的，老四是怎么瘸的？老僧日夜愁心，你们在这时却还惹事，你们不要指望老僧会帮助你。"樊昌一听泄气了："伯父，您老给了一了吧。""好，你压住樊家港的人，不准滋事；我写封信，请你二叔压住降龙寺的人，再不能争强斗狠，然后老僧去降龙寺见你二叔，商量一个体面的办法，听见没有？""侄男遵命。""回去备船。""是。"樊昌走了。智玄写好书信，交代一个小和尚前去投递，到樊家港时樊昌又派一个小头目樊成陪同他前往。下船上岸，樊成在树林中等着，小和尚到寺外下书，结果被于恒扎死。樊成亡魂皆冒，撒腿跑回樊家港。

到现在二和尚看见这封信，非常高兴："海川，这可好了，我兄长出头按住樊昌，他不日到降龙寺来见咱们，商量一个妥当办法。"众人一听，都非常高兴，连白爷都说好。为什么呢？在座的都知道智玄武艺超人，掌中盘龙鞭，无人能敌。智玄如果出头说合，樊家港不敢不应。二和尚就问："谁送的信？咱们必须好好招待。"张方答话了："是山神庙的小和尚，我给招待好了。"海川忙问："怎么款待的？"张方一笑："嗐，爷们儿，我把他给宰了。""啊！"北大殿的人一下就乱了。"这不是捅马蜂窝么？"二和尚说完，脸可就沉下来了。海川也急了："你为何杀人？""我打算吓唬他，牛儿小子信以为真，给杵死了。""你知道事情大了么？""天塌下来我顶住吧。""你杀人了怎么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海川也真生气了："阮和，把张方带出去，杀！"张方扭

头往外就走。

海川也知道不能杀张方，那是哥哥张鼎的独苗、苗泽的女婿，年钦差手下的红人。可张方的人缘也走尽了，无人求情，海川骑虎难下。到最后秦鸣远、熊宝光和苗广后站起来替张方求情，海川才借坡下驴，命人把张方推回来。"张方，自从你在山西投奔公馆，确实屡建奇功，但这件事处置不当，关系多少人命，我也不便多说。现在又不在陕西，你走吧，公馆不要你了。""爷们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您还是把我留下，不然您会后悔的。""不要多说，你走吧。""得，我跟众位告辞了。"二和尚命人拿了五十两银子给张方，只有鸣远宝光广后三人把他送出庙外。至于处理小和尚尸体等善后事宜就不表了。

单说张方，身无倚靠，失魂落魄，心里空空荡荡，就往南来了。走出几十里地，天色已晚，张方找村镇客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从店里出来，他就想回瓜州老家，可再一核计：回去干什么？哪里丢了哪里找，我干脆把来龙山搅个地覆天翻！想到这里，他买了几个烧饼，拿根绳儿从每个烧饼当中穿上，把绳儿系上，往脖子上一套，三楞凹面吕祖透风锥往身后一别，扭头又回来了。到了来龙山西面一看，大山高耸入云，怪石嶙峋，树木丛生，可这又是上山惟一之路。这位未来的怪杰，心一横，从这陡壁悬崖往上就爬，登虎豹，踞虬龙，捋巉岩，揪葛藤，一步一步往上攀。累了就骑在树上休息，饿了就吃烧饼。

书说简短，烧饼也吃完了，累得筋疲力尽，但张方总算在日落西山之时爬上来了。山头上一眼望不到边的长墙，都是用石块砌的。墙里有喽啰兵，一盘问，张方也不隐瞒，说要求见寨主。于是，从墙里伸出一根圆木来，头儿上有滑车儿，有绳子，拴着一个大竹筐，吱扭扭放下来。张方坐在筐内，有人把他拉进去了。木棍往里一转，张方从筐里跳出来，不由分说，亮出吕祖锥，噗哧噗哧，捅死好几个，剩下的兵撒腿就跑。张方也不快追，尾随于

后，也进了大寨，直到大厅。

三位寨主得到禀报，不敢怠慢，各亮军刃，抢出大厅。王晋一颤手中白蜡杆子："你是何人，前来搅闹？""太爷病太岁张方，今从降龙寺至此，要把尔等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呸！小畜生，拿命来！"飞身上前。张方使一招唤虎出洞，吕祖锥奔王晋胸前便扎。王晋白蜡杆子一抖，噗噜噜，就把吕祖锥打落于地。张方往后一捯腰，王晋一端白蜡杆子，蹦过来照张方面门就点，乌龙穿塔。张方扎煞双手："哎呀！大冰镩掉啦！"再看王晋的家伙到了，一着急，想起迈门弩，伸手掏出来："打！"照王晋哽嗓就一下，嘭！还真准，王秀忠大吼一声，死尸栽倒。那两家寨主带兵往上一围，张方手无寸铁，无法还招，更没工夫取下弩杆，只好一咬牙，飞身上房。来龙山兵将蜂拥而至，在后边紧追不舍。张方往正北就跑下来了，顺着一个大山口跑进去，谁知这是一条死路，两边是峭壁，眼前是山涧，身逢绝境。张方一看，坏了，山涧深不见底，可后面追兵将至，一横心：大丈夫岂能落在敌人之手，任人摆布？得了！病太岁一闭眼，长衫蒙头，脑瓜冲下，日——落入山涧，粉身碎骨在所难免。张方坠涧，下回再说。

# 第四十三回　王十古受困樊家港

张方走投无路，跳入山涧。白华、李信带追兵到近前一瞧，连个人影都没了，只好回转大寨，命人成殓尸体，处理后事。白华伸手从王晋的尸体上把弩杆起下来，嗓子上的伤口还往外冒血呢，把弩杆擦净，仔细观看，上面有字：迈门弩。白华仿佛听说过，可又想不起来。哥儿俩一商议，不能瞒着了，得立刻禀明恩师。原来昨天小和尚被杀，樊成跑回来送信，樊昌立刻来见三家寨主。白华知道恩师脾气不好，就暂时没告诉大和尚。不想今天王晋被杀，不能再隐瞒了，只好叫喽啰兵用门板抬起死尸，来到山神庙面见智玄。白华把两件事述说一遍，大和尚围着王晋的尸身转了三个圈儿："掩埋了吧。"一摆手，智玄回庙了。不表白华李信，单说智玄僧一夜都没睡好，次日天明，围上盘龙鞭，命樊家港备船，直奔降龙寺。

书说简短，智玄来到庙门外，小和尚禀报智慧，白爷说："二当家的，您来接待，我们去西配殿躲一下。""好吧。"智慧迈步往外走，到角门外迎接，见面施礼，把智玄让到后殿。众人在西配殿内偷眼往外观瞧，只见大和尚神采奕奕，大身材，细腰乍臂，银灰色绸子僧袍，卡黄护领，腰扎绒绳，银灰色中衣，厚底黄缎子僧鞋，白绫高勒袜子，脖项上挂着一百零八颗念珠；面似银盆，两道慈眉，一双善目，九块香疤，一部银髯，笑容可掬，确实是一位道高德重的高僧。跟智慧站在一起，二和尚显得十分凶恶。然而，书中交代，智慧是面恶而心善，智玄则是面善而心恶。二人到殿内落座，二和尚合掌打问讯："师兄怎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

"师弟,你跟樊家港闹事了?""我跟他闹什么事?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不相及,他们樊家害人了。""害谁了?""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王老侠行端履正,年高有德,不是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的市井小人。樊昌他们是什么东西,竟敢加害王十古?"您听,二和尚的话可带刺儿,戳智玄的肺管子。

大和尚脸色一红:"师弟,樊昌他们不对,你应该先告诉我,愚兄定要管教他们。"二和尚一瞪眼:"师兄,不能只知人非,不晓己过。你是师兄,我不能迈过。我派人去信,他们不让进山,拦阻下书人。请问,我是他们长辈,我找的是师兄,他们为何截杀?他们心里还有我么?""师弟,樊玉被你们打死了。""这个小畜生早就该死!仗势欺人,鱼肉乡里,巧取豪夺,做尽坏事。再说,杀人者人杀之,截杀我的下书人,下书人为了自卫,把他宰了,这也是顺天理合人情的事,就不要问了。""好,听说你又派人把樊明樊灼杀了?""我没派人,那是孟县苗越川的义子苗广后给他父母报仇。樊灼二十年前杀死其父,逼死其母,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子报父仇,理所当然,与我何干?""扎死广连,樊灼之过,那樊明也杀人了么?""文氏的仇报在谁身上?为父报仇,杀红了眼,还管别的?当年马超报父仇,杀退曹兵三十万,难道全跟孟起有仇么?不能博古,焉能通今?""就算你说的有理,那这些人怎么都住在降龙寺?""这是什么话!降龙寺是十方住十方长修的长生院,不是子孙院,谁给布施,我就叫谁住。再说,凡是住在庙里的都是武林豪侠,绿林中的佼佼者,道义相投,我为何不让住?""贤弟不怕趟混水么?""趟混水有什么可怕的?主持正义,不瞒心,不昧己,正大光明。"您听,所有的话智慧都是气乎乎说的,含沙射影,智玄当然听得出来,可干生气没办法。

大和尚继续说:"师弟,愚兄派小和尚给你送信,你看见了么?""当然看见。""小和尚呢?""杀了。""谁杀的?""年钦差的差官。"智玄可得着理了:"师弟,三王治法,本乎人情,为何杀我

徒弟?""啊,杀你徒弟,给你徒弟偿命不就得了么?""怎么偿命?""把张方也给杀了呗。"二和尚说这话是没法子,挤兑的。他想,张方被赶走,不是回陕西,就是回家,所以才说给杀了。他万没想到张方能上来龙山,打死王晋。这下智玄抓住了:"师弟,张方真杀了么?""那没有错呀。""出家僧人,皈依三宝,秉教沙门,可不能打诳语。""这也不至于说瞎话。""哼!小冤家张方昨日进山,大闹来龙寨,用迈门弩打死你二侄男王晋,愚兄今天才来找你。""啊!""你怎么瞒哄为兄,说杀了呢?"二和尚张着大嘴,无话可说了,心想:张方,你可要了我的命,你怎么这么办?智慧恼羞成怒:"张方也不是我的人,是童海川的手下,反正他传话杀的,我不是刽子手,也不是监斩官,更不是哭主、收尸的、送殡的,我管得着么?"二和尚这些话纯属强词夺理,气得智玄直哆嗦:"弥陀佛,贤弟,你这是与哥哥说话么?""嗐,上梁不正底梁歪。""看来你是与我作对!"二和尚脸一沉:"跟谁都行。""好,我看看你的本领!""我不该着!""到院中去!""可以!"

话不投机,二人出来到院中。这二位声音很高,西殿的人都听见了,可又不好劝,非常为难。单说二和尚伸手扽出十三节枯骨亮银鞭,哗楞楞一摇;大和尚撩僧袍也亮出盘龙鞭,众人看了就是一怔。这条鞭等于平常用的两条鞭,好像是把两条鞭铸在一起似的,微一摆动,如一条银龙相仿,鞭沉力大。两个和尚拉鞭抢步,就要动手。这时,猛听前殿东墙箭道有人喊:"二位高僧,偌大年岁,不可动武!"过来一位老人,正是老侠王十古。

前文书说过,王十古与夜行人动手,一个姑娘放出火鸽子,火烧八卦堂。大火一起,这二人越民房一直往东逃。老侠一想,这人用双针,能跟我打三十个回合,一定是考城县来龙山樊家港的樊氏弟兄。我和你们房不连檐,地不连边,为什么?我找你们去。王十古就奔樊家港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樊氏弟兄,王十古一看,与自己交手的正是老二樊明。原来当年老庄主樊立一共

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姑娘是樊昌、樊明的妹妹,嫁给乌云遮月鲁平,生了一儿一女,儿子鲁飞鲁兆东,女儿鲁赛花。樊氏已去世多年,这次鲁平生了恶疮,王十古开刀时用了点儿力,鲁平可就不行了。鲁飞又请了一位先生,人家一看,明知怎么回事,可又不便说破,只好敷衍几句,就说是看病先生的刀下老了。即便如此,兄妹俩还不明白么?几天后鲁平死去,兄妹二人泣血稽颡,亲视含殓,尊礼成服,开吊、款客、接三、发引。一切安置已毕,兄妹来到樊家港,与几位舅舅一商议,老二樊明就急了,咬牙切齿,要给妹丈报仇。恰好鲁赛花随父亲学会了放火之法,这才协助樊明夜探王宅,火烧八卦堂。今天仇人相见,话不投机,当场动手。

王十古是三十六路群侠之首,武艺高强,久经战阵,三十六式天罡鞭施展开来,一条金龙相仿,上下飞舞。樊明本是手下败将,二十几个回合就被老侠一脚踹倒。樊昌上前求情,又让樊明赔礼,众人把老侠让进客厅,商议解决之策。王老侠提出两点:第一,由樊家弟兄重新修建药铺;第二,修成之后遍撒绿林帖,请上三门、中八门、散二十四门的掌舵之人来到八卦堂,当众言明,不必道歉,两下不伤就算了结。樊昌点头答应,但重建花销甚大,一时之间凑不齐这么多钱,就想往后顺延些时日。老侠一想,我要走了,他们耗尽时日,千里迢迢,我再来找,岂不麻烦?于是提出,就住在樊家,等凑齐钱后一道同行。樊昌满口应允。

由这天起,王十古住在樊家港,樊昌他们侍奉得无微不至。刚开始起居饮食,王老侠倍加小心留神,可日子就怕长,渐渐地就不太注意了。这天樊昌请来王十古:"老侠客,我们把银子准备好了,明天动身吧。"王十古点头。樊昌吩咐:"准备酒席,款待老侠。"时间不大,哥儿四个陪王十古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侠就觉着头重脚轻,心想:坏了!咕嗵,老侠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这就是善于泅者死于水,善于猎者死于兽。王十古

一代名侠，今天喝了蒙汗药酒，栽了这么一个跟头。原来人家弟兄早就算计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使软招，转心壶里装上无色无味的蒙汗药酒，果然拿住王十古。依着鲁飞兄妹，举刀要剁，樊昌拦住："王十古乃武林名侠，结交甚广，杀他好办，一刀就死，但要想让他再活，可势比登天。咱们先把他押起来，过些日子没有动静，再把他杀了，给妹丈报仇。"樊昌命人把王老侠捆绑结实，灌下醒酒汤，押入土牢。樊灼则把老侠的人骨鞭得到手中，心满意足。

单说王十古在土牢中倒也安然，自己做错的事，能埋怨别人么？祸福无门，原由自我。天色已晚，土牢内伸手不见五指，老侠被绑在将军柱上，闭目合睛。刚要睡着，忽听土牢门一响，老侠一睁眼，进来一个年轻人，手持钢刀，正是鲁飞。"王老侠，你是武林前辈，精通岐黄，济世活人，人人敬仰，而且为人光明磊落，我十分钦佩。我只问一句，我父鲁平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要说是，我就要报杀父之仇；你要说不是，我就把你放掉，因为咱们是同乡，你是前辈。"像这个王老侠就应该说声不是，可王十古一生没说过谎话，不是这种人。老侠一笑："鲁飞，你父的病确是我治死的。当然，你父在江湖路上如果遇见我，手起鞭落，那是他应得的下场。可你父是个病人，我不该趁人之危，下此毒手。你把老夫杀死，老夫死而无怨。"说着，低头闭眼，净等着挨刀。鲁飞一咬牙："王老侠，有道是赵氏孤儿，至死不忘屠岸贾；伍家烈士，鞭尸犹恨楚平王。"说完，举刀就砍。就在这时，从土牢门外，捷如飞鸟，进来一人，一手攥住鲁飞的右手，一手鹰拿燕雀，抓住鲁飞的脖子，如提稚子婴儿，把鲁飞提出土牢外放下："无量佛，小小年纪，要杀害无辜长者，此为非礼。"鲁飞一看，是位年纪很大的道姑，肋下佩剑，正是晚娘剑客。

书说至此，得交代一下晚娘剑客的来意了。吕晚娘之所以出离五圣莲花祠，根本原因就在于秀娘出阁这件事，老剑客十分

震怒:你于子玉从孩子八岁时送来学艺,山人做师做母,十八年心血,含辛茹苦,养育之恩、教训之德,怎么你择夫选婿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们眼睛里还有我么?一气之下离开庙宇,要找于子玉质问质问。一路打听,就来到潼关附近。天交二鼓,突然发现两条黑影,其中一个好像是五师弟贺玄贞,晚娘剑客心中一动,就跟上了。后来土牢救走胡千里,大战群雄,包括贺玄贞与秀娘一问一答,这些前文书已表过,不再赘述。而吕晚娘就隐藏在暗处,听得真而且真。于家父女一承认错误,老剑客的气也消了,毕竟十八载师徒之情,又同情上弟子了,反倒责怪贺玄贞:为何不归还宝剑?后来贺玄贞逃走,晚娘继续跟踪,夜入店房拿走湛卢,随后又跟到三杰岭。晚娘剑客对他们兄妹的行为很不满,可董化一掷钢胆要打贺玄贞,又不忍师弟吃亏,老剑客伸手给抄走了。吕晚娘引董乾追自己,同时隐蔽身形,暗中窥视。夜探太极观,晚娘剑客非常生气,因为钟离图远品行恶劣,不守清规,怎能投奔于他?于是火烧太极观,然后又跟着他们潜入樊家港,渐渐获晓全部经过。今晚正想搭救王十古,正赶上鲁飞行刺,这才出手。

晚娘剑客把鲁飞带出牢外,报通名姓,好言规劝,最后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若能痛改前非,贫道收你做个弟子,不知你意下如何?”鲁飞很聪明,当时跪倒拜师。晚娘剑客搀他起来:“你明天设法出樊家港,到四川剑山蓬莱岛五圣莲花祠等我,记住了么?”“弟子谨记在心。”然后师徒道别。吕晚娘见他走了,折回土牢救下王十古,一报名,老侠跪倒拜谢。书说简短,吕晚娘带王老侠也回到山神洞,细问经过,王十古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最后晚娘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待我设法把鞭得回来,再做打算。”“多谢前辈。”“此处在乱山之内,不易辨认山路,屈尊阁下,千万不要出去,如果迷路,很难寻找。”“弟子谨记。”二位打坐养神。一觉醒来,天色已亮,到时候吃,到时候休息不提。

晚上，吕晚娘去樊家港寻鞭，但确实不易，因为樊灼得了人骨鞭，如获至宝，胜似鲁麟周凤、和璧隋珠，昼夜围在身上。晚娘想偷鞭，他人鞭不离，难以下手。一连七日，王老侠呆不住了，这天晚上趁晚娘出去，他也出来了。等过了几道山岭，老侠客迷路了，暗自责备自己。

按下王十古暂且不提，再说晚娘回来一看，王十古不见了，直到天亮也没回来。次日正赶上鸣远力杀四天门，晚娘先放火，后救人；第三天广后下书，被押入土牢，又是老剑客晚上救人，巧遇女子行刺。原来这女子正是鲁赛花。晚娘剑客好言相劝，指点迷津，叫她设法去五圣莲花祠，找哥哥鲁飞，待自己回山后也收其为徒。鲁赛花磕头谢恩。您看，鲁平作恶多端，可一对儿女却改换门庭，身入正途。随后晚娘又救出广后，送出樊家港。老剑客羡慕马四爷和苗越川有出人头地的弟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弟子霞娘，于是离开樊家港。

再说老侠王十古，正在荒山内寻找路径，猛然发现一条人影，身形苗条，身背宝剑，走起山道好像轻车熟路。老侠大喜，撒腿就追，到近前一看，是个美貌的姑娘，一身青衣，不亚如桃花马上的王昭君，又好似浣纱溪畔的西施女。王老侠通报名姓，实言相告。这姑娘十分高兴，也把自己的情况述说一番。原来她叫百亩池塘一朵莲张富英，还有个妹妹张富珍，但不通武艺，住在东岗外张家疃，父亲已故，全靠二叔张子川照顾。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樊灼看上二姑娘张富珍，叫管家韩友仁上门提亲，结果被张子川骂出去了。樊明听说后，摆下鸿门宴，请张子川赴宴。席间也是用蒙汗药酒灌倒张子川，然后派人要挟姑娘，限期与四庄主樊灼成亲，一家人不知所措。大姑娘张富英准备夜探樊家港，山中巧遇老侠客。老侠闻听此事，怒从心头起，才知樊家港匪性难改，害自己和害张子川如出一辙。

王老侠让姑娘带路，自己跟随，进东天门，直入樊家港。越

墙进入樊家,正赶上管家韩友仁准备杀人灭口,老少二人跟到关押张子川的花厅门口,王老侠飞身上前,举右臂铁掌落下,震碎韩友仁的头颅。张富英进来一看:“二叔!”宝剑划开绑绳,叔侄相见。张富英简单介绍几句,爷儿仨顾不得多谈,飞身上房,眨眼间离开樊家港。樊氏弟兄后来发现张子川不见、韩友仁已死,只好掩埋尸体,也不敢张扬,不了了之。王老侠跟着一起回到张家,全家皆大欢喜。老侠在张家住了几日后,富英暗中潜入樊家港,才知两次下书及樊明樊灼被杀之事,王十古不敢久停,立刻离开张家,自是一番难舍难离之情。

王十古站在樊家港外,十分懊丧:一念之差,治死鲁平,到现在药铺烧了,鞭也没了,幸亏晚娘剑客搭救,不然性命都难保。我行走江湖数十载,老来遭此难堪,实在咎由自取。俗语云:生一善念,天必佑之;生一恶念,天必报之。老侠就有回家之意。等认上大路走了一段,转念一想:人骨鞭乃少林高僧普静暗赠于我,是少林寺至宝,我要丢了,如何交代?再说谁都知道人骨鞭是我的,丢了此宝,我多难看。势必要夺回宝物。他又回来了。刚到港外,可巧里边出来一只船,船上站一老僧,正是烈焰苦海万朵莲循环使者智玄,前往降龙寺。王十古猜到是他,在后边就跟上了。来到降龙寺,和尚进去,老侠藏在树林内。可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智玄出来,王十古进来,顺箭道往后走,正赶上两个和尚要动手,这才出言相拦。

海川一看,立刻出来,跪倒磕头,老侠客赶紧相搀。李昆也出来见礼,各道寒暄,又为智慧介绍,彼此见过。海川把人骨鞭一递:“哥哥,物归原主。”王老侠接过围上:“多谢兄弟。”“您别谢我,您要谢他。”一指鸣远,老侠一愣。这时智玄走过来:“师弟,原来这位就是王十古老侠客,看来你们的人没事了,鞭也得到了,可我那边还有二十多条人命。愚兄暂时回山,明天你带有关人等到山神庙去找我,必须还我一个公道。”二和尚点头:“放

心吧。”

智玄走后，群雄都来到院中，依次见礼。然后到客厅落座，各自述说经过，王老侠恍然大悟。二和尚是个痛快人：“弥陀佛，这不王老侠也安然无恙了，你们师徒回广东，李昆回云南，海川回陕西，各归各处，这里的事就不用大家管了，我跟大和尚周旋。”老剑客白泰官一笑：“二当家的，你们师兄弟的事我们不管，可樊家港的事还没有完结，智玄和尚说叫我们去山里一趟，我看咱们还得去，事情总归要有个决断。大家以为如何？”海川点头：“老前辈说的在理，商量商量谁去吧。”王十古义不容辞，二和尚、秦鸣远一定得去，白爷答言：“成了，不用人多，我随众位去。李昆、海川、苗老英雄和姜二弟，你们大家在庙。大和尚说出什么条件，咱也有个退身步，谁叫张方进山杀了王晋。虽说不是咱干的，但也有关联。不知众位以为然否？”姜二爷点头：“就这么办吧。”大家商量已毕，分头休息。

次日一早，爷儿四个各带军刃，出离降龙寺，直奔樊家港。书说简短，先到来龙山大寨，见着白华李信，一同赶往山神庙。这二位头前带路，众人往西北而行，约有十余里，万绿丛中隐现红墙。来到切近观瞧，好一座大庙，座北朝南，五层大殿，斗拱重檐，周围红庙墙，三座山门，东西角门，六丈宽的大影壁，古木参天，壮观严肃。白华进去通禀。不多时，大和尚迎接出来，白华李信回寨不提。

众人进庙，走箭道奔二层大殿，三层台阶，挑帘笼到殿内，迎面供三世佛的画像，五供全份。分宾主落座，献上清茶。白爷一抱拳：“在下漳州白泰官，久仰大和尚之名，德高望重，我等应约前来，不知有何见教？”智玄合掌问讯：“弥陀佛，白老剑客名冠武林，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仰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幸会之至。樊家港的事本与老僧无关，我弟智慧既然出头，他如何办理，老僧尽皆首肯。不想老僧虽愿息事宁人，看来好人难做。贵处张

方不但将我的小僧人置于死地，而且进山打死我弟子王晋。事欲反己，老僧若对降龙寺这样成么？白老剑客，今天既然几位来了，咱们商量个办法，只要不伤贫僧体面，老僧不愿把事情闹大。再说我与师弟，手足阋墙，也被他人耻笑。”白爷一听，很敬佩他，死了这么多人，还有全手足之义的心。

智慧念佛：“弥陀佛，师兄，不是小弟目无尊长，樊家港无故烧了八卦堂药铺，并暗算王老侠，夺去宝鞭，还要加以伤害，江湖义气全无。童林李昆来到降龙寺，小弟绝不能拒绝，我想此事必须请师兄出头，两下说合。不想樊昌他们倚仗人多势众，截杀下书人，下书人为了逃生，才打死樊玉。至于樊明樊灼之死，那是苗广后报父母之仇，才将他们置于死地。王老侠在当场，樊灼为抢张氏女，暗害张子川，若非老侠搭救，焉有其命在？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樊灼弟兄要害死张子川，本乡本土的还要抢人家姑娘，明目张胆，有恃无恐。所作所为不都是靠着您给他们撑腰么？小弟嫉恶如仇，即便没有王老侠这件事，我若知晓，也不能姑息养奸，任其胡为。现在樊昌他们罪有应得，我劝师兄最好不要管。至于小和尚和王晋，此事我实属不知。张方从天锡山至此，误杀小和尚，童林确要杀张方抵命，我和白老剑客都躲到后阁，事后才知有人讲情。哪知此子包藏祸心，又入来龙山，惟恐事体不大，这才又伤王晋。兄长见我，我因有气，出言无状，招惹兄长生气，乃小弟之过，请您原谅。现在王晋和小和尚已死，不能复生，这些不是之处完全揽在小弟身上，请白老剑客做主，智慧愿承担处罚。”二和尚这一席话究竟能否打动智玄，下回再说。

# 第四十四回　小张方身陷尉家屯

二和尚据理力争，慷慨陈辞。智玄不等白爷说话："弥陀佛，何必请白老剑客费心。我和你孩童厮守，总角之交，同堂练艺，同时出家，同庙受戒，亲如手足。只是由于误会，一言不合，分道扬镳，故而伯劳东去燕西飞，各立门户。师弟虽然心存芥蒂，可是交情尚在，降龙寺的英雄恐怕也有事亟待料理，不能因此小事迁延日期。这样吧，师弟，王老侠也在这里，樊昌他们烧了药铺，贫僧赔偿；至于两条性命，安葬就是。事情就这样处置吧。"王十古一想，多少条人命就算结束了，看来大和尚通情达理。"高僧，多谢您宽容我们，至于我的药铺，就依高僧所说，不再要樊家港相赔。白老剑客、二当家的、鸣远，你们爷儿仨以为如何？"智慧连连点头："就依师兄所说吧。"

眼看一天云雾散，化险为夷了，正在这时，院中一乱，来了不少人。有人说话，嗓门儿又粗又壮，瓮声瓮气："哈哈哈，大当家的，我们爷们儿来晚了。"一挑帘子，进来一人，身高过丈，肩宽背厚，一身蓝衣，脚下踢死牛的豆包鞋；头如麦斗，面似淡金，一脸横丝肉，两道抹子眉，大三角眼，吊眼梢儿，黄眼珠儿，蒜头鼻子，鼻孔冲天，大嘴岔儿，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牙，连鬓络腮黄胡子，跟叼着一把破笤帚一样，凶似瘟神，猛如太岁。身后还有八个弟子，人称阮氏八虎。二和尚一看是他，脸色一变。此人三角眼一瞪："凶僧智慧，以小犯上，今天爷爷要教训你！"说着，退到院中。二和尚勃然大怒："你把这个老贼叫来，分明与我对抗，真真岂有此理！"一分双钺："老贼，今日罗汉爷非宰你不可！"这

人伸手亮出鹿筋藤蛇五钩枪。书中暗表,这条枪是软的,枪纂是个铁疙瘩,镀着金衣儿,九尺的枪杆,一尺八的枪头,犀牛尾斗大红缨,红缨前边是个八楞的枪挡,上面有五个小钩,非常厉害。

二和尚刚要上前,白爷暗想:智慧和尚为人敦厚,现在怎能叫他动手?该是为他遮风挡雨的时候了。思索至此,抄出双镢:"等一等,二当家的。"然后上前:"你是什么人?""俺乃此地尉家屯的人,姓尉名林字登山,人称赛野熊。俺与智慧素来不和。""哼!你与二和尚不和,他在降龙寺多年,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你为何不找他,怎么单单今天寻衅?""啊,我奉大师父邀请,前来助拳,有何不可?""我们奉约至此了事,你却前来搅乱,老夫在此,岂容尔等飞扬跋扈?""你是哪个?""漳州白泰官。"尉林一听是白爷,可有点儿含糊。这时,大弟子吊睛虎阮平一压单刀,飞身上前:"师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您先请过一旁,弟子战他!"白爷一阵冷笑:"无知竖子,也敢猖狂!过来动手!"这时,鸣远迈步过来:"老前辈,无名之徒何须您亲自动手,晚生会他!"说着,把镢亮出。

二人互通名姓已毕,阮平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臂就砍,金刃劈风的声音,奔鸣远脖子就来了。鸣远虽然年轻,可久经大敌,成名的敌人会过多少,何况这蟊贼草寇?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鸣远弓左步跟右步,右手镢擦着地皮,挂着风就到了。阮平往前一迈步躲镢,鸣远左手镢仙人指路,嘭,在他承孚穴上一点,阮平来了个前栽,差点儿把前脸儿蹭了去,鼻子嘴都破了。老二蓝面虎阮忠,嘎楞楞一摇双环杖:"好小辈,伤我兄长,阮忠会你!"抖杖奔鸣远顶梁就打,鸣远往右一划左步,左手镢照腿上三里穴就打。阮忠长腰一蹦,鸣远右手唤虎出洞,啪嚓,正打在腰节骨上,阮忠栽倒在地。过街虎阮孝一颤蜡杆枪:"小辈,伤我二哥,三爷会你!"枪走一条线,直奔鸣远哽嗓。鸣远左腿前弓,身子往前探,鼻子尖儿找左脚尖儿,身体离

地不超过一尺，双镢打他左右踝骨。阮孝抬枪，纵身起来，从鸣远头上越过。鸣远调脸儿一跃，金鲤穿波，右手镢打在阮孝的右腿肚子上，嘭，打出一溜滚儿。阮氏八虎数这哥儿仨有本领，结果一合未走，尽皆败北。

智玄是大行家，一看这是地行镢，一定受过高人传授。“秦壮士，看你镢法出自清真门户，令师何人？”鸣远手捧双镢，一报马四爷的名号，对方大乱。出林虎阮仁、蹿山虎阮义、跳涧虎阮礼、拦路虎阮智、笑面虎阮信，再加上那哥儿仨，各持军刃，往上一围，刀光剑影，闪展腾挪，抖擞精神。鸣远在当中，施展绝艺，指前打后，瞻左顾右，这乐儿可就大了，把八阮打得连滚带爬，你起来他躺下，最后脑眼青乖乖肿。小节目叫秦鸣远力战八虎。

尉林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一颤五钩枪：“尔等闪开！”迈步过来。二和尚一击双钹，响彻云天：“鸣远回来！冤有头债有主，尉林，咱们俩干，今天老僧大开杀戒，非宰你这野狗熊！”尉林颤枪，乌龙穿塔，照二和尚胸前便扎。智慧往左一闪，双钹一合，照尉林面门就劈。尉林胸前挂印，大枪一支，涮枪纘就往二和尚腿上打来。智慧一转身，月照云龙，举钹就拍，尉林躲过，二人插招换式，战在一起。

从武术上讲，智慧当然比尉林要高，不过今天不成，二和尚生着气哪：一来气的是智玄，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表面说好话，脚下使绊子，说人话不办人事；二来气尉林，飞扬跋扈，冤家路窄，当年就助纣为虐，今天依然如故。您看，不管办什么事，只要一生气，事无巨细，都要出纰缪。

尉林颤枪一扎，二和尚上左划步，让过枪头，就想把枪拿住，双钹一合，正把枪杆夹住。尉林一瞧，坏了，他往怀里一抽枪，仓！尉林的枪有五个钩儿，二和尚的钹正叫五个钩儿拿住，这一来摘不掉了。说时迟，那时快，尉林反败为胜了。他后把一调，用枪杆打二和尚的头顶，如果真打上，枪纘是铁的，和尚性命休

矣。这一砸，智慧只好褪挽手扔了龙凤钹，仓啷啷双钹落地。二和尚看了一眼智玄："好，等着我的！"一跺脚，扬长而去。白爷赶紧捡起双钹，鸣远王十古相继而走，出了来龙山，到西岗外上船，回到降龙寺。到大殿见着群雄，白爷把经过述说一遍。大家一商议，干脆暂且按兵不动，观察对方动静之后再做决定。

光阴如白驹过隙，眨眼就是一个月过去了，来龙山音空信杳。众人一核计，不能再等了，得进山一探虚实。还是他们四位进山，如果正午时分不回来，请姜老剑客和众人押着樊辉打接应。书说简短，爷儿四个二进来龙山，见着白华李信，二和尚一打听，尉林还在庙中。让他们头前送信儿，爷儿四个尾随于后，缓步而行，来到山神庙。智玄大开山门，尉林、阮氏八虎、白华和李信分立左右。

爷儿四个在影壁前一站，二和尚掏出双钹："尉林，过来受死！"尉林大笑："智慧，手下败将，也敢言战么？""老贼，要说上次我在气上，你大概心中不服；今天有本领只管施展，叫你不死也带伤！""呸！一派胡言！看枪！"大枪扎奔胸膛。二和尚一闪，左手钹丹凤朝阳，奔太阳穴劈来，尉林闪身躲过。二和尚双钹展开，金光闪闪。这次动手跟上次不一样，二和尚气往下沉，三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尉林着急，就想故伎重演，二和尚心里明白，那咱们就依旧照方抓药。尉林大枪扎前胸，二和尚往左一闪，枪头让过，尉林故意慢一点儿抽枪，智慧双钹一合，锁住枪杆。尉林心中大喜，往回下一抽枪，仓！果然锁上。但这次可跟上回不同，上回双钹齐住被锁，这回双钹错开，尉林锁住单钹。二和尚虎目圆睁，左手钹一扬，从自己头上把枪带到左面，右手钹没有锁着，单钹一立。尉林这才知道上当，抡起左手，照定二和尚打来。二和尚候个正着，右手钹立着往前一戳，正是尉林的左胳膊根部，噗哧，将其左臂砍掉。尉林一声惨叫，往后一躺，这血窜出几尺去，血流如注。二和尚擦着钹上的血大笑："尉林，

快买锯子锯上吧!”

智玄一愣神儿,还没反应过来呢,猛然从庙后跑过来足有三十多人,为首一个大高个儿,黑脸膛儿,花白胡子,穿着带寿字的新衣服,眼泪扑簌,正是夹龙沟的二庄主土堆金刚大力神简玉国。他气喘吁吁:“师伯呀,大事不好! 今有张方随着双锐扫日月风里飞虎啸九天周琪,假途灭虢,大闹侄男寿堂,活揪车立山,力劈车立达,一脚踢死我兄简玉图。他们杀奔来龙山找您来了!”一提周琪,只吓得智玄魂飞胆裂!

原来张方没有死,吉人自有天相,他是后八小之首,哪儿能说死就死呢? 张方跳下来龙山后山山涧,自分必死。说来也巧,山根子长了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又爬上一根藤萝来。有这么一句话,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日久年深,绕来绕去,把树的枝叶全绕上了,但这树还没有死。张方正掉到这棵大树上,等于沙发椅,上下颤动,起到了缓冲作用。虽然没死,也把他摔得够呛,当时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悠悠气转,张方就觉得浑身疼痛,但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全都听用。张方心想:我没死,福大命大造化大。抬头看,星斗满天,草虫鸣叫,伸手一摸,是棵大树。张方把眼睛睁开,缓了半天,慢慢下来,脚落实地。往上看,高山耸立;往前看,也是山,起伏不定。走走歇歇,他忽然发现一段大墙,随山修建,如同万里长城。张方一想,说不定这是财主家的院墙,我得蹿过去。但他又怕刚出龙潭,再入虎穴,于是铆足了劲,长腰起来,胳膊肘一挎墙,往北一看:“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什么都没有,完全是山,挨着大墙是一个大山沟,深不见底。其实这就是夹龙沟,沟宽有四丈。张方纳闷儿,不知原委。书中暗表,这是智玄修的,为了挡一个人,下文自有交代。

张方从墙上下来,捋着墙根儿往东走,足有十几里地,才走到尽头,是一个村寨,约有五百户人家,街道也不整齐,全是石板房。张方进了东村口,见路边有筒石碑,三个大红字:尉家屯。

书中交代,路北头一家就是尉林的家宅。张方一看,这家房屋高大,想偷点儿吃的充饥裹腹,于是越墙而过。张方上东房,见屋里灯光透出,北房七大间,前出一步廊,三层台阶石,站着几个家人。北房尽东头是暗间,挂门帘,没灯亮;外屋很宽敞,八仙桌旁坐着一个凶恶的老头儿,正是尉林,眼前站定阮家八虎。张方心里一动:我快走吧,落在他们手里,好受不了。可他从那么高的山上摔下来,虽未伤筋动骨,可也难受。他一用劲儿,嘎吧,有了响动。尉林一翻眼皮:"嗯?房上有人,看看去。"爷儿九个全出来了。阮平招手:"大胆狂徒,竟敢到尉家屯窥探,还不下来受死!"张方是英雄,别说走不了,就是走得了,也得下来。

张方手无寸铁,飞身下来:"好小子,辱骂英雄,太岁爷要你的狗命!"左手一晃面门,恶狼扒心,右手掌就到了,阮平闪身一躲,举刀就砍。张方身体还挺灵活,变掌为拳,正打到阮平的肩头,噔噔噔倒退几步,一个坐蹲儿。尉林火冒三丈:"小辈,我来会你!""你叫什么名字?""俺乃赛野熊尉林。""哦,你叫狗熊啊?太岁爷要要你吧!"尉林过来,伸手就抓,张方一躲,尉林一抬腿,就把他踢了一个跟头。阮平过来,摩肩头拢二臂捆好。

回到屋中,把张方押进来,尉林一审,张方成心跟他打岔,所答非所问。尉林气得暴跳如雷,命人把张方吊起来。原来东面房柁上有个铁滑车,上边有粗绳,放下来,哗啦啦一响,把张方拴好。三个人往上一拽,把张方悠起来了。张方嘴里还不闲着:"你们这群孝子贤孙,把爷爷吊起来,好孝顺!"有人过来用细绳拴着脚,在地下扽着,两个人抬进一个大木桶,里边有一桶盐水,泡着三条蟒鞭,水牛筋拧成,鸭卵粗细,三尺多长。尉林吩咐:"给我打,往死里打!"张方还说:"好孝顺,这么大岁数的老儿子,不等我老,可给我送终!"尉林气炸连肝肺,咬碎口中牙:"给我打!"阮平、阮忠、阮孝,每人一条蟒鞭,三吊角儿,就打上了。一鞭子下去,衣服就破了,一条子肉带下来,鲜血迸溅。鞭子如

同雨点相仿，打得张方血肉横飞。您别说，张方真有骨气，痛彻肺腑，仍然破口大骂，最后昏死过去。尉林命人点草纸熏醒他，然后接着打，张方缓过来，照样骂："哼哼哼！你们忤逆不孝，惦记着把老爹打死，谋夺我的家产。"尉林本不想打了，这一来气往上撞，命人蘸上盐水继续打。不多时，张方又死过去了，然后熏过来。这时，尉林传话："搜搜他身上！"结果搜出迈门弩。"这是哪里来的？""这是我爸爸临死的时候给我留作纪念，将来看见它就等于看见爸爸了，我也给你留作纪念吧。"嗬！尉林气坏了，又吊上去，三条蟒鞭一起打，血溅尘埃。

就这样，打死熏，熏过来打，真是好运不善交，一共打了七个死。此时张方已是气息奄奄，体无完肤。尉林实在问不出来什么，只好命人把他押入土牢。次日，张方大闹来龙寨的消息传到尉家屯，尉林一琢磨：他该不是张方吧？亲自到来龙寨一问，白华李信把事情经过一说，对上了，捉住的正是张方。白华很高兴："老人家，明天您把他给我送来，我好给二弟报仇。""好吧。"尉林点头，回来告诉阮氏弟兄，明天把张方送进山内。

再说张方，这一天一夜浑身疼痛难禁，破衣服被血沾在身上，四肢无力，昏昏沉沉。直到晚上，虽说水米不沾牙，倒有些精神了。土牢内一片漆黑，张方心中难过，想自己身在难中，吉凶未卜，自言自语："唉！我就被说书唱戏的给蒙了。徒弟一有难，师父在洞中打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就得脚踏祥云赶奔落难之地，解救徒弟。怎么我现在落难，师父不来呢？你怎么不心血来潮啊？这个老杂毛儿，一点灵验没有。欧阳修，我给你磕头干什么？徒弟爷爷要是出去，咱们就倒过来！叫徒弟爷爷受这份儿罪，我要活着出去，也照样打你，打你这个杂毛儿老道！老杂毛儿，你听见没有哇？"张方嘴里不干不净，骂老剑客欧阳修。正在这时，就听土牢门外有人念佛："无量佛，张方奴才大胆！""呦，什么人哪？""为师在此！""哎，师父，我把您给骂来了。"来

者正是欧阳修。

书中交代,老剑客自幼敬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所以改名也叫欧阳修,六岁开始学艺。当时三清掌教门长是山东武定府迷阳山斗母三清观的三位教主,大教主奥妙无穷玄极子圣手居士雷化,字青天;二教主万里清风不染尘虬髯道长司马方,字孝良;三教主平步登云上九霄白鹤道长陆明,字鸿飞。南侠司马空就是司马孝良的孙子,他是跟云南玉真宫一尘道长司马彦学的武艺。司马彦是司马孝良的亲侄子,深得真传,而且精通岐黄。欧阳爷则是司马孝良的弟子,尽得真谛。司马道爷有两座庙为私产,一是云南大理玉真宫,给了司马彦;一是陕西凤翔府金凤山玉皇观,给了欧阳修。可巧雷青天也有一座私产庙宇,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于是他就把迈门弩传于欧阳修,叫他为教长,主持祥慈观,自己则与两位师弟一起住在斗母三清观。欧阳爷收了慧斌之后,把玉皇观改为玉皇顶,给了和尚。按理说,三清庙产给不了三宝,但一来欧阳修是教长,可以做主;二来这是私产,无人敢管。

再说欧阳爷自叫张方出师下山,就有些后悔:张方本领太差,凡事又必逞强,锋芒外露,江湖路上难免得罪人;再说迈门弩乃三清镇观之宝,为人觊觎,倘若因此丧命,倒是我的不对。欧阳爷越想越怕,于是离开祥慈观,打算收回迈门弩,等张方本领增长之后再为传授。老剑客一路游山玩水,倒也十分悠闲。先到瓜州张家庄,一见张子美,老侠客喜出望外,从张方九赶陈道常说起,在钦差手下当了随行委员,颇受青睐,直到与苗泽之女苗飞霞订亲,详细叙述一遍。欧阳爷很高兴,住了数日,起身告辞,赶奔天锡山。杜古把老剑客接到山中,把张方他们去百灵如意观的事情一说,欧阳爷不敢耽搁,又奔如意观。

来到如意观,一看改了伏虎寺,老剑客不明原委,上前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个小和尚,合掌打问讯:“无量——啊,不对,

弥陀佛,道长,您找谁哪?”欧阳爷这个气:不用问,这小和尚是小老道改的,这是谁办的?“我来找贺玄贞道长。”“您请到里边。”来到禅堂,请道爷坐下,小和尚述说事情经过。欧阳爷对二和尚很不满:庙产霸占了不提,小老道也改了行,这叫什么事?一打听张方,小和尚还真知道,因为昨天降龙寺的小和尚来给他们送米,顺便说了半天。“是这么这么一回事。”欧阳爷一听,心想:张方真能惹是生非,幸亏我没有直接去降龙寺,要是遇到童林,面面相觑,反倒不美。老剑客又问明路途,当晚就在寺中歇息。

到了定更天,欧阳爷把剑背好,从庙里出来,由夹龙沟来龙山两交界的地方,施展精湛的武艺,往上攀登。您别看欧阳爷武功盖世,也费了很大力气。直到看见夹龙沟,老剑客心中一动:这峭壁高山,什么人修的这段墙?耗费人力物力,修墙干什么?我得探个究竟。墙有几丈高,沟有几丈宽,合起来足有八丈,按理说是过不去,可欧阳爷会一手功夫,叫飞云纵。这是三教主陆鸿飞的绝艺,只传给两个人,一是他的弟子庸庸叟康复,另一个就是师侄欧阳修。您往后听,到少林寺,有一段书叫僧道俗试三绝,就有欧阳道长。后话不提。

欧阳修施展飞云纵,上了大墙,一看里边也是山,顺着墙往东来,来到尉家屯。道爷上房各处探看,发现后边有几间石室,木门紧闭。道爷上东房,从后坡往中脊上爬,刚要探头往下看,有人喊:“欧阳修!”道爷吓得一缩头,隐蔽起来,心说:这个人的眼神这么好,看得太清楚了。道爷又慢慢往中脊上爬,刚探头,下边喊:“你个老杂毛儿!”又缩回来了。后来干脆也不躲了,就听底下骂得这叫欢:张家长,李家短,四个蛤蟆八只眼,什么难听骂什么。道爷最后终于听出来是张方的声音,这才露面。

欧阳爷用鹰爪力掐断锁梁,推开牢门,张方一见亲人,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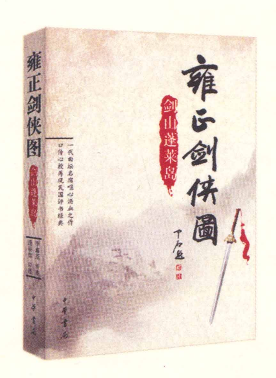
抽答答哭上了。道爷一看,打得太惨了,非常心疼:"方儿,别哭了。""偏哭。""你这孩子,男子汉大丈夫,还有哭的?""我是小丈夫,非哭不可。谁也别劝我,劝我的是老杂毛儿。"啊,还逗哪?您想,张方八岁就跟着欧阳爷,小时候净撒娇了,习以为常。道爷把绳子解开,张方站不住了。如果尉林现在还打他,他照样横;可现在见着亲人,支撑不住了,这就是英雄气短。"师父,抱着我吧,我走不了了。""好,我抱着你。"道爷一抱。"哎呀,您慢着点儿,我身上的伤疼。""好,咱就慢着点儿。"道爷把张方抱出来,关上牢门,长腰上房,眨眼出离尉家屯,来到水边。

欧阳爷不敢耽搁,立刻给张方上药治伤。"小子,我先告诉你,你这血都粘上了,我要把破衣服扒下来,伤口都要重新见鲜血,有疮痂得揭下来,叫它流血。你这身伤,等于剥一层皮下来,成么?""成!""孩子,你咬牙吧。"这一揭,张方痛彻肺腑,比挨打都难受,只觉得眼前发黑,几次昏过去,都叫道爷点穴点过来。然后用水冲洗,冻得张方直打哆嗦,咧着嘴流眼泪,道长好言安慰。最后欧阳爷取出药瓶,这可是独门秘方,凡是冒血的地方往上放药,敷上就暖,立即止疼把干,这时张方精神也上来了。没有衣服穿,欧阳爷只好把衬袍脱下来给他披上,张方一乐:"师父光着脊梁穿道袍,徒弟光着屁股穿衬袍,真有意思!"

一切处理已毕,欧阳爷脸一沉:"奴才,你因何至此?迈门弩现在哪里?还不实话实讲!""呦,还有一案没审哪!""对了,快说!"张方也不隐瞒,从金山访案说起,直到误走尉家屯被擒,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迈门弩现在何处?""一支弩杆落到来龙大寨,余下都落在老儿尉林之手。""奴才,你事事逞强,迈门弩乃我三清至宝,不想你轻身涉险,丢失此物,该当何罪?"张方一听:"呦,这是您的错,怎么反倒责备徒儿?""什么,我的错?为

师错在哪里？”“我问问您，当初给我迈门弩时，您知不知道我有多大本领？”“当然知道。”“不要说我用这宝物，先说我有保护它的本领么？”“当然没有。”“既然没有，为何把迈门弩传给我？这弩给我招来飞灾横祸，赖谁呀？”“当然赖为师，不该把弩给你。”“认打认罚？”“什么叫认打？”“徒弟没胆子，哪有打师父的？”“那何为认罚？”张方这才说出一番话来，引出一段弘佑寺蒸骨增力，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

张方二次学艺，大闹寿堂，活揪车立山，力劈车立达，脚踢简玉图，飞镖扎了因，万俟麟行刺，五鞭会盘龙，夜闹少林寺，大破罗汉堂，僧道俗三次比神功……一切精彩故事，尽在下部收官之作《聚英风云会》中见分晓。




中华书局2006年6月出版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封面设计 毛 淳




本书紧接上部《剑山蓬莱岛》。主要描述清康熙年间，钦差年羹尧在查办四川剑山蓬莱岛后，乘胜追击，再破万龙藏峰岛的故事。内容涵盖夜探万林庄、岐山散将、五蝠捧寿、二老对铁球、夺镢斗陆恒、巧嘴牵红线、火烧三阳观、五战鸿钧、三挡允禵、秦鸣远出世、侯马绝交、一式败三杰、葫芦谷遇险、三打藏峰岛、一剑削双耳、宋家峪捉妖、大破朱家堡、一道斗群雄、火焚八卦堂、五剑返真元、力杀四天门等精彩章回。

本书集传统评书、古典侠义公案小说优长，描绘奇侠异事，慷慨悲歌，纵横捭阖，令人神往，极具传奇浪漫色彩；同时，无论故事情节抑或打斗场面，无不遵循书情书理，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又屡有神来之笔，令人叫绝。作者学识丰富，轶闻典故信手拈来，在紧张跌宕的情节描摹之余，不忘画龙点睛式的点评议论，寓理于事，扬善嫉恶，直抒胸臆，神完气足。此外，书中对于清朝前期官员穿戴服饰、方言俚语及诸多历史典故均有所涉猎，“书外书”的运用更是彰显出作者驾驭书目的深厚功底。


ISBN 978-7-101-05829-1
9 787101 058291 >

定价：28.00 元